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七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七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七五册目次

史部・政書類

漕運通志十卷 〔明〕楊宏 謝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楊宏刻本 …… 一

救荒事宜一卷 〔明〕周孔教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周中丞疏稿附 …… 二〇七

通漕類編九卷 〔明〕王在晋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二四二

國賦紀略一卷 〔明〕倪元璐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四四九

救荒策會七卷 〔明〕陳龍正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潔梁堂刻本 …… 四五四

古今鹺略九卷補九卷 〔明〕汪砢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五二八

救荒事宜一卷 〔明〕張陛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 七二五

漕運通志十卷

〔明〕楊宏　謝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楊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漕運通志十卷》提要

漕運志序

漕運志乃總運署都督同知楊公
之所刻也公少由指揮使歷陞今
職當漕政久廢公受
命以來夙夜祗懼殫竭心力興革利弊
大者奏
聞小者立斷七年之餘漕政大成間於
暇日閱前志有未備今例有未載
者手自記錄蒐集成書然猶不敢
自是廼延甌寧鄉進士謝君純博
考古今沿革作爲表略九卷以垂
後範其用心可謂公且溥矣丁亥

秋北上復
命竣事南還登岍顧余臨別出所修漕
志而以序諉諸余答承之南京兵
部公佐南京後府往來情好日篤
義雖以不文辭竊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郊廟之供軍國之需皆貢自江南則漕
運關於戎祀固重也洪惟我
朝
太宗定鼎于燕改北平布政司為京師
國用取給漕運以文武重臣各一員
總理之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屢

遭風濤之險一由江歷淮入黃河
達陽武陸運至衛河毋病轉輸之
難斯二者皆非經久計也厥後工
部尚書宋禮奏開會通河平江伯
陳瑄奏開清江浦導湖水以達清
口自是東南之舟由淮入徐由徐

入衞河直抵通州脫風濤而省轉
輸漕運利便儲用充積此誠
國家萬世之利也
列聖因之百四十餘年中間水溢則洩
之岸崩則塞之淤則疏之淺則導
之隨時酌處存乎人焉耳漕河如

故未嘗有輕議改作者逮至
武宗末年北勞邊士南征逆濠經年駐
驆糜費不貲差催煩擾蠹弊百出
漕政大壞未有甚於此時也
今上繼統勵圖新政國命所關上厪
宸慮遴選兩京大臣素有才望者往涖

其事于時文職則南京右都御史
今陞南京刑部尚書高公友璣武
臣則今之楊公宏既而又命錦衣
衛都指揮僉事今陞同知張公奎
副之協心畢力歲額早完太倉之
積貫朽粟陳

皇上簡命得人之效不亦彰彰矣乎雖
然國家所賴以足用者莫大於漕
運得人官貴久任而屢代於陞遷
體重專責而相成於分理非一人
一時所能獨舉也糧征於各省而
欲早受監兌者當無後時也舟以

載糧而欲堅久司造者當無惜小
費也軍以操舟而欲不逃亡司稅
者當無征帶貨也河以通運而水
欲深廣司閘與泉湖者當隨時啓
閉多方蓄導無憚煩勞也此皆漕
政所資之大者責雖有專分事雖

有難易其效忠於
國則一而已於乎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舉於畏而廢於忽凡職漕事者其敬勉之哉

嘉靖戊子歲二月癸卯

賜進士出身少保兼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侍
經筵兼修
國史前南京吏部尚書改南京兵部
尚書參贊機務東光廖紀書

漕運通志敘

書契既作紀載斯興紀載興則法制昭而典常備觀得失者得以稽其迹議變通者得以證其言是故紀載之文不可無也惟我
國家自有漕政而諸涖事之臣纂要輯略撥圖陳藝庶幾無遺文矣然皆一人記一事一事立一志而通志固闕如也嘉靖戊子春予董漕于淮方欲圖之前乎三年乃總戎楊

公希仁彔戎張公文光業已勒成矣自渠與職與卒與船與倉與數而為表六自例與議與文而為略三經緯相承本末互見洪纖並著綱挈而目炳如也予觀之喜曰是可

以傳矣夫志渠則會源厮流排壅捍決尋水道者弗迷焉志職則因官以系氏因氏以考績業守明矣志卒則十夫一艘而數千里閲然撫其窮也志船則形制畫一而考度

之理彰志倉則在內在外轉般支運偏可救也志數則率二石而致一石不亦艱與至於法以守經例以通變天下之事存乎議天下之議存乎正志例志議法也文以紀事

以著勳以述德志文斯備矣故曰可以傳抑用無窮而出有限者財力是已是故可征也不可盡也漕政民輸其粟賦而不運軍輸其力運而不賦法至善焉經國君子恒欲

財與力均節而不盡也民與卒胥足而不病也考於志而不能無助云

嘉靖庚寅年春望日

賜進士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前總督漕運蘭谿漁石唐龍

撰

漕運其來尚矣自秦以降其法寖備迨我

國家監於歷代

累朝損益裁成地勢南北會通然後民居而納貢兵出而轉輸功力相資上下具足百五六十年漕之利用於斯為盛夫制而用之謂之法載而藏之謂之典典存然後可以觀法可以立事可以通變於是漕河諸志作焉歲辛巳

皇上初御極廷臣僉舉今大總戎楊公來提漕事五載於斯漕政畢脩暇則閱諸志而各究其攸趣然煩簡不同事變日異若有不能已於言者於是博采羣書旁徵案牘原其事之所始迹其變之所歸觀其會通以約于典常成手錄若干言聞實質諸大中丞李公公尋遷去茲復質諸今都憲高公參戎張公謂不可不統其緒也乃屬余任其事余拜而受之曰賢矣哉數公之役心也書曰其爾典常作之師不亦允蹈之哉

於是纂承其舊摭其新芟刪繁冗益其所遺以會要作表志論議凡十卷名曰漕運通志夫觀典制而後人知可施故首之以漕渠而漕職次之有以入人之意而後不入人之甚莫若漕卒次之順以動衆而後可以行其令漕船次之動必有所居故漕倉次之居有常而後可稽其數故漕數次之有道揆下有法守故漕例次之議書以制政乃不逆故漕議次之績載以文文以通政故漕文次之終焉夫表立則經界畧辭則緯彰志之所以作也若夫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則有俟於諸君子

嘉靖乙酉夏六月朔甌寧謝純序

漕運通志卷之一

漕渠表

粤自大禹所列九州之貢雖未及漕而後世漕運之法實昉于此迨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而舟運漸著秦欲攻匈奴使琅邪負海之郡轉輸河北而海運復肇漢興都關中初漕巴蜀及山東而已孝武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發卒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而漕運大利至元封元年遂漕益歲六百萬石明帝永平十三年遣王景發卒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而費亦以百億計晉太始十年鑿陜南山決河東注于洛永嘉元年修千金堨千許是雖疏通漕利然猶未及江淮也迨隋開皇四年詔宇文愷發卒開廣通渠引渭水自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大業元年又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道于淮

海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
河通涿郡自是天下通利南北轉輸唐興亦都關中
貞觀初水陸歲漕東南之粟甚約迨開元二十一年
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自江淮漕者皆輸河
陰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
實京師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是時民足國侈不計道
理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故民
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三十

五年遂罷後詔韋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
山東租稅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
於長樂坡瀕苑牆鑿廣運潭以聚漕舟是歲漕山東
粟四百萬石天子大悅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
州淮運於是阻絕代宗廣德二年劉晏領漕事即鹽
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
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而轉運入太倉故歲漕一十萬
石無升斗溺者後數年田悅等拒命南北漕引皆絕

京師大恐至貞元初韓滉運至天子舉酒相慶而漕
之法微矣迨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
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
陜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
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及鄆入廣濟河
至京師至蔡京立直達法而漕法遂壞迨元都燕京
而漕惟恃海運江南之程分爲春夏二運歲至京師
者多至三百萬石其初糧道則自浙絕江入淮由黃

河泝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
達于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
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入海遂直
沽後海口沙壅又循東陌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
至京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民山
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
建牐三十有二賜名曰會通然初濟不可重負歲運
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迨我朝

大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率由大江至洪武三十年淮海
運遼東以供軍餉
大宗肇北京江南漕船一由江入海出直沽泝白河至通
州一由江入淮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
至通州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湯
過安山湖而河乃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
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濬復故道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城
北金龍口開黃河故道分流下達魚臺縣塌場口以
益漕河十年尚書宋禮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
罷海運是年平江伯陳瑄又開清江浦五十里（即宋喬維岳所開沙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導湖水以達清口自是東南之
舟浮于邗溝濟于淮泝于河于汴于沁于泗于沂于
汶沿于會通入于衛泝于白達于大通至于都城六十
里其閘灌有諸塘匯有諸湖委有諸泉諸溝諸河蓄

洩有閘防有壩有隄洪有撥淺有備漕法大成
國用充足而軍民忘勞於茲百有四十餘年矣宋人
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開刪終爲宋人用之以爲
上天之意於乎夏至隋隋至宋經朝代非一而謂天
意則未之信若元之爲會通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
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其意亦彰彰然明矣哉於是作漕渠卷第一

漕運通志目錄

卷之一

漕渠

渠閘　江　淮

河　濟　泉

塘　湖　瀦

卷之二

漕渠

洪　壩　閘

淺　岸路　驛路

遞運　大江南路　茱萸灣東路

徐州西路　濟寧東路　一灣西南路

衛河北路

卷之三

漕職

尚書　都御史　主事

總兵　參將　把總

卷之四

漕卒

總目　衛分　員名

卷之五

漕船

船數　合用　限式

等號　厰地　草場

軍餘　人匠

卷之六

漕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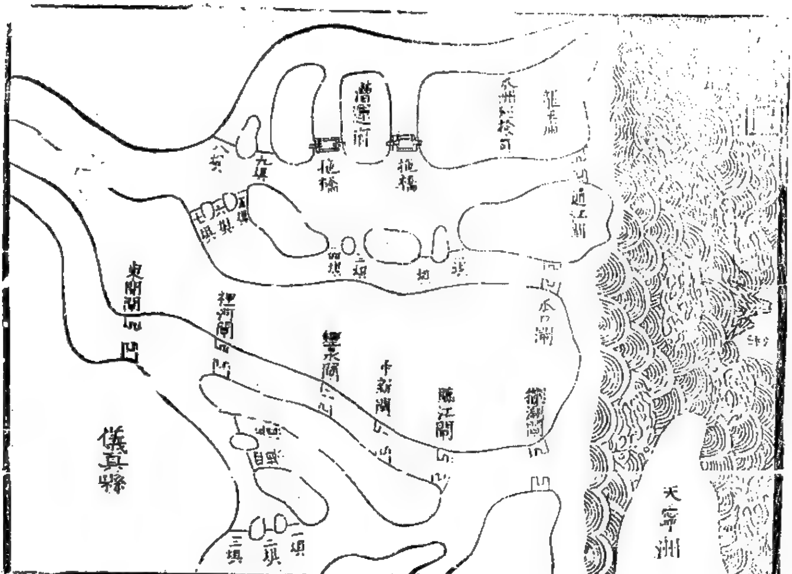
京倉　通州倉　淮安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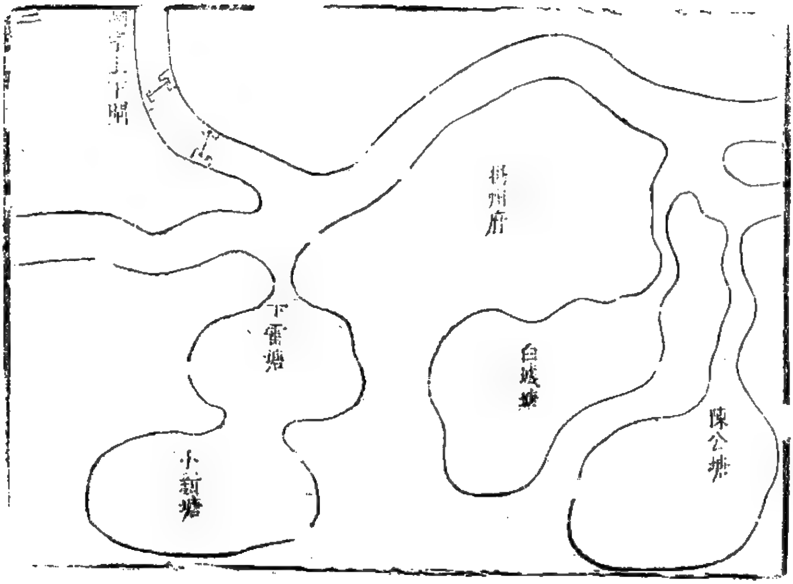
徐州倉　臨清倉　德州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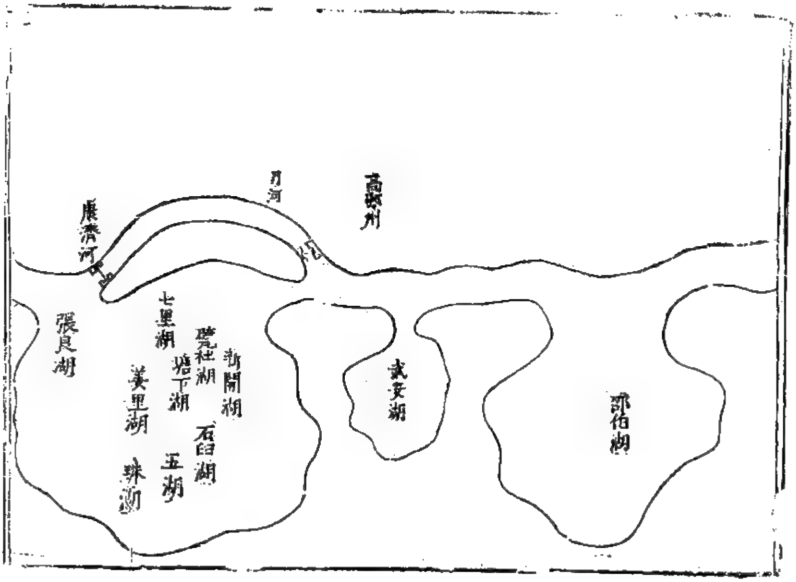
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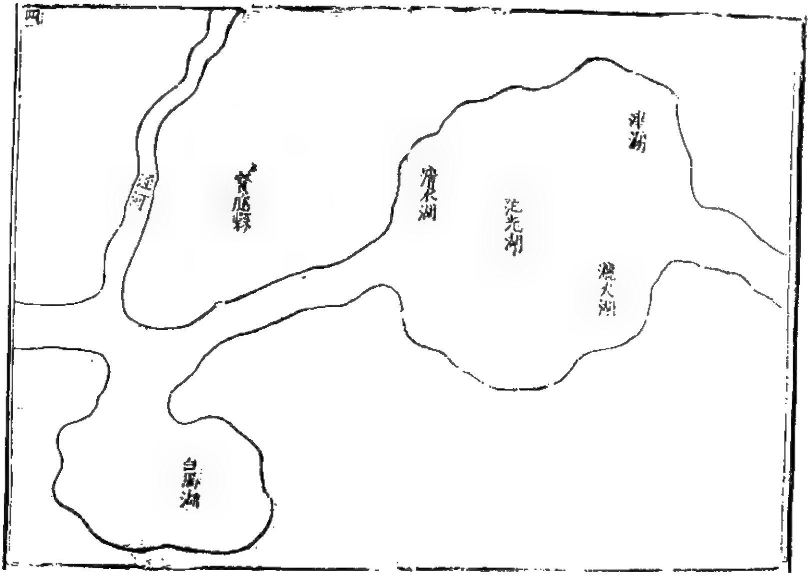
漕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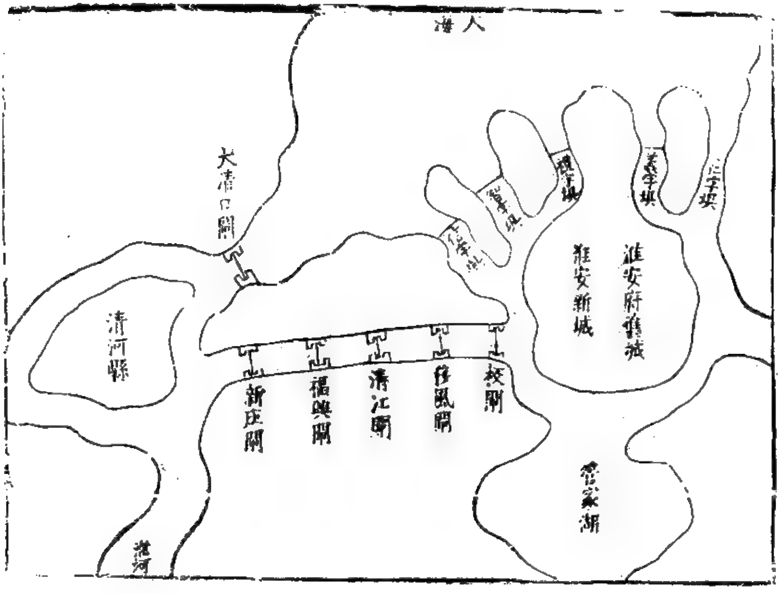
卷之八
歲數　派數　運數
漕例
始永樂二年迄嘉靖三年
卷之九
漕議
始洪武元年迄嘉靖四年
卷之十
漕文
導水序記　府署碑文　諸壩碑文
諸閘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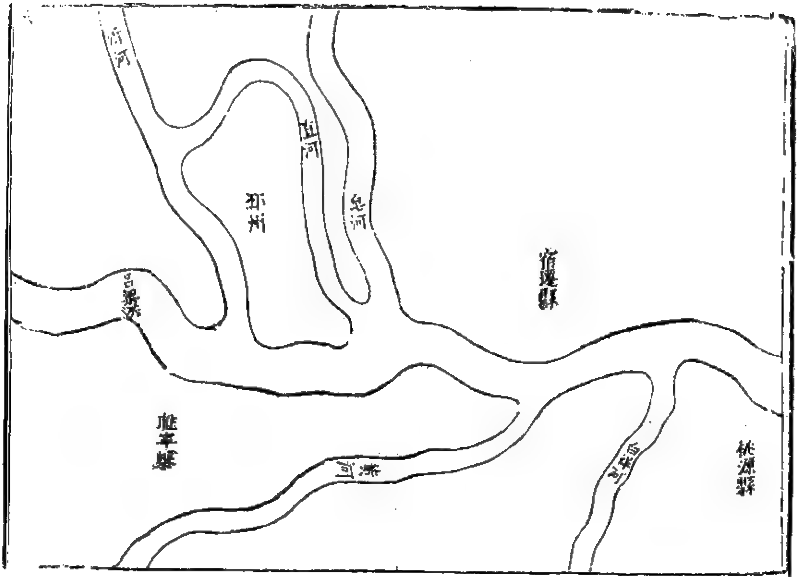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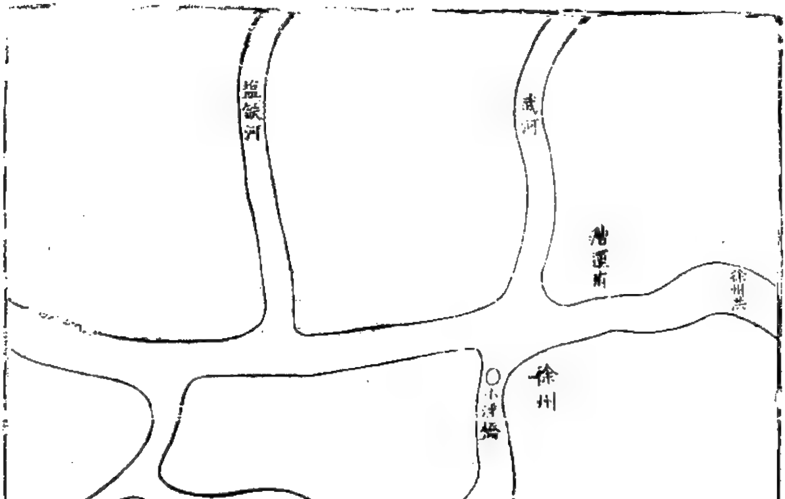

揚州府
下雷塘
小新塘
陳公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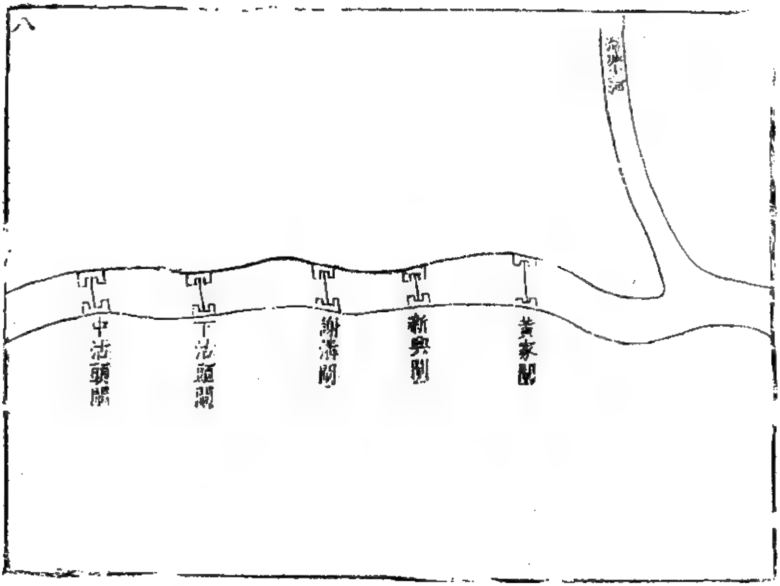

月河
高郵州
廣濟河
張良湖
七里湖
甓社湖
新開湖
塘下湖
石臼湖
五湖
珠湖
武安湖
邵伯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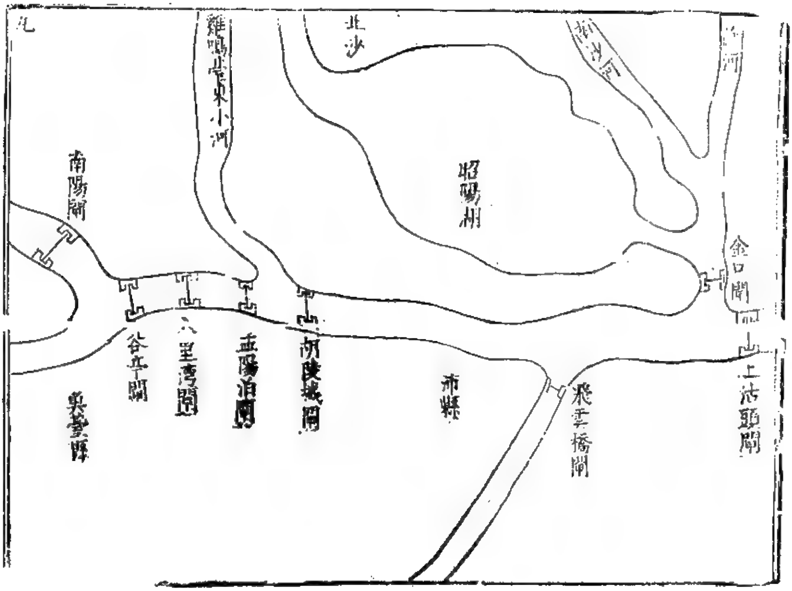

四
寶應縣
白馬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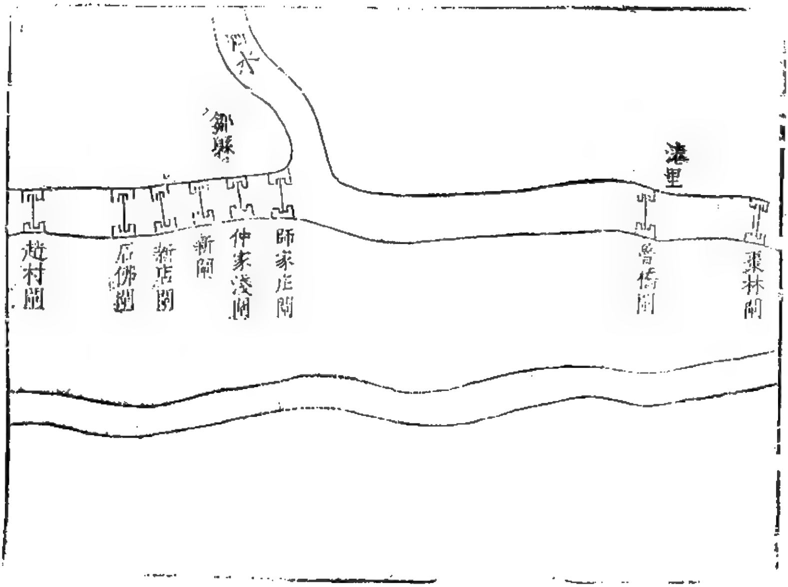

入海
清河縣
新庄閘
福興閘
清江閘
移風閘
板閘
淮安新城
淮安府舊城
管家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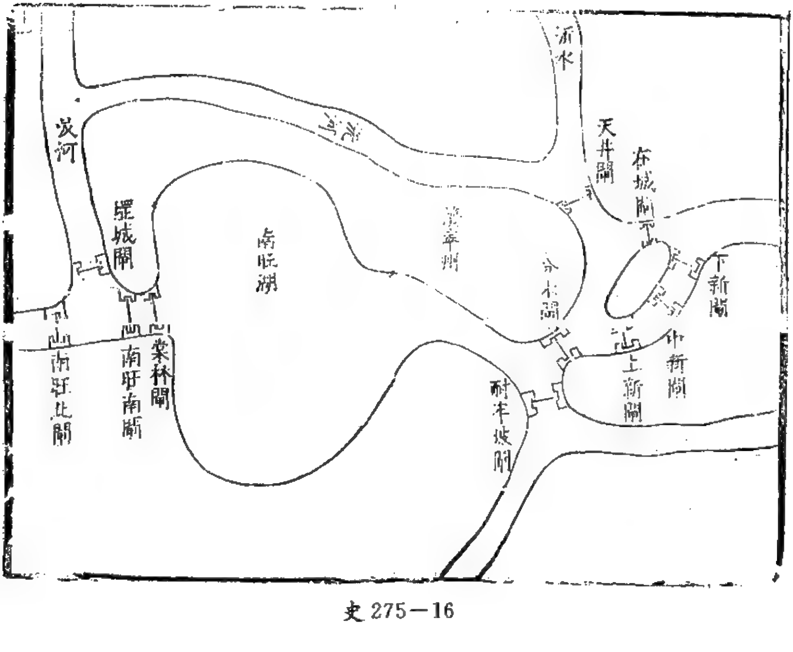

邳州
皂河
宿遷縣
睢寧縣
桃源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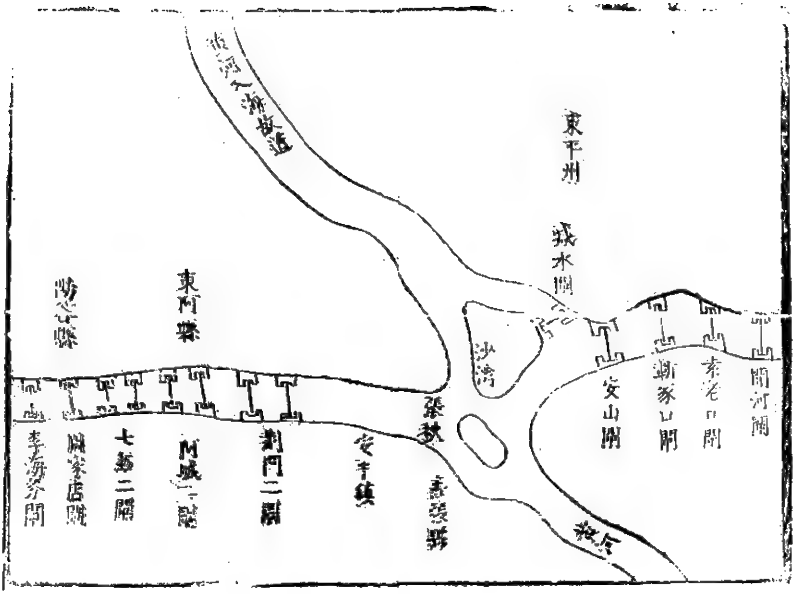

武河
徐州
小浮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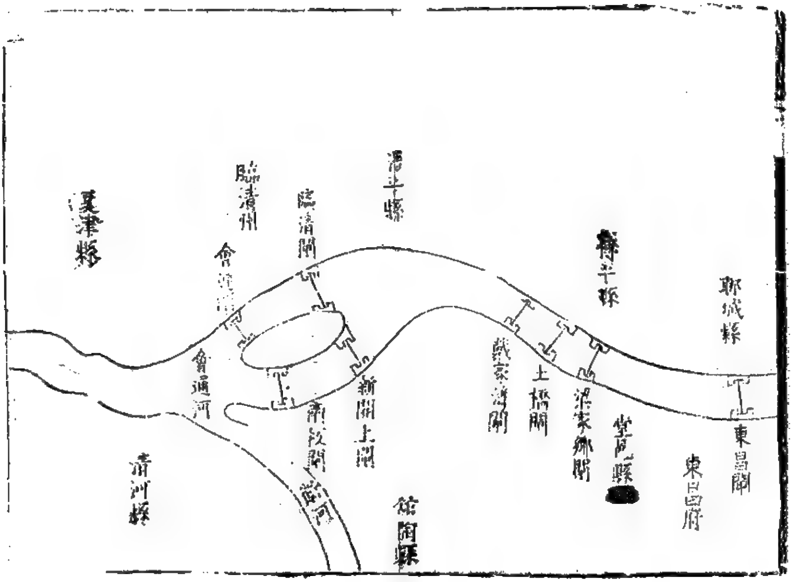

八
小河
中沽頭閘
下沽頭閘
謝溝閘
新興閘
黃家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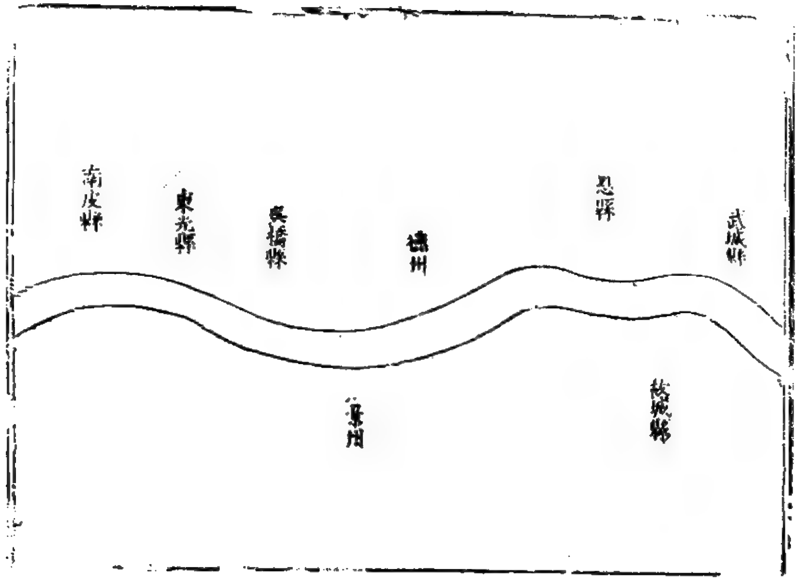

九
雞鳴臺東小河
北沙
沙河
河
昭陽湖
南陽閘
金口閘
谷亭閘
八里灣閘
孟陽泊閘
胡陵城閘
沛縣
飛雲橋閘
上沽頭閘
魚臺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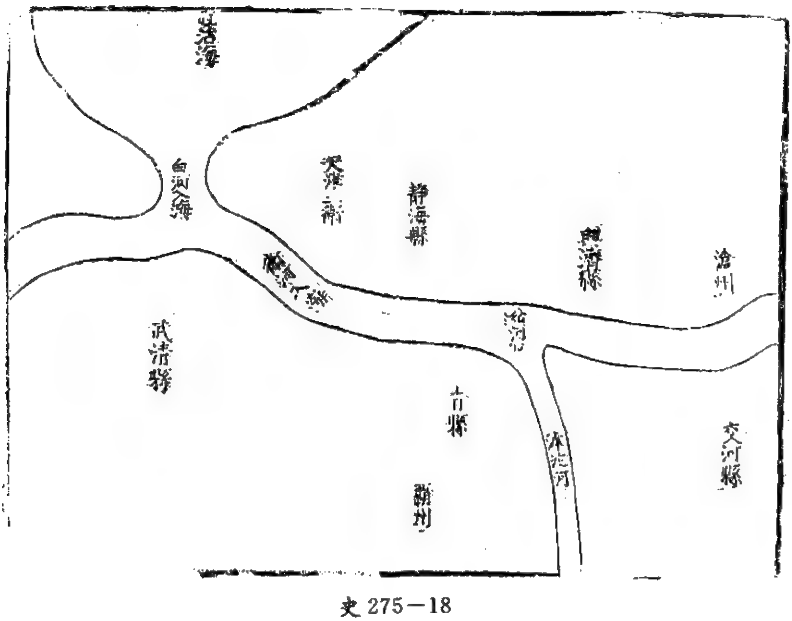

鄒縣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仲家淺閘
師家庄閘
魯橋閘
棗林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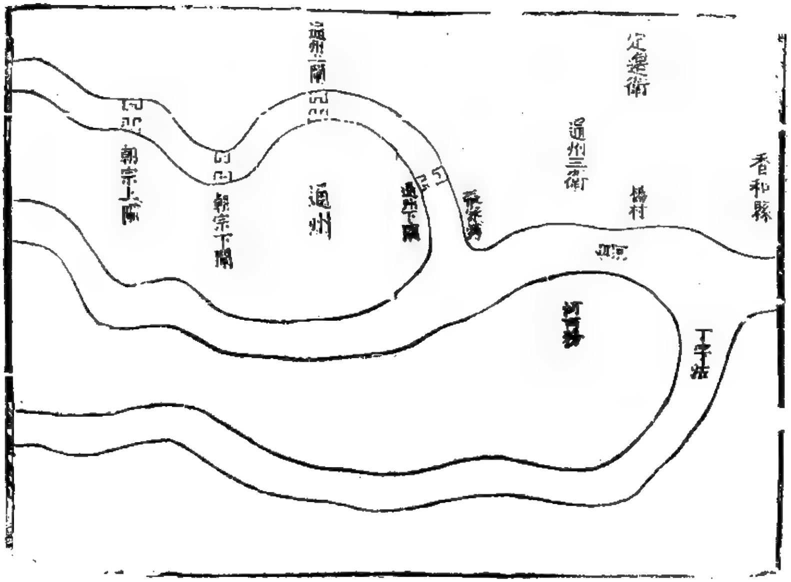

沂水
天井閘
在城閘
堽城閘
南旺湖
分水閘
下新閘
中新閘
上新閘
耐牢坡閘
南旺北閘
南旺南閘
棗林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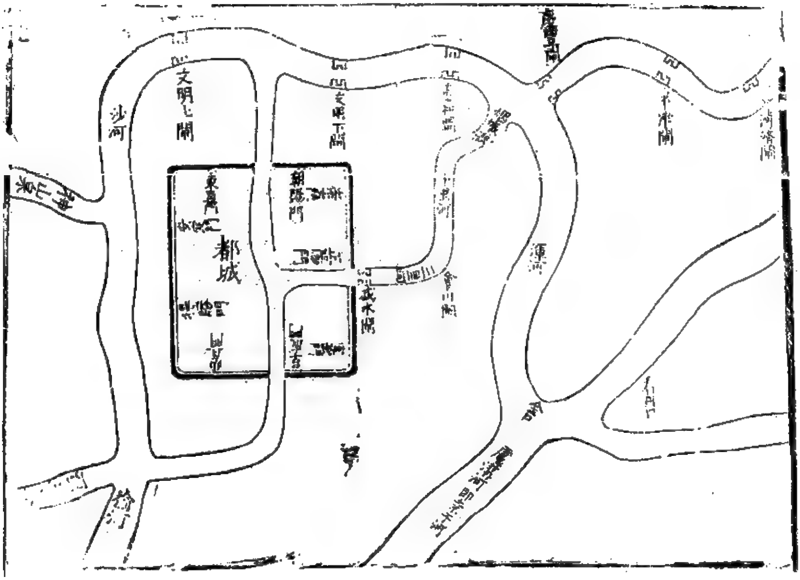

黄河入海故道
東平州
減水閘
陽谷縣
東阿縣
沙灣
張秋
安山閘
靳家口閘
袁口閘
開河閘
李海務閘
周家店閘
七級二閘
阿城二閘
荊門二閘
安平鎮
壽張縣


夏津縣
臨清州
臨清閘
清平縣
會通閘
會通河
清河縣
南板閘
新開上閘
衛河
館陶縣
博平縣
戴家灣閘
土橋閘
梁家鄉閘
堂邑縣
東昌府
聊城縣
東昌閘


南皮縣
東光縣
吳橋縣
德州
恩縣
武城縣
景州
故城縣


白河入海
天津衛
靜海縣
興濟縣
滄州
武清縣
青縣
交河縣


定邊衛
通州三衛
香和縣
朝宗上閘
朝宗下閘
通州
通州下閘
楊村
丁字沽


沙河
文明上閘
文明下閘
朝陽門
都城
武木閘
渾河

江

禹貢曰揚州沿于江海岷山道江東別于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黃河

源自星宿海至崑崙積石荒遠未暇考其積石而下其流有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舊跡如此自時厥後遷變不一

諸河

諸水附

白洋河 在宿遷縣東南四十里西南一百二十里通虹縣汴河今湮

小河 自宿州符離橋來東北流三百里經睢寧至宿遷東南十里入漕

諸泉

黃良泉 在魚臺縣北五十里黃山下自石竇中出西南流六里至硯瓦溝入漕

白馬泉 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西南流九十里入泗河故道至港里橋下入漕

淮

禹貢曰徐州淮沂其乂浮于淮泗揚州沿于淮泗導淮自桐柏東入于海

周定王五年 河徙砱礫

漢文帝十二年 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

皂河 無源沭河水發則決沭口由劉馬莊趨馬公港九十里南走皂河至宿遷西北五十里入漕

三角灣泉 在鄒縣西南六十五里西南流十里至港里南石橋下入漕

托基泉 在濟寧州南六十里西南流三里三答橋閘站馬橋下入漕

濟

一名大清河

禹貢曰兖州浮于濟漯浮于汶達于濟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

武帝元光三年 河徙頓丘東南流又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于淮泗 頓丘即濬淵今大名府

直河 與沂河一源自邳州受賢鎮南與沂河分流一百二十里至邳州東南六十里入漕

蘆溝泉 在州南七十里西流六里至棗林閘下入漕

馬陵泉 在州東南五十餘里西南至魯橋閘北入漕

以上俱竟入漕河

海

元封中 分為屯氏河

元帝永光五年 決清河靈鳴犢口 鳴犢河名今恩縣地

成帝建始四年 決於館陶東南流 東郡金隄皆淑宮即今東昌府

武河 自山東兗州府嶧縣馬廾山許家泉流一百八十五里與邳州蛤湖合流至邳州西五里至乾溝口入漕

運鐵河 自徐州馬跑等泉西流一十餘里至夾溝入漕

泡河 自單縣米東流一百二十里至泗亭驛入漕

獨山泉
鐵溝背泉
吳家泉
張胡郎泉
安國泉
芭頭山泉
蓆橋泉
王老溝泉
坎河泉 右東平州俱入于汶
龍鬬泉
朴當山泉 右在汶上縣入于汶
闞黨泉
負瑕泉
蔣詡泉

明帝時 東北由漯濮平原以入于海 至永平中王景修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隋煬帝大業元年 合汴沁入泗達于海

周世宗顯德四年 導汴自汴口達于淮

唐玄宗天寶十年 決博州

鷄鳴臺東河 自滕縣三里橋泉并七里港泉西南流百餘里至此入漕

留城小河 自滕縣黃溝泉及微山三家灣等湖西流入十里至留城入漕

陽城湖小河 自魚臺縣界兗二山東南流七十里至沙河入漕

沙河 自魚臺縣口南岸汪家口來東南繞胡陵城經鷄鳴臺東入漕 以上俱濟

城西新泉
城東新泉 右在睢陽縣俱入于汶
淵源泉
柳青泉
白莊泉
陳家泉
鱔眼泉
孟母泉
崗山泉 右在鄒縣入于泗
達泉
雙泉
柳青泉
新泉
曲水詠歸泉

後唐同光二年　決曹濮　將軍婁繼英督兵塞之尋即壞

宋太祖建隆元年　導自汴梁之南歷陳潁壽入于淮　今黃河自汴西南歷陳潁至壽州正陽鎮入淮即宋閔河故道閔河宋名惠民河

開寶二年　決澶州東壘于鄆濮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寧南

浮河　在東光縣南自衛河分出東北流合新河經滄州又東北入海

滹沱河　出大鐵山自代郡鹵城縣東流經獻縣城南上二里單家橋至青縣南分河口入衛河　以上俱直沽南

溫泉　清泥泉　車輞泉　茶泉　兩觀下泉　濯纓泉　濼聲泉　連珠泉　埠下泉　蜈蚣泉　新安泉　橫溝泉　南新泉

右在曲阜縣入于沂泗

單家泉　大泉

決滑州之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詔發丁夫塞之

淳化四年　決澶州

真宗天禧三年　決滑州

至和二年　決大名之館陶

嘉祐五年　浚二股渠分流入于金赤河

桑乾河　源出山西大同府桑乾山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出蘆溝橋下東南至看舟口分其一南經固安縣楊先務獨兒灣霸州苑家口等處又經信安磨沙港東港三角淀至丁字沽入白河

三里河　在都城南三里又東至煙墩港會渾河

渾河　乃蘆溝河支流經南海子至張家灣下馬頭會三里河入白河　以上俱大

小水泉　龍王臺泉　靈臺泉　上泉　銅井泉　芙蓉泉　灰泉　盆泉

右在沂水俱入于汶

泉林泉　卞莊泉　吳家泉　鮑村泉　蔣泉　龜陰泉　東巖石縫泉

熙寧元年
決恩冀瀛州

熙寧六年
開直河使大河遂二股故道

熙寧十年
決澶州之曹村又匯于梁山張澤濼南北分流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

通惠河

大通河
出順天府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後匯為七里濼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入大內出南城東水門遶大通橋至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弘治中修浮[illegible]以便舟楫之以通漕船

響水泉
冷波泉
黃陰泉
杜家泉
雙眼泉
趙家泉
曹家泉
岳陵泉
黃溝泉
石河泉
柘溝泉
虎城泉
小王泉
雍珠泉
淘米泉
碧溝泉

元豐四年
決澶州之小吳埽至乾寧軍入于海

白河
出順天府密雲縣霧靈山流經通州引榆二河會大通河經京縣等二縣至天津會衛河同入于海

元符二年
決內黃口[illegible]內黃縣

元至元二十[illegible]
衛河
[illegible]

三年
決河南[illegible]郡縣下五處後塞之

二十五年
決汴梁

大德元年
決杞縣之蒲口

淇水湯水[illegible]流通[illegible]縣

珍珠泉
白露泉
石嘴石縫泉
大王泉
三角灣泉
黑龍泉
虹口泉
[illegible]在泗水縣俱入于泗
荊溝泉
趙溝泉
豹突泉
蛟溝泉
新王橋泉
[illegible]
[illegible]泉
[illegible]泉

八

至大二年
決歸德封丘

泰定元年
決大清河口溢水從三叉口東南流小清河口入于淮

二年
決陽武

至元二年
決封丘

至正四年
決曹州又決汴梁

五年
決濟陰

十一年
塞北河疏南河匯于淮又東入

分為二一北流至武邑縣界入滹沱河一東流至本縣界入衛河東北至臨清州與會通河至直沽又會白河入于海

會通河
無源元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民山開道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于衛賜名會通洪武復淤永樂中遣尚書宋禮濬復故道

大烏泉
南石橋泉
二山泉
北石橋泉
三里橋泉
右俱入洸河出金溝口閘
黃溝泉
三家溝泉
龍灣泉
魏莊泉
黃家泉
温水泉
三界泉
右合流至徐州入溜城小河以上俱在滕縣
許池泉

于海

二十六年
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又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

本朝洪武元年
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入于泗征虜大將軍徐達伐梁晉洪需由此河淤塞復由師莊等閘北達燕冀又開濟寧州西耐牢坡堤以通梁晉之漕後於坡口北一里建閘啓閉

二十四年
決原武縣之黑陽山東南至壽州入于淮

汶水
源一出山東萊蕪縣原山之陰一出本縣寨子村一出太公行之陽仙臺嶺三水俱名汶至靜封鎮合流經泰安州寧陽縣分為二一自東平州戴村壩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鵞河凡八十里南北流號為分龍口一自寧陽縣堽城壩西南流合泗沂二水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州南天津閘東合分水南流之汶

温水泉
許有泉
右在嶧縣合流至徐州入留城小河
趵眼泉
古泉
三里灣泉
井泉
古城泉
張家泉
柳泉
龍港灣泉
龍魚泉
魯姑泉
坡當山泉
右在寧陽縣入于汶

永樂九年　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　命侍郎金純發河南運丁大開濬復其糧差一年時月支米五斗鈔三錠今在穀亭北十里

正統十三年　決開封之西南東流至于渦河又東北入于淮　又決滎陽縣曹濼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東隄以達于海　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等繼治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

泗水　出山東泗水縣陪尾山其源有四一出山西麓石竇名趵突泉一出山東麓石竇名淘米泉一出山東五步一出山東南四十步二泉無名與淘米泉合流南逵山西一里合趵突泉西流一百七十餘里會于沂十汶

沂水　出山東曲阜縣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至陽□縣會于泗

柳溝泉　右在平陰縣入于汶　以上泉一百二十三俱系州之境

狗跑泉

報恩泉

隌灣泉

胡家泉

馬黃溝泉

清泉

周家泉

鯉魚溝泉

張家泉

水磨泉

鐵佛寺泉

順河泉

徐有貞治之決口乃塞　決開封西南東南出渦河入于淮　徐有貞既塞決口復於開封荷花廟開渠二十里引河水入漕河　又分流自紅荊口北入于衛　自陳留東南入于淮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

弘治二年　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入漕河　先是河沁二水相合下流分為三如前所云至是河決遣侍郎白昂治之遂塞金龍口於滎澤縣楊橋開渠導自中牟尉氏舊河由壽達淮又與郎中婁性開

汴水　出河南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于河　先是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河名通濟渠東注泗州入淮因河決湮沒無跡故由今道云

沁水　出山西沁源縣綿山經太行山東南流至河南武陟縣合丹河東至歸德合柳河至永城縣今白河又東至徐州楊家淄合東新河又東二十里本州城東北合汶泗沂為漕河

羊舍泉

龍王泉

科溝泉

東西二柳泉

北滾泉　上泉

馬蹄溝泉

水波泉

濁河泉

木頭溝泉

朔港溝泉

臯泉　龍堂泉

龍灣泉

力溝泉

花家溝泉

梁家泉

顏謝泉

浚畄小河口導水自歸德州小壩地方紆睢寧至宿遷入漕河

五年
決金龍口東北入漕河尋決張秋鎮東隄東入于海

馬兒溝泉
皂兒泉
右在泰安州俱入于汶
南師家泉
北鮑泉
西都泉
劉社泉
和莊泉

七年
東流經歸德徐州入漕河東南達于海
先是遣工部左侍郎陳政往治右副都御史劉大夏代之六年夏泉復東決張秋是年春水涸盡入決口北河於淺漕船不通復遣太監李興平江

孫村泉
張家泉
五峰泉
南陳泉
古河泉
零香泉
公家莊泉
崖頭泉

伯陳銳同治發丁夫數萬塞之至年終決口塞又於河上流黃陵岡築隄以斷其流河乃東注

西周泉
右在新泰縣俱入于汶
鹽河泉
滅家泉
黃家泉
業家泉
胡家泉
清泉

右在肥城縣俱入于汶
郭娘泉
湖眼泉
朋山泉
烏江泉
鎮里泉
牛王泉
蓮花池泉

小龍灣泉

半壁店泉

王家溝泉

右在萊蕪縣倶入于汶

以上泉六十三倶濟南之境

伏牛峪泉

順德泉

泉河泉

官橋泉

右在紫陰縣倶入于汶

以上泉青州之境

湖

邵伯湖

在江都縣東北西十五里瀠迴百餘里北接濟渠東爲隄長二十餘里舊用土築成化間巡河御史楊守隨始用磚後都御史陳濂復更以石長二百餘丈

武安湖

在高郵州西南三里通露筋瀆渠

塘

陳公塘

在儀真縣東北三十里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登所修以資灌溉周迴九十餘里其地西北倚山源水自山入塘有三十六汊東南一面爲隄以障長八百九十餘丈置斗門石𥓂各一遇則洩之由太子港入漕

珠湖

在州西七十里

五湖

在州西六十里

姜里湖

在州西五十里

石臼湖

在州西五十里

上下雷塘

在江都縣北十五里平岡上唐貞觀間揚州大都府長史李襲譽嘗引水溉田其地西南北墢卬偏東一面卑下作隄以畜潦水旱則引之爲利不啻上塘東西闊七百三十五丈南北長九百二十丈下塘東西闊五百八十丈南北長十百五十丈

塘下湖 在州西四十里

甓社湖 在州西三十里東接新開湖

新開湖 在州城西北抗家蕩漕渠北接七里湖

七里湖 在州北十七里南接新開湖北接張良湖

張良湖 在州北二十里北接漕渠

津湖 在寶應縣南四十里東接范光湖南接漕渠東臨湖堤

灑火湖 在縣西南四十里東北接范光湖

范光湖 在縣南一百里東北接灑火湖南臨津湖

小新塘 東北與上雷塘相接東西闊一百丈南北長一百七十丈水注上塘轉注下塘由儀子河至灣頭入漕

句城塘 在江都縣西三十五里東西闊三百四十丈南北長一千一百六十丈亦李襲稱所築其水南流至儀真東四十里烏塔溝入漕

清水湖 在縣南十里西接范光湖北接漕渠東臨湖隄

管家湖 在淮安府城西門外縈廻八十里錢宋嘉定間都守應純之開鑿以為用師練習之所湖北岸開河築隄今漕是也

以上俱淮南

大壯湖 在桃源縣東南十五里水漲則從新挑溝合會其湖入漕

社郎湖 在縣東南三十里水漲則由清河縣橋溝入漕

王丘湖 在宿遷縣東十三里西南流二十里由新溝入漕

上泊水湖 在縣南二十里西流由武家湖入漕

白鹿湖

溝

烏嘴溝 自徐州城北屯東今泉來西流三五里至秦梁洪入漕

境山溝 自徐州東北運河分來西南流三十餘里入漕

在縣西南五十里東北流由小河口入漕

落馬湖 在縣西北二十里東南流由溝口入漕

峯山湖 與蒯介湖相連在淮寧縣西北四十里由峰山口入漕

蛤湖 在邳州西北二十五里上接武河東南至滑溝口入漕

小湖 在徐州東南四十里西流由蘇溝入漕

臨干湖 在州東南三十五里與小湖接境西流由賀才溝入漕

秦家湖 在州東南四十里東流由秦家溝入漕

義塘湖

響水溝 自徐州雙井西流十餘里至蕭墟入漕

荼溝 自豐縣東流百餘里至茶城入漕

在州東南二十里由潴家溝入漕

班家湖 在州東南五十里

昭陽湖 在沛縣東北八里東西二小湖相連

陽城湖 在魚臺縣沙河驛北十五里上接滕兗二山水入漕

孟陽泊湖

在縣東二十餘里孟陽閘西縈廻十餘里至泥河口入漕

以上俱濟寧南

安山湖 在東平州西南十五里北臨漕

南旺湖 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縈廻一百五十里通長溝

漕運通志卷之一

洪

其水曰洪泉流聚也或曰石阻河流曰洪蓋河泗諸水疾下石間爲石所束崩騰叫號勢如奔馬舟從上下梢㵎兩涯石齒輙摧覆不可復救故
國朝置官督夫卒之知險要者防運艘及往來之商船仍命工部三歲一分官涖之

壩

江與淮不通越揚州高郵僅四百里許吳夫差與晉會溝也鑿溝以運輜重隋人廣之築堤壅水於兩頭自江挽船而上復挽船而下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達此壩所由起也今天下之壩不一皆本於此而節水之多爲功之大亦莫有愈於此也

徐州洪

在州城東南越河嶽武之地舊名百步洪自漢唐宋糧運皆避之
國朝平江伯陳瑄始疏鑿以通漕運成化時水忽四鴻無所止工部侍郎杜謙受
命濬河作堤障衆水泄其其石之所謂大花小花嘴子惟材者鑿去之主事郭昇又鑿其所謂翻舟等石補衆洪斷下數灣東西洪岸斧鑿路各用石甃砌加以鐵錠灌以石灰堤成舟

儀真縣五壩

一壩 在縣城南二里

二壩 與一壩相連

三壩 在縣城東南二里半

四壩 在縣東二里

五壩 與四壩相連俱洪武十六年兵部尚書單安仁建

按郡誌儀真五壩取給于東關閘河水盈時由閘以泄水涸則閉閘以蓄之蓋

栁以便夏月行者制度爲之一新正德間主事吳楷復甃石爲堤廣其舊制作舉事起排鑿而規度益宏

呂梁上洪

在徐州洪南六十里地以山名故曰呂梁河流于此會于徐以達于淮其地多石磨刺水爲所束故激而爲飛流成化庚子主事費瑄壘石爲堤廻水使歸於洪又於堤西築壩二十餘丈以遏水勢而堤得以不齧呂梁之險歷千萬年而十去五六瑄之功也

有五壩不能無東關也關在城東門外

瓜洲十壩

一壩 在漕府西南半里過船

二壩 與一壩相連

三壩 在漕府西南一里過船

四壩 在漕府西二里過船

五壩 與四壩相連

六壩 即嶮壩在漕府西半里推

呂梁下洪

去上洪十里許亦徐州地成化己丑主事王儼協議平江伯陳銳措工斤石如戈牙者斷之如牛領者截之如龜背者夷之兩涯砌石爲堤周道坦然其爲民害者淺矣

大洪

在兗州沙灣之東蓋河自汴而豫出險隘之夷曠其勢既肆復由而之兗土益疏水益肆沙灣之東適當

過木不過船

七壩 連六壩

八壩 連九壩

九壩 即新壩在漕府西半里過船

十壩 在漕府北半里許不過船

按瓜洲舊壩一十五座東港八座西港七座永樂五年置樁木壩於東港八壩九遂廢正統二年復入壩九壩正統十四年復十壩與第九壩相連成化六年時

此其衝要處大洪口舊嘗決焉奪汶濟入海之路即所謂張秋口也都御史徐有貞修復之

主事吳琰移第十壩靠東一里許今官民舟所由者曰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而六而七同其西港惟過木而不通舟曰八曰九亦通舟十則死壩也

淮安五壩

仁字壩 在新城東門外

義字壩 與仁字壩相連

禮字壩 在新城西北距仁字壩五里

智字壩 在通濟橋北距新城五里

信字壩 與智字壩相連俱永樂十三年建

清江壩

在清江閘北數武成化七年時淮河自新莊至清江二十里淤淺不能通舟遂築壩以蓄水

安平鎮減水壩

在張秋舊決之處弘治十年時都御史劉大夏及總兵官陳銳築蓋其時黃河奪汶泗入海之路而漕河

守堤二百乃於上流疏月河三里塞決口九十餘丈而舊河始復通又於黃陵岡築兩長堤壓水南下恐河漲夫于復至張秋為漕河患又倣近世減之法作淺壩於是使水溢則稍殺其流舊水涸則漕河不竭

金口堰

在兗城東五里許障沂泗二水入金口閘西南達濟寧會通河成化七年時主事張盛築蓋永樂時已有之緣築以土每秋夏之交波濤洶湧衝圮無餘至是始易以石

堽城堰

在兗城北障汶水南由洸河至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河建築同前

戴村堰

在兗城東北以障汶水下流俾西南流歷南旺湖分濟漕渠一注臨清一注濟寧公私漕販往來無阻者二堰之功也以石易土時同前

棠邑壩

在臨清棠林東蓋會通河之入衛也衛漳黃之淵浮而西漲勢傳之野過壩為會通河患築於元而今僅存

閘

地勢東南下蓋自宛而江南其高下相去若干仞進漕舟如凌脊然尚無閘以節之則水疾瀉而舟莫前矣故必甃石為閘洄則少節以版溢則啓版通舟猶梯級以升之且置官司飛洩啓閉之節而禁其陵暴踰抑參冀勢而人忘其勞矣元人作之國朝平江伯因廣其制而所無留行焉其他枝水之閘不盡記特舉其漕舟之所由入者書之云

攔潮閘

在儀真城南門外臨揚子江弘治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郭鋐建

什物

閘板八東耳木八牮竿二拖椿一板一板繩十六鈎繩二鼓一柵子一鐵鈴一鎗五燈五鐵銅五燈籠一蔴麻二千斤樹一百七十五株

以上什物蔴麻椿樹等項各閘雖有增損大槩與攔潮閘同後不錄

淺

河沙游散不一中多張灘舟一膠則其害甚廣故平江伯建議凡漕路淺處立有鋪中置淺夫院船至則預指示之且障水防風火供運官之趍坐而便於挽督于是舟經灘淺無復留礙平江之功也

儀真縣麻綿港等淺凡三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二間牌樓一座井亭一座旗鼓等項什物共二十六件老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萬束樹多寡不一

江都縣花家嘴等淺凡十三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二間牌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三十六件老人一名甲長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多寡不一

高郵州王琴等淺凡一十二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三間牌樓一座井亭一座什物

臨江閘

一名羅泗橋閘南距攔潮閘一里工部主事夏英建

中通濟閘

一名中閘西南距臨江閘一里

響水閘

南距通濟閘一里

裏河口閘

一名河口閘南距響水閘一里

以上皆儀真閘首攔潮而尾河口相距五里許可容二千艘潮至啓攔潮閘船隨潮進鱗次而待潮既平即下攔潮閘板啓河口閘拽船而上揚旗伐鼓運數十艘於飲食談笑間可謂欲天能為人能矣宋元以來未有及之者

瓜口閘

在江都縣瓜洲鎮西南隅地名西江嘴嘉靖六年時都御史高友璣總兵官楊宏參將張奎同建是閘也

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四十名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束樹多寡不一

寶應縣子嬰溝等淺凡九

每淺正房三間火房三間井亭一座牌樓一座什物二十一件老人一名夫共四百二十名歲辦椿木共四千三百根草共四十三萬束樹多寡不一

山陽縣黃家等淺凡一十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草一千束內新路五淺無草樹多寡不一

清河縣季家橋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十二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椿木共四百根草共四萬束樹多寡不一

桃源縣汊河南等淺凡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名什物二十八件歲辦椿木五百根草一十五萬束樹多寡不一

宿遷縣武家溝等淺凡二十一

南臨大江內通諸壩僅三
里許沙壅易塞艱于臨壩
漕舟高郵金謀之衆即其
地以置閘內可容若干艘
潮平則啓閘則水平而壩卑
不泄啓壩雖勞而過壩亦
易為力矣人皆便之
按瓜舊有閘曰通江通
舟入淮汴始宋徽宗時
尋復作堰今閘雖在不
復開但運河水溢則由
此而洩於江耳蓋瓜多
市廊居貨備力之役利
於壩故閘開則費鉅洲
水之謗作焉若儀真壩
水諸閘率多因其者類
如此今瓜口閘之建外
引江流而內河無泄雖
欲為謗而謗安興哉雖
然真瓜之相去無幾也
地勢之高下宜同宜亦
本中閘通舟如儀真之
利濟後必
有作之者

康濟河南口閘
在高郵州北三里南距瓜
洲一百六十里西南距儀
真一百九
十五里

康濟河北閘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名
什物二十八件歲辦樁木
一千根草十萬
束樹多寡不一

睢寧縣龍岡等淺凡一十一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百五
十名什物二十八件歲辦
樁木一千五百根草一十
五萬束樹木多寡不一

邳州蔡家莊等淺凡一十一
每淺老人一名共夫一千
五百名什物二十八件歲
辦樁木共一萬五千根草
一百五十萬束樹多寡不一

徐州雙溝等淺凡四十三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樁木每
名四根草一千
束樹多寡不一

沛縣閻村等淺凡一十九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副歲辦樁木共一千
八百根草七十
萬束樹多寡不一

魚臺縣張家林等淺凡十三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十八件歲辦樁木八

南距南口閘四十里俱弘
治三年建
考之高郵運道九十里
北五十里入新開湖湖
東岸有堤
國初以來障以樁木固以磚
石屢決而復修舟行其
下每西風作波濤洶湧
舟與樁石輒壞成化八
年時總理河道侍郎王
恕奏建複河以避風濤
時艱未果弘治三年侍
督河都御史白昂同總
兵官郭鋐仍奏舉之起
杭家嘴至張家溝兩岸
皆甃土為堤首尾為閘
以與河通河之東岸又
為閘四為涵洞一每湖
水盛發則從而殺之自
是舟經高郵者無復前
日之患故
名康濟云

板閘
在淮安淮陰驛西北十里
距康濟北河閘一百七十里

移風閘
在淮安新城西
東距板閘二里

清江浦閘

十根草每名二十
束樹多寡不一

鄒縣港里等淺凡一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樁木五
十根草三千束
樹五百八株

濟寧州硯瓦等淺凡一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四件歲辦樁木五
十根草二千束
樹多寡不一

鉅野縣大頭灣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十五件歲辦樁草折
石每名四千斤
樹多寡不一

嘉祥縣大長溝等淺凡四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件歲辦樁草折石
每名四千斤
樹多寡不一

汶上縣界首等淺凡一十四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三千束
樹多寡不一

在淮安新城西北東南
距移風閘一十七里
福興閘
在淮安新城西東距
清江浦一十五里
清河口閘
在河口烟墩司北南距福
興閘二十五里
以上閘座俱自安永樂
十四年時同建又有新
莊閘新城上閘在新城
北新城下閘在新城內
移風閘在新城南門外皆
非漕舟所歷故不列

東平州靳家等淺凡一十二
每淺老人一名夫一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三千束
樹多寡不一
壽張縣大家廟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四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三千束
樹多寡不一
東阿縣沙灣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四件歲辦樁五十

考之淮安舊從仁字壩
東船入淮抵淸口凡六
十里波濤洶湧不常歲
舟米齎拖奔及乎溺之
寄嘗自城西如開渠至
洪澤入淮以避其險故
平江伯陳瑄因其舊址
疏之更名淸江浦引水
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造
淮就湖築堤五十里以
便引舟備渡淸口不
一至得無傾覆患
黃家閘
在邳州夾溝驛南距淸河
口閘五百八十九里永樂

根草三千束麻五
十斤樹多寡不一
陽穀縣官驛灣等淺凡一十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四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三千束
樹多寡不一
聊城縣官窯口等淺凡二十三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二千束麻五
十斤樹多寡不一
平山衛第五等淺凡五

閘
建
皮溝閘
即新興閘在徐州夾溝驛
下北距黃家閘一十八里
宣德八年建以
節皮溝之淺
謝溝閘
距皮溝一十八
里建造同前
下沽頭閘
在徐州衛軍屯北二里
南距謝溝一十二里

每淺軍餘五名什物二十
五件歲辦樁二十五根草
五百束麻二十五
斤樹多寡不一
博平縣梭隄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二千束麻五
十斤樹多寡不一
堂邑縣南梁家鄉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二千束麻五
十斤樹多寡不一

中沽頭閘
南距下沽頭九里二閘俱
成化二十年工部郎中郭
餘慶
建
上沽頭閘
一名隘船閘南距中沽頭
九里大元延祐二年建
按中沽頭閘昔未有也
蓋金溝自東北來夾西
開閘流沙屢積舟不能
行成化間平江伯陳銳
奏請設中閘以節水之上流
詔命工部主事一員董之

清平縣魏家灣等淺凡九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五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二千束麻五
十斤樹多寡不一
臨淸州潘家橋等淺凡一十一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副歲辦樁九十根草
二千束麻五十
斤樹多寡不一
淸河縣二哥營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十件歲辦樁五十根草

胡陵城閘　在沛縣廟道口北二十五里南距上沽頭凡七十一里

飛雲橋閘

雞鳴臺閘

二小閘俱胡陵城帶管

孟陽泊閘　在魚臺縣沙河驛北三里南距胡陵城閘十里元大德八年建自謝溝閘至是淺深不一每積塗泥截河

元大德間都省司王潛於兩端立堰積水旁置閘以通舟國朝平江伯因之廣其制爲諸閘

八里灣閘　南距孟陽泊二十五里宣德八年建

穀亭閘　在魚臺縣穀亭鎮之側南距八里灣八里元至順二年建永樂間平江伯修復之

二千束麻五十斤樹多寡不一

清河縣二哥營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十件歲辦樁五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寡不一

夏津縣趙貨郎口等淺凡八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副歲辦樁五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寡不一

武城縣桑園口等淺凡二十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樁五十根草二千束麻五十斤樹多寡不一

恩縣白馬廟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五件歲辦樁五十根草二千束麻五十斤樹多寡不一

故城縣鄭家口等淺凡三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三件歲辦樁五十根草五千束樹多寡不一

南陽閘　在魚臺縣新河渡北三里南距穀亭二十里

棗林閘　濟寧州南距南陽閘十二里

按元人開會通河自安民山引汶泗洸等水會之御河前後建石閘三十餘座以利蓄洩於孟陽泊至棗林七十里湍激迅悍沙土流淤啓鑰開閘方一放舟勢不得不然也

魯橋閘　濟寧州在魯橋遞運所之側南距棗林凡八里永樂十二年建

師家莊閘　南距魯橋凡五里元大德二年建

仲家淺閘　南距師家莊五里宣德五年建

新閘

德州上八里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一名什物二十三件歲辦樁五十五根草二千二百束樹多寡不一

德州衛張家灣等淺凡八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一十二件歲辦樁一百根草一千束樹多寡不一

德州左衛鄭家口等淺凡七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二十一件歲辦樁一百根草一千束

樹多寡不一

景州羅家口等淺凡四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八百八十五根草六千二百八十束樹多寡不一

吳橋縣白草窪口等淺凡十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一百根草一千束樹多寡不一

東光縣狼十一口等淺凡七

南距仲家淺凡八
里元大德元年建
新店閘
南距師家閘凡七
里北與前閘同
石佛閘
在濟寧州石佛寺西南隅
南距新店凡一十八里元
延祐六
年建
趙村閘
在濟寧趙村南距石佛閘
凡七里元大定四年建

天井閘
即濟寧南閘在濟寧州南
城驛之旁距趙村六里元
至元二十
一年建
濟寧北閘
一名在城閘一名會源閘
距天井閘凡二里建與前
同
按濟寧天井二閘原有
月河距州治南三里許
北對會通河二水縱橫
南注由閘河而西上者
艱於逆挽啓閘而下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一百
根草五千束
樹多寡不一
南皮縣齊家堰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五千束
樹多寡不一
交河縣李道灣等淺凡五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十七件歲辦樁八十
根草八千束
樹多寡不一
滄州磚河南口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十六件歲辦樁一百
一十根草五千
束樹多寡不
興濟縣安都寨口等淺凡七
每淺老人一名夫共五十
名什物一千六件歲辦樁
一百根草三千
束樹多寡不一
青縣磚河口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十七件歲辦樁五十

二閘密邇每多衝激之
是冬官主事陳律等議
以在城閘移入百餘尺
改天井閘迤西七百餘
武不與通濟河對候水
盈縮而閘縱之始免於患
草橋閘
在濟寧城西門外跨
木通行不常設板
耐牢坡閘
一名永通閘在濟寧州西
二十里東南距北閘二十
八里
國朝洪武初用兵梁晉由以輸

軍餉因建閘以泄水正
統三年革成化時復之
寺前鋪閘
一名梻林閘在汶上縣南
距耐牢坡閘四十九里正
德元
年建
南旺南閘
即柳林閘在分水龍王廟
南距寺前鋪閘五里
南旺北閘
南距南閘凡五里成化
七年工部郎中楊恭建

根草五千束麻山
十斤樹多寡不一
霸州蘇家一等淺凡一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十五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一萬束樹
三百五十株
靜海縣釣臺等淺凡九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
物一十五件歲辦樁五十
根草五千束
樹多寡不一
天津衛蔡家口等淺凡一十三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
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四
百九十根草三萬三
千束樹多寡不一
天津左衛留佛住口等淺凡
二十四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
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九
百九十根草九萬九
千束樹多寡不一
天津右衛北楊家口等淺凡
十

開河閘

在驛下南距南旺閘十二里元至正七年建永樂十三年重修

按南旺古無閘也元人自濟寧踰安山至臨清開閘漕數百里引水入衛河又即兗東服金口障泗水西南由濟河至濟寧南下復即兗北堈堰城障汶水南由洸河至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渠一注臨清一注濟寧名分水龍王廟終元之世藉以通漕敗柳林閘河二閘所以節兩頭之水也然其相去太遠啓閉難期故平江伯陳鍹奏請復設南旺上下二閘相去不五里以時啓閉置工部官一員董之

袁老口閘

南距開河十二里正德元年建

靳家口閘

在東平州北南距袁老口十七里嘉靖二年建

安山閘

每淺小甲一名軍夫九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一十八根草一萬二千束樹多寡不一

武清縣渾清兒等淺凡十一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二件歲辦樁二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武清衛三里屯等淺凡四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香河縣將家灣等淺凡六

每淺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歲辦樁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通州右衛李二寺等淺凡四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九件歲辦樁木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通州左衛張家灣上馬[illegible]

淺凡二

在陽穀縣安山驛之左距靳家口三十里正統二年建

荊門上閘

在陽穀縣南距安山閘五十七里元大德六年建永樂九年修

荊門下閘

距上閘三里建與前同

阿城上閘

南距荊門閘一十里元大德三年建

阿城下閘

距上閘三里建與前同

七級上閘

在聊城縣界南距阿城十里宣德四年建

戴家灣閘

在清陽驛北二十里距土橋四十里成化元年建

新開上閘

在臨清州西南距戴家灣閘十里

南板閘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九件歲辦樁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通州高家灣等淺凡十

每淺小甲一名夫十名什物一十八件歲辦樁木一十八根草一千八百束樹多寡不一

在州西南東北閘
新閘上閘二里

會通閘

在臨清州會通河南口距
戴家灣十里元大德二年
建永樂十
三年重修

臨清閘

在州清源驛之南距會
通閘二十里
先是臨清會通二閘直接戴
家灣閘水勢洶湧逕衝河
西岸不時覆舟成化間主事
郭昇議於州西南迴曲之處
開挑新河建此二閘
以殺水勢害遂息

通流上閘

舊名通州上閘在通州西門
外一里元至元二十九年建

通流下閘

在上閘一里
建立同前

朝宗上閘

在通州城南門外萬億
庫南百步建立同前

朝宗下閘

距上閘百
步建同前

溥濟閘

舊名楊尹閘在都城
東南三十里建同前

平津閘

舊名郊亭閘在都城東
南二十五里建同前

慶豐閘

舊名籍東閘在都城東
南十五里地名王家莊

惠和閘

舊名穩村閘在
都城東南二里

文明上閘

在正陽門東
南一里許

文明下閘

在崇文門
西南一里

會川閘

在阜城門外一里許
以上諸閘起都城抵通州元
世祖濟都水監郭守敬上言開
平昌縣白浮村神山泉所附

向西過雙塔楡河至都城南引一
畝上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
潭海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
里河至楊家港入潭河東下通
十里置一閘以時啓閉通州舍
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
潤有儲積之富前至元二
十九年春成於三十年秋入私
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潭
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
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漸廢若運船
一程各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
費脚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
京則車家遂失此利不免流言
蓋豪任耳若信之又多要勢者
沙利生怨相與排毀阻難傳聞

以聞宸驚
聖衷之心用遂奸欺之志其端有自來
者然閘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計
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
而其去直逸伏數閘以節之行
遇天時久旱則舟淺難行此若
因故閘之遺跡而稍爲疏濬
澀留剝船自運米背布袋小滿
剝而前可省脚價十分之九仍
聽車戶易車造船在河生理則
官不勞而事可集利
不專而謗議息矣

岸程 驛遞

儀真縣
內有儀真衛北至揚州府
六十里
揚州府
內有揚州衛北至高郵州
七十里
高郵州
內有高郵衛北至寶應縣
九十里

寶應縣
北至淮安府九十里
淮安府
內有淮安衛大河衛北至
清河縣六十里
清河縣
北至桃源縣六十里
桃源縣
北至宿遷縣一百二十里

儀真驛 遞運所
在儀真縣城外至廣陵驛
四十五里
廣陵驛
在揚州府江都縣城外至
邵伯驛六十里
邵伯驛 遞運所
在江都縣至盂城驛六十
里
盂城驛
在高郵州至界首驛六十
里
界首驛 遞運所
在高郵州至安平驛六十
里
安平驛
在寶應縣城外至淮陰驛
八十里
淮陰驛 遞運所
在淮安府山陽縣城外至
清口驛六十里

宿遷縣
北至邳州一百二十里

邳州
內有邳州衛北至徐州一百八十里

徐州
內有徐州衛徐州左衛北至沛縣一百二十里

沛縣
北至魚臺縣一百四十里

魚臺縣
北至鄒縣五十四里

鄒縣
北至濟寧八十里

濟寧州
內有濟寧衛北至鉅野縣九十里

鉅野縣
北至嘉祥縣二十五里

清口驛
在清河縣至桃園驛六十里

桃園驛　遞運所
在桃源縣至古城驛六十里

古城驛
在桃源縣至宿遷縣鍾吾驛六十里

鍾吾驛　遞運所
在宿遷縣至直河驛六十里

直河驛
在睢寧縣至下邳驛六十里

下邳驛
在邳州城外至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
在邳州至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
在邳州至彭城驛九十里

嘉祥縣
北至汶上縣十八里

汶上縣
北至東平州七十里

東平州
內有東平所北至壽張縣七十里

壽張縣
北至東阿縣二十里

東阿縣
北至陽穀縣二十里

陽穀縣
北至東昌府四十里

東昌府
內有東昌衛平山衛北至聊城縣九十三里

聊城縣
東至博平縣二十里

彭城驛　又
黃河東岸驛　遞運所
俱在徐州城外至夾溝驛九十里

夾溝驛
在徐州至泗亭驛七十五里

泗亭驛　遞運所
在沛縣至沙河驛六十里

沙河驛
在魚臺縣至魯橋驛六十里

魯橋驛　遞運所
在鄒縣至南城驛五十五里

南城驛
在濟寧州城外至開河驛一百一十里

開河驛
在汶上縣至安山驛七十里

安山驛　遞運所

博平縣 東至堂邑縣

堂邑縣 北至清平縣三十九里

清平縣 北至臨清州四十里

臨清州 內有臨清衛東至夏津縣三十里

荊門驛 在東平州至荊門驛八十五里

崇武驛 在陽穀縣至崇武驛八十五里

金線遞運所 在聊城縣至金線遞運所三十五里

清陽驛 在堂邑縣至清陽驛四十里

夏津縣 東至武城縣四十里

武城縣 東至恩縣一百四十里

恩縣 東至故城縣二十七里

故城縣 東至德州三十五里

清源驛 遞運所 在清平縣至清源驛六十里

渡口驛 在臨清州城外至渡口驛七十里

甲馬營驛 遞運所 在臨清州至甲馬營驛七十里

梁家莊驛 在夏津縣至梁家莊驛一百一十五里

德州 內有德州衛德州左衛東至景州一百里

景州 東至吳橋縣六十里

吳橋縣 東至東光縣六十里

東光縣 東至南皮縣九十里

安德驛 遞運所 在故城縣至安德驛七十里

良店驛 在德州城外至良店驛七十里

連窩驛 遞運所 在景州至連窩驛七十里

新橋驛 在吳橋縣至新橋驛七十里

南皮縣 東至交河縣五十八里

交河縣 北至滄州五十五里

滄州 北至興濟縣五十里

興濟縣 東至青縣三十五里

磚河驛 在交河縣至磚河驛七十里

滄州遞運所 在交河縣至滄州遞運所七十里

乾寧驛 在滄州城外至乾寧驛二十里

流河驛 在興濟縣至流河驛七十里

青縣
北至霸州一百三十五里
在青縣至奉新驛七十里

霸州
東至靜海縣九里

奉新驛
在靜海縣至楊青驛一百里

靜海縣
東至天津衛三十里

楊青驛　遞運所
在靜海縣至楊村驛八里

天津右衛
東至天津左衛三十五里

楊村驛
在武清縣至河西驛九十里

天津左衛
東至天津衛二十里

河西驛　遞運所
在武清縣至合和九十里

天津衛
東至武清縣二十五里

合和驛
在漷縣至潞河一百里

武清縣
東至營州前屯衛八十里

潞河驛　遞運所
在通州

營州前屯衛
東至香河縣十二里

香河縣
東至漷縣二十里

漷縣
北至神武中衛二十里

神武中衛
北至定邊衛五里

定邊衛
北至通州右衛五里

通州右衛
北至通州左衛二十三里

通州左衛
北至通州二十三里

通州
北至京師六十里

大江迤南

閘

京口閘 在鎮江府城西北洪武初年建正德元年都御史洪鍾修

孟瀆河閘 在常州府城北九十里距京口閘九十里洪武二年建

魏村閘 在常州府城北六十里建

壩

新港壩 在鎮江城西北一里許漕船出江由此拽之

甘露壩 在新港壩東半里許江船入漕由此拽之

丹徒壩 在丹徒鎮南十八里距甘露壩七十八里

新港壩 在丹陽縣西三十五里距丹徒一十三里

呂城壩 在縣南三十里距新港壩四十三里

奔牛壩 在常州府武進縣治西三十里

望亭閘 在無錫望亭市[illegible]泰二年建

龍山閘 在杭州府城南宋高宗時建

以上諸閘自江而南所以節水之北汴也

長安壩 在杭州府城東北九十里距德勝壩一十里建于宋

德勝壩 在府城外湖州市北

猪圈壩 在府城武林門外

新河壩 在府北關外三里[illegible]塘路

會安壩 在府城艮山門外

永昌壩 在府城永昌門外

跨浦壩 南距龍山壩一里半

以上諸壩俱洪武初建

茱萸灣迤東

河道

運鹽官河 在揚州府江都縣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運其側有茱萸村故名爲茱萸灣自灣頭經東至泰州分斗門舖七十里有支河曰白塔正統十年嘗以御史吳鑑言挖開白塔河汁揚州以便濟江等運艘

濟川河 在泰州城南東至如皋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江都縣斗門二十里中有支流十一

立發河 在如皋縣運鹽官河東南至通州界白鋪鎮七十里西北至泰州界海安鎮四十里中有支流七

新河

閘

朝宗上閘 在茱萸灣宣德七年建

朝宗下閘 在上閘東建同前

新閘 去城東北六十里白塔河之口宣德七年建西距新閘一十里

潘家莊閘 建置同前西距新閘一十里

大橋閘 建置同前距潘家莊閘二十里

江口閘

在通州城西舊河淤淺不一永樂三年本州判官許性乃開新河接運道正統年間戶部主事鄒來學置立水洞遇旱則引潮水入於運河中有支流三

運鹽河 在海門縣北三里中有支流四

建置同前至揚子江五里

白蒲石閘 去州治西北六十里在如皋白蒲石閘之南一里今廢

濟川壩 在泰州城南門外即金口岸河壩

北運河壩 在州城北門外偏東百步

海安壩 在海安鎮河口成化八年築

立發壩 在立發河口成化八年築

丁堰壩 在丁堰河口蓋古堰也

韓家港洞 **灰堆港洞** **潘竈港洞**

水塔口洞 **爛泥口洞**

徐州迤西

河道

汴河

在徐州城東北即今沁水也又謂之小黃河西至蕭縣界楊家溜長三十里中有支流五

沁河

即汴河在蕭縣界中有支流一自是歷碭山永城夏邑虞城歸德寧陵考城睢州儀封杞縣蘭陽陳留祥符封丘陽武十五州縣皆其所經也

黃河故道

在原武縣治西北二十里即沁河也至開封府達陳潁二州界正統十三年決于滎澤縣夾堤村等處分爲六道五道在縣南一道在縣北俱東流祥符中牟二縣界東南流以達于淮至衛輝新鄉獲嘉歷懷慶

淺

徐州汉河等淺凡五

鋪廳三間閘捘一座什物草樹後皆同

蕭縣爛石等淺凡十有五

碭山龍壩等淺凡五

永城縣朱家等淺凡四

夏邑縣胡父橋等淺凡十六

虞城縣洪陵灣等淺凡十二

歸德州丁家道口等淺凡十三

寧陵縣桃園等淺凡四

考城縣板罾口等淺凡九

睢州寺壖等淺凡十

儀封縣賈家林等淺凡十

府武陟縣其水自河內縣來入境至小原村分爲二一經衛輝入衛一經汴梁北東流至徐入泗黃河自本縣東賈家灣東南流至滎澤又東南過汴梁以達于淮天順七年發萬夫開通賈家灣引黃河一支入汴東至徐州接濟二洪之不足

杞縣東小閣等淺凡四

蘭陽縣衙子堌等淺凡八

陳留縣宜王廟等淺凡十六

祥符縣王家垻口等淺凡一十四

封丘縣蒜劉寨等淺凡八

陽武縣中欑等淺凡八

原武縣第五等淺凡五

末[illegible]等淺凡四

河南北岸等淺凡十八

以上一十九淺什物樹草與徐州汉河等淺相同

濟寧迤東

河道

汶河 在兗州府滋陽縣東自堽城閘南流入洸至濟寧州城分流南達于淮北入于衛即今之漕河也新舊泉凡二在縣東北五里西南流入濟

壩

金口壩 在金口閘之南絕泗沂二水而入金口閘以達于濟元改作滚水石壩後廢本朝作上壩成化八年工部主事張盛復元制

閘

杏林閘 在滋陽縣城西二十里

土婁閘 在兗州城西十五里

河道

沂河 在曲阜縣南五里其源出自尼山西流三十五里與泗合舊泉十六新二自述泉名已見泉類惟柹潢泉入泗餘皆入沂

壩

堽城壩 在閘之西元至元時建成化八年主事時宜與張盛修學士萬安有記

閘

金口閘 在兗州滋陽縣城東五里

堽城二閘 在濟陽縣北三十里

河道

泗水 在泗水縣東即濟河也舊泉一十八新八

薛河 在滕縣界舊泉一十四

洸河 在寧陽縣昔汶不通洸元初畢輔國始於堽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入洸以益泗漕詳見元改作東大閘記舊泉八新泉四

承治河 在嶧縣西自許池泉發源東南流一百七十里至邳州由乾溝口入漕

漈河 源出泰山白龍池經泰安州西一里南流入泮河合小汶河在

州南四十里龍池下入大汶河

泉二十有二

小汶河 在新泰縣 泉凡十

小汶河 在萊蕪縣抵肥城縣

沙灣西南

河道 淺

新挑河 在兗州陽谷縣永樂九年自金龍口開挑至壩口後自曹州疏濬至沙灣以濟漕舟楫正統間河決滎陽而金龍口遂淤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自曹家灣以上開濬二十里接金龍口引水接濟張秋漕河名曰新挑河歷東平壽張鄆城曹州鉅野定陶曹縣儀封凡八州縣

陽谷縣虎丘坡等淺凡二

東平縣魚護口淺凡一

壽張縣沙城等淺凡二

鄆城縣五空口等淺凡七

曹州新集等淺凡十一

鉅野縣安興墓等淺凡二

定陶縣團灑等淺凡三

曹縣夏侯等淺凡四

衛河迤北

河道 泉附

河

起東昌府館陶縣中有枝流河一名洹水自洹水縣來至安陽縣屢伏屢見東流來和入衛一名湯水出湯陰縣西玄泉東流入于衛一名折脛河北淇縣泉兒頭至西闞村入衛一名山河出太行山至薛村入衛所歷凡十一縣曰元城大名魏縣內黃滑縣湯陰濬縣淇縣汲縣新鄉縣輝縣皆漕運所歷也

淺

館陶縣尖塚兒等淺凡十二

元城縣草廟等淺凡六

大名縣磚橋等淺凡三

魏縣闞家等淺凡六

內黃縣洎口等淺凡十

滑縣草坡淺一

安陽縣北新莊等淺凡五

湯陰縣五陵等淺凡六

濬縣老鸛嘴等淺凡十

淇縣薛村口等淺凡三

汲縣謝家等淺凡一十二

輝縣等淺凡二

閘

北關閘

在本府北門外今廢

漕運通志卷之三

漕職表

漕之利於國家其來尚矣故代必重厥事職必簡厥人自大禹以司空平水土虞周官所載漕雖未聞而開渠築堰導河益漑職亦各有繇隸秦氏以降漢官則有水衡都尉及都水丞屬其職皆領池苑迨元光三年河決頓丘天子乃使汲黯鄭當時往治時當時為大司農嘗奏言漕渠地節郭昌則以光祿大夫使行河北河平元年河隄使王延世則又以勞賜爵關內侯晉隋之間漕法或領於尚書或領於倉部侍郎雖官無定衙皆簡自廷臣其責任亦重且大矣唐百官工部尚書以下則有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津澤渠梁運漕碾磑之事外則又有河隄謁者六人諸津令各一人迨開元初李傑為水陸運使而使之名始建十一年裴耀卿以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都轉運使而以崔希逸蕭炅為副使而

副之名亦始此天寶則以韋堅充勾當轉運使第五
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則以戶部侍郎充諸道轉運
使厥後韓滉杜悰崔昭緯皆以宰相充而諸道巡院
皆統焉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惟
韋堅為最若劉晏則以轉運為已任嘗與元載書曰
見一水不通思苟鑿而先往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
先趨故時最著名迨宋乾德以後始置諸道轉運使
其使之名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

則曰某路計度轉運使雍熙四年并水陸路發運為
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掌之太平興國初皆曰
使兩省以上則為都轉運使又置副使與諸路判官
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路副使真宗每用兵或
令都部署兼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事
畢即停熙寧初詔河東河北陝西三路漕臣許乘傳
赴闕留無淹日又詔三路漕臣令自辟屬各二人以
京朝官曾歷知縣者為之宣和初又詔陝西以都漕

四員治于長安而漕臣三員分領六路時知名者若
仁宗道若蔣之奇若張綸若許元若張方平時方平
嘗書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其奏上前上太息稱
善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充使者遂
有進獻而職思矣元世祖中統二年始立軍儲所尋
改漕運所至元改漕運司又改都漕運司十九年改
京畿都漕運使二十四年內外分立兩運司其員則
有運使有同知有副使有判官而押官隸焉其初漕

法猶有可觀歷歲既久弊日以滋瘠三省之民力以
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出納之吏恣
為貪黷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迨我
太祖奄有天下貢賦之外海運以營遼東五年嘗命靖海
侯吳禎率舟師往運時勑遼東都督仇成曰兵戍遼陽已有年矣與日農戰交修其海船之運猶連年未已近者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重載東往所運甚大昨晚忽聞納哈出欲整兵米哨為指揮葉旺中途阻歸因此而料彼前數年凡時值暑天與人必不策馬南向今悍盛暑彼有此舉情狀見矣粮運既至宜嚴為備庶可無虞

後又遣都督朱壽張赫領之二十年冬十月戊申朔
享
太廟封壽爲舳艫侯赫爲航海侯其誥文畧曰咨爾壽從朕
開國多勳勞今已年高屢涉風濤之險服勤漕
運以給遼海之軍既懋厥功必加崇勸今特封
爾壽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舳艫侯
食祿一千石延于子孫世襲封爵用旌爾功爾
其欽哉赫
誥文亦同
一人嘗建漕運使尋罷其御制誥曰漕運之設秦國名家
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入府庫者官
欲他給而移之則漕運者行焉若江海者必舡

巨舟假天風可刻期而抵所在若道由河淮則
操輕舟用便楫假天風加人力亦刻期而可至
其所於斯之設豈不便於國事而興起焉若居
是職身律法張於上無瞞於下無虐身寸而名
家出矣餘所謂良法也謂用力少而致功多故
如是而言何也假以陸路轉運較之於舟楫之
舉則百夫可代陸路十千之人艱辛其所援者
少而所安者衆生民得遂其生豈不良法也凡
任此者非忠君愛民之士不可使之行今朕將
欲用人而求之惟爾某僉曰可今特受某官爾
往勿怠以致衆
聞則功録焉
太宗纘承大業建立漕運而革使職乃命武職重臣總理
景泰間更命都御史同莅其事其職有統領者有分
理者有兼掌者有專任者有暫委者下至一閘一壩
各有官守若枝之附根若綱之挈目上下供職咸有
法焉然惟允其都御史則兼巡撫領勅一道
皇帝勅諭都察院右都御史某今特命爾總督漕
運與總兵官某參將某同理其事務在用心提
督禁革奸弊運糧官軍有犯自指揮以下輕則
量情懲治重則挐送巡按巡河御史及原差問
刑官處問理照例發落都指揮有犯具奏挐問
若刁潑軍旗乘機誣告對証求虛者治以重罪
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督該
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郎中等官設法
用工築塞疏濬以便糧運仍兼巡撫鳳陽淮安
揚州廬州四府徐滁和三州地方撫安軍民禁

防盜賊清理鹽課賑濟饑荒城垣坍塌隨時修
理凡城中事以時操練或有盜賊生發督兵勦
捕即則相機設法撫捕衛所府州縣官員有廉
能公正者量加獎勸貪酷不才者從公黜罰凡
事有利於軍民者悉聽爾便宜處置爾爲朝廷
憲臣受玆簡任須殫心竭慮輸忠效勞凡百舉
措務合時宜俾糧運無誤軍民安妥盜賊屏息
地方寧靖斯稱委任如或誤事責有所歸爾其
欽承朕命毋忽故諭
領關防一顆其文曰總督漕運關防
總兵則兼鎮守領勅一道
皇帝勅諭將都督僉事某今命爾掛漕運之印充
總兵官與同都指揮某率領官軍師攢運糧儲赴
京倉交納所統運糧官軍悉聽節制仍鎮守淮
安撫輯軍民修治城池遇有盜賊生發隨即勦

兵劄捕如制奉行　領
勅一道
皇帝勅諭　今特命爾充總兵官督運糧儲
備守禦規提督湖廣等都司及直隸衛所官軍
各照歲定允支糧數依期運至京倉交納仍鎮
守淮安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防盜賊凡事須
與總督漕運都御史計議停當而行務在用心
規畫禁革奸弊運糧官軍有犯自指揮以下輕
則聽爾量情懲治重則爾就拏送問刑衙門或
巡按巡河御史問理照例發落都指揮有犯具
奏定奪若有將軍旗乘機誣告對証涉虛者治
以重罪自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
嚴督該管官司并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固
工築疏濬倘有怠職誤事者一體參奏凡有
便於漕運有利於軍民者悉聽爾便宜處置且
漕運舊規皆係先年奏請創立行之歲久不無

廢弛爾今受茲重任尤須盡心修舉凡百舉措
務合時宜俾糧運無誤軍民安妥斯稱委任如
或乖方誤事責有所歸爾其欽承朕命毋忽故
諭　領符驗二道
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驛分持此符驗方許應
付馬疋如無此符擅便給驛各驛官吏不行執
法循情應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準此
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驛分持此符驗方許應
付船隻如無此符擅便給驛各驛官吏不行執
法循情應付者俱各治以重罪宜令準此
印文一顆其文
曰漕運之印
參將則協同總兵官　領
勅一道
皇帝勅諭都指揮僉某今命爾充參將協同總兵
官總運糧儲循守舊規提督湖廣等都司及直

隸衛所官軍各照歲定允支糧數依期運至京
倉交納須關防禁約不許奸欺作弊怠惰稽遲
遇有河道淤阻隨即督同委官設法疏理仍兼
守淮安撫恤軍民城池圳場趁時修治賊寇生
發先機捕滅爾為朝廷武臣受茲重寄凡事須
與總兵官及總督漕運都御史同心協力處置
停當而行尤須持廉秉公正己率下務使河道
疏通糧儲不誤軍民安妥地方無虞官軍得所
庶不負委任之意毋或偏私執拗乖方誤事貽
害下人致生嗟怨如違罪有所歸爾其敬之慎
之故
諭
而治必于淮者蓋淮左江右河東控海道北接兖豫
西接兩都而諸陵咸在況淮古稱難治故曰淮夷國

初駙馬都尉黃富嘗鎮守於斯其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教駙馬都尉黃富兼淮安衛指揮使守
禦淮安府城
池宜令准此至今不改轍焉故京操十二營軍
有十二萬漕有十二總軍亦有十二萬中外相援兵
食相資
祖宗之微意豈無所謂哉於乎內而兩畿外而五省竭天
下之半而屬之漕今日當是職者利用大作無為職
之羞可也凡職各以次列而撫鎮以下制使創始及

有成績者表而出之職必有所居然後可以聽治於是作漕職表而以公署附焉

尚書

尚書非漕府之職也特以河渠阻塞之故命下董役以求厥成蹟不可以無記也故以官階列于都憲之上

宋禮

工部尚書永樂十二年疏會通河成遂罷海運從河運禮有心機長於智料故是役也衆咸推之卒成其績

都御史

都憲漕運初設未有也自景泰二年立之蓋天下重務非臺官不足以一人心係天下百司聽命而無違忤也

王竑

陜西河州衛人景泰二年以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天順八年復涖政時徐州大饑竑乃開倉賑濟有汲黯之風

主事 郎中附

主事部差也分遣就職所以事其事猶元之水監然自永樂三年來郎中主事雖差令著為例非主事不差也故以主事列銜以郎中附之

楊璉

工部永樂十九年分理徐州洪

王溥

刑部永樂十九年分理呂梁洪

劉觀 刑部尚書永樂十五年提督漕河

金純 刑部尚書永樂九年開濬黃河贈山陽伯

王文 景泰二年以刑部尚書兼都御史總督漕運

徐有貞 蘇州人景泰五年以右都御史總理漕運貞有才幹壽治張秋決河作沙灣一路河防民賴全活者衆

陳泰 福建光澤縣人景泰六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

王俊 工部正統間提督通州至天津河道

陸鏞 工部成化六年專管通州至天津河道繼以臨清通北直隷之七年分治至德州止

郭昇 工部成化七年分治沛縣至儀真瓜州漕河嘗去險加甃堤岸

楊恭 工部成化十三年分理通州至濟寧河道自恭以後凡若干人先是山東張秋一河道有僉事一

黃福 工部尚書宣德四年整理河道

石璞 刑部尚書景泰二年治沙灣決河

滕昭 河南汝州人成化二年總督漕運

張鵬 順天府涞水縣人成化八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

李裕 江西豐城縣人成化十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李綱 山東長清人成化十四年以僉都御史總督漕運

員管理既而部御史李裕請管河道郎中等官悉改憲職工部議以南北直隷乃畿內近地不通置按察官請以濟寧爲界令郎中二員分治各賜璽書假以事權而僉事遂革

李煌 工部住劄安平鎮分理濟寧以北河道

丘茂中 工部住劄高郵州分理濟寧以南河道

王來和　工部尚書景泰四年治沙灣決河

杜謙　工部尚書成化二十年治徐州南北河

張瓚　湖廣孝感人成化十六年以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徐英　四川人成化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劉璋　福建延平人成化二十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馬文昇　河南鈞州人成化二十一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門無私謁時漕卒之逋亡者皆歸焉

王豫　直隷武進人豫之上有姓姜者一人失其名乃初設命者

尹玠　直隷大河衛人建夫廠有修理功

饒泗　江西進賢人作石壩以上皆治徐州洪至今凡若干人矣

徐儀　江西南城人始受命治呂梁洪

喬毅　工部尚書成化六年治漕河

王恕　刑部侍郎成化七年總理河道

李敏　河南襄城縣人成化二十二年以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丘鼐　江西貴溪縣人成化二十三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秦紘　山東單縣人弘治元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李昂　浙江仁和縣人弘治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王儼　湖廣華容人有禦險功

費瑄　江西鉛山人作東西二隄及環道

郭持平　以上皆治呂梁洪至今凡若干人矣

來天球　浙江蕭山人新作分司修建功甚多

李顯
工部尚書成化十六年修武清決河

薛遠
戶部尚書成化十七年治漕河

張偉
直隸鄚州人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李蕙
直隸當塗縣人弘治七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漕政稱平

徐鏞
湖廣興國州人弘治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張敷華
江西安福人弘治十三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陳宣
浙江平陽人成化二十年添設管閘住劄沛縣沽頭閘弘治元年革七年復正德二年復革自宣以下凡若干人矣

辛壽
河南人任劄濟寧永樂十九年兼管河道正德三年革寧陽管泉主事以諸湖近閘令兗州管河通判兼管而本官提督之至今凡若干人矣
以上皆管閘

白昂
刑部侍郎弘治二年治金龍口決河開東濟河

陳政
工部侍郎弘治五年治張秋決河

張縉
山西陽曲縣人弘治十六年以右都御史兩淮漕政

洪鍾
浙江錢塘縣人正德元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王瓊
大明人正德三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李瀚
山西沁水縣人正德四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喬縉
洛陽人正德二年管泉按永樂初嘗差主事顧大奇等疏浚諸泉後以右通政王敉郎中史鑑等繼之正統六年革以參將湯節言復置正德二年革
以上皆管泉

禹祥
戶部主事專理河源初河南布政司增置參議一員專提督防禦河沁二水之源成化二十年添設主事一員在河南陽武縣住劄修治水道下達徐州又令提督徐州洪主事以河沁水利深淺尺寸每月一報于朝弘治

劉大夏 湖廣華容人弘治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趙璜 江西安福人正德十一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龔弘 直隸嘉定人正德十三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李瓚 山東濮州人正德十六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邵寶 直隸無錫縣人正德六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陶琰 山西絳州人剛人多大畧正德九年以都御史總督漕運十一年歸十三年復起以戶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復總漕運事		叢蘭 山東文登人正德十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尋專巡撫
初[illegible]	謝彥誠 始受命督造運船	席書 四川遂寧人常編漕船志	丁瓚

漕運通志卷三　十六

[illegible]極 浙江蘭谿人嘉靖六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盛應期 直隸吳縣人嘉靖六年以右都御史總理河道	潘希曾 浙江金華人嘉靖七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李緋 河南固始人嘉靖十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臧鳳 山東曲阜人正德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專總督漕運尋兼巡撫	俞諫 浙江桐廬人嘉靖元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胡錠 直隸長垣縣人嘉靖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李鉞 河南祥符縣人嘉靖三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張綱 以上皆清江廠至今凡若干人皆工部	張勉 監督淮安倉未築中以郎中葉宜任自勉以下多主事至今凡若干人	李貢 直隸蕪湖人修倉垣固而不費	熊壯 監督徐州倉至今凡若干人矣

漕運通志卷三　十七

戴時宗 福建晉江人嘉靖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

高友璣 浙江樂清縣人嘉靖四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徐嚴 監督臨清倉至今凡若干人矣

朱裳 直隸沙河人嘉靖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唐龍 浙江蘭谿縣人嘉靖七年以左僉都御史總督漕運

張濬 監督德州倉始建分司

劉天和 湖廣麻城人嘉靖十四年以工部侍郎總理河道

毛思義 山東陽信縣人嘉靖八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張倫 直隸大名人移建分司於城至今凡若干人以上皆戶部主事或員外郎

李如圭 湖廣澧州人嘉靖十五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劉節 江西大庾縣人嘉靖九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何漢宗 漕運理刑景泰初年任

周鎬

于湛 直隸金壇人嘉靖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

馬卿 河南林縣人嘉靖十一年以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張璿 浙江餘姚縣人

毛紹元 浙江餘姚縣人

冷向春 四川內江縣人

邵惠容 浙江餘姚縣人

暢華 陝西隴西縣人

李日章 直隸華亭縣人

徐官 浙江蕭山縣人

龍欽 湖廣茶陵州人

總兵

國初漕政未立
自
太宗皇帝都燕臺
始急於漕政乃
命平江伯陳瑄
總理之功成設
漕運府於淮安
立總兵官兼鎮
守以為之經乎
江之職也所轄
十二總九衛一
百四十二官軍

員名一十一萬
七千八百歲運
米四百萬石清
江廠造船官軍
復一萬有奇

陳瑄

合肥人永樂二
年以平江伯充
副總兵管海運
永樂四年充總
兵始建議設儀
真瓜洲二壩造

副參

漕運原有總兵
副總兵參將三
員副總兵今革
不設

宣信

宣城人永樂六
年以都督僉事
充副總兵同平
江伯理海運

吳亮

滁州人宣德二
年由參將陞副
總兵

把總

把總官多都指
揮或都司或以
事指夫以百四
十衛之官軍而
分隸於十有十
二人計所轄則
萬夫也非賢而
能者孰與此哉
故自設官以來
世遠人亡莫悉
究其名氏姑著
其銜以俟名世
者

淺艇達淮鑿出
梁徐州二洪石
以平水勢築沛
縣濟寧等處長
堤開泰州白塔
河通大江自淮
至臨清相水勢
高下建閘四十
有七自淮抵通
州河濱置鋪舍
五百六十八所
各置夫卒俾導
舟可行處沿河
堤岸并樹木以
便夏月行者慮
事之周而行之

果國用以足歿
世追封平江侯
諡恭襄

王瑜

滁州人宣德八
年以都督充左
副總兵掛印直
而不許應而不
預政與陳瑄能
交其請如曹參

武興

宿州人宣德八
年以都督僉事
充副總兵

馬翔

大名人正統元
年由參將陞副
總兵

吳亮

永樂十三年以
都指揮僉事充
參將

馬翔

宣德七年以都
指揮同知充參
將

湖廣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
轄衛所一十三
指揮一十一員
千百戶八十七
員旗軍一萬七
百四名運船一
千一十二隻造
于武昌造實運
糧三十二萬八
千六百三十四
石二斗八合

江西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
轄衛一十一指
揮四員千百戶
五十八員旗軍
九千七百九十
四名運船八百
六十六隻造于
九江府實運糧
三十萬六百九
十五石三斗八
升八合

武興 宿州人本姓伍氏賜姓武正統三年由漕運副總兵充總兵官

湯節 高郵人正統四年以江浙都指揮充參將莅事勤敏博學能文

黃鑑 儀真人天順元年由都督僉事充參將

淛江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三指揮八員千戶四十一員百戶七十九員所鎮撫四員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運船二千二十九隻造于蘇州實運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

徐恭 和州人正統十四年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性尚質素推讓能隱然有方面之重

牛循 滁州人天順五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楊茂 沅湘人天順五年由都督同知充參將

袁祐 鳳陽人成化六年以都指揮同知銓註錦衣衛充總督參將

南京總二 把總官二員所轄衛三十四指揮二十五員千戶一百四十一員旗軍一萬八千零八名運船一千七百五十九隻俱清江廠造實運糧五十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二石六斗一升六合

漕運通志卷三

楊茂 天順八年由參將充總兵官攻詩善書有古郭汾陽之風節

陳涇 泰州人以太常侯守備南京成化七年充總兵官

都勝 成化十四年以署都指揮同知銓註錦衣衛充參將性恭謹有孝義名

郭鋐 成化二十二年以署都指揮同知充參將弘治年題註錦衣衛帶俸

江南上江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一十一指揮九員千百戶九十九員旗軍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九名運船一千四百二十三隻造于安慶等廠實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升八合

陳銳 平江伯瑄之曾孫居家孝友綽有祖風成化八年由兩廣鎮守充總兵官以治張秋功成贈太子太傅

耿麟 江夏人弘治五年以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充參將

周璵 江都人弘治八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九年題註錦衣衛帶俸有慈孝名

江南下江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九指揮二十員千百戶一十九員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運船一百七十七隻造於蘇州府其南京衛分造於清江廠實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三十九石六斗六合

王信 鳳陽人應恭有戚成化二十一年以都督同知充總兵官

都勝 山東武定州人成化十四年由參將充總兵官以清謹聞人不敢干以私

張洪 杭州人禮賢下士有儒將風弘治十四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錦衣衛帶俸

溫和 河間人弘治十七年以署都指揮充參將錦衣衛帶俸

中都留守司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二指揮九員衛鎮撫二員千百戶八十三員旗軍八千七百一十六名運船八百八十隻俱清江廠造實運糧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郭鋐 合肥人弘治二年由參將充總兵官久任成功多所建白漕人至今戴之

毛銳 甘州人正德三年以太子太傅伏羌伯充總兵官

梁璽 大名人正德元年以都指揮使充參將轉中都留守復充參將列銜錦衣衛天性友愛有幹濟才

莊椿 壽州人正德八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題註錦衣衛帶俸

江北直隸總二 把總官二員所轄衛一十八指揮一十五員千百戶一百七十六員旗軍二萬六千七百零一名運船二千六百八十七隻俱清江廠造實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柒二合

陳熊 平江伯陳銳子正德三年充總兵官耿直有風槩

顧仕隆 揚州人正德六年以鎮遠侯充總兵官謙約節儉苞苴不行處多事之世而不及於禍

王玨 正德十四年以都指揮充參將題註錦衣衛帶俸

王佐 由武舉以錦衣衛都指揮使充參將

山東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所七指揮七員千百戶四十七員旗軍二千七百六十五名運船七百七十三隻造于清江廠實運糧二十二萬八千四百一石三升

楊宏 海州人正德十六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以久任薦陞都督同知

楊銳 南京人嘉靖九年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張奎 洪子嘉靖二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題註錦衣衛帶俸以久任薦陞都指揮同知嘉靖十年陞中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劉璽 嘉靖十年以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題註錦衣衛帶俸

遮洋總一 把總官一員所轄衛一十六指揮一十二員千百戶四十五員旗軍六千二百名運船五百二十一隻造于清江廠實運糧二十四萬石

劉璽 南京人嘉靖十三年由參將以都督僉事充總兵官

萬表 浙江人嘉靖十三年以都指揮僉事充參將

王元伯 徐州人嘉靖十五年以署都指揮僉事充參將

府	州	縣	閘
揚州府	邳州	寶應縣	板閘
淮安府	徐州	宿遷縣	移風閘
兖州府	濟寧州	魚臺縣	清江閘
東昌府	東平州	鉅野縣	福興閘
河間府	臨清州	嘉祥縣	新莊閘
俱添設管河通判各一人	俱添設管河判官各一人	汶上縣	黃家閘
	高郵州	東阿縣	新興閘
	德州	陽穀縣	謝溝閘
	滄州	聊城縣	沽頭上閘
	霸州	博平縣	沽頭中閘
	通州	清平縣	沽頭下閘
	俱委一人有非判官者隨宜用之	俱添設管河主簿各一人	金溝口閘
		儀真縣	湖陵城閘
	清江提舉一人	江都縣	孟陽泊閘

典吏一人 山陽縣 八里灣閘
衛河提舉一人 清河縣 南陽閘
典吏一人 桃源縣 棗林閘
沛縣 魯橋閘
壽張縣 師家莊閘
恩縣 仲家淺閘
故城縣 新閘
吳橋縣 新店閘

東光縣 石佛閘
南皮縣 趙村閘
交河縣 在城閘
興濟縣 天井閘
青縣 棠林閘
靜海縣 南旺上閘
清河縣 南旺下閘
夏津縣 開河閘

武城縣 袁老口閘
武清縣 靳家口閘
香河縣 荊門上閘
濮縣 荊門下閘
俱委管河各一人間非主簿者亦隨宜用之 阿城上閘
阿城下閘
七級上閘
七級下閘

周家店閘
李海務閘
通濟橋閘
梁家鄉閘
戴家灣閘
土橋閘 每閘官一人
新開上南板閘
臨清會通閘

壩

儀真五壩（清江閘官領之）

瓜州十壩（壩官二人領之）

淮安新城北五壩（無官）

清江浦二壩（無官）

公署附

都察院

院治在郡城迎遠門內宋樂閘陳恭襄總督漕運開府淮陰宣德正統間專以帥正督運至景泰初始命都御史總督其事兼巡撫時都御史王竑蒞任知府程宗即恭襄舊居建立之

戶部分司

清江浦廠在淮安舊城西

徐州洪廠在徐州東岸

臨清廠在州治之右

德州廠在州治之右

刑部分司

漕運理刑司在淮安府治西南隅

工部分司

清江修船廠在淮安城西北

徐州洪廠在洪岸之右

呂梁洪廠在洪岸之左

清河縣管閘廠在縣治南

濟寧管閘廠在縣治之左

平安鎮管河廠在本鎮

高郵管河廠在州治之左

山東管泉廠在寧陽縣城內

總兵府

在淮安府城中都察院之東永樂間總兵官平江伯陳□因三皋廟廢基創置

清江提舉司

在山陽縣西北五十里清江浦正統二年間設專一修造南京并中都江北直隸衛所淺船年遷於此俱龍江提舉
河行事主事胡璉始請改設

清江漕運行府

西去淮郡四十里在清江浦之上前平江伯陳公瑄所建公雖開府於府城然廳事托此往來恒居之蓋恐料量之不平出納之不經制作之無度時用之侵費也成化間其曾孫銳重

衛河提舉司

在臨清州南三里衛河東岸永樂八年開設隸河南布政司後改隸山東專一修造山東北直隸遮洋衛河淺船

修

徐州漕運行府

舊在百步洪右洲之上宣德間建弘治間遷於洪北運河之東岸

濟寧漕運行府

在城東門外洸河南岸永樂間建

臨清漕運行府

在州治西衛河東岸景泰三年總兵官徐恭建

通州漕運行府
在州治舊城南門外牛市街成化間平江伯陳銳建

瓜洲漕運行府
在瓜洲鎮嘉靖三年都御史命友璣總兵官楊宏參將張奎即舊倉基

按瓜鎮萃遒東南糧運由以達淮者多於是州向無城郭衙守之制爲三堂臨之時所居以聽政而已參將張公乃始爲之經制廬耗餉對斯有其所于以正官守肅上下崇令而立政也

漕運通志卷之三

漕運通志卷之四

漕卒表

漕之法水運則有江河風濤之險陸運則有飛挽負馱之勞其動衆不啻萬不足以致利國家歷代役民求其不病民者寡若漢因秦敖倉之舊歲漕關中粟以給京師自是而後漸致甚與淮南地遠或數千里遠屬於漢而吏卒遠役往長安道中衣裝悉自備至武帝時令卒發卒數萬治河明年發卒數萬穿渠文欲通褒斜道以省漕卒而漕竟不利後河平元年治河卒非受平直賈者爲著繇六月然其惠亦十之一也故終漢世欲利民而民病滋甚及晉咸和六年以漕運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人各運米六斛穆帝時又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以助支運是則一時之權宜也隋開皇初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米運丁又詔蒲陝以東募人能運洛陽米四十石達常平者免其支運後大業間穿三渠天下弊矣唐

初江淮漕租至東都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
失常什七八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
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
顯慶間議發卒鑿之便漕而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
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鉃於胷而繩
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
以爲苦及裴耀卿建議欲罷陸運未果昇雲中陸運

又分八遞顧民車牛以載厥後劉晏爲使即鹽雇傭
上下頗稱利自兩稅行而罷水陸使江淮之漕至渭
橋者益少而米亡耗於道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議
漕至渭橋五百亡五十者死以次遞減而覆船敗輓
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
之聲聞于道路而卒莫毒亦極矣宋建隆元年漕運
故河渠歲調丁夫開濬糧糗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
官給逐者爲式厥後役卒也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纍
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

舟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冬河涸舟卒亦還營是春
復聚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
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又許綱運載商貨不征其後發
運使獨任文移日繁吏得以舞智操舟者賕諸吏輒
得諸富郡市利趣京師自是江汴之舟無辨而輓舟
卒有老死道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壞甚至遵洛司
廢而稅務刻削故蘇軾奏言綱運之害其略有五切

中時弊也辭其議略迨元八九十年國課惟專海漕
之利凡運糧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
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
浙東道遠費廣通增爲至元鈔一兩六錢四年又增
十之四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幾有五倍以給船
戶船戶亦猶今之漕卒也然海颶不時漂溺者衆至
元間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自漢唐以來
漕卒之得失大畧如此元法視宋號爲簡畧宋初漕
卒頗利較諸漢唐固爲優恤既久法令不一卒亦不

洎我朝

太宗留神漕運稽古準今漕有定卒居有常糧運有行糧米有定數數有加耗領有長長有總載許私以濟其費道設醫以察其病無外征無他役其優恤之典可謂至矣盡矣無事則操舟而運餉有事則可列伍而水戰寄危於安藏兵於食是則又

祖宗法外之微意也若夫經歷壩閘淺洪則又有徒役時備以濟其不虞卒凡十有二萬而徒役亦歲有四萬七千餘人蹔發者不與其統領者則曰老人曰總小甲於是作漕卒表而徒役附焉

南京二總

其一

錦衣衛 百戶三員旗軍七百四十一名淺船二十四隻每年該造二隻四分運糧一萬四百六十九石三斗八升一合

府軍衛 指揮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一百三十名淺船一十三隻每年該造一隻三分運糧一千九百九十二石二斗六升

金吾後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六十四名淺船二十五隻每年該造二隻五分運糧四千三十五石一斗二升八合

豹韜左衛 指揮二員百戶一十二員旗軍一千二十二名淺船一百八十二隻每年該造一十九隻二分運糧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石四斗六升四合

驍騎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旗軍二百五十九名淺船二十九隻每年該造三隻五分運糧一萬二千二十二石一升八合

府軍右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二十一名淺船一十二隻每年該造一隻二分運糧三千一百三十二石六斗四合

神策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三十五名淺船一十四隻每年該造一隻四分運糧四千一百四十四石七斗七升

虎賁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三十四名淺船二十六隻每年該造二隻六分運糧七千六百八十四石三斗六升八合

留守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旗軍一百九十二名淺船二十一隻每年該造二隻一分運糧五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八升四合

鷹揚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七十四名淺船三十四隻每年該造三隻四分運糧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一石五斗四升八合

鎮南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七十名淺船四十九隻每年該造四隻九分運糧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九石九斗四升

留守中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六十六名淺船一十八隻每年該造一隻八分運糧四千九百一十二石三斗二升

龍江右衛 指揮衛鎮撫一員千戶八員百戶六員旗軍一千四百六十七名淺船一百六十八隻每年該造一十六隻八分運糧四萬五千三百三十石七斗七升六合

廣洋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一員旗軍一千一百七十九名淺船一百一十四隻每年該造一十一隻四分運糧三萬六千一百九十七石六斗五升八合

江陰衛 指揮使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一十四員旗軍七百九十五名淺船八十一隻每年該造八隻一分運糧二萬四千四百八十石九升

羽林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五十八名淺船三十六隻每年該造三隻六分運糧一萬九百九十一石三斗一升六合

龍虎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二員旗軍五百名淺船五十一隻每年該造五隻一分運糧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一石

其二

旗手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二十二名淺船二十四隻每年該造二隻四分運糧六千八百一十五石八斗四升四合

橫海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二員旗軍七百九十二名淺船七十九隻每年該造七隻九分運糧二萬四千三百二十五石九斗八升四合

武德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九十名淺船二十九隻每年該造三隻五分運糧一萬一千二十二石一升八合

留守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三十名淺船四十三隻每年該造四隻三分運糧一萬三千三百二石八斗八升

金吾前衛　指揮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九名淺船一十五隻每年該造一隻五分運糧四千五百七十四石九斗九升八合

瀋陽右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七十九名淺船八隻每年該造八分運糧二千四百二十五石四斗五升八合

府軍後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八名淺船一十六隻每年該造一隻六分運糧四千五百四十三石八斗九升六合

豹韜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八十七名淺船三十九隻每年該造三隻九分運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四合

虎賁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五百九十名淺船五十六隻每年該造五隻六分運糧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四石一斗八升

水軍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鎮撫一員旗軍七百七十一名淺船七十六隻每年該造七隻六分運糧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二石二斗四升二合

應天衛　指揮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二十八名淺船二十三隻每年該造二隻三分運糧七千石五升六合

水軍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九員百戶二員旗軍一千六百九十二名淺船一百五十六隻每年該造十五隻六分運糧五萬一千九百四十七石七斗一升四合

龍虎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四百三十九名淺船一百四十三隻每年該造一十四隻三分運糧四萬四千一百八十石一斗七升八合

興武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二員旗軍三百八十七名淺船四十隻每年該造四隻運糧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七升四合

羽林左衛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八十八名淺船九隻每年該造九分運糧二千七百一石七斗七升六合

龍江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八員旗軍一千四十一名淺船九十一隻每年該造九隻一分運糧三萬一千九百三十二石八升

府軍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旗軍一百九十五名淺船一十九隻每年該造一隻九分運糧五千九百八十六石八斗九升

湖廣總

武昌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一百八十八名淺船一百一十六隻運糧三萬六千四百七十三石九斗七升六合

武昌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七員百戶二員旗軍一千一百一十八名淺船一百八隻運糧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八斗三升六合

蘄州衛　指揮一員衛鎮撫一員千戶三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千四百九十名淺船一百二十七隻運糧四萬二千二百一十六石三斗二升

黃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八百七十二名淺船八十五隻運糧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四合

沔陽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三員旗軍一千五十六名淺船九十七隻運糧三萬二千四百三十一石三斗一升二合

岳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二十六名淺船六十二隻運糧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

荊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一員旗軍七百七十八名淺船七十五隻運糧二萬三千八百八十六石一斗五升

荊州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二員旗軍七百二十九名淺船六十六隻運糧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一石七斗五升八合

荊州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旗軍七百七十四名淺船七十四隻運糧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三石三斗四升八合

襄陽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三員旗軍七百二十六名淺船六十七隻運糧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石六斗七升一合

安陸衛　改

顯陵衛

德安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四百二名淺船二十八隻運糧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二石三斗四合

江西總

南昌前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八員旗軍一千二百三十六名淺船一百一十二隻運糧三萬七千九百四十七石六斗七升二合

袁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一千三百八名淺船一百四隻運糧三萬八千八百六十五石二斗一升六合

贛州衛 指揮一員百戶五員旗軍六百七十四名淺船六十隻運糧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四升八合

吉安所 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一百一十七名淺船九十五隻運糧三萬四千一百九十四石一斗三升四合

安福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二十一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

永新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五百九十三名淺船五十隻運糧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一斗六合

建昌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五百六十三名淺船五十隻運糧一萬七千三百八十五石二斗二升六合

撫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七百五十九名淺船六十四隻運糧二萬三千二百一石八斗一升八合

廣信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五百五十二名淺船五十隻運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七石五斗四合

沿山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六百三十六名淺船五十八隻運糧一萬九千五百二十六石四斗七升

饒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七百八十五名淺船六十五隻運糧二萬四千一百一石七升

浙江總

杭州前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一千二百六十六名淺船一百一十五隻運糧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石四斗七升

杭州右衛 指揮一員衛鎮撫一員千戶四員百戶十四員旗軍二千四百二十二名淺船二百二十四隻運糧七萬四千六百五石八斗六升

紹興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七百七十名淺船二百七十隻運糧八萬五千四十四石五斗四升

寧波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二百五名淺船一百八十七隻運糧九萬五千三百二十九石七斗一升

台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所鎮撫二員百戶九員旗軍二千八百九十一名淺船二百八十隻運糧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九石四斗八升六合

溫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十一員旗軍二千八百九十二名淺船二百八十七隻運糧八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石八斗六升

處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二千五十名淺船一百九十隻運糧六萬一千九百二十九石一斗

海寧衛 指揮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五百四名淺船四十七隻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八合

金華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五十五名淺船二十隻運糧七千八百一十九石一升

衢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五百二十七名淺船四十九隻運糧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五石四升

嚴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五名淺船九十一隻運糧三萬八百五十五石五斗一升

湖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四十名淺船五十七隻運糧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九石二斗八升

海寧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四十一名淺船二十二隻運糧一萬四百二十八石六斗八升

中都總

鳳陽衛 衛鎮撫一員千戶四員所鎮撫三員百戶六員旗軍九百六十六名淺船一百二隻每年該造十隻一分運糧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八石五斗二升二合

鳳陽中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百戶四員旗軍九百八十名淺船一百七隻每年該造十隻七分運糧三萬八千七石九斗六升

鳳陽右衛 指揮三員衛鎮撫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五員旗軍二千二十名淺船一百三隻每年該造一十隻三分運糧三萬一千三百一十六石四升

留守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八員旗軍一千一百一十九名淺船一百一十二隻每年該造一十一隻二分運糧三萬四千三百五十五石五斗三升八合

留守中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所鎮撫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九百二名淺船九十一隻每年該造九隻一分運糧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三石九斗六合

懷遠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五員旗軍九百二十七名淺船九十二隻每年該造九隻二分運糧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七斗五升四合

長淮衛 指揮一員正千戶三員百戶七員旗軍一千五百四十名淺船一百五十四隻每年該造一十五隻四分運糧四萬七千三百八十二石八升

宿州衛 指揮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三百五十名淺船三十五隻每船該造三隻五分運糧一萬七百四十五石七斗

武平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旗軍四百六十四名淺船四十七隻每年該造四隻七分運糧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石七斗二升八合

潁川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旗軍二百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二隻運糧六千一百四十石四斗

洪塘所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一百九十七名淺船二十隻每年該造二隻運糧六千四十八石二斗九升四合

潁上所 百戶一員旗軍五十名淺船五隻每年該造五分運糧一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

江北二總

其一

今撥徐州左衛船四十二隻官軍四百二十一員名泗州衛船八十隻官軍八百四十員名入遮洋

淮安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一十三員旗軍二千二百二十五名淺船二百二十二隻每年該造二十二隻三分運糧六萬八千三百十二石九斗三升

大河衛 指揮一員千戶八員百戶一十七員旗軍三千三百四十八名淺船三百三十六隻每年該造三十三隻六分運糧一十萬三千七百九十石三斗五升二合

邳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七員旗軍一千三百三十一名淺船一百三十三隻每年該造一十三隻三分運糧四萬八百六十四石三斗六升二合

徐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七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一十三員旗軍二千五百一十六名淺船二百五十一隻每年該造二十五隻一分運糧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六石三斗三升一合

徐州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一十三員旗軍一千三百五十六名淺船一百三十六隻每年該造一十三隻六分運糧四萬一千六百三十一石九斗一升二合

壽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一十一員旗軍一千四百九十七名淺船一百五十隻每年該造一十五隻運糧四萬五千九百六十八石八斗九升四合

泗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七員衛鎮撫一員百戶一十七員旗軍三千四十一名淺船三百四隻每年該造三十隻四分運糧九萬三千三百六十四石七斗八升五合

歸德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旗軍七百七十八名淺船七十七隻每年該造七隻七分運糧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一石九斗三升六合

其一

揚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九員旗軍一千五百四十四名淺船一百五十四隻每年該造一十五隻四分運糧四萬七千四百三石八斗八升八合

通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五百六十六名淺船五十六隻每年該造五隻六分運糧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七石三斗三升二合

泰州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八十五名淺船四十八隻每年該造四隻八分運糧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四斗七升

鹽城所 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四百六十二名淺船四十六隻每年該造四隻六分運糧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石四斗三升

高郵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所鎮撫二員百戶八員旗軍一千四百六十二名淺船一百四十七隻每年該造一十四隻七分運糧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石六斗三升一合

興化所 千戶二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七名淺船四十二隻每年該造四隻二分運糧一萬二千四百九十五石七斗一升四合

儀真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八員旗軍一千一百名淺船一百一十隻每年該造一十一隻運糧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二斗

滁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四員旗軍七百四十一名淺船四十九隻每年該造七隻九分運糧二萬二千七百五十七石五斗八升二合

廬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一十員旗軍一千六百七十六名淺船一百七十三隻每年該造一十七隻三分運糧五萬一千四百五十六石五斗五升二合

六安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五員旗軍九百五十名淺船一百隻每年該造一十隻運糧二萬九千一百六十六石九斗

江南二總

下江（舊名江南總隸建陽宣州新安安慶九江六衛今撥爲上江而添入水軍右應天橫海三衛）

鎮江衛　指揮一員千戶六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五員旗軍一千二百九十八名淺船一百二十九隻運糧七萬三千六百二十三石二斗九升六合

蘇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七員旗軍一千九百二十四名淺船一百七十五隻運糧五萬九千一十七石六斗四升八合

太倉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六員旗軍一千五百三十名淺船一百五十五隻運糧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石六升

鎮海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十員旗軍一千八百四十六名淺船一百五十六隻運糧五萬六千六百七十五石八斗九升二合

松江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五百名淺船五十隻運糧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一石

嘉興所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四百名淺船四十隻運糧一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八斗

水軍右衛　指揮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三百六十二名淺船三十六隻運糧一萬七千一百四十二石四斗八升

應天衛　千戶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一十八名淺船二十八隻運糧一萬二百八十五石四斗八升八合

橫海衛　指揮一員百戶二員旗軍二百六名淺船二十六隻運糧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七石六斗八合

上江

建陽衛　指揮一員所鎮撫一員千戶三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五員旗軍一千三百五十名淺船一百二十八隻運糧四萬一千四百四十七石六斗

宣州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五百一十四名淺船五十隻運糧一萬五千七百八十石八斗二升八合

新安衛　指揮一員鎮撫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七員旗軍一千一百五十名淺船一百一十五隻運糧三萬五千三百七石三斗

安慶衛　指揮一員千戶四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五員旗軍一千六百五十名淺船一百六十五隻運糧五萬五千六百一石三斗二升一合

九江衛　指揮一員千戶八員所鎮撫二員百戶四員旗軍一千九百六十六名淺船一百九十六隻運糧六萬三百六十七石一斗二升二合

水軍左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旗軍四百三十二名淺船三十六隻運糧二萬五百七十七石九斗七升六合

龍江左衛　指揮一員百戶三員旗軍三百七十八名淺船三十一隻運糧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九石六斗四合

龍江右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一員旗軍四百八十六名淺船四十隻運糧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二石三斗四升八合

廣洋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所鎮撫一員百戶一員旗軍四百三十六名淺船三十六隻運糧一萬五百七十石九斗七升六合

江陰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一員旗軍三百七十八名淺船三十一隻運糧一萬七千六百九十九石六斗四合

此總舊無因北直隸總兼故分江南總爲二其建陽宣州新安安慶九江五衛舊隸江南總兼太平今龍江左龍江右廣洋江陰五衛則自直隸總撥來

山東總

臨清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六員旗軍二千五百九十三名淺船二百五十八隻每年該造二十隻分運糧七萬九千五百七十九石五斗八升四合

平山衛　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七員旗軍一千二百十六名淺船一百四隻每年該造十一隻分運糧三萬一千八百七十石二斗七升六合

東昌衛　指揮一員千戶三員百戶二員旗軍一千七百五十八名淺船一百七十五隻每年該造一十七隻五分運糧三萬三千二百七十二石一斗一升六合

濟寧衛　指揮一員千戶五員百戶五員旗軍二千二百四十六名淺船二百二十四隻每年該造二十二隻四分運糧六萬八千九百五十六石三斗九升二合

兗州護衛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旗軍六百名淺船六十隻每年該造六隻運糧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一石三斗

東平所　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七十八名淺船二十七隻每年該造二隻七分運糧八千五百三十五石一斗五升二合

灤州所千戶一員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五十五名淺船二十五隻每年該造二隻八五分運糧七千八百二十九石一升

遮洋總

通州左衛百戶一員旗軍二百三十三名淺船二十三隻每年該造二隻三分運糧四千八十九石

通州右衛千戶一員旗軍九十九名淺船一十隻每年該造一隻運糧三千四十三石

神武中衛百戶一員旗軍八十名淺船八隻每年該造八分運糧三千四百五十九石

定邊衛千戶一員旗軍八十五名淺船九隻每年該造九分運糧二千六百一十三石六斗六合

天津衛千戶一員旗軍一百四十五名淺船一十五隻每年該造一隻五分運糧四千四百五十八石

天津左衛千戶一員旗軍一百二十一名淺船一十二隻每年該造一隻二分運糧三千七百二十石

天津右衛千戶一員旗軍九十八名淺船一十隻每年該造一隻運糧三十一十三石

德州衛指揮一員千戶六員旗軍五百二名淺船五十隻每年該造五隻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石

德州左衛指揮一員千戶四員百戶一員旗軍五百一名淺船五十隻每年該造五隻運糧一萬五千四百二石

徐州左衛指揮一員旗軍四百二十名淺船四十二隻每年該造四隻二分運糧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四石八斗四升

泗州衛指揮一員旗軍八百四名淺船八十隻每年該造八隻運糧二萬四千六百八十四石四斗八合

淮安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五百七十六名淺船四十八隻每年該造四隻八分運糧二萬七千四百二十七石九斗六升八合

大河衛指揮一員百戶五員旗軍九百九十名淺船八十一隻每年該造八隻三分運糧四萬七千一百四十一石八斗二升

高郵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旗軍三百[illegible]名淺船三十八隻每年該造三隻八分運糧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一斗

揚州衛指揮一員百戶四員旗軍六百四十八名淺船五十四隻每年該造五隻四分運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四合

長淮衛指揮一員千戶二員百戶二員旗軍六百四十八名淺船五十四隻每年該造五隻四分運糧三萬八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四合

舊隸十三衛今撥水軍左龍江左龍江右廣洋江陰五衛爲上江水軍右應天横海三衛爲下江所存惟淮安大河高郵揚州長淮五衛併入舊北直隸德州以上九衛及分徐州左泗州官軍船隻共隸十六衛

漕運通志卷之四

漕運通志卷之五

漕船表

三代以下國用之資莫大於漕運漕運之器莫大於舟楫漢之漕舟未有詳考然永光間河決民溺詔謁者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以賑之厥後五鳳中耿壽昌議欲近糴關內之粟築倉理船費直百萬萬餘則其數之多固可類推矣迨夫後魏議者奚汾華等郡車絹帛易造漕船凡一船餘絹疋七十有八布七百八十歲省甚廣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唐劉晏領漕事乃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江汴異運歲漕甚利初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創船場執事者衆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患吾多而減之者半猶可也過

此則不能運厥後五十年卒如其言宋初詔當米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於是諸州歲造運舟至三千三百餘艘分綱而運江汴各有攸屬久之寖弊發運使許元奏言近年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勑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如故事既而諸路綱亦不集數降詔切責又詔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期年功各造船補足至期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江江船亦不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訖冬坐食苦不足皆盜船財易錢以自給船愈壞而漕愈不及元開廣新河以運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平灤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寧河及以朱清之議乃造平底河船六十艘運糧四萬餘從海道至京師久之遂罷河船而專海運矣迨我

朝洪武永樂年間海船河船大小無定數亦不一甚務

造如今所謂清江衛河二提舉司皆當時成議以爲
便宜可久者累
朝損益至正統間江南江北始限造船一萬一千七
百有奇清江十九衛河十一後清江該造之數復析
淛江南直隸等衛俾歸自造隸清江者惟南京鎮江
江北直隸諸衛所而已每船料取諸江西湖廣四川
福建直隸徽州諸郡縣民苦解納公私俱困軍士亦
往往有支料不敷展轉賠補之患有司以

聞
朝廷采群議湖廣荊州淛江杭州直隸太平府委部
官抽分以充清江衛河造船之用淮安抽分則本司
自領之每歲例得銀二萬六百七十兩蘇揚淮三府
人匠銀三千三十兩歲額造船五百二十三艘江南
諸省府不在例數內既而漕臣復建議增入官銀二
千二百七十兩統計月給銀二萬六千七十餘兩并
各軍士舊自辦銀二萬三千七百餘兩合而歲用銀

五萬兩有餘而量士云蘇矣是故制有廠地料有歲
辦艘有定數造有定期有匠有式有等有號有草場
以資其用有抽分以益其費舟楫既利南北會通自
剏木以來莫過今日猗歟盛哉作漕船表第五

船數（通二千二百四十四）	會	限式	等號
南京衛分（一千七百六十）	一千艘每船一隻	十年一造者爲裏河淺船	等之分有三　天順間始蓋先年軍旗不分貧
江北直隸各衛所（二千六百九十四）	杉松榆栗楷雜等木丁線鐵作桐油石灰艌麻共四萬九千七百一十五斤枝箇條斤兩錢	爲遮洋海船　裏河船任儀真瓜洲淮安清江船下木交錢造與遮洋船以其俱不過數枚十年一造小者不	第一等給料成造後因逼害始分極貧頗過二等過成造之年將定撥過料給料自行廠造料有不敷通官糾爲措置俾與本
中都留守司（八百六十八以上俱隸清江）	什物　絡麻苘藤棕毛此四千四百八十斤兩	泰以後所給者五年杉者十年株楠雜木者七年一造大抵杉木松二雜一改自成化十六年始定便用楠木	軍自補名爲旗從撥給者送本衛交官給撥舉川官銀并軍士原辦銀造完給軍領駕千爲廠遺

山東都司
七百七十三原額于衛河今改于淮江

浙江都司
二千四十七隻于蘇州設廠

江西都司
八百九十九隻于九江設廠

湖廣都司
七百五十九隻于武昌等府

四百料鑽風海船一隻
杉松桅木鐵力楷木舵桿等木丁線雜作桐油油石灰艌麻共二萬三千六百三十二根枝箇條斤兩錢

件物
紵麻苧麻棕毛白麻共六千六百七十二斤兩錢

近定造四百料淺船一隻

料不等
大約同前除什物外共用銀一

五年一造者

爲江南船
昔爲外江船因其往回經攝二次故也

船
底長五丈二尺
頭長九尺五寸
梢長九尺五寸
底濶九尺五寸
船底頭濶六尺
梢底濶五尺頭
伏獅濶八尺梢
伏獅濶七尺梁
頭一十四座底
板厚二寸棧板
厚一寸七分釘
用八三釘龍口
梁濶一丈深四
尺
使風梁濶一丈
四尺深三尺八
寸後斷水梁濶
九尺深四尺五
寸兩廠共濶七
尺六寸

號之分有五
永樂宣德間造
于湖廣者爲湖
字江西者爲江
字浙江者爲浙
字徽州等府者
爲徽字寧遠等
天順間照各總
類編係民造者
爲民號軍造者
爲軍號又有造
于提舉司爲運
號遮洋過海船
爲遮洋號今用之

江南上江
八百五十九隻于安慶等府共南京衛分著造于清江廠
百八兩六錢

江南下江
八百六十三隻于蘇州等府共南京衛分著造于清江廠

遮洋
五百二十五原造于衛河今改于淮江
原係大船如前數後改中樣船如今數

廠地　草場　軍餘（用工辦料）　人匠

淮安　京衛一處　南京衛分　蘇州府

工部監督
在清河縣尾店鋪東至大倉庄
七百七十二二八百一十五
二千一百六十

居其中
其僚三總廠分
衙有官事分預
房各衙有廳號

南京在廠
東
其餘十四衛
官十一員

中都在廠
西
其衛十一委官
十二員

南直隸廠
在廠西
北衛十五委官
十五員
右三總各推千
百戶一員兼提
衛文移文案提
推二員總之其

西至清河淮浦洋
塘南至三汊河
石家蕩北至淮
家莊

中都一處
在清河縣淮河
南岸西至滿起
洪澤大衛口止
長六十里闊十
八丈

直隸一處
在清河縣淮河
東岸東至月河
西至趙信等民
地南至蔣家莊
北至[illegible]滿長十
里闊一十八丈
初清江廠房
新增垣俱給官
料修蓋平江伯
陳衛路兼掌
其場三處分廠
分派一處遂等
提督依所辦事
用之 之

一辦料六百五十
七每名辦銀四
兩共銀兩二千
六百二十八

中都衛分
六百五十
用工一百二十
七[illegible]
十[illegible]
共銀兩一千九
百二十八

直隸衛分
千六百七十三
用工一百八十
五辦料一千四
百八十八名辦
不等共銀四千
六百五十七
右清江衛餘共
七千九十七名

淮安府
五百六

揚州府
一百四十八
右清江廠下
八百四十四名
每二年一班三
個月每年一千
四百二十名共
該二百五十五
名半每名[illegible]
丁後准衛[illegible]
進納銀一兩八
錢無則[illegible]

河南布政司
二百八十四

山東布政司
九百

鳳陽府
二百二十[illegible]

北至[illegible]河[illegible]
[illegible]河[illegible]之所
今[illegible]衛分之[illegible]
淮故臨閘為界
凡東西二十里
係廠地也

臨清

工部監督

居其中
其委三總廠各
衛有官更居宿
房舍并有廳號

北直隸凡
九在廠東
委官四員

山東凡七
在廠南
委官四員

遮洋凡十三
在廠北南

山東衛分
一百九十四
用工二十九名
料一百三十五
每名辦銀三兩
共銀兩四百五

北直隸衛分
一百五十一
用工七十八名
料七十四每名
辦銀三兩共銀
兩二百二十二

遮洋衛分看
廠十三
餘新
右衛河軍餘
共三百五十
九名

揚州府
四百一十六

廬州府
一百八十

徐州
一百四十

滁州
二十

右衛河廠共
二千三百一
十八名輪班
六千二百二
十八住坐九
十每年五百
六十名納銀
同前[illegible]

每年本處輸
官一員總軍
糧守下

右三總委指
揮一員總之
其地在衛河
東岸衛河漳
衛之所會蓋
北方之要衝
控扼鄆衛滁
西北凡五里
俱臨地也

漕運通志卷之五

漕運通志卷之六

漕倉表

漕之法莫善於轉般莫不善於直達稽之於古漢漕關東山東之粟悉從渭而上故河東有糧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舟五百艘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皆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迨後魏邸閣之法立歷代相因在唐則於水次有集津倉有洛口倉有含嘉倉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不則暫貯以待以及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河口操舟便宜無有傾覆唐之運於斯為盛在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曰通濟曰富國等凡十倉則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曰永濟曰永富者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者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曰廣積曰廣儲者則受曹濮所運謂之北河又置轉般倉於眞楚泗三州而江南之船至三倉而止汴[illegible]

輸京師故大中祥符間歲漕至七百萬石可謂極矣一變直達又涉歲月姦費互作而委積發運名浮於實遂啓胡人之亂元都幽燕變爲海運而白河一道接運徐至在河西務則有倉十四通州則有倉十三河倉則十有七是皆重於轉般也我

國家監於前代其漕運之敖倉也在京通者則有總督太監戶部尚書或侍郎巡倉則有御史發糧則有員外郎監收則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各有人焉所以統儲天下之粟以資國用也在淮徐臨德者監收則亦有太監有主事以至倉使攢典亦各有人焉所以分貯天下之粟以待轉運也及後轉運變爲兌運又變爲長運至今其間因時便宜爲軍民計者固周且密然竟疑於直達也議者謂轉運則民有往復出納之擾長運則軍有守淺阻凍之困利害蓋相當焉於是作漕倉表以俟觀者損益云

京倉 說

舊太倉　在東城[redacted]坊總督發糧二廳及銀庫在焉

百萬倉　在東城[redacted]坊

南新倉　在舊太倉前西倉連絡

北新倉　在百萬倉後

海運倉　在舊太倉北門相對

祿米倉　在東城[redacted]坊

新太倉　在海運倉西

廣備庫倉　在西城[redacted]坊

通州倉

大運西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敖二百三十座計一千六百五十間南北西三門每門軍官一人辦事官一人軍十人

大運南倉　永樂間設在新城敖一百二十座計五百一十間北東二門同前

大運中倉　在舊城敖一百三十[illegible]座計六百九十七間南北東三門同前

大運東倉　在舊城敖四十一座計二百五間東西南三門同前

淮安倉	徐州倉	臨清倉	德州倉
常盈倉 永樂十三年建在清江浦河南岸廒八十座共八百間	廣運倉 宣德五年增在城南一里建置上同廒一百座共一千間今存五十一座共五百一十間	廣積倉 在今城內建置上同廒十二座共十百二十間 先是永樂四年於廣積分廒十座共一百間設倉曰臨清今復併一	德州倉 舊在州城北門外建置上同正統移置城內東西分為二東倉廒二十九座共二百六十三間西倉廒一十三座二百二十七間

漕運通志卷之六

漕運通志卷之七

漕數表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內無有輸於千里之外者秦廢封建而漕運始興其數亦視國之侈節以為盈縮焉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元封元年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萬石明年又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三十萬石睿宗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漕減至李巽復如之宋太平興國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景德三年以李溥之請定制為六百萬石天聖間則又以吳耀卿言減五十萬石元漕三百萬餘石至我

國朝歲運定例四百萬餘石較之歷代是為中制然其為支為兌為改兌為本色為折色或遇事變為減留為借撥為蠲免雖無定則而數則常盈焉於是作漕

數表第七

歲數	派數	運數
洪武三十年 海運粮七十萬石于遼東	浙江布政司 兌運六十萬石每正粮一石加耗六斗十六升 改兌三萬正粮每石加耗四斗二升	浙江都司把總 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
永樂六年 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于北京		
十二年 接運海運四十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 衛河儧運粮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于北京 衛輝府倉一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一石 德州等倉二十四萬八千四百二石	湖廣布政司 兌運二十五萬石每一石加耗六斗六升	湖廣都司把總 三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合
	江西布政司 兌運四十萬石加耗同前 改兌一十七萬石加耗同前	江西都司把總 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一斗八升八合

歲數	派數	運數
臨清倉三萬八千七百五十三石	山東布政司 兌運二十八萬石每一石加耗三斗一升 改兌九萬五千六百石每一石加耗一斗七升遮洋官軍兌者一斗五升	山東都司把總 二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二石三斗八合
宣德八年 儧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		
十六年 會通河儧運淮安等處常盈等倉粮四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五斗于北京等處	河南布政司 兌運二十七萬石每一石加耗三斗一升 改兌一十一萬石加耗同前遮洋加耗亦同前	遮洋把總 三十萬石
正統二年 儧運粮四百五十萬石支一百六十九萬八千二百六十五石 淮五十萬三千六十五 徐二十四萬八千 臨三十萬 德五十萬 兌二百八十萬一千七百三十五石 通收六分 京收四分 林南東店倉收二十萬	應天府 兌運十萬石 改兌二萬八千石	南京二總 其一把總 二十七萬六千一百九十五石一斗九升二合
	蘇州府 兌運六十五萬五千石每一石加耗五斗六升 改兌四萬二千石每石加耗三斗二升後七府耗同	

景泰二年 儧運粮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松江府 兊運二十萬三千石 改兊一萬九千九百五十石

其三把總 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六石四斗二升四合

七年 儧運粮二百九十三萬九千五百石 支一十一萬六千二十石三斗 兊二百八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石

常州府 兊運一十七萬五千石

內遮洋三十萬石薊州倉收二十四萬石京通二倉收六萬石

鎮江府 兊運八萬石 改兊二萬二千石

江南二總

上江把總 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五石六斗九升四合

天順四年 儧運粮四百三十五萬石 支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 兊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二百石

安慶府 兊運六萬石

遮洋三十萬石薊州倉收二十四萬石京通二倉收六萬石

寧國府 兊運三萬石

下江把總 二十九萬一千五百四石九斗六升

池州府 兊運二萬五千石

成化八年 儧運糧四百萬石 兊運揚州等府有災無兊米一十五萬二千石弁淮徐二倉支運米二十萬八千二百九石五

太平府 兊運一萬七千石

廣德州 改兊八千石加耗三斗二升

斗實運支兊北三百五十四萬九千九百九十石五斗內隨路寄收一百九萬五千七百七十石 天津倉四十八萬七千石 德州倉十九萬一千一百餘石 臨清倉二十四萬一千八百石 東昌府倉一十一萬二千七十餘石

揚州府 兊運六萬石每一石加耗四斗六升改兊三萬七千石每一石加耗二斗七升後二府耗同

江北二總

其一把總 二十八萬八千四百四十五石二斗九升

淮安府 改運二萬五千石加耗同前

濟寧倉六萬六千八百餘石京通倉收二百五十四萬二十石五十

弘治二年

漕運糧四百萬石

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支運倉糧七十萬石

鳳陽府

兌運三萬石每石加耗同前

改兌三萬三百石

廬州府

兌運一萬石每石加耗五斗六升

其二把總

四十九萬三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四合

正德六年

漕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六十一萬二千石支運倉糧六萬七千石

徐州

兌運三萬石每石加耗四斗一升

改兌一萬八石每斛一石加耗二斗二升

中都留守司把總

二十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二合

嘉靖元年

漕運糧四百萬石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六十一萬九千四百石支運倉糧七萬八千六百石

漕運通志卷之七

漕運通志卷之八

漕例略

凡制國必有成法法久必壞壞必更始然後例生焉例也者所以輔法而植事者也故觀法可以知其常觀例可以知其變易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重變也

輯漕例略

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二年　命總兵官一員副總兵官一員統領官員海運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閘淺遲誤海船回還令於小直沽起蓋蘆囤二百八座約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起蓋倉囤一百六十間約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

三年令總督糧儲官於天津衛城北造露囤一千四百

所
五年令山東布政司量起夫車將濟南府并濟寧州倉
糧運送德州倉候衛河船接運
六年令海運船運糧八十萬石於京師其會通河衛河
以淺河船相兼轉運
八年令湖廣江西浙江三處倉糧除本處支用其餘糧
本部差官督各該司府起運
十二年令湖廣造淺船二千隻歲於淮安倉支糧運赴

北京其太倉舊納糧悉改納淮安倉收貯
又令北京山東山西河南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俱選
官軍運糧各都指揮一員統領
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常鎮等
府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及供給　內府等項之
數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赴淮安倉。揚
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徐州
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運赴

濟寧倉令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
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
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
北京
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至徐
州置倉收囤。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置倉收囤。
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交收淮安
常盈倉徐州倉本部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備

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備運止一尖一平
定為例
又令各衛所運糧官軍行糧每名不分遠近俱支
三石
先洪武二十六年以前海運官軍自三月十五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每員名日支口糧米二升二合七年以後月支四斗永樂十六年禮部尚書呂震等議浙江江西湖廣等衛官軍仍舊運糧不敷人數於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應天和州等處丁多民戶內起取幫運照例支與行糧
十六年令浙江湖廣江西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常鎮等

府所屬税糧除存留及起運兩京外餘糧坐撥二百
五十萬石令糧里人戶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
西務等處上倉
又令沿河閘壩每三處差御史一員儹運
十七年令侍郎副都御史幷武職大臣各一員催督浙
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起運糧儲仍令各部差
郎中員外郎等官分投整理
二十一年奏准每歲漕運以兩運赴京倉一運赴通州

倉交收
洪熙元年令官軍運糧船內許附載物貨資給盤剥折耗
之費
先洪武中令許運糧船附己物自給官司毋得阻
當成化二十二年都御史馬文升申明之天順八
年令運軍一名免餘丁一名幫貼不許別差如本
戶無開丁於屯種摘撥餘丁運糧者亦於本戶內
摘除屯操一丁
係將楊茂議也
宣德二年令運糧軍船工部及諸衙門不許撥載他物致
誤儹運
又令浙江江西湖廣幷直隸蘇松等府起運淮安徐
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軍士於淮安南
京倉支運
本年差侍郎五員都御史一員催督浙江等布政司
直隸蘇松等府民運糧及淮安等倉官軍支運糧
三年奏准各都司衞所不差原委管及軍缺不補者正
官幷首領官俱罰俸半年
又令各都司衞所選委指揮等官專一提督運糧不

許別項差操軍士缺即爲撥補
四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
安倉蘇松寧國池州廬州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七
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
鳳陽及滁和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貯臨清倉
令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徑赴北京
其儹運軍船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淮安上糧民船
十抽其一徐州十三抽一臨清十五抽一給與官軍

兼舊船運載

本年差侍郎都御史少卿郎中員外郎等官催督各
司府衛運糧儲

五年奏准運糧官軍船南京中都留守及直隷衛所於
淮安修理山東等都司於臨清修理湖廣江西浙江
都司皆回原衛修理有司給與材料

又令河南南陽懷慶承運二府糧運於臨清倉開封
彰德衛輝三府糧運於德州倉交收

又令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及原漕運都指揮選委管
運官員軍多衛分指揮二員少者一員

又令江南民糧兌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仍量其
遠近給與路費耗米

六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僉撥民
丁及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運軍共通二十四萬五
[illegible]運
[illegible]南京各衛會同該府堂上

在外會同各都司按察司堂上官及中都留守司直
隷衛所點選運糧官軍并督運官員不能撫卹以致
逃故者從總兵官處治所虧糧仍令補還

七年令官軍運糧各於附近府州縣水次交兌江南府
州縣民運糧於瓜洲淮安二處交兌河南所屬民糧
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船官軍領運。

先時蘇松等府歲運糧俱送淮安等倉交收官軍各駕空船赴倉支領民有往復之勞軍無脚耗之利諸倉既收支效經費無益是年議處諸府州縣各於附近水次蓋設倉厫浙江蘇松等衛船各回

本司府地方領兌南京并江北船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俱於小灘領兌山東濟南州縣各於德州領兌東平等州縣於安山領兌沂州等州縣於濟寧領兌其餘不次頗多做此民糧送納淮徐臨德諸倉者仍支運十分之四

開揚州白塔河

置新牐潛家莊大橋江口四牐江南糧船由常州府西北孟瀆河過江由是河至灣頭入漕河以省瓜洲盤壩之費正統四年河淤淺糧船不行及減漕水河口遂閉十年因御史吳鎰言於大橋牐築壩車船後亦廢成化十年令議挑濬河口淤泥拆大橋牐改造通江留潮新開三牐又築欽壩二座隨水漲落以時啓閉後因水涸仍閉

又令增撥南京豹韜左等衛所各都司直隸衛所軍餘幷見運官軍共一十六萬撥運糧儲

八年令兌運民糧加耗湖廣每一石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江北揚州淮安鳳陽五斗徐州四斗山東河南三斗若民自運至淮安瓜洲等處兌軍者四斗

九年令漕運官軍有犯罰運淮安徐州倉糧赴京贖罪流罪五十石徒罪五等自四十至二十五石杖罪每一十五石笞罪每一十五斗

又令官軍運糧五百萬石以三分爲率通州倉收二分京倉收一分各該兌糧處布政司委堂上官二員按察司一員總理

十年令各處運糧官軍但有軟弱事故者於見操屯田官軍內兌補其提督運糧都指揮等官許乘糧船一隻管帶官糧

又令湖廣江西浙江耗米俱六斗南直隸五斗江北直隸四斗徐州三斗五升山東河南二斗五升

又令各衛官軍行糧止支二石

又令漕運總兵官每年八月赴京議事

又令各處起運京倉大小米麥先封乾圓潔淨樣米送部轉發各倉收候運糧到日比對相同方許收納

正統元年奏准兌運糧務二月以裏兌完其加耗江北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浙江蘇松等府民自運至瓜洲兌運者三斗七升淮安者二斗餘如舊

又令民運糧至瓜淮就令揚州府衛委官并該管撥見數交兌

又令浙江湖廣江西山東河南中都留守司并南直隸衛所官軍行糧照舊於本處官倉支給如倉無見在於存留糧內平糴兌支南京各衛於應天府原定各衛秋糧內兌支舊支二石五斗今增爲二石七斗山東河南北直隸路近者不增

今造船旗軍不與操守之事

總兵官都督武興等題歲運糧船損壞存有物料者於本處照産者分撥各漕舉司修造各幾官見前來用工貼辦新完舊壞運年不上運糧者存以依時休息令巡按御史將造船官軍嚴行點選守城操練選下船料無人管理以致缺船誤運合部查得前項官軍即係漕運之數難比雜役欲照舊存留奉

聖旨是欽此

二年令瓜淮二兌就近追給通關

會議民戴米至瓜淮兌運就仰揚州淮安府衙委官見數交兌出通關付糧里納戶收照

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有比試違限者俱住俸於淮安

會支該運糧米數赴京完納復職

又令犯罪罰運者仍運該運之數無力者發極邊衛

分

四年選改各衛門額外官河南按察司副使榮華仍留

催償糧儲

戶部

題奉

勅諭各衙門文武官員自令悉照洪武年間者司職掌官額選其無能者存留其餘悉送吏部改除欽此查得奏差河南副使榮華前去總兵官土谕處催償糧儲係本部帶俸官欲行吏部定奪奉

聖旨榮華還着催償

糧儲不動

五年賞運糧官軍鈔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六錠百戶所鎮撫五錠旗軍四錠如本處無鈔許齎本部勘合徐州並南衛分於淮安所屬州縣關支徐州並北衛分於衛輝府倉廩關支

令江南原坐淮徐倉糧願兌者聽

戶部題如耗照本處餘數運至瓜淮交兌若民不願者仍本倉上納

總兵官武興定九江等府水次

奏略曰九江等府兌糧水次在湖口縣邊臨大江風浪險惡運船難泊合移於鄱陽湖中岸羅家渡以便

軍民

令復河南山東委官提督河道泉源

總兵官武興奏略曰河南祥符龍口黃河并秦黃嵐池等口水勢接濟張秋徐州漕河原有工部主事辛泰提督山東徂徠等處泉源接濟漕運河原有郎中史鑑提督近俱裁革漕削係緊要去處合令河南布按二司各委堂上官一員山東令管河參政孫子良副使陳文華管理

運衛輝府倉糧於通州

巡撫河南侍郎于謙題衛輝府倉收各年稅糧見存一十八萬餘石年久損壞存二萬石備用其餘每石加耗二斗五升令官軍運赴通州倉收從之

六年令各衛兊軍民粮兊完就出通關若路途窎遠衛所於本都司出給通關填給勘合

令瓜洲置倉暫收江南兊軍粮

總兵官武興奏昔日江南蘇松常平府民運兊軍粮米俱存瓜州沿江灣泊江潮風颶曾有渰淡漂流累及無辜者合令兊粮州縣設法於瓜洲高阜地方起盖倉房暫收候兊戶部議宜從侍郎周忱斟酌民力整理

七年令漕運官軍若一衛有數船遭風漂流者委官覆實令衛改撥於通州及天津倉上納

減浙江沿海衛所運粮旗軍四千名備倭議撥補之

工部侍郎周忱題浙江沿海金鄉等衛所官軍專為備倭而設宣德七年以来摘撥九千四百二十五名裏河運粮緣衛所經隔路遠致将備倭之務廢弛正統四年奏撥杭州等衛所軍替回松門等衛所軍三千三百六名尚有金鄉等八衛瑞安等六所旗軍六千一百一十九名依舊運粮乞要關諮戶部會查得正統六年分備運粮四百五十萬石在京官軍人等支過粮四百六十七萬三千八百石運少支多難准減退合将浙江沿海衛分旗軍減退四千名守城備倭於直隸九江等衛所調撥二千名抵補減數外少二千名少運粮七萬石就令蘇松等府民運赴通倉交納奉

聖旨是欽此

八年令運糧船損壞撥附近地方産有物料於清江衛河提舉司修造每處工部差官一員監收督造各所仍差撥官軍蓋立廠房相兼匠作用工及貼辦物料

九年令各處民糧每歲該起運京師之數先儘本都司衛所兊運其有不盡者布政司坐撥各府縣輪流運送於淮安徐州臨清德州等倉交收

巡按御史陳鑑奏也

十年令許把總官乘坐糧船

總兵官武興奏提督運粮都指揮李琮等自永樂間合令官船一隻乘坐催儹近御史吳鑑奏革給與站船稟給緣驛船有限占住不便令於該管衛分摘船一隻量帶官粮乘坐戶部議從所言不給廩給明年山東把總都指揮狄敵奏仍要廩給脚力本部會議合照舊例兊粮之時總兵官各都司填給

符驗應付站船廩給兊完往給各乘坐船赴京交粮

令京庫折鈔銀布米弁南京倉糧改撥兊軍

戶部侍郎劉[redacted]奏今年南直隸并浙江江西湖廣俱有災傷無徵數多不勾儹運合将原坐南京各衛倉粮内撥四十萬石并京庫折鈔銀布米内改撥補湊務全儹運從之

十一年差戶部主事一員於各處提督軍民兊糧

十二年令遮洋船順帶綿布花絨至林南泉店支給軍士

闕白綿布一十萬疋綿花絨五萬觔
薊州官庫收貯聽候給用至今行之

令南京水軍左并淮安等衛所軍運糧於近京倉收

戶部題南京水軍左并直隸衛[illegible]
十萬石將一十二萬六千石[illegible]
萬二千石一半[illegible]
常盈倉收遮洋原[illegible]黑豆[illegible]

十三年令各處兌運民糧每[illegible]一石[illegible]

安等處倉支運者每二[illegible]

二倉每百領除損耗止納一十領

令兌運糧料於東安等門并[illegible]六[illegible]

門及京倉收六分還州倉收四分[illegible]

徐州臨清[illegible]　關支[illegible]

東[illegible]倉收十[illegible]

奏[illegible]處原[illegible]

徐州[illegible]

[illegible]

收兩平斛放支民糧送納臨清淮安倉者每石俱一

尖一平斛收兩平斛放支官軍儧運俱一尖一平斛

支赴京通二倉交收

令湖廣江西浙江加耗俱六斗五升南直隸五斗五

升江北揚州淮安鳳陽四斗五升河南民糧於蕭縣

水次兌者四斗民自運至瓜淮等處兌軍運者三斗

其運料豆加耗亦准此例

令明年該運糧以三分爲率支運一分

戶部奏准徐臨德四倉見貯糧三百二十二萬石
除正統八年以來所收減恐陳腐合令官軍將正
統十四年該運糧以三分爲率兌運民糧二分於
各倉支運一分高郵以南都司衛所并泗壽鳳等
衛分淮安常盈倉徐州德州
以北衛分德州倉支

河決汴梁東北趨漕河決沙灣東隄

命工部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繼塞之

十四年

命鄒幹湯節送糧船回

戶部題將運糧軍存留在京操備旗軍內選軟弱
之數駕船回還奉

亦皆是奏鄒幹湯節去整理送交與
徐恭畢鄒幹湯節着回京來

暫令蘇州府屬縣里出一夫運糧替運軍操守

因蘇州
衛奏也

運糧旗軍留京操練明年糧改委有司官督糧里人

等運納

戶部擬奏也浙江郎中盧欽江西郎中陳翌提督
運納山東河南湖廣并江南江北蘇松淮揚等府
州從尚書
周忱酌派

景泰二年始

命都御史王竑總督漕運

與總兵官參將同理其事自通州至
揚州水利有當蓄洩者督所司行之

命總督漕運都御史王竑兼管巡撫監督常盈倉糧儲

戶部題該吏科給事中李埼題准揚廬三府徐滁
和三州就令漕運都御史王竑兼管巡撫監督常
盈倉糧儲將員外郎馮謹取回郎
中虞欽所理係京儲仍令督運

四年

命左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沙灣決河五年塞成

勅總兵官徐恭都御史王竑徐有貞整理糧船

戶科給事中盧祥題要將浙江等處該徵民糧量
數起運蘇松淮徐濟寧等倉收貯

聖旨是便寫勅與徐恭王竑徐有貞上緊去整理前項糧
船今年務要過盡時有貞以治河在張秋故有是命

令蘇松常鎮等府民糧自運至瓜洲兌軍者加耗四
斗五升淮安兌軍者四斗

五年令河南山東布按二司管糧官催督兌運軍糧青
州濟南二府運送德州倉兗州東昌二府及河南布
政司所屬運送臨清倉每石加耗四斗

令山東河南布按二司各委官一員督徵兌運糧一

員分同戶部主事收受

巡撫山東刑部尚書薛希
璉等題恐挾和糶糴也

令每衛指揮一員分番修船運糧

總兵官徐恭奏江南船隻經涉江湖車壩損壞原
撥各衛掌印官措料協同整理近年多不遵守往
往稽遲起運先年各衛所有指揮二員運糧後暫
停止今合照舊每年一員管運一員整理船隻聽
候下年輪運
衛千戶所亦同

七年令揚州迤南衛所運糧官軍每員名支行糧三石
淮安迤北衛所每員名二石

差侍郎同郎中員外郎催儹
戶部洵後本部侍郎孟[redacted]題先帶郎中蕭昱差遣
不敷今本部員外郎夏時先差沿途直抵湖廣整
理攢造本到將本官存留在
彼同蕭昱分投催儹糧草

天順元年

命總兵官徐恭兼理河道
先是總兵官徐恭題換
制勅奉
聖旨河道既有部裏委官及御史管理只着徐恭專管漕
運換勅與他欽此既而恭力陳欲尊平江伯故事兼理
河道事下工部議漕運與河道事實相須令恭
兼理河道有與本部委官相干之事令所在官司
抄案轉
行從之

二年開薊州河十里例三年一濬
大河衛百戶閔恭言
命都督宗勝御史李敏計事李尚發軍夫萬餘開河自新
開沽至薊州四十里中十里先是河兩頭皆通惟
此不通薊州糧由直沽海口涉歷海洋船多覆沒
至是由此以達船
糧無虞公私便之

刑部復差官理漕運刑名
總兵官徐恭題漕運衙門詞訟繁多先年奏差行
在刑部郎中劉禮讓提督兌糧管河兼理刑名後
差官掖管近都御史王竑奏減取回就委有司官
問理內有干繫佑揮等官不便合令該部選精號
刑名郎中或主事
一員照舊管理

復令清江衛河二提舉司匠役二年一班
先年原撥蘇淮二府各色共四千名二年一班二
千名在廠上工造船近因新編勘合該四年一班
班稀匠少造船不起總兵官徐恭奏准
正統間例二年一班戶部會議依擬

復差御史按察司官整理河道
總兵官徐恭題也戶部議濟寧迤南差御史一員
整理濟寧迤北添除山東按察司副使一員專管
北直隸河道就令長
蘆巡鹽御史兼管

四年令運糧官軍雜犯死罪者比流罪加納米三十石

共八十石於淮安徐州倉支運

六年差侍郎楊鼎催儹糧船量宜收貯
太監牛玉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寒冷河道將凍糧船未到的着侍郎楊鼎
上緊催儹不要凍阻了回船便寫勑與他戶部知道欽
此其
勑書畧云如今河道將凍糧船未到通州者尚多今特命
爾前去看視催儹可到天津者就於天津收貯可到德
州者就於德州收貯量留
耗米以待下年帶運

令德州天津河西務各收來運糧
戶部題糧船來遲恐致凍阻故也將南昌左等三
衛德州收荊州左等六衛所天津收寧波等一十

二衛所河西務收

七年令運糧官軍犯罪者照例納米收贖罷淮徐支運

糧例

八年令官軍運糧或遇風水不測損壞船糧若在百里內者務要府州縣正官在百里外者許所在有印信官司勘實結申總兵等官處如有詐妄罪坐原勘官糧米仍以原定分數交納

成化元年以荊州等五衛官軍兌糧運荊襄備用暫令各衛支運補之

先是襄王奏封內房縣賊衆猖獗有旨將荊襄安陸五衛運糧官軍存留本處操守殺賊戶部議奏支兌糧數分派見運官軍附量運赴通倉上納兌數繼該襄王奏奏旨就將五衛兌糧委官部運荊襄備用至是兵科都給事中袁愷奏該支運少之數在淮安常盈倉支補運軍不敷撥空船餘丁代運一遭

令各處運糧旗軍附帶土產物貨河西務張家灣等處免其稅課

三年定淮儀瓜二港之例

先是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壩下東西二港江潮往來涌沙塡淤舟不蔭壩船不得過是年始定例每三年冬月河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令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衛所并南京各衛俱於本處支行糧三石江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安慶六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八衛俱於淮安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高郵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徐州左六衛俱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遮洋船并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於南京各衛倉大河等五衛於淮安常盈倉山東於臨清倉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衛於德州倉支米二石

六年濬煙墩橋河至三里河作平水壩置船盤剝

先是兵部奏略曰通州張家灣河道上接潮白等河每年山水泛漲損壞糧船數多况此岸埽塌逼近民屋無處下椗繫船止用繩纜互相連繫一遇風浪俱被衝流今年水漲將徐州淮泗等衛運船衝壞漂流糧米淹死人命甚爲不便看得京城南原有三里河道通張家灣煙墩橋自橋往西跳濬深闊二十餘里卻將煙墩木橋改作閘橋糧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壩三四截於內置偏淺剝船令運船由此盤壩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脚數百萬乞

命工部遣勘明白將南京操備旗軍暫
借分工興事誠爲經久之利

七年始令瓜淮水次兌運官軍下年俱過江就各水次

兌運

總督蘇松糧儲都御史滕昭奏該應天蘇松等府糧長徐漢等各告近年民運過江瓜洲淮安二處水次兌軍并淮安府常盈倉上納糧米俱照該部原定加耗則例起運又加盤用船車等米每年於十二月以裏運赴前項水次但軍船先後不齊民人守候月日難論未免將糧入倉或被人盜取其該納常盈倉之數又被官攢刁蹬留難需索要將成化七年分民運瓜淮二處兌軍并常盈倉上納糧米俱令官軍過江就於各該水次倉分照其交兌每石照依江南京軍兌糧則例増與加耗又再加船脚盤用等米及將該運常盈倉糧亦照各年加耗就彼支與官軍領運戶部議得常盈倉糧已議就彼支與官軍領兌瓜淮二處兌軍糧米准令官軍過江就各水次倉交兌每石除加耗外再添脚價米六升

議修蘆溝橋河決隄

工部題據本部主事沈能呈奉本部劄付順須土作頭并督同天府委官人等親詣蘆溝橋衝決隄岸處所踏勘得衝開兩岸決口五處共六百七十丈五尺淹沒官民田地不計其數其西一處衝開向北通行大路水流成渠往來涉水東一處衝成河道水流湧急直入南海子弘仁橋等處尤爲緊要其餘三處俱係低窪俱合修補築塞緣所用工料浩大春據里老人等供稱前項隄岸專以防禦西北後山一帶水患正統年間被水衝決之時

欽差內外大臣起撥軍民夫役二萬餘名修築方得完成今又衝決若不趁時修築閉塞夏秋水漲爲患愈甚將丈量過衝決缺口畫圖貼說計算合用料開呈到部查得先該都知監左監丞將等題本年二月初九日以來河水漲發將淤當河口椿木衝開三丈臣等看得海子內沙河係春水泛漲蓋因成化六年被水衝開蘆溝橋南東隄漸成河道未曾閉塞恐山水泛漲衝毀橋梁要行修築已經踏勘今看得衝開岸口係南北總路有礙經行況接連南海子弘仁橋等處尤爲緊要不早修治貽患非小欲將合用椿木行令蘆溝橋抽分局抽有松木并長柴板片書數存留備用稍囤梢芭石塊撥人於附近山場採取編織撥運白麻於丁字庫關支蔴麻於本部收貯數內支用材木於蘆溝橋分局選用該用人夫一萬名後軍都督府於屬衛起軍餘一千名兵部行五軍三千神機等營次撥官軍內撥八千員名於順天府起民夫一千名各委官管領限本年三月十五日興工修築戶部照要兒渡口事例於附近倉分每月支口糧四斗仍

勑文武大臣各一員提

督工完奏繳

始築淮安清江壩

是年秋淮河泛漲灌入新莊閘口至清江浦三十餘里淤淺不通遂築壩於清江浦北以蓄水令糧船俱由淮安東北仁字義字二壩車過又於浦東西置二壩以助不及

八年請浚揚州至淮安湖塘

總理河道侍郎王恕題畧曰看得揚州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原止藉高郵邵伯等

湖所積雨水接濟湖身雖與河面相等而河身比
之湖面頗高每遇乾旱湖水消耗則河水輒爲之
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面濬深三尺則雖
乾旱亦不阻船前項河道自南至北四百五十餘
里中間除深闊不用挑濬外其淺窄可挑濬去處
尚有二百餘里約用九萬餘工每人日給口糧二
升該用糧米一十萬八千餘石捲埽打壩共用椿
木一萬六千餘根草二十餘萬束及看得高郵湖
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俱係軟而隄
岸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
人命不可勝紀況前項隄岸之外地勢頗低再添
三尺闊一丈二丈起上以爲外隄就將內隄原有
減水閘三座改作涵水閘洞接引湖水於內行舟
仍於外隄造淺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不
無前患若興此役約用一萬三千餘工可完每人
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米一萬五千六百餘石合

用築隄椿木五萬四千餘根草二十三萬餘束造
減水閘并改造涵水橋洞約用甎石椿木等料并
工價銀二百餘兩又看得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
內通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户所富安等二十四鹽
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
千户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艙客商引鹽裝至
儀眞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
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不曾挑撈
加以天寒雨少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魚鹽柴米等
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
牛車脚價過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
民艱難以遺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
三百四十餘里俱用挑闊八丈深二尺約用八萬
五千六百餘工可完每人日給口糧二升該用糧
米十萬二千七百九十餘石再看得雷公上下塘
句城塘陂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蹟各有放水減

水牐座年久坍塌遺址見存近年以來止是打造
土壩攔水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
石牐一座減水牐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
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以上四塘共造放水板
牐四座減水牐八座除舊有甎石外約用甎石椿
木等料價值并匠作工價銀二千餘兩雜[illegible]山用
各塘見在人夫不以勞民動衆臣雖嘗詢之于衆
咸以爲若將此三所河道依前整理庶幾舟楫疏
通水無淺阻風濤之患而爲往來軍民無窮之便
但緣前項工程浩大合用人力錢糧數多況揚州
府地方連年災傷人民困窮倉庫空虛兼且邇來
玄象示警縣蕩化遊人心驚疑如斯之役未易輕舉須
候時和歲豐人力寬紓方可爲之惟修理陳公等
塘牐座一事既不可起倩人夫止用前項工價爲
之處易合無於本府收貯解京船料銅錢內委官
支給收買物料修造牐座亦可以蓄積水利接濟

運
河

請募車運通州糧赴京倉

總理河道刑部侍郎王恕題揚州地方河道乾淺
恐遲糧運合出榜召募有車之家趁今路乾支運
通州倉糧以完京倉之數待糧船到日將該運京
糧照數補還通倉奉
聖旨是欽此

命率涿州等衛官軍關支天津倉寄囤糧

戶部題成化八年官軍儹運本色糧尚有一百一
十餘萬石於天津等五處倉寄收加脚價耗米候
明年帶運緣糧多露囤恐春氣上蒸秋水泛漲或
風吹雨濕損壞虧折查得永平等衛官軍糧米俱

薊州通州倉關支合將各人該在通州關支之數照先年例就於天津露囤關支住其明年正月起月該關通州糧數仍加與原收脚錢自行雇脚赴德州等處寄收糧米行移漕運總督等官斟酌分派各都司衛所帶運免其京倉六分不給原收脚價俱支與原收蓆耗米以便交納原寄備所多增石數每石與原收耗米六升臨清東昌七升濟寧八升每石一尖一平放出仍一尖一平通州倉納

運糧軍缺許於城操雜差內選補

總督都御史張鵬題南京南直隸浙江等都司運軍每船止十名內精壯者艮懼艱辛中途逃回投託衛所官吏𨻶差新江口等處操備并當匠備倭等項卻將軟弱幼小貧難餘丁臨期撥補及到中途又復在逃以致缺人駕船負累同運合行南京各衛所并各巡撫直隸去處行巡按公同把總都指揮等官清查選補如是缺軍就於見在城操并雜差精壯軍餘內照名選補原係投託者查取上運若衛所仍將運軍餘丁更換別差者聽總督漕運等官先提首領官問罪軍職參提

荊襄該運糧摘令各衛包納

戶部題平江伯陳銳題成化六年戶部奏准湖廣荊州等衛存留操守該運糧分派各衛代運時稱無害今仍照舊備運本部議得官軍照舊存留該運糧仍派見在官軍包納

十年令官軍儧運上年寄收糧米准作支運之數

戶部奏允因成化年間官軍儧運求遲准將糧米寄於臨德等處陸續放支外尚有餘米着令官軍帶赴通州倉上納近因水淺不曾帶運合行總督運糧等官查照如果淮徐常盈等倉糧放盡將各處兌運并支兌數內有災除兌別項倉糧補數就將別項寄收糧米分派各都司衛所照數帶赴作作支運之數通州倉上納

令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催儧運船巡河等官縱容不理聽指實參奏

勑略曰該戶部奏今年河道有水糧船到者甚少顯是各該都司衛所把總官員縱容官軍在途買賣私貨故意遷延候至天寒凱以往來寄收對放爾等務要用心往來戒約及差人分投晝夜催儧計其程途遠近定與到京限期仍行巡河御史管河郎中副使等官一同用心逐節催行不許無故在彼灣泊運糧指揮以下官員有違犯者許巡河管河等官量加懲治巡河等官縱容不理亦聽爾等指實參奏

令軍衛有司管河官不許別項差委

總兵官陳銳奏沿河一帶有司俱有添設管河官員軍衛亦有委官管理無非欲其職有所專功有責成近被該管上司往往差遣理辦他務稍有遲違輒便加刑以此管河官員畏懼州縣奔走奏乞部將本等河道置之度外查得漕運官軍有犯俱送總督總兵官處徑自問理及官軍有故亦不許該管衛所擅自差遣令管河官與管運官事體相同合行各地方巡撫巡按并司府等官今後有司原設管河官員止令專管河道一應事務不許擅自差委有妨職業若與所轄官有犯徑參總照前

道轉發巡河御史管河副使等官問遲亦不許擅
拔私忿徑自提問其軍衞管河官俱以漕運衙門
選委常川管理倘有事故該衞所呈報漕運衙
門選補不許別項上司并衞所擅自更替從之

十一年令下年支運糧七十萬石減半折銀解納

戶部奏京通二倉糧米舊例四六分收成化十年
爲因通州缺廒議改京倉收七分通倉收三分令
該本部員外郎孫泰等呈查得成化十二年該運
糧米以四六分收則通州缺廒三十餘座三七分
收則京倉缺廒三十餘座欲令軍士打捲露囤未
免勞費會官議得二倉見俱缺廒合將支運糧米
七十萬石於水次倉支三十五萬石通州倉上納
其餘三十五萬石將原坐淮安等倉糧每正耗一
石折銀五錢八釐與官軍帶送太倉交收
其兌運糧照舊四六分撥京通二倉上納

加添軍代民運耗米

總兵官陳銳奏照得漕運官軍永樂年間俱於淮
安常盈徐州臨清等倉支糧轉運至宣德六年該
臣曾祖平江伯陳瑄奏漕運事內一件爲見民運
倉糧俱是遲至不免艱難經涉大江掣過西壩盤灘剝
淺費用數多每糧一石彼處徵收二三石方可發
納每年自十月起至次年八九月間方得到家有
誤耕種生理官軍郤又赴倉支出轉運彼此稽遲
不便欲將湖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縣該納前
項常盈等倉糧米令民運赴瓜江水次以近就近
兌與官軍領運等因節該欽奉
宣宗章皇帝聖旨都准他說欽此除欽遵外其湖廣布政
司每正糧一石外加腳錢耗米八斗江西湖江二
布政司七斗南直隸六斗江北直隸五斗徐州四
斗山東河南三斗是以民免遠運上倉之苦軍得

加耗盤剝之助而爲便益一向兌運近年以來兌
運民糧加耗比前日漸減少且如遠者每石原額
八斗今止得六斗五升近者六斗今止得四斗五
升至於三斗者查得其本年間爲因存留軍士在
京操備暫令湖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松等府民
夏赴京通二倉上糧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一石
三斗五升每民夫一人止運正糧十石每名又官
給盤纏銀一兩食米三石不及二三年間尚稱路
遠疲民續該巡撫蘇松都御史鄒來學奏
准仍令軍士代運臣等查得運糧軍餘每名運正糧二十
七石八斗零倉支四石六斗有零及遇火燒漂流
并買補不及船隻其糧又要顯派代運以一名運
糧三十四五石者有之比與民運多三倍而耗
米盤剝銀且又減少比民多運三倍之數今經五
六十年往來江湖晝夜償運不息寒暑無虛日無以
盤剝車腳之費雖有耗米不償所費只得揭借銀

兩買米完納送便與當產業鬻賣男女償還債主
尚不足且所情是以疲困至極若不從宜極恤委
的情實不堪乞
敕戶部合無將該兌各處民糧耗米照依先年事例加添
些復量增一斗以
甦軍士積年之苦

請議疏濬通州至京大通河道

總兵官陳銳右副都御史李裕奏欽奉
敕沂該爾等奏稱通州至京原有運河一道閘座見存但
年久沙淤閘座板石多有損壞今特命爾等會同
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詔從長計議
設法整理提督漕運軍夫自下流爲始逐一挑濬
修補閘座置立閘板成造船隻合用口糧并物料
匠作等件於各該衙門支給取用爾等須同心協
力務求成功不許虛應故事欽此臣等欽遵已於

本年八月初十日興工提督官軍挑濬至九月十
七日工完具題外臣等會議得前項河道今雖濬
通舟楫經行終恐歲久沙淤難處不等及各牐底
石被水衝突多有損壞與原砌規址高低不平若
是水大時月船隻可以通行春間秋末水耗之時
恐致阻碍剥運及查得原該戶工二部奏議今處
挑寬五丈寬處仍舊臣等督率官軍俱已濬開六
丈尚且河身窄狹碍船往來必須再加挑濬深闊
改修牐底方可行船無阻爲此今將合行事宜開
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大通橋至通州東水關止共二十六里五十八
步必須再將積年浮沙泥土盡行挑去濬深其
兩邊俱要挑至舊岸以十丈爲止其牐底高低
去處相度改砌庶得經久行船便利

一看得通州北門外舊有停船湖泊一處已被沙
淤合宜挑濬深闊停船卻將北門土壩添造石
牐一座如遇水大時月船隻俱住北門北牐進
至湖內灣泊卻將通州新城閘置北門一座便
於般運通州倉糧米其議濬建閘從大小船隻
載運由牐河上京
一通州東水關至張家灣新開河口止計一十二
里二百二十六步合照尚書楊鼎等所奏兩岸
挑闊十丈河底濬深一丈如此兩岸俱可灣船
庶便往來船隻於中行使
一修砌牐座馬頭並蓋牐廳等項合用匠作
木料磚瓦釘板石灰糯米油蔴等物乞
勑該部預爲措置齊足委官管領運赴沿河去處收
貯候來年二月中旬興工應用庶不臨期有悞
一今疏通河道各牐俱置有板索等項無人看守
及行船特月俱要用人依時啓閉最爲要緊乞

勑該部通行查照如缺牐官牐吏就便選除撥補該
各牐照舊添設人夫一百五十名應役緣前項
官吏人夫數多近該欽奉
勑諭着令運漕都指揮一員管理但今糧完各領軍
船回還原衛修艌船隻聽候下年催運合無照
依南京運河管洪管牐事例添設工部官一員
職專管束河道牐座官吏人夫仍將青龍
橋高梁橋廣源等牐與西山流泉前河一帶泉
源俱令本官往來提調整理如此庶得責任河
道牐座不致廢弛
一前項該挑河道工程浩大必須多用人力方可
成功況遇糧官軍一時不能齊到用工臣等查
得自洁通東新開海運河道先行奏
准開挑以後三年一次起夫一萬餘名疏撈未爲完
例今該成化十一年正月內疏挑所司不曾起
夫整理且挑河人夫例該通判天津薊州等處

起倩俱薊州等處相去新開河二百五十餘里
至京北該一百六十里通州去二百餘里到挑
河處三五里及天津衛到京不過兩日之程甚
爲近便合無將薊州天津通州等處今年該起
人夫除遇軍仍留在彼聽候挑濬海運河道其
餘衛府州縣軍民人夫乞
勑工部差官二三員今冬分投前去會同彼處巡按
御史督同衛府州縣官吏點選精壯除夫頭雜
使在外務足一萬名合用鍬鋤筐擔等項就令
自爲措辦齊備仍俱委佐貳得當官一員管領限
明年二月初旬到京聽臣等派工挑濬完日陳
放其米作運糧官軍候交糧畢日照依原擬每
衞所仍借用二十日若有餘處置務必成功部
將海運新開河淤少者將遊洋把總指揮陳鎰
實令所部運糧官軍七千員名兼同存留邊運
例工挑濬遊洋官軍一體驗日關給口糧食住

便益
成化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具題當日奉
聖旨是該部知
道欽此

十二年令遮洋船於下年加運糧七萬石於薊州倉收

戶部奏該提督糧草通政司參議李某題稱薊州倉糧數少不敷供給等因本部議得遮洋船該運天津等倉六萬石照舊上納外其薊州倉比上年合加運米七萬石共前二十四萬石照依支兌分撥運去上納以便支用

申明運船遭風漂流糧米之例

戶部奏漕運船隻偶然遭風漂流者固有其乘機作弊虛捏者亦多仍勅總兵官平江伯陳銳遇有

遭風等項所在官司驗實隨即具奏今後漂流糧米補除那價俱要當年完足延待下年者管運官通行住俸糧完關支如各軍奏告不實將把總管運等官通提問罪

十五年復取荊襄四衛官軍償運糧儲

總兵官陳銳奏稱湖廣都司把總都指揮呈該安陸沔陽等衛運糧旗軍李貴等告稱荊州并左右與襄陽四衛原運旗軍二千八百五十六名成化六年地方有事存留操守該運糧米派令各衛所代運成化九年雖取回一半運糧仍有未取一半旗軍一千九百二十八名遺下糧米共六萬餘石仍各代運連年負累要乞行令荊襄四衛將存留一半原運旗軍照舊償運該用淺船行湖廣布政司打造船
運從之

議請遭船遭風漂流糧米者免送問

總督漕運都御史李綱題據南京驍騎右等衛運糧指揮田顯等呈合無將遭風失火官軍船糧仍照舊例於所在官司告驗實具奏免問糧米照舊分豁補納本部查得先該給事中張海等題准漕運漂流糧米雖經勘實亦將原運官軍送問今又奏前因合無照舊例令於所在官司查勘是實官旗免其送問奉
聖旨是欽此

差工部主事管理山東泉源

總兵官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歲久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

泉脈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舊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

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該派淮兌運糧仍令民運赴水次交兌

瓜洲水次南京戶部差官一員督兌淮安水次本部常盈倉收糧官督兌從總兵官陳銳議也

十七年差侍郎潘榮催儹

十八年請令二提舉司人匠徵銀解納

總兵官陳銳奏清江提舉司每年造船人匠二千名衛河提舉司二千一百八十四名共四千一百八十四名止有一百七十九名見到其已辦有納銀者不過六百二十名未到三千三百八十五名

要行各該司府今後不必解送人匠令其照名出
辦銀兩每年印封解送兩操舉司如數給軍雇人
造船無得船隻有
完者上不累從之

十九年請復漕運理刑官

刑部題該漕運都御史徐英題漕運事重官軍犯
法者多及該管府州俱係直隸衙門不相統攝比
之外省都布按三司去處不同况有直隸泗州等
一十六衛中都留守司鳳陽等九衛所兩淮運司
安富等三十鹽塲又有南京屯種英武等衛所俱
在地方衙門俱係軍民雜處人多姦詐易於犯法
凡軍民詞訟有干各屬官吏悉付該管官司問斷
其漕運官旗弁府衛運司官員有犯或應奏請或
就行提未免仍付各該衙門勘問非惟事體有礙
抑且情罪難明及南京衛分屯軍暴橫違法害民

被告事發所在官司會官提人經年推調民被久
禁事雖歸結雖有巡按巡河巡鹽御史各有所理
政務詎問刑名不能兼理查得在先總督漕運都
御史俱有刑部主事一員問刑三年一替後因任
滿一向停差乞
勅該部照依先年漕運都御史舊規差委刑部主事一員
跟臣理刑三年一替庶得法易通行獄無淹滯等
因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查得先年漕運衙門本部差主事一
員前去理刑雖有舊規一向停止及照得本部衙
江等十三司主事額設已有定員別無多餘况獄
訟浩繁見在各官分理不暇難以摘差合無行移
吏部於相應官員内銓註本部主事一員給批前
去本官處專一問刑三年一替庶於事體便利具
題奉
欽此

二十年請添工部主事一員管理徐州迤北上下閘座

總兵官陳銳奏據直隸等處把總都指揮官鄒等
呈稱徐州沽頭上下二閘并金溝淺一帶河道每
年糧船到彼爲因水淺閘閘積水或三四日五六
日開放一次被官豪勢要擅自啓放耽誤糧運要
照濟寧臨清二處事例添委工部主事一員管理
及於儀眞縣添設管河主事一員專理閘壩從之

命戶部郎中同總兵等官嚴督催儹

勅總兵官今年五月間雖天時亢旱河道水淺自七月以
來天雨接連河道有水船隻無阻京通二倉各處
儹運糧斛到者比之上年數少誠恐運糧官軍乘
機在途托故遷延向後糧船齊到驗收不及逼冬
河凍不得回衛有誤來歲儹運今命戶部郎中陳

清星馳前去會同爾總兵副都御史徐英參將署
都指揮僉事郭勝將未到漕運衛所官員嚴督催
儹作急依限前來完納
方許爾等赴京議事

二十一年　德府請業南旺湖以碍運道不許

戶部題先該　德府奏討濟寧州南旺湖山東省
臣勘奏今本府自備船隻採取菱藕魚鰕之數看
得近湖千萬家皆賴此養贍若許　王府採取則
軍民不得入矣且碍運河奉
聖旨既碍運
河罷

復議漕運糧漂流之例

戶部奏漕運糧遇風漂流者勘實具奏將完運京
倉減除通州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

有占粟價米一斗一正糧照例加耗
所省米兩平收受以補漂流之數

弘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開復湖于高郵隄東名康濟

河

先是高郵之甓社湖風濤嶮作多覆舟或衝齧岸頹壞至是侍郎白昂以治河餘功議開復湖于東岸以避其患亘四十餘里

四年申運糧軍逃及改差之例

戶部題議得運軍多在中營潛盜盛中途棄撇船糧逃回買囑衞所改撥輕便雜差或將老幼軍餘頂補今令後逃軍既即拘拿所改差者逐一查出依律問擬仍發運糧衞所官吏提問干礙指揮等官照例參究處

聖旨准擬行欽此

復浚揚州楊子橋灣頭河道

從總兵官都勝言也凡發丁夫萬餘渠中掘得都巡檢壽亭侯都統制觀察使印四顆

五年查追私債虛約支太倉銀借給貧軍

戶部題南京豹韜左衞官運指揮蔣邁奏本衞前官借銀應用有在京勢豪家放借故將不成色銀五七兩貨物二三兩奏作十兩令官旗同領立作不行利銀二十兩文約跟隨到衞追取一時不敷還將文約換四十兩限下年到京交還至期光將輕齎糧價那還原借本銀二十兩餘銀仍作四十兩立新約如再不敷卻將四十兩約又改作八十兩積三四年間如王木利一百四五十兩年年交還不得了絕續家准借太倉庫官銀應急又被債主兇徒擅捉官軍私家鎖打百般侵害及到兌糧處所威逼將糧糶賣准還今有虛債一萬餘兩經手官員俱已革退乞

勑給榜禁約戶部看得非特一衞爲然各該衞所俱被此害蓋遞年轉換文約不曾利收塗抹之故本部行漕運都御史着落把總官督令官旗供報其官旗某年月日借某處某人本銀若干某年還過若干轉換虛利文約幾次明白造冊呈報漕運衙門指實開坐具奏但係弘治二年十二月以前借者已經年遠計其得利不止數倍卽便革罷仍行債主原籍官司拘收原約繳報塗抹附卷若有倚勢不從仍執違阻許官旗拿送把總官轉呈都御史發問刑衙門問非照例發落追出虛約塗抹欠債一例不償官軍願借者照律年月雖遠不過一本一利敢有恃勢將不成色銀兩貨物勒逼放債及擅

拿官軍綁縛打强將官糧糶賣准折者許於漕運都御史總兵官處陳告拿問軍發邊衞充軍民發口外爲民應參奏者參奏拿問果有窮困衞所缺少腳價甚不得已者漕運衙門勘實具奏照例於太倉銀庫內量支銀兩散與雇腳完納候下年照數送還免其利息都察院出榜通行京通二倉并沿河一帶及淛江等司府兌糧去處張掛禁約仍行各巡按御史并按察司照例施行奉

聖旨是欽此

六年請修黃陵岡古隄及作張秋鎭石壩

總理河道都御史劉大夏題畧曰會同河南山東巡撫都御史徐恪熊翀巡按御史余昇陳璣都布按三司左右布政使孫仁吴珉等及巡河御史胃昇管河郎中陳綺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

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
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
河數十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
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
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緣水勢已逼尤難
為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
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八九買備舊河尚可疏水
必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導
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與患隄防俱
令隨處修理庶幾黃河可以無虞民患亦皆有備
仍於張秋鎮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四
十丈中砌石隄一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
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地方委任得人可以長遠
仍照舊跡導汶水接濟運河蓄一河并東決壩可
以洩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
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

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下且免齊寧
一帶牐河險阻尤為便利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軫國計生民之憂凡智力所
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
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人夫尚可起倩
財用無從取辦況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從躁
妄者議論難據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計議斟酌前項工程於
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
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應付匠作等項
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
不費財力逐一分處明白定奪令臣等遵守施行

七年請減安慶衛軍船六十隻令九江新安二衛撥軍
補之

巡撫江南都御史彭[illegible]奏開安慶衛五所見在旗
軍實有一千六百九十八名內南京操備三百八
十九名運糧并雜差止有一千三百九名今派船
二百隻該軍二千三百二十七名實少軍少差多
又查九江衛六所見在旗軍三千名又無南京操
備止派船一百五十五隻新安衛見在旗軍一千
三百餘名內南京操備止二百名尚有二千名止
派船一百五隻是軍多船少欲將安慶衛原領
船二百隻減去五十隻着令九江衛再領三十五
隻共湊一百九十隻新安衛再領十五隻共湊一
百二十隻行各知府會各衛掌印管
運指揮揀選殷實軍餘攢運從之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同都御史劉大夏治張秋決河
以通運道

先是命都御史劉大夏往治未成至是又有茲命
勅累曰爾等往彼會同劉大夏相與講究次第施
行仍會各該巡撫巡按并管河官自河南上流及
山東直隸河患所經去處逐一躬親踏勘從長計
議何處應疏導以殺其勢何處應修備以防其決
何處應築塞以制其橫潰何處應浚以收其泛濫
或多為之委使水力分散以洩其勢或疏塞并舉
使挽河入淮以復其故道雖然事有緩急而施行
之際必以當急為先今河既中決運渠乾淺京儲
不繼此莫急焉爾等必須多方設法使糧運通行
不致遲誤以虧歲額斯爾之能或勑內該載不盡
事理此時瀕河軍民方困饑疫不可益此大役甚
不得已為一有不成物為徒費或生他變悔之何
及其見用官屬非不勝任者不必改委所委文武
職官敢有誤事作弊者輕則聽爾量情責罰重則
文職五品以下拿送問刑衙門問理四品以上并

方面等職來奏究治必思慮詳審傳訪事不必束於一己深謀遠慮計必出於萬全不然則勞民於無用之地棄民財於不測之淵咎將誰歸

八年請定江南造船料價期限之例

都御史李蕙總兵官郭鋐奏開湖廣江西浙江南直隸四總運船俱軍三民七出料打造各司府衛所不依時給領料銀有守至三四月之久官旗只得加利借銀將船造完負累益甚要立領料期限行令造船衛所差官齎文限十月以裏到各該衛門支領如過期不到漕運衙門查提領料人員究問出料官司限十一月以裏支給十二月回廠造船正月船完如料銀徵解不敷司府量查存官銀兩照數借支仍立文案待後補還若過十一月終不給料價就將經該誤事官員住俸年終不給聽

漕運衙門參行各該巡撫巡按官提問庶造船及時糧運無阻從之

運糧逃軍問發沿邊守墩瞭哨

都御史李蕙總兵官郭鋐奏查得江南江北直隸并南京共六總運糧旗軍逃年嘗求該管軍政官改撥閒便差使不下五六千名逃亡事故不止一萬四五千名管運官旗只得雇覓遊食光棍湊數致壞漕規要行南京兵部轉行存恤新軍給當中御史上事等官外衛行巡按御史會同三司掌印巡撫等官將運糧旗軍改撥逃故等項照舊撥補上運正軍不數殺將餘丁撥補自後運軍敢有脫逃者管運官呈把總官轉呈漕運衙門拿問解發沿邊墩臺瞭哨不許仍前包雇無賴之人頂名上運庶軍有實數糧無外虞從之

令江西湖廣僻遠山縣兌運糧米折銀給軍以為輕齎之用

都御史李蕙總兵官郭鋐奏查得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有該兌縣分僻居山谷不通舟楫人既召載官軍守候日久累苦不能要將前項縣分該兌糧米免其兌支本色每正糧一石連耗折銀一兩加筭給軍作為衛轉易輕齎軍船之費其近便水次耗米不許變易皆抵正糧加四業運庶官民兩便戶部會議准擬每石折銀一兩一錢

請定運糧軍職勸懲之例

都御史李蕙總兵官郭鋐奏開要將漕運十二總衛所管運等官自弘治九年為始聽臣等嚴加考察若兌運在先過淮及期私債不借完糧又早者考為上等三斗如前勸懲奏

請量給綵幣獎勸若起運在先過淮又早完糧不後借債不多者考為中等量行責罰若起運稍緩末尾過淮累借數多九月終不能完糧者考為下等重加懲治如三年之內仍前怠慢罷軟無為照例拿問發回原衛常川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從之

九年令外江漂流糧船有司勘實免送問連年者雖有勘實文憑仍舊送問從都御史李蕙總兵官郭鋐議也

十年令衛所掌印官監同運糧委官徵收減存運軍該

辦料銀從都御史李蕙總兵官郭鋐議也

令定衛所不補運軍分數条問住俸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李蕙奏據江南江北直隸把
總指揮彭縉等呈開運糧旗軍逃故數多衛所官
員不行挨補致誤漕運等因臣等欲行南京并各
都司直隸衛所今後運軍逃回官旗不行拿解漕
補上運者聽運官員呈漕運衙門查勘一衛至一
百名一所至二十名者將掌印軍政等官住俸拿
解候事完申報方許關支年終不完者照例条
究如有受財縱放嗜求改差從重參究施行

十一年以久雨免違限運官条問

戶部題該都御史李蕙等題各衛所運到糧米俱
在限前到京只因天雨守候日久有違

欽限乞免条問糧米不拘常例晒晾收受本部議得晒米
日期已有定例外查得前項糧米到倉日期雖在
限內緣無納完通關亦係過違
欽限但天雨阻悶耽誤日久誠為可憫合免条問奉
聖旨是這違限官員都
免条問欽此

撥京倉糧十一萬八千餘石於通倉收

戶部題都御史李蕙咨京倉久欠歲坐將湖廣武
昌等九衛并南京龍虎左衛京倉糧米共一十一
萬八千七百五十四石零改通倉空廒收其本色
石省下腳價米[illegible]斗另廒收貯奉
聖旨是欽
此

詔免明年兌運糧十分之二

特以災異從戶部尚書周經請也先是免糧與以
他欠之數利於豪猾而小民不受其惠故從漢部
行之

十二年差侍郎李孟暘催儹

戶部議今年漕運糧儲七月將盡尚有未過淮者
誠恐阻東本部堂上官請點差一員前去會同漕
運總兵等官催儹奉
聖旨是着李孟暘去寫勑與他

借太倉銀應腳價用

戶部題該都御史徐鑛等題本部議得今年水路
自天津至通州河水淺澁盤剝頻數陸路自通州
至京倉道途泥濘裝載艱難加以江南米價太賤
所責銀兩數少比之往年腳價誠有不數今准所

奏不爲常例仍行都御史徐鑛會同總兵等官先
將不數腳價船隻逐一查審所奏各總船隻其船
用銀若干某船不用每船止以十五兩為則造冊
送部仍令各該把總官齎冊前去太倉照數借領
候本部差郎中及都察院行通州巡倉御史會同
照數唱名給散各船應腳應用勢豪債主不許指
以舊債爲由逼取官銀事發把總官問擬監守自
盜立功滿日革去見任帶俸差操債主以盜官物
論罪勢豪官員奏
請發落家人伴當發廣西煙瘴衛分充軍還
赦但不係有以後再有豪勢之家仍蹈前非放債重禁取
利坑陷貧軍者一體治罪銀兩候弘治十三年兌
運加耗糧米省令官軍自行變賣銀兩交與各總
解部轉發太倉還官奉
聖旨是欽
此

山東糧船月給米有差

侍郎李孟暘題見在守凍運船行本部委官督同
地方各該州縣委官查審數目每軍月給米三斗
德州迤南者給與一箇月天津迤北者二箇月造
冊行移漕運衙門候明年上運將口糧扣除還官
聖旨准議

十三年考察漕運把總官

戶部題戶科都給事中盧亨等題議行漕運衙門
除南京署都指揮劉縣汪富彭璿已該都御史張
敷華參提查究及山東署都指揮王琦該兵部別
項委任并湖廣署都指揮苟愷先係條劾避誤行
查未報又該兵部另行差委外其徐恭等七員並
等會同兵部尚書馬文昇等考察得南京江西等

處署都指揮王寬等四員勤慎有為紀綱係新任
但存留照舊管事徐恭負債數多亦合革罷但並
事頗勤亦姑存留若吳廸者貪惰了謹合當提問
照例降黜其別委并黜退員缺另行漕運衙門或
於見在運糧或於各該地方衛所另行精選更替
管事奉
聖旨是欽此

立樣米之限

戶部議得各該府縣分解樣米俱係會議題
准事例原未定立限期仍行浙江等布政司并南直隸府
州兌運衙門今後務要原兌米樣限同官軍底面
封同限獲各府州縣比照運軍程限先期一日山
東河南限三月以裏江北直隸鳳陽等處五月
[illegible]六月以裏浙江湖廣江西
七月以裏到部如仍違違先將差來人送問不
并管糧官吏行巡按御史拿問參
奏
聖旨是欽此

令江南該兌糧折銀二十五萬石每石六錢

戶部題總兵官都御史張敷華題照先年事
例江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弘治十三年分該兌
糧米內再將二十五萬石每石連耗并席折銀六
錢派撥各該有司交兌各衛所隨運太倉交收明
年照舊兌
收本色

十四年改京倉糧五十萬石於通倉收以久雨故也

戶部題都御史張敷華咨所運糧米到京陰雨連
綿守候日久不得收受又値　親王之國腳價湧

貴要將該京倉五十萬石每石量加腳價五分或
六分就於通倉上納免其晒揚每石除正耗外另
加四升作正支銷每石扣除腳價銀五分行令通
倉坐糧委官查明送太倉銀庫交收通州廒座不
敷將該糧蘆蓆板木打作露囤收受不拘挨陳支
放奏
聖旨是

十五年令軍民運船與　王府官校船漕河兩岸分行

先是戶部題准都御史張敷華咨要將回空糧船
與　王府馬快等船兩岸分行不致阻凍如遇
王船即當回避其餘船兩岸行至臨清聽其東西
分行而去題准外今議得各衛所官軍儹運京糧
并民運船隻如遇　王船經過即當回避一時其
餘官吏軍校人等船隻兩岸分行不許混爭阻塞

若有是王府官校人等船隻與糧船兩岸分行不許混爭致誤糧運奏請察致誤糧運

凡閘惟

進貢鮮品船隻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等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面船未過閘或下閘未閉並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洩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幇次爭先鬬毆者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拿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閉壞船隻損

失

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干碍豪勢官員參奏以

聞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情待候完糧回日提問其閘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勒取客船錢物者亦治以罪

凡漕運軍人許帶土產換易柴鹽每船不得過十石若多載貨物沿途留賣易稽遲者聽巡河御史郎中及

洪閘主事盤檢入官并治其罪

凡船非載

進貢御用之物擅用響器者其器沒官

凡河南省內有犯故決河防及盜決因而淹田廬許所漂失物價律該徒流者爲首之人並發充軍軍人犯者徒于邊衛

口閘溜夫受財一人冒充二人之役者編充爲軍官一人者枷項徇眾一月滿罪遣之

凡漕河所徵樁草并折色銀錢以備河道支用毋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凡故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隄岸及阻絕山東泰山等處泉源者爲首之人並遣從軍軍人犯者徙于邊衛

凡南京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巡河御史郎中及洪閘主事盤問治罪

凡南京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印信揭帖

備開船數及小甲姓名付與執照預行整理河道郎
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點驗放若無官帖而擅投
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同者悉究治之
凡運糧馬快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檢司照驗文引
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御史郎中
處罪之

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詔明年漕運米折銀十分之二

以十分爲率內二分照例折銀以縣民困苦後不爲例

正德元年

浚砌京通二倉曬場

總兵官張懋都御史張縉奏准戶部會議題准工部查行內外官員會同工部堂上官一員將各倉曬場計量丈尺用磚漫砌以爲永久之圖

挑濬漳河小灘水次移下臨清交兌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張偉奏據山東都司把總運糧指揮同知李正呈切照本總平山等七衛所每歲該兌河南布政司府州縣糧米水次坐落大名府元城縣地名小灘鎮官軍依期駕船往彼交兌
秀得去年以來漳河河上北岸白廣平縣南岸大
名府魏縣至地名重村被沙淤斷約有五十餘里
船糧重載難行軍士今歲日夜涉水疏挑抗拽不
能前進只得盤剝所費比昔加倍且小灘至臨清
三百餘里晝夜衆行尚用一月之程及思河南兌
軍糧米惟彰德衛輝二府雖收本色臨期亦有不
敷其餘府分俱收輕齎銀兩盡被小灘鎮積年勢
家光棍會圖營利前去邀接兜攬等代臨清東昌
等處糴買粗粃不堪糧米展轉遷延致使軍民連
年爭訟不已今思臨清見有北直隸山東先年舊
廠地基廣闊俱各空閑堪立糧廠況本處又係出
米輻輳之所使於大戶自行糴買完納小灘不必
移來臨清立廠交兌等因會議乞

勅該部合無行令二部着落[illegible]輔視歷漳河
淤塞去處督同各該司府州縣官各照地方起倩
人夫趁今各閘時月挑濬深闊務引漳水復歸故
道以濟漕運及將小灘兌軍水次奉時移下臨清
以上地方與軍交兌如此則軍民兩便而糧得早
完

申明官軍犯罪糧完提問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張偉奏據湖廣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吳淳呈蘇武昌等衛運糧指揮等官高總等呈切照漕運衙門所轄一十二總一百四十餘衛所先年事無大小俱在漕運衙門參提待候過淮問理所以糧無稽遲近年以來各處衙門不分軍犯輕重一槩提解奈何正在交兌緊急時月衛所提拿紛紛以致缺人領兌誤事匪輕除此查得節該欽奉

孝宗皇帝聖旨如今襄河有水正緊要運糧這廝卻纔
來告狀那派下的糧不知着誰運便將這狀子送平江

仍處整理不問告得虛實且持運糧畢日整理停當還
具奏來定奪今後運糧官軍有來告狀的都照這例行
欽此又查得見行條例內一件運糧官員旗軍人
等犯該人命强盜等項罪重者官拘繫奏提旗軍
人等許便提問外其餘一切小事候交兌畢日官
条奏與旗軍人等各提問今據前因臣等議得近
年以來漕運官軍詞訟被害委如各官所呈乞
勅該部計議令無再須申明通行各處今後各衙門務要
遵例
施行

査處臨德二倉不必支運

總兵官郭鉞都御史張偉奏據把總運糧都指揮
僉事崔謙呈照得漕運每年共運糧四百萬石臨
德等倉支運七十萬石後因路遠及上倉費用多
端民稱不便及支運官軍又無耗米不免累軍揭

債貼補後於成化年間議行官軍不必支運就於
各處與民交兌由是民免上倉費用軍得耗米完
官兩皆便益近於弘治年間因山東災傷彼將改
兌糧米九萬二千石仍令官軍赴臨德二倉支運
照舊分派各總不免累軍等因議照前項支運於
軍委有不便改兌與民亦皆有益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將臨德二倉糧米今後不必支運就令
官軍於各該有司水次與民交兌其耗米仍照改
兌則例加與不許升合濫多如此則民免上倉而
費用自省軍得加耗而債負可除誠一舉而兩得
矣

廬揚二府糧米互相交兌

都御史張偉奏廬州府該起運鳳陽倉糧先年徵
收本色必須陸路般載後雖改徵折色又要[illegible]
銀兩展轉不便衆謂比之就於本處水次兌軍者
俱難民皆情願與軍交兌其揚州府兌軍原[redacted]
多外有鳳陽倉糧部是一水之路衆謂比之兌運
者較易民皆情願上納鳳陽倉糧今查得揚州府
起運兌軍六萬石委的數多薪納不前廬州府起
運鳳陽倉糧二萬五千石民亦稱徵收不便如蒙
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暫將揚州府兌軍糧米內扣出二萬五
千石改撥與廬州府起運州縣行兌軍之數行令
與軍交兌廬州府起運鳳陽倉糧二萬三千石卻
改撥與揚州府令其照例於鳳陽倉上納
彼此互換庶幾各得其便以後永爲定例

交兌軍儲江西湖廣水次

南京戶部主事汪鋐奏戶部會議題
准該地方兌糧水次荊州三衛并岳州衛在城陵磯交兌

武昌武昌左沔陽襄陽安陸德安六衛所在漢口
交兌蘄黃二衛在蘄州河下交兌除欽遵外臣切
照武昌府所屬州縣糧米俱派武昌二衛兌運其
該兌水次該在漢口緣興國州及武昌縣俱在漢
口之下興國州去漢口五百餘里武昌縣去漢口
三百餘里民船逆水而上誠爲不便至於黃州府
所屬州縣糧米俱在蘄黃二衛兌運其交兌水次
該在蘄州緣黃梅廣濟二縣俱在蘄州之下亦不
免有逆水而上之病臣切惟漕運
國之大計軍與民俱不宜偏損合無酌地里之上下計江
流之順逆凡民糧順水而下就軍交兌者俱照原
定水次不得變更而其逆水而上如興國等州縣
則許令於沿江倉分交兌俾軍順水就民如
此則軍民兩便事體相宜而漕務永濟矣

二年

開報兌糧限期事例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張敷華奏查得節該奏
准事例有司兌軍糧米當年十二月終不完者府州縣管
糧官截日住俸次年正月終不完者革去冠帶住
俸催徵延至三四月不完者經該官吏管糧官員
參提問罪若初違一年二年州過選職三年者就
以罷軟起送吏部定奪其該司分巡分守管糧官
員以十分為率五分不完者亦照此例施行淛江
布政司湖州一府湖廣江西二布政司所屬各府
與應天安慶池州等府遞年將該兌糧米延至三
四月甚至五月方將糧米兌軍且多是臨期旋徵
旋買粗濕不堪糧米搪抵緣此兩下不免爭競互
執情詞申捘不便如蒙乞
敕該部合無行令遞年不依期限兌糧等司府仍將徵完
兌完日期并二司管糧巡守及府州縣掌印管糧
官員職名一面備申各該巡撫徑自具
奏一面行漕運衙門稽考其違限者照例查究若在限
內兌完而官軍中途遷延違限者漕運衙門照例
只將官軍究治如此則責有所歸免致爭論而運
糧不致於
遲悞矣

徵收造船價銀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張敷華奏議得料銀齊足則
造船早完糧無遲誤否則軍必倍加利息對料又
非良材一經江險多致漂沒及照民七料銀非獨
湖廣一省既誤軍三料銀亦非袁州一衛拖欠而
他衛他省亦莫不然如蒙乞
敕該部合無通行淛廣江西等布政司并江南直隸蘇松
等府造船七分料銀俱照淛江布政司一體務遵
前例預徵完足該布政司者解赴布政司該直隸

府分者解赴各府收貯若一時徵解不及照例查
將見收別項官銀那借支給明立文案待後徵補
其軍辦三分料銀亦照原擬預徵在官屬都司者
解赴都司屬南直隸南京衛分者解赴各衛收貯各
該造船衛所支領若延至正二月料銀不完以致
無船裝糧有司軍衛聽漕運衙門參行各該巡撫
衙門照依遲糧事例住俸革去冠帶催給若延至
三四月不完者亦照中途壽國事例查究若南京
衛分遲誤者亦聽漕運衙門參行南京兵部俱照
前例施行仍將湖廣江陵縣江西袁州衛拖欠料
銀者本部行移巡按御史各將經該官員查提
問罪完解如此庶宿弊可革而船料易完矣

二年

復北直隸各衛照舊運糧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璟奏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廣江西淛
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十
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儲四
百萬石於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
淛江南直隸都司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
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安邳徐濟寧東昌臨清
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漕運所轄者不
過欲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償運也其直隸德
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其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
一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用此
直隸官軍轉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此直隸通
州等九衛之官軍尤重於施南漕運衛所官軍矣
緣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三衛通州四
衛共九衛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名該運糧米
五萬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零係是

舊制到今儧運百十餘年近於弘治十三年為因聲息緊急團營缺人題準正軍千名補操卻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槩退製隨將其北直隷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石摘令江南北直隷遮洋把總内折銀米糧減存辦料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計合無將製去北直隷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二十四不京營操軍另於空閑衛所撥補武將通州等九衛見操正軍一千名不動各於本衛選補餘丁一千名同原運製同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其遮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文兌本色運赴通倉交納御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分内缺軍疲弊者折運一十四萬石每石連加耗升兩共折銀七錢解薊州交納若遮洋船内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折銀減下船内奏補代運如此

漕運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禹貢納總納秸之義實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又有積餘以足軍食興利除弊莫大於此

准南京各衛照江北加過江脚米六升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瓊奏查得南京兩總所管旗手等衛雖衙門設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卻在儀真瓜上漕泊官軍前去浙江江西南直隷水次交兌雇船裝運前來儀真瓜上船比與江北三總官軍江南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與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累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衆所共知屢經謀奏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過瓜前去南直隷蘇州府兌糧裝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瓜與雇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議定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且據事論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甦息

准易實徵以便轉輸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瓊奏照得廣運倉係水次四倉之一所貯糧米例該漕運官軍轉輸赴通州倉交納所以先年有例將夏稅小麥抵斗納米以便久貯又將原在淮安倉關支行糧鳳陽等二十

八衛所改來廣運倉關支其淮安倉米麥亦又兼支議得若欲為便益經久之法必須將遞年原坐廣運倉實徵夏稅小麥改坐徐州永福倉實徵秋糧粟米改坐廣運倉交納永福倉官軍俸糧常欲不致陳腐廣運倉粟不自可久貯以備轉輸彼此各便況查二倉實徵夏稅秋糧存留數目相當彼此易换坐派易於反掌經久便利

運軍行糧水次支領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瓊奏會議得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運軍終歲勤苦全賴月糧行糧養贍今建陽衛月糧三年之間止關六七箇月安慶九江二衛過期不支鎮江衛行糧遞例支麥又與一半廬州衛行糧占留官旗守支半年不到經該官吏若非坐視不為處置必是關茸不行催徵據嗟湖

等所呈如此其餘衛所似此違欠難保必無合無
行移南京直隸總理糧儲都御史并江西浙江之
布政司查勘前項欠糧衛所在有司原會計坐派
稅糧是何州縣拖欠未納將府州縣掌印管糧官
參提問罪作急徵完補支若原僉派數少別無拖
欠或因災傷停免亦要從長區處以足軍餉將查
究并區處過緣由回報戶部并漕運衙門稽考內
各處州縣行糧若已關支被委去官軍遲延不到
亦提問罪仍通行各處有運糧衛所去處司府州
縣及各把總運糧官今後每年官軍儹運糧儲起
程月糧行糧拖欠未支把總官備開各府州拖欠
數目開呈漕運衙門議事到京具
奏提問未給
定例

修濬通州河道

總兵官郭鋐都御史王瓊奏查得各部原議以後
漕運衙門預先差委能幹官員相看前來或有淤
塞損壞去處呈戶部差官會同工部管閘主事督
同運官照前量借銀兩僱覓工力挑濬修理完日
查扣補還切緣運官各有執守難再差委況淮安
相離通州路遠差官前來難以久住合無照依通
州迤南一帶河道事例就委工部管河郎中會同
原設管閘主事提督整理應該添設閘官夫役人
等事務斟酌舉行合用工料就於通州等處收貯
路草銀兩支用如有不敷聽管河郎中將別處收
貯多餘椿草銀調用如再不敷於太倉借用將漕
運衙門省下脚價補還臣等遵照欽奉
敕諭提督如此事有常
規經久可行

令各司府委佐貳官徵兌

都御史李瀚參將莊椿奏查得上年會議
奏行事例兌運糧米各司府州各委堂上佐貳官一員
催儹交兌事完方許同回任若轄委屬官并糧米濕
碎粗糙過期悞事及民運糧米依期前來交兌比
官軍生事刁勒俱聽分守分巡各府州縣并漕運
委官具呈總督等官斟酌處置應拿問者拿問應
奏
請者照例施行立法雖嚴各該官吏恩昧未能加意奉行
合無行移各該巡按監察御史不拘卷查勘有罪官
吏提問如律以警其餘今後司府州縣管糧等官
務要各盡其事設法徵收依期詳諸水次監兌不
許避難托故改委所屬雜流仍前違錯聽把總等
官具呈臣等照例究治每完之日開具勤惰緣由
類報吏部以候黜陟之年斟處若民糧到早而軍

船未運亦聽所司開呈將運官住俸提問糧里應
輩有犯管糧管運等官就便公同懲戒偏私回護
查出均坐以
枉法重罪

申明派撥交兌之例

都御史李瀚參將莊椿奏查得正德二年會議
奏行事例一州縣糧米許兌與一衛兌支不盡方許兌
與別衛不許一州縣分作二四衛亦不許一衛分
作三四州縣交兌以近派遠以遠派近致使官軍
陳告漕運衙門依律照例拿問已經通行去後今
江南因宜再爲申明行移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查
究所由以
示懲戒

江北官軍江南領兌比照江南衛分八月完糧

都御史李瀚參將莊椿奏查得例江北直隸各
衛所限七月初一日完糧江南直隸各衛所限八
月初一日完糧今江北直隸三總過江軍船水次
既已改遠程限亦須從寬若今照例七月初一日
完糧實是期限短促不無貽累合無今後江北衛
所悉照江南衛所事例限八月初一日完糧載作
議單永
爲遵守

五年

疏塞黃河水患

總兵官陳熊都御史邵寶奏據工部管閘兼管河
道主事王龍呈依奉勘得黃河水勢自弘治七年
修理之後向在清河口入淮弘治十八年北徙三
百里至宿遷縣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

至徐州小浮橋正德四年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
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因單豐二縣河窄水流漫
溢將原築黃陵岡隄岸尚家東衝決三口共長二
百二十步尚家西衝三口共長三百二十步溫家
口衝決二百八十步喚家口衝決一百二十二步
各深丈尺不等致今豐單二縣軍民田地廬舍多
被渰沒豐縣城郭被水圍遶兩岸相對闊百餘里
無法踈濬自六月以後其水隨消隨長諸口既被
衝決若經魚臺縣塌場口入漕河則有利無害若
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寧安平運河難保無
虞等因并畫圖呈繳到職切惟水性無恒而黃河
遷徙尤難定擬今既衝決如此所幸秋暮水消未
成大患若非預爲之防來年春夏水盛或有鉅野
陽穀之決患不可測合無轉行山東河南鎮巡并
都布按三司各委能幹熟知水利官員前去黃河
上源兩行逐一踏勘要見河水此時果從何處流
行勢將何往定擬應踈應塞處所作急起倩軍民
夫役趁此水消時月預期踈塞以杜將來之患其
原設夫老人等嚴加戒飭日夜從事慎終如始不
許因循怠玩致民出防禦決以小妨大以私害公
或工程重大涼難措集動修則自會
奏議處庶幾河安故道有備無患

遮洋運軍比例加耗

總兵官陳熊都御史邵寶奏議得兌糧加耗有等
差爲道途遠近所費不同是以多寡均足其用今
遮洋官軍先因倉臨水次故比裏河少耗米一升
交納多用一升最爲允當其後改倉入城陸路車
腳所費潤於京倉又加包價帶運布花腳價并買
補折納之數委的虧累合無將遮洋官軍領兌山
東河南二省糧米照依裏河官軍一例加耗三
十一升到倉交納亦照京通二倉明加七升

清解逃軍以足駕運

總兵官陳熊都御史邵寶奏近年各該有司清軍
官員奉兵部發冊清勾視爲常事任憑書手人等
欺隱破調捏報捷塞合無行令缺軍衛所將各年
逃故運軍自祖貫址充發來歷查對明白造冊齎
送兵部轉送都察院發清軍御史督同布按二司
府州縣清軍官員照名挨拿起解如正身不獲先
將的親壯丁連妻解赴漕運衙門審發駕船備運
務足原額仍定議有司清軍官清解分數以爲殿
最從吏部施行若衛所并領運官將解到新軍逼
害逃竄以致仍前缺伍照役占軍人事例降級充
軍俱發邊方　遞革不

各衛殷實運軍不許擅改別差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近年南京衛所掌印軍政官員輕視京儲擅將殷實運軍剉改快船等差以致糧運乏人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行移南京兵部轉行運糧衛分着落經該掌印官員公同把總運糧等官將見運缺軍餘丁逐一查點如有事故俱十一月以裏補完各具數徑送該部查照仍呈漕運衙門稽考以後各總衛所敢有擅將殷實運軍縱放及剉改快船軍吏等項雜差官聽把總官舉呈漕運衙門具奏轉行法司提問坐贓問罪革去管事帶俸差操

各衛所運糧并造船官不許剉差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近年以來各該衛所遇有軍政京操等項欽官不獨將運糧指揮千百戶更改替補而管廠千百戶亦被剉改京操遂致事體紛更人難遵守如蒙乞
勅兵部會議合無通行南京兵部并淛江等六都司江南江北及直隸衛所今後運糧并造船廠官遇有事故更換者把總官推訪堪代官員開呈漕運衙門覆實取補其各該衛所軍政京操等官差用並不許將運糧管廠官員朦朧更替如或故違聽把總官舉呈糸究改正

七年

遮洋兒軍比照裏河則例加添耗米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議得遮洋兒運加耗三斗一升委係正德四年會議奏
准事例已經通行欽遵兒運外今把總周正見得正德五年會議單止開照舊加耗三斗為無續加一升所司不肯加兒致累官軍以此為言無非申明前例以足其用如蒙乞
勅戶部會議合無行山東河南二布政司遮洋官軍兒運倉米每石加耗三斗之外照前再加一升到倉交納仍照京倉事例明加十升庶幾例有常久之規軍免包賠之累

鎮江廬州二衛比照南京各衛加耗

總兵官顧仕隆奏議得鎮江廬州二衛與南京衛分運船俱十年一次改造同在江北辰洲儀真場上彎泊過江兒糧催船撥運事體相同應合与明南例如蒙乞
勅戶部會議合無行令淛江等布政司并直隸蘇松廬州等府州縣各將兒改糧米該兒鎮江廬州二衛官軍領兒者比照南京各總衛分每石除例該加耗外照例加與過江腳米六升附載議單以備催船盤攢之費

復設主事專理南旺一帶牐河催放糧船

八年

查處料銀補造火燒船隻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正德六年南京淛江湖廣江西山東江南江北直隸
中都留守司十總被賊燒毀運船共計一千五百五十二隻該臣會同總督漕運右都御史張　議將正德七年兒改糧米每石量加銀三分以為造船之費具題續准工部咨該本部議得正德九年收積輕齎銀五萬二百兩梳無二廠拖欠正德二年料銀一萬三千餘兩變賣燒毀蓆板銀二百八十七兩酌量船少衛所先行給造其餘不足之數查係年限已滿屬直隸衛所者清江衛河二提舉司支

領該年料銀打造屬各都司衛所依舊例軍三民七
打造中間若有年限未滿聽各官從長計議區處
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外今照前因已等議得山
東
中都江北等總燒毀船隻俱例該衛所清江提舉司補
造給軍領駕船數不多措辦頗易其南京江湖
廣江西等總燒毀船計一千四百三十二隻已
及年分者少未及年分者多前項該補打造船隻
完給者十無一二如今年該補完造船隻所得已
料止有收積輕齎銀五萬二千有兩各總支用訖尚
欠十萬餘兩其估無二兩料價推之如故再查年
限已滿屬應該者清江提舉司領料緣前料又係
當年軍七借價造完該今補還之數尚且挨候五
年之上方纔得出纔使借欠完解亦與火燒船隻
無干庶板錢賣累借未完就使完解數亦不多再

照火燒船隻工部原不曾計料加添又不知將何
銀兩支領打造當此謀大事者不計小利乃令糧
船遭此變故急在目前豈可以尋常計之若照軍
三民七事例追徵造船明年必然有誤漕運且運軍
三銀兩乃是各衛空閑餘丁出辦如南京豹韜左
衛該船二百隻常例止有辦料軍餘一千三名其
餘衛所亦有三二十名者有四五十名者遇年推
欠不完此軍三之例如此豈知自來造船多是運
軍於該造年分預先一年休息辦料代役空閑軍
餘出辦以湊軍三之數累苦迄今無計可除若論
民七出辦各處俱係科派里甲經年不完及至收
完又被收頭攬戶侵欺病民極事又不可言此民
七之例如此而欲救急濟用誠難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會議今無將山東南京江北等總仍照咨文
內事理移咨工部必須計議將燒毀船數料價行提
撫二廠於常例打造船價之外另給火燒船八十

四隻料價各領打造方得明白其江西湖廣浙江
等布政司及直隸等府合行各該總理糧儲都御
史查照撫屬軍衛有司燒毀船隻或將司府兩淮
運司鹽價及各鈔關銀兩或各布政司府自有收
貯見在官銀不為常例准令借與原衛不設支用
銀八萬餘兩務加嚴謹期在明年正月以裏借辦
完備查給各該運糧把總等官督同造船委官嚴
限打造給軍領駕待候各該司府衛所將軍三民
七出辦料價徵完抵補前項所借銀兩照數解送
各該衙門交收取具庫收備照事完之日各總理
都御史將借給過官銀打造過船隻數目具
奏及送戶工二部與漕運衙門查考

令運糧官員復聽漕運衙門推用

從都御史張縉總
兵官顧仕隆奏也

允軍餘耗折銀許明載議單

從都御史張縉總
兵官顧仕隆奏也

拖欠官軍月糧府州行監允官督徵

從都御史
張縉奏也

令凍船候倉軍白糧

總兵官顧仕隆奏切照正德七年該運糧儲除已
過淮催儧赴京上納外尚有江西一總糧船尤因
有司徵兌稽遲後因江上流賊阻滯守等不次差
人催儧又發官軍協同搬淤務期到京交納但今
九月中旬而糧船方纔過盡恐於北河或有凍阻
亦當應在臨清德州不必許回就令官軍守數在

船守候明春河開之日儹運赴京上納其空回船隻若令同還本處領兌未免緩不及事臣等通融處置合將近處總下船隻次第儹向南去領兌遺下近處與臨德二倉支運扣計合用船數卻令合次守凍官軍領兌交納庶使人免往復事克有濟其守凍官軍口糧合將來年應得行糧內先於附近水次倉每名支給一石五斗食用及修船工料幇貼銀兩與船隻灣泊事宜臣等與之整理若有糧至天津者則去京不遠不若雇車將糧裝運上京雖稱大有所費而亦大有所補況天津去京係是通車平坦大路比之空運邊糧山路崎嶇易難不啻什百熟思審處似亦可行合用腳車之費自張家灣到京路程該六十里着令各軍自備其外多餘路程并通州原討無車腳之費者先於太倉庫借用然後查究誤事有司糧里責其照數抵補還官再照有司兌糧違限不分司府官員在五六

月不完者照依欽奉

勅旨提問罷黜軍衛運船到遲不分把總衛所官員在六月不到水次者亦合比照見行寄囤事例提問降級調衛或照新例一體罷黜中間如係新造船隻軍三民十七工料不完者另行查究前件米一石准作明年口糧軍衛有司交兌遲誤照例行因造船遲誤者另行查究天津起車太倉准借銀雖空回船隻通融處置守凍官軍口糧於本船該上倉耗米內

支

存留寄囤糧米省下餘耗修船等用

都御史張縉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遞年額運天津倉改兌糧六萬石即令天津地方凍阻寄囤糧二十萬石有餘合無比照上年事例於例存留一十二萬石於該倉上納准作正德八年九年額運之數卻將正德八年九年該運天津糧石改於通州倉補納省下寄囤腳價餘耗給與寧波等衛完糧并修船等用其寧波等衛借過腳價待以後年分陸續償還存作價本收用庶幾腳價有補額運不失

矣

凍阻糧米俱改通倉上納駕回空船修艌

都御史張縉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漕運船隻先被流賊燒毀一千五百五十二隻補造止完三分之一今年又因流賊擾攘被阻重船二千一百八十五隻回空船一千三百一十五隻其漕運正德八年糧儲例該正月稍旬船到水次俱待守至永消駕回領兌未免稍遲又行誤事且使有司得以藉口破說軍船未到不肯依限完糧合無行令湖廣江浙南直隸把總官員將前凍阻船隻守候河

開空船先回重船完糧之日即便作急駕回俱到儀眞瓜洲壩上擺撥官軍設法備料修艌堅完住泊若數內有及年分打造并不堪修艌者另行具數一隻不許放回一面先行督率官旗人等前去水次將糧米領兌完足自雇大樣江船裝赴瓜儀壩下復載儹運交納前件凍阻糧斛仍令本衛所船裝運內該京倉交納者俱改通倉上納與該通倉上納者俱免晒以便船隻早回京倉改通倉照例每石加收腳價米一斗免晒每石加收二升其腳價并免晒米每石俱准折銀五錢太倉銀庫交納願納本色者聽前項米石俱不挨陳先行放支

九年

遭風船糧所在官司勘實奏豁

戶部奏看得前項運官漂流糧米減存通倉上納或免晒收受緣此等官軍既不嚴謹以致損失官糧究其陪納又得將見糧改遠就近免晒甚實無以示戒今後通查一年漂流損失之數行通州倉半撥委官將最後運到衛所該京倉上納糧米改撥通州倉及將該通州倉上納糧米免晒上納以補漂流損失之數不許似前就將漂流衛所糧米零碎改撥仍照舊例漂流萬石以上都御史總兵官具奏究奪千石以上把總官提問千石以下止提問本管官旗

帶納蓆板本折色分數

戶部奏舊例兌運民糧每二石與新蘆蓆一領其支運倉糧每二石領舊蘆蓆一領到倉交納每一百領內除三十領准作破碎若支附餘糧米原無收到蘆蓆者不領其兌糧之時以三分爲率二分

納本色務要支領本處長大堪用蘆蓆前來交納一分折納價銀每蓆一領折銀一分又每米二千石納楞木一根俱本色松板九片亦以三分爲率二分納本色一分折納價銀每板一片折銀三錢五分木板本色俱令運軍就於本地收買到京送納務要堅楞蓆板折銀俱隨糧收受一處出給通關以便查考共銀兩太倉銀庫另項收貯以備修倉等項支用

支運倉糧七十萬石聽漕運衙門撥船改兌

十年

輕齎銀兩務隨正糧徵兌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南京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余果呈備金吾前等衛運糧指揮等官江岳等呈卽照各衛所官軍領運各司府糧其折耗二六不等輕齎銀兩例該隨本色糧兌以備沿途盤剝上倉車腳之費奈何近來各該管糧官員止知文兌本色其輕齎往往違之度外官軍領兌本色糧米畏懼違誤只行僱運先行前進摘留官旗在彼守候輕齎或兩三個月或四五個月方纔得完而船至前途般盤上倉急缺使用只得加利借貸凋敝亦由於此呈乞轉達議處等因臣等議得輕齎銀兩原係隨糧交兌之數今本色糧米兌完卻就出與通關去訖有司亦得通關到手卽便以爲了事殊不顧念軍士齎輕的係到京完糧緊急腳費之用近則兩三個月完者有之遠則隔年尚且拖欠不足雇車剝船雇腳子倉中使用等項只得加倍借錢以了官事似此故違新例合當申明禁治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行令浙江等司府今後輕齎務隨本色

一併徵收交兌完足方許出與通關而有司必以得通關之日爲始完糧期限敢有止將正糧完足勒逼官軍出給通關者聽漕運衙門并監兌官指實參奏照例施行

有司管糧或佐貳官徵兌不許轉委屬官

從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也

禁運糧官不許索取有司財物

從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也

查議各廂積水及改建滾水壩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淮安清河口直抵揚州瓜儀兩壩運河延長四百餘里全賴蓄

郵寶應二湖蓄積無源之水而淮安以儀真有閘
壩揚州一帶設有涵洞以時啓閉防禦泛溢衝決
之患緣自春初水涸止宜閉固蓄以通舟楫不意往
來馬快船隻到來不肯由壩車放輒便用強開閘
放出放入自由自在莫敢誰何及遇天時亢旱漕
河水淺鮮船糧船起剝尚不能行而高郵寶應一
帶臨河豪民乃敢蠱惑人衆赴官告要放水救田
豈知寶應湖延長只有十七八里高郵湖不過三
十里湖底雖深湖面得濟漕河者止有一尺之餘
湖東高郵寶應興化鹽城并各衛所屯種低田環
遶二三千里以二三十里湖面尺餘之積而欲濟
此數千百里無涯之田能救不能救此不待言而
後知也又豈知此湖一放其涸可立而待往來千
斯舟而萬斯艘不分鮮品糧運仕宦商賈四夷與
諸色供應人等皆坐困矣于時不免下濬河渠以
掣取湖底深處之水揚二府高郵等五衛興化

等四所通泰等州江都山陽等十有餘縣災盜餘
存呻吟之民起倩挑撈益亦不勝其困苦矣臣等
思惟後艱恐貽
朝廷之憂夙夜不遑處也近據高郵州申稱下河姦民
因見天旱田禾枯死聚積五百餘人各執鍬鋤短
棍齊聲吶喊將塘岸挖開五丈七尺洩水救田等
因到臣除行管河郎中及該府州掌印管河官用
工築塞將得水之家并盜決之人捉拿追問外切
緣此河專爲進
貢鮮品及漕運而設如何可與江南湖塘積蓄水利特
爲灌溉民田者之比臣等往往督令管河官員用
心巡視防守奈何無知姦豪全不畏法而且興言
怨謗毋照涵洞閘座初意專爲水大洩水而建乃
令臨湖小民通同管塘夫老凡遇水大時月封閉
堅厚使水無從所洩水小時月卻將涵洞偷開閘
座從底竊放或如今日聚衆強決使水無所存蓄

是皆不利於漕河先年管河官員有見於此分
將四涵洞改建滾水壩數座水大從上洩流上仍
加板三層以備旱乾公私之用水小勺水無洩一
蓄一洩不獨於官河有便而於民亦有大便衆皆
稱便但不利於臨湖田多豪家排沮而遂止之今
皆廢弛府州管河郎中及管閘管泉主事專爲河
道而設分理其事而近年添駐并各閘淺溜小水
妨誤糧運亦非其各相應議處如蒙
勅該部會議合無行令總理河道都御史除臨清儀真兩
處主事兼理軟料代管收放閘座照舊外其寧陽
管泉主事舊例每年春夏常在南北驛割撈淺放
船近年以來因循不來其濟寧嘉祥鉅野魚臺四
處一帶河道閘座舊皆濟寧管閘主事兼管徐州
沛縣二處河道閘座屬徐州洪頭等閘主事兼管今
後必須嚴督各官務要躬親
朝廷設官之心不憚勤勞往來巡視諸蓄水利并約勢

要人員不許私擅開閘又舊日徐州管河郎中常
在高郵揚州兩處駐劄近來只在徐州駐劄雖或
間常往來巡視河道亦不過旬日耳況徐沛管閘
管泉既設有主事管理而郎中應照舊在於揚州
高郵兩處有事地方駐劄與安平等處管河郎中
各於分管河道往來巡視其管徐州郎中仍將儀
真并揚州一帶涵洞查照先年改造滾水壩事體
將一帶閘洞但各改建滾水壩務使河水與壩面
相平而下深必河底高下常留四尺有餘必須以
河道淺處爲準庶便船行永無所阻且可以消殺
豪猾望之心臣等又伏覩
大明會典內宣德四年令凡運糧少解送官物并官員軍
民商賈等船到閘務積水至六七板方許開若公
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如是急務
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并不許違例開閘
進貢緊要者不在此例成化間令凡閘惟進鮮船

使遠到淺閘其餘務待積水若豪強逼勒擅開走
洩水利及閘閘不依幇次爭鬭者聽閘官將應問
之人拿送管閘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損壞船隻
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并傷人者各依
律從重問罪干碍豪勢官員条奏究治其閘內船
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夫牌故意不開
勒要客船錢物者亦治罪欽此欽遵外爲緣日久
之心廢弛合當申明前例刋給紅牌於各閘竪禁
約往來船隻敢有故違强開閘座及恃倚勢豪名
頭夾帶民船過閘者聽所在官司指實条奏與豪
戍盜决隄岸者
俱照例究問

十一年

官軍關支月糧倉分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江北江南等總
把總運糧署都指揮等官張輔等所呈竊惟民出
賦以養軍軍舍生以衛民今漕運軍上長江大湖
而冒風波之險暑雨祁寒不得凍餒之苦出百死
得一生則所望者惟止月糧奈何經年累歲不得
關給又乃逼借私債以供官費將欲不逃其可得
乎如蒙乞
勅戶部會議合無轉行各該巡按衙門查照正德八年事
例行令各衛所將運軍欠缺月糧的數造冊發送
該支官司務要刻期照名給領若見在倉糧不敷
支放亦要設法區處依數補關完日具本造冊
奏繳

湖廣運船通改楠木打造催解料價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湖廣把總運糧
指揮僉事周正呈稱惟漕司急務重在運船而歲

造運船必藉料價先因司府衛所料價稽遲節次
題奉
欽依責限催督奈何各該官司不遵決例仍前遲誤且如
湖廣產木地方比與江南杉木所在不同而原定
料價因而高下難拘一例其不各立嚴法徵解則
料銀愈遲船隻愈誤漕政云見廢弛矣如蒙乞
勅工部計議令無備行湖廣都布二司查照該總都造運
船若干通改楠木料價七年二造船□該造若干
合用軍民料銀若干軍料行武昌等衛所比依襄
陽衛念補軍餘民料行各府縣俱限本年十月以
裏徵完起解本布政司各貯庫聽候給軍買料打
造若有臨特徵辦不前俱令布政司將官庫見銀
借給應用候徵收前價照數補還如有遲慢止照
倚欠糧運事例十二月終不完者各該掌印官住
俸次年正月終不完者革去冠帶仍將首領官吏
提解漕運衙門問罪發落若延至四月終不完者

掌印官一體条
奏問罪起送吏部降級其江南直隸衛所淺船與湖
廣定例合令照舊成造其徵解
軍民料價期限悉照前例施行

令挑濬常州一帶小河修理損壞閘座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據鎮江把總部指
呈稱鎮江常州河道淺濇運船俱由夏港孟瀆河
出江逆上瓜洲風濤險惡人船不利等因乞
勅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嚴督管河郎中等官設法挑濬仍
照瓜州河道事體
三年兩次舉行

二年

令寄歸在運物故遺骸官給銀三兩軍二兩仍存恤

從都御史叢蘭總
兵官顧仕隆奏也

十二年

甄別運官賢否陞降黜陟事例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議得自正德十一
爲始凡運糧把總官員僨運勤慎通不借債二年
者陞俸一級五年者陞署一級如該總一歲借債
至五千兩者罰俸一年積至萬兩以上者降俸一
級仍留本用以後二年通不借債軍上稱便許復
原俸三年皆滿萬者降官一級就行黜退仍查任
內錢糧并所借債銀若有侵欺情弊從重問擬其
衛總指揮并守禦千戶所總千戶不借債貸并
借債積千兩以上及衛所分千百戶借債積至五
百兩以上或有侵欺者亦照此例陞降俸級問罪

俱止終本身子孫照依原職襲替例該罰俸降俸
者漕運衙門徑行例該陞官降官者移文該部施
行若該部於把總官内推選并衛總官内推選別
用亦照在外文職官員事例查係漕運衙門曾經
旌獎者再行訪察相應然後舉行其把總官有缺
就於衛總内亦曾旌獎熟知運事者推補衛總官
有缺聽漕運衙門先儘陞俸陞級至於衛官相等
者取用如所官累陞至衛官者衛總無缺仍管所
總運事若各該官員任内借有債負目下彌縫僥
倖遷轉離運日後敗露事蹟顯著有入已者一體
從重問結糧入己
者仍照前例降罰

十四年

議借鹽銀償還糧運宿債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准戶部咨節該江
西都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使王佐奏前事內一
件積債之害切照缺軍盜糧二害多因積債所致
積債數多則旗軍月糧行糧不敷分償債主經手
官旗畏懼債主逼討膽小者則不敢赴京交糧而
拋棄船糧逃回膽大者盜賣正糧償還債主又且
乘機作弊所以致害至此然積債之由其目有五
或因漂流磕沉船糧不得勘報開豁借債買糧賠
補一也或因原兌糧米濕潤經過三伏腐爛虧折
借債買糧賠補二也或因使用不足收受斛面太
重以致掛欠籌斛借債買糧賠補三也或因大雨
泥濘車驢腳價輕賫不足借債賠補四也或因不
才運官營幹己事假以催陪買糧爲由誆借債負
遣糧衛所債還五也五害不除未免借債積借數
多則官軍逃亡盜賣糧米乃理勢之必然者也剏
今積債已甚所以官軍逃亡盜賣糧米其弊至此

遣累見在運官或自縊身死如袁州衛百戶于宗
是也或剃髮爲僧如東昌衛指揮王鏞是也人情
至此誠可流涕若不權宜區處設法救拯米運
政臣不敢言查得弘治年間該漕運衙門奏亦
因運軍疲憊每糧一石外加耗米五升運軍少蘇
於今疲憊已甚有非加米所能救者也臣嘗讀大
學衍義補觀古之善漕運者唐稱劉晏宋稱李沆
劉晏之法以鹽雇傭李沆運船令載鹽回所以稱
善也今日漕政積債遺害至此再無別項銀兩安
濟合無乞
勅兵臣從長計議行移漕運衙門查照在冊該運債負并
欠債官旗船數造冊具
奏戶部准令欠債船隻照依官價上納長蘆運司鹽引
各一百引於回空之時順帶販賣償債其上
納鹽本責令各債主自出丁納暫借一行以了債
債如此則軍民無賠債加賦之苦債主免坑陪資

本之怨甚通行糧用銀各得以養家口而運政
自然清楚矣等因查得成化二十一年間該巡按
監察御史謝文等題奏
准通行欽遵外近今年久因循廢弛致令漕運很損軍士
困苦又非先年之可比者臣請以其故爲我
陛下條陳之且有運所借之物軍士在家有月糧也一家
老稚藉此爲生近因各處災免數多及有司官員
緩於催徵恒有八九月或二三十箇月甚至五六
十箇月不得關支者軍士經年在外無由生理遺
下父母妻子啼飢號寒中間凍餓而死者不知幾
何間得一月二月在在逼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
從議處者一也軍士在外有行糧也自本次以至
京師計其往迴近者五六箇月遠者八九箇月所
支米麥多則三石少則二石食用已不得敷況每
軍十人領船一隻暑雨晝夜無人更代內有負累
逃亡者仍又賴此僱人牽挽中間忍餓輸力者不

知幾何若此物奪取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者
二也軍士交兌有輕賫也戶部議單正米之外尚
有本色折色加耗本色所以備上倉明加耗米及
豐剝拋撒等項之數折色所以備雇車及進倉使
用并買蓆板等項之數近來輦脚大費使用頗增
萬口一詞悉稱不敷正德十年戶科戶部有見於
茲各有建白添差本部郎中并漕司把總官各一
員領
勑處分以平之事戶脚價愈增而其事遂寢矣迄今識者
追思往典憾嘆自茲以後誰能抑之漕卒之累尚
可忍言今若又將此物奪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
從議處者三也交兌之際有補潤也各省有軍民交
兌或因天時陰雨日久或因本鄉地方窄狹無從
晒揚恐誤限期議加數升以補虧折之數或因而
往船蒸傷太甚或因而到倉晒揚太重或以易資
上倉經覆之需得少費多以致往往掛籌今若

將此物取而還債人情何堪此無從議處者四也
官軍北行有鈔貫也指揮八錠千戶衛鎮撫各六
錠百戶所鎮撫各五錠旗軍各四錠此先年間鈔
貫值錢盡數買辦柴薪蔬鹽之用自今 歲所得
不敷一飽之需縱若奪而還債能當幾何此無從
議處者五也百者之外再無分毫所儀加木一節
先年屢嘗行之雖償債之多不足以盡償一時之
急可以少濟燃之事體似亦相應如蒙乞
勑戶部計議合無申明御史謝文等奏行事例行移本部
監督委官公同巡倉御史督同各該把總官員從
今歲各衛所完糧之日就將欠債軍士一一審查
根究所借因何使用果係糧米虧折輕賫短少迹
已明著事非由私勢不容已者然後該借者准其在
運償還不分債負遠近止許加利三分若有已還
原本并三分之利改約再增者即便停止原券對
衆燒毀敢有隱匿不行盡數報官私下議還仍蹈

故轍者許運軍赴法司或漕運衙門陳告將經該
官旗問罪革退原債令其自還若係總督提督等
官指以京中人事分派科斂或因把總衛總等官
營幹私事假公侵漁以致累倍就便指實參
奏以逆重論以後每年運糧畢日並聽各官照前清查
著爲定例永爲遵守及將正德十三年江西布政
司該徵本總糧米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三斗八
升每石量加耗米五升照數折銀帶徵行令把總
官督同衛總官限次年交兌之前預收貯運糧到京
聽 部委官并巡倉御史照同查驗照依原清的
數償還債負若有餘剩行令封收本總存爲修艌
船隻謂官軍揭債多因脚價不敷負累正德十三
年以前所欠照依御史謝文等奏准事例清查議
處戶部暫於淮浙二運司鹽價銀兩支一十萬兩
解送太倉另項收貯以後脚價缺少查筭補給以
絕借債之獘

奸頑運官盜銀棄撇船糧逃回照例參究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本得宣德年間南
京水軍右衛指揮同知陸𦗟因為奸懶畏懼運糧
奏奉
欽依降做副千戶仍發運糧及查見行事例漕運有監守
盜糧四十石銀二十兩以上問發邊衛永遠充軍
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今後運糧官有在中途或到京通等倉
拐帶官銀盜賣私米棄船逃回事發拏獲到官除
銀二十兩糧四十石以上者照例問發外其不及
前數照常事例發落如有交糧掛欠畏避考較私
自逃回或假疾托故遷延私家不
行赴運者仍照陸𦗟事例降級

運官有缺聽把總舉呈漕運衙門取用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申明弘治
五年漕運衙門會議賢能以勵治功之例

運軍順帶土貨不許官司擾害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洪熙元年節
該欽奉
勑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
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其陪補朕甚憫之今後
除運正糧外附載自己什物官司毋得阻當欽此
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官軍合准
勑諭順帶土宜以為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
阻當成化二十一年都御史馬文升復
奏申明正德八年又該戶部欽奉
題准該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為因流賊生發阻截
運道燒毀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事例許令
量帶土宜貨物以備修船剝淺等項支費你部

還行與漕運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外今
朝廷優恤運軍之典至詳至切為臣下者正宜遵守奉
行奈何近年所司罔肯體恤運船但帶柴炭竹木
等物輒過瓜儀抵京大小官司俱要攔阻搜盤索
來官害難流滯衰乏終不攔阻于於空船回還又
假以解盤為由所處扣留三五日或十數日勒取
執結不容放行雖醃菜魚鮮之物亦皆搜去甚至
有將官軍行李大肆公然搜制盜取不敢言論如
斯之害已非一日切以言之得再准任依成如非
揚官司盤禁所因相應今德州臨清東昌濟寧處
處搜盤況彼處地道早寒閘座又多年年回船來
阻滯帶於所如蒙乞
該部將將前例申明重復行移沿河各該衙門今後運
船所帶土宜等物令其隨便發賣以助貧軍剝淺
等項盤費之資不許違例阻當擾害官軍乘機
不將運船裝糧備載各貨妨誤糧運者事發仍照

例追究納鈔抽分其回空船隻果有夾帶
私鹽聽淮揚官司依法搜盤參治施行

嚴督補足運軍

都御史臧鳳奏稱照漕運先年已經每年定用十
人蓋以省約甚矣奈何近年運軍或因積負逼迫
或因糧賞無得或因運官需索或因投寄別差以
致每船數足者少數欠者多無以辦人載重駕御
實難糧運之遲亦由於此查得先年總督官員節
會奏
准行令南京兵部并各處守巡兵備撥補迄今並無一處
補完亦無一字聞報所以然者蓋因隔別衙門官
員漫不經心故也合無乞
勑該部再行南京兵部并各處撫按查照原行嚴督守巡
兵備悉照舊規事例着實補足造冊繳報若再
遲誤反等參究提問販殺駕御有人糧運不誤

查催軍三民七料銀給造運船

都御史臧鳳奏查得在運造船料價每船十分爲率軍辦三分民辦七分使司其事者催徵早完則成造及時而糧運可速矣夫何各布政司原辦船料徵給遲後甚者令官軍遠赴所屬支領而衛所出辦者亦各視常怠玩派徵失時無以交兌之後見造船者等候船完無船者就賃民舟甚者亦配別船帶運所在耽閣糧運遲晚亦由於斯合無乞

勅該部行令各布政司將有司出辦造船料價俱在頭年十月以裏徵完十二月內給領其各衛該辦料價亦令掌印官自依上派徵務在年前給領庶幾成造不悞漕船足用矣

十五年

查催廠料人匠銀兩造船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參將淮協同漕運參將都指揮僉事陳璠手本照得浙江一總所屬杭州前等一十三衛所每年該造淺船四百餘隻先年因無廠地各衛管運官關領布政司料銀俱於蘇州府地方僱匠四散打造因把總衛總官不得親詣查驗多被無藉官旗通同匠作侵欺料價或臨期逃躲其料價有司又不依限給發延至五六月間方得下水板薄釘稀不經久駕因係隔省人民不服拘免正德元年本職管總呈蒙漕運衙門動支料銀買到杭州府仁和縣謝村民人卜宰夫等空地八十餘畝蓋造廠房拘督官旗在內成造數年之間頗得便益其後因無專官統理以致因循姑息依舊各處打造前業遂廢要行議行工部抽分廠帶管仍於官廠打造以便催督等因又

據浙江把總都指揮韓平呈稱本總衛所造船五年一造每隻除舊船外該民出銀七十兩後因偷木價高議行民料銀上加派三兩共七十三兩赴浙江布政司支領軍料銀三十兩准衢寧海一衛等衛撥軍承辦其餘衛所料銀并隨船什物俱是本船運軍自行出備及查江北各總運軍料俱是衛所另僉軍餘出辦何獨浙江一總專累運軍苦不勝言且各衛所除正軍之外餘丁尚多空閑比之江北人少差繁大有不同呈乞定奪緣由看得所呈俱爲拯救漕運困憊之法相應議處如蒙乞

勅工部計議合無行令本部管理浙江抽分廠主事不妨原務會同都司掌印并運糧把總官推舉省下衛所能幹指揮一員承總千百戶二員分理預於二三月將各衛所該造船隻字號開報都司類冊轉行布政司務在七月以裏關出料銀并各官於杭州前等十二衛所空閑軍餘內選其殷實者亦照運軍事例每名辦銀二兩四錢扣計衛所五年一次該造船隻多寡合用銀數明白委官收受與前布政司料銀通解抽分主事處查驗給發買料雇匠俱於原設杭州官廠內如法打造務要堅完什物齊備領駕裝運若有侵尅料價造不如式違期耽誤等項情弊備細參呈漕運衙門奏治施行

十六年

造剝船置布袋撥運京糧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切照每年各衛運糧多在六七月內到京彼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淖難行須用厚價雇車方肯裝載往往脚價使用不敷揭借上納展轉遲悞職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

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

張家灣水旱車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行
窺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將此河廢置不
行正德元年有定議者後舉興倚題奉
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參將梁璽用銀二萬餘兩雇倩
夫匠重加挑濬轉運又嘗抵京上納未幾又被
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近年營造大木
悉由此河拽運到京即此度之糧船雖曰難行到
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為地峻水急不能由閘
而上臣等愚見若得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
每閘下須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
每閘審度河道濶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用軍
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下官軍運糧到灣之
時借用駕使恐不能齊一聽參將王佐委官雇人
撐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糧完日就彼管領仍
置口袋一萬條各衛輪番領裝糧米盤上剝船運
軍協力輓拽參將王佐總為提調催督遞閘盤運

雖遇陰晴澇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淛江各壩盤
船之法若或天晴道乾亦聽分雇車腳水陸並進
庶獲濟益職等每思漕運日困使用日繁若軍守
舊法恐難拯救此河一行亦可少殺車腳之費矣
如蒙
敕該部從長計議行臣等於淮揚地方動支漕運官銀雇
募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參將王佐處
聽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腳銀以備下
年添造剝船并各閘及近城地方蓋造廠房堆放
糧米以防陰雨擔卸剝船毋使停滯若有假託勢
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為倡率妄
言沮壞或別生奸弊盜決河防聽科道官舉劾并
行參將王佐會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擬重罪
枷號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而漕
運可
行矣

令各衛所撥補軍以足駕運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近年以來各
衛運軍或遭兵火或為災傷月糧不得按口又加
秋債追逼率多逃亡每船見軍不上五七名少者
止三二名甚至全船皆無而滿船錢糧須要雇人
拽運攔頭扶舵者一人用銀三四兩常行用銀一
二兩大約每船用銀一二十兩俱累見在官軍將
行月糧或借債或盜支官糧那移輕賫打發年然
節糧累債多因於此往年臣等
奏該戶部會官議擬請
敕南京兵部各該巡撫淛江巡按撥補回奏至今各總衛
所運官開報數目仍是虛捏詭名全無着實人丁
到運較比往年且益增多推原其故亦因衛所營
伍空虛差繁人少徒事虛文終無實効運道之累
何以興復臣等又查得漕運船隻止先年間淛江

湖廣南直隸軍衛有司料價不欽南京江北山東
提舉司銀兩不少在運又有餘銀貼助按年打造
領駕依時繳有風火損壞隨就給料造完自遭流
賊擾刼之後各總運船悉皆損敝又值連年南北
河道大小漏漫沉没漂淌雖經照例行文追補但
軍民料價年年不得依時關領而提舉司應領各
抽分木價又改別項支銷以致拖欠數多在運亦
無餘銀幫助至於江南軍衛料銀係扣運軍月糧
湊補今則月糧又無是以衛衛缺船裝運負累官
軍或借債暫買舊船或加派別船帶運載重難行
常遭損壞臣等上年節曾奏
准軍衛有司任依催徵累經行文竟如故紙全不遵依比
之往年料銀益多拖欠運船愈加數少如蒙乞
敕戶部從長計議如運軍逃故甚多糧運難行衛所丁盡
差繁無軍可補作何通融僉點纔得充足務使船
船有軍駕運不誤且免雇人累債之苦仍將遭風

失火被傷沉沒損壞等項船隻逼查見數不拘常例大處工料期在一載之間分派造完給發領駕人匠漕運准在軍足船足有司糧米照徵官軍月糧不欠勿勞行催自然償運如期交納不誤亦無逞糧系債之苦而漕運廢政亦可復矣

區處各軍未支月糧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近年以來衍司分陣處處空虛節據各該衛所申報或運糧官軍皆呈該支月糧有一二年或十數箇月至少三五箇月不曾關給家口嗷嗷張頤待哺又加運道消乏百端凌逼苦不得已遂多逃亡臣等上年節會

奏行各撫按官查給至今未得實惠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處今日運軍月糧久欠數多有司倉廩空虛作何設法通融區處不拘銀米均爲補給添齋困苦急救倒懸勿徒虛文務臻實惠庶軍有月糧人心攸繫而償運

効勞樂於趨事矣

分豁運糧違限官員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先年定立過淮完糧期限山東北直隸正月以裏完報五月初一日完江北官軍十二月以裏過淮限七月初一日完南京江南正月以裏過淮八月初一日完湖廣浙江江西三月以裏過淮九月初一日完皆以地里遠近大率過淮之後在途延住有違原限問以罪名情法皆當近年有司怠政玩法其兌運糧米視爲故常有三四月開方總徵者有八九月不曾完者屢經參奏已將有司提問罪名每年仍將漕運官員不分完兌遲早照依原限問罪給會律例凡因事致罪亦必坐所由今所在有司已坐徵糧違限之罪而運糧官員又坐給糧違限之罪所以人情不堪問當上運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今後運糧官員違限者查照過淮剋兌完到船月日計算水程往與分豁庶幾情罪相當人心自服而職官亦勉於從事矣

禁約道倉官攢歇家阻害運軍

都御史臧鳳總兵官顧仕隆奏近年通倉前後歇家諸同把門官攢人等不容車輛進倉逼令堆放各倉門前用錢打點方許進倉偶值秋雨淋濕腐析且又乘機盜取乞

勅戶部出榜禁約仍聽巡倉御史拿問施行前件依擬

各處災傷設法補足運納不必臨倉支運

刑科給事中田賦奏查得先年舊例江南蘇松常鎮四府糧米俱民自運赴瓜淮水次聽江北南京各衛官軍領兌成化年間始罷瓜淮之兌官軍雇船過江就各州縣水次領兌於是始有過江腳耗之加該納糧人務要照依原様乾圓潔淨糙粳碎者俱要晒颺不知後因何例免其晒颺於是又有補濕補潤之耗由領兌之說蓋欲軍得腳價之費民免轉運之勞是交便也今則年久事定人玩弊多不復如昔何者府縣徵收之數多不如限每每延至四五月間官軍加耗之議又復多求往往致爭毆訟人命民料其運必掉和然後肯加軍伏其米低必加多然後肯兌愆期挨運損民害軍其流之弊已至於此將使監兌親臨以禁之數水次不了五六處所輒使一到即完亦必累年始遍月日不足也將欲委官以下之數可任委用者少況軍民無統不遵戒飭若曰申明禁約則亦徒文

其耳勢自不能也至於湿潤之說尤為百弊之源何者耗以暴潤為名則未少已不堪矣就使盡數必然虧折况各該運官不虞後患止利目前一得潤濕之粮遂為附於己物易賣銀兩上下交侵把總則每船提取衛總則每軍銖科及至上納不足不免借債出籌年累一年嘆日益弊今歲若浙江把總都指揮韓平之剋取處州衛指揮方溥寧波衛千戶馮欽等之虧把皆是物也查得戶部議單內開有兌運粮米江南直隸五斗六升若民自運至瓜州兌軍者四斗一升運至淮安兌軍者三斗六升是亦未嘗不許民之自運也今議者以為若復水次當則倉厫與其煩擾曷若從舊是殊不然凡事窮必變變而後通今茲之患是在不從舊耳瓜淮一定則軍船必限十二月取齊民糧必限正二月運赴船必先至粮至輒兌皆至必於船囤無待於倉厫而又臨之以監兌督之以漕司有司

有警揚預發之心運官無需索勒掯之弊職愚以為莫大之便又見得湖廣今年兌軍俱係晒揚好米並無暴潤之耗軍民各無爭怨情法亦為大公以是推之則直隸浙江未必不可行也此二者非新創之紛更乃復舊之良法而絕漕運之大弊者乞

勑戶部再加議處或盡革過江之耗米以復瓜淮或盡革暴潤之補增如法晒揚預行各該衙門俾知從新

[illegible]依法交兌

[illegible]來治

一議[illegible]以通粮運

[illegible]總[illegible]兵官楊宏題奏該

[illegible]併軍衛有司管河官照例起[illegible]

[illegible]著為[illegible]

[illegible]

務見成功如或怠玩依勑罪有所歸

憐恤運軍阻凍之弊

總兵官楊宏奏案照先為乞

恩憐恤運軍運平阻困苦事據江西都司鉛山等衛所運粮旗軍陳眞捌名告稱先於正德六年分粮在船行至東林閘被流賊燒毀船粮殺死運軍正德七年有司運粮行至中途凍阻粮米寄囤淮清等處又年分派見船帶運正德八年軍船方得回所及船完赴兌又遇有司無粮守候二十箇月不得交兌因此迎年守凍措辦累債賣產三五千不得回家多致死於道途正德十四年五月船到水次修完開兌又值寧藩作亂取船搭橋大船經過折毀止裝累軍借銀重復修整又蒙撫按衙門行文將粮停止不得交兌起運正德十五年兌粮在

船行至沛縣廟道口凍阻三箇月餘次年四月船方抵濟陵撥道倉納完七月方幾回到儀眞壩下余把總斉官截留聽兌又拿家屬催船領兌即令各軍船粮已到淮安又被清河縣北一帶河道水勢深發溜旋崩塌河岸水高數尺道路淹沒通無挨路斷以徒攬進支到京以得計筭二千五百餘里未知何日得到中途又遭凍阻軍貧衣食不充逃竄難保乞憐分處等因到臣已經會同總督漕運都御史臧琳議擬要將鉛山等衛所正粮一十五萬四千三百三石六合連耗運至常盈倉收候下年查有被災州縣折收輕賣存下軍船改撥運納緣由具本會

題外續該戶部郎中李獻可將前項粮船催攢行至臨清一帶見今凍阻不能完納本年十二月十九日據原差查催粮船淮安衛千戶張鉞查得各總自北河起至臨清共凍阻粮船二千三十七隻巴[illegible]

署都指揮蘇潤李輔周溪戚景通并各衛官俱各
到京把總鄧艮余大綸尚未到京等因處此會同
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陶琰議得前項船隻雖係離京
不遠必待春煖河開正二月間方得前進又恐河
道淺澀起剝運抵該倉完納已至五六月纔得回
衛其江西湖廣程途寫遠經涉江湖及剝水次不
無又似上年遲誤官軍通無休息之期糧運終有
運延之患況今江北等總把總指揮鄧艮等六總
缺少淺船一千一百四十隻鳳陽淮江等六總缺
船未報大槩亦缺數多除行委官將清江廠收貯
杭州蕪湖二抽分廠料銀收買木料趁時打造急
難完備其漕運四百萬石糧儲必欲依限完納以
復舊規誠不易舉臣等職司漕務夙夜憂皇寢食
靡寧計無所出該行各把總如江西運軍勾攝戶
丁先僱民船所賃銀兩於隨糧輕賫內支用況前

銀係沿途壩閘淺起剝及到京通水腳車腳等項
應用尚且不足縱使有船無人撐駕亦難運動若
如各總奏宜分派帶運裝載太重多遭沉溺之患
抑且人力寡少撐挽不行若待糧完船回及打造
完日纔去裝運則緩不及事均為遲誤縱有添差
部屬緩立法例恐於運政無補誤事之罪萬死莫
逃臣等伏覩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節該欽
奉
詔書內一款嘉靖元年漕運糧斛四百萬石照舊徵兌起
運其餘負秋稅糧馬草不分存留起運以十分為
率俱免五分以蘇民困則天下有租稅之民已沾
實惠矣又一款漕運官軍借欠債負利高生利為
害百端自正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寡俱不
追還以蘇漕運官軍困苦以後升借再放者聽漕
運都御史巡按巡倉御史查例參奏重治則漕運
官軍困苦已蘇矣惟軍船缺少司漕運者失於

奏
明詔未蒙該載所以運軍沉痼之疾尚未蹇復也右卅奉
旨處置恐二三年之間掛欠之累猶倍之漸勢有
所不免而見在疲敝官軍愈加逃亡則漕運之事
日入於廢壞則可憂之甚者也臣等查得節該漕
運建議事例開載成化二十三年弘治元年二年
四年各年兌改折銀六十萬石八年蘇松等府折
銀八十萬石江西湖廣僻遠不通舟楫州縣派該
兌改糧米每石連耗例准折銀一兩二錢九年十
六年各折銀糧一百五萬八千石十一年十八年
節奉
詔免明年兌運糧十分之二正德四年折銀糧一百萬四
千四百石十四年折銀糧一百四十二萬石彼時
軍船不缺舉宜行之所以公私既為兩便軍民齊
占實惠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漕運軍國大計所繫船隻缺少運軍凍餒官軍

十分苦累乙
勑戶部計議合無將各省并直隸府州縣會經兵災及地
方災傷縣遠止處各該起運漕運京儲查照節年
寬徵本色折糧事例量徵折色一百萬石以省運
船不足之數行令各該有司徵收銀兩解部支銷
將凍阻船隻軍士暫存辦料補造缺少船隻如此
則民受一分之惠軍免十分之苦凍阻之船不
為誤運缺少之船可漸脩補漕政庶可脩舉

造補焚溺運船

總兵官楊宏奏看得所謂運船被盜焚燬遭風沉
失或被旗軍盜賣軍民料價通并拖欠愈累愈疲
通查漕運見在不堪裝運淺船約有若干將沒官
銀兩量數撥發工部專差屬官一員督
勑於產木地方買料完造給軍領駕并催軍衛有司各年
拖欠料價以備添補一節係是整頓漕政經理

闕儲至計相應依擬舉行及照前船該提舉司造者本
部見有主事在廠專管該原衛所造者地方自有
司府官可委本部右再差官不無繁擾合無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漕運都御史總兵官嚴督各該運糧
把總官員通查各總缺欠未補損壞不堪淺船各
若干隻直隸南京
中都江北山東遮洋北直隸等總淺船備行淮江衛河
二提舉司本部委官主事責限依式補造如工料
不敷查照舊例如該軍辦經呈漕運衙門如該官
給從呈本部各另催辦足數應用隸江南江西制
江湖廣等總淺船備行各巡撫都御史督同守巡
印府等官責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舊例軍辦若
干官給若干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敷徑呈巡撫
巡按衙門設法撥補足數應用通限一年之內補
造完足備細造冊
奏繳仍各查成把總官員嚴切省束各該衛所官旗務

將船隻愛惜不許作踐盜賣以後但有損壞缺少
以致雇買民船湊運罪坐把總官員如是損壞數
多參究罷黜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本部左
侍郎趙璜等具題本月初五日奉
聖旨是欽此備行到臣除欽遵外會同總督漕運戶部尚
書兼左副都御史陶琰查得節據江北直隸把總
運糧指揮劉良呈開本總共缺船四百五十九隻
江南直隸把總運糧指揮臧景通開呈本總共缺
船三百七十一隻遮洋把總運糧指揮王溥先呈
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二十四隻續呈報缺船七十
六隻共二百隻江北直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楊
仁呈開本總共缺船二十九隻山東把總運糧署
都指揮馬錫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五十五隻北
直隸把總運糧署指揮使孫璣呈開本總共缺船
八十一隻湖廣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蘇潤呈
開本總共缺船七十五隻

中都留守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李輔呈開本總共缺
船一百七十一隻江西把總運糧指揮余大綸呈
開本總共缺船五十一隻浙江把總運糧署都指
揮張表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九十一隻南京把
總運糧指揮梁端呈開本總共缺船九十二隻把
總運糧指揮周滿呈開本總共缺船一百六十六
隻通計各總共缺船二千四十四隻查得前項船
隻除浙江湖廣江西江南四總各都司衛所自造
外南京江北鳳陽等五總運船俱於清江提舉司
每年成造五百二十三隻八分遮洋山東北直隸
三總淺船俱於衛河提舉司每歲成造一百四十
七隻五分料價俱於杭州蕪湖并清江提舉司三
處抽分料價各衛所軍辦料銀兩半收買板木油
麻釘灰等料該衛委官支領打造以備各總領運
已是定規近年以來各處銀兩拖欠數多該廠缺
料造船衛河提舉司弊壞已該給事中田賦具

奏處置更改近據管理清江提舉司工部委官主事丁
瀓呈開杭州抽分廠節年拖欠銀一萬一千八百
三十八兩四錢五分三厘六毫蕪湖抽分廠節年
拖欠銀三萬七千八百七十八兩五錢七分四厘
蘇州揚州淮安三府節年拖欠人匠銀三萬一千
三十三兩八錢通共拖欠銀八萬七百五十兩八
錢二分六厘六毫本廠缺料造船除欠客商料物
銀四萬二千餘兩行據杭州城南稅課司抽分廠
主事范璁續催起解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蕪
湖抽分廠主事張珮起解銀一萬五千六百九十
兩九錢四分揚州府徵解人匠銀九十三兩通共
解到銀二萬九千二十三兩九錢四分到廠要將
解到前項銀兩給還客商餘欠料價等因查得杭
湖二處抽分年例止該銀二萬七千七百八十兩
若將前項解到銀兩給還商欠則見年船隻依舊
無銀買料不免又將料物打造下年徵到銀兩仍

還客欠年後一年料歸木客患貽運軍且以見在
價銀兩平收買此奉在官庶得物價相應木料齊
足便於打造若如所擬將見銀給還木客客貨有
餘官常不足此權在商任其增價一船之木上樣
時價銀四十五兩務華足六十五兩方肯賒借物
料既遲造船亦遲何以濟事切照抽分廠專為漕
船而設所抽之銀積年拖欠致有賒借之累則抽
分之利似為木客而設此豈創立抽分及船廠之
意哉查得運船一隻該運正耗米四百五十石今
各總缺船二千四十四隻該運米九十一萬九千
八百石非雇覓民船入運則覊派軍船加帶船廠
既無及時可補之船則船廠委官亦為虛設即今
漕運艱俱已極最要者莫先於船隻除將節次取
到蕪湖杭州二抽分廠拖欠木價并揚州府人匠
共銀三萬九千二十三兩九錢四分給還上年賒
借木客銀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三兩餘銀一萬五

千五百四十兩擇委管廠把總指揮王端會同守
備儀真等處署都指揮蔡霖揚州府同知常會於
儀真地方兩平收買楠木二千一十四根約餘造
船三百二十三隻每隻給見銀四十五兩共用價
銀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五兩外船一百九十九隻
八分扣該用楠木一千二百根共該價銀八千九
百九十一兩今止有餘銀五百五十五兩外少銀
八千四百三十六兩又差指揮等官陳章等前去
蕪湖抽分廠支取并於湖廣地方收買未到即今
江北把總揚仁總下高郵揚州等衛粮船已於十
二月二十五等日陸續過淮其餘梁端等總下衛
所船糧臣等差官分投催趲其鄧艮等十二總缺
船二千四十四隻該運正耗本色粮米實是缺船
裝運未免仍前雇覓民船裝運其所雇船價必於
限耗輕賫銀內取用倘有不敷借債累軍誠為漕
運大害況各官軍該得停月等糧連年未支十分

疲敝加之船隻缺少賠累逃亡數多皆漕運官員束
手無策漕規廢壞至此已極臣等伏覩正德十六
年四月二十二日
詔書內開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為打造粮船成
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計近來南京
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湖廠支取杉楠等木
數多又有內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年有餘致將
造船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利揭債缺船運
糧貽誤國計今後南京各監局合用竹木聽於本
處龍江瓦屑神木廠并真定蘆溝橋等抽分廠支
取其內官監原差抽分太監李文等詔書到日即
便回京以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欽遵臣等有以
見
皇上洞察運船缺少之害
明詔復其舊例清江衛河二提舉司造船料銀不患拖欠
之弊漕運之幸

朝廷之幸也為照該部所議如或工料不敷查照舊例
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門如該官給徑呈本部各
另催派足數應用謀以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總淺
船備行各處巡撫都御史督同守巡知府等官責
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舊例軍辦若干官給若干
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敷徑呈巡撫巡按衙門設
法撥補足數應用通限一年之內補造完足脩細
造冊
奏繳間為明白臣等查得衛河提舉司造船料價每年
不缺其清江提舉司額該淺船五千三百二十八
隻十年一次打造每年該造淺船五百三十二隻
八分每船一隻該大料銀五十九兩八錢小料銀
五兩二錢共銀六十五兩通該共銀三萬四千六
百三十二兩年例取蕪湖抽分廠銀一萬四千五
百四十兩杭州抽分廠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
共該銀三萬七千七百八十兩全數解到止彀造

船四百六十四隻五分大料尚欠船六十八隻三分不敷料價銀四千八十餘兩原無坐派又查各衛軍辦料銀每船該銀三十五兩以船五百三十二隻八分筭該銀一萬八千六百四十八兩年例止派銀九千五百八十兩五錢不敷銀九千六十七兩五錢俱因不敷一分打造之數連年賠借木料亦由於此其節年事故船二千四十四隻係無底船下落每年額造以外之數亦無料價縱行各巡撫等官不過催完年例軍三民七料銀止彀打造見年一分之數前項船隻終無銀兩難以成造完足臣等猥以凡庸受茲重任急欲完補運船以復漕運但今缺船數多料價缺乏以萬計奏行無從擘劃夙夜憂皇罔有管見不啻緘嘿如蒙伏望

聖恩軫念漕運兵食軍國大計運船不足糧運攸繫乞

勅戶工二部會議將行巡按南直隸并浙江監察御史會同各該監兌主事將杭蕪二抽分廠并蘇揚淮三府各年拖欠銀兩逐一清查將已收在官者并見年徵完銀兩備數解淮轉發清江提舉司兩平買木督匠打造其拖欠無徵銀兩遇蒙

恩宥寬免似難再徵所司無從完報合無將兩淮運司見收沒官引鹽內准給三十斤鹽引招商納銀每引一道赴兩淮運司收銀伍錢共湊一十五萬兩分發各提舉司及江西湖廣等都司買料上緊打造庶得補足節年漂流燒燬損失盜賣缺少之數船無缺欠不誤須運而京儲重務免致延遲漕司舊規亦有修舉之望矣

停免支運倉糧

尚書陶琰總兵官楊宏奏照得正德十六年漕運兌運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糧六十二萬九千四百石支運臨清倉糧七萬六百石奏足歲額四百萬石卷查正德十年該戶部會議將山東河南二

布政司該運臨清倉糧七萬六百石免民上納亦派改兌通前共改兌糧七十萬石官軍駕船就各州縣水次一同交兌起運民省轉運上倉之費軍免在倉支領賠補經行數年軍民兩便後被該倉官吏斗級人等要得出納圖利朦朧具

奏將已改兌糧七萬六百石仍舊民運臨清倉上納又令官軍赴倉支運軍器到於河下支領斛面往往不足一石止得九斗有餘運至通倉不彀交納又要買米一斗方補得完其所用車腳等項又要於兌運輕賚耗銀內支貼今雖衷多益寡牽補上納未免不足通致負累且兌運雖有腳價耗米僅敷完納本糧之用況江南江北糧運近年苦為私債壓累軍困未甦若復因彼累此微蒙

恩詔蠲免債負罷斂如昔漕運難以復舊如蒙乞

勅戶部從長計議合無仍照先年會議事例將臨清倉糧俱坐改兌就令軍船於各州縣水次與正兌糧米一同交領不必支運累軍補賠惟復將河南山東並北該上臨清倉糧令各州縣部運民戶徑自運赴通州倉交納奏

聖旨准免支運

區處改兌耗糧

尚書陶琰總兵官楊宏奏據江北把總運糧指揮鄭良呈照得本總遞年額運正糧五十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八石兌運者分為京倉七分通倉三分改兌者為京倉四分通倉六分各照數分撥外本總該運江南兌運糧斛每石例加隨正耗米四斗變易米三斗九升以為沿途盤剝雇船車腳等用改兌糧米淮安府糧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斗五升變易米二升徐州糧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斗變易米一升山東布政司糧例加耗米一斗七升俱隨正糧上納所得耗少車腳使用不敷卻於

江南兌運糧內每改兌糧一石官貼銀一錢五厘外有支運臨清德州倉糧亦要貼腳價銀一錢五厘且山東兌運每石例加隨正耗米二斗伍升變易米一斗六升值銀八分因不彀應用每石亦於南糧內貼銀三分先年本年腳價賤有司糧早不遭凍阻僅彀完納近年以來先因扣減江南耗米流賊搶擾河道燒燬船糧其腳高貴使用浩繁迭遭水患連年凍阻軍貧糧少掛欠帶運者多積累倍銀巨為軍窮船壞日漸凋零深為貼累不便卑職查得改兌糧米每石貼四分納與兌運所用銀兩相同繼有官貼之名亦是損此益彼之弊止可一時權宜終非經久之計各衛南糧連年被官數多亦有不足完納借累借負豈可貼助前項糧運如蒙乞將改兌江南糧米加耗行令各該有司照依兌運耗米則例量為增添相同領兌惟復將改兌糧米准令全上通倉省官貼腳價以幫完糧車腳

等項不足之用俱照兌運事例解於南糧內量處貼耳於內雖斷所損不多其餘派支運倉糧照舊於南糧每石官貼銀一錢五分相幫上納如此庶此糧易納南糧不虧運限不悞軍困少蘇便益等因到臣看得所呈改兌淮安徐州并山東耗米數少不敷使用要照江南兌運則例量增耗米或准將前項糧米俱於通州倉上納省官腳價以幫完糧車腳等項不足之用其支運倉糧照舊於兌運腳價內每石官貼銀一錢五分相幫上納一節無非那借有餘幫補不足之意耗米不敷者不獨淮安徐州山東司府州縣其鳳陽州并河南司府州縣亦各相同查得兌運改兌名雖不同而費用則一京倉通倉上納雖同而腳價稍別況支運既無耗米尤難到倉若非量為處置非為改正負累支運難完而兌運輕賚不足以供二項之用均於負累愈難舉劃矣如蒙乞

勅戶部計議將支運糧米仍於兌運腳價內官貼上納外合無將改兌糧米每石量增耗米三升大約每銀一分之上以為車腳等項之用惟復不加耗米俱准令通州倉上納在民所增不多在軍實有所濟況糧本出於民之正賦官軍不過代彼轉運今使之那移江南輕賚官貼又累借債每使用官尚賒之民豈能知若但以為害小而寘之不理則軍逃事廢漕運重四京倉不充

國計不足恐先年有違之累復及於民每石所費不止於三升而已

添給鐵斛以便交兌

尚書陶琰總兵官楊宏奏據江北直隸把總運糧署都指揮僉事楊仁所呈看得原降鐵斛數少交兌較斟不便及為有司延調要乞但係有糧州縣并把總有此而各總恐亦生此遲滯委的斛少交

兌不便如蒙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將江南司府州縣并管運官俱准添給鐵斛一張隨便交兌庶免耽延日月遲誤糧運惟復比照近年京通二倉製造木斛較斟停當用鐵包裹火印記號凡遇交兌軍民相較無弊即可應用似亦省便奏

聖旨准進

斛

嘉靖元年

應議事件先奏候到京之日面會

戶部議擬題

准自本年為始行移漕運等衙門七月以裏各將應議事件具

奏本部八月以裏會議通行徵派不必拘定漕運都御

史總兵官催儹到京然後會議看得漕運事宜
在彼中難以遥度必須都御史總兵官親來會議
庶得曲盡今後各官合無仍照舊例每年八月以
裏務要依期親身赴京將應議事件具
奏會官議處永為定例不許擅改若有地方重大事情
勢難擅離臨時具
奏定奪

填給水程稽查違限

戶部題每年派糧之際漕運衙門將水程日數列
為圖格給與各幫官員收掌令其自到水次投文
開倉收斛驗米晒揚交兌兌完起程過淮抵京起
糧及中途守風等項行止地方日填一格同原給
帖赴部查考如完齊回漕運衙門查完銷繳無故
違悞運官照例住俸問罪若有司交兌遲延將運

官分路差歸有司此係都御史部　題
准事例今後合無仍行淮徐等五倉收糧部官不妨原委
各印刊花欄票帖候糧船到彼則便各照地方如
淮安至徐州等該水程若干日即為嚴限填定每
一運官給付一張令其星夜前進查至徐州收糧
部官處照限查考違者痛加究治不許輕縱悞事
亦不許因而拘留聽點及致遲悞其徐州催至臨
清臨清催至德州催至天津天津催至通州俱照
此例每年九月終仍將各催過運船互相交付隻
數并違限遲悞官員備細開具揭帖呈報本部以
憑查對參究

額兌糧米每年造冊繳戶部等衙門查考

戶部題正德十五年四月內題
准每歲春初水次兌糧之時就令軍衛有司在彼會同造
冊五本內開某年月日某府州縣兌與某衛所兌
運或改兌正糧米若干隨船耗米若干折銀輕齎
若干水濕加增米若干一留有司備照一送漕運
衙門一送戶部二送京通巡倉御史如某衛所納
糧先完就於造取通關之時備細開具沿途及到
倉花銷使用揭帖并一應文卷徑赴巡倉衙門磨
筭照例將項原兌數目有無餘剩多寡並以遲早
完欠分別賢否等第照依
欽定事例量爲黜陟舉劾羨有羨餘銀米責令盡數交收
太倉銀庫作正支銷仍取倉庫實收繳報此係御
史楊自之建言本部依擬題
准事件今後會造文冊合無仍添造三本一送京通總
督一送漕運郎中一送監兌官處各收掌查考

差官通州查理船糧腳價

戶部題正德十二年三月內該給事中張大性題
本部議

准監兌官到彼水次兌糧完日將糧數腳價備行覆運官
照數查催另選公勤運官一員嚴督運軍二名協
心看守報米并腳價銀兩公同隨帶前去沿路隨
宜支用附寄明白其本部備運郎中遇有水次兌
過糧米腳價運船過江歲限催運不許遲悞到彼
之後聽新添參將查筭中間若有短少虧欠之數
就於經手官軍下照數追究補陪情犯重者指實
參
奏送問參將近奉令到淮
查實一節合行議處

運官犯贓查例問擬

戶部議擬題
准運糧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銀兩及科
索布匕財物至十兩以上者問罪各降一級二十
兩以上者降二級三十兩以上者降三級至四十

兩以上者仍降三級發回本衛帶俸差操再不守
用些跟官書筭人等指稱使用等項科索運士銀
物侵欺入己至十兩以上者拿問邊衛充軍各總
運回過淮務要將往回用過財物造冊一本呈送
漕運衙門稽考今查前例不拘科斂多寡悉問立
功瞭哨後例却分等第輕重其罪與前不同合照
正德五
年例行

有司正耗糧米不許折納輕賫

戶部題弘治十三年奏
准官軍漕運將正耗糧米照數交兌不許折收輕賫及中
途糶賣違者軍餘欠十石小旗五十石總旗欠一
百石以上者俱問發邊衛瞭哨百戶欠三百石千
戶欠五百石指揮欠一千石把總都指揮等官欠
三千石以上者俱問發原衛帶俸差操若總欠數

多總督漕運總兵等官另行奏
請定奪原會官糧責代領運交納所得價銀入官今查前
例以為太輕故人易
犯合照律例問斷

運軍許帶土宜附搭客貨參問

戶部題查得舊例每糧船一隻許帶土宜二十石
又見行事例內一條漕運船隻除運軍自帶土宜
貨物外若附搭客商勢要人等酒麵糯米花草竹
木板片器皿貨物者將本船運軍并附帶人員參
問發落貨物入官其把總等官有犯降一級回衛
帶俸差操合行漕運衙門并催運郎中及巡河御
史管倉管洪管閘郎中主事每季終將修理過河
道工程採辦過椿草錢糧催儹過輕重糧船數目
與夫水程深淺緣由造冊奏繳仍報戶工二部並
漕運衙門查考以為各官在內政蹟若有仍前玩

違廢政者聽糾
道官參訪舉劾

查議理刑衙門回報公文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比先年間漕運衙門原有
刑部奏差郎中或員外主事一員問理刑名遇有
官軍犯罪從總兵官受詞剳發理刑天順間始添
總督漕運都御史則總兵官會同都御史剳發問
理各呈詳發落此
祖宗舊制萬年可行且臣欽奉
勅內明開運糧官軍有犯拿送理刑衙門或巡按巡河御
史問理照例發落近年以來問刑主事有夫遵守
如常乞
勅該部詳議合無今後詞訟問結呈報參御史處詳允至
日備招呈總
兵官知會

給發沒官銀兩造船并消解事故運軍

總兵官顧仕隆奏查得漕運自正德六年遭流賊
焚劫之後加以水患頻仍車腳高貴而倉場收受
剋剝使用大繁官軍大困積債數多逃亡無算愈
救愈敝充難與復緣漕運重務全在足軍足船臣
嘗查點得每船運軍十名多者不止五七名少者
止一二名甚至全無一軍在船者累行官補每被
各衛所司稱軍士出自有司有司不解軍衛丁盡
人絕委無可補至於漕船節被盜賊焚燬及遭風
水沉沒漂流或被旗軍盜賣者其多累曾具奏
補造奈何軍民料價連年拖欠又兼運軍窮苦逼
無底船只俱將料米派各管
河等官一體查訪禁約施行

勢豪放債查新例行

戶部題查得見行事例內一條凡勢豪舉放私債
交通運糧官旗勢擅拿官軍綁打凌辱強將官糧
准還私債者問罪屬軍衛者發邊衛充軍屬有司
者發口外爲民運糧官參究治罪正德十六年四
月二十二日又該欽奉
詔書內一款漕運官軍借貸勢利上加利爲害百端自
正德十五年以前借者不拘多少俱不許還以蘇
漕運官軍困苦以後再借再放者聽漕運都御史
巡按巡倉御史
查例參究重治

禁約攔阻運船指勒車腳

戶部題江西湖廣浙江三省兌運糧米每正糧一
石外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
七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斗六升折
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齎江南直隸并江北廬

州等府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五斗六升又加兩
尖米一斗共計米六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
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齎江
北直隸府州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四斗六升又
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五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
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齎山
東河南兩省府州縣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三斗
一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計米四斗一升內除二
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亦謂
之一六輕齎今通州參將奉例裁革合行議處
該參將
管理

薊州交糧耗米則例

戶部題遮洋官軍兌運山東河南二布政司本色
糧米每石兩尖加耗三斗薊州交納加八升正

四年會議題
准兌運加耗三斗一升正德五年會議弟內止開照舊加
耗三斗正德六年漕運衙門查例具奏議戶部會
議題
准兌運加耗照舊三斗一升薊州收支加耗減二十每石六斗
正德十年議奏加八照舊開兌因循至今合行改
正兌運每石照舊加耗三斗薊州
止收耗米六升不用一尖一平

清理河道不許民船越幫

戶部題查得近年以來南北民載船隻往往假昌
權要並造鼓旗號擺列刑具懸掛牌面虛
張威勢欺凌運船爭搶閘座甚至所司管河等官
與之通同打放郎中主事又不禁約河道被害糧
運既是莫此爲甚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轉行管河管洪管閘管泉郎中主事嚴

併所司各將該管河道躬親巡歷遇有缺山上緊
築塞泉源淤淺設法挑濬閘座補置鎖舍脩蓋涵
洞隄岸樹株栽補凡河道事體一遵舊規其民載
船隻止行者聽呂梁管洪主事南行者臨清管閘
主事按月各置簿籍遇到寫記船戶姓名編成次
序彼此傳遞除運納供應單需錢糧驗有官給明
文外其餘但係官民船隻每隻於艙上大書號數
字樣仍用油塗以備雨濕擦抹洗滌之弊并給與
呈帖一張收執跟隨運船分岸魚貫而行如九月
以前每打糧船十隻兼打民船一隻至十月初一
日民船聽於徐州灣泊不許入閘打放北來民船
十月初一日以後亦不許進閘直待運船過盡方
許放行敢有仍前仗勢懸掛牌面張打旗號擺列
刑具擅動鑼鼓不聽約束帖號強搶閘座擠塞河
道防洪糧運者聽巡河御史管河郎中或買補或
雇覓民船帶運年年如此愈累愈疲臣聞得賠沒

犯人錢寧等家財不下數百萬兩皆聚斂天下民
財當爲天下之用況今水旱相仍軍民困苦將來
船料似難徵辦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令無過查漕運實少并見在不堪裝糧淺船
的有若干將前沒官銀兩量數撥發前來工部革
差屬官二員請
勑提調於產木地方買料一併營造完足給軍領駕并催
徵軍衛有司各年拖欠料價以備添補此事故運
軍兵部專差屬官二員請
勑分投前去南京并各都司衛所逐一按籍補選齊足發
船駕運其間委果丁盡人絕照例造冊差官徑抵
原籍官司清發解補事完之日各官將造過船隻
用過銀兩催完料價補足運軍造冊奏繳俟
命

補給運軍月糧不許運官侵尅

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漕運軍士頻
年勞役寒暑暴露天下至困莫過於斯所望者獨
行月糧拯救而已近年以來節據各總衛所領運
官呈稱有三五箇月或七八箇月甚至一二年間
全不支給至於各軍行糧亦有連年拖欠者家口
缺食軍裝無辦妻子號寒命多不保將欲使之出
死力挽重舟以泝千里長河亦難矣哉臣累曾具
奏行各撫按官區處補放至今無關者數多況近
年以來各處地方災傷起運錢糧往往催徵不足
盡將存留糧米轉補是以倉廩空虛月糧無所仰
給如蒙乞
勑戶部早爲從長計議將何錢糧補放拯救仍禁約衛所
運官敢有再將軍士行月糧銀假以還債修船或
雇人力或買器物爲由飾詞具呈漕運衙門希圖
准行乘機侵尅那移浪費者聽
漕運衙門就便拿問從重治罪

查催各有司拖欠原借水次支運倉糧

總兵官顧仕隆奏照得淮徐臨德四倉糧米原係
民運赴倉軍船轉支運納并各所官軍行糧之用
近年以來節因地方災傷改兌糧米徵辦不及該
漕運衙門具奏行令官軍暫於四倉內支納候豐
收之年聽各有司照數徵補還倉詎料各該官吏
一自改撥之後即如蠲免置之度外全不經心且
如去年以及今夏各處地方亦頗豐熟所司未見
徵收或有已徵在官者而捏作未徵通同欺隱那
移出納以補別項支銷致使各倉糧多拖欠已往
若奏
勑議免將來者尤所當查一如蒙乞
勑該部轉行各該撫按官今後但遇災傷於水次四倉借
糧支運若次年豐熟即便照數徵完運赴該倉上
納補完以克前借之數仍聽戶部管倉主事著實
查催毋令因循拖欠若有侵欺那
移等項情弊亦聽各官參拿追究

申明盤詰之例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查得洪熙元年欽奉
勑諭官軍運糧遠道勤勞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詰
之費糧米耗折所司又責賠補朕甚憫之洪武中
有令許其於運糧官軍船內附載私己物件以自
資給令後仍聽官軍於運正糧之外附載自己物
件官司毋得阻當欽此正統三年戶部復議運糧
官軍合運
勑諭順帶土貨以爲盤費不許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
阻當成化二十一年漕運都御史馬文昇復又申
明以爲定例正德八年欽奉
武宗皇帝聖旨說與戶部近年以來漕運軍士爲因流賊
生發阻截運道燒劫船隻好生困苦先年有奏准

事例許令量帶土宜貨物以備脩艌剥淺等項支
費亦部裏還行與漕運衙門欽此續該漕運衙門
議奏該戶部依擬共裝載客貨照例究治經通行
遵依外近年以來江南江北運船俱經小儀二處
掛批過壩打發洪閘盤剥淺直抵京通資費多
端勞苦萬狀軍船往回多被所在軍衛有司巡捕
管河巡司等官司不知前項節奉
欽依事例不分土宜貨物一槩攔阻搜盤拘留索害其將
各軍行李衣裝擾搶一空以致糧運展轉遲滯深
爲未便如蒙乞
勅該部再行申明
前例遵行

一議設江船以濟儧運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湯宏奏據長淮衛運糧指揮
使孫璽呈照得江南兌運糧米舊例俱各民運至
瓜淮與各衛軍船交兌自成化八年更改本次漕
運凌船俱不下壩江北衛分派兌江南府縣米次
糧米者每船摘撥旗軍一半守船一半到於各本
次聽兌有司另出過江腳米就彼雇船裝載行之
年久已是定規先年有司徵糧及時交兌亦早船
無留難人皆樂從近年有司徵糧過期官軍留船
下候日久以致船戶畏難趨避旗軍恐誤兌裝只
得於枝河小港寻覓雇倩又被地方居民或豪猾
大戶趕打占留致傷致訟官軍欲雇無船坐待遲
滯甚至有司管糧部運等官自知糧數未完故將
剥船趕散延挨追徵稽留月日又有等奸猾官軍
會集撥船乘機嚇詐斯弊多端致起爭訟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各處合無自嘉靖二年爲始將應天廬州蘇
松常鎮等府民糧該兌南京江南江北衛所官軍
者聽各把總官預行各該府州將管糧巡捕等官
約量本州縣該兌糧數用船多寡各於本管地方

河道照數拘留船戶展官旗到彼軍衛有司公同
議價將過江腳米兩平雇覓轉運不許虧損腳價
致令怨嗟餘剩腳米仍作過壩挑盤之費若衛所
官軍仍前強挺嚇詐地方勢豪仍前趕打占留應
拿問者拏送所在官司問罪應
參奏者轉呈漕運衙門施行

二年

不許變賣拆毀壞船

戶部題成化九年工部題
准總督總兵等官轉行各處衛所將運糧官私料造船隻
每隻出印信文憑一紙開寫原編字號料力打造
緣由付與駕船旗軍收執運糧如遇糧完某船損
壞不堪駕使明白告知親管官齎執前項文憑并
不扶結狀赴大同關提舉司告委撥官匠相看是
實就將文憑收繳附卷官船著令拆卸帶回該衛
或清江提舉司交收自造船隻聽從發賣仍送通
州抽分竹木局照例拆卸抽分并行張家灣巡檢
司等州巡視但有擅自拆賣官私船隻捉獲到官
轉送法司問罪追船并板片入官正德十五年又
該御史楊百之題戶部議
准漕運衙門如遇運船回空之時務照前查理驗實放行
及行通州分守等官前去張家灣一帶密切訪巡
但有官軍通同無籍光棍盜賣軍船或勢豪之人
強奪拆卸等項就便擒拿刑官查照盜賣錢糧事
例各從重追問明白監陪原船完日問罪發落其
間果係損壞船隻應該變賣者許赴所在官司告
驗出給印信執照方許變賣所賣價銀送赴本管
官員驗封轉送備船處所以備造船公用正德十
六年議
准照後例仍行通州巡倉御史管倉員外一體訪察

俯施

行

處卹運軍行糧之困

戶部咨該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題本部議擬運
軍行糧除浙江江西湖廣遮洋四總照舊本處并
本衛倉分關支外其餘衛分似難拘定舊例合無
通行各該巡撫都御史轉行所屬司府州縣自嘉
靖二年為始坐派秋糧之時將江南江北
中都山東北直隸六總衛所運軍行糧比照九江衛
事例管糧官員每年預先會計扣筭明白即以應
運某府某州某衛某所倉分米麥照數徵完就令
民戶運赴水次聽監兌委官查筭官軍實數照數
兌與該衛所官軍作為行糧多餘之糧仍令民戶
運赴該倉上納一總出給通關繳照如有缺少就
將庫藏官銀每石五錢折筭俱不許拖欠遲延滯

運衙門將各該衛所官軍合用行糧數目查筭明
白預行該府州縣坐派支給各該官軍亦不許仍
於原定倉分重支冒領違者俱聽巡
按監兌等官及漕運衙門參究懲治

禁革借債運軍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據江北直隸把總運
糧署都指揮楊仁呈切見本總衛所運軍每年糧
完回衛例該休息以待新糧領兌近年以來各該
掌印指揮等官不遵前例任意借債或找送黃馬
快船或差撥私家聽使或上鋪守門應用有力者
出銀買閑無力者輪流差撥生理既妨俯仰無賴
以致負累逃亡等因據此照得各衛運軍經年在
外衝冒風雨辛苦萬狀幸得完糧暫回正宜存恤
休養以候下年領兌今衛所官員不行休恤任意
差占應合禁治且不獨江北一總為然其各總衛

所亦有此弊如蒙乞
勑議處合無通行各該撫按官員嚴加禁約

申明法例不許拘理該運官軍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查得漕運一百四十
衛所領運官員先年俱經漕運衙門選委近來例
該戶兵二部會同漕司將把總指揮等官逐一考
察賢能者存留在運誤事者退回別差又經通行
遵依去後今查江淮直隸衛所運糧指揮等官除
營等三十一員俱各不到臣等審據本幫官旗或
稱各官因事本管上司拘理者或稱避難在家潛
往者或營求別差棄撇糧運者臣等雖經行文催
取奈何該管上司不查前例一槩拘留或徑自委
官更換甚有中途採用撇棄糧運無官管理者以
致積年舊領旗軍盜賣官糧侵欺虧折倉掛欠實
由於此如蒙乞

勑該部議處合無行移各該撫巡等官今後運糧官軍有
犯除強盜人命照例拘問其餘小事俱候完糧回
日歸結不許一槩俱拿妨誤其前項避難託故官
員聽臣等轉行各該按察司分巡等官提解問擬
仍自嘉靖三年為始以後運糧指揮千百戶等官
但有仍前託故在家或營求別差及船糧到京不
候完糧棄撇先回者聽把總官舉呈漕運衙門提
問應得罪名參調別衛差操另選勤慎官員管理

補造儹運船隻之闕

都御史俞諫總兵官楊宏奏切照漕運糧儲四百
萬石原額船一萬二千一百四隻每隻該運正糧
三百三十石耗米一百三十二石名為四百料淺
船以便裏河駕運此皆
宗朝大臣經畫良法行之歲久運無廢事自正德六年以
該運船有被流賊燒毀者有被河水暴漲漂流者

有在江湖沉溺者又有經過洪閘磕損折倒無存
者加之官軍虧損正糧因而盜賣以致運糧缺少
共二千一百九隻其該運糧衛所該兌運糧米各
有分派數目缺船頗少者分派衛軍船帶運以
致載重經涉長江大河一遇風濤易爲沉溺及入
裏河水脈涸澁亦易淺閣漂失糧米不能完納是
以有掛籌之累或缺船太多帶運不盡雇覓民船
動支輕賚銀兩以充腳價僱運到京原來輕賚已
費三分之一京通二倉雇車等項應用不足是以
有借債之累臣已將缺船緣由會本具
題該工部議行臣等嚴督各該運糧把總官通查各
總缺欠未爲損壞不堪淺船各若干隻直隸南京
中都江北直隸山東遮洋北直隸等總淺船備行清
江衛河二提舉司本部委官主事立限依期補造
如或工料不數查照舊例如該軍辦徑呈漕運衙
門如該官給徑呈本部各另催辦足數應用隸江

南江西浙江湖廣等總淺船備行各該巡撫都御
史督同守巡知府等官責限各該軍衛有司查照
舊例軍辦若干官給若干出辦補造如是工料不
數徑呈巡撫巡按衙門設法措備足數應用違限
一年之內補造完足造冊
奏繳等因備行到臣查得清江衛河二提舉司年例
銀兩共軍三民七料銀縱使盡數徵完止彀打造
年例一分之數其缺少船二千一百九隻每隻該
用料價一百兩計算該銀二十一萬九百兩民辦
七分該銀一十四萬七千六百三十兩軍辦三分
該銀六萬三千二百七十兩各該地方災傷軍士
在營月糧多有拖欠巡撫等官豈能措辦前項議
處未免又爲虛文卽今運政廢壞急先之務在於
船隻除嘉靖元年秋糧奏准折銀一百四十八萬
石見在船隻扣撥運與前項糧米目前得以少紓
缺船之累其嘉靖二年該起運本色秋糧四百萬

石上有見在船九千九百九十五隻該運糧三百
二十餘萬石實少船二千一百九隻該運糧七十
餘萬石將何裝運且糧出於民船造於官衛所官
軍責在出力挽運而已今船缺數多賠累存船頗
貲輕賚不能完糧掛籌累債苦不勝言逃竄死亡
莫知其數是皆缺船之所致也若非預處補造給
軍領運年復一年漕船愈缺漕運愈累不惟掛籌
舉放之弊難免將來萬一致誤人計所繫誠非細
故如蒙伏乞
聖旨怜念漕運軍國重務兵食攸繫乞
勑戶工二部從長議處前項缺少船隻該用料價合無將
南北二京并江西抄沒犯人田產變賣銀兩措緩
就急照數給發清江衛河二提舉司并浙江湖廣
江西三省及南直隸各府趁此無事之時分投打
造期在來年秋冬時月完備給與各衛官軍領駕
以抄沒之私財充漕運之公用實爲相應或銀兩

不數推復於太倉銀庫將折糧銀先借一十萬兩
給發各布政司并清江等提舉司買料打造仍行
杭嘉二抽分廠於船料銀兩照數扣還庶使漕運
船隻不失原額逃欠官軍不致負累而免於稽遲
違限之
弊矣

存留輕賚以備運軍贏縮支用

戶部題該總兵官楊宏奏照得漕運糧儲除本色
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江西湖廣三六江南
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
賚銀兩先年俱係各運官軍收掌裒多益寡隨便
完貼支銷但欲正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
來用非其人漸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累債之名
至正德年間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
已該漕運衙門計議用櫃裝盛以革前弊銀雖頗

存下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蒙正德十
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逼漕運官軍
幸得甦息前項輕齎仍舊盛鞘印封至通州參將
處查算雇腳支用計算羨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
船經過水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并置辦隨船
什物無錢支使往往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
糧侵費及到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亦於彼
而弊生於此欠糧却於糧總扣算餘剩糧米以補
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為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
史裴耀卿為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
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
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為市糴錢宋崇
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侈用所親胡師
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
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其大

得失悉載史冊伏惟
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
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為裕國之計伏自
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
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兵剩員可以沙汰然
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
百萬石出於田里之民收於糧里之手運於各衛
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蓋
所得多也矧輕齎原係耗米以備沿途灘雇水陸
車腳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
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含糊嘲之至計用蔡京之
斂取誠所謂竭澤而漁焚林而取恐所得不足以
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
軍撓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
如蒙乞
勑戶部合無通行各總衛所管運官員沿途遇淺不許動

米以於輕齎銀內樽節支用不許虛銷浪費完糧
之後若有羨餘查照成化弘治間舊規就令該總
收候運回備驗船隻置辦什物之用備造文冊送
戶部并漕運衙門收照查考把總及管運官以所
存多寡為殿最大率三年糧無掛欠銀有積餘量
為旌擢庶免侵用正糧臨倉掛籌累債逼迫逃竄
而亦不亦漕運立法之意也本
聖旨是今後輕齎銀兩着通倉坐糧員外會同巡倉御史
依數驗給有餘剩仍還給與各該衛所修造船隻
不許侵欺尅減浪費果有三年糧無掛欠銀有積
餘照例旌擢孫
孟芳提了問

三年

申復舊規以清漕運

總兵官楊宏奏會同都御史胡錠議照衛河提舉
司造船木料先年俱於儀真地方收買回廠打造
後因不便奏
准從軍領價自行前來儀真等處打造相距衛河路遠往
往無官管束潛踪投賤祈且成就既被官軍侵尅
料價又為匠作包攬枝薄釘稀不堪駕運今給事
中田賦所奏正切其弊若將年例該造船隻改令
清江提舉司管廠主事監造查考事體相應其衛
河提舉司係額設衙門不必遷動人匠每名查照
淮揚等府辦料則例出辦工價并迤北衛所軍三
料銀仍令原管衙主事徵完印封并料及年船隻
旗甲每年春正月秋九月二次順差官軍領解清
江廠買料雇匠其杭藥拙分銀兩不必取至臨清
往復徒勞就行清江廠主事委官帶領別項支銷
其船打造完日駕赴原管衙主事處并衛河提舉
司驗銷仍照漕運衙門舊規另造衛河船號格眼

州遞造完日銷註如此則船易監督軍無逃運而錢糧有稽底爲允當其浙江江西湖廣各衛所船隻原係民造軍領駕運後改軍三民七辦料官軍領駕自行打造行之年久法弊弊生由是浙江把總陳璠有設廠團造之議給事中田賦又比例推廣欲將江南江西湖廣三總各衛軍船設廠團造雖皆因時救弊之利不爲無益然立法革弊容有未盡是以巡按御史歐珠復有此奏臣等考求始末參酌事宜該有所見查得湖廣船隻木植及料價銀兩多寡不同有用杉楠木者十年一次改造運底船該價銀一百三兩有用株雜木者十年一次改造運底船該價銀九十兩五錢有用松木者五年一次改造運底船該價銀七十三兩九錢江西用木二等株雜木者七年一次改造運底船該價銀九十三兩用松木者五年一次改造運底船該價銀八十三兩浙江俱要松木一等五年一次

改造運底船該價銀九十七兩此外尚有運軍自行貼助之數且料價既有差等則船隻自有年分況距產木地方有遠近則至買木價有低昂以此成造法久弊生有領楠木之價而造株雜木船者有領株雜木之價而造松木船者則價必侵欺於官旗船隻式樣底板厚二寸棧板厚二寸七分有底板止敷一寸五六分者棧板一寸三四分者鐵釘每尺實該四釘有止用二三釘者石灰油麻俱不及原估之數則料必剋減於匠作況一省各衛運官中間有得人無幾不職恒多由是成船脆薄不堅而輒壞或駕運未及年分而遂失臨兌誤難保不無散造之弊至於如此而勢不容不變故始有團造之議蓋團造誠爲事體歸一可革前弊但江西湖廣二省濶遠衛所星散必須將年例該造船隻旗軍通聚於省城雇覓匠作少則工價高貴而不能併舉官軍衆則寄旅之費不勝賠貼此

團造不便一也其民七料銀俱該布政司派取各府州縣里甲官吏勤事徵解者固有循怠事者不無況經筆上下動淹數月比至辦運官旗候領中間豈無吏胥之勒索彼此之留難皆足以緊誤裝運此團造不便二也其軍三料銀各處事體不一若係軍辦多候月糧折納米兌領銷類解況月糧未必得支緩急官銀無措若係運軍自辦則自有米食木料俱可應用錢布時銀皆可折使但欲類解前銀往往人情不願此團造不便三也今據呈稱江西省下該造船[illegible]自集因匠料俱遲至起運領兌之時止造完船三十二隻因其創始之難及訪樟樹鎮并饒州河下之備造雖後得有船打發上運但今年折色數多船侯發用若至來年全運本色年例該造船多一時不得嚴督豈能併完又未免壅滯濟輓而任法久計不可不爲深長慮也團造之難亦又如此故復有散造之議然二者

利病相半雖可偏廢惟須斟酌人情審度地方於分造之中而寓團造之法於用人之中而存革弊之意斯可善後而久行矣合無通行各省并南直隸巡撫衙門嚴督各該布政司及各府州縣將年例民七料銀預先坐派定立限期俱在每年七月內徵完見封解該司如州縣一時徵解未完本司務要另項那借應給待解到補數如離司窵遠路途不便亦就責成本府州庫收支俱不許延調徵解留難支給有誤打造妨廢工力仍嚴督都司將各衛所軍三料銀務照江北衛所另撥軍餘辦納完足聽解所在有司寄候其各衛所軍委官印官不妨衛事預將及年應造底船每十一二月查取到衛約會所在府州掌印官估勘明白將領軍民料銀督併官軍隨便買木雇匠就於各該府州空閑地方刻期如法造完掌印官不時查考比較務照原降式樣丈尺板厚釘密粧艌完固仍會看

司掌印官准浙江錢塘遞南北杭州海寧船隻參
仍蘇州打造亦就委該府掌印官各驗實呈報徵
處巡撫衙門查照本衛呈繳漕運衙門特候過淮
驗印如有不堪查追價銀以備改造掌印官旗一
併提問若有侵欺從重問擬仍預造本色年例字
號旗甲格眼文冊七本繳報工部并漕運衙門把
總官及該管巡撫衙門各一本內存一本衛所備
照其餘候名及年船完造冊分繳註銷不許奸貪
官旗將領出銀兩任意侵分收買雜木聽信奸匠
包造射減分數苟圖完事造不堅固以致篤不及
年仍聽各巡撫查究從重問治及原監驗府州官
員舉正如此則造有定所事有定規價免侵射軍
得少便而亦免於作奸道旁之議矣及查漕運歲
額糧斛四百萬兌運二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
石成化八年該漕運都御史滕　奏
准將支運糧米就各水次領兌名爲改兌漕司一向循守

昔規均搭分派軍船領兌運納除外河遮洋總下
旗軍六千三百名運糧三十萬石內止兌二十四
萬石改兌六萬石裏河南京等十一總旗軍一十
二萬五百一名每軍一名額運止兌糧二十五石
三斗九升二合改兌糧五石三斗一升共糧三十
石七斗二合惟北直隸總下每軍多運三升八合
以盡畸零之數每淺船一隻旗軍十名共運正糧
三百七石二斗耗在外前項官軍共分派正兌糧
三百六萬石改兌糧六十四萬石運赴京通二倉
正兌者三七改兌者四六上納途前不失四百萬
石之數正耗米之外照依有司地里遠近又出輕
齎以備水陸脚價浙江江西湖廣最遠每石二斗
六升折銀一錢五釐山東河南二省最近每石止
出一斗六升折銀八分其改兌糧米原係有司自
運淮徐臨德四倉上納官軍支運之數其正耗米
浙江江西二省每石四斗二升江南各府三十二

升江北各府三斗七升山東河南二省一斗七升
俱是本色原無折色輕齎京通二倉米降脚價延
年俱於正兌輕齎內支貼完納損正兌之有餘以
補改兌之不足多寡適均不分南北通融領兌前
項濟規俱經
先朝文武大臣議處停當行之歲久則例已定今稱要將
浙江正改兌糧共六十三萬石俱派本都司衛所
官軍領兌雖稱民糧與軍船順便或因本轄易制
但浙江一總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照依則
例通融均派止該正兌糧五十五萬二百四十四
石六斗四升並搭改兌糧一十一萬五千六十七
石七斗共兌改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十二石三
斗四升若將本總衛所專兌本省之糧則正兌六
十萬石而加多改兌三萬石而加少且餘下軍船
一百七十隻該領兌糧三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
三斗四升必須於直隸府州縣改兌糧內撥足以

完六十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方彀
額數兌南京官軍既不可領兌浙省之糧則浙江
總官軍又豈可領兌直隸州縣之糧此未敢輕議
者一也其浙江總正兌糧數通該搭派改兌糧一
十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四斗四升共止改兌
糧六萬五千三百一十二石三斗四升以足實有
運軍之數尚餘欠改兌糧四萬九千七百五十五
石三斗六升必須添撥南京江南等總改兌米石
以充浙江正兌有餘而補船數之不足方得完納
況使浙江一總三六輕齎有餘而使江南南京等
總二六輕齎不足以非善處之道所以舊規裒多
益寡率長補短實亦通融之法此未敢輕議者二
也其言要將直隸衛所止兌直隸之糧固是一說
但如江西布政司改兌糧五十七萬石江西都司
一十一衛所止有旗軍九千七百九十四名淺船
八百六十六隻該運兌改正糧三十萬六百九十

五石三斗九升其餘正粮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四
石六斗一升該用船八百餘隻用軍八千餘名但
以江西無軍可撥遍年添撥南京湖廣江南直隸
四總軍船領兌若依所擬則四總俱應往遼不知
遼下江西糧米應否彼處再添軍船自運再如遼
洋一總俱是河南山東二省民糧亦派南京八衛
江北五衛外省官軍領兌若以南京官軍山東河
南豈復有軍可領一槩住撥若此定為通規不知
天慶各倉更有何船運納若以外省軍船不便管
束交兌自有監兌官員法典具存恐只可以因事
而處事不可以因噎而廢食也及照漕運均派始
因更改淮德臨徐四倉支運以為改兌且遂失轉
般之意而貽直達之害計今五十餘年議者尚歎
後之今又更調軍船則均派之規又自是而變之
但漕規屢變而卒無定守特議紛出而要在善後
緣前項二事事體重大非臣等才議陋劣區區管

見所能悉也如蒙乞
勅戶工二部會同在廷大臣再加計處合無定擬畫一之
規上請
聖裁俾行臣等遵奉施行奉
聖旨是各總淺船都依擬團造務要如式
早完不許延捱日月侵欺料價

裁處冗費以節國用

總兵官楊宏奏同都御史胡錠議得漕運歲額正
糧四百萬石該船一萬二千餘隻駕運旗軍一十
二萬六千八百餘名該自永樂年間額數已定南
京二總把總田茂分管錦衣等衛旗軍餘丁共九
千一十二名把總王端分管旗守等衛旗軍餘丁
共八千九百九十六名每名均派改正糧三十石
七斗二合通計二總定運五十五萬二千八百八
十一石六斗一升六合前項運軍先年原係止位

僉糧旗軍應役成化年間正軍改差逃故不足
補餘丁成化十一年該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鋭
題該戶部議各該運糧衛所今後不許將運糧旗
軍捏故掣回改差果有逃故等項先儘操備守城
及原係運糧正軍改作跟官充當局匠等項內選
補若正軍數少方許將成丁餘丁點替其月
糧行糧并
賞賜在京在外俱照本衛所運糧正軍事例關支若有
逃故正軍復役即令上運替回餘丁改差月糧住
支其各該衛所仍將見補運糧餘丁俱照南京戶
部所擬造冊轉送查考敢有不先儘正軍及將運
糧正軍捏故掣回改差妄將餘丁點補虛費錢糧
者聽從南京戶部及本處撫巡按等官訪查得實參
奏提問等因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後因歷歲既久逃故數
多各該衛所掌印官員不以漕運為重故違前項

事例將空閑及別差旗軍不行撥補往往撥將餘
丁頂替中間將軍掣回避重投輕及將餘丁納賄
圖糧雖保必無因循歲久正軍漸少餘丁漸多耗
費京糧誠如該部所議相應查處但恐中間亦有
無軍可補會撥餘丁數比之濫收冗食情亦有
間及查嘉靖二年災傷折銀南京兩總會派本色
糧四十萬五千餘石俱於當年十二月內會派各
衛定撥軍船於嘉靖三年正月內前去各司府水
次聽候領兌去訖其間雖有餘丁已經上運錢糧
經手難以退回其折兌裁存在衛軍餘三千七百
二十名俱令辦納船料不分正餘每名出銀二兩
四錢以備打造事故船隻內餘丁與清江廠年例
折料軍餘六百五十七名亦與軍一體食糧相應
一併查革但前項船料天順八年以前俱是四川
等處派納杉楠松楠釘鐵等料給軍全造軍士所
陪補者不過脩船什物家活而已自成化元年以

後名處矣傷尘派數多比之天順年間每隻止給
大小料銀六十五兩外少僅五十五兩自是軍士
始有賠補之患此減存軍辦料銀之始也其年例
該造一分船隻軍士累還不能完造人料旗軍得
過者分為旗造查難者分為廠造二等廠造者清
江提舉司止給大小料民七銀六十五兩在衛軍
辦料銀三十五兩謂之軍三如有未完亦備減存
在運旗軍仍自貼助銀五兩旗造者提舉司亦止
給大小料銀六十五兩在運旗軍自辦料銀三十
五兩外亦貼銀五兩多用減存一向通行出辦成
造至今若依查革前項軍辦料銀則軍故年例船
隻不無缺少軍三完造及查各軍月糧先年南京
倉廒充當按月支給本色時值價銀不過四五錢
每月軍辦銀二錢兆當四十餘米六斗僅敷家口
食用惟遇今歲荒歉支與折色雖給一兩除辦料
外所餘買米不及六七斗亦止僅敷糊口而已况

所經費固宜處出但江南米貴折支恒少未成折
支恒多為今之計合無備行南京兵部將平江伯
陳銳奏行前例再行申明查照彼中審差事例委
有才力部屬會同科道官吊查近年由票并食糧
文冊拘集各該衛所掌印等官將在運旗軍并在
廠在衛用工辦料軍餘逐一照額查審除正軍年
力精壯者存留老弱不堪者退換逃故者照名撥
補如無空閑壯軍就將一應額差不拘撩手造作
辦納及役占看守等項相應動撥者俱改撥上運
中間果有原係緊運捏故擊回撥輕避重及無故
捏補餘丁或有額外影射者干礙職官徑自參行
若緊所果無堪補正軍聽將闔衛各所旗軍通融
撥補務足原數若委無別項差占正軍方許將餘
丁抵補務足原額之數其或軍少衛分督伍久空
清出分明聽將船隻改撥軍多衛分駕運每船一
隻撥軍十名其有一衛原額畸零不敷一船就赵

此行以少就多改併別有零軍衛分撥船駕運以
省帶運之難其出辦料銀合無查照臣等題
准事例於各衛所空閑餘丁內僉撥出辦免其雜差不許
食糧旗軍幫丁查照見行事例每軍僉免一丁
一併查撥停當各將的名正身年貌填註印信由
票給付本軍戶頭收執事完造冊通繳南京戶兵
二部及各該巡撫衙門各一體存照以後年分查
照南京養虎軍例一體清審註補仍禁各該衛所
掌印等官及領運官不許私擅更易如不及審差
一時缺軍止許正伍旗軍撥補如果無軍務要申
達該部查明方許餘丁挨糧上運若不由衛撥而
運官擅收餘丁食糧者罪坐運官或本運行取旗
軍而衛官占恡不補者罪坐衛所官員外有別項
買閑影射情弊俱聽各官查訪參究施行臣等管
見如此如蒙乞
勅戶部再行會議上

請定奪早
賜施行則糧無虧負運不乏人辦料不誤造船得完庶
為長
便

始改上下江二總

總兵官楊宏會同都御史俞諫奏該戶部郎中趙
荻題議得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
臣建議開濬會通河分立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
運糧四百萬石內薊州邊儲獨避洋一總尚留南
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軍船俱於小
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仍由
海道以抵薊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年間又因海
道不便始自小直沽開通漸河一道當將避洋海
船隻二隻該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三十五隻
旗軍六十三百名比時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

俱乃暫役雖或受禮存羊而其地里之遠近往來
之虧閣軍船之很損糧運之稽遲誠有如郎中趙
欽之所言者況該南京給事中彭汝實復建此議
至若江南一總上下兩江催攢甚遠不無顧此失
彼所慮又復言及皆係漕運要務擬合通行議
處杳得南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昔年止因習
知海道存於遮洋今日既由新河攢運却乃空身
自南趨北不惟途路艱辛人情事體甚是不便抑
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就兌加費過江一二脚米
而南京行糧亦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惜況遮
洋近年議准折色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
糧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
倉不惟道途甚近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
相應改撥合無將遮洋江北淮大高揚長淮五衛
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隸
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名
併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泗州二
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京遠運
共輳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舊
額仍爲遮洋總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
派以蘇軍困仍將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
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軍添入江南分爲上下
江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仍每船十名船
不過增亦各存與過江米十六升却將原該一二歲
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者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
州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
蘇松常鎮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湖江不盡之
糧通前仍爲十二總其南京二總每年亦分江湖
二處儘總撥兌餘船方撥江西至若浙江等總軍
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算派事不大害俱宜照舊
不必紛爲更張其改撥遮洋行糧查照減存北直
隸者仍舊二石徐州左泗州二衛俱照淮大二石

八斗如此庶水軍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湖之
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一總得以分投催督亦免
往來督兌之難則遠近適均水程順便而漕
運不致貽誤且行糧腳米亦因得以少省矣

急補淺船儹運

都御史李鉞總兵官楊宏奏照得十二總共一千
一百九隻俱係節年火燒漂流事故之數一向缺
船缺打未曾補造已將缺船緣由會本具
題續該戶部郎中樊載亦奏前因俱該工部覆
題嘉靖二年四月內欽奉
勅諭着落各該巡撫官將前項缺少事故船隻俱限二年
內造完陸續給軍裝運除欽遵外近又據江西把
總劉輝等呈報通前共缺船二千二百六十六隻
查行湖江江西湖廣江南四總該於各省司府衛
所打造山東北直隸遮洋三總船隻該衛河提舉
司打造
中都南京江北五總船隻該清江提舉司打造俱原
議清江提舉餘官銀百兩造船一隻[illegible]都御史
會議將淮安府庫各年積貯[illegible]官銀一萬
四百餘兩行令戶部長在於借[illegible]奏
完部御史俞諫取用京通該部[illegible]
府收寄各項餘銀一萬六千餘兩[illegible]
揚州府通判章九思等前往[illegible]
閘都御史胡鍈又轉行南京前項缺船[illegible]
之限完造不及六十餘隻如泗州衛[illegible]
八十四隻實缺船一百七十六隻[illegible]
左等衛亦各缺少數多連年災傷[illegible]
銀兩用船減少故得苟且完事即今[illegible]
運若全運本色見在船隻止彀裝運[illegible]十
餘萬石外有糧八十餘萬石缺船裝運稽遲誤
有違[illegible]

今御史等誤事之罪固難辭責而京儲歲虛實為可慮如
蒙乞
勅戶工二部從長議處轉行各巡撫官員先將太倉節次
發去銀兩督併各都司衛所原委官員務在年終
造完先給十分罷敝缺船衛所旗軍領駕其餘不
敷料銀候今年完糧餘銀解回陸續補成造以備償
運此外缺少不足船隻聽各把總官開報各巡撫
官上緊措置務要船兩足免致誤事惟復先儘見
在船隻領兌其無船領兌餘剩糧米暫令民船自
運候年歲豐熟補足千隻以上不必民運聽臣等
通融派撥仍待通造完備之日將用過銀兩造過
船隻各另造冊
奏繳庶糧運有船交兌船快誠為便益奉
聖旨是鄧良等并清江船廠領過造船銀兩有無侵尅情
弊着備查下落務要明白各總未完船隻還行各
該巡撫官嚴督造完給軍領駕不許延遲欽此

十五年

議處黃河大計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天
下之事利與害而已矣去其害則利可興也臣欽
奉
勑諭令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并各該
堤岸應修築者亦要着實用工修築高厚以為先
事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訪
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并可築塞隄防處所仍嚴
督各該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工程久近分投
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勑內該載未盡者俱
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欽此欽遵
臣查得黃河發源具載史傳今不敢煩瀆姑自寧
夏為始言之自寧夏流至延綏山西兩界之間兩

岸皆高山石麓黃河流於其中並無衝決之患及
過潼關一入河南之境兩岸無山地勢平衍上少
沙多無所拘制而水縱其性兼之各處小水皆趨
於河而河道漸廣矣方其在於洛陽河內之境必
東之勢未嘗拂逆且地無高下之分水無傾瀉之
勢河道雖大衝決罕聞及至入開封地界而必東
之勢少折向南其性已拂逆之矣況又接南北直
隸山東地方地勢既有高下之殊而小水之入於
河者愈多於塞衝決之患自此始矣此黃河之大
槩也今之論黃河者惟言其瀰漫之勢又以其遷
徙不常而謂之神水遂以為不可治此蓋以河視
河而未嘗以理視河也夫以河視河則河大而難
治以理視河則河易而可為瀰漫之勢蓋因夏秋
雨多而各處之水皆歸於河水多河小不能容納
遂至瀰漫然亦不過旬日下於春冬則鮮矣是則
瀰漫者不得已也水之變也豈其常性哉至於所

謂神水者尤為無據其故何耶蓋以黃河之水泥
沙相半流之急則泥沙並行流之緩則泥沙停積
而停積則淤之漸矣今日淤之明日淤之今歲淤
之明歲淤之淤之既久則河高而不能行然水性
就下必於其地勢之下者而趨焉趨之既久則岸
面雖若堅固水行地下岸之根基已浸灌疏徹而
不可支矣及遇大雨時至連旬不晴河水泛漲瀰
漫浩蕩以不可支之岸基而遇此莫能禦之水勢
頃刻奔潰一瀉千里遂成河道近日蘭陽縣父老
謂黃河未徙之先數年城中井水已是黃水足為
證驗故人徒見其一時之遷徙而不見其累歲之
浸灌乃以為神無足怪也為照河南山東及南北
直隸臨河州縣所管地方多不過百里少則四五
十里若使各該州縣各造船隻各置鐵扒并尖鐵
鋤每遇淤淺即用人夫在船扒濬若是土硬則用
尖鋤使泥沙與水並行既無淤塞之患自少衝決

之處用力甚少成功甚多且黃河水既湍急而泥
沙則又易起更有船隻則人夫不惟免涉水之苦
而風雨可蔽宿食有所是修河之智而寓愛民之
仁推而言之其利甚博若夫瀰漫之勢殆不能免
所可自盡者則在築堤防患不與水爭地耳或護
城池或護耕種使得遂其安養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水患將臣所奏特
勅該部再行查議聽臣督同河南山東并南北直隸管河
按察司副使張翰等備查所管黃河州縣河道地
里遠近動支河道銀兩酌量數目打造上中下三
等船隻置造大小鐵扒鐵鋤分發各該管河官收
領遇有時常小淤或先年舊淤或因瀰漫勢後河
道新淤卽便督率人夫撑駕船隻量水之深淺用
船之大小量船之大小載人之多寡用心扒濬堅
硬去處則用鐵鋤俾泥沙隨之而去河道爲之通
流風雨蔽於斯宿食在於斯至於捲埽去處卽係

水流傾瀉之地傾於此者必淤於彼一體扒濬使
水歸於中流則傾瀉之患將漸弭矣再照黃河先
年由河南蘭陽縣趙皮寨地方流經考城東明長
垣曹蕭等縣流入徐州近年自趙皮寨南徙由蘭
陽儀封歸德寧陵睢州夏邑永城等州縣流經鳳
陽地方入淮其歸德蘭陽等州縣卽今水患頗大
亦聽臣督行管河道責令各該軍衛有司掌印管
河官員調用人夫或將河道銀兩僱募各修築高
厚堅固堤岸并扒濬河道務使淤塞開除自無衝
決之患防護完固可免淹沒之虞其舊黃河卽今
尚有微水流至徐州呂梁二洪亦合時加扒濬使
不致斷流接濟運河且分殺黃河水勢如此則河
患可息而運
道亦有益矣

議處漕河急務

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如圭題切惟軍
國之儲必資於轉運河渠之設貴在於疏通故用
人圖治則選舉之法在所當重而因時制宜則更
張之道不容少緩欲錢糧之無弊則當愼出納而
嚴稽考之條圖工程之永固安可忽經營而效葯
且之計是皆漕務之所當急而先者也臣欽奉
勅諭近年沛縣迤北漕河屢被黃河衝決已經差官整理
但恐河勢變遷無常漕河不時淤塞有妨糧運今
特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閘
郞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河兵備
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淤塞去處務
要挑濬深廣凡修河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
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已
將運河一帶淤塞去處督率各官調用人夫挑濬
河道俱已開通地方雖自二月以來少雨臣乃疏
濬泉源導引諸水接濟運河卽今糧船盛行無阻

陸續前進除應該處置事宜各另施行外臣督理
之餘復有見聞謹用條陳五事上塵
睿覽伏望
皇上俯念漕河重寄將臣所奏特
勅該部再行查議上
請定奪早賜施行其於漕務不無小補臣不勝懇切祈望
之至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任才能以舉泉政查得山東地方一帶閘座漕
河全賴泉水今查泉源通共一百七十六處散
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
同知一員管理所以分理主事之任也近年以
來因各處山水泛漲大風揚沙及黃河衝決各
泥沙將泉源并泉河多被淤塞以致泉流微細
又有因水漲衝決河防致水散溢不歸運河置

之綖用每年雖有濬泉之名全無實效要之官
不得人耳查得該府管泉同知見今員缺行委
該府首領官帶管合無推選廉能素著官員前
來管理庶官得其人而疏濬修浚之功可以責
成泉政其庶乎舉而運河有濟矣
一處閘座以均水利查得山東地方一帶漕河俱
設閘座蓋因地勢高起水流徒迅先年相地設
閘以濟之耳百餘年來地勢水勢不無小有變
遷通年管理官員又因循有不便未免隨時增
改然增改之閘又爲舊閘所拘乃致宜於此者
不宜於彼臣今姑舉一二處言之如天井閘至
在城閘止一里三分在城閘至趙村閘則捌里
是以一里三分之水而欲濟夫捌里之閘也棗
林閘至南陽閘止一十二里而南陽閘至穀亭
閘則二十里是以一十二里之水而欲濟夫二
十里之閘也其他閘座閘亦類此雖是相地設

置而太過不及不應如是之甚是以閘河之水
此盈彼涸往往稱淺多緣於此合無聽臣督同
各該官員逐一相度詢訪中間應照舊者照舊
應改設者先爲土壩以驗其宜否如果相應則
興工修閘原閘官吏人夫郎移此處舊閘且不
必廢但不啓閉候其年久行之順利另議則水
道均平而船隻無阻誤矣
砌閘壩以垂永久查得運河一帶有應設減水
滾水障水閘壩及牽路橋梁而未曾設者有雖
已設止是土壩未曾石砌每遇水漲衝去頻年
勞民修築者有已砌石年久未修崩缺者及沿
河堤岸有緊關應用石砌去處而未曾砌者探
厥所由蓋因採石之難耳合無聽臣行移附近
州縣僉取石匠議定工價於河道錢內支給令
其赴就近山場採取大小石塊應用使各處閘
壩橋梁及沿河緊要堤岸俱用石砌不惟工程

永固運河得濟而人夫亦免煩擾之苦矣
一治湖坡以裨運道查得山東一帶運河固資泉
水通流而各處昭陽南望蜀山馬場伍丈安山
等湖坡俱係受水去處可爲運河之濟但年久
不治委之無用甚至淹沒地土反爲民害又或
被人侵占收利肥已無補漕河合無聽臣委官
查勘前項湖坡被人侵占者責令退出還官督
率額設人夫周圍修治堤岸使水無散漫挑濬
淤淺閘設閘座運河有水則停蓄待用運河少
水則放水入河其地勢高者則駕水車運濟以
爲定規如此則泉源有助而運河其大濟矣
一嚴稽考以革姦弊查得河道一應銀兩先年散
貯各衙門多借那借侵欺無從查考間有事發
者又監追不完近該臣議處通行山東河南都
布按三司幷南北直隸各府及臨河各州總貯
以便稽考爲照前項銀兩若積貯年久數多稽

考未至未免仍爲各衙門那借侵欺不得實用
今查已有二十餘萬兩尚未查明況前項銀兩
俱係百姓膏脂乃不得充公家之用而爲姦貪
之所侵盜積弊已久法度安在合無聽臣通查
前項銀兩見在的數明白各司府州收貯聽候
河道支用不許各衙門指以別項名色那借以
致浪費因而侵盜如此則侵漁之弊革而錢糧
亦得以實用矣

乞留積水湖櫃疏

總理河道都御史王廷題據山東布按二司分守東
兗道右參政王應鍾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謝彬分
巡東兗道僉事姜廷頤會呈爲傳奉
聖諭事據兗州府申准本府知府莫如善管河同知王恒
通判鄭盡忠東昌府管河通判王問會關行據東平
州申准本州知州熊綸關稱會同本州清軍同知李

爺管河判官賈沛鄒縣知縣何繼曾單縣知縣陳嘉
謨壽張縣知縣宋時俊管河主簿史節陽穀縣管河
主簿楊光哲等拘集地戶南海等并帶領老人陳世
隆等親詣安山湖分投丈量得本湖周圍共七十三
里零一百二十二步五寸沿隄損壞大小缺口五十
五處共長三百九十四丈湖內高阜地三百八十五
頃一十二畝稍高地二百八十五頃四十八畝低窪
地二百一十五頃一十五畝湖中各水深五尺四尺
湖邊各水深三尺二尺不等各據實查明外爲照前
項湖地稍高與低窪者無甚分別實於漕河緩急有
備其高阜地三百八十五頃一十二畝似可聽民佃
種但湖之建設本以接濟漕河初未必有曠土而積
淤之漸遂成高阜之勢由今日觀之固足以召佃遊
民以收子粒之利然湖之通塞民之情僞在他日又
責有先事之防也緣事體重大卑職未敢擅便合關
本州轉申定奪緣由到職關行到府准此又准本府
管泉同知黎天啟管糧治農通判王嘉會關行據汶
上縣申准本縣署印本府檢校李三錫關稱會同委
官濟寧州判官左祿李金鉅野縣知縣俞一中魚臺
縣知縣魏朝相城武縣知縣林嘉謨濟寧衛經歷陳
爲等遵依各帶丈繩算手人等將南旺東西湖查照
原立四至界限丈量得周圍一百五十里算共七十
四萬三千零四十畝損壞缺口二十處共長七十五
丈八尺高阜地五十八頃二十一畝九分一釐四毫
水退纔露水長易淹地三十八頃七十六畝水面七
千三百三十三頃四十二畝八釐六毫踏勘明白合
關本縣申乞詳議轉報緣由到職據此職等會同覆
查相同外合關本府轉達緣由到府該本府知府莫
如善會同本府管河同知王恒通判鄭畫忠東昌府
通判王問及本府管泉同知黎天啟治農通判王嘉
督同各官親詣安山南旺二湖覆行踏勘相同明白
外會看得安山南旺湖地

國
初運河之旁原有積水之湖謂之水櫃蓋河水乾涸
則放水入河河水泛溢則洩水入湖後來湖隄漸廢
湖地漸高臨居百姓遂從而占種之父子相傳爲業
民固不知其爲官地有司攤派稅糧雖官亦將以民
地視之至嘉靖二十年
欽差督治漕河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兵部王侍郎按考
圖誌清查疆界題奉
欽依追復舊制不許軍民復種今奉明文該戶部等衙門
會議題奉
欽依將山東安山南旺一帶水櫃餘田給人佃種辦納子
粒職等公同查得前項湖地皆積水處所不但低窪
者雖稍高者亦豈敢輕議惟是各湖旁邊原有高阜
去處水所不到者今查有前項數目合無暫令居民
承佃辦納子粒及查前地肥饒又無別差比民地不
同相應每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每畝納銀一錢以後
每年每畝納子粒銀五分解部仍將舊隄缺口逐一
補築完備新佃地土之外或再築一小隄或深挑一
大壕以爲界限舊隄照舊存留舊隄之內爲召佃之
地新立隄壕之內照舊爲水櫃栽以柳樹立以石界
四面沿隄每三里設鋪壹座每鋪編夫一名仍設巡
湖老人一名令其督率各夫晝夜看守但有盜決隄
防走洩水利者照例問遣萬一河患莫測照舊查復
原制不許占爲世業久假不歸如此庶幾河得湖以
濟運民得湖以養生似爲兩便再照各湖中有葦草
魚鰕菱芡等項自然之利一向聽民採取今若量徵
課稅或亦可以抵召佃地土之利似亦可行等因申
呈到道案照先准布政司咨照嘉靖三十七年六月
初一日抄蒙總理河道都察院王都御史案驗准戶
部咨前事仰司即行掌印官會同守巡兵備等道選
委風力府官二員帶同公正老人書算手人等分投
前去南旺安山等湖逐一丈量置簿登記某湖該地
若干頃畝先行冊報仍查照原行定議應否變賣召

佃呈報等因案行到司定委兗州府通判王嘉答照
各道備行該府行王通判前去南旺安山等湖督同
各該州縣掌印等官踏勘間本年九月二十四日又
抄蒙本院案驗前事仰各道官吏即便會同汪郎中
陳主事督率兗州府知府莫知善同知黎天敘通判
王嘉鄭盡忠東平州知州熊論判官賈沛壽張縣知
縣宋時俊濟寧州判官左祿李金鉅野縣知縣俞一
中濟寧衛經歷陳嚮及各管河主簿等官作速將南
旺安山二湖逐一丈量周圍堤界若干里步有無損
壞湖內水面平闊淺深若干丈尺高地若干頃畝俱
據實開報取各不扶結狀具由造冊并畫圖貼說候
本院親覆踏勘施行等因蒙此各道依蒙會同汪郎
中陳主事督率各該委官及添委兗州府管河同知
王恒東昌府管河通判王問東平州同知李鑰鄆縣
知縣何繼曾單縣知縣陳嘉謨魚臺縣知縣魏朝相
城武縣知縣林嘉謨壽張縣典史謝廷金陽穀縣典
史李仲張秋鎮巡檢張獻策分投踏勘丈量具結造
冊畫圖貼說仍行莫知府會同各官議擬停當具由
呈報去後續據各官呈將踏勘過安山南旺二湖各
周圍堤界里步并高阜地畝湖內水面平闊淺深各
數目造冊畫圖具結呈報各道會同工部管河汪郎
中管閘陳主事王主事看得安山南旺二湖原係濟
運水櫃歷年淤澱湖邊漸成高阜之地正德年間屢
為鄆湖居民盜種嘉靖二十年因河道淺澀
欽差兵部侍郎王以旂督治漕河清查水櫃居民盜種之
地悉奪還官周圍築堤以嚴湖禁迄今遵守今據各
官丈勘二湖除窪下見成水櫃者安山湖二百一十
餘頃南旺湖七千三百三十餘頃其高阜之地水所
不到處所堪以承佃者二項共四百三十餘頃俱係
水櫃之地似難輕議但近奉勘合議令召佃亦令日
濟邊重務況地本膏腴棄之不無可惜而水櫃無妨
利運濟邊並行不悖情似可通所據各官會議暫令

鄆湖居民佃種照畝納銀似亦可從其積決湖堤責
令管河官照舊修築佃地之內悉係水櫃或植樹株
或立石界明立湖防不必再築小隄以生勞費此後
敢有侵占盜決有妨水櫃者俱照先年禁例問遣將
來萬一河患不測照舊查復還官不得指為世業其
湖中業草魚蝦菱芡之類一向聽民採取利益甚多
未曾徵說令議立法量徵課稅以解戶部亦足少補
邊餉之用緣事體重大量各官未敢擅專關詳到臣據
此案照先為前事准戶部咨該吏部尚書吳鵬條陳
該戶部等衙門會議題覆奉
聖旨這會議無甚為國忠實各驛成造鋪陳費多徒資侵
勉各省解送兩京曆日以充私饋都著停革戶部備行
各該巡按御史將二項歲派銀兩查明數目限三箇月
以裏盡行解用裁省座船馬匹禁革冒濫關文兵部詳
議來說按察司知印單官立功併軍民人等充軍納銀
贖罪不准其餘依擬行各項銀兩著各該撫按官查取
徵解不許延誤欽此咨臣將山東南旺安山一帶水櫃
退出餘田查勘應起科者照畝起科應變賣者估價
變賣子粒價銀作速解部接濟邊餉等因准此就經
案行山東布政司會同守巡兵備各道委官將前項
湖地高阜去處逐一丈踏及行管北河郎中汪泓管
南旺泉閘主事陳南金各召人承買佃種去後隨據
郎中汪泓主事陳南金冊揭開報召過山東兗州府
東平汶上等州縣止有承佃人戶將恩孫自成等一
千一十一名共認過地一百二十四頃七十二畝七
分各數目緣由前來案候布政司委官丈踏緣由未
報又該臣催行守巡東兗道右參政王應鍾僉事美
廷頤并曹濮兵備兼管河副使謝彬督率兗州府知
府同知通判等官莫知善黎天敘鄭盡忠等各親詣
前項湖地丈踏明白據各會呈前因除臣將盜種盜
決為首人犯南海擎問及行郎中汪泓查究并將湖
隄補築外該臣議得經

國之大計莫重於漕運而理漕之要務莫重於河渠今
南旺安山二湖議欲變賣召佃臣已欽遵施行似亦
可以無言矣然以愚臣過慮此事若行未見其利諺
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以彼所職守筭計親切不誤
耕與織也今臣所職者河漕之事也河漕所以久行
而無廢者水櫃之力也臣是以晝度夜思誠有隱憂
過計而不能已於言也今據各官所議欲要將低窪
時水高阜召佃一節不過以邊餉缺乏已經會議為
此兩全之說耳以臣愚計似亦非便臣請究始終得
失之故言之凡筭
國家之事者當論其大不當論其細而變已成之業者
當先其害然後計其利臣惟
國家建都幽燕撫鎮方夏而百司庶府供億之繁六軍
萬姓仰給之衆非資藉東南不可也勝國時漕運所
從之道一由江入淮泝河至封丘縣陸運一百八十
里入衛河以達於京為力甚艱而輸輓不多一由海

運抵直沽轉漕而北然考元史歲有漂流而瀕橫潛
卒不啻數萬終以海運未便而會通河之議起矣會
通河者今濟寧漕河是也元雖創開未究其用此殆
天所以資我
國家億萬年無窮之利者也臣考
國初亦藉海運歲入不過七十萬石永樂十三年尚書
宋禮平江伯陳瑄經營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漕河
至今為利每年四百萬石之外遠邇方物商民貨賄
千艘萬舸運檣接柁晝夜牵輓以實
京師我
聖天子端拱於天下之上
國家奠安於億萬年之久不大有賴於漕河通利之力
哉蓋陸運艱辛而不可以多致海運傾險而不可以
必獲惟茲漕河之通則用力省而取利博而當時經
營之臣為謀遠而立法備實在後人能世守之耳宋
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

詔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東平曰安山湖
任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為四水櫃水
櫃即湖也非湖之内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
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啟閉故問刑
條例一款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
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為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
軍調發邊衛各充軍此見在條例可考仰測
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鬻以與民以取征賦之
入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於此者不可以小害
大以近妨遠也昔人云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謂耳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
切見漕河所資止泰山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經流
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
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
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少非有閘座以時蓄洩
則其涸可立而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

城七級之間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膠而不可行非借
安山等湖之水以濟牽輓即
進鮮船隻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禮諸臣議設水櫃
者誠有見於此耳計今一百六七十年為
國家久長之利宜其識哉今四湖具在而昭陽湖因先
年黃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馬場
等湖夏秋水發則水俱瀰滿足以濟運惟先年安山
南旺二湖不知始自何時被人掘隄盜種認納子粒
以致湖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内復置小水櫃以免
淹沒遂致運道枯澀漕輓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
以黃河南徙雨洪益澀其時在
朝諸臣講海運則迷失其故道修膠萊河又徒費而不
成上廑
皇上宵旰之憂
勅遣兵部侍郎王以旂往視漕河并為經理以旂至此訪
究弊源建議修復官湖築隄岸建水門閘座以圖求

久素常盜種決隄之民並行問遣驛遞不許佃種以
啟弊端題奉
欽依施行迄今漕河無阻然侍郎王以旂請復官湖之意
豈有私於民而不知認納子粒之為利哉以
國家漕河之利有大於子粒之利百姓固可恤而漕河
失利尤可慮也然自官湖議復後而東平汶上之民
垂涎湖地何啻一日忘情耶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
中水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非不可以
以召人佃種但成事不可破巨防不可開且小民姦
頑日甚惟欲利己罔知
國法頃者議復官湖一已嘗懲憒恬不知畏若再奉
令種辦子粒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召
水發入湖恐傷禾稼必盡決隄防以滿其望是所名
水擺者將來為一望禾黍之場耳而河漕何所賴哉
令山東地方鄒滕沂費泰安等州縣即東平汶上之
間拋荒地土不知幾千百萬頃即安山湖外荒地亦

不知幾千百頃而東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取此
者以民田納糧養馬當差寧拋棄而不顧湖地止認
納子粒更無別差期必種而後已況未必皆貧困之
民也昔東平州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獻
德府隱占地畝莫能誰何後被查出方歸於湖且安山
湖舊稱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寧望
其辦納子粒保全湖隄耶今據郎中汪泓主事陳南
金召佃過人數計算每畝照今例五分止得銀六百
兩有奇若盡湖中高阜地止得二千二百兩有奇亦
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轉輸四百萬石之外輸將
於
京師者又不知幾千百萬焉則其利孰多孰寡而
京諸與邊餉孰重孰輕此不待較而知也況既以有損
於漕河而取之差民寧又復以計微利而仍與之耶
萬一湖水告竭漕河失利臣恐所得不償所失而其
為費又不知其幾往年小東議開膠州河布政司即

議書銀六十萬兩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種湖地
者乃倡為水入而不能出之說臣近親歷各湖高
於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毋借各湖之水以濟河漕
況各湖原備水車各三百五十兩若遇盛旱亦令車
水以濟奚謂入而不出乎臣又覽觀地勢詢訪民謠
湖櫃之設不但漕河有利而於庶民亦有賴焉蓋泰
山迤西地漸窪下每夏秋水發俱奔注此中宋末嘉
祥鉅野曹濮壽張之間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
之亂今東平去梁山不遠而水既入湖湖外皆納糧
民田也若隄防湖廢則水將漫衍淹沒而嘉祥鉅野曹
濮壽張之間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數百家而所
害者將幾千百萬家及數州縣也事有召釁法有啟
姦不尤可慮乎此就其害於下者言之耳若湖廢河
乾漕運不通其所關係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蓋今之漕河譬則人之咽喉也咽喉少塞則百體受
病儻漕河少阻運餉不繼則

京師六軍萬姓百司庶府何所仰給至此時而欲再奪
民已種之田追咎臣不言之罪亦何及哉況今修復
朝殿大木運行所需水利難消滴亦令入河寧止數湖
而已是以臣晝度夜思自顧職守而不能已於言也
但查議復官湖之後盜種之民已遂而復入盜決之
隄雖禁而未竟方欲漸次修補以為善後之圖所宜
汲汲從事者而又何以召佃為哉伏望
皇上軫念漕河重事留神省察乞
勅工部再加詳議如謂召佃可行乞另行山東撫按衙門
會同巡河御史再加計議務使處置得宜不為他日
漕河之害方可施行如謂既已議復難再召佃以誤
國計仍行臣嚴行管河郎中主事及該府州縣管河等
官查照先年侍郎王以旂建議事理逐一舉行應補
隄岸逐一補築務令堅固堪以積水盜種頑民盡行
逐出仍照各官所議設立鋪夫老人看守或有應動
錢糧另行題

請庶幾一勞永逸可垂永久漕河有賴矣及照各湖漁課之利自設湖以來一向任民採取習爲故常今各官議欲徵稅似亦可助
國課但湖地既禁而不與而又議分其利小民頑獷恐有不堪然採取任民官不爲制則强弱相爭或生釁端亦未穩當應否徵收通乞詳議以便施行緣係乞留積水湖櫃以濟漕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謹題請
旨

漕運通志卷之九

漕議略

渠有變遷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後臆見出而議生焉議成而君行之謂之命否則空言也是故議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繫焉詩曰詢于芻蕘孔子曰多聞而識之知之次也乃輯漕議略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徑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丘氏曰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爲所領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按此今猶爲行都王良所論乃給國都也

孝文時賈誼上疏

其畧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乃或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漢都關中倚巴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議開漕渠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綏和二年詔求能浚川疏河者

賈讓奏言其畧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導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行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而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

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水門分河流通渠則塡淤加肥禾麥更爲杭稻轉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

最下
筴也
永初七年安帝詔滇水縣穀輸敖倉虞詡爲武都太守
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車負載僦五致一詡乃
自將吏士案行川谷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
道以人僦直顧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
萬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潁以東至壽
春艾以爲田渠水少不足以盡地利益開河渠及通
漕河之道可以大積軍糧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
南有事興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
害艾所建也
晉謝玄爲前鋒都督既平兗州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
難用都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
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
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

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麗李龍將討慕
容皝具船萬艘自河入海運穀豆千百萬斛于安樂
城以備征軍之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水旱之備詔於
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
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
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又遣倉部侍郎韋瓚於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
運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
以渭水多沙流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
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
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七年四月於揚州開
山陽瀆以通漕運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
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於租更無征防緣
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工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

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河入汴河乾淺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停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等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耀卿為

京兆尹京師雨水穀價踴貴奏曰宜省庶司屬從令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人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少有饑乏之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且猶不及陛下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下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若有四百萬人每丁出錢百文充陝洛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若能開通漕計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

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
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回從河口即
分入河洛官自僱船載運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
屬水險則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船下貯納水通既運水細便
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可省巨萬臣常
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隋亦在京師沿河
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以此行用利便實深帝

入統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
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照自淮江至京以來險古
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使始置河陰縣河清
縣置柏崖倉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
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
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
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百萬石省
腳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北運險澁頗有欺隱議

者又言其不便停費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

丘氏曰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
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僱而所用傭錢
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爲費也今
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
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
糧及上運人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
通其所加兌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
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
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
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
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
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

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
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
晏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
也其所費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
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
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償舉債鬻產無
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廒挨次之日多不
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爲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
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澁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
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
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
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艙中宜加
之艙板之上護以竹篷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
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
囊以布爲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
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所失亦宜省矣

德宗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路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令徐州設兵

備亦類此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軍糧事宜狀

其畧曰益寡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變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

人命在食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於貨泉若國家治安錢穀俱富柰䘏蓄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利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厲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於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餘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餓殍相望斯所謂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米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凡與常時米貴加倍嗷庶匱乏流傭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

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有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淮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皆貯之意蓋因往來水旱關輔荐饑當催造作相之初徵尤務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運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北至中途切憚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漸

米于倉添復從船填數輸以貯運順承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及之費所司但憑舊例不計元源山運米七年積數並虛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擁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夾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又定量定所糴估價通計之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千一十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十一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營之念始慮要周不以

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廢永例不費功於當代不流
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
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路以備時要其於
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
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
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滑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
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
五十文以救貧乏計錢六十四萬貫如節級所減運
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
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
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
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其米便於東渭橋及太原倉
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

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
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計
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
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原長武平涼等城堡
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
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
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
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
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京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
及減運米脚錢諸並委轉運使便於市綾絹絁綿西
色即作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欲藏在兼若待此錢
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
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
四時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當及車均
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
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

戶墾田多少先付價值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
徵其有納米者每斗十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
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
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戎
寇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
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
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
之用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
邊備自修以討則有功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
所至之食以歛糴則不為貪將所邀飢饉得境者得
以遂其謀感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
誠安邊之本源于土庶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
儲循當来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
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食邊鄙又有
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
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按此因歲豐儉權其
輕重亦或可行之

論汴水疏鑿之由

張洎曰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
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皐山
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
乃於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
漯水其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
傍西山以東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書
所謂北過澤水至于大陸澤水則濁漳大陸則邢州
鉅鹿縣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河自魏郡貴
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合為一河言逆河者謂
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
存焉今其東界至蒼梧河是也禹又於滎澤下分大
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

後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蕩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宕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水即春秋晉楚戰于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汴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閒小澗中東流而出濟亦自此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後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子百萬開汴

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穀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以事歲增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泝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北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踰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停廢部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疏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至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步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泗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所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宿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闕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在郡國都市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

各六萬人潞徐荊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餘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數十倍餉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亘中國西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畎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景德三年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達淮以呂梁之險罷之

丘氏曰按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帝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榮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蓋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涸没不知所在而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黄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絶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梁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爲運道者惟晉謝玄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益濬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眞宗時議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爲漕路始自

我

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歷自武陟縣入于河陟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

爲今運道云

論回河

蘇轍曰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虞敗事切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累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騷驛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人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生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若人困窮拒闕獻塞唯有黄河西議復故道爭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歎勞苦已甚而更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均知其心特罷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之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出執開河分水之策觀權龍大役而立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黄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淀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蓋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宜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鄙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愛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不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

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聽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决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瀆瀰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上礙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議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埠岸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或敗秋田瀕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於原累尺糞來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晉居丘家以道潛濟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諸

亦如此遠為隄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讓治河之策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日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遏之卒擁拒而散盧夏苦役

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令冬寒涼來歲春暖就使與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効而堅持之於上左右之臣不顧可否而隨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者一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然誰敢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宋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奏言

其略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遠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晉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家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上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運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眾也大眾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之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

惟陛下特迴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按此則今日漕河之於京城亦是建都之本

元祐間龍圖學士知揚州蘇軾奏狀

其略曰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梢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捧行之潤公私所害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姦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斛斗會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斷藁而罷之責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餽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斷藁而為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為額也今若折欠盡以折會償填而發運使不復包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

雖有萬數疎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
歲運斛㪷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爲數而發運司獨以
到京及府界實數爲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
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毫以定殿罰則發運
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畧有五一曰發
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㪷作弊
出入㪷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
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剋在夫錢米五曰在
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
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
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
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眞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
擾綱稍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雖綱運而遠
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
京朝官兩員爲勾當綱運自眞州至京往來點檢逐
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

爲驛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
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稍使臣人員等常
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
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毫爲賞罰行此二者則所
謂人存政舉
必大有益

按蘇軾所陳綱運五弊切中今日當職
者宜思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宋朝歲漕置倉於眞楚泗三州轉運至京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於眞泗楚轉般
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
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
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易前代所
運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
今朝則是遠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
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湖北湖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
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
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
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
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
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
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知此者
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
陳宋人轉般載鹽之法于前伏乞
九重注意推行其法于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
分則受一分賜矣況
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元以江南運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運

丘氏曰按海運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
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
則始于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
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
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
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
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
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
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
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
五十里最後千戸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出
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
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
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

且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
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二年
會通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會河通利始
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
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爲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
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
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
非無徵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
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
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
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
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
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
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
不臨事之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
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
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盤剝爲病今則專
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常運儲積之糧
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迺
儒過爲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
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
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
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
防之先計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慮
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
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若夫占視風候之
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
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與暴
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
此可保萬全亦無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

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北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
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
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
以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
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
若通則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河

丘氏曰通州陸輓至京城僅五十里而元人所開
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十處所
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牐雖存然
河流淤淺通運甚艱元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
中
禁城之內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
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
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輓與

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隙地爲大潭
積水以爲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涼山北轉東瀨
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牐以司啓閉仍於御河
南出城壕之道建爲巨牐蓄集中水非滿溢不啓自
慶豐牐以東每牐一旁皆爲月河以容候牐之舟如
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衆又不若依舊陸輓之爲
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濘車輪陷沒牛騾蹄蹩
脚價踊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
苦不勝此建議者慨之所以咸欲復疏河道然自永
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牐
費支兌之耗已有加耗贖乾之費所費良亦不多爲
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闢新
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爲
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闢者一道專以通行
漕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道不許
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來入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於

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青酒食者聽許作浮舖如此則民居既遠執事散行水易滋而況易乾運道自然不致深陷又於中道設一提舉司每府以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於農隙之時分設牌夫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輓石備工作之費又仰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為三等備乾砌石若干壘兩傍若干必使兩不相病具數奏

聞定例如此則輸輓通利所用不過民田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阻淺為困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牐設官衆夫皆係民糧且有所費歲歲差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滌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穫又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採者乞下有司計議此於國計未必無補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七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運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麗莊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二處為牐二十有四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牐河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般載淹延歲月故虧糧數

浚通惠河

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甕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牐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

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十步壩牐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通惠凡役軍一百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勞至是皆罷之其壩牐之名曰廣源牐西城牐二上牐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牐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牐在都城內文明牐二上牐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牐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牐二上牐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牐西至上閘一里籍東牐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牐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錠

莊通州牐二上牐在通州西門外下牐在通州南門外楊尹牐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牐二上牐在萬億庫南百步下牐去上牐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牐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姦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創造牐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令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成牐改名會川海子牐改名澄清文明牐仍用舊名魏村牐改名惠和籍東牐改名慶豐郊亭牐改名平津通州牐改名通流河門牐改名廣利楊尹牐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通州至大都運糧河牐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爲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曆三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開挑通惠河安置牐座全籍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枝及諸寺觀權勢私決隄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甕山直抵大都運糧河隄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

黃河北徙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横潰爲患其勢非多爲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爲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爲九河然後其委多河支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漢人指以爲太史馬頰首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于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爲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皇元延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爲當築隄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塞之使南復其從之非以南爲壑也其慮以爲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所可以濟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治河議

宋濂曰比歲河決不治已深憂之脱遇乎章政事兒只魯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淮及白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夫之者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濁則委以殺其流夫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腦兒二澤又東流爲赤賓河而亦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南會也里朮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脱可尼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爲九派也孫斡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發渾濁而其流益大朵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莫不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二千里實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剌別里赤與納鄰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

至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二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悠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釃爲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逆河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以堙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勢益横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後入于千乘縣德棣等河後播爲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甚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爲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于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以百分而爲十則勢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山地中行耳蓋時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大造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蘆竊慎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蘆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議作于至正閒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崑崙蓋皆傳聞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旭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河得之目覩也景濂引援示人詳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及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南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今會通河

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潰沒護城隄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今皆淤爲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隄自河内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西北抵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陽人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隄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

沖拒處築城築堤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現名廢[illegible]
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鄉南境有[illegible]
渡皆因河徙而廢
國朝于祥符縣置河清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illegible]
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驛[illegible]
封縣置六崗驛大崗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大康
縣置儀安驛長葛遞運所新鄭縣置古城驛陳州置
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
革
按陵岡之口塞於弘治乙卯築三巨壩而防護之
遏水南行運道無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壩
二壩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壩暴水湧衝壩去十分
之八總理副都御史保定劉公齋沐一祭追去晉
二十步事聞
朝廷
天子遣劉公諭祭謝焉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脫脫用言者於都城[illegible]
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
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
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況
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
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
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
求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

用不貲而卒以無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東麻
谷即盧溝東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東南有十里
河城壕水漲自正陽橋東減水橋下入三里河經十
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或以為即脫脫開金口河之
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通惠河舟自
通州達都城免都民陸輓之勞二十年漕司言新
開牐河引榆渾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
餘里淺澁糧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脫脫
開金口河引渾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
郭守敬事觀之渾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
亦可通以漕河言及脫脫事觀之渾水既不可引
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紀事實相悖

本朝通州至京師自來陸運雖屢有言者欲開河通舟
而竟不能行愚意元始開通惠河導神山泉過雙
塔榆河則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渾河注
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後值時亢
旱二河之源以及諸泉皆微細故河淺而不能通
舟漕司言因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
淺澁殊不知渾榆二水雖引入新開牐河而其下
流亦必至于通州別無走洩其淺澁不能載重者
乃時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致也至於脫
脫開金口河則因開河之始偶值渾河泛溢而致
壅淤耳若當水勢平緩之時引之而又於分流之
處為之節制未必遽爾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
是則自盧溝以至通州渾河經流之道至今淤為
平地矣豈理也哉葢陸運車戶得利而漕卒受害

元時亦多陸運故撥運糧提舉司有車戶之設隷
都水監漕司之言未必不惑於車戶之私因時亢
旱而爲沮廢之計者今若不惑羣議修復元之舊
河道引西山諸泉盡歸一河以達于城之西於甕
塔之開渠引榆河入焉又於渠口置閘以待天旱
水微於榆河東流之處築壩遏水西出閘口由渠
以達於都城之西雨潦水漲決但令水東由故道
以殺其勢又尋金口河故道而開濬之築長隄於
運河之東岸而置閘於分水之口設官卒以守水
微則開閘以納水水漲則閉而築之水由一閘口
水勢不全注旁又有隄正如寧陽置堽城閘壩之
法既了於塞亦不爲害如此雖大旱之歲舟不能
行雨若時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軍免四十
餘里陸運之勞其爲利可勝言哉況近京之地土
性堅實水之所經過塞導引其法易施昔以爲此
河經歷賢哲多矣果可漕運必不至今日是不然

永性有定名利害易見其深淵不常者不可即一
時之事而昧變通之宜者過引有乃未有不可興
利除害豈可以前人所及爲而遂棄不爲哉日元
郭守敬始開通惠河舟至積水潭舳艫蔽水則前
人固已爲之而有驗矣有志於興水利者不可不
知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其具奏其畧曰切惟天生水
利本以爲人順而成之斯爲大智哉
朝建都勝地設漕運以給用復自真揚至通州避海濤
之艱險就裏河之便沿閘壩相沿亭候相望
太宗文皇帝貽燕之謀甚宏遠而尚書宋禮平江伯陳宣
贊理之功亦豈可誣哉自通州至都城僅五十里
原有閘河一帶廢渠設卒故牐置官非無爲也而
乃未究其志漕臣題奏奉有
明旨而竟莫之舉行京儲之陸輓窮軍之受累非一朝一
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帶水之河前元以一

人疏鑿而有功今乃累經建議而未就緒一歟一
易夫豈無所自哉訪得前元河道在於
宮牆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閘海子合流於大通
橋水源盛大水勢洶湧慶豐平津通流等七閘畧
加排濬以時啓閉則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數世之
享其利者職此故也今此水從
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復曩時故道禁庭諸水深廣處
甚多則其流之出於外者微細而其趨於河者緩
弱七閘相去五十里有幾而高低就踰五十尺勢
甚直遂夫水性本趨下者流既微弱而勢又直遂
故易涸而難盈易洩而難聚所以永樂年間曾於
此河搬運大木即令營建木植并竹木雜料皆從
此河而入積至月餘而後可剝運一次若糧船一
齊湧到七閘並啓上源下來下流不接固有經十
餘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閘者水行之遲不如陸輓
之速故寧就車驢之多費而不圖船價之輕省也

所以累經建議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
利視有用之河爲無用之水
先朝之志終於未究官軍之苦終於不甦也爲今之計合
無因十閘之遺址築五壩之新制又於其旁各置
減水閘一座晴旱水小則儲蓄而不洩雨潦水大
則疏瀉而不壅每壩內置剝船一百隻每船可載
一百石魚貫而行晝夜不息一晝一夜可運數萬
石到大通橋京倉之東通計一百餘日而可運完
矣車輛腳價每兩八石運船一隻裝三百石該車
腳三十七兩五錢剝船價每兩可百石運船每隻
三百石該船價三兩車價用其十而船價用其三
大通橋沿河起蓋倉屋數十間收貯剝到糧米次
第挑赴京倉墻內合用船隻或漕運自備或張家
灣居民車輛之家亦聽造船吾見利在河生理用力
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部哉況各閘上
有見存官吏閘夫見有不必添設再照大通橋至

陽朝關相隔四里二十九步舊有河一道今築城
濠矣應否開通取自
上裁若必爲固城之計而不欲改關此河則四里之脚價
費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門起至張家灣廣
利牐一十一里長一千九百八丈係前元舊行
牐河通州西水門外小板橋以西原有舊城河一
道至西北城角轉至北門土壩止共長三百五十
餘步以今年春夏間叅將于佐督促運船由張家
灣至通州東城門下撮入通倉就省脚銀一萬三
千餘兩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徑達裏河則所省實
多又不止於萬餘兩之脚價而已
總兵官顧仕隆議曰每年各衛運糧多至六七月
內到京彼時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濘
難行須用厚價雇車方肯裝載往往脚價使用不
敷揭債上納展轉遲悮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
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

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
張家灣水旱剝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得
竊取漕利巧生姦計妄言搖動遂將此河壅塞不
行正德元年有建議者復舉興修題奉
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叅將梁璽用銀二萬餘兩雇倩
夫匠重加挑濬糧運又嘗抵京上納未幾復被前
項積年姦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近年嘗造大木
悉由此河搬運到京即此度之糧船縱曰難行剝
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爲地峻水急不能由牐
而上臣等愚見若將此河原設五牐少加修理每
牐下板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每
牐審度河道寬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共船二
百五十隻每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
下官軍運糧到灣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濟一聽
叅將王佐委官雇人撐駕本總把總并該運官交
糧米盤上剝船運軍協力搬挽叅將王佐總爲提

調催督遞牐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
相同浙江各壩盤船之法若或天晴亦聽分僱車
輛水陸並進庶獲濟益臣等身見漕運日困使用
日繁若專守舊法恐難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殺車
脚之費矣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臣等於淮揚地方動支漕運官銀雇募
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叅將王佐處驗
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脚銀以備下年
添造剝船并各牐及近城地方蓋造厰房收貯椿
木以防陰雨騰卸剝船毋使停滯若有假勢要名
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爲倡率妄言阻
壞或別生姦計盗決河防聽科道官叅劾所行叅
將王佐督同通州分守等官訪拏問擬重罪枷號
仍發邊衛充軍庶姦徒知警浮議日息而漕運可
行矣

漕運通志卷之九

漕運通志卷之十

漕文略

制物以利用，用有大小，有終始，有興革，非文無以載也。漕亘南北數千里，裁成之功非一，於是碑記乃作。夫考文可以知世德政之所由見也，輯漕文略。

勅建弘仁橋碑 李文達賢撰其略曰

都城之南一水橫流，發於巽方，其源由兌而離四泉沮洳會而為河，至巽乃大，有一津焉在南苑之左，去城四十里，凡外郡畿內之人自南而來者，東西二途皆由此渡，有功者歲為架木橋，奈何不能堅固，而寒沍之際不免步水，夏秋水溢，既有覆溺數阻之虞，人之病涉莫此為甚。天順癸未春

皇上命創建石橋，橋長二十五丈，廣三丈，為洞有九以釃水，為欄於兩旁以障田者，甃岸於南北以防衝突，為寺為廟以資維護。經始於歲四月十五日，訖功於十一月初一日，賜名曰弘仁橋，乃命臣賢為記，用示永久。

改修慶豐石牐記 宋褧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至元二十有二年，前昭文館大學士之大夫院領都水監事臣郭守敬屬水利奏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蓋西山水合馬眼泉諸水為渠，曰通惠河，貫京城，迤運出南水門，過通州，瓜高麗莊之牐為里二百，視地形創為牐，附岸壁及底皆用木凡二十四，慶豐其一也。後二十年，當至大四年，諸牐寖[illegible]

相繼以石易木為萬世[illegible]延[illegible]作[illegible]
惟有司以天曆[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高一[illegible]厥[illegible]十二[illegible]
只之望[illegible]月[illegible]

勅建永通橋碑 李忠文時勉撰其略曰

通州在京城之東，潞河之[illegible]四方[illegible]貢賦由水道以達京師者必萃於此，實國家之[illegible]也。由州城西行八里許有河，蓋京都[illegible]下者，河雖不廣而水潦沮洳[illegible]之交[illegible]水之溢，嘗架木為橋，或比舟為梁，以通往來[illegible]而[illegible]漲溺而運輸者尤為艱[illegible]內官監太監臣李德等以其事聞，上欲於其地建石橋，乃命[illegible]太監臣王振往經度之，命總督漕運都督臣武興、[illegible]漕右都指揮僉事臣陳信領之，工部尚書臣王卺等會計經費，侍郎臣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內官監太監臣阮安總理之。安謂眾曰：朝廷建都北京，建萬萬世不拔之丕基，其要在於漕運。雖四方所資，而此橋乃陸運之通衢，非細故也，宜各盡乃心以成盛美。眾咸曰然。於是庀材鳩工，諏吉興役，萬夫齊奮，並手偕作，未及三月而功已就。緝橋東西五十尺，為水道二，圈與平底，石皆交互，通貫錮以鐵，分水石護鐵柱，當其衝。橋南北二百尺，旁皆以石為欄杆，作二牌樓，題曰永通橋，蓋上所賜名也。又立廟祀河神，而以玄帝鎮之，堅壯完固，宏偉盛麗。經始於正統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告成於十一月十有九日。昔文王作臺於苑囿，無預於民事，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詩人又被之歌詠，傳誦無窮。今

皇上命建此橋，實所以惠利于人，而人心踴躍歡忻以趨其事者，誠無異乎文王之時，亦何其盛哉。

直沽接運官德政碑記　貢師道撰其略曰

世祖皇帝定都于燕使由江河轉運以饋餉所豈不可然而聖朝包六合爲一建至其外無窮以中吳水所聚也稻米出焉故郎中吳人千戶羅以建漕府消府官吏乘當歲春夏運復於江淛行省委選宰臣董儀吳下閩東南郡國糧給京師者萬斛如雲卑集海瀕之劉家港於是省臣漕臣悉齋戒竭誠以卜吉于天妃靈慈宮卜既協吉乃命漕臣持節秘符仰率其屬鳴金鼓以號民舟遵崖無敢後先舟師備工露刖文身發布帆首尾散布于各艘者舟不下數十百人警語貫耿清心擎海調劑簡伏本之以因舜之以法龍驤萬斛崔巍如山繞遠海塢傍比一葉前岸大浪天回地掉鬐吐鯨吸出沒變怪謂大下之至險顧不信哉國家以其事重且難故於每歲春夏運糧舟將抵直沽口即分都漕運官出接運中書省復遣才幹重臣從至海壖一一交鈔石以備計其多寡數石爲故接運官補立崖異賴足爲害矧或從名以較留驚爲外以徵索民將若之何蓋煩苛之令出無厭而誅求之責方來已於是漕民有或剝舟剛刻而歸者有或借貸很損而歸者數年之間漕運頗廢而國家之糧餉非可暫息至正六年夏接運官奉政大夫中書戶部員外郎吳太平禹卿皆以寬簡布政於是漕民相與議列其所以動惠於漕民者勒金石

直沽接運王公董公去思碑　柳貫撰其略曰

後至元庚辰久海運之民倪實等介其府令史王元珪以書來言曰世祖皇帝既混一區夏爰始取道遼海運米南土給餉京師內置漕運使司監萬戶府于京畿外立都漕運萬戶府于吳會集民籍名數具舟航以任其事凡運米以石計歲三百五十萬有奇舟春若夏再運萬戶分命僚屬自吳會大倉帆檣風颺汗海運北抵直沽漕運萬戶之在內者亦部署其官數往翼舟航交受所運達之京倉當其歸納授受之際或失其當分挐轇轕狼狽折閱則海運之民傾貲破產以補不足其患有不能勝者故朝廷必選官直沽按臨監護名曰接運監其隱微辨其枉直權其授受砥其平以去其弊後至元再元之六年萬戶何里中憲職奉運抵直沽時兵部郎中濟寧王公維幹君錫禮部員外郎董古魚公元善又奉命朝省主接運事米凡至者百七十萬石有司舉元所定樣以比類其色澤有不同者弗受吉于公二公曰都所進米爲樣袋二三合耳使者晝夜馳驛數千里抵京師風日振薄無所壅蔽故能致明潔是分運之法六十石載一舟氣含突皮蒸盦歷暑色又何能相同凡以樣進者懼其雜厭襍耳茲既無是也色雖不同苟能飯焉以京吾儀受之膳何[illegible]或又有以米樣恭藝弗受公慨然曰噫檣儲崎者尚爾況萬斛之舟之所積蓄

且民捐軀涉萬里不測之淵出入蛟鰐爪牙間幸至此汝弗受將安所歸之邪徒久逗漫蒸變食侵牟民食困有司通不敢有所言先是接運官廨毀於延燎有司議民居之宏敞者以館于公公度其費無從出廼辭焉即臨清萬戶府聽事以居殊湫隘二公曰是雖隘然庶無做屋費以厲民或霖潦霧暘則手編葦自蔽庶之泰然無一毫勉強意直七事無高臨海舟有貨東陽之名酒者有司給傳舍市以進公弗受曰若雖酬其直寧能無所嫌也官屬吏民小過者必詬切嚴戒而寬容之雖蕭嶽未始示辱於人而人亦服其威信罔敢怠逸下車以五月二日甫再越月集事七月四日歸報於朝我民思之去之愈遠且久而不能忘願有以識之貫辭不獲命謹述其辭以識如右

滄州導水記　王[redacted]大本撰其略

黃河既南徙九河故道遂以堙漳滏不與同歸獨行
一千里會于今北海之涯其流滔滔汩汩視黃河伯
仲間耳根岸高於平地亦猶黃河之水下成皋虎牢
而東也皇元定都于燕漳河爲運漕之來控引東南
居貨千檣萬艘上供軍國經用故老相傳至國初時
波流猶未宏達自江南內附而其勢日增至元五年
秋八月大雨河決八里塘之灣爲口者三湍悍噴激
如萬馬奔突長驅而南南皮清池之境東西二十餘
里南北三十餘里瀦澤匯淵竄蛤圍魚蕩析離居之
民相與言曰滄州古雄藩其濠深廣又卑於孔道水
行故地第有屯守小左衛曲防之無由經達泰定間
鄉民呂叔範抗疏陳情奉旨開掘以便民又爲大渠
以洩水繼有方命圯族乘時射利遂以復塞有能賈
勇以倡吾徒當負鍤從之水入濠注海則還我墾地
而修我廬屋矣貺因不佞者出叅政莊武公之孫今
江西憲副景仁公之子也以國學上舍生取置宣文

閣其人知學知義又一鄉之望即以爲己任聞者共
其謀從之如雲各執其物立于兩堤破築去壅義民
所趨木亦隨起始屯衛先率其徒數百人盛氣以待
我衆首而壯彼自度非敵逡巡而去夫水之爲民害
也久矣備禦之道存乎其人使南皮清池之民奮於
事功而淩不爲災首義之力也其人又相與言曰河
決可塞而來者未可卜也曲防可潰而人力其可復
也幸可以稽舊典而義可以激流俗也丐文刻石以
遺後來固新民
百世之福也

南皮縣濬川記劉[redacted]沂撰其略曰

皇元以水利遂民生都水司官於是乎設歲以徭河
濱民間供京畿至億萬計今之御河源通漳水東
過北流經景陵滄等州地而入于海南皮滄之屬邑
也與景之吳橋東北接境河水至是勢益大夏秋霖
雨隄岸決嚙其害愈劇不決於陵則決於吳無歲無
之邑東北去四十五里有郎兒口遇河水泛漲首受
所衝口之北乃皆長蘆萬戶府軍屯地恭定防彼欲
專其利以力塞之隨遺邑民墊溺之患而掌邑政者
上陳利害於部省檄部屬遂命疏通使各安其業
與刑具載可考迄至元五年經涉十有六載未嘗有
易之歲亭夕河水決陵之界直趨河口殺屯田者謂
歲見決而無損縣邑不與浸患之時懷來王公君美
適尹是邑極言其弊於省憲亶明議以行民始不波
其害公既辭[illegible]收[illegible]歸念及此僉曰河
水之所經或衆或決終無一定之規簿書僅存恐
[illegible]日後爲[illegible]何以考數之貞珉以示無窮使
[illegible]水害[illegible]
然知[illegible]

通濟河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略曰

南去通州二百里楊村驛之北河屢決河仰受北河
湯河潞河諸水下合白河而來之水入海凡齊魯汴
蜀湘漢江廣閩浙之賦運及海內海外朝覲貢獻之
上于北京者皆道出以達所係之重也其水之失性
也自洪武之季至今四五十年之間屢決屢築築已
復決智殫力疲公私患之
皇上嗣大統之明年秋有司以決聞請如故事可之三年
春復決
上以命太監阮安安受　命行還奏水當順其勢導之今
逆之使紆屈勢不得達故決宜取徑道改鑿使其順
下臣觀河西務徑行二十里許可鑿引用爲丘千人
一月庶幾可以免決遂以圖進
上遂以命武進伯朱冕發卒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發民如
所計之數諏日興役以安董之如期竣事遂因其故
道河下樞焉安行夾河築防既崇且厚伐木以捍之
植樹以固之肇險爲夷事聞　賜名通濟河少保吳

公劉記是役之成古者治水自京師始先所重也斯
河之重固以京師然昔者作之難而今之易何也非
奉
命之臣其用心之誠與公者有異乎斯役也實
本於
皇上之善用人知之明任之專此功之所由成也自古英
君明王所以克興事功未有不由斯道謹因紀是役
遂椎本作詩以頌
聖天子仁明之功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楊[redacted]文郁撰其略曰

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臣順汶
合四分流以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
淮嶺海以供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三百里舍舟而陸
車輸至御河徒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
調道經茌平其間苦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僨輹
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載底滯晦瞑

呼警行居騷然公私爲病爲日久矣皇帝方圖收太
平之功士有出意見論利害者咸得自効壽張縣尹
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比陸
運利相十百時詔廷臣求其策未得要便以仲暉源
言爲然遂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
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曲折備言
可開之狀於是丞相桑哥合同僚數奏且以圖進上
命允賜中統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
斤以給傭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遣斷事
官忙速兒禮部尚書張孔孫兵部郎中李處巽洎之
貞爲同主其役二十六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
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
河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
仍起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濱渠之民喜
見泛舟之役於是須城聊城兩縣耆壽各詣所治致
辭宜紀成績治渠使者以爲請序時大駕駐幸上都

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爲運河命
曰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

安平鎮治水之碑徐文靖溥撰其略曰

安平鎮舊名張秋資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
決鎮之沙灣以潰運河
朝
廷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隄之弘治六
年復決于下流十里許汶水從之由東阿舊鹽河以
入于海啟後漕艘大通廣至九十餘丈運河自東昌
而下卒多淤涸舟楫不通
今上以爲憂既勑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往治之又特
勑內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
役與之共事特夏且半漕舟已集一經決口輒力數
倍楫失手輒覆溺不可救僉謂宜急先務乃於西岸
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次第皆濟及冬水
落乃爲塞決計規倣古法對以騎宜築東西二臺植

木爲表多施大索用船雜實土石鑿而沈之壓以巨
埽蘘土以實其罅役夫番代閱三晝夜弗息而決始
塞其外則疊石樹代累築而固之又於其南爲石壩
以備宣節於上流爲黃陵岡諸陵亦塞則安平之功
亦不易保故二役並興而湍勢得急再塞所決卑渠
凶凶莫知所定迄八年之二月皆以成告易鎮名曰
安平又
勑建神祠以祈冥佑名曰顯惠命有司春秋修祀事是役
也凡用夫四萬餘薪芻以束計者八十四萬五竹木
以根計者三萬七千麻鐵以觔計者六十萬四千有
奇而黃陵之役不與焉比復
命下報
上若曰河決院塞越惟爾二三臣之勞爾與賜歲祿二十
四石爾銳加太保兼太子太傅歲增祿二百石爾大
夏陞左副都御史佐院事分書其役者山東左參政
張縉擢通政司右通政仍治河防按察僉事廖中爲

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爲署都指揮同知暨文武官[illegible]
進秩加俸者百數十人各有差既又
勅臣東陽爲文紀功績歲月以詔來世臣謹按運河之利國
國計所關而貢賦商旅皆必由之所繫甚大一遇[illegible]
洪濤再決于霖雨其爲患甚劇不二載間變波[illegible]
平地化[illegible]怨爲權折昔之所難若甚易然亦獨何[illegible]
聖天子致和迓順之功由中外臣竭忠宣力之効天道應[illegible]
而地靈効職有不期而合者也然防患固難保功尤[illegible]
難繼是後修壞補缺之責則有司存今宜特置[illegible]
有專任方汲汲爲久遠計前日之功其可以勿壞[illegible]
乎臣故敘事紀日俾刻金石如宋靈平埽故事云[illegible]
詔令且徵于有職者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安平鎮減水壩記李少師東陽撰其略曰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入[illegible]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illegible]

趨張秋[illegible]中爲南北道阻
上廑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役特
命司禮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兵民夫[illegible]
治之今議[illegible]此張秋上流西岸[illegible]
三里[illegible]十餘丈而潛消[illegible]
河孫家渡[illegible]黃陵岡[illegible]
淮徐故道又議以爲兩[illegible]三里[illegible]
匡[illegible]狀爲漕河憂乃[illegible]之處一里月堤[illegible]
水過之制植木爲杙中實[illegible]衛水者[illegible]
又[illegible]最以巨石鐵以[illegible]以塡之[illegible]
皆[illegible]其上[illegible]之渠[illegible]
實可[illegible]伸水[illegible]則[illegible]漕河[illegible]
幾役下[illegible]而功可保[illegible]
上賓命鎮爲安平賜興歲祿二十四石[illegible]銳太保[illegible]
[illegible]鎮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爲左副都御史[illegible]
又命丁全[illegible]伐石[illegible]內閣臣[illegible]文各紀功蹟臣東陽[illegible]

當記茲壩之成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
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隄堰議起往往亦以爲利
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爲重輕若驅役千石當水
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至後患
尚未形周思預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況
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去水之患以成其利暫
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此之善善者水
欠之善防者水溢之二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步象財
成書陳修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
同是道也今
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憫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
二三臣之賢其孰克副當決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
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埽築
堰垂成輒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
有者舉議喧鬨皆欲棄而費終故而他圖蓋方禦患
不暇而何預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軌不逆

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
之利銷未然之患識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鑒往
轍之覆而思成功之難修廢補弊以斯不墜庸詎非
有司者之責哉烏乎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爲而不
爲彼宦成之大交承之議遺智餘力而莫爲益未有
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斯言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隄竇以疏漲
詔刻碑紀功若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爲
明命後工始工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
巨石一萬有奇鐵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
鐵爲觔萬一千他物稱之
弘治十年十月初三日記

兗州金口堰記劉文和翊撰其略曰

堰距兗城東五里許以其障沂泗二水入金口牐西
達濟寧會運河因號今名考之後魏及隋元以來皆

嘗修築以通糧運都之建不一一地之興廢亦不一我
太宗文皇帝駐蹕北京復通漕運前此堰築以土每夏秋
之交波濤洶湧即北無餘自永樂迄于成化雖數命
官修固卒能底定歲庚寅都水主事宣城張盛克謙
祗承是任毅然期必於成適久雨弗就鄉吞公志弘催
督漕運克謙東以白之上弘遂撫以聞上下公卿議
可而秋官亞卿王公宗貫繼至復注意提督獎勸又
得山東少參尹公朴之僉憲江公廷言相與維持其
事克謙結草廬堰側晨夕坐臥其中凡百區畫有方
興于成化七年九月訖於次年六月計堰東西長五
十丈闊三丈六尺上闊二丈八尺啟口三尺瀉水之
消長時其啟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堰北復作分
水二牐均以殺水勢堰南北
跌水石直五尺橫四十丈

兗州重修金口牐記劉[redacted]德智撰其略曰

元膺天命撫方夏東南去萬里貢賦四方尤繁重車
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泗汶會漳以
達于幽山是天下利于轉輸泗之源會[illegible]於兗之東
門其東多大山水涔暴至湲爲民患職水者訪其利
堤土以防其溢東石以洩其流且一洞歲久石摧有
學者曰一洞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牐啓
閉庶不泛乃上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日肯延祐四
年都水太監闊闊分治山東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
於三
月

建都水分監記

會通河成之四年始建都水分監于東阿之景德鎮
掌凡河渠壩牐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
高平則水疾洩故爲堨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
挽其舟之下上謂之壩地下迆則水疾涸故防以節

之水溢則縋起懸版以通其舟之往來謂之牐皆置
官以司其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
則命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水將洞則發徒
以導涔蔬潰時行巡行周視以察其用命不用命
而賞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
張侯仲仁以歷佐詹事翰林太醫三院皆能其官且
習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冬十有一月分司東阿詔
凡河渠之政毋襲故紐私毋恒勢怛威惟宜適從敢
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名聞其下聽以
輕重論刑毋有所貸侯北自臨清南至河東陸汶
水之源滯疏決防凡千九百餘所咸底于理退即所
署治文書庫穴喩陋吏側足無所爰告于衆曰余承
命來此惟恪恭是圖頑以丞丈之室制千里之政役
徒百千何所受職下官羣吏何所聽令鄰邊之老州
邑之長何所禀政制揚益究藩數千里供億之吏何
所覲禁山戎島夷遐徼絕域朝貢之使何所爲禮朝
於亶使何所止舍乃會財斥羨協謀于吏攻石伐材
爲堂于故署之西循隅陬鄰深闕阿崇宮藻繪之麗
文不勝質几席之美物不踰軌左庖右庫整密嚴完
前列吏舍于兩廂次樹洺魏曹濮三役之肆于重門
之內後置使客之館皆環拱內向有翼有嚴外臨方
池長堤隱虹又折而西達于大逵高柳布陰周垣繚
城堞邐纚覯仰俯嘆其言曰惟侯明愼周敏惟公
罔私故役大而民弗知功成而監益尊監益尊而政
益行斯河渠之利永世攸賴爰稽在昔自丞相忠武
王建議于江表矜平之日少監馬之貞奏功于海內
一家之時自時厥後分治于茲者鮮不著勤焯勞載
于簡書而公署之役乃以侍侯侯非樂侈其居榮其
名以誇其民以所以正官守肅上下崇本而立政也議
宜爲而不敢後惟國家一日不可去河渠之利河渠
之政一日不可授非其人若侯者其人矣是役也首
事于侯至之明年某月日卒事于至治元年某月日

合內外之屋餘八十楹是歲九月朔揭傒斯記
按此記曲盡今日建閘設官治河之法見續文章
正宗內供通誌圖誌俱未收故載之
以見元人開設之本意乃如此云

重修濟寧月河閘記 廖恭敏莊撰其略曰

天順改元丁丑貴池孫公任由進士拜冬官主事奉
命治水于濟寧濟寧天津在城二閘舊有月河距州治南
三里許上曰東密邇天井閘北對會通河一水縱橫
若十字旣建天雨潦溢尋衝于甚勢尤猛舟由閘
河而西者或至流覆還月河而上者數於逆挽下口
去在城閘尤邇有閘瀕於西岸啓而卅下又有衝激
之患元是冬主事永豐陳公律鄱陽陳公奏繼議
以下口舊閘移入百餘尺改上口於迤西餘七百武
築僭通河不對置兩口而梁於其上置閘於兩口之
下時水涸縮而閘經之庶免前患議成以聞

詔許之工未興孫公承代在官之料儲庫之積始事于戶
卯冬訖工于庚辰春學正陷君鼎輩咸願刻石紀成
大以天井在城二閘前人爲之備矣月河上下二口
則未備自前迄今皆知其不便今二陳啓之孫公成
之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
怠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後世豈有道
利哉

堽城堰記 商學士輅撰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汶出泰山萊蕪縣泗出兗州泗
水縣二水分流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自
兗北而北浮于泗者自兗南而北元時南方貢賦之
來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
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濟寧陸行二百
里抵臨淸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淸
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由濟河注濟寧
兗北築堽城堰障汶水南流由洸河注濟寧以下流
又築戴村壩障之西南流南抵濟寧北抵臨淸而汶
泗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之曰會
通河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無事漕運向之河堰廢損殆盡
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
運復通第堰皆土築每遇霖潦衝決水盡洩漕渠盡
涸隨築隨決歲以爲常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
書郎張君克謙奉
命治河歷觀舊跡嘆曰濬泉源疏漕渠此誠不可廢至若
壩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
乎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
之需以一歲椿木等費餘羨而求有餘曰斯堰旣修
堽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鳩工適以言者召還已而
巡撫都御史牟公俸其成績極加嘆賞騰章奏保用

張前功俾興以堽城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
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峙立根連河中堅不禁絡比
舊址險三之一乃謂於此置堰事半於古功必倍之
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府同知徐福陰陽
正術楊逵耆民張倫許總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
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
從石七級每級上編八十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
炭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板
甃二層廣一千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秋口七各廣
十尺高下一尺置木板啓閉遇山水泛漲啓板聽從
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
水鴈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鴈翅二各長三十五
尺山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二十尺兩石
際連以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拴甃口上橫巨石或三
或四各長十餘尺河舊無渠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
有元舊閘引沙入洸洸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

為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為分水一旁為鴈翅二亦用板啓閉以候水之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黄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洸河免於沙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水通洸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鑿石兩閘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勞擾者以前折納之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兖郡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謙還自東魯語及修堰之役予心善之及克謙再行予實從吏及今績用有成可斬於石邪昔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漕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亦尤大矣乎予故備書其事為記克謙名盛常之宜興人也天順庚辰進士都水員外郎功名事業此其發軔云

堽城壩記　萬學士安撰

元至元末以江南貢賦未達於都始從郭都水議自濟寧逾安山至臨清開渠數百里引水入御河直抵通州時既即兖東堰金口障泗水西南由濟河至濟寧以濟漕渠復即兖北堰堽城障汶水俾南由洸河至濟寧合泗水以濟漕渠又於汶下流堰戴村障汶俾西南流匯為南旺湖分濟漕渠一注臨清一注濟寧終元之世公私漕販往來南北無阻者障二水濟之故也

國朝建都金陵漕運事寢所謂堰築崩壞淤塞殆盡永樂初徙都于燕貢賦悉由海運糧艘往行淪沒風濤特命平江伯恭襄陳公按視舊規修濬之漕運復通第諸堰以土為之歲每隨築隨壞公私困弊迄今七十餘年未有能圖經久者成化庚寅今山東布政司參議宜興張公盛以都水主事來治厥事下車即徧訪故老歷泉源堰壩悉得舊迹歎曰疏濬事不可緩至如修築何可苟也遂首復金口方謀以石易土為經久計而衆輒紛紛沮撓甚至構禍於公公力持為之數月工就衆論媿息且服公有定見繼欲復堽城冬官已檄公旋矣識者太息壬辰山東大饑都憲右僉原公傑受

命鎮撫茲土覩公成績歎賞不已且廉公為人力薦于

朝俾仍治厥事明年公至首覩堽城衆口沮撓之尤甚於金口之役公嘅曰茲事奈何有不可為第往往為之者無術或畏陳迹故耳於是度舊堰西南八里許見其兩岸屹立根連堅石橫亘河中比舊址隘三之一公竒之曰此寔天造地設以貽今日者宜改置於此遂卜日旋告貯財計工以明年春興作至期淘沙鑿石抵平自下而上甃石凡七級級每縮八寸高九尺下廣二丈五尺上縮一尋面用板石甃二層中置細石煮秫米和灰固之袤百有二十丈闕秋口七各廣

丈許用板啓閉水以候水水漲啓以聽從故道流遏則閉以障之南濟漕渠兩端順逆各爲鴈翅一中分水五各廣二丈三尺袤十有三丈兩石際縫以鐵錠石上下貫以鐵拴橫巨石於河口上各長丈許兩首與面甃石擬為輿梁人無病涉堰之南新開河十餘里隨地形深廣之引水東入洸河其河口逼崖自顛至麓皆堅石鑿之凡兩越月始通舊闊水流多沙沙入洸洸汶不能入公於堰東南仍置閘爲二洞各廣九尺高丈餘中分水一傍鴈翅二亦用板啓閉水漲則閉以障其漲退則啓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兩旁甃石高丈餘中實以土與埂平衛遏水不得南侵洸河免致沙淤矣是役也自始事至訖工凡期歲又三越月其完固比金口加數倍焉遠近官民來觀者莫不爭羨曰前此未有能為永久計若是者非惟省夫齎每歲勞費寔能開

國家漕運無窮利益然非原公篤於任人張公長於經畫

喦克臻此兗州守蘭丘錢君源乃狀始末來徵予記
予以午公明於知人可書張公建此偉績可書而錢
君不忍人善可書遂次第書爲堤城堰記若夫工匠
役丁糧餉木石鐵灰秫米凡應干需費具悉碑陰茲
不複贅云成化十三年秋七月吉日
兗州府寧陽縣知縣沐陽王瑀立石

東泉亭記李王事承祖撰

都水王事工夏王君公大奉
上命總治泉源于東方凡在魯齊之境有泉水與漕河通
可以濟舟楫者則麗之歲中自東平濟寧北達于衛
南達于淮導汶泗諸泉而會焉分水濟淮皆其力也
兗之寧陽舊爲分司間出而歸則於是居焉公大乃
即屬事東偏結茅爲亭爲燕休之所而名之曰東泉
蓋不忘其所有事也公大始至據舊書考圖志周行
案視得泉源湮塞之故親率屬吏而程其勞懲者以

濬湮者以滌蕪穢不治翦雜而劇剔焉或種樹以固
其趾或鑿石以補其闕而又裁去其無益而徒勞人
者環數百里之地役夫幾萬人時其作息而收成功
如是者二閱歲及代而還
朝有日矣承祖適過寧陽訪公大共坐亭中時甚暑久之
清風入竹颯然拂几席顧對花的的含芳舒秀與小
山間列於亭外於是公大出家釀洗觴對酌酒酣樂
甚因謂公大君之涖茲土也以有事于東泉而遂以
東泉名茲亭亭去泉頗遠初未嘗相接混見之勢不
縱於目泠泠之聲不入於耳就亭而索泉無有也而
強以虛名委之無乃未可乎公大笑曰子謂吾亭之
遠東泉耶抑東泉之不遠吾亭耶吾自叅歲從事於
畢得之身而思見乎時令受
明天子之寵命有事於泉夙夜在公惟不稱任使是懼固
嘗用其心於斯矣而息心或乘焉則食其食而不事
其事君子之所恥也故以東泉名吾亭不敢須臾忘
也漕事方殷而吾東泉泝然趣之同流共濟使
國用有賴焉
明天子少紓左顧之憂吾怡然在吾亭然後敢安乎水落
泉竭匯衆而下一勺之益甚於千金則吾視吾亭豈
然不能安雖欲一日於是乎處不可得已然則吾東
亭於吾亭固吾志也而奚較乎吾亭之遠東泉否耶
承祖聞其言而韙之曰公大可謂盡心於其所有事
矣苟持是以往則他日所立可量也哉作東泉亭記
以告後
之君子

疏鑿泉林寺泉源記湯希將節撰其略曰

泗水邑東五十里許陪尾山之陽有廟曰仁濟廟
之西有寺曰泉林傍有泉曰珍珠曰趵突曰掬米洗
鉢曰響水曰紅石曰清泉曰湧珠其源皆出於山其
流環繞映帶寺之左右而西南經卞橋橋之西復有

泉數十曰大巳小王溝潘波黃陰趙家庄石泉珍
珠東岩石縫西石縫二角灣等泉合流于泗合于曲
阜之沂河轉于天井閘會通河沿[redacted]達海求樂己亥
漕運前總兵平江伯陳公瑄言于朝受
命工部王事顧大司等偏歷山川疏濬泉源以通水利以
濟漕運後以右通政王政郎中史鑑主事侯暉等鑿
之正統已未所司請罷是舉上下泉源因以淤塞今
以泉源利濟所資不可無官典其事乃請
宣可其奏於是主事熊鍊轉弼等領 命來茲仍疏導之
迺來亢旱不雨河道將涸余親詣泰安州等處蹤迹
大小泉源逾泗水見乎泉林之泉利人者屬辭是逆
流不便者改之亂石者去之不通者濬之又博訪者
耋言是泉皆從石竇中出清激無比汪洋不窮余聞
而益喜泉之舊有名者勒珉紀之無名者立石表之
復訪下邑之少長以所得石河等泉一十二道無巨細
皆爲閘鑿以濟不通茲惟泉林乃衆山之精脉合

流以利長洪恐歲久泯於聞遂
書以識之時正統九年八月

新建耐牢坡石閘記　劉大昕撰其略曰

濟寧州城西三十里許耐牢坡口者實西北分怒之會城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時嘗開通焉倘夫啓閉水勢散洩漕度愆期深爲職守憂洪武二年中請于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瀧北導靡所掌處冬十一月省掾下委斯绐宣置閘以爲歲久計十二月朔同寅知府余芳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其舊口則上崩流悍不可即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匯可立基焉乃伐石轉木度工作時水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利合役丁夫土堤平水降八尺以爲基樹以橐栗然如是布實以瓦覺遍若砥平然後鋪張水枋數嵌石板蹇琢爰甃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闔以鐵錠混

然天成閘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十西北比東西廣加一尺焉閘之北東向有墉縱二十二尺西向墉縱一十五尺有奇閘之南稱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洄狀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十下置萬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閘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湍且濟州以轉折入閘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訖功計興工至休役凡五十七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以材計木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覺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重六觔四兩鐵獻重三百五十五木炭觔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觔重六千三百四十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錢粟則取給於官餘悉因沂兗二州任城滕鄒諸縣地土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而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昕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勤敏不怠其功其勞不可盡述也遂具載本末

于石以垂
不久焉

重修洸河之記

洸河乃今汶水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其源則出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陽昕石之南達於會同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嶄嶺豬潦之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囦介從入于洸此洸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壽自沛口至石剌洸之源疏通面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從而堙也度自石剌至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澁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呈準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成於三月十
四日

會通河黃棟林新牐記　楚惟善撰其略曰

會通河導汶泗北絕濟合漳南復泗水故道入于河自漳抵河不千里分流地峻散洩不能負舟前後置牐若沙河若谷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尤淺澁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資車於陸運始建議立牐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不華分治東平之明年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牐間遂即其地建之經始于正改元春二月己丑訖工於夏五月辛酉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署南爲臺榜曰還觀其上構亭以東與鄒嶧山對扁曰瞻嶧先是民役於河凡大興作率不既廩爲常制是役將興時適歲饑公因預期遣掾二官李獻赴都稟命具得請俾役事者得竄其身藉以有養及久來複命不恐坐視斯民饑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約來春入役還官無何遣不至民爭趨令其輕民瘼如此

都水監廳事記宋[illegible]本撰其略曰

都水監丞張君子元致其長颯入耳君之言曰吾職右家澤衡之制秩三品所以列朝者者有典掌有圖有事功而發置有沿革然設官四十一年若是者無慮百餘人皆署老史日以亡簿書成貫掌故曰以竊闕有所徵考則茫然昧所嚮敢撮其事於前監始以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奏置於京師監少監丞各二員歲以官一令史二奏差二壕寨官二分監于汴理決河又分監壽張領會通河官屬如汴監皆歲滿更易泰定二年改汴監爲行監設官於內監等天歷二年能以事歸有司岸河郡邑守令結銜知河防事而壽張監至今不廢此其沿革大都河道提舉司官三幕官一通惠河牐官二十又八會通河牐官三十又三此其屬通惠金水盧溝白溝御溝會通之諸河李海周店七級阿城之諸牐以及都城外內百五十六橋皇城西之橋水濠咸隸焉凡河若壩壞濠淤則以平而浚之牐橋之木朽甓裂則加理水至則啓閉以制其涸溢濠之水共內府金水入大內敢有浴者澣衣者棄土石瓴甋其中驅馬牛往飲者皆執而笞之或水鑿民田廬則受命往視而決其議凡此大率南至河東至淮西泊北盡燕晉朔漠水之政皆歸之此其典掌至元二十九年鑿通會河縣京師東北昌平之白浮村導神山泉以西轉而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甕山後匯爲七十里濼東入西水門貫積水潭又東至月橋環大內之左與金水合南出東水門又東至潞陽南會沽水入海凡二百里益京師橋牐皆皆木爲之謂不可以久皆奏命監漸易以石今牐之石者以丸橋之石者六十又九餘將次第及之泰定元年七月八積水潭之南岸以石衆千二百五十尺繼以亦闕以雨淵浪不岸不淳以利往來至治元年七月大霖雨盧口決金口勢傾王城補築堤百七十步崇四十尺水以不及天邑此其事功嗚呼明典掌建事功在位若事也若曹務之廢置係屬之衆寡則亦當究知繼自是監者能惓惓於此則無負斯數君子意矣

重修會源牐記揭[illegible]傒斯撰其略曰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保政作濟州會源牐成明年春具功狀遣其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穿河渠以定漕度乃改任城縣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泗汶以會其源置牐以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百十有九十尺爲牐十有六以達于漳南至于沽頭地降六尺爲牐十又南入于河北至奉符爲牐一以節汶水東至北兗州爲牐一以節泗水而會源之牐制下其中歲久政弛漕度用弗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後舊政明年冬行視濟牐嘆然恨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岌不可恃乃伐石轉木大跋作爲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執事于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堨其上下而竭其中以備衆材撤故牐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其下植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石繫劚其地無有所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孫其南之三北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石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墉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于北之二以爲門中夾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崇去其一以爲繫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迴狀衡溥縱皆二有三十尺爰琢爰甃犬牙相入甃以白麻固以石膠磨礱剗瀵以致鐵屢削砥平混如天成延以飛梁偃如卧虹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移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闢之壅者濬之決者塞之拔其藻荇使舟無所礙禁其務役使防有所固除其防而廣其

此修其石之岩圯穿漏者築其裏之陂惡者延袤廣
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堤以關暴漲而河以安流漕
爲石竇以洩積潦而瀕河三郡之民田比得耕種又
募民乘馬驢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鋼其潰沙北自
臨清南至彭城東至於信邑絕者通之鬱者斯之爲
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達矣
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閘之署以嚴官守樹
河伯龍君祠八故都水少監馬之貞兵部尚書李奧
魯赤中書斷事官忙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
經命殺水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伏者遇流殍則男女
異瘞之饑者爲粥以食之然所藏幾而活者歲數千
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底役方世祖
皇帝時郡縣驚擾少監馬公之徒得以闕力勤勞垂
功無窮惟茲牐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
最因於後名牐
人河南人

重濬會通河記　趙元進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六年前政開挑會通河道南自徐中由
於濟北抵臨清遠及千里各處修置牐壩積水行舟
漕運諸貨官站民船皆得通濟此河殊無上源必須
疏瀹汶水來注于洸決引四源西逾于兗南入于濟
達于任城合新河而流通者山水之漲上自堽城牐
口下至石刺之磧莫延一十八里河身反高於汶是
以水來淺澁幾不能接於漕運至元五年冬十月都
水監丞宋公韓伯頻不花奉命分治會通河道巡行
閘堵河水淺小曰上源壅塞之病也越明年春地流
各處河身之淺五旬而工畢汶泗洸濟之水源源而
來淺乎會通舟無淺澁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牐
二座中尖天井廣袤里許得泊舟航相次上下內常
儲水滿溢方許放灌餘牐近年漸以淤淺漕水甚少
今復淘濬已深水常敷盈以齊整艤泊四月公又巡
視會源牐北原有洸河舊跡河身與平水已絕流挑
去泥沙行三百餘步廣二丈五尺東連米市西接草
橋水勢分流舟航無
礙百姓大悅稱便

重修濟州任城東閘題名記俞[redacted]時中撰其略曰

至元二十年朝廷以淮海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
書李粵魯赤等調丁夫給廩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
穿河渠導洸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
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
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爲石牐者八各置守卒春秋
視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陽而利足以濟舟
楫惟是任城牐東距師家莊裏六十里土壤疏惡霖
潦灌注承之處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
事石抹奉議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不數月厥功告
成仍於其地之西偏修飭廳事以爲使者往來休憩

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
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

改作東大牐記

洄剔於滋陽通之汶支於泰符之堽城北會於任城
會通河受之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嚴東平始於
汶水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
益泗漕以餉宿蘄戍邊之衆且以溉濟兗間田汶由
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
乃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
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至東阿由東阿陸轉二百
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
渠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由是江淮之漕浮
汶泗逕達臨清而商旅懋遷珍異生聚畢至交廣
卬僰川蜀航海諸番凡貢篚之入莫不由是而達因
賜河名曰會通於是汶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堤

藏西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
東作雙虹懸門牐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
水易圮迺改其西虹爲今牐制通謂之東牐謂輔國
所作斗門爲西牐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牐受
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
二牐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遏餘
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牐不聽其入
水至徑壞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
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
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益爲害至元四年秋
七月大水漬東牐突入洸河兩河罷其害而洸亦爲
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
可歲省勞民之貞曰虞嘗參作輿原小河石朋常爲
漲水所壞時復修之汶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
堰須高水平五尺方可行水少漲於平與無堰同河
底塡高必益爲害竭力作成涉踦懸注傾敗可待晉

杜預作沙堰於兖陽塌白水瀰囘閧則補之雖屢勞
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
議妄興石堰重修堤城牐因自作記勒石至是果如
其言是年几月都水監馬兀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
堽城曰洸汶之交會通之咽喉牐壞河塞上源要害
使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温公闢爲一大
牐之議以狀上中書即從其請明年二月延親爲經
營揆度畫圖指示命守公令役於衆以舊址弊於暴
作改卜地於其東堀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
也裹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於平地
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爲石基
以承牐牐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地之深一尺
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向旋兩翼爲歷翅
皆長四十五尺其北渠折以東西各附於其旁亦長
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欽其前隘滅水也前盡基爲岸
受水欲其前也後遜基八之一壘石爲岸承之出基

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闕其中之
一爲明入明三分深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咫板十有
三方盈金口之廣長亘明入金亡兩端各盡其深上
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爲關其大石爲兩梟之
制其前卻新舊石長短厚薄各用有宜無尺寸枉締
構之工鉅砌之密衆謂會通諸牐所未有始又議濬
洸河自堽城牐南下一十八里有奇塞尤甚濬皆深
五尺闊十尺其深又倍之既得請以非時須後先牐
役爲從宜也人若撤壞堰之石以下汶河漲沙跪附
洸諸渠以濟汶水不及濬洸至任城皆務源急務盡
議已竟而未他遷者牐既成衆請識其事于石屬筆
于予予俊之曰於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則爲轉
漕之益爲灌溉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横潰之憂有墊
溺之患水性非異今昔盖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既善
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慮後也深矣不有茲役
曷彰馬公之言乎既不獲辭遂爲敘導汶始末會遣

源委以見堽城牐水利猶襮且表出
馬公之言以爲鑒公字仲彬唐古氏

濬洸河記李[redacted]惟明撰略曰

洸河閱歲久漸堙平汶沙底平相較反崇汶三尺許
山水漲潑其流淸涓幾不接會通汶歲築沙堰遏水
如洸堰尋決而洸自若所在淺澀漕事不遄至元四
年戊寅秋七月漲潰東牐牐司併上之分監遣壕寨
李讓相度截斗除李山麓石刺餘十有八里堙淤爲
尤監丞馬兀承德爲覆實備關内監京中書發卒許
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濬之五年春俯牐未遑冬監丞
宋公伯顏不花文林分治會通役先上源遣檜寨
官岳聚梲監夫千合二縣權輿於六年仲春望日底
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濬如式未閱月工畢論者謂
堽壅沙致堙洸河是得其一未知其二也近年泰山
徂徠等處故所謂山坡雜木怪草盤根之固土者今

皆壅塞焉執地由霖雨時降山水漲逸衝突沙土挾淤
汶河年積者是以致汶沙其浩浩告彼而洸因以淤
澱也設無壅堿堰洸自爾乘獨北徙也歸司不知虞
此五以水之盈縮尺之利害為節而開閉之非知所
先務矣要之洸河既濬宜令歸司嚴飭歸坂謹杜歸
口絶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後繼振石於沙堰
流又歸口漲落於去淤沙不使少停歸水益深停洸
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役歸似繁濬洸實節此源潔
清而水益也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濬有
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澱有甚於今日矣

黃良泉記頭[redacted]舉撰其略曰

秉于景熙讀行司監丞奉議大夫劉公東宮之始凡
所轄之處躬親閱視歲春首以巷里頻畢恐致堙塞
處溉河水地有所以排決而入之者尋源自北
而南過古任城歷今會源閘汶泗合流之次里幾一

舍而抵黃山之麓得其土脈有泉焉遂而前得泉沮
洳而出可以灌溉者數六平瀦於泥沙者命役夫鑿
為溝港注之於大流甚順詢而稱呼莫有知者以
是泉也出乎黃山其性甚良宜目之曰黃良泉時皇
慶元年
壬子

創建魚臺孟陽泊石牐記趙[redacted]文昌撰其略曰

元定天下建遷都燕江淮漕運商旅仕宦往來非舟
楫無以濟此會通河之所以作也比歲河功告成于
今歲二十年歲月滋久霖潦浸溢岸移谷遷不無堙
塞都水監上下巡視求其利病以沛縣之金溝沽頭
魚臺之孟陽泊沙深水淺地形峻急皆不能舟舟中
之人翺翔乎河上積塗泥栽河如堰捸之共既成而
為水盡去官物往來必舁挽河之民推之挽之者
不下十餘艘勞勤衆民區告之發上其事於省有司

訪王潊臨視於其所議合議立堰以積水立牐以
通舟堰橫長一十二丈中為牐門外石內覺高一丈
四尺廣縱廣八丈牐下廣孔丈穀之如墻級
以及於上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于五月

都水監創建穀亭石牐記周[redacted]汝霖撰其略曰

至順二年春見會通河穀亭石牐成汝霖為之詞曰
元定鼎幽薊航海泛江浮淮入河職貢糧運供給京
師自東阿抵臨清二百餘里皆各載從陸車輓以進
御河舟值夏秋霖雨泥淖馬踣車債公私病之至元
二十六年朝廷用令史邊君同知馬公言開會通漕
河自安民山引汶泗洸等水偽之御河度其地勢穹
下節後建石牐三十餘座以制蓄洩四十年于茲惟
棗林至孟陽泊七十餘里湍激迅疾沙上遺溉牐再
啓舲舟方一濟嘉議大夫都水監公因壕寨楊温等
議宜於穀亭北郵傳西創建石牐匯黃良文河等泉

以厚水勢上之省堂允其
議始歲二月訖功六月

敕修河道功完之碑徐武功有貞撰其略曰

惟景泰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
天子以河決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
于文淵閣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臣有貞應
詔乃錫以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之決于今七年東方之民厄于
昏墊勞于堙築靡有寧居既遣治而弗即功轉漕
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哉
臣有貞祗承惟謹既至乃奉揚
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咨詢群策率興厥事已乃周
巡行自北東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
洮以還既究厥源因度地行水乃上陳于
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在得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

時既經地利既緣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
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
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焉河自雍而豫出險隘
而之東曠其勢既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
沇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
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溢隄以潰渠以
淤潦則谷旱則涸此漕途所爲阻者然欲驟而堙焉
則不可今欲捄之請先疏其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
乃濬其淤圖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
是而後有成
制曰可臣有貞乃經營焉作治水之渠疏水之渠起張秋
今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于濮陽之濼又九里而
至于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于壽張之沙河又八里
而至于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于白嶺之灣又
三里而至于李堆之涯由李堆而上又二十里而至
于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于大潴之潭乃踰

范暨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沁
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
既成名其渠曰廣濟渠曰通源渠有分合而渠有上
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則堰有九長豪皆至萬丈
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
之涸阿西鄄東曹南鄆北湖池而資灌溉者爲頃百
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眞知事可集乃參綜
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建以
水門其下繚以虹隄堰之架瀦橫流栩木絡竹實之
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
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山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
漕渠由沙灣而北至于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于
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于東昌之龍灣
魏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
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
宣所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慫

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
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因奏罷瀕河州
縣之民馬役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間役者四萬五千有奇
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
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爲觔十有二萬觔
三千縆百八釜二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荊倍之藁
秸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于官
以石計僅五萬而止自始告祭興工至于工畢凡五
百五十有五日於是治水官佐咸以爲茲地當兩京
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
孰大焉夫向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
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
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斃至躬勞萬乘投璧
馬顯神祇而後已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
以漕焉無沸可者是以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

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成功惟我
皇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効不奪浮議非
天子之至明孰恃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
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惟弗稱是懼烏敢貪
天之功惟夫
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嘗備員翰林國
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辭乃拜手稽首而獻之文曰
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佑既淡而豐河亦以蒙
見沫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期龍地起咏卞失其行
河決東平濬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哲殷憂通凝
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載行七易習厥
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或其幹濟其爲
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厥行便宜是經臣拜
受命朝嚴夕儆將事惟敬載驅載詢載謀載度以爲
乃分厥勢乃堤厥衰乃疏厥滯分者既順堤者既定
疏者既濬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歸必龍

有堰如虹誤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illegible]
以漕以首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
天子明哲識制行功是用成惟
天子仁加惠東民民用是寧臣拜稽首
天子萬壽仁明是繼爰紀厥
寔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治水功成題名記徐武功有貞撰有略曰

有貞之治水于山東而作沙灣等處之河防也承
命于景泰癸酉之冬經始于甲戌之春施功于乙亥之夏
而告成之秋
上詔見奉天門嘉勞焉因命之辰京營事丙子春有貞
請　勑載至乃擴前功益爲大水之備時方暵乾衆
莫喻其意頗以爲過防及秋而大水洊至泗汶淇衞
河沁一時俱溢環東兗之間若海之浸者三月逮冬
始平運河南北千餘里故隄高岸之缺而不完者無

慮百數十所而沙灣之正隄大堰獨巋然而存崇淵
而安其旁近之城郭田疇皆恃焉而免墊沒之患以
水之來有所扞而去有所洩也於是東兗之軍民耆
老合辭以請令旅之水蓋洪武以來所未嘗有而耄
耋之人所未嘗見也今隄與堰爲之保障非牐與渠
爲之排解吾田吾廬其池潢矣吾耄吾倪其魚鼈矣
然水之變不測令茲之溢以龍灣六牐洩之而猶未
盡也宜表感應祠之缺隄又須公爲之捄築焉而益
爲之防焉有貞曰唯唯月中既築感應祠之缺而作
堰月之隄鰲甲之堰比沙灣水門大堰差小而埽法
略等復行度東昌龍灣六牐之上官窯之口置牐一
穿新渠而屬之東平戴廟之津置牐一疏古河而屬
之大清并前六牐爲八而皆注之海焉乃採禹之遺
秘本星土經緯之理鑄玄金而作法象之器建之隄
表大河感應二祠之中以爲悠久之鎮蓋盡人事符
天造制物宜羣神其道並行也既訖工有貞將歸[illegible]

于廟而從事諸賢亦合辭請題其名有貞乃言曰於
乎是惟吾
君之德與諸大夫士之力耳有貞其何敢當此且夫治水
固聖人事也次則賢者能之如有貞又何足以與此
雖然有貞聞之十以天下爲心則天下事皆吾分內
事也如臣幹君事視子幹父事而加重吾徒而弗盡
其心烏乎可大禹聖者也而於治水必胼手而胝足
吾徒而弗盡其力烏乎可夫水之大而爲中國患者
莫如河自禹而下世之治河者非一然可法者少而
可戒者多也其不能成事者不必道若其成事者而
論之如戰國之白圭漢之于延世王景元之賈魯圭
之治河無所考見然觀其以鄰國爲壑則猂甚矣延
世之治河無所節宣而徒亟塞其決雖以此取侯封
而不足善也至如魯之治河見於歐陽玄之記者亦
皆塞之且勞無得手行水之法矧其當世季民窮
之時而興十七萬衆之役又無撫用之仁卒之爲元

召亂是又可以爲戒者惟景之塢流分水頗得古法
而孝明之治有患於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終漢世無
河患方之於此彼其將善乎有貞雖不敏也乃所願
則上法大禹下取仲淹而爲之不敢不盡其心力洪
惟
聖明聽納臣言而大賚瀕河之民與之休息此吾與二三
子之幸以有成功也是不可不知皆應曰然遂題諸
從事及諸大夫士之名于石而記之將俾後世之當
治河之任者知
所法戒云爾

沛縣新設飛雲牐記張[redacted]暉撰其略曰

漕運之瀆古未有也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
而三代之輸不過九州之方物管子所言粟行五百
之類而春秋之漕不過一時之輓卒自秦罷侯置守
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琅琊負海之郡以貯北河之倉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漕法始講漢漕山東而江淮未通唐漕皆仰於江淮而諸道不給宋漕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頗便之厥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出江而風濤之艱蕩滌之虞遞主持之術興直達之法制又不能無弊焉我
太祖定鼎南京四方貢賦各均所輸其漕法固無容議
太宗遷都北京鎮天下之重四夷畢獻於是疏清源濬濟汴繫沿途以達于江汴之長河實潛運之要而渭河衆派悉納之景泰乙亥仲春徐之判官潘東於堤沿東南四亭前渭河之口相度地宜為牐白其事于漕運都憲王公陳公悉如所請經始於三月落成於四月牐高一丈一尺寬一丈五尺東南去泗亭驛三十步北至水母神廟二十步東抵運河西接飛雲橋之流故采其名名之

觀泉亭記 吳文定寬撰其略曰

自
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絕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階級道牐蓄水洩後登焉其河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壅迂則易竭夫使其涓汨汨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
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之三歲始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
命以往言歲之春泉脈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召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法勤徹之稱徹於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為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木次第為亭泉上曰吾將於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因以觀泉名之廷儀以泉為職方其從事於斯立號野入重山險遠遂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
國用當是時有忘於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故泉一也浮濬而無為觀之者樂其適乎己發洩而有用觀者樂其適乎己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非人也予為此乎為彼乎初廷儀受代為予友徐君仲山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黃君世用將往代之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故叙其功而終其成焉

中書右丞相領治都水監政績碑 歐陽文公玄撰其略曰

中書右丞相定住公自居平章時既而陞左相又陞右相被命領都水監事至正癸巳之正月迄今數年之中濟治河規省冗術弊水政大修實佐一日具其實蹟請于翰林歐陽玄文其事于石以貽永久曰
國家之置都水也始於世祖皇帝至元二十八年丞相完澤實備其端當時君相慮周制密導昌平白浮之水西流循西山之麓會馬眼等諸泉瀦為七里濼東流入城由水門匯積水潭又東折而南循禁城東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出自城東水門又遶河之陽南會白河又南會直沽入海凡二百里是為通惠河置牐二十有四跨諸牐之上通京師內外經行之道為橋百五十有六乃按運糧提舉司車戶千四百五十有三隸監專治其事牐與橋初置以木仁宗皇帝延祐中易木以石次第而易之命牐戶學為石工以至改木鐵鍊堅皆習其技歲械一牐工與費若干有司會其凡而籍之歲以為常約歲若干諸牐皆否一切工役供具牐石不擾而集近年有司擅以牐戶撥隸各驛以給驛置至元延祐以來良法美意日就廢壞今右丞相以聞有旨復還者若干戶餘州縣之役者悉禁絕之故得水利不廢漕法不滯且通惠

河之泝入海也衡漳貫之溯漳西南涉瀛博之野南至于臨清望邑之壩過壩而南爲會通河盡徐兗青德四州境七之水入河絕淮至大江而止二河相通延袤而再矣有若京城西之金口下視都邑水勢建瓴一綫究之漏則橫潰莫制守閑吏與歸戶畫安危寄之視不瞻則借兵士於拒塞所係尤重設水監之修歸之後丞相有功於斯甚大可無紀述乎玄謹具言乃於告成而敬今水在唐虞爲澤虞在成周爲川衡秦西漢不常大司農少府內史主爵都尉皆置都水長丞武帝置水衡都尉成帝置左右都水使者東漢改置河堤謁者晉改都水臺又置前後左右中五水衡以五使者領之劉宋置水衡今蕭梁改爲大舟卿宇文周置都水中大夫隋置都水臺使者尋復置少監沿革不一或稱都水局或稱司津監或稱水衡監或置使者或置都尉遼宋及金都水監置判監同判及丞主簿等員大抵掌川澤津梁堤堰陂池之

政兼總舟航將作之算就司其征以克用故漢太常諸卿各有水衡蓋征其入給俸祿所稱水衡錢是也歷代損厚費以利天下而秋毫不取其資視都水有不可同年而語者且歷代建都秦漢唐都雍州阻關陝之險漕運極艱用水極少其後有都洛陽大梁亦不過瀍洛入汴渝汶泰入淮而已我元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以上皆爲國用水政之重可不以重臣領之乎昔者舜舉禹治水土益治川澤重臣之與水政唐虞以來之遺意也玄職在太史紀載爲宜右丞相康里氏定住其名乃祖乃父三世宿衛建事列聖篤於忠貞數從王師多積功伐有陰德餘慶於後人丞相楊歷臺閣二十餘年清慎如一孰知國家典章及尤台[illegible][illegible]領浮生平大政不徵辭色百度自貞有古大[illegible]

河防記歐陽文公玄撰其畧曰

至正四年夏五月天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堤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群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諸河上相視驗狀爲圖以定二策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韙其後策議定乃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大梁大名十

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宜興繇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荅剌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治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

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薶挂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潨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功用之次序而就述从其下焉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縱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綯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檾大繂長三百尺者爲管心

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匀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或五爲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亘椿鐵猫大擨之上以漸縋之下水埽後掘地爲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先後隨宜修疊爲埽臺務使牽制上下縝密堅壯互爲掎角埽不動搖日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法卷埽以壓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椿就下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爲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

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候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薶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猫或大樁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修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挂於護隄大樁分析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黃陵北岸者長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丈有五尺接修入水施七作小埽衛草雜土多寡厚薄隨宜修疊及下竹絡安大樁繫龍尾埽如前兩隄唯修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洊修埽隄一長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攔頭三埽與刺水二隄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二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

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刱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步修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刱岸土隄東北起新補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絙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將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於上流

繼之水中又以竹絙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橛上每絙或繫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楂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名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定尋用前法沉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纔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浚

旦測於是卜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功尤艱薄龍口喧豗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遠故所觀者股栗眾議騰沸以爲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眾皆感激赴工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欄頭埽各一道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硾後欄頭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硾前欄頭埽之前後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石白闌土牛相縷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自南岸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比櫛薶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秋潦水冬春淩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

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尺水面至澤腹高四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亦思剌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百六十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蓆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

二十鐵纜三百三十有二鐵錨三百三十有四竹篾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硾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龍蠶椽木麥秸扶椿鐵紐鐵弔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傭貲兼以和買民地爲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焉勞不恤讒言爲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

以戕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
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

汳水新渠記　陳師道撰其略曰

汳自于蘭其闕如玦水經濟河至滎陽蒗蕩渠出焉
渠至陽武其下為沙蔡水是也其出為陰溝至浚儀
其下為濄別為汳汳至蒙別為獲獲餘以泄於睢陽東
歷彭城入于泗注鴻溝官渡當獲冊汳鬼渠一也禹
塞滎澤而通渠于甫田其後河絕漭然入焉即宋水
也漢書地理志滎陽既有汴水又有蒗蕩而受泲蒙
有獲水首受留獲自彭城入泗以余考之河渠書云
自禹之後滎陽引河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
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而竹書紀年惠成王入河于甫
田又引而東明非禹之舊也書曰濟入于河東出于
陶丘北者入而復出也溢為滎者濟之別也滎波既
豬障而東之也周官又謂豫之川滎雒幽兗之川河
泲則河有無濟矣其為蒗蕩受濟焉宜於滎澤而用河
者皆失之漢志蒗蕩無出留獲無始著略之也余謂
與經合而滎水諸書皆不載又疑渠汳為二而滎有
一焉杜佑以經作于順帝之後謬誕無據叙渠源或
河或泲或河泲合其說不一次其所引經紛錯悖戾
而志亦闕略不具辯始末蓋古不可考也自漢末河
入于汳灌注兗豫永平中導汳自滎陽別而東北至
千乘入于海而河復汳是故瀆在新渠之南酈所謂
絕河而受索自此始隋開皇中引索之舊導河入汳
大業初合河索為通濟渠別而東南入于淮而故道
渦令始東都受退水為吳河於義為白溝於宋為長
沙於單為石梁於徐為汳而單濟之間千里四來而
故道淺狹春夏不勝舟秋水大至亦不能受也觀故
附庸之國城小不足居民又別肆於河外每水至南
里之民皆徙避之廬舍沒焉率數歲一遷民以為病
紹興三年縣令朝奉郎張惇始自河西因故作新支

為大渠合下東河以導滯而拔溺既月而成邑人欲
紀於石以屬余渠之興作有迹其效在今此邑人之
欲書
也

徐州洪興造記　彭文憲時撰其畧曰

徐州古彭城其地岡巒四合隱然如大環而汴泗注
其中自城東北隅合流越東南亂石間以大方言石
阻河流為洪故舊名其處曰百步洪洪石嶙巖嵯厲
星列棊布當水勢之所衝激其聲崩騰噴薄雷霆轟
而虎兕鬬舟人至此莫不心駭目眩相與禱神戒力
而後敢過倘一失乎則舟觸隱石應聲破損其險且
不測如此自
國家肇建北京以來東南漕運利害所關尤大乃命
工部三歲一分官蒞焉成化三年丁亥工部主事郭
騰霄知歲積陞岸勞費無益欲加改作為經久計遂
以請于
上報可因揭榜告諭凡中外文武官及四方商旅往來者
咸樂出錢以助經始於成化四年正月訖明年冬十
月以成惟是洪之險濶天下久矣顧以天造地設非
人力所能改鑿是以舉理者亦復聽其自然不以介
意騰霄獨能毅然興事以十數月之勤勞卒夷積年
不測之險為萬世無窮之利使凡居官任職者事事
咸若此天下豈有遺利哉騰霄名昇其先本蘇州崑
山
人

重修徐州洪記　饒主事泗撰其畧曰

徐州洪舊名百步最為險要成化癸卯甲辰自春夏
而秋亢陽少雨洪流不絕者一脈或觸滯亂石中則
泄而下舟楫上下惟艱是年秋暮工伐石於山八月
戊寅肇石作隄工未竟工部左侍郎杜公謙之衛

茶城河將大衆相河身之生地因其直而鑿之俾就故道至乙巳三月畢工再兩越月石隄始成長通八千丈闊計三丈許自是歲洪大歲辦草束三分之一下洪嶂水舊用草壩上覆以土更砌以石延袤一百餘丈廣一百一十五天隱中流水涸出露若大花小花鴨子棺材諸石凡傷舟者漸次鑿去計三十餘處

重修徐州洪道名記薛尚書遠撰其畧曰

徐州之東亂石巉巖而㕚乎河流有起而高聳者有伏而森列者是爲徐州洪舊名百步奔流迅急震蕩洶湧舟之下者一或觸之則舟覆溺而人不免於漂溺泝流而上挽舟之人非有強力及熟知水道者主持亦幾不免然洪有裏外之別裏洪舊渠兩畔隄石崎嶇負纜之人恒難於行前此主洪者每積草覆上平之水漲衝激隨復補葺工料費以鉅萬民始病焉成化三年工部主事潁川郭君昇提督是洪慨然有

平治之志遂達於總督諸公及詢諸識者僉以爲可乃成化四年正月始募工鑿治俗所謂翻舟等石悉去無遺渠兩傍之隄成壘以石西隄延袤凡爲丈三百殺其一爲崇八一丈廣五倍之隄傍各樹以柳㮚盛夏人有所依五年冬畢功君及期當代徐人以外洪未修懇詞留之六年春復勸募召匠修治 秀王之國憫其勞費賜白金助之七年六月告成隄長凡爲丈一百三十崇廣如裏洪爲水道闊凡十丈深半之其所經費比裏洪減十之四君念兩洪之成乙費實資官民商賈之助因礱石題名請予記

重修徐州百步洪記商少師輅撰其畧曰

徐州城東南百步洪勢極險峻舟行雖於上下外洪大石百餘如獸蹲狀人呼爲翻船石裏洪壩下數灣曲屈如之玄字每歲官民船經過損以百數甚者舟人亦往往覆溺東西兩岸牽路低隘稍遇水漲遂至瀰漫無路可尋水退則土去石出磽确坷㠑於步履官府修治費財勞人僅便目前水至則前功盡廢自永樂通漕以來迄無經久之利成化丁亥久官主事郭昇莅

命管洪鋭意修治請于 朝及部堂并總漕都憲咸以爲然於是募工鑿去外洪翻船諸石補平裏洪壩下數灣東西兩岸并牽路各用石板甃砌扣以鐵錠灌以石灰兩岸各植柳㮚浚井以蔭濟行者凡有關於洪道有益於漕運重修增建皆煥然一新始於成化戊子春正月落成於明年冬十月郭君先在臨清二載督造遞運船七百餘只改修南板等閘挑濬觀音嘴等河至今利賴之

呂梁洪修造記李東陽撰其畧曰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曰呂梁呂梁之爲洪有二上下相距可十里蓋河之下流於濟木會于

徐以達于淮

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萬餘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洪石峰惡廉利虎距鯨摧陽摇陰觸中僅可下上水勢爲所束不得肆則急爲飛流怒爲奔湍哮吼喧闐巨纜弦引進不得尺寸乘流而放瞥惊瞬迭迅不復措手其艱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循行洪北見其上流水所泛處舊闕以東築木至則瀉爲得梗以去會州將所具簽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尺自諸部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鋭聚徒給廩鑿堤石填壞土疊爲長隄百六十又五丈而崇丈不過五尺水小則追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漫流其上又於隄西築壩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不齧又鋤於隄巖石間民因牽輓足下能移步乃春尾際審其澤隙外以石甃之爲丈四百二十有奇又東則甃爲長

衢而行者亦因以為利呂梁之險歷數千萬年而十
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初君自成化庚子秋三年
而成西堤任滿當代民交
章借君又二年而東堤成

呂梁神廟記趙　孟頫撰其畧曰

徐州之水合於呂梁洪而入於淮近世乃兼受河之
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來亂流而東復起為岡巒彙
聚然相系不絕水中積石數百步其縱十倍其上下
如縱得十之二三高出於水上者齟齬然象人齒牙
水勢少殺則埽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支拄負纜之
夫流汗至地進以尺寸許其難也乃幾登天舟中之
人常號呼假助於神明有元混一天下凡東南貢賦
之輸皆引道至此故舟至益多日百千萬艘有廟在
洪之西堧所祀二神一為漢壽亭侯關公公事漢昭
烈昭烈嘗為徐州牧一為唐鄂國公尉遲公相傳公
治水呂梁徐州蓋有二公之遺跡先王禮能禦大災
捍大患則祀之如二公者蓋庶幾其人始作廟者董
恩恩下邳人嘗為驛官毋被召數往來洪
上恩礱石徵予文皇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重修呂梁下洪故道記徐學士瓊撰其畧曰

惟我
太宗皇帝命平江侯陳恭襄公總督漕運開清江臨清等
河道徐州呂梁二洪以達于都民至今賴之惟
皇上嗣有令緒推特掌呂梁洪工部主事王民望以前郎
中郎陞官奏請下洪自恭襄既修歲久水道變遷自
東折而西復西折而東勢如關弓水溢則湍悍莫抗
涸則湍激不利於轉往來病焉顧東涯古有裏洪鑿
之未就往昔淤塞今識衡開若用功修之水道直通
上洪實為經久之利事下未舉督漕平江伯陳公都
憲李公會代郎中潘克寬議協與工運思指示群工

王作其石如狼牙交者斷之如牛飲下者截之如龜
背憑者夷之淵然魚鱉之宮則窒之渠不隨淺不修
險石平矣而袱兩涯通砌周道坦然而舟共則固防
之嚴功惟休于崩遷示岡以及襄公不有補哉經始
於成化十五年三月朔記工五月望費出於儲庫天
妃廟于洪口祈靈祐也徙居民廬于山河防蕩析也
官廳左右增闢以居房之西復附以庫置閘官之居
修人夫之廠挽道有陷者平以石裏洪之東涯于縣
以夫廠以便召趨于茲又皆布嘉蹟之緊鑿若此克
寬名洪廣州人天順丁丑進士由趙州知州民望名
儼華容人成化己丑進士由職方主事改克寬以民
望建茲嘉蹟宜刻石以昭來世乃屬文為記成化十
六年九
月吉日

孚應通利王碑記都　士周撰其略曰

御河者古永濟渠也按史隋煬帝大業四年春正月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
通涿郡七年春二月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夏四
月至臨朔宮今名御河蓋更之也國朝以燕為大都
自江南平定又開會通河至臨清北橫截而去於此
後南方諸國貢賦殊無壅滯數道錢糧悉達于京師
瀕河上下津渡處多有孚應通利王之祠土人奉之
甚嚴館陶縣西約二里許故隄上舊廟其所從來遠
矣故行軍千戶濮州太守諱暹於庚子年間為
館陶令即於故址剏起至元己巳撤然一新

勑賜靈慈宮碑楊文貞士奇撰其畧曰

永樂初平江伯陳公瑄奉
命率舟師運糧北京然道險所致甚艱乃浚濟寧
臨清之河大運北京以便饋運歲發數千艘每春水
澌則首尾相御而進河狹且淺一雨輒溢而止復遏

加以洪水之類且㳂舟楫不戒非覆則敗時平江公
仍奉
命督饟運數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
事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海運凡海道神祠吾過之必
惴惴持敬如神之臨乎前間遇風濤及魚龍百怪有
作輒扣神佑靡不應響今茲神祠未建非闕典與遂
作祠於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持敬
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於祠下亦皆響應
守臣以聞
賜祠額曰靈慈宮
命有司歲有春秋祭祀於是兼漕運參將都指揮僉
事楊公節請書麗之石蓋世俗所傳神多迹事遠不
可質惟神者天之所命國以利物爲心也神斯無不
在誠斯無不格誠神乎而福澤降自然之理遂爲書
作官所自
紀　某年某月　日

皇帝遣漕運總兵官致祭于
天妃之神曰惟
神著靈斯土惠庇生民爰命有司祗修常祭其
濟災捍患拯援艱危遵
致豐穰益弘秋濟尚
饗

清江厰題名記 席主事書撰其畧曰

歷代有都水使都水臺都水監雖品秩異等非漕事不
一大槩不出曰河渠舟楫二者二者相倚皆經濟邦
家者不能缺我
太宗繼承
皇宗定鼎北平初從海運自後清汶既疏始更浚舟由裏
以達京師南于淮安清江北于臨清衛河該二提舉
司以職事理是即先代舟楫之署尚念經理非人則
利濟之功缺復於[illegible]水部各出郎官一員監領厰事
在末樂貞德間或遣部官自景泰後例遣主事領以
三年一代必治戊午書來監滋詢訪前後案府諸座
姓名無紀嘅辱典憲僅得大槩苟不爲紀述越
後數年益泯而無稽矣因序次而刻著于石

重修清江浦漕運廳事記 金知府銑書

漕運廳事西去淮郡四十里而近在清江浦之上前
鎮守淮安漕運總兵官贈平江侯諡恭襄陳公瑄之
所作者也永樂中公奉
勅總督漕運供餉京師欲盱江南百萬之賦於淮以便轉
漕乃卜淮陰之地惟清江浦宜爲倉百區　制可其
奏
命中貴二人以上之地官主事一人以參之自山陽低清
口淮水逆流六十里風濤汹湧不時覆舟舟人候風
或淶限不能渡公自郡西鑿地引水過於倉下西出
淮水閘不終食徑入清口於倉之北沿河之濱立南

京及
中都江北各衛船廠又奏立清江提舉司收受各都所
輸船料滅造轉漕舳艫設提舉一人以司之冬官主
事一人以監之倉之西北建靈慈宮爲祝釐之所宮
之旁稍西爲此廳事便於總制也宣德改元
勅公新守淮安總督如故公雖開府郡城往來恒居廳事
蓋恐料量之不平出納之不經制作之無度財用之
侵費百爾工役職日廢事無以稱塞
德意也公薨四十載于茲矣廳事日以傾壞幾廢莫有爲
興之者成化甲午總漕位虛今
聖天子選於衆得公曾孫平江伯銳字志堅自兩廣元戎
移鎮淮海克漕運總兵官凡百政令纘祖成規古廉
悅服京餉充盈丙申之歲重修廳事戊戌春落成公
屬銑記之夫事之興廢在乎其人其人存則其事興
其人亡則其事息一興一廢固有其時存乎其人然
欲使之長存乎兩間者必有所寄焉若召公之甘棠

淵歟久矣所賴不廢者召南之詩耳滕王之閣傾毀
亦遠矣所賴不廢者三王之文耳今此廳事幾廢而
再興使無所恃賴安知今日之興不亦有如前日之
廢乎況繼彼公所以拳拳於立言也噫甘棠之詩有
召公之德愈久而愈顯三王之制在滕王之閣屢廢
而屢興淮此廳事恭襄公之甘棠也使當代之三王
記諸百世之下忠其澤而頌其德者奚有窮乎總戎
公乃以屬鈐者以銑進人嘗登龍門而挹道德之光
且知廳事之廢興也雖然恭襄公一代之勲其功烈
德善載諸
國史刻之廟碑詳矣此特紀
廳事廢興之歲月云爾

常盈倉周垣記胡[illegible]撰其略曰

清口天下要衝我
祖宗設備甚悉而倉儲爲首景泰間李戶部惟正督儲于

茲而廢且舉其要莫倉之周垣爲最著越數年戶亦
官戶部弘治己未復承委清口始得視焉倉俯臨大
淮廠凡八十有一聯基廣丈二百七十八步有奇袤
凡四百九十八步有奇周凡一千五百五十四步有
奇廠自永樂壬辰陳恭襄創建迄今蓋去幾三之二
周垣則屹如城墉色且堅鐵然蓋水次諸倉所未有
者監臨金李二中貴先達廉憲翰卿輩咸曰往年倉
垣頹斜土或傾塌泥爲堤界之限淮地下濕久雨即
靡解隨壘隨圮無有寧歲李戶部察倉之毀廢多由
釐撤諸蓄萊而肖壘之灰瓦工匠傭直乃令歲存稅
服役則其固有卒徒畧無擾于郡縣而成是垣十餘
年來人吏晏然無復化虞安其利者固當知所自他
日又與席工部文同過之顧謂予曰不無可紀予因
思天下爲吏治者有二病好事者易于營建以爭能
事名怠事者便安逸以習固陋俱以行無所事自諉
土木之興勞民傷財固不可若事皆不問歲月侵尋

坐致成功頹毀亦不可識
治體者當有以審于斯矣

重修常盈倉記王旗予撰其畧曰

淮之清江浦有常盈倉肇於恭襄陳侯瑄倣唐劉晏
置倉江淮之遺意也先是江南諸郡之賦悉儲於此
用供京需所入無慮百萬後遞減之僅儲三之一故
倉廠多虛日就傾圮每漕舟輾轉而至卒有不得輸
者人甚病之弘治改元金陵吳君彥華以民曹主事
來理餉事乃謀於監兌少監王洪二公畢而新之甫
數月而落成爲廒席者六十爲門者三而爲廂又十
有二民不知勞財不爲費屬吏方處無計之者會予
南還道出清口相率屬記夫天下貢賦之入自昔仰
給於東南而東南之賦惟江南諸郡爲最儲蓄轉輸
之法固因乎時而規畫施行之要則本於不存乎人
吳君以甲科之豪行傑而修才敏而精而又得二少

監公之協謀無間齟齬於其
間故其事之易集也若是

戶部分司題名碑記毛主事泰撰其畧曰

國朝自
文皇帝定都北京初用平江伯陳公瑄明罷海運由會通
河支以輸京師將倉務寄于大司徒乃使其屬監之
成化己亥員外郎張君文敏來淮毀於分司西隙地
結小亭以寄寓名之題二稚僕懸故事來朝夕亭上
有所感曰又歲以身之不能久於京與其亭之不能
久於世故以寄寄名之矣如僕居此無何又去寄能
忽然其間邪別自建倉以來餘六十榜監分者或三
年一代或一歲一更大率當五十餘員今既舉之栽
得二十八人於戲歲月愈邈前輩日湮題名之碑可
容已乎故刻所得之名而虛其左以俟
繼者續刻之成化十七年十二月也

平江侯恭襄陳公神道碑銘　楊少師士奇撰

恭襄合肥人字彥純自少通敏不凡好善嫉惡內篤孝行洪武中待父官成都習兵略精騎射以武臣子選侍大將幕從出收選望孤鳳雛鹿群命衆從者射不中最後命公發一矢斃之有鴻翔于上命公射應弦而墜自是數試皆奇中衆大服而公不自爲能既代父爲成都右衛指揮從大將征南番岩州中亭及轉鎮南咸建勞績撫番夷無擾茶馬之政邊人悅戴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隄防躬督工作爲堅久計軍師無告出皆置義田三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不能婚嫁及死不能斂瘞者皆給之會雲南兵征百夷以功陞四川都司都指揮同知遂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

太宗皇帝知公才可任時北京軍餉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餉給之公措置井井就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嘗往使其勞逸秋毫無敢於下凡漕運弊掃漸一清漕艘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櫃公下令俾出處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譁人兩便之自遼陽後寇胡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境上莫敢用命盡殲以殺溺死者甚衆奉命率舟師於閩海備倭寇者三海濱瑯沒隄岸起揚之瀕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修之航海至日茫洋莫知所停泊往往膠淺公於太倉想可泊處以二十萬卒築高丘二十丈方十里爲表識衆便之賜寶山事聞

上親製文樹碑焉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往來仍屬公董領漕運公建議造淺船二千艘初運二百萬石爲之有方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若疏清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隄五十里以便引輓浚徐呂派州一壩湖港之渾鑿呂梁徐州二洪而以便漕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隄內鑿渠四十里以避風濤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啟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安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行河深淺淮底通州潯河置舍五百六十八所命置卒俾導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大小事處之周而爲之果

仁宗皇帝初臨御下詔求言公首上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宜爲久遠常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黜政暴而下不失所賢能在推舉推舉在覆實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廉能黜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今府州縣學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能黜別選今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害不勝致其逃竄乞敕都府兵部都司嚴切禁約就行清理老疾者令戶下代逃竄者責限追捕戶絕者驗實除籍伍籍又邊防之要在兵食足近歲如開平等處城不足兵不足食所守何由完固乞選武臣之有方略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堅利器械俾兵教習如有沃壤令無務耕守令漕運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澀之阻往復踰年雜費數倍正糧加以民並困其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財力殫乏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勞勤尤爲可憫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下令今後漕運軍士不得再有別役馬船快船惟三三百料皆可行於漕河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已有糧數水夫今又於緣河拘集軍民聽候其往復迎聽候日久衣食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

上覽奏嘉勸獎諭曰朕嗣承大統君國子民之心夙夜惓惓卿所陳數事皆今切務覽之再三良契朕懷已勅所司施行惟卿老成忠愛之誠嘉歎不忘加以重賞

賜誥追封其曾祖考三俱重一考間皆平江伯曾祖母孫
祖母朱嫡母王生母王妣故妻湯皆夫人命子孫世襲
伯爵
宣宗章皇帝嗣位御命公鎮守淮安兼漕運
賜敕獎諭曰爾為國家老成舊臣朕自少年知爾之名以
暇心託爾勉效忠誠以副朕懷仍
賜御製諸葛武侯圖及白金文綺公在察莅莽之為民厲
者悉革之豪惡姦宄皆斂迹境內以寧時已嬰疾而
殚勤旦暮靡有滯事疾間入
朝深被嘉勞
賜及香及
御製新春即事詩還淮安無幾疾復作遂薨
上聞之特勅勞問併于儀在侍衛令校醫馳驛往視竟薨
宣德癸丑十月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九訃
聞
上悼歎輟視朝一日追封平江侯諡恭襄遣官諭祭

特賜棺及賻命工部營葬公為人慨然英發亦度偉器稱
人庸會譚論娓娓倫斐推服公餘披閱載籍考知往
古成敗治亂之故喜接逢掖士時相講議善文際能
推利為義所至以濟人為心多所建置人德之不忘
家有樂善堂恒舉鄉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
及家訓二十篇以勉子孫子男五佐襲平江伯篤于
讀學克紹先志後公數歲卒次儼次儀今為勳衛好
文事精武畧次倫次侃女三孳城侯弟李芳江陰衛
指揮同知張英驍騎右衛指揮僉事高得其壻也孫
男三豫今襲平江伯總禁兵有廉譽公葬以薨之明
年三月墓在江寧縣太山之原余與公同朝二十餘
年相知且好於是子義孫豫以狀求著神道之碑故
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噫公挺出河恒恒　武兼勇智追前闢
材藝夙試卓寡倫　裁冠三品承考勳
壓溪撩峒檢猖獗　負險弗賓寧且越
公奮揚刑迅疾麈　疏瀚臞憾寧復氏
有嚴響望齊哉岷　越戡東衛垣宸
遣平典飛效驟弁　綠旁蕭料惻鳴思
翻輝簪玉衣繡麟　報賜志企古蓋臣
殚心畢慮靡夕昕　滄溟浮洋飛雁爪
歲遭萬艘有攸臻　有梗于海威赫震
斷鯨戮鯷樊甲鱗　崇表海岸百長雲
雲章龍彩天垂文　南啟北首藉以辛
踰淮歷濟感天倬　環壤鑿堅躬且勤
坦行如砥咸者忻　循嗟公篤孝與仁
厥施諸特續弗泯　愛國亦有嘉謨陳
功載冊府被後昆　大江之陽歸有墳
太史銘之昭不刊

恭襄祠碑記楊知府昊撰其畧曰

贈平江侯諡恭襄陳公者少以隆[illegible]官永樂甲申
文皇帝靖內難 公以翊戴功封平江伯及平天下大定
公總百萬之兵漕百萬之粟不告勞而京師邊鄙歲
昔倚足功亦大矣杲嘗求公之為人蓋好善而多智
知人而善用者也開府之日凡吳楚江淛荊舒淮揚
自萬戶以至齊民凡有才足以幹事智足以燭微言
足以說理才足以博物者無不以禮羅而置之幕下
每一政一事必謀於衆志已從人擇其善者而行之
自昔漕河由山陽良濟入淮六十餘里始入清口其
流直且峻歲漲風濤人舟覆溺自徐入汴遡黃河轉
于清源既險且遠百倍於淮公博詢於人山陽城下
則鑿地遞河過淮陰故城循濟青口不一里而得安
流自徐而歸得前代漕運故道自鄆至于清源又鑿地
為河順流而北至於衛水人免黃河之險又經海道
於遼東不絕糧餉其功有足稱者及薨于位
宣帝為之輟朝諭祭賜塋牛首山正統間海水漲泥沙壅

清口兩東爲洲十餘里運河淤塞舟楫不通有司聞
于
上徵數郡人民晝夜疏鑿民勞而功無成禱於公一夕人
有見公乘白馬擁從數十人行水上明日視之洲爲
水衝去其靈異雖歿而猶不忘護國庇民也如此有
司上其事
命立祠清江浦春秋祀少牢公諱瑄字彥純廬之合肥人
祭文曰惟
神河嶽間氣文武全才一代名臣三朝元老總司漕運攬
綱克盡保障江淮軍民按堵生死勤勞乎
上車殁宜廟食於無窮惟厥成規百世允賴兹當漕運謹
以牲醴式陳明薦用報于
神神其來格尚
饗

南旺廟祀記

尚書宋公禮同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一十五萬
登萊二府願趍事赴工之人一萬五千疏鑿會通河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
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舟楫不通乃於濟寧迤北置城村等
遞運所凡軍需錢糧之輸北者悉陸運至德州凡七
百里始入衛河至是疏鑿之又塞舊曹州鄆城兩處
河口塞沙灣至舊曹州一帶河道又同刑部左侍郎
金純等督河南運水夫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北起
下達鄆城至魚臺縣塌場口入于漕河又疏山東七
十二泉匯於分水故永樂九年
太宗降綸音一章曰工部錦衣衛便差四箇官鋪馬裏去
都裔到那黃河新開口子處討兩隻船從那里看將
下來到舊曹州兩河口分閘一路往會通河鄆一帶
去一路往穀亭這一帶來看那兩條河的水勢行得
如何還看那黃河水比先是那一處漫過安山湖來
一帶去淤塞了河道若是那原漫過水處堤岸低淺
時就着再築高厚着若不低薄時就將文書去
與宋尚書每知道欽此則其委任之重亦可見矣先
是
朝廷開河道不過欲通天下貢賦未專於漕運也十年宋
公始議會通河儧運北京其奏狀曰永樂十年某月
某日工部尚書宋禮奏湖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
洋直沽下卸待秋回京船隻中多被損壞亦有漂失
不見下落者俱叫修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等
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府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
次年三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逼迫措料不
及不免科斂鈔物買辦其間作弊受害者不可勝言
造船者惟顧眼前之急不慮速成不堅之患計其所
費物料人工又難細舉且如造下料海船一隻須用
百人駕使止運得米一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
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

運糧四千石以此較之從便則可如將鎮江鳳陽淮
安揚州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并兗
州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州交納差撥近河徐州
等衛旗軍一萬名各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與
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糧從
會通河儧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者
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計
之三年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
國有足食之備民無繁擾之憂至十三年遂罷海運
而平江伯亦疏鑿淮揚一帶南北遂命通焉至今爲
國大利而宋公之功當爲第一都督周公侍郎金公
亦不可不謂之賢勞厥後傳謂宋公有微過
朝廷將奪之華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以權巾微而平江
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平江而不及宋公故立文莊
公嘗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
清江浦上臨清閘簫鼓叢祠飲餕餘舞度命通河上

過吏黙人語宋尚書後李文正公各有詩其意右言
表矣後主事王[illegible]始請于
朝廷利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因併録之
以示來者知宋公之功不可沒也

加封平江侯謚恭襄陳公祠堂記吳祭酒節撰其畧曰

太宗文皇帝乘輿狩北京命公歲通漕百萬石踰淮徐穿
衛入潞河以運公遂建議於通州天津德州臨清及
淮徐諸處皆置廠倉以貯南粟造淺船八千餘艘導
山東沂泗汶洸諸水以灌濟寧二閘遂循濟北度安
山南望蔡村湖梁山耐牢坡取道築長堤百餘里以
扞漫流又從沛邑引昭陽湖鳳池口水會黄河大流
以灌徐呂二洪遁接運南諸舟遇冬木涸則督工開
鑿中流巨石以殺湍勢又闢泰州白塔河四十餘里
以通大江高郵寶應氾光白馬諸湖長堤構梁以度
牽道自潞抵淮計程三千六百里有奇設淺鋪七百

餘所置守卒導引沿岸置拖浚井以便泉汲行者又
覘瓜洲儀真二壩於塞以接海潮沿塗捷石斧上爲
堰閘水以時閘縱其闢以座計者凡五十有奇所輸
官粟視河漕一百萬石後加至五百萬石初淮波險
惡難於遡流計工開清江浦五十餘里引管家湖鳴
陳口通淮湖築隄置移風清江四閘以達於河而淮
道通矣淮人念其棠之愛愈久愈至既請命于
朝以定春秋二祀

總督漕運憲臣題名記宗伯孫[illegible]撰其畧曰

寶承乏憲臣奉
勅總督漕運始至淮鎮凡百舉置惟咨是循於是案牘山
積追考前政氏名後先附麗然其間多名人寶幼學
時已志其景此官戶部所聞漸悉及今得聞之諸君
子者於是無不載焉於乎盛哉仰惟我
祖宗列聖簡任諸臣治茲漕事惟材是屬用底嘉績及其
登卿宰進保傅樹勲熙績
德表表相望實憑何足以繼之癸酉營等畢貢以木紀諸
州首道蓋後世漕運之端然自渝而入渭則取諸陸
曰沿海入淮則取諸海其直達帝都者纔十之二若
漢下都關都洛都間有直達之漕亦爲力甚艱爲費
甚鉅故議者往往有轉輸爲其勢然也元都幽燕海
陸並運
國初漕因之惟我
文皇帝肇建兩都始以平江伯陳公瑄工部尚書宋公禮
峯察白塞茲漕渠海陸是遊萬舟億夌咸建師長命
支道分常便其宜蓋有得於轉輸之意爲承舜董施
綜數
朝而漕法大成
國計充預萬世允賴然其爲轄爲帥啓閉疏瀹於水杜
不能無弊焉者是故除弊趨遷而勢不奈者刑繁所
聚寔廟亦從而生歟

命元戎專制其事而提督撃理開以
綸諸卿亞賦後達有總督憲臣之
命默其時異勢殊變由法起名爲兩轄而漸棄直達既存
公私交征軍蔵民困至使轄脅復有于海于陸之思
則豈
先朝之初意然哉夫救弊在人不在法持法在心不在
遠故必通上下而後爲平必體退通而後爲直必近
夷險變經權而後爲貞爲哲蓋大臣之道如此惟
者特一其事也具是則舉缺是則廢凡茲前政繼之
晉覲歷遷保豈特乎若有異譽焉由今而必其可則
固莫之能違夫繼承之責則臣之義寶
雖不敏於是竊有意焉故列而刻諸石

高郵州新開湖修築記劉少師健撰其畧曰

高郵州之西南湖曰新開與甓社湖通而天長以東
諸水盡匯於此其南北運道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凡

三十餘里颶風或起則巨浪掀天舟行過之多致覆
溺弘治初戶部左侍郎白公昂奉
勅總理河道乃於湖東闢夾河一道曰康濟河以通行舟
往來便焉然湖之老岸歲久激於西北風浪以此頹
壞而康濟之河難保無虞九年都憲李公蕙適總督
漕運會委揚州府通判施君淵董工修築未幾遷官
去乃以通判韓君琚代之工未竟而李公亦擢故都
憲張公敷華張公縉相繼其任工部郎中謝公緝張
公璋劉公浩相繼管理凡丁夫措置悉委揚州府知
府王君琅垣許君節王君恩而督勵益至老岸之下頹
塌殘石積久未除岸之不堅職此之故命夫爬入水
悉出之然後釘樁下石以次修築迄十六年八月工
始告成其長仍舊而崇厚堅完過之始康濟河之開
也湖東夾河之間民田千餘頃困於積水乃於河底
作涵洞三以泄之歲久而堙塞河之新岸又日漸衝
決田沒於水而稅如故民業因之民流亡殆盡諸公

患之仍委韓君等督丁修理踰三閱月而完田既可
乂民之流亡者復業又自淮安至儀真一帶河岸低
者增之缺者補之視舊有加故近年以來雖
大水無所患而舟楫經行者咸目為坦途焉

高郵州新開康濟河記　劉少師健　撰其畧曰

弘治二年秋河決汴溢下山東壞運道山東守臣上
其狀
天子勑戶部左侍郎白公昂乘傳以往河既訖功乃視運
道自山東抵揚州議所以為治時監察御史孫君衍
工部郎中吳君瑞董河事與巡撫右副都御史李公
暨漕帥署都督僉事都公勝署都指揮同知郭公鋐
合議高郵州運道九十里而三十里入新開湖湖東
直南北為隄舟行其下自
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
幾與西北則與七里張良邵伯諸湖縈迴數百

里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隄撞故椿石輒壞
多沉溺前此董河事者嘗議修湖東隄復河以避風
濤便往來今欲舉而行之宜莫先於此者白公議
允遂相地圖工開鑿起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
溝而止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兩岸皆擁土
為隄椿木甎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
東又為閘四為涵洞一每閘水盛時使從之役焉以
三年三月始事凡四閱月而成自是舟經高郵者人
複康濟自公因衆議聞之
上名曰康濟河著民葛麟等謂嘗有紀郡守貳有嘗識余
者乃具事狀來請記余惟
國朝封賦之入東南過半自海運不行官舫客舟悉
由于此舳艫相銜晝夜無虛時而高郵當南北之要
衝然湖水為險事誠有關諸公於此能急先務易風
濤為坦途以康濟往來月工以顧募費出帑
藏使民不勞而事集有足嘉者遂爲之書

重修雷塘昭佑祠之記　馬教授允中　撰

維揚兩淮界郡也西北十五里有湖曰雷塘自漢大
和間引塘水溉田唐末迄宋歲水以備瀦蓄積而成
淵深不可測有龍蟄其中祠于唐比封之曰昭佑王
皇元混一淮西東仍隸于陽命中書省右丞李公行
司事撫治兩淮歲大旱公詢於衆有以雷塘請水告
者公焚香拜祠下目擊殿宇傾頹廟貌剝落撤而新
之未幾果如其禱明年庚子六月仍少雨慎勝肆災
公齋沐遵故典貯塘水置諸寺中不五日大雨一月
凡七秋八
月落成

重修陳公塘記畧　孟博　撰其畧曰

淳熙元年八月丁未重修陳公塘成復古也惟國朝
置江淮制置發運使以真州爲治所實總六路轉輸

之任歲漕東南粟輸京者凡六百萬斛自入河少遡
淮涸漕已告病時預蓄瀦之水以濟不及今行都駐
錢塘淮東西諸郡　省兵歲供軍儲餉上流浮江而
至杭之湖會則饒運以贍又自真揚以北河勢陡自
支流別派比江而漸下一故淮海之利民常病於歲
値旱乾則半涸消潦來庭之徒時崩取道館矣有常
涸則之害惟冬水縮于大坊淺有司發夏監乃日是
懼唯是二務在淮東爲最急今敷文錢公以郡歲懼
將漕運歲早散謂私之爲郡供江帶河東西會之
以達于漕當其罷如有遺利而求後者未是歲真州
揚之縣二十里有塘七陳公塘是也安中歲慶太守陳
登之所鑿周廣凡八十餘里由南而至金斗等陽子唯
東北後揚之江都者當其上有一塘兩山爲形獨一面
爲堤以受衆澗九十八百丈由丈闊勢峻功堰以二
十有六尺而嚴其堤不當淮人特之用猶不廢中
更撥擾文勝亦改刻耕種堤岸歲久淺於難堤斷溉湮

漕運通志卷十　六十一

不可考茶安乃閱視形使尋利源其以修復利害啟
吉十朝詔可公即授有司募流徒厚其直使赴功而
以惠之衆皆樂趨自春三月迄秋八月而告成總工
徒凡二萬二十一百一十有二舊有斗門九縣各一
歲久決毀不可復識則遷其縱少西二十丈而更創
之實西兩狀以謹蓄泄與斗門之建皆仍舊貫斷龍
祠以深蓄擬作新亭以待臨遊委官以掌護于列卒
以供巡而爲曠之謀論而恭安之績于三十餘年
乃因公而復興是豈偶然也哉老稚相與誦之曰新
塘千步膏流澤正長我不忝公爲召父恭安無偏公
後陳先甘棠之
陰共垂億年

儀真東關閘記　莊檢討泉　撰其略曰

儀真東關閘工部主事夏公有不所建也公來督漕
運調儀真京師咽喉之地有京師不能無儀真然儀真
五壩取給於東關盈則蓄東關以待涸則泄東關以
濟有五壩不能無東關公之屹屹於此爲京師天下
計也既建閘有謂公於泉者曰儀真五壩之地一塗
沼也京師之大賴其力於此尋丈之瀦豈不深可慮
哉然欲爲京師計蓋有難者昔虞文靖公建祠天妃
二使者講
國家之東莽葦之澤濱海而南廣袤淤沮可稻之地
何啻千數百里若使東南之人陂阡而給千種農且
爲之屯種其賦之入可省江南漕運之半儀真五壩
之力當亦可以不費也又謂儀真距急水河之地高
下不過數尺使塞瓜埠決六合野浦橋之淤塞自急
水河以達於儀真長江大可風帆浪船瞬息千里兢
之能禦而儀真五壩又將可以併省矣公之爲計乃
不於此而於彼何哉余曰不然果病廢所謂國家濱
海而南之地未嘗一至不知虞文靖之說亦可以行
於今也使其可行從前之說則屯之入但可以省江

漕運通志卷十　六十二

南漕運之半而其半又果能不藉夫五壩之立哉從
後之說其策則無可議然水之高下亦未可遽以口
舌爭使果如是則又常水落之時而視夫瀰漫之日
又不知其能用否也而五壩之可廢哉五壩不可以
廢東關之閘不可廢也若所謂以急水河達於儀真
公之友夏官主事要元善已
上聞矣知急水河之論以儀真之水未可遽達使併五壩
而廢之則往來者何以採於目前閘東關者急水
河地
也

閘對記　黃泉議　璣撰

壬辰
命督運漕于儀真與鄭水部克明揚水部汝珪議啓閘當
一新貫有事閘司者皆安常襲故以爲不可時克明已
去之與揚水部待議監堅乃集儀真衛指揮金鐺劉

隣知儀真縣學教諭盧綸訓導吳正主簿逢泰千戶舉一木論之曰以此豚乎水盡可過舟數洩水幾何衆皆曰諾既而視之旋初則二分許一寸曰小拔自延爾也再移時乃遠而渠當不減毫髮明旦視之果然衆議遂沮客有過予問所以予隨召而責之以質揚水部將以定浮議而閘亦利也水部覽而領之曰此殆都憲黃公記修閘之意也時桐城侯張君履謙亦在坐曰嘗見逐菴先生亦言之於是遍覽諸閘二公之外後得先少宰錢公大宰王公之文於敗垣荒棘中喜而相謂曰閘之與廢公論其定於是決然不同於鄙人弗壽諸梓必相繼埋沒前人惠利之功蕩然於今日矣知者不又惑亂於浮議乎予當日然請命之名曰來堅錄水部曰稱情哉而收前篇於木部將裂之水部曰謂向口凡吾所聽見者四碑盡之矣安用此贅詞哉水部曰諸老之文學士大夫所能解若夫頻履而嘗試之是非利害如

示諸掌可以考實踐可以諭衆人則予之言夫請續碑記之後因并刻之椒山人厂致祥識

正德戊寅夏五月十日予在儀真既啓閘過運艘客有過予問之曰往者閘司懼洩水禁弗啓予今啓之水弗洩而舟撥濟何所見而然耶曰見夫理而已客曰理安在曰夫閘首裹河口中通濟羅泗尾閘潮閘潮距裹河口五里許可容二千艘頭入而濟繞十一艘次以待閘下而啓上水既平不費篙撥起末初終串而舉其所洩者長不過一里廣不過十丈深不過三尺以此之洩計淮南江北之豬如其長者幾四百如其廣者何止二萬倍以二因四為數八百萬則每一啓閘入百萬分才去其一耳何洩之足慮客曰嘗見夫閘可過於不得已而一啓也既幸於閘之兩翼復絞引於西堤之絞關終日不盡二十船何也曰下不閉而上河啓人力不足以勝水勢也予故曰閘政之廢絞關為之也客曰茲關所以神閘政而謂其廢焉何也曰北河之閘地勢稍高低級閘於下而受水於其上舟非亟挽恐上蝎而不能入入而不能禦乃倚力於絞也今通濟閘而裹河苦水平舟運帆舉篙刺之力耳焉用彼為哉惟無以自放之勢而恃以人力水易洩而舟難進此浮議來而沮之也客曰天下之至平莫如水今江淮閘無高山平陸之限彼盈此亦盈彼縮此亦縮也何清江之閘長啓而不閉隄岸倫滂之十門又從而減洩此則惟恐滲漏禁弗啓豈水之性失其平消長盈縮不相通洩於彼者則無與於此洩乎此者猶貽患於彼耶曰人心之偏於水乎何尤謂彼之洩無與於此之盈縮譬之茶甆醯醢漏於左而曰無與於其右孩提有識不如是之愚也寧減有餘於無用之地而不於此利舟楫譬之廚有餘飯顧乞兒之哀求弗與舉而覆諸污渠中有人心者似不如是之忍也客曰彼不有大禁胡執泥至此曰無也居胥庸力之徒利於壩故閘一開納賂洩水之

謗起而任耳者多不察此自好者寧廢公道而弗任怨謗奔走下吏醜其醜而祇其意一唱百和惟壩焉是附於是閘政日廢前賢建置之盛舉

朝廷齊利之大惠遂為虛文焉客曰北閘之水源不息旋之則縮閉之則賑其常也若此盤盂之積值經月不雨閉而不洩技窮矣則將何以益之乎曰有海潮大小有定候俟其至而啓閘俾內灌既平閘而留之使乘潮之舟不沮淺而裹河之納且不退如是再三可以豪淺涸而為盈溢顧謂洩水而不啓何其謬哉客仰而笑曰往者大水裹艱運而外艱入工部郎中吳君論執役者以借潮衆竊笑之君今稍削壩已而深至艱於外者乘勢而湧入內之不能運之浮而前際匡之閫運船商舶皆德君之惠鼓掌踴躍以君為神明如子之論君殆有見於閘而目之於壩焉耳豈真神明也哉曰然客起而歎曰爲政在人聖人之至論客乃揖謝而退

儀真縣新建攔潮牐記楊太常一清撰其畧曰

弘治辛酉春二月二十四日儀真縣新建攔潮牐成便
漕事也儀真爲漕河自前代已然我
國家定都北方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多由此道蓋咽襟
最要地也顧漕河之水至是當入江高卑勢殊涸易
泄且過宋嘉定間守臣張自置三牐瀦蓄水計舉廢
非一率再廢
國朝洪武乙亥始即其地築爲壩之舟下上必車輓乃達
不盡損載則不敢以舉舟損不齊所毀壞由是儀真
之地稍稍羈滯凌暴偕闢罔利之徒率緣而據附居
皆食力求濟乃使舟不復避矣成化甲午郎中
郭君昇建議置牐四爲東關爲響水爲中牐爲羅四
橋以通于江一時稱便獨妨罔利者嫌爲泄水之說
征耳者和之牐遂不用弘治戊午
朝廷用言者下工部覆郎中龐君惣相所宜復東關羅四
二牐廢響水插中牐而新之冊復通利焉然江潮無
牐潮無所潴上牐既啓注不可遏於是從起泄水之
義漕運總戎郭公鋐嘗欲增置濱江攔潮牐或謂江
濱多浮沙不果弘治己未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
敷華奉
勅爲巡撫總漕事有以攔潮之策獻者公詢於衆揚州府
同知葉君元進曰元嘗奉檄道濟河濟及江濟深上
尺土皆壤無以牐必可置公曰然遂以
聞既得
旨乃會郭公檄葉君任其事葉君受命惟謹會稽程物十以
庚申十月八日始事度地勢定造牐之樹高一丈八
尺中廣二丈八寸爲公三丈翼而東西亘廣袤之二爰
琢爰甃大牙相入區宗礎劖礎屏削砥平疊石數重以
固其底松樁櫛比以固其底凡用物以數計者石八
千七百九十以株計楮木五千四百七十以片計五
板四百九十以斤計鐵二千九百八十麻一千六百

十七筏二百七十桐油一百以擔計石灰二千一百
三十粳米四百八十斛二十三諸備售所取直得先
年濬河羨餘銀千兩有奇不責辦有司故工鉅而官
不知費方役之興監察御史馮君允中行河至顧瞻
稱善焉之指畫俾急圖厥成巡河郎中劉君[redacted]繼至
皆工部主事鄒君[redacted]亦皆督勸群僚勵風百工子來
故事集而人不告勞距經始之期纔四閱月耳馮君
謂牐啓閉宜有定規乃會劉君議視河盈縮又朝之
長落啓閉準擬有司遵行之是歲江河會通舟無留
行揚旗伐鼓通數十百艘于飲食談笑之頃視車輓
之勞固有不待較者比秋霖潦洊旬湖水大漲得以
時泄不橫決爲堤堰害亦惟是牐賴焉所省漕士之
費歲當若何民船商舫所省又當若何以歲繼歲吁
其不可量也於乎天下無難爲之事顧爲之何如耳
其始也存乎志而其成也存乎決書曰功崇惟志惟
克果斷是也昔虞文靖公嘗言善爲政者當爲其所
不可不爲不敢擅爲其所不得爲與輕爲其所不必
爲斯可矣是牐爲漕運計爲民生計在公誠不可不
爲者然非志之崇則曰舄仍舊貫非力之斷則曰舄
爲歟然欲其果於有爲難矣不然自有牐議以來凡
歷數政終以異議者衆莫適任責故亟舉亟罷迄無
成功公始至而即圖之謀定而身任之擇人而委之
雖群咻衆鬨屹下爲變其志與斷有過人者不於是
乎徵耶然吾每見世之仕者有所舉動輒爲異議所
沮其同事者謂功不已出從而媒孽之唯恐費甚焉
況奉行其下又無良有司虛文取辦徒勞無益以增
其多口者皆是也坐是以墮厥成者多矣公典是役
得君諸賢既贊其決於上又爲之規議以圖其永于
下未嘗有所沮撓而奉以周旋又有若葉君心計目
揣畢舉無遺力經營結構無一弗當意者暫費而大益
百十年來所當爲而未及爲者一旦從容爲之勝日
之徒屏息不敢復出一語是雖公之忠信所孚感發

所朝而諸君協謀宣力其功碑可泯哉故併書之石
以告來者俾嗣守之勿復惑於浮言以廢前人之功
也

儀真縣重建新閘記王文肅鏊撰其畧曰

國家自漕粟北平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供億京
師由儀真入漕河者十七八然其地濱江江船入河
仰舉挽之勢宋嘉定間嘗即州城南建清江牐又而壅
閼

國朝洪武辛亥築上爲壩成化甲午郎中郭君
昇復建議置閘首東關次響水次中牐以達于羅泗
橋於是爲牐四以通舟楫一時稱爲便利既而達官
要人旁午雜遝啓閉無節河流遂耗而牐復陸弘治
初起今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蔣公琮舟經其地目
擊利弊遂請復創牐事下冬官議以未及歲期公復

以程式進始奉
宸翰命南京守備太監陳公祖生鄭公強暨南京工部尚
書劉公璋侍郎黃公孔昭斟酌而行於是分遣內官
監右少監党君恕御馬監右監丞李君屯暨司郎中
施君恕往度形勢延問耆老參酌群言歸於定論其
論有建牐非私智因事嚮之疲民者有廢牐非漏見
處漕渠之泄水者廢置兩岸各有所見惟在夏秋江
張則多閘以納潮冬春潮盡則閉牐以潴水並存互
用庶無遺利論既定始集財鳩工因舊中牐尤臨之
爲新牐方冬潮涸俾與河水相平先是響水牐去首
牐幾百步水勢衝激舟行多敗今撤去之而東關羅
四二牐則仍其舊始事於辛亥十月六日工訖於十
二月十八日明年壬子江南旱溯淮揚之間湖水不
溢而牐遂成不惟遂既通之利而且免衝決之患說
者謂事之興廢
有數非偶然也

重修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
衝皆疏河以通饋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
南爲京口閘至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
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
以地勢言之自創爲是牐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
之則水不能節水不能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牐
也蘇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嘆則
水之枯涸固久地志縣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
州事趙侯若川以儲工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職
內最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
武進縣丘君壽雋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
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乃莳於是凡閘前後
左右受水之地悉伐石於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者
皆易去之自鳩材至訖役凡二時其成之日蓋佑靖

三年八月乙巳也予謂方朝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
財賦而吳中又爲東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此
閘尤爲國用所仰漕運豈耗天下休戚在焉自天子
駐蹕臨安牧貢歲貢四方之賦輸與郵置往來軍旅
征戍商賈貿遷者塗出於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繫豈
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
四海德教洋溢如祖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
歸版圖則龍舟伏衛復濟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
熊羆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後
知趨便之功爲國長慮遠圖之意不特爲一時便利
而
已

瓜洲鎮新建漕運行府記趙副使鶴撰其畧曰

唐虞賦納粟米與沿浮江淮之制雖非漕運而後世
江淮之爲漕法漕運者實昉乎此蓋其時江淮未通

已夫要路甚迅然亦統要衝而將吏役所以自供
閒不出其近境而分上正貢且必經沿江海淮泗以
入國然後漕至京吳開河濟用諸役務江淮始接
爲憂恃以害本以部維江漕議盒計亦江淮發運
以陸官署治置不廢且是時兵糧行米即疏利故
秦漢卿議且關州陸運入揚州斗門節艘呂城公亦
謂京口濟江淮之渠爲最重

國朝永樂以來

定鼎燕京上游之所而工部尚書宋公禮及恭襄陳公瑄
相繼經治通州南至于儀真瓜洲通河正統間江南
巡撫文襄周公忱以長江水次灌輸轉般餘法繪蘇華長
洲新壩倉以蘇州府丞江南民運以便從運蘇華
府於漕運倉蘇以達而瓜洲遂爲江淮漕綱要地
嘉靖四年漕運都御史南原高公友璣總督漕臺楊公
宏築任事明榮公等合議做前巡院建漕運行府于
瓜洲舊倉廢址以備巡督而東明家府相繼來多居之

蓋歲朝廟巡撫官視衆議衝要而竟新功顧其不
自有茲行府始而並爲有茲行府事甚雖然成公亦
謂從其與漕運相關又皆參相與改轉般而爲直達
以裝載兌且兌食可省遠漕勞費而轉般節級漕力
濟爲彼善之謀故也漕府群公行將列請與宜會議
戶部

聖天子方稽古新治大司徒鳳山秦公復衷心國計必爲
採擇本末而次第

請行之豈惟一時漕綱之利雖復唐虞之政可也是從
東明秦府審視督之故工費視他役爲省設云

瓜洲鎮漕運行府來旬堂記　趙副使鶴　撰其略曰

于瀆江漢之詩一章見濟師之遄焉奉辭之繙焉軍
容之整焉部伍之銳焉二章見行氣之剛焉經略之
遠焉寧攸之速焉安土之勤焉三章見復境之盛焉
周邦之謐焉慰民之愛焉表國之尊焉至四章始恬
之曰來旬焉夫穆公承一征伐之命恭職勤物無或
怠而非治之處則因隅知室由迹考心其餘國體之
安危君德之成敗民情之休戚克任諸躬誠有若撻
於市與納於溝之爲志者矣周公謂東公與已爲焉
斐時二人詩人亦美宣王之臣能明國若否補于闕
失如穆公者其亦不愧其祖不負其君者哉漕參東
明張公建行府于瓜洲既自書公署正大四字揭諸
前廳復以名後堂問予予爲議數名東明乃取來旬
亦自書以揭焉則嚮慕俱爲可知已揆是詩自始章
以至卒章又見穆公繩祖之光焉格君之敬焉若東
明祖曰菊坡公者有詩名以戰功顯而復起至都憲
揮父南山公與東明俱少治舉子業有聲科場亦相
繼爲漕運參將而東明先爲制總時嘗飭兵瓜洲江
滸遏流寇使不得上及今來治行府漕政之外如禱
雨濟旱夜出拯火與造閘以復水利皆其餘澤波及
瓜民瓜民感焉況資敏氣銳都總二府倚以咨謀歲

贊漕臺攄惜儲力揚議

明廷以紓經用以勸

儉德則東明於纘家佐

國之志業已若水之就矩舟之發硎日將子用而無不利

宗他日位益進務益勤持之以慎積之以誠
則是詩始終之懿匪從慕之亦允法之也

濟寧治水行臺記　李都御史如圭　撰其略曰

天下之事皆有要焉得其要可從而理也不得其要
則雖弊精神運歲月亦將無補矣況於治水尤事之
大者也烏可不於其要是求哉我

太宗文皇帝建都幽燕資東南財賦以實京師則漕運者
治世之要務也永樂初由海而運每歲不免漂溺繼
迺脩復元時會通河運斯計之得者也然會通河實
頼山東諸泉源焉泉源散在各州縣舊制每泉各置
夫老以供疏濬之役州縣委官領之兗州府既設管

泉同知矣而復設工部主事一員專管督理蓋欲其
泉之常達而爲漕舟之利也百餘年來遵行罔失擢
運大通回視海運安危得失何啻天淵矣謂非得漕
運之要可乎柰何歷歲既久立法本意多未講求故
挑淺之功則密而濬泉之力則疎以致有山東泉微
之説近歲黄河決飛雲橋決穀亭鎮衝並運道反謂
藉之以行舟其誤甚矣通者黄河南徙濟寧而下一
帶閘河泥沙淤澱舟不能行嘉靖乙未夏始用人力
挑浚然泉源既云微而河水則又徙河道雖復水安
稍爲聽余致政家居仰荷
聖恩起於山林之中授以河道之責以丙申仲春至濟
事將河水淺涸舟甚艱行衆爲余危之余曰不然山
東閘河因泉源而閘欲河有水當於泉源求之乃申
飭府州縣官員務以濬泉源導泉流爲事定限完報
余適駕舟閘視濟寧湖水見其波光浩蕩即諭衆曰
此水亦可以濟矣衆曰河高湖卑水將安出余乃令

管河官將湖水開渠引至河邊置造桔橰之具挈水
入河已而南旺安山等湖俱施以此法隨又將各處
淤塞濬渠皆爲疏導請停蓄之水咸得以入於河甫
及兩月各處泉源濬矣泉流導矣水且至矣漕舟之
行略無阻滯而亦無事於桔橰之功桔橰之力矣仍
命管河官將各湖隄修築蓄洩以備旱潦因慮山東
一帶閘河常頻修治而修治之道器具爲先濟寧舊
無廠舍往歲遇有修治工完器具即於所在貯之漫
無稽考且多損失況臨河亦無館署糧船過濟殊乏
督理之地均爲缺典余乃謀于管河郎中楊君旦管
閘員外郎邵君元吉管泉主事顧君翀於城西臨河
易地貿材命匠督役中爲門堂以便臨視督理堂之
左右爲廠房以貯器具圍之以垣墻華之以繪畫固
之以鎖鑰守之以夫老經始於夏五月落成於秋八
月扁名之曰治水行臺偉然爲漕河壯觀楊君輩謂
余宜有言以記之且於以治水爲任固不可以不文

辭盖嘗思我
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
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閘抵
徐州則會黄河至淮安入淮而揚州湖水接之以達
於江北由閘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
白河接之以達於京南北之地里之遠近既侔而水道
之接濟亦類雖圖畫亦不能盡其妙成天下河道第
一形勝我
聖明億萬載無疆之業也彼漢元烏足以當此頃年以來
因河道多事專命大臣總理而黄河亦兼治焉蓋以
黄河利害與運河有相關耳余以菲謭叨膺斯寄每
思兩河修治大要不同竊謂治運河者須治其源而
河有體用源乃體也河其用也治黄河者惟治其流
而水有常變小則常也大其變也治運河者濬泉導
流不少懈怠則體立矣而又挑淺修閘築壩治堤之
類其用亦行河其少艱乎近余具題議處漕河急務

已蒙
廟旨漕河全賴泉水近來多致淤塞及被豪强侵占吏部
使推選素有才幹同知一員專一疏濬差去部官務
要用心督理不許虛應故事通行遵奉矣於黄河者以
於水之常遇有泥沙淤塞則用人夫駕船於水中以
鐵扒并尖鐵鋤濬之使泥沙隨水而去夫淤塞既除
則水得其道自無衝決之患更修築堤岸以禦水之
變或護城池或防耕種使民得遂其安養而免渰沒
之虞則黄河之患可少濟矣今黄河三委一由蘭陽
大名山東至蕭縣出徐州一由寧陵夏邑宿州出宿
遷一由亳州合渦河會淮水出清河三委俱當疏濬
通流以殺水勢第人多徇於俗見惟以彌漫之勢爲
言謂黄河爲神水不可治要在斷然行之耳近余具
題議處黄河大計亦荷
俞允依擬施行矣若夫今日徐呂二洪則在用黄河之水
由蕭縣出者經小浮橋與閘河泉水合流共濟焉是

皆於其要處致力如此頗余以一得之見因事制宜
輙乃自信抑嘗試之若有驗然且以職務所關不敢
隱默因并兩河於此發之以備高識遠覽之君子採
焉至於修建之詳不多及謹記

總理河道題名記　都御史　湛　撰其略曰

王者宅中圖治必輓天下財賦以給經費我
朝於山海運備由陸運凡二變乃改今河運然地勢中
高南北遞邐就下乏水以濟濟水伏流齊魯隨地溢
出爲泉泉在東郡凡二百八十有奇各以近入汶泗
洸沂諸水東流赴海
文皇帝命工部尚書宋公禮修復會通河伐石起堰東遏
諸水西注漕渠南北分流北流者會漳會衛上接白
河南流者會河會淮下接寶應高郵諸湖漕渠遂亘
南北濬泉以廣其源建閘以節其流築堤以防其潰
決列舖舍以通其淤淺闢湖瀦水以時其蓄洩引水

濟洪以平其險阻備夫以供其役銓官以司其事董
之以主事八各有專職臨之以郎中三各有分地監
司守令亦與有責焉又以地廣事劇役衆費繁宗統
不可以無人乃
勅差大臣一人總理於上爰集衆思以舉群策歲輓東南
四百萬石萬艘鱗次而進將當盛夏維揚迤北乘風
揚帆南旺迤北順流放舟既脫海運之險亦無陸輓
之勞四方萬國五材百貨罔不畢集民命攸全
國計斯裕
文皇帝開濟之功同於天地諸臣彌成之蹟要亦不可泯
也禹貢一書記神禹治水之蹟典謨訓誥並列爲
經昭示罔極我
朝前此効勞諸臣水部分司各有題石而總理大臣漫
無所考豈非缺典耶嘉靖丁酉予承乏是任深用慨
惜乃構亭公宇之東偏爰披步籍録宋禮以下若干
人立石題名而各疏履歷其下仍虛左方以俟後進書

庶後來者有考焉或曰漕河之盡利以
帝都之在燕也前代都平陽都關中都洛陽都大梁並以
黃河爲運道寧有此勞費哉曰是不然夫東南以海
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遡海肆逆爲難而乘高犯順爲
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凉六鎮皆守
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
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
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
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守者竊謂扼強虜而
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孔子復生必從
文皇帝之見矣曰都燕之利則既聞命矣海運由浙西不
旬月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衍義
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厭河運之勞而欲舉文
莊之策予顧極言河運之利而欲後諸臣之功示諸
久遠何也曰海運之法作俑於秦劫於元
祖宗已棄之雖三代以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

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
駕舟之卒皆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
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
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
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
虜之所忍於華人也柰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
之費費於人所謂人亡人得者損上益下者王者以
天下爲家又奚恤哉曰海運誠不可復矣今之河運
築堤建閘並以人勝特不常泰人不皆良能保無意
外之變乎曰變不可保也海則可踰哉今之黃河經
行河南之祥符者去衛河僅七十里鑿而通之萬夫
一月之力也議者徒以衛決爲難竊以爲黃河之難
不難於海也二道並設而各從其便常可也變亦可
也是則可爲也曰此尤不可之大者先
朝河決張秋運道梗塞鑿數省之力捐不貲之費再歷
寒暑乃克底寧泉方幸其南子欲引之北吾不知其

何說也如子之言且將為運道憂矣曰今之黃河固古之運道也昔固北行而今始南遷也民間舟楫往來如織未嘗一日廢也在古則宜在今則否在南則利在北則否在民則可在公則否在海則易在河則難吾亦不知其何說也此不穀之見也謹併誌之

重修兗州府河記

兗州府距城東五里舊有壩曰金口壩壩之上西偏曰金口閘俗所謂黑風口者是也壩以堰沂泗二水導入閘口抵府城東門遶城南復折而北徑西門會闕黨蒋翊諸泉西流七十里有奇抵濟寧東城外遶而南與洸汶水合而東出天井閘者曰府河蓋元人遺跡也然非始於元也後魏及隋寔經始焉今為漕河之益非細矣府河與汶河合流以齎轉漕總名曰會通河云

國初堰壩以土歲役萬夫隨築隨毀成化中工部侍郎喬公毅議修閘壩均易以石而錮以鐵歲省勞費不可貲筭是後不復修治垂九十年矣恒年山水疾激壩石傾圮而水行故道積歲淤墊渠遂厭淺水發輒溢瀰原淹野禾盡腐敗不可收拾蓋非一日矣是為利于漕河者僅什一而貽患于小民者恒千百也嘉靖戊午春廷承

上命總理河防常懼不能宣力以忝

大命事關漕河利病靡不咨訪頃之兗州府同知黎天敘來言金口堰壩歲久坍塌石且毀泐殆盡今不亟為之處將益廢余為檄工部都水司管河郎中汪君泓管泉主事陳君南金同兗州府知府莫如善督同滋陽縣知縣江應昴等往勘議合秋九月漕事竣余將東謁闕里因歷壩上旋視其宜壩縱復故而河水淺泗應鮮濟事復議加高一尺七寸乃即山採石就林伐木易鐵于市燬灰于野調夫役于泉壩徵匠作于有司凡所經費率以各夫歲辦折納之數貿易取足而董是役者則黎天敘也工始于是年冬十一月十七日訖于次年夏四月初四日而閘壩工完然河渠淤淺水之入獨夫故也是運道僅受什一之利而小民仍蒙千百之害也今年春濟寧管閘主事王君陳策以浚渠請維時

聖天子修復

朝殿需用材木而水次撥筏夫役坐待贖時乏南旺大挑甫畢均可借調廼檄兗州府同知祁天敍卜日興工集夫役具畚鍤置菱舍畫界事事自黑風口至孫氏閘凡十里以泉壩并撥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浚而以任城衞經歷張一科滋陽縣主簿李琅董之自孫氏閘至濟寧馬驛橋四十里以濟寧浚溜等夫并撥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浚而以判官李金董之其河渠所取之土即加築兩岸之上河之深廣堤之高厚視昔不啻加倍堤植以柳置鋪其上自三月二十九日始至四月十八日而河工役完是歲水由河渠行不為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出亦數倍于昔商販懋遷舟楫利焉王君乃詣余言曰河成矣工不費而益顯衆請紀其事以示于後弗獲辭乃為記之昔人有云觀河洛者思禹功則余於開河諸公重有感矣我

國家臣一四海撫鎮宇內建都于燕南面聽治軍國大計歲漕四百萬石而絲枲織縞貝錦珠璣犀象之輸吳楚閩越交廣商賈物貨之入海內外諸國各以方賄來貢至夥矣利涉惟漕河耳先是漕河未復海運陸輓公私稱病永樂九年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請開元會通河

文皇帝乃命工部尚書宋禮諸臣并發山東丁夫十餘萬往任其事以臻成功然考規畫之詳時故道久淹汶河至戴村北流宋公乃釆老人白英計築壩于戴村遏汶水西流抵南旺注都督周公長所鑿漕渠而分流南北北流七分接漳衞諸水入海南流三分接徐

郎敘公純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縣塌場口所分
[illegible]經徐呂二洪入淮而會通河復通故沛縣以北臨
[illegible]以南皆相地置閘以時節蓄其水微也然濟寧
之南河漸衍地漸下水三分又微甚故不得不截所
之水以合流共濟也嗚呼諸公經營漕河其爲利
[illegible]博而爲計誠遠也按漢溝洫志漢都關中漕從山
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險敗亡甚多而煩費河
東守番系請穿渠引汾與河溉河壖弃地度可得田
五千頃歲得穀二百萬石以上而砥柱之東可毋復
漕蓋欲避其險也卒以渠壞罷業其後人有上書欲通
褒斜道下御史大夫張湯議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以爲便於砥
柱之漕今褒斜二谷故在而石隘湍[illegible]河可漕也漢
人猶或從事其中明關中之漕之艱矣曾百倍于[illegible]
也今[illegible]可南由邗溝北達踏河水[illegible]而會[illegible]
之關[illegible]水以注南[illegible]泗水以入[illegible]周

作者不始不紛紛
陰陽係所爲興嘆也乎
且率因循毀敗倘能以
百世利救而頃來議者
[illegible]將來發河徒虛談浩費而棄
[illegible]浚者特泗河一支耳即于漕渠
大于此而又甚利乎古昔治水者
而轉漕之功弗聞堰濬[illegible]漕以利漕
著功有不能以兼施者徃不齊[illegible]
無害是所謂務一而兩得者也[illegible]
靖己未九月日總理河道都御史[illegible]

漕運通志卷之十　終

而[illegible]防
[illegible]海[illegible]
計不[illegible]亦在
寸民[illegible]況
濠[illegible]以利
而陸農[illegible]蹟
爲[illegible]既兼利
役不爲往矣
乙王廷記

漕運通志十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楊宏撰宏字希仁海州大河衛人嘉靖中以指揮使署都督同知總運江北舊有漕運志宏病其未備乃捃摭羣書手自紀錄延陳寧謝純考古今沿革作表六卷首漕渠次漕職次漕卒次漕船次漕倉次漕數又作略三卷首漕例次漕議次漕文序謂表立則經見略輯則緯彰書凡十卷而序云九卷者蓋漕渠文繁分爲二卷故也

救荒事宜一卷

〔明〕周孔教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周中丞疏稿

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救荒事宜一卷》提要

吳中丞周公救荒事宜序

吾吳大中丞懷魯周公鐫其前後所條上章疏暨救荒事宜待旦臺邊以付諸剞劂諸君子序雖余亦授簡焉余以不文辭不獲也公之崇論閎議諸君子論次

之詳矣乃序之曰政事醫藥也政事之有紀載方書也公之治救荒之政則療飢療之醫藥救荒之政之有紀載則療飢療之禁方也公撫吳三年餘適遭兹霖為虐道殣相望吳

民不旦夕為魚則為鼈耳　公

嘗置其身於洪波駭浪中

者屢勞拮据撫之心付之為之碑

碣迨於於吳民得免捐瘠東南

宴然誰力也周禮大司徒以荒

政十有二聚萬民所謂散利薄

征弛役舍禁等政莫數乎錢金

以易也代而降若富鄭之賑青

州蘇長公之賑越州辛玄度之賑河

南亦廉發純師其意焉若居

恒雜衣糧與對圖之既已

豫此災之至也於古人已試方略

一興不博采而互證之必詳詢當

代所便宜南所宜時時延見小民

勞問廉吏更質籍著賢士夫

子集思廣益氣計所以便安

以救著為條章自鴻鉅利病

以迨纖悉靡不周洽詳陳恒

而個予藏者與復為予道

之患夫惟公痌瘝民真者

能至此能行之耳抑是編也

非所以法所以法者惟虛惟誠之

又為虛之本則非是編之所具

載也災診流行何國蔑有之字

閔屢飛人瘼諸先子湯公誠
而務之又錄而明之以為接賑條
倫保甲等政皆實心經畫於豐
登無事之時而張皇於饑饉
為膝之日民間何至立斃懸
磬若病後而審育者今秦越

人望之而危哉卻以為吾東南根
本重地計也蓋救荒無奇策
舉世以為固然謂救荒自
有奇水旱無甚於堯湯然不
聞有為其治思何者彼其平丞
無一息一事不輸民非僅以救水旱

者也此一奇也荒政雖具在周官
然怡時為職九為保息之政六曰
遂人曰稻人曰匠人曰遂師曰遂大
夫曰縣正曰里宰曰司稼曰六鄉
曰六遂也為民則水旱之所不
能病也救水旱只驗救耳此一

奇也師旅饑饉聖門亦有奇者也
其禱祠而求聖賢學問類以為
弘濟艱難設也蓋自逢衣淺
帶時已熟籌之矣此一奇也若
從人稱詔發倉者哉務以一身
救百姓長治深瘁之民者哉謂

以此得畢食嘆入地嘗其苦為民
民髮膚痌患都治之道此一奇
道強役自是荒政或大興工作以
贍失業之民擇人自是荒政或之
官吏方滑待缺寄居者皆賦
以祿俾書其勞給傳人人盡力

濟禍自是非荒政哉前民之未饑而
為書問屬縣平價自是荒政
哉不抑米價而使自平備蓄自
是荒政哉不禁糴而來至益多
主治何常之有隨宜為變要以
拯民而已此一奇道活饑民數百

萬贍於作中者二十四萬七千人
嘗其功德及民而宰相不以公銜
異也此一奇道公於經史以栽良法
美意大較已得十之六斯世今
所難民事內風尚異宜心識其焉
不中不遠是在拯饑溺者子相弁

勿力而已余之僂僂及此蓋不獻為
公也

治年弟姜士昌仲文撰

治下六合門人孫國光敬書

救荒事宜目録
一專責成以稽實效
續附議
又續附議
一議平糶以救急饑
續附議
一發庫積以資糴本
一風蒸義以廣儲積
一稽積貯以備發賑

一禁抑價以招遠商
一通米船以示共濟
續附議
一勸樹德以積陰功
續附議
又續附議
一籍賑濟以復農業
續附議
一籍饑民以期實濟
一廣粥廠以便就食
一覈實荒以杜虛冒
一寬贖罪以備賑給
一懲奢靡以示節儉
一諭典戶以便貧民
續附議
一酌工作以資窶戶
續附議

一恤寒士以全士節
一申暴禁以安良善
一嚴保甲以周稽盜
一慎獄情以安民生
一停勾攝以甦民困
一收壯勇以備不虞
一施醫藥以救罷癃

屬吏 邦承燁 陳以闕 仝校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　為急救災民事照得
三吳不天商羊為政桑田滄海民不聊生此皆
本院奉職無狀感召異災用是痛心疾首瑒蹶
惻心苟有利於溺饑拯無愛於膚髮業已請
勅諭
賑為災民請旦夕之命第此奉
上恩不可必也惟是要見撫恤俾心瑒乃使災民
可恃無恐正在此時曉諭而救之於未饑則用
物約而所及廣實無大損而人人受賜救之於
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而已饑之民終無救
於死也今擇其最切要物當預備者款列於後
願與良有司致識而力行之益吾輩盡一分心
力使救一人并生靈免一死也是攄救饑荒之間乃元
元人免之顧念之令人惻然備良有司共此數
心不遺餘力事事有條人人受惠則循良卓異

即此可知本院當破格薦揚若諉於災之難奇
坐視民之立斃一籌莫展四境流離則其職業
不稱亦即此可知定行參處如曰心雖不盡可
止此耳倘命不自家子孫有與有榮豈能寬
實皆轉乎指顧足以保災民而過半矣

計開

一專責成以稽實效

荒政不在多言顧得人何如耳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行之非人即一家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有不公不明之處不免向隅之泣況於兆姓萬民乎若得其人則八荒之遠四海之廣其痛痒疾病若呼號顰蹙之間無不洞澈摩而爬搔之者又況流離在目前乎故一郡得一良二千石則一郡理矣一邑得一良令

則一邑理矣所謂人定勝天饑而不害也院圖可拱手而冀成也惟茲荒政非比他政可以坐理必躬行阡陌親歷閭閻庶民隱得周實惠可偏此無所事事不能也不得不責成於各府縣官然府縣大地廣縣官又不能也勢不得不責成於佐貳令其流離載道慘目傷心郡縣正官於此時有不遑履從事而猶自愛其力者非情矣況此時一切緩務俱已報罷各官正有餘力本院專精而責成各官所殫力而報稱者全在此時可不煩言諭唯是中材小官不激不發固當鞭策使也計一邑縣官勤勞於上分理須得一二人倘本邑中偶之不妨旁借即府幕亦可又不然教官雜流中遴選亦可但須有精力而小心者計一郡中自不乏人也是役也若作尋常差遣無以激發其踴躍任事之心文到府官須加意精選開名到院以憑特委以示慎重之意一應迎送並及本衙職事俱免使得專意

於分理荒政仍給以薪水寬其日月事成有功當破格特薦如往時有吏員出身而以薦官至通判者故事具在也卑官雖乎自見此正庶僚脫穎之時備以聽聞不得委任法無救如是府佐貳首官殫力以佐縣官之窮縣官精神不分耳目得偏窮鄉僻壤無不到之庶饑餓孑遺無不被澤之人矣不然勢不得不委之吏胥里排種種弊實即官司勞心焦思

乾隆賜蠲賑祗飽奸貪之壑矣擇人委任為荒
政嚀緊故首列第一款

續附議

救荒固須今任但衙官自好者絕少而衙役
生事者極多若僅如此章則到一鄉先索一鄉
之供億行一事先啟一事之弊端小民又以
縣官莫敢辭說是極其弊而益之漏也即教
職科甲青年既厭薄而不屑事事吾常流輩
又闒茸而罔効區區即如往歲大户積米會

委教職監糶矣而假眾雜糶虛數都完一惟
役神為張主遠商米船亦委衙官監糶矣而
米不歸之奸牙則歸之衙役饑民百里持錢
終日會不得顆粒而空歸爲且難未半而竟
完矣如此等官民何由沾實惠莫若每縣公
舉殷實者領數人責以公平信義為一鄉所
推服者縣官假以禮貌諭以賞罰分委任而
專責成之有功旌以扁額吏者給以冠帶如
有作弊民不均沾者許百姓連名指實呈告

到縣查審得實據法究坐似反勝于衙官教
職也此一議也又湖前議之所不及甚為痛
快總之在該府官遴選得人如前議予名到
院破格差委諒衙官雜職無不稱職之弊但
恐衙官雜職內一時乏人則如此議責成鄉
黨義士二者並行不悖可也

又續附議

饑民數嗷企踵望海如溺者之欲出熱者之
欲濯尊甚矣有司留心與不留心實與黃

童白叟爭呼吸之命救鄉縣死之則生死之
矣郡縣活之則生活之矣呼吸存亡間不容
髮必郡縣全付之精神專用之荒政而不以
他事擾役仆者可超骨者可肉也故本院之
荒政惓惓於有司不啻三致意焉本院全付
之精神又專責成於有司矣功令已頒中告
星身久具入井之心各懷納溝之恥中豈無
急急皇皇若痌瘝在身不遑寧處者耶抑猶
然泄泄沓沓秦越人不相關也當此救焚拯

溺之時本院已盡寬其他諉一意委以便宜
此正郡縣急急皇皇之日未宜洶洶沓沓然
者如平糶招商廣積備賑等款種種已詳本
院旦暮望有司之奉行不啻瘵人之歆起餓
者心熱饑欲賑穿唯是今歲之谷不登來春
之計當蚤九十月之交正是種麥之時有司
須單騎省從巡行村落省麥不足兼種菜蔬
菜熟則二三月可不饑麥熟則四五月可不
饑況頭巢一動饑寒切身捫腹之民能堪衆
烈之氣凡聞其饑者開其困乏正在此特務
須遍歷窮鄉僻壤而户曉之勿憚心煩勿惜
脚力吾華脚力所到即民生意可回嘗見世
之探奇者涉華山之巔登太山之嶺且不憚
脚力為之且此又為民救死者也豈其有愛
焉不然即遂不幸盡調盡折奉行不實實惠
不到饑民即有數百萬金錢委之不可知之
人以曰賑救能救於死亡乎近聞高淳令宋
祖騰於各圩衙沒特親棹小舟下呼號數千

人於高屋之脊高木之杪而載以入邑至今
堂皇之間婦孑簇滿本院方行查以卓異旌
之本院聞善如恐不及故不待查復而亟書
以風他令使他令人人如此而後余憂可釋
也夫郡縣者能活人坐視民之主斃而不為
之所是殺人而不以刃也罪也本院力能使
郡縣活人而不殺人坐視郡縣之殺人而不
為之所是東南數百萬之生靈皆本院推而
納之溝中也罪又浮於有司也即萬死何以
謝東南之士民本院於此心欲嘔舌欲敝唇
欲焦矣無非欲有司亟活人而不殺人也倘
聽者之猶未謀謀也本院又可奈何哉惟有
一切之法荒政舉者屬荒政不舉者參斷不
假借無待而興者豪傑也豈盡之人中材而
下即民瘼之念淡功名之念濃亦將黽勉一
臂之力為本院分憂矣

一議平糶以救急饑

昔蘇軾奏臣在浙江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蓋常使數萬石斛斛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此誠救荒第一良法本院近檄所司酌動官銀差官往豐熟去處收糴米麥以備平糶買米之使亦既相望於道矣第恐遠水不能救近焚乃水難以沃焦釜惟是官糶與民糴相為表裏循環無端庶幾米麥充盈災民得濟

近見常熟縣查有私積米大戶一百三十五名每名領銀就近收買米粟百石以備平糶分買則衆力易辦就近則層廢無難民既樂從法亦簡便計各縣亦有積米大戶也獨不可倣而行乎又不然各縣空役之戶可使也如未役者買米數百石免役三年上海近議行之矣又不然有田之戶不可復困而無田大戶有典有囤者亦可使也又不然士夫自本身親子姪兄弟外而諸叔伯諸姪及親戚有田久寄名書册者亦可使也又不然新都商人之開典于部中者擇其贏于貲而有於義者禮而名之亦可使也總之各商只止籍其力不傷其財不為厲也豈惟不厲且令得自帶其粟米又得因以為利也唯是此輩憚於遠涉亦不必遠涉者逮年豐稔民有蓋藏令富家巨室封倉不出糶者畏官價耳誠不定以一切之價聽其以時價糶糴糶於民與糴於官糶於外境與糴於本境等價耳此又

得事上急公之義與爾鄉黨鄰里之意固富家巨室所願傾倉而應也近糴不足始不得已而遠涉米粟不足始不得已而兼收雜麥大都一番在糴一番在糶一番在途循環轉運絡繹不絕糴而歸者行之牙吏則易為侵漁且會市價[illegible]而糶會其難也則守文之苦不曾為又恐其為官府厲也各縣原自有倉官買米倒換官檢驗入倉為期日親自給糶本院今臨海曾親行之良不為病大抵百人

以上俠處冗雜當分場遞隊用旗引之法徐
穿孫次第成式具在也若縣大民衆縣官
難遍不妨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數處或
衙官雜職分理至於村落饑羸運就升斗
之粟以緩須臾之死扶病而來赫趨不前守
候艱難浩嘆空返須于各荒數區中或間錯
人衆處寺觀空房多置倉廒爲以貯倉儲
糧一劃官爲豐整即入聚倉仍照蕃本區習
正爲鄉關咄借歷蓋逕見鬆論匠種濫御不

設以大戶之名而賦以義民之號又委佐貳
雜職官與義民同奉巡里排查行給票仍用
前分場分隊法不得雜亂其錢一面於門外
有其實饑民不得入糶者許鳴鑼入稟廒糴
將半即以糶本交官即給社長糶以備接濟
不得斷絕至秋熟而止縣官仍出其不意往
村落查閱以防佐貳諸役不精委有害致凡
糶表及監視糶米商民或給以扁或給冠帶
或免其身役至於新都典舖或免其借貸之

役仍給券令其的于弟得占籍與考爲庠序
人樂用命而平糶之米日月在市視之泛門
俵米攤衍散粥者功且百倍矣

續附議

糴糶循環一番在糴一番在糶周而復始其
策誠佳第糴米全在目下八九十三月舟講
積貯其道主賑而不主散至十月以後舟講
流布其道主散而不主聚矣又有司操聚散
之權不能無所寄而行之寄之身僧寄之於

役弊也寄之里排猶身僧也寄之鄉紳冗貧
猶胥役也於是不得已而寄之公正乃一正
奸民之尤而并里虎狼畏之者也然則今日
聚散之權然何所寄無已則有民間之大戶
可使耳大戶非能人人好義急公也而溫飽
則身家念重身家念重則柔機射利之心猶
不勝其畏法懼禍之心故可使也此一議也
足以濟前議之所不及吳俗重因果即如齋
僧造橋建塔往往不惜重費爲之況趣饑民

於溝壑之中胥而內之所謂救人一命勝造
七級浮圖此等陰德視齋僧造橋造塔等功
德萬倍況此又不費財者也不過借力耳此
固其所願躍趨役者第恐有司行之不善始
而僉報繼而稽查衙役胥之漁目是役錢粮
千係又恐賠償善不見德不則受累掛名在
官使不得脫身役求丁徵役又累豪強大戶
何不專責與圖普也此全在有司除其煩擾
畧其小失仍寬之為一役之役永不再累仍

厚加優恤或給扁或給米冠或量免差役使
得為善之報也是而大戶不爭先聽命者未
之有也以一鄉之大戶救一鄉之饑民事枉
而惠溥視彼流冗實費猶罪倍公正里排誠
萬倍矣全在有司加意行之

一寬庫積以資糶本
夫無米之炊巧婦不能近擬有司買米動稱
無銀堪動束手以視饑民之斃又安在為民
父母也彼汲汲長孺何如人哉方今帑藏空虛
安得贏餘若待無礙可動是災民終為溝中
之瘠矣除稅外事例河夫空役餘米取役贓
贖缺官柴馬省存驛傳裁撥造班兵粮事例
有存牌坊盜贓變易等項一切堪動者許令
稷粕買米外倘有不足即未解錢粮權宜借

用事完抵還亦自不妨計各府縣庫中徵完
錢粮有先解者有遲解者姑借此遲解之銀
給發買米計一縣須得萬金乃可非謂萬金
之遂於用也夫萬金而萬金用之可立而涸
也惟是將此萬金半在糴半在糶如環之無
端不使間斷是不竭之倉也惟是方今九邊
綴眉三軍待餉徵輸催督迫於星火本院詎
忍罔用期於共濟何忍議留惟是洪水為災
民困已極不要為計入秋以後弱風一動諦

饑羸寒民愁無聊計無復之弱者骈首棄捐
於溝壑強者攘臂嘯聚於郊關根本動搖關
係不小是不過緩一年之解全活數百萬生
靈之命使二百年來根本之地屹然金湯所
得孰多况
主上寬仁保民如子必不以專擅皆責即使有他
本院願以身當之昔洪皓在秀州擅留淛東
綱常平米斛四萬守禁不肯曰此
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民即有甚急寧以一
身易數百萬人之命本院亦不難於捐此身
為災民請旦夕之命乃若有司奉行不謹預
備不早處置無法興日倉無粟市無券野有
餓民數有盜賊是有司之罪也夫無米而炊
猶諺曰巧婦不能也今有米矣而摘者不炊
真拙婦也本院斷不能於此姑息也

一風慕義以廣儲積
縉紳先生解組歸來閉門耕讀即有贏餘原
以養廉而富民起家得之艱難持之吝嗇亦
無足怪故家務闡隱與爾鄰里鄉黨超出流
俗之外此可望於賢士大夫不可槩望於齊
民每見荒年一番食報闔邑騷然奸民乘之
攘臂而起致令富家巨室人人自危是水災
國災此之為災如水益深耳本院甚不欲救
荒有此蓄備也惟是荐紳先生夫孰無慕義
之致與一時也當必有投袂而起者第無程
以格而風之市義以自為德也可或立印簿
二扇一官簿一民簿官簿自本院捐俸為首
以次及道府州縣偕鄉紳先生慷慨仗義積
德行仁者聽其自書若干不願者不強也至
於任俠慕義如顧正心者三吳富民豈謂無
人倘有如顧正心捐數萬金救民者本院即
為
題旌萬金而下樹坊給扁俱無所吝欲冠帶者給

畝者僉點杠頭一年收銀二百兩其費六七
金有田千畝以上僉點北運上中解户一批
其費約二百金今若輸米一百五十石則時
價該一百二十金矣而止免其四百畝之差
三年是以百二十金之輸而博免二十金之
役也循是而上有田千畝者輸米千五百石
時價一千二百金而止免所費二百金之北
運恐民未必樂輸此議誠為有理須當視所
減之役與所輸之米略相當乃為均平又富
民勤於義者少勤於名者多凡輸米五千石
者為疏

請選授京官銜三千石者疏
請外官銜二千石者本院給劄付效用或曰名器
不可假人是又不然即如白丁納銀三千覓
實授中書儒士加納六百覓實授外官其騷
擾驛傳剋剝民財
國家得不償失今只授虛銜似不為過也

冠帶以榮終身欲效用者給劄付令效用又
為之免其重役即如輸米百五十石者免百
畝之差三年輸米三百石者免千畝之差三
年米以遞加田亦以遞免俱聽其自書有司
不得一毫勒強近青浦縣候選序班王仕楫
貸五百金助賑吳縣監生宋國賓措銀千兩
助糶其銀即發各縣行賑行糶仍令縣官親
往其家懸扁以旌之仍免三年重役使得為
善之報本院之不食言如此夫請蠲請賑禁

搶奪禁殺借本院之保護富豪不遺餘力倘
富豪終吝一錢不出不能為本院效一臂之
力無論辜負本院且非為身家計也古今饒
於財者無如石季倫奴輩利吾財之言可為
炯鑒此事在古昔無論往者吳門之事念之
令人心悸豈忘之耶古來始於鑽核一念終
釀擄珠之禍亦可思也亦可畏也

續附議

吳中役法大率五年而一輪差民户有田百

一稽積貯以備發賑

積貯原以備災荒本院不啻三令五申矣乎

日據有司申報倉廒盈溢如崇如墉卽義倉

社倉學田一切井井循政燁然燦曰足以備

不虞也今非不虞時乎日積日累計當有陳

陳相因者近據各屬申詳又動稱倉廒多空

無以應卒何前後矛盾如此豈昔以虛應耶

此之謂紙救荒殊可太息大抵法久弊生奸

吏竇起其不能無牟漁可知也各府理刑應

官查盤覈其職掌不得姑息隱諱須為親到

各縣倉厫逐一盤核每倉貯穀或米若干通

共若干支銷若干實在若干其于各義倉社

倉及學田亦查核如前通將見在實數各申

報本院不可聽吏書支吾影射使百姓之脂

膏恣奸貪之魚肉當此救荒之時告貸啓糴

萬無可措甚不得已且復仰給於巨家富室

矣此猶私也原不與公家事不得已而用之

者也乃前項錢粮原在公者也不先預之存

公而處以鼓勵私室可乎

一禁抑價以招遠商
商賈懋遷貿易而來皆為利耳唯不抑其價
則米商自來米商來多則穀價自平若有司
不識時宜遏抑其價則客米不來客米不來
則境內有蓄積者愈閉糶不出矣窮荒之民
不米上戶閉糶小民嗷嗷何所恃以為命有
餓死而已耳昔范文正之在杭包孝肅之在
廬俱不限米價而商賈輻輳米價頓減屬
荒之初安市價為自非禁令之畫一勢且

日益而米已故本就不得已權宜暫為之下
令平價一時權宜之于其幸脫於主稿者非
此令之力寔恃此耦可偶一為之耳蓋價謂
之時價其與時消息而為之高下者也物固
不可為常也自今著為令凡商賈以貨至者
價高下悉聽民間時值官無所與仍聽其就
便與平交易官司不得封記而來特為所以
便商正以便民也但荒年好種陰德各商須
尋義中之利積德子孫以往年稍有利息倘

當知足毋得覬擁藏之欲高抬時價如有奸
牙狡儈乘藉年荒故意增減病商病民究行
拿究

一通米船以示共濟
夫遏糴之政霸者羞稱夫亦謂彼歉而我豐
而閉不相恤如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
糴之類也非謂彼歉而我亦歉而亦不當通
也譬人之子饑同室之子亦饑寧同室之子
之食以與隣人之子非人情矣唯是有司奉
行不善而奸徒遂藉搜米之名阻抑商船米
船不通鄰國受病聞亦有之本院已三令五
申除將一二奸徒究治外自今著爲令凡係

本境之米不許出境仍不定價聽其簡便交
易如係外省之米船東往閩安往越船到即
放仍不許抽覈其餘米自便關津棍徒羅
詐阻截阻以病鄰國至若越一家如左右
手未有左手病而右手得無恙者

續附議
凡本境米不許出境外省米不許攔阻衆善
民而多有富民糴米於本處鋪行里排及地
方積棍亦指爲私糴乘機詐害又聞各牙行
多通各衙吏書及衙官每本地米潛賣外境
者每石得銀二分安然放去而外方米出境
者又勒票衙官索詐阻抑與本院躬督賣者
水火相反言之可恨自後正官須加查覈
再有如前弊者雖衙棍訪究治罪肖衙官
察報以憑拿問

一勸樹德以積陰功
陰德之報為善陰隲書中所載甚詳諒兆庶
諳姑舉一二如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不
能糴則與米無米則與錢又無錢則畀錢有
一道人持錢糴米天福曰道人要糴錢當納
上何用錢復還道人遂回明於里閭遠近皆稱
陳長者與錢糴米不施捨在時種子與闡孫
乎乃生寶與金馬已而三子俱登高第官至
太常親崇南遣數萬為錯以視會者秩生一

子聽善前某人學子接續開名樹上人夢捷
者奔馳而過報狀元杓子擡一大旗書四字
曰飛翔之報及榜開其子果為特科狀元此
在大遠無論姑舉耳目之近徃聞檇李有一
賢士大夫時當凶年開倉廩以救饑民隣里
鄉黨賴以全活者千萬家至今世高其行天
厚其報聞有日者為之推卜前者驗後者不
驗後有不驗乃陰德之報也陰德陽報之說
章章如是今三吳富家巨室積德施仁者豈

少本院揣知荒非至極不發意蓋有待也唯
是行賑散粥如上諸公陰行善者上也本院
日企而有望於三吳尚義之家也此固所禱
祀而求者也又不然各業主自賑其佃戶可
矣彼其休戚利害之與共而能秦越視哉豐
年大食其力歉歲不恤其私可乎其佃田多
者至十餘畝少者不下五六畝每畝給米二
斗則多者至二石少者可一石即給以官備
安能及此不煩官帑而惠自周可無報答之

費可無侵給之煩可無冒領之弊此為救荒
之良策又不然豐年抵斗償之亦無不可此
在賢士大夫樂為善無近名無責報此其聽
之不待本院詞之畢也第恐富民以名應耳
有司須細稽查令其開報給過佃戶若干但
不得因而為擾也又不然遠年租債焚券以
市義可也即不能焚券姑待歲豐取償可也
毋縱豪奴悍僕助水為虐也又不然湖蕩菰
蒲芰芡鳧雁魚鰕之利凡係無粮之業許饑

民楺捕奔恐乃止勢豪不得厲禁以上諸事於巨家無大損於饑民得實濟事之易行者天視天聽即在小民損者兮毫報者尋丈浮屠果報或是寥疎即此眼前便是證果此在高賢大良自為善不得而強也

續附議

業主各自賑其佃户此法均平周徧而有實惠法假良但業户名雖有田而未必有積者頗多當此大荒往往有自救不贍者若每畝

限以賑米二斗則百畝者便當二十石矣此在千畝以上素稱富家者猶或能之然而其田愈多其賑米亦與俱多尚難如數况以百十畝計者又豈堪此且今冬之築圩來春之穀種勢必仰給業户計非每畝斗米不可又豈能出此許多也况爲一未必全蠲則所賠又且不可知乎此一蠲也是濟前議之所不及須再酌減每畝賑米一斗其借米總其量力爲之官司不問可也

又續附議

名業主賑各佃户法簡而惠賞核策誠便此外又不有甲賑族賑之法乎近俗有小户出甲必訟之庭有與外姓爭辨則謀之通族豈偶值荒年而不可以義相勸率乎自今若爲令先令以各甲濟各串不足則官爲之助以各族賙各貧不足則官爲之助夫甲長之於甲首有休戚相關之意族長之於族屬有貴向相倚之情此固不煩強抑而人樂從不煩

報名而法自簡不煩稽查而濟易核其法之良與業主賑佃户相表裏是在有司加意行之耳

一藉賑濟以復農業
今三吳之水不謂不稽天矣水鄉之民不謂不魚鱉矣然至於洶洶而好言亂者此本非力農而被災之民也皆市井村落中無賴惡少千紀扞綱不耕而食者在荒固無獲即豐亦無獲而特乘機以肆其鬼蜮耳使賑濟而行於此輩是以膏粱飫豺狼也況里排又畏之如虎而不敢不以貧民報者其力農而被災之戶則猶然率藉不及耳且小民自巨浸

以來室廬無依棲蕩無期雖百計慰安而托舟楫負耒耜以博一日之命於四方者不知其幾矣轉瞬三冬春農是頓而使野無歸鴻將田誰爲墾則莫若以賑濟之惠爲招徠復業之舉將各縣見貯在倉之穀分而爲二于八月間給發一半于種麥之民以爲麥種于三月間給發一半于種稻之民以爲穀種其應給之民務要縣官留心總理及督率廉幹佐貳各官分區親督里排覈其所種之田及其實務農之戶造冊報縣方准給發印倉穀不足不妨别以輸賑者給之而既給之後仍間查其佈種過麥禾若干以防冒領夫以佈種爲賑濟則賑之民間者皆布之田畝者也田畝之所布即不能一時以仰給而青青遍野將民心自安與其以賑爲名而徒恣里胥之乾沒飽奸民之口腹者相去遠矣

續附議
吳中小戶大抵皆佃種業主田其當佈麥佈

禾之時業主惟恐拋荒以失租課於九十月四五月佈種之時佃民無麥種穀種者業主當悉行借貸田熟加息還之或官給印信簿令借者註簿領米不還者官爲之追理自無不貸之種無不種之田矣若官發賑濟一發於八月則似早一發於三月又似遲貧民一領入手未免輕用而冬春五個月恐無聊賴故賑濟賑糶兩項必須九月後相兼行之至麥熟方止爲萬全也

一籍饑民以期實濟

賑糶之舉期于饑民得沾實惠聞往時一行
賑糶則市猾亂混充饑户藍縷其衣改頭換
面更姓移名重复虚冒伸啼跡者衆手以待
斃狡儈者鼓々濟所濟非所饑所饑非
所濟如同兒戲殊為可嘆此事必須正印官
親歷鄉村遍行荒處隨門審察逐户填註大
人幾口小兒幾口或絕無生計或稍有過活
即將分上饑次饑二等次饑即給糶賑曆上
饑即給賑濟曆實支一總簿即時登記鄉村
成聚之處令五家為保即被水飄沒人户星
散之處亦令就近出六家作一保若一户不
實一保俱不得賑一鄉之中土田高下不等
故有其一村蕃居民而田高者即為豐年雨
饑者即為饑户尤不可不該饑户有遺漏有
詐冒户隣許首許同保首告仍用薪
次参法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大人
若干小兒若干合賑糶若干合賑濟若干實

帖于各人門首壁上以便出其不意抽查
勘并各給領糶領濟一單如期齊執單赴遼
來領至期縣官即忙不得改日至于縣大
廣縣官難于徧歷須委委如薦精擇佐貳及
教職雜職協同各鄉公正有德之士不拘紳
衿耆老相與商求務使畢無遺人無遺舉
庶一粟一米皆到饑民之口不成畫餅已
縣正印官千萬留意

一廣粥廠以便就食

人生一日不再食則饑饑寒鉄於身而求緩須臾之死者其情狀可知矣當此公私匱竭之時而欲以擬罕氏餼國人之舉勢所不能則惟有多設粥廠庶濟者易於廣恩而食者易於取足然粥以濟民而適以厲民者有之蓋煮粥必委之里排彼豈能人人奉法而毫無浸漁者乎又豈能視公事如家事而炊煮得宜者乎或粥少而食者驟衆也則以水滲之或糜薄而食者怨恚也則以灰混之况久枵之腹豈暇擇食未有不恣其饕餮者濟急之糜驟然之飽其有不傷生者乎故曰粥以濟民而適以厲民也况就食者聚於一處則未食之先有淹滯不逮之嗟而既食之後有饑飽不均之嘆且群聚而食雜遝而來氣久蒸薄必生疾厲此皆必至之害也今粥廠須以多設為主亦不必更煩木植以費官民自城及鄉每於寺觀菴院之處度其可容數百

人在城郭者縣官自主之其餘鄉村處所或一二十里或三四十里隨其鄉約菴廟康斜佐貳督同好義之民共襄義舉其費必須取足於官雖可動之米及倉廒未發之米及民間所輸者仍須於粥場繩列數十行每行兩頭豎木椿繫繩作界饑民至令入行中挨次坐定男女異行有病者另入一行乞丐者另入一行預諭居民各携一器粥熟鳴鑼行中不得動移每粥一杓兩人舁之而行見人一口分粥一杓貯器中須臾而盡分畢再鳴鑼一聲聽民自便分者不難雜遝食者不苦見遺上午定限辰時下午定限申時亦無守候之勞總之散粥散米不宜太早須在秋冬之交舊儲已盡新穀未升瓶罍內空烟火外絕此時行之方為當厄

一覈實荒以杜虛冒

夫救荒者必先覈實而後惠無虛冒如縣有幾保保有幾區區有幾啚須先令大戶明白某保區爲荒某保區爲熟某保區爲半荒如上年報旱荒今歳無水荒可知夫荒熟旣已詳稽法當使荒區報熟而熟區報荒蓋荒區則荒處旣多若吏一一報荒則啚書必以關窩之頻托言紙筆之費滔門需索任意低昂貧戶㸔於買求則田荒而反作熟富豪易爲恐嚇則田熟而反作荒即荒冊已定而官府難於遍踏踏荒之時且有能頭之作弊得賄則引至荒處無賄則引至熟圩故當止報其荒區之僅熟者則其所剩皆荒不辨而自明矣是法也一則啚書便於攢寫可無錯雜騷擾之弊一則官府易於踏勘亦無窵遠難處之苦又不然近城去處縣官親自踏勘窮鄉僻處仍責佐貳廉能官處處親到督令現年保甲開寫蓋錢粮是其干繫開報豈敢不公

正屬熟田不報則踏勘之時當令名熟田每圩插一木板約高五六尺者明開一圩中某人熟田若干佃戶某某人熟田若干佃戶某若有不插板之熟田即係漏報其作報之人法無赦若踏勘官當預置竹籤具開區啚籤於籤筒不可托吏書收執以防弊竇須密封衙內時常行掣又宜簡從役輿皂單騎輕舟帶籤而往隨意疾掣兩詣出人不意掣籤細查其間又不無移坵換段之弊要在加意詳美蘊法創德則處處可以得實也其半荒區分亦止報熟勘熟之法亦如之夫荒熟旣盡得實則饑民大畧可知蓋熟田之佃旣籍則荒田之佃非饑民而何此即可與籍饑民之法並行而不悖其核實荒時即其籍饑民時也法宜變通以省繁劇是在良有司事事關心步步着脚雖知煩勞吾輩受此煩勞百姓受許多全活陰德無限令名無窮知之勉之

一寬贖罪以備賑給

夫平糶之說為小民之力能辦數文以博升合者言也不有瓶無顆粟饑有飛塵并升合而力不能辦者乎則賑給之議又所以濟平糶之窮矣顧當此帑藏若洗之時將盡取給於官無論無米之炊勢不能辦而諦將之水所資幾何惟有贖罪之途可議耳然罪自笞杖而至鬼薪城旦即豈特常未嘗不贖也所贖幾何是必重大獄情除特選及真正人命強盜之外其餘自軍罪而下皆將納米以贖罪而至於監生生員及吏農人等凡經以註疑閒革者俱許於本等所納之外再加一倍而贖吏職役仍視其歷事聽選及參役之久而遞為增加如監生原納四百兩者今倍之則八百兩矣若聽選在十年之外者則又更加三分之一其吏農等項皆遞及而遞加除生員須申詳學院且無所納之則例可議聽臨時酌處外其餘有願贖者本犯具呈於縣

查其原案具由申詳以憑裁酌如此則雖屈法於一人而實可以活千萬人之命固周禮十二荒政之一端也

一懲奢靡以示節儉

夫國奢宜示以儉況歲儉示殺此尤救荒第一義吳俗奢侈所從來久矣送死者竭貲以供殺引遣女者兼兩以徇結褵此猶可諉曰父母兒女之至情也乃若通都闤市羅列珍奇萬度千箱華艷奪目壟斷者招呼於肆無賴者勾誘於途彼此往遂如水之流不知底止甚且炙燸烹魚醇醲甘脆盈庖溢宇酷烈芬馨令見者目眩而延流不覺探囊而解帶

若斯珍錯倫近青樓盤礴之餘多生迷惑以致少年輕薄破產亡身如蛾之赴火雖死不恤此猶可諉曰輕薄蕩子也乃若軒軒華組楚楚青衿坐擁樓船身携孌婉流連謔浪竟日通宵一席之費竟可救八口之饑何不汀樽杯飲以一二施之餓而欲死者使足於半菽可也風俗至此亦官司之責自今約法率先自本院始如燕會交際鼓吹劇戲一切浮費縟禮俱從減省諸有司俱當如約共成雅道以救災荒至於婚喪吉凶嘉禮及宴飲屬室一切往來餽遺諸費仍望士大夫先當首倡儉道以為齊民標的至於閭巷之間市肆之內有敢仍前徇逐淫巧及貴遊公子任俠博徒夜聚曉散遨遊馳騁百萬一擲千金一笑種種奢淫等項俱許有司廉訪究治招解夫貧民方枵腹以待哺富室猶侈心而習靡

天實降鑒恐有餘殃縱未能為同類而解推獨不能固

天災而省悔乎古云救民節儉則財用足夫救民非我輩之責而誰責哉顧良有司同心而力挽之諄切諄切

一斷典戶以便貧民

夫吳門權豪富而開典者徽商與土著雜處其間此輩以吾民為外藏也久矣每年僅僅以輸課餉稅數外官府不得而役差解不得而及且去年又已免稅課十分之三是此輩之役民利而受

國恩也亦厚矣乃一遇歲祲類稱無本權當深藏閉戶十家而九間有權者較之平常所典十僅與一夫厚獲利于豐稔之時而忍坐視于

凶荒之日無論非情法之所宜即古語所云悖入悖出之訓亦非此輩身家之利也合無示諭令此輩遇有小民衣飾器具照依常年規則值十當七不得過為剋估且託言無本以拒絕貧民仍着典舖每家赴縣具領寫給印信批文不論遠近令其糴米來家銀米兼當而其米一照時價高下苟非騰湧之甚官府不為限制如此在開典之家既可以米為本且可以糴穫利在來典之民不必易米以

銀而竟可以物博米況典之舖多則米之流廣前之當者將盡援之糴者又來如環無端流轉不匱此亦以民濟民中之一術也

續附議

夫議糴議糶常周且全矣第糴必用銀錢銀錢必取之營業營業不售米從無錢宜從空手來糴當必取諸衣飾器皿無衣飾器皿又豈能空手來米當況賑濟平糴之米有限民生之營業無窮故須詳停其營生令其得從

方是根本如崑山之民南方業綿布北方業苧布婦人業辟麻與紡紗常年客商收布多故布貴綵紗貴而得度日今歲荒苧貴綵賤花貴紗賤且收布者少欲求常價之半而不待綵紗則止苦終日而利僅二三箇錢是以錐有賤米而不能糴欲當米而不能當也惟束手待斃而已即官府賑之其賑有幾哉不半月而盡矣惟是有賑濟以為營生之本多收布以為營生之利夫然後平糴之法貧民

得沾實惠不爾止於有錢有當之家受惠而
無錢無當之家終枵腹矣故須責令典舖收
布以今賤價每米少增一二分或責令樂輸
之家即以其所給之米增價收布收完易銀
再收但價增則米以漸而損約計展轉數次
米盡而止又不然即以官糴之米收各縣之
營生止以蘇州一府論太倉崑山嘉定常熟
吳江收布長吳二縣收絲線兼收布亦照時
價少增收完或派樂輸之家或派典舖易銀

此議在民爲以己養己在上爲不賑之賑事
俀而功倍各自營而不爲非亦救荒一策也

一酌工作以資窶戶
夫議荒政而及於鳩工使貧民得役力以濟
口事誠然矣然所謂興工者必修建有原設
之額帑藏有見貯之銀及此荒歲一舉行之
是兩利而俱存之說也如各縣原無應作之
役亦無可動之銀而報議興工則勢必至加
編加派以取給夫加編派于災民以助役猶
之剜垂斃之肉而療餓饑未療而先速其亡
矣使范希文而當此時必亟停之不暇也至

於無煩官帑有益大戶而兼可以濟貧民者
無如修圩之一事蓋各縣屢歲旱而不潦故
民皆忽此修築而原存圩埂日塌月削僅存
一綫所以一遇大水捍禦無策今誠及八九
月水退之時縣官輕舠寡從遍至窮鄉每圩
之中有田而稍饒者計畝出米若干有田而
家貧者計畝出力若干即以饒者之米充貧
者之腹而使之畢力于修築之舉其圩埂之
狹者培之低者增之有數千畝共一圩者稍

界畫為數圩而多築其埂以分之夫埂厚而高則禦水有具圩分而小則車戽可施在出米者恭置之無用之地在出力者即自為己田之謀且可以目前救荒之謀為後來備荒之用其地非水鄉郡縣無圩可修或繕治城池或平治橋道或營建官廨大都動千人之工則活千人動萬人之工則活萬人但須於窮民不擾於饑民得濟而止此又救荒一端也

續附議

借工役以寓賑恤前哲固有行之而概次者昔范文正公之守臨安偶遇凶侵公私乏[illegible]乃反大興工作一切營宮繕宇廣行修葺築令饑民計工就食杭人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況蘇松被災之由實緣河道堙塞河道淤澗則受水有地洩瀉亦速縱有旱潦不能為災今吳淞幾為平陸矣蘇之白茆七浦福山松之蒲華通波盤龍白鶴諸塘浦幾於斷流矣一遇亢陽遂致赤地千里數日陰雨旋致平地陸沉此又理勢之所必致而未可盡諉之天行也第錢粮匱乏無米難炊卷查隆慶初年開浚吳淞自黃渡起至宋家港口七十餘里費銀七萬有零亦不過吊取各府贓贖及查支各庫無礙官銀而已即今各府贓贖及無礙官銀俱已動發糴米備賑暫藏一空視昔尤難矣第天下事當從難處做去況民已魚鱉奚忍坐視司道及府縣官諒同此心須親歷踏勘熟計審處商量利害計處錢粮冊開申詳以便題

請舉行不然恐河流之淺受日窄天道之旱潦無常歲發錮傳年年賑濟東南根本之地將化而為污萊魚鱉之鄉誠不知其所終矣

一恤寒士以全士節
夫士在齋民上在平時猶當優恤況當此由
年荐歷竈蛙興三旬九食之嘆尤可憐憫須
令學官從公開報貧士姓名須分上次二等
計等粒量周恤其有名不列黌宮而身處
士之行者有司亦當為之設廒賑恤以示禮
賢下士之風若學田有儲預備倉有積更不
難辦毋待其自行措乞傷廉恥之書心丁也

一申嚴禁以安良善
稂莠不除嘉禾不植除亂民正所以安良民
也即今饑荒初起尚未至極蠢爾頑民遂攘
臂而起乃知此等亂民非迫於饑寒內閭巷
亂少艸澤奸宄輩既已久欲藉饑荒以求一
逞者也萌芽不剪將成斧柯本院已將亂民
羅文獻等遊示處死外嗟爾良民須知荒年
易過豐歲將來況本院視爾等之饑寒不啻
痌瘝之在身即示中諸款皆本于胸中流出

至誠懇到纖悉曲盡即爾等自為計慮亦不
過是爾等須體本院真切為民之心共守法
度期為良善況有本院主張於上各屬分理
於下必不忍使爾等立斃道路為溝中之瘠
趁此求遇隨便耕種鋤根藕菜即捕魚採樵
亦可聊生夫從善未必即死從冗百無一生
此事易明若怙終不悛如羅文獻等項刺立
斃悔莫寞謹為悚惜各宜省悔毋蹈覆轍
自貽後悔如有因本行不善致爾民饑者不

濟濟者不饑則道路之口本院亦時時體訪
斷不姑息以上業行屢示仍復申飭

一嚴保甲以周弭盜
夫救荒與弭盜之法原相表裏弭盜莫周於保甲而談保甲者率畫餅視之何也一格於有力之家不屑與齊民共巡緝一苦于浮居之民不能與土著併心力耳今城中原有夜巡各兵俱有信地似不必再議防禦以滋煩擾矣惟是稽查人户分別善良縣官可以按籍而知奸民不能以窩藏而隱則保甲之法尤荒政之要緊事也今由縣以及於郡由郡

以及於鄉各以次第編成字號每十家為一甲以有精力者一人為甲長十甲統以一里里即以見年充為里長十里統以一保保即以見在公正充為保正以本年首名糧長充為保副如公正首名果係年老不堪者仍行另報其人烟湊集之所即數十百甲亦止統於一里而村落零星處所不妨以數處湊成一甲每甲照依十家牌式逐家塡寫一樣二張一掛於甲長之門一付於里長里長總付

保正副保正副即照單填寫鄰人戶册類
齊送縣人戶之下須照冊式註明某人係何
生理或係牛丁或係佚口或係殷實或貧極
貧人戶俱務指明某某其千家之內倘有
守法可疑及無事生理實而夜出不歸
者甲長即報與長至官究治村落處
所原無與或五十家之內各自具防禦器械
仍以當一甲之尾即當次一甲之首某人後
一甲之首亦當前一甲之尾某人稽查一區
之中首尾相貫稽覺相聯一有盜賊生發及
須民搶奪等事俱立刻奮力擒拿無容漏網
至於賭博尤須加意查禁蓋賭博少則竊盜
稀竊盜稀則大盜息此尤守禦第一義矣日
即欲賑濟饑民亦按冊而了然在
目矣

一慎獄情以安民生
當民不聊生之時一命非所惜也故者甘蹈
法而擾人于市弱者拚身命而詐人一家往
往而是甚至有父子兄弟夫婦狠鬬室妻一老
偶不諧者于平民之家而不逞之徒群而和
之視其家貲習爲已有不鎖之未已也群搶
之未已也盡室以飽其劇牙之啖然後以徐
徐尺帛裹首而擱街塞巷狂奔于府縣之前
文事體白而平民之家已蕩然矣此風一
倡不特非所以安大戶又非所以生貧民也
今後凡有以饑荒之故強借不從拚命圖賴
如投河自縊服毒等情決不斷給葬埋以遂
其欲使民多輕生無賴之行至于民間一應
詞訟應追應給之銀除
欽依及上司追贓入官還官之外其餘一切租債
與斷給承絕等項俱不得無端纏告即勢豪
挾持果告亦一槩停追通俟成熟之年方與
追斷夫恭圖詐以安巨室停止償以寬小民

情法兩平上下胥便

一停勾攝以甦民困

夫災民猶之瘂夫然力培之尚不能有起色少觸之即顛仆矣故軫恤之計惟在力甦民困而民之最不堪者無如勾攝之一事八口旬日之供不能當市肆之一嚼也貧民終歲之役不能充胥隸之一飽也縱嚴禁群役出事擾民而法之所不能禁其大弊有三其一為軍丁之起解夫一軍之赴伍其僉妻掛號詠郎長途之費不下二百餘兩每一里派約

費二三金而此二三金者里胥又以分釐而培斂於佃户不知其幾千百家也故一軍起解而半縣騷然災民之不堪者一其一為隔屬之關提夫民間理直氣壯之事未有不歸結於本境也有其冒藉生端者非以誆扯為難結之局則以關提快拖累之謀在承提者視為奇貨利藪在被關者見若赴火蹈湯彼小民窮盡其所有以求解一日之阨也維經通行各屬禁革猶恐有司奉行不謹災民之

不結者二其一為遠年之案未完皆不得末
拘催及拘催而人已批准拘一二旦排及
覩狀回銷票未拘一奇ㄗ一奇之擾笑民之
不堪者三自今凡一切自單情任關提人犯
一縣皆停道發有教之擾方為查行至於遠
年積案其未結者查中可銷者允銷其未完
者查中可銷者允銷已開報而歲久未完者
諸準查照釋除理滯亦所以減召天和也

一收壯勇以備不虞
夫吳門游手之民誠眾矣然其間黠有力智
不過十百中之一二耳此一二人者其力緩
急可用棄之可惜也今後各練兵將領須於
信地廠凡一坊一巷之間果有投石超距之
勇及膽略不凡游手無事仰食無地者皆密
訪而密識之預補伍者即為申狀之行伍中
稍優其餉更有傑然自見其才者不妨並補
以長等役每哨以數名為率以□□之餉即
以撫錄守空月之銀通融給散各將領能用
心體訪所狀得人者註以上考無事既可貫
行伍而時訓練有事且可賈餘勇而作先驅
亦荒政消萌之一也

一施醫藥以救罷癃
大水之後必有重疾各郡縣須登為選擧良醫量給藥資令散處村市以救病者不幸而死亡則於救荒銀內給棺槥銀三錢助之其報擧責於粮里其甘結責於比隣有而不擧擧而不實者皆有罰必以救為驗備如此則生者得養病者得活死者得藏此亦救荒之一也

以上諸欵辟之藥方也至於宜寒宜熱宜清宜補對症用藥不拘古方變而通之起病人于九死之中方為國手今當之攻本院決不執古方以背良有司惟是一腔仁心百方妙劑出斯民於蛟涎魚腹之中無使有中澤鴻雁之嘆此本院所禱祀而求者也且將視此為殿最焉

救荒事宜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周孔教撰孔教有中丞疏稿已著錄是編乃其官應天巡撫時以三吳被水而作分目二十三條附議九條大旨不出周官荒政之意蓋當時所頒條教而其屬官爲之刊行也

通漕類編九卷

〔明〕王在晉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通漕類編九卷》提要

通漕類編序

昔漢高得天下於馬上謀勇雲從謀如良平勇如樊灌第剖符而封徹侯蕭相國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而功出諸侯王上它時洛陽南宮置酒語羣臣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迺知蕭相國之實關中為四百年興王本業鎮國撫民轉輸稱最急焉我

國家奠鼎幽燕

京都百億萬口枹空腹以待飽于江淮灌輸之粟一日不得則饑三日不得則不知其所為命是東南者

天下之敖倉而東南之灌輸西北所寄命焉者王人擁堂奧而居而倉囷廼越江踰湖以希口食於間關四千里外則

國之緊關命脈全在轉運廼開

國迄今運事幾經更變矣海運變而海陸之兼運再變而支運兌運兌

運變而爲改兌今且爲長運矣始猶兼督軍農而今獨委轉輸于漕卒賦出於田田者不供而軍代之供是軍者爲民輸租貢稅者也今以輸租貢稅之人而寇讐疾之矣軍不輸則糧不至糧不至則萬口饑是軍者爲

君足國裕民者也今以足國裕民之軍而牛馬疲之矣衛所依軍而立軍亦托衛所爲依是軍者衛官所爲死生相倚者也今以死生相倚之輩而魚肉啗之矣軍無中人百金之産而有經年飛輓之勞遇點運則富買閑而貧任役然而富者

不勝歲歲之營脫也貧固貧而富亦貧矣每膺差則逃者倖寛而存者不免然存者不勝歲歲之拮据也逃固逃而存者亦逃矣拘老羸憊頓之軍勾流亡新集之衆懦不更事勢必假手于積年包攬之徒胥於是賣船盜餉亡命于何有之

鄉而運官經年縲絏傾其產罄其族不恤其身爲殉可哀也夫孰非王事而與民爭升斗之羨賦役長以全力逬之而又挾長官之勢以制之托豪有力以摧之糠粃混入水濕相參米不上倉逼軍就兌寃臣稍一行法而勢豪且反唇相稽

有司以恤民爲賢以闒軍爲强幹風力獨不念其修途跋涉有泥潤霧蒸之苦乎有淺澁盤剝之艱乎有飃颻扇簸之虧折乎兌軍不能索精粒于水次而欲交精粒于太倉計臣不能强出兌者之稍任其虧而欲責轉輸者之兼任其苦貧

軍疲卒左右皆無可托弟托身于統幫之將領而此將領者又剝軍無已不恤一體周身之痛而甘自食其肉者也然則綜事權而轄軍旗之疾苦有經收之主司在有監臨之使臣在而掾役之需索倉攢之阻勒直同負嵎之虎官愈嚴而

弊役愈橫當事者誰不明罰以飭之而其究亦孰能窮之以萬苦駁歷之軍而無一夕寧家之樂倉糧未經交割新運又攝家丁適如壬子之春則以次丁領兌而邀舊卒于塗家無二丁且嚴攝其親屬白頭黃口嗸贖疲癃無匿身遁形之

銜蹴躡于道路纍繫于公庭鶉衣藿食之不給以殷勞于縣官之供億噫夫何使軍至于此極也然則天下之顛連無告者今之所謂運軍也卒由斯道不數年而罷伍之軍立盡矣軍盡則不知所爲漕事計又安知所爲軍

國萬年根本計故今時最急者惟漕迺漕之可慮又懸繫于江湖河洪一線之脉此一線水馮夷司其吐納天吳宰其絕續飛澇相磢彯沙礐石時以纖力與潊渶淼渺之天河抗衡爭勝一決塞卽以金錢數十萬委之浤浤汩汩中自嘉隆以

來秋風瓠子璧不勝投河之爲患古有之未有侵

陵侵漕侵民之田畝廬舍如今日者此通彼滯前淪後淤今歲甫以開決敘功明歲又以疏排請餉以游龍變幻之勢爲盡圖域地之工三方之人力各省之協濟祇以供河

伯之鼓掌漕之有渠也猶人之有喉吭然未有喉吭時時受病而腹心安然無患者也往當事者蹙額憂漕則又爲無聊姑試之計而謀及膠河請以一丸泥東塞沽河西塞濰河以通海道迨躬爲履地而知不可塞也其說窮再變而爲東

引沽河西引濰河以疏水竇又躬
爲履勘而知不可引也其說又窮
上令科臣往視會漕河撫按以及部
院大臣之詳議其說皆窮比隆慶
間漕臣毅然復海運大率縱棰連
櫬以納蛟龍之腹始有
詔嚴杜異議而海中之粟不可登矣

說者謂海運宜于勝國今胡獨不
然朱清張瑄爲海上亡命故周知
海門之險阻胡元虜使其民投之
窮海而忍視其死至元二十八年
漂米二十四萬石五千有奇至大
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有奇其隨
船汩没者蓋不知其幾千人矣當

元之盛歲運三百萬以上及其衰
也僅十有一萬枵腹而乞靈于海
若海運豈百年長久之筴哉
國初去勝國未遠沙民猶能習海余
家生長海壖嘗聞父老言驅民轉
輸海粟父別子夫別妻生受其祭
而死招其魂浮没如萍生死如夢

其幸而脫鯨鯢之口則以爲再世
更生來歲復運如蟪蛄之不知有
春秋昔始皇驅民于邊猶掩骼長
城之下而胡元驅民于海廼納命
沆漭之中吾民何辜而罹此劫國
運安得靈長人羣安得永戴有爲
國爲民之心者其忍創言海運哉以

今時而思海道則三十六島之間定有餘糧以供狡夷之劫掠爲封豕長蛇之藉冦卽丘文莊公而在亦必緘口咋舌不敢抵掌而談斯事矣海運既不可復則當先時而圖以長保此江淮衣帶之水又當悉心而畫以恤此蓬髁憔悴之軍

大抵驅人於所避者必有利以嘗之見其利而忘其害人樂爲趨宋時以鹽易米故終宋之世而運事猶可支今直驅之以害有不以漕爲鼎鑊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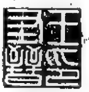
廟議岌岌以無財之爲患不知急之而可致者財也今大盈之充積皆財也

君雖守而實與中外共之者也儻時有叵測而索米于四千里之遥京通所積僅同點水沃焦精鏐白鏹不可以療饑故有國者無財非匱而無糧爲匱急財而緩餉急催科而緩灌輸有三年之疾而忘七年

之艾正恐憂在蕭墻豈獨九邊軍士之能大呼脫巾巳哉吾嘗司纂水衡蒿目憂河又嘗代庖輸輓蒿目憂漕輙于政事之暇翻閱故牒廣集成書纂通漕類編八卷爲將來儧漕治河者一籌之贊又集海運附考以明海道之必不可行悉

按舊聞無所增置以叅臆說蓋不
能爲蕭相國之轉餉關中無已而
發賈生之太息量小而才不足知
無逭于漢廷之誚矣
萬曆歲次甲寅孟夏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浙江等處
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以督運功特
題奉

旨紀錄前奉
勅提督湖廣通省學政副使工部都
水清吏司郎中黎陽王在晉譔



通漕類編凡例

一歷代引水通漕四方轉運以實京都是編援古證
今漕法畧備

一國朝漕運先海後河法經幾變今照編年次第
以紀變更

一國朝漕法在成化以前者載于會典成化以
後者載于漕運議单會典所載格而不行者多
矣若先後混編還雜難攷當以近年新定議单爲
令甲故登記獨詳

一船額軍額各總漕額及歷年漕運數目會典議
单不載以開 國至今時有因革損益未可爲典
要也闕之無綱領可循今查補入

一歷來奏疏已經題 准編入 令甲者原疏不錄
漕規不奉 欽依者不載

一奏疏有關運務者删繁存畧

一漕運條議及治河奏疏見聞有限未及備查俟後
補入

一議单刊行之後近年題 准者載入編中其已爲

議單所載再題申飭者不述

一近年題 准事例或遺漏未備以漸增補

一國家借黃河以通運運道決衆無常大費修築故治河之法備括諸書斷章取義以便查閱

一運河修築黃河修築爲 本朝之事乃序編年治河要略古今備錄凡有關河務者取次摘編不載年月

一湖泉閘壩俱關運道新舊存廢一一登載

一河渠不關運道者不入編

一民運亦關轉輸并存規制

一海運原不可行然其說未可盡刪存而弗議以備參攷

一全河圖說存其大略其詳備於河防一覽可攷鏡焉

一泉源止載總圖源流浩漫泉河史備焉此可省也

一海運向經停罷海道渺茫圖多傳會弗載

通漕類編引用書籍

書經

左傳

史記

山海經

綱目

通鑑

文獻通考

元史

大明會典

大明律例

國史諸書

皇明奏疏類鈔

皇輿考

吾學編

續文獻通考

職方攷鏡

唐類函

鴻書
一統志
廣輿圖
廣輿志
漕運議單
登壇必究
李氏續藏書
泉河史
河防一覽

治水荃蹄
漕河一規
漕河紀事
新河紀事
河工覆議
總河疏稿
水部備考
測量法義
泉源志略

泉河紀略
東泉志
山東志
濟寧閘河志
閘河類考
安平鎮志

通漕類編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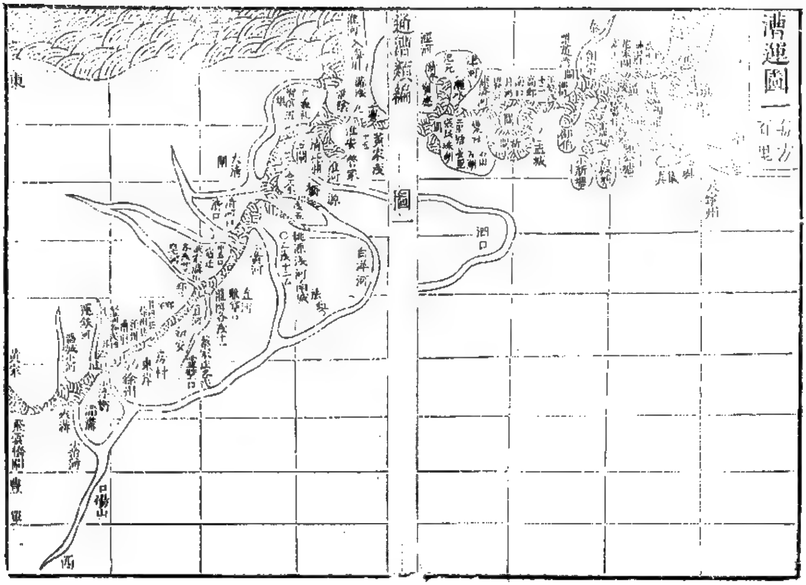
圖序
漕運圖
黄河圖
泉源總圖
閘河圖
卷之一 漕運
三代 漢 三國 晉 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遼 金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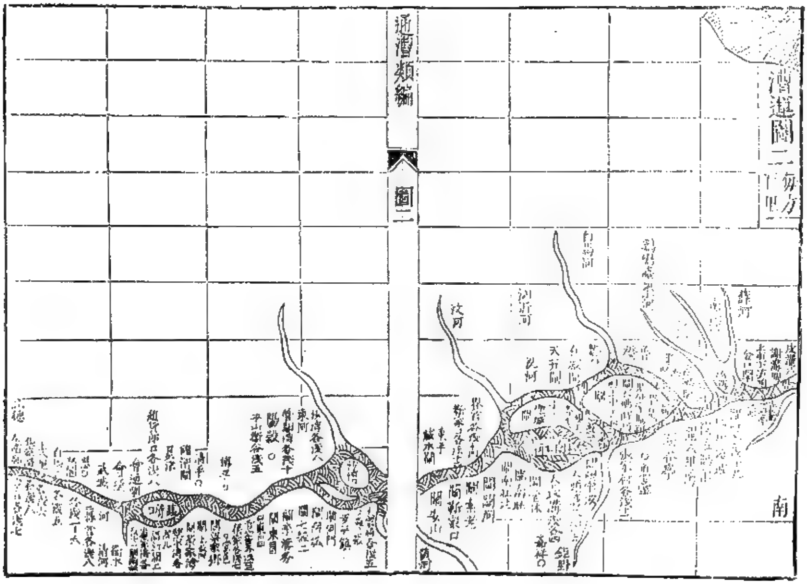
卷之二 漕運
皇明
漕運總數 歷年催運漕糧數目
漕糧近額 漕運職官
漕船數目 漕軍數目
十三總所屬衛所船軍漕糧數目
各總糧額 漕運職掌
卷之三 漕運
徵兌運納 輕齎脚耗
倉廒板席 漕運船隻
剝船 漂流掛欠
卷之四 漕運
官軍糧鈔 選補官軍
官軍犯罪 磚瓶土宜
民運規則 乞運
議民運 議改折
議撥運倉糧 議復臨德倉糧
議優恤軍士 議操練漕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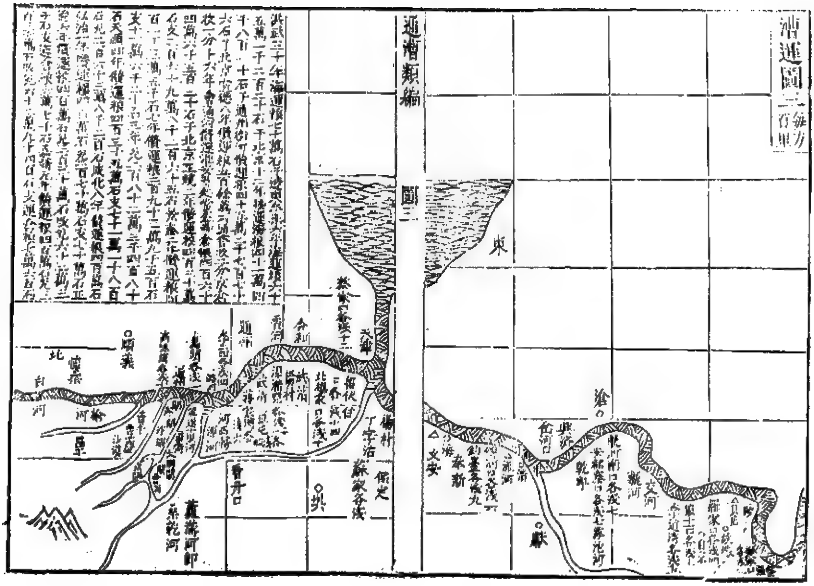
議太倉存耗 議復支運
議官軍借補
卷之五 河渠
漕運河道 大通河
白河 衛河
會通河 汶河
洸河 沂河
泗河 濟河
沁河 南陽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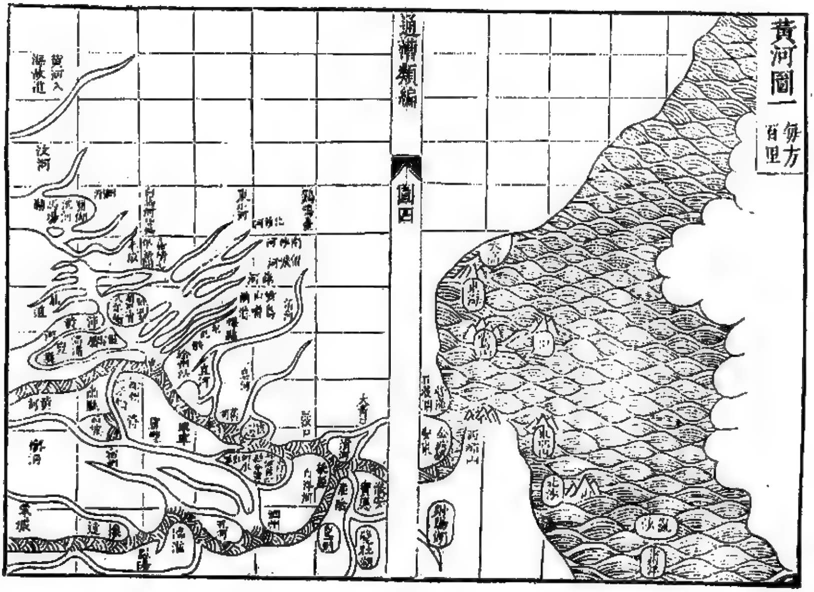
漳河　盧溝河
滹沱河　薊州河
諸水通漕　徐州洪
呂梁洪　羊山新河
泇河　漕河紀原
運河疏築　淮安運道
揚州高寶運道　儀真瓜洲運道
祖陵
丹陽運道　漕河職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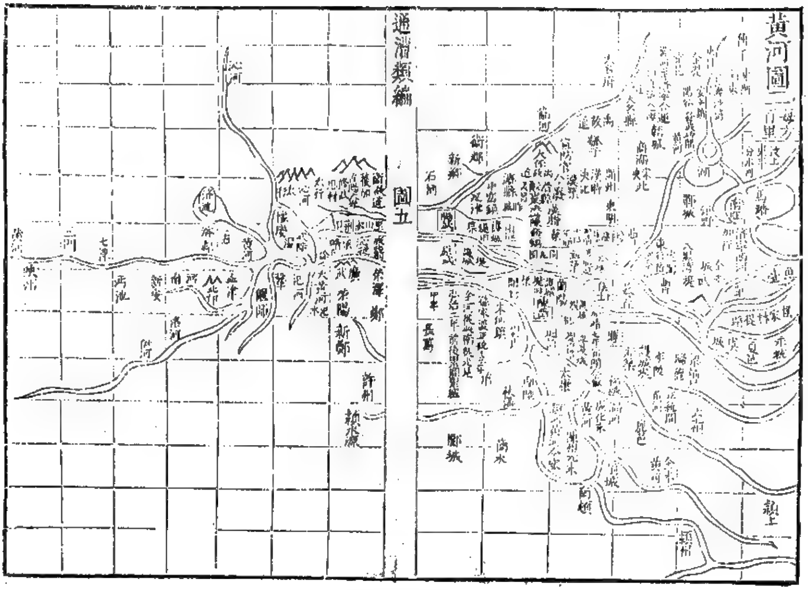
漕河總論
卷之六 河渠
湖　泉
泉源分派　閘壩
漕河水程
卷之七 河渠
黃河　黃河修築
卷之八 河渠
歷代河決考
國朝河決考　古今治河要略
黃河運河總論
附海運編 第九卷
歷代海運考　元朝歲運之數
國朝海運考　海道
本朝海道附考
通漕類編目錄終


漕運圖一
每方百里
通漕類編
圖一
東
西
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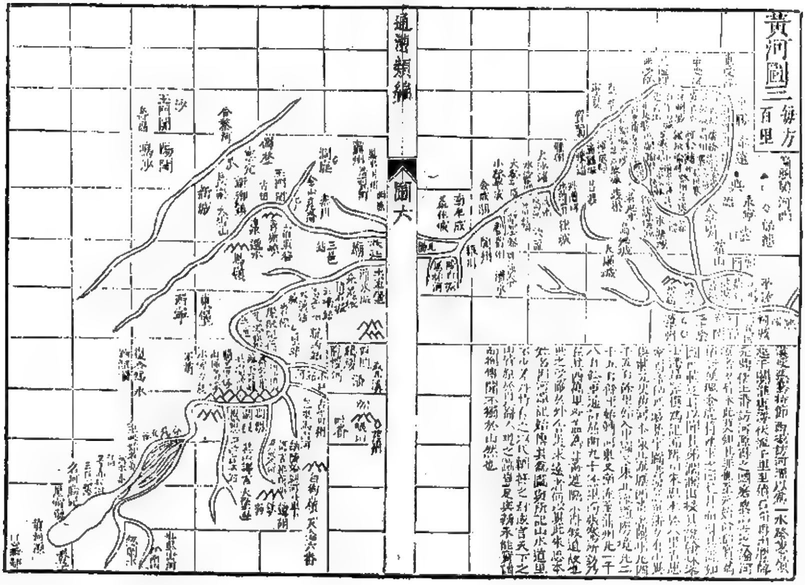

漕運圖二
每方百里
通漕類編
圖二
南
汶河


漕運圖三
每方百里
通漕類編
圖三
東
天津
滄
文安
保定
丁字沽
北
白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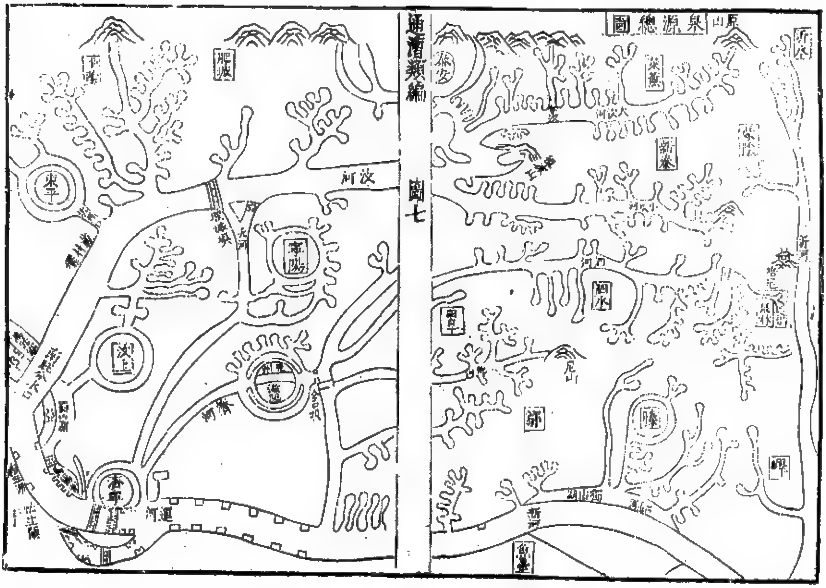

黃河圖一
每方百里
通漕類編
圖四
汶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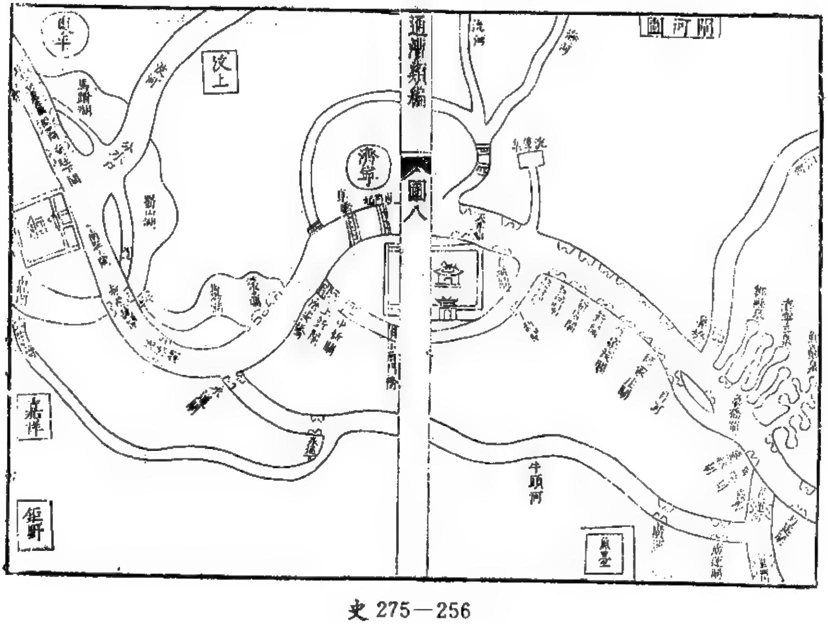


黃河圖二
每方百里
通漕類編
圖五



黃河圖三
每方百里
通漕類編
圖六


泉源總圖
通漕類編
圖七
汶河
寧陽
汶上
東平
肥城
泗水
滕
鄒


閘河圖
通漕類編
圖八
濟寧
汶上
東平
嘉祥
鉅野
牛頭河

通漕類編卷之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蕊穉蕊甫較閱

漕運

三代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自北海達河碣石在其右）兗州浮（舟行水曰浮）于濟漯達（因水入水曰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順流而下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越也）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絶河而渡曰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丘文莊曰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但未明言其為漕耳

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曰總）二百里納銍（刈禾曰銍）三百里納秸（半藁去皮曰秸）服（又使服輸將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丘文莊曰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於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於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汎舟以輸粟已見于三代漕運之世）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今廣陵邗江是也（開渠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漢

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擔饋糧率十餘鍾

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傍也）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時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乃議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可得五千頃盡河壖棄地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徙者以田予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入未多故謂之稍）其後又議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其鳳翔）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

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既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罷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國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丘文莊曰壽昌此議過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宜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丘文莊曰充國此議邊方過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

丘文莊曰自古漕運皆以轉爲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長運之法始于

本朝

虞詡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千乘今青州樂安縣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兗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之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據後漢書則平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於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

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相距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三國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十年而後用之馬廷鸞曰邸閣者倉廩之異名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

晉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詔竟未成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以三戶共借一人助度運

趙王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水次倉

北朝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後魏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此亦良便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靈武郡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

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今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度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汧屯山古平原郡高平縣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

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隋

隋文帝開皇二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

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

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

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使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

隋雖無道然開此三渠以通天下漕百世之後賴以通濟

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

十年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别以舟師濟滄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置洛口回洛倉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然極奢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漏卮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

唐都長安關中號稱沃野然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敝矣

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釽於胷而絶多絶輓夫輙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

唐關中久雨穀貴明皇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寛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廪不多歲漕關東一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實關中苟關中有數年之儲則不憂水旱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日月既久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即輸米而去官自僱載分入河洛又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河渭之濱皆有漢隋舊倉葺之非難也

明皇深然其言

明皇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以實京師益漕魏博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嬴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自漢以來漕運之數無以踰此

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劉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搤襄鄧南北漕引皆絶京師大恐

代宗時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

洋迂險勞費以劉晏爲河南江淮以東轉運使議涓
汴水又命晏與諸道節度使均節賦役聽從便宜行
畢以聞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
挼穗以給禁軍宮厨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
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
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
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
斗至者則爲成勞受優賞劉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

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
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
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沉覆者
船十艘爲一綱使軍將領之十運無失授優勞官其
人數運之後無不斑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
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
然論大計者固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爲永久之慮今
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
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校計錙銖安能久行乎異日
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
則不能運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
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
廢矣晏爲人勤力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
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
李泌言於德宗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
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事若
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
從而致請徙壽廬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

泗以隸之復以廬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
通江淮安矣德宗從之
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每擔夫與白金
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囊米置
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爲防援
有寇則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達渭橋盜不敢
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
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糧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
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

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乃發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

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至巽乃復如晏之多迨後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千萬斛刑部侍郎王播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乃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米多耗抵死其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城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

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泝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

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常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儻遇凶灾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灾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

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僦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輸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羸糧上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泝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爲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俱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耶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阯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運渠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詣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

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泝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爲鹽鐵巡官往楊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五代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勑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輸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秩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勑

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勑應沿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
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
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
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
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般直至倉門下卸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
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況路
所般豈無損失自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
不使民徙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
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
輸運其當給耗米嘗反不與或責之綱吏或還使
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
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縻費是也當予
而未嘗予者漕運十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
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路王時
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
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於五丈河又東北達于
濟自是齊魯之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
入于蔡河侍衞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
漕運

宋

宋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

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
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即惠民河）
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歷曹濟及鄆入
五丈渠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丘文莊曰漢唐建都于關中漢漕仰於山東唐漕
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於河漕一路宋都汴梁
四衢八達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
置轉船倉於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以

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楚轉般之倉江船之人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爲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　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　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

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　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澁則費推移沿途爲將領之科率上倉爲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

乾德六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爲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荊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不能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産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雍熙中轉運使劉璠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今淮安府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之沙河即今淮安府板閘至新庄一帶是也

本朝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

乃尋喬維岳所開故道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又於沿河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至今以爲利

端拱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

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倍況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豐儉不可預期儻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爲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勑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爲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

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踴即官復給糧軍人糶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真宗時内侍趙守倫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由定陶至徐州入清河以達江淮漕路以地隆阜而水勢極淺雖置堰埭又歷呂梁灘磧之險罷之

汴水入河之故迹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内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謂汴渠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内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汴河則自中牟縣入于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隄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于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爲運道者惟晉謝玄肥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蓋瀦水以暫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

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爲漕路始自我　朝引沁水以入于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于淮合于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沁州之綿山舊自武涉縣入于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爲今運道云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計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

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
賦外增耗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
外郎吳耀卿以爲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
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歉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
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餘萬石草一
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
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

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
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
蠲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
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
石凡漕運數計亦臨時移易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秔米支五歲餘久且陳
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糴穀貴處市金
帛儲榷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爲副使創汴河

一百綱漕荊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
楊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鹽爲諸路漕司
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
運京東米上供
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
立上供年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
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
縣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

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倉大衆之命惟汴
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
留神慮以固基本
薛向爲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盜
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
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
而舊弊悉去
八年詔罷歲運糧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
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戶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揚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糧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質妻鬻子聚爲乞匄散爲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

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刻剝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西餽運所係國計甚大故祖宗以來特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等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條貫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矣

徽宗時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岸舊有斗門水閘七十九座限節水勢常得其平比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然二洪之險地也地有定形人可以用其力湖隄之險則天也天無常變雖若非人力可爲然人力勝天亦有此理惟今

高郵之湖南起杭家觜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爲淮南節度使始於湖之東面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卽今牽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閘我 朝洪武九年知州趙原者始甃以甎永樂十九年加以甎之大者景泰五年又護以木樁實以甎土以備風浪綱運之上下舟楫之往來皆沿隄行人以牽百丈方其天色晴霽風恬浪靜如行鏡中然一隅西風驟起波濤洶湧頃刻之間檣楫傾沈人物淪亡不可勝計建計者往往欲于舊

隄之外湖泊之旁別爲長隄一帶約去舊隄一二十丈許下䃷鐵釜以定其基旁樹木樁以固其勢就浚其中之土以實之用甎包砌一如舊隄其中舊有減水牐三座就用改作通水橋洞引湖水於內以行舟樹仍於外隄造減水牐以節水勢如此則人力足以勝天天雖有迅潦之變人則有持循之方省官物之失陷免人命之死亡其爲利益實非小矣

徽宗大觀二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

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揚楚泗倉厫爲卸納糴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令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爲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

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瀦水不通重般般剩勞費遂於堰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倡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爲水閘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縻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

額雖湖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知糴歛
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
修整不得踰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
之以至沿流鄉保悉致擾擾公私橫費無有紀極
又照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
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運僅足竊詳祖宗
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
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循次

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
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
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爲始
候一處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糴本順流而下不甚勞
費乞賜施行然後俟豐歲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
以爲永法詔稹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
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法
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
糴於揚宿亳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

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不獨
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
有便口倉庚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
移殆盡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等錢
以椿充糴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令尚書省措置取
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
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

十萬石於本司爲轉輸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
赴京師二年八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赴
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東西河
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
如京由兩浙亦許赴平江府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
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
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絹
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浙粟專供行

在以江東之粟餉淮東以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有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毁其舟楫不願藏舟自弃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縻費七分錢三分錢法嚴卸綱無欠復拘留人船之戒應擄船之爲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將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瀘敘嘉黔間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

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堰閘開浚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人致一斛饑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内郡募舟輓之人以爲便然嘉陵險灘積相望夏苦漲流冬苦淺澁終歲之運殆莫能給乃委官就糴於泝流復就興利閬州置場聽客人中賣又減成都水運對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諸州租以寛之

吳氏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麥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

東萊吕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凡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

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

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

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閩粤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

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從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肅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

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爲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訖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

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

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

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使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接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

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宗祖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大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

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諸州船只到真州請
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
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
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
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爲相不學無述
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
船水處不如此是時奸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
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
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

故得爲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
之粟少似東南畜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
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
如此

理宗時知安慶黄幹代撫州陳守奏復轉搬法疏略
曰國家綱運資以餉軍比年以來法紀弛壞非惟軍
餉不繼抑亦公私受獘其未離岍有江水淺涸坐食
糜費之獘其已離岍有監官侵虧船梢盜竊之獘而
其既敗有攤賴平民之獘雖知其獘莫之能革且以
江西一路言之如撫州建昌綱之折閲無以水道淺
涸不能巨舟延引歲終而未能起隔歲之綱者一綱
吏卒水手動數百計又所招集並皆游手無賴之人
自度官吏侵盜大數已虧恣情極用無所顧忌估籍
所償不能萬分之一官司不免縱之攤賴平民侵削
閭本爲害不細今若於隆興置轉搬倉一所每歲一
路綱運水脚其費不貲以其所費養水軍數百人命
一武臣爲之長造數十巨船部以軍法責之轉輸近
裏州軍止以小舟運載納之轉搬倉却令水軍專一

護送更徙迭來不假召募綱紀素定部分素嚴舟楫
素具較之烏合嘗試實相萬萬如此則非惟可以省
官綱之折閲抑足以增國家之武備戢江湖之羣盜
脫士大夫之罪戾免平民之攤賴是一變法而羣害
悉去衆利並興矣

遼

聖宗太平時燕地大饑戸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諳
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鞭笞榜
掠民怨思亂於是首殺王嘉以快衆忿

金

世宗大定初劉璣同知漕運司事奏言漕戶舊在京
高處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
一十五萬餘貫上是其言

章宗明昌六年三月以北邊糧運括羣牧驪以銀五
十萬兩錢二十三萬六千九百貫以備支給銀五萬
兩金器一千八百兩金牌百兩銀盂八十兩絹五萬
疋雜綵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以備賞勞

宣宗元光元年六月造舟運陝西糧由大慶關渡以

抵湖城

哀宗天興元年八月發丁壯五千人運糧以餉合喜
合喜時爲樞密使將兵應完顏思烈等自汝州急入
援故餉之

元

世祖中統四年詔北京運米五千石赴開平其車牛
之費並從官給

至元十三年遣瀛州屯田軍四千轉漕重慶

二十二年增濟州漕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
歲漕米百萬石于京師海運十萬膠萊六十萬石而
濟之所運三十萬石水淺舟不能達更以百石之舟
運用四人故夫數增多

至元中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
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建牐三
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

丘文莊曰會通河之名始見于此然當時河道初
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之運不過數十萬石
非若海運之多也是故終元之世海運不罷

至元中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至大都河道導
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至
西門入都城南滙爲積水潭出文明門今崇文門至
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清水口十
二處置壩牐二十座節水通漕爲便明年河成賜名
通惠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
悴至是皆罷之

丘文莊曰通州陸輓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
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牐壩凡二

十處所費蓋亦不貲况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
牐雖存然河流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
海子在都城中　禁城之北漕舟既集無停泊之
所而又分流入　大内然後南出其啓閉蓄洩非
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徃徃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
亦便利然以陸輓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故議復
元舊欲于城東鑿潭以容漕舟議通陸運欲開新
路以達東輓此其大略也
英宗至治三年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河之
水爲上源漕運商販舟楫無不由此以供億前朝嘗
濬此湖瀦畜漲水若運河水淺開放練河一寸可添
河水一尺近年淤淺以致遞運不通乞加修治制可
工畢又置湖兵百人專任修理
順帝至正九年十一月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
餘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䘏漕司舊領漕戶三
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
於壩夫海糧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
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

十五年江浙省臣乞減海運以甦民困戶部定擬本
年稅糧除免征外其寺觀并撥賜田糧十月開倉盡
行拘收其不敷糧撥至元折中統鈔一百五十萬錠
於產米處糴一百五十萬石貯瀕河之地以聽撥運
從之

通漕類編卷之二終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茲程務甫較閱

漕運

皇明

太祖定鼎金陵凡四方貢賦各緣其所至入於江達於京師及一成祖遷都於燕百官衛士仰需江南於是始議立運法派爲三道一出江入海出直沽口由白河運至通州謂之海運一由江入淮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至薊州謂之河運

國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陸運以濟之陸之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有僨運而海運乃罷進洋海運猶不廢焉然僨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爲軍民不便於是有兌運時支運纔四十之一而故法幾廢矣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其勢然也

按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俱詳於後

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二千萬石以備

五年命海運以餉遼歲七十萬石

六年冬十二月浚開封漕河明年春轉漕粟于陝西

十三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

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官軍所謂海運者是也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

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

按是時海船有一千料有四百料名鑽風海船後永樂中改海運遂改四百料爲淺船淺船因海船

得名

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糧入淮河沙河至陳州潁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一百石以上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

六年海運糧八十萬石于京師其會通河衛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

十二年海運糧四十八萬四千八百一十石于通州

又衛河儹運糧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七十六石于北
京所謂海陸兼運者是也
又令北京山東河南山西中都直隸徐州等衛俱選
官軍運糧此爲漕運之始
十三年時會通河成遂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
常鎮等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供 內府等項外
其餘原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淮安倉交收揚
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内每歲定撥六十萬石運至
徐州倉交收徐州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内每歲定撥

三十萬石俱令民運赴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
令民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淺河船於會通河以三
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倉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
赴通州倉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者是也其天津
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於通州接運至京蓋自是海
運不復行矣
先是遣平江伯陳瑄往湖廣江西等處造舟二千艘
以從河運瑄建言造平底淺船甚稱便焉歲可運三
百餘萬石至京是時遮洋船每歲於河南山東小灘

等水次兌運糧三十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
萬石運粍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薊州倉收
是年又令浙江都司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糧
至徐州置倉收囤京衛官軍於徐州運糧於德州置
倉收囤山東河南都司官軍於德州運糧至通州交
收淮安常盈倉本部各委主事一員監督收放其儹
運糧每石俱兩平斛斗收放官軍儹運止一尖一平
定爲例
末年瑄復計議凡民運糧俱於淮安瓜洲補給脚價

價兌與軍船領運瑄又奏請于淮安瓜洲水次令軍
民於此對船交兌令軍船出給通關付還與民銷繳
仍令民補脚價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
斗在瓜洲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加五斗五升
十六年儹運糧四百六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石於
北京
是年令浙江湖廣江西并蘇松常鎮等處稅糧除存
留及起運南京外餘糧坐撥一百五十萬石零糧里
人戸自備船隻運赴北京通州河西務等處上倉

十一年奏准每歲漕運以兩運赴京叅一運赴通州倉交納

宣德二年令浙江江西湖廣并直隸蘇松等處起運淮安徐州倉糧撥民自運赴通州倉其運糧官軍於淮安南京支運

四年仍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一百五十萬石貯淮安倉蘇松寧國池州廬州安慶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貯徐州倉應天鎮江常州太平淮安揚州鳳陽及滁州和州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貯臨清倉令官軍支運山東河南北直隸府州縣糧經赴北京其償運軍船量地遠近與糧多寡如淮安上糧民船十抽其一徐州十二抽一臨清十五抽一給與官軍兼舊船運載

五年令河南南陽懷慶汝寧三府糧運於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三府糧運於德州倉交收

是年又令江南民糧兌撥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此兌運之漸也

六年奏准浙江江西湖廣蘇松常鎮太平等府僉撥

民丁及軍多衛所添撥軍士與見運軍士通二十四萬分兩班更替償運所謂償運之初皆支運者是也

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分派官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以故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民運於淮安瓜洲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後叅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洲淮安交兌其淮徐臨德四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於本地方領兌不盡者仍赴瓜淮交兌河南所屬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海船官軍領運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領兌必量其地之遠近費之多少定為加耗腳米則例又給以輕齎銀兩以為洪牐盤剝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為沿途衣食之資是謂轉運變而為兌運也

是年又增撥南京豹韜左等衛及各都司直隸衛所軍餘幷見運官軍共一十六萬償運糧儲

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領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而爲長運也十年始立改兌法先是江西應天蘇松等處糧民自運上納淮徐臨德四倉官軍赴倉支領運送京通二倉至是議抽支運米七十萬石改令官軍各赴彼水次交兌

漕運總數

漕糧先年俱民運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永樂末始令民運赴淮安瓜洲補給脚價兌與軍船領運名爲兌運其四倉仍十之三四後兌運漸增又令軍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民加與過江脚價視遠近爲差成化十一等年改四倉米七十萬石令各軍徑赴水次領兌名爲改兌其兌運中又分支運米與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其正額外又有預備米貯於臨德二倉臨清廣積倉山東五萬四百石河南六萬石德州德州倉山東六萬石河南二萬石

歲運米四百萬石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除例折外每年實通運正耗糧五百一十八萬九千七百石

歷年儧運漕糧數目

國初漕額歲運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二合

宣德八年儧運糧五百餘萬石通倉收二分京倉收八分

正統二年儧運糧四百五十六萬石通州收六分京倉收四分

景泰二年儧運糧四百二十三萬五千石

七年官軍兌運糧二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八十石於淮安臨清東昌徐州德州有糧倉收支運一十一萬六千二十石三斗共運糧二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五十石三斗內遮洋船運糧三十萬石以二十四萬石於蘇州倉收六萬石於京通二倉收

天順四年儧運糧四百三十五萬石內兌運三百六

十二萬八千二百石淮安臨清徐州倉支運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内遮洋船運三十萬石以二十四萬石於薊州倉收六萬石於天津等衛倉收

漕糧近額（萬曆七年漕運議單開載今以為定額）

成化八年題　准定額本色米四百萬石（歲額至是始定）　弘治二年又定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改兌七十萬石後又於數内定山東河南各改折七萬石湖廣改折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如各省直遇有災傷奏留奏免改折於臨德二倉預備糧内支運足數

一兌運米三百三十萬石

浙江六十萬石

山東二十八萬石（内折色七萬石）

河南二十七萬石（内折色七萬石）

湖廣二十五萬石（内折色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

江西四十萬石

應天府一十萬石

蘇州府六十五萬五千石

松江府二十萬三十石

常州府一十七萬五千石

鎮江府八萬石

太平府一萬七千石

寧國府三萬石

池州府一萬五千石

安慶府六萬石

鳳陽府三萬石

淮安府二萬五千石

揚州府六萬石

廬州府一萬石

徐州三萬石

一改兌米七十萬石

江西一十七萬石

應天府二萬八千石

蘇州府四萬二千石

松江府二萬九千九百五十石
廣德州八千石
鎮江府一萬石
淮安府一萬一百五十石 以上舊俱運淮安府常
盈倉
浙江三萬石
揚州府三萬七千石
鳳陽府三萬三百石
徐州一萬八千石

鎮江府一萬二千石
淮安府六萬九千石 以上舊運徐州廣運倉
山東二萬六百石
河南五萬石 以上舊運臨清廣積倉
山東七萬五千石
河南六萬石 以上舊運德州倉
原係民運徐淮臨德四倉上納單船赴倉支運京通二倉交收成化十一等年照兌運事例改令官軍徑赴水次領兌遂罷民運

一撥運米四十五萬四千八十三石三斗內
天津改兌粟米六萬石
薊州兌運粟米五萬石 除節次題 准改折外實存本色米一萬三千八百石萬曆十六年又增一萬一千二百石
密雲兌運粟米一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石八斗
昌平兌運稉米一十二萬五千石粟米六萬四千二百七十二石五斗
一改折米一十七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山東

河南各七萬石內各二萬石每石折銀八錢五萬石每石折銀六錢解薊州湖廣二萬七千七百三十四石七斗每石折銀七錢解太倉以上在四百萬石之內
嘉靖元年題 准每年會派臨清廣積倉山東夏稅麥折米二萬石河南夏稅麥折米六萬石又山東秋糧米三萬四千四百石共米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石德州倉山東夏稅麥折米六萬石河南夏稅麥折米二萬石共八萬石以上俱在原額漕糧四百萬石之

外貞備災傷改折湊補若有災傷地方將改兌米停
免聽各該巡撫官於附近府州縣酌處如蘇州府有
災該免若干則於附近松江常州等府撥補足數安
慶府有災該免若干則於附近寧國太平等府撥補
足數其餘府分有災俱照此例湊補候災傷府分有
收之年仍照數徵還如果附近府分各有災傷無處
湊補漕運官就將臨德倉收貯備災糧米內照數支
運務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嘉靖三十九年將前
臨清倉會派河南夏稅六萬石內改撥小灘運軍行
糧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七石一斗九升七合三勺德
州倉會派山東夏稅六萬石內改撥天津倉五千八
百石折放天津等衛官軍俸糧著爲定例
又題　准各該撫按今後但遇災傷於水次四倉借
糧支運每石止徵脚價銀一錢五分若次年豐熟即
便照數徵完運赴該倉上納補還前借之數仍聽戶
部管倉主事查催若有侵欺那移聽各官參拏追究
萬曆十四年本部題　准臨德二倉粟米積久成腐
議自十六年以後將二倉每年山東河南應解米一

十九萬四千四百石盡徵本色臨清倉常留米三十
萬石德州倉留米二十萬石兩倉共留米五十萬石
爲遞年出陳之數其餘剩米在臨清倉除撥小灘行
糧一萬五千五百八十七石一斗九升七合三勺外
餘皆改撥河南兌米德州倉除撥天津倉官軍俸糧
五千八百石外餘皆改撥山東兌米俱要挨陳支運
兩省改撥之數照例兌運一石折銀七錢改兌一石
折銀六錢解京領運官軍照依漕運衙門坐定倉口
徑赴該倉領運京通倉上納每石隨船耗米七升米
准於支運數內照給隨糧席價并車脚工食准於各
總七分席銀內動支解給盤剝進倉銀兩俱於各總
輕齎銀內臨時聽通糧郎中通融支用如遇年歲災
傷即於五十萬石內動支仍將下年新徵粟米補足
五十萬之額餘方支運永爲定例
十五年題　准災傷改折漕糧如果被災八分以上
者不分正改每石折銀五錢被災七分以下者仍照
例正兌每石折銀七錢改兌每石折銀六錢不願折
者聽

漕運職官

總督

都御史一員　總兵官一員

監兌

工部主事五員 每歲於漕運議事畢選差請勅分諸山東河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督軍民有司依期交兌催儹起程押運赴至儀真與儹運官交接明白即將各兌完起程并交接日期報部查考回日仍將兌完日期具奏近經題　准裁革

儹運

御史一員 舊用戶部郎中一員三月奏差今改差御史

押運

參政一員 舊有協同漕運參將一員今革以一參政領漕務

理刑

刑部主事一員 改員外郎三歲代萬曆二年革十一年復差

把總

漕運把總十三員 題　准各給關防

天順二年設戶部管倉主事四員一駐淮安一駐臨清一駐徐州一駐德州工部管河郎中二員一管沙河至儀真河道一管靜海至濟寧河道後又設管理惠通閘河并天津河道工部郎中一員

成化二十年設工部主事二員一駐沛縣沽頭閘一駐寧陽南旺閘

正德十五年題　准天津兵備帶管白河漕政

嘉靖三十八年題　准戶部註選郎中一員駐劄通州會同巡倉御史督理閘河糧運

隆慶二年改沽頭閘主事于夏鎮閘

四年題　准南京巡屯御史兼管應天太平安慶寧國池州五府與廣德州徵兌漕糧

又題　准徐州兵備每年糧船過淮親詣清河桃源等處會同各處糧儲參政等官分地駐劄黃河一帶逐程催儹

五年題　准設叅政一員每年正月移駐瓜儀經理糧船過閘過壩管押到京

又題　准兩淮巡鹽御史兼理廬鳳淮揚及滁徐和三州糧務

六年加設工部主事一員淸江浦造船

又議　准徽寧池太兵備兼管糧務

萬曆五年添設工部管徐淮河道郎中

十二年令兩浙巡鹽御史仍帶管漕糧止行文督催免其押送鎭江

二十二年題　准通州南倉監督事務歸併中倉兼管

漕船數目

洪武間海運船數無可考當時南京衛所浙江福建都司南直隸衛所官軍海運永樂至景泰船料大小無定其數比今多三之二此後因改運河不用福建官軍天順以後始定船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官軍一十二萬一千五百餘員名

南京衛分一千七百六十隻

錦衣三十四隻　府軍一十三隻

府軍右一十二隻　金吾後一十五隻

虎賁左二十六隻　羽林右三十六隻

神策一十四隻　留守中二十八隻

廣洋一百一十四隻　留守左二十二隻

驍騎右三十五隻　鎭南四十九隻

龍虎五十五隻　龍江右一百三十六隻

江陰八十一隻　豹韜左一百九十二隻

鷹揚一十九隻右係一總

旗手二十四隻　羽林左九隻

府軍後一十六隻　金吾前一十五隻

府軍左一十九隻　應天二十三隻

瀋陽八隻　龍虎左一百四十二隻

水軍左一百五十四隻　留守右四十三隻

武德三十五隻　虎賁右五十五隻

水軍右七十六隻　豹韜三十九隻

龍江左九十一隻　興武四十隻

橫海八十三隻右係一總

江北直隸各衛所二千六百九十四隻
淮安二百二十三隻　大河三百三十六隻
歸德七十七隻　泗州三百八十五隻
徐州二百五十三隻　徐州左一百七十八隻
壽州一百五十三隻　邳州一百三十五隻右係
一總
廬州一百七十三隻　儀真一百一十隻
高郵一百四十七隻　興化四十二隻
滁州七十九隻　楊州三百五隻

六安一百隻右係一總
中都留守司八百八十八隻
鳳陽中一百七隻　留守左一百一十二隻
鳳陽一百一隻　留守中九十一隻
懷遠九十二隻　潁川二十隻
長淮一百五十四隻　鳳陽右一百三隻
武平四十七隻　宿州三十五隻
洪塘二十隻　潁上五隻
以上俱造于清江提舉司

山東都司七百七十三隻
臨清二百五十九隻五分平山一百三隻六分
東昌七十五隻八分　濟寧二百二十四隻六分
兖州護六十隻　濮州備禦二十五隻五分
東平守禦二十七隻五分
北直隸一百七十七隻
德州四十九隻八分　德州左五十隻一分
天津一十四隻五分　天津左一十二隻一分
天津右九隻八分　通州左一十三隻三分

通州右十隻　神武八隻
定邊八隻五分
以上造于衛河提舉司
浙江都司二千四十六隻
杭州右二百四十三隻　杭州前二百二十三隻
台州二百八十九隻一分寧波三百一十隻五分
溫州二百九十三隻　處州二百五十隻
紹興二百七十七隻　寧海五十隻四分
金華二十五隻五分　衢州五十二隻

嚴州一百隻五分　海寧三十四隻
湖州六十四隻右係一總
江西都司八百九十九隻
南昌　南昌前一百七十九隻二分
贛州一百一十隻六分　袁州二百隻
南昌左一百四十五隻四分
撫州六十隻五分　廣信三十八隻七分
建昌三十六隻五分　鉛山四十七隻一分
永新三十八隻八分　安福四十一隻三分

饒州六十四隻二分　吉安七十七隻一分右係一總
湖廣都司七百五十九隻
武昌一百一十八隻八分武昌左一百一隻八分
黃州一百四隻二分　沔陽一百四隻
荆州右四十九隻三分　蘄州一百四十五隻五分
長沙　荆州四十九隻四分
岳州六十一隻五分　荆州左四十九隻四分
安陸一百一隻一分　襄陽四十七隻六分

德安三十八隻一分右係一總
江南直隸一千四百四十三隻
蘇州二百四十隻八分　嘉興四十隻
大倉一百二十六隻六分松州五十隻
鎮海一百六十二隻六分新安一百一十五隻
安慶一百八十一隻一分建陽一百三十五隻
宣州五十一隻四分　九江一百六十一隻六分
鎮江二百二十九隻八分右係一總
以上造于各原衛所

遮洋海船五百二十五隻原係大船三百五十隻後改作中樣淺船五百二十五隻
南京水軍左三十六隻　水軍右三十隻
龍江左三十一隻五分　龍江右四十隻六分
廣洋三十六隻　江陰三十一隻五分
應天十八隻　橫海二十五隻六分
淮安四十八隻　大河八十二隻五分
高郵三十七隻五分　揚州五十四隻
長淮五十四隻

以上造于衛河提舉司嘉靖以後歸併清江

今額造船共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淺船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八隻遮洋船五百二十五隻

原衛所五千三百四十隻

江南直隸上江總下建陽等衛六百四十八隻

江南直隸下江總下鎮江等衛松江等所七百七十五隻

浙江都司總下杭州等衛金華等所二千三十九隻

江西都司總下南昌等衛安吉等所八百六十六隻

湖廣都司總下武昌等衛德安等所一千一十隻

清江提舉司六千八百三隻

南京總下錦衣等衛八百七十一隻

中都留守司總下鳳陽等衛潁上等所八百八十七隻

江北直隸總下揚州等衛通州等所九百五十五隻

江北直隸總下淮安等衛一千六百一十隻

江南直隸總上江總下水軍等衛領駕徐左泗州二衛鉄軍八十六隻

江南直隸下江總下水軍右等衛領駕泗州衛鉄軍二十六隻

江南直隸上江總下水軍左等衛領駕德州左等四衛一百二十五隻

江南直隸下江總下水軍右等衛領駕天津等五衛五十二隻

山東都司總下臨清等衛東平等所七百七十三隻

遮洋總下淮安等衛五百二十五隻

漕軍數目

歲中漕米四百餘萬船萬二千餘艘官軍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員名其法每船用卒十人海船人數視遮洋十二人擇取其中蕃富者署爲旗甲綱紀一舟于是乎在而從卒九人附焉

十三總所屬衛所船軍漕糧數目

南京錦衣總屬十三衛

錦衣軍三百四十一人淺船三十六艘領漕一萬四百七十石　府軍右軍一百二人淺船一十二艘領漕三千五百石　神策軍一百三十五人淺船一十四艘

領漕四千二百三十五石金吾後軍一百六十四人
淺船十五隻領漕四千七百九十四石留守左軍一
百九十二人淺船二十三隻領漕六千一百七十六
石虎賁左軍二百三十四人淺船二十六隻領漕七
千八百石鎮南軍四百七十人淺船五十隻領漕一
萬四千八百一十石龍虎軍五百人淺船五十六隻
領漕一萬六千四十二石四斗廣洋軍一千六百一
十一人淺船一百五十七隻領漕四萬九千五百五
石六斗七升龍江右軍一千九百七十二人淺船一

百八十五隻領漕五萬八千六百五十九石六斗豹
韜左軍二千三十三人淺船一百九十八隻領漕六
萬二千石江陰軍一千一百七十三人淺船一百一
十九隻領漕三萬六千七百二十一石府軍軍一百
三十人淺船一十三隻領漕四千一百石

旗手總屬十三衛

旗手軍二百二十二人淺船二十四隻領漕七千九
十一石府軍左軍一百九十五人淺船一十九隻領
漕六千石羽林左軍八十八人淺船九隻領漕二千

七百石應天軍四百四十四人淺船四十四隻領漕
一萬四千石橫海軍一百九十八人淺船一百一十
三隻領漕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五石三斗三升八合
興武軍三百八十七人淺船四十隻領漕一萬二千
石府軍後軍一百四十八人淺船一十五隻領漕四
千七百五十石水軍左軍一千一百二十五人淺船
二百一隻領漕六萬四千石龍虎左軍一千四百四
十八人淺船一百四十二隻領漕四萬四千七百石龍
江左軍一千四百一十七人淺船一百三十二隻領

漕四萬三千石水軍右軍一千一百二十二人淺船
一百一十二隻領漕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五升
金吾前軍一百四十九人淺船一百一十五隻領漕
四千七百五十石瀋陽右軍七十九人淺船八隻領
漕二千四百二十五石

上江總屬十衛

建陽軍一千三百五十八人淺船一百二十八隻領漕
四萬三千[redacted]百四十四石九斗六升六合新安軍一
千二百五十人淺船一百二十五隻領漕三萬八千

三百七十七石五斗安慶軍一千九百一十二人淺船一百七十五艘領漕五萬八千六百七十二石九江軍一千七百一十六人淺船一百六十五艘領漕五萬二千五百九十石三斗四升四合宣州軍五百六十四人淺船五十五艘領漕一萬八千石鷹揚軍三百七十四人淺船三十七艘領漕一萬九百八十四石八斗六升留守右軍四百三十人淺船四十三艘領漕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七石七斗五升豹韜軍三百八十七人淺船四十艘領漕一萬一千八百石三斗八升虎賁右軍五百九十人淺船五十七艘領

一萬八千一百三石六斗一升武德軍三百五十九人淺船三十五艘領漕一萬九百七十一石五斗九升

下江總屬七衛二所

鎮江軍二千四百一十八人淺船二百三十八艘領漕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九斗五升蘇州軍二千一百七十四人淺船一百八十八艘領漕六萬七千二百二十石太倉軍一千一百三十人淺船九十五

艘領漕三萬三千二百五十石鎮海軍一千一百二十六人淺船九十六艘領漕三萬三千六百石驍騎右軍三百五十九人淺船三十五艘領漕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五石羽林右軍三百五十八人淺船三十六艘領漕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五石留守中軍一百六十人淺船一十六艘領漕五千二百石嘉興所軍四百一十人淺船四十一艘領漕一萬三千五百三十石松江所軍四百人淺船四十艘領漕一萬三千二百石

淮大總屬五衛

淮安軍二千六百三人淺船二百五十九艘領漕八萬三千六百七十七石大河軍三千九百九十人淺船三百九十九艘領漕一十二萬九千四百六十八石四斗五升泗州軍二千七百七十五人淺船二百七十三艘領漕八萬九千六百九十九石六斗壽州軍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淺船一百五十艘領漕四萬八千石邳州軍一千五百九十二人淺船一百九十九艘領漕五萬九百七十五石五斗

揚州總屬六衛四所

揚州軍一千九百四十人淺船一百九十四艘領漕六萬五千七百八十石九斗五升高郵軍一千五百五十人淺船一百五十五艘領漕五萬四百八十四石九斗三升二合儀真軍一千一百人淺船一百一十艘領漕三萬五千二百石滁州軍七百四十一人淺船七十九艘領漕二萬五千二百八十石廬州軍一千六百七十六人淺船一百六十七艘領漕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七石七斗五升八合六安軍九百五

十人淺船九十五艘領漕三萬三百五十七石九斗

通州所軍三百二十六人淺船三十二艘領漕一萬二百四十石泰州所軍四百八十五人淺船四十八艘領漕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石鹽城所軍二百二十五人淺船二十二艘領漕七千四百十石興化所軍四百九十七人淺船五十艘領漕一萬六千石

中都總屬十衛一所

鳳陽中軍九百八十人淺船一百七艘領漕一萬四千二百四石三斗二升鳳陽右軍一千一百二十八人淺船一百三艘領漕三萬三千八十石五斗四升鳳陽軍九百六十六人淺船一百一艘領漕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九石六斗七升二合留守中軍九百三人淺船九十一艘領漕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七石八斗五升

留守左軍一千一百一十九人淺船一百一十二艘領漕三萬五千六百八十石懷遠軍九百二十七人淺船九十二艘領漕三萬三百二石一斗五升長淮軍一千七百九十二人淺船一百七十五艘領漕五萬八千六十石宿州軍三百五十人淺船三十五艘

領漕一萬一千二百石武平軍四百七十一人淺船四十七艘領漕一萬五千一百石潁州軍二百五十人淺船二十五艘領漕八千石洪塘所軍一百九十七人淺船二十艘領漕六千四百石

浙西總屬四衛三所

杭州前軍二千二百七十七人淺船二百七艘領漕七萬一千五百八十三石一斗杭州右軍二千四百九十七人淺船二百二十七艘領漕七萬八千四百九十九石三斗四升紹興軍二千七百六十一人淺

船二百五十一艘領漕八萬六千七百九十八石八斗二升　海寧衛軍一百三十二人淺船一十二艘領漕四千一百四十九石七斗四升二合　嚴州所軍一千一人淺船九十一艘領漕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八石九斗二升　湖州所軍六百六十人淺船六十艘領漕二萬七百四十八石七斗三升　海寧所軍六百四十九人淺船五十九艘領漕二萬四百二石九斗七升

浙東總屬四衛二所

寧波軍三千一百七十九人淺船二百八十九艘領漕九萬三千六十七石七斗　台州軍二千八百八十二人淺船二百六十二艘領漕八萬四千三百七十二石八斗　溫州軍二千七百九十四人淺船二百五十四艘領漕八萬一千七百九十六石四斗八升　處州軍二千九十人淺船一百九十艘領漕六萬一千一百八十六石四斗　金華所軍三百八十五人淺船三十五艘領漕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石二斗八合　衢州所軍六百八十二人淺船六十二艘領漕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六石一斗

江西總屬三衛八所

南昌軍二千三百三十六人淺船二百一十二艘領漕七萬二千九百七十九石八斗三升　袁州軍一千三百八十四人淺船一百二十艘領漕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七石七斗　贛州軍六百七十四人淺船六十艘領漕二萬八百八十六石二斗　吉安所軍一千一百五十人淺船九十八艘領漕三萬五千五百一十九石　安福所軍六百五十五人淺船六十二艘領漕二萬二百三十六石八斗九升　永新所軍四百一十人淺船三十七艘領漕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石七斗六升　撫州所軍七百八十一人淺船六十六艘領漕二萬四千八十石六斗　建昌所軍五百三十人淺船四十七艘領漕一萬六千一百九十石七斗三升　廣信所軍五百六十三人淺船五十一艘領漕一萬七千三百三十八石七斗　鉛山所軍五百四人淺船四十六艘領漕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七斗　饒州所軍八百七人淺船六十七艘領漕二萬四千三百七十四石七斗四升

湖廣總屬原有荆州左衛嘉靖間改顯陵衛舊有安陸正德改承天衛俱免運今九衛一所

武昌軍一千一百九十三人淺船一百一十六艘領漕三萬九千九百五十一石九斗五升武昌左軍一千一百二十三人淺船一百八艘領漕三萬七千一百五十二石六斗蘄州軍一千四百五人淺船一百二十七艘領漕四萬一千七百五十三石六斗黃州軍八百七十六人淺船八十五艘領漕二萬八千五百四十二石二斗四升荆州軍七百七十九人淺船

七十五艘領漕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三石五斗荆州右軍七百七十四人淺船七十四艘領漕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九石岳州軍五百七十六人淺船五十七艘領漕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石五斗七升襄陽軍七百三十六人淺船六十七艘領漕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六石六斗八升沔陽軍一千五十六人淺船九十七艘領漕二萬八千五百三十五石五升德安所軍四百一人淺船三十八艘領漕一萬二千九百五十八石九斗五升

山東總屬十七衛二所

臨清軍二千六百六十五人淺船二百六十五艘領漕八萬一千八百四十五石平山軍一千一百六人淺船一百一十艘領漕二萬三千九百六十六石東昌軍五百八人淺船五十艘領漕一萬五千六百一石濟寧軍二千三百一十六人淺船二百三十一艘領漕七萬一千一百二十八石三斗八合任城軍六百人淺船六十艘領漕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石東平所軍三百一十五人淺船三十一艘領漕九千六

百七十四石濮州所軍二百五十五人淺船二十五艘領漕七千八百三十石以上係本總原領徐州軍二千五百一十六人淺船二百四十九艘領漕七萬七千二百四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徐州左軍一千五人淺船一百一艘領漕三萬八百五十五石五斗一升歸德軍七百六十八人淺船七十七艘領漕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石一斗三升六合德州軍五百二人淺船四十二艘領漕二萬三千九百五石德州左軍五百一人淺船四十二艘領漕二萬三千八百

五十七石天津衛一百四十五人淺船一十二艘領
漕六千九百四十石天津左衛一百二十一人淺船一
十艘領漕五千七百六十一石天津右衛九十八人
淺船八艘領漕四千六百六十六石通州左衛一百
三十三人淺船一十一艘領漕六千三百三十三石
通州右衛九十九人淺船八艘領漕四千七百二十
四石定邊衛八十五人淺船七艘領漕四千四十九
石神武中衛八十人淺船七艘領漕三千八百一十
石以上係裁革遮洋併入本總數

遮洋總屬先年原領南直隸淮大等六衛北直隸德
州等九衛官軍俱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
內六萬石于天津倉二十四萬石于薊州倉各上
納其船雖係遮洋止涉海三十餘里即抵薊倉嘉靖
途不遠嘉靖四十五年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革
以北五隸德州等九衛并分江北淮大總下原管
徐州左歸德三衛共一十九衛所隸山東總其遮
洋總下淮安大河泗州三衛併入淮大總揚州高
郵二衛併入揚州總長淮衛併入中都總各歸原
俱兌運南糧至隆慶六年給事中宋良佐條議總
漕王宗沐題　准復開海運自淮出海行之數年
損溺數多乃罷今遮洋總猶存止屬淮安大河泗
洲高郵揚州長淮六衛通州鹽城二所倉典不載

各總糧額

南京總運糧五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一石六斗一
升六合

湖廣總運糧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三十四石二斗八
合

江西總運糧三十萬六百九十五石三斗八升八合

浙江總運糧六十六萬五千三百十一石三斗四升

中都總運糧六萬七千五百九十八石六斗三升三
合

江北總運糧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二
合

江南總運糧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三石七升

下江總運糧五萬四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六合

山東總運糧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一石二升

進洋總運糧二十四萬石

漕運職掌

宣德十年并正德六年題　准總督漕運及該巡撫都御史總兵官每年八月以裏俱該赴京會議下年糧運事宜若遇有災傷等項俱免赴京先期各將應議事件限六月以裏馳奏止總兵官赴京會議

弘治十二年題　准各衛所應運官員有奸懶托病不赴運者指揮降三級衛鎮撫千戶降二級所鎮撫百戶降一級仍發運

正德五年題　准把總官運糧三年以上果廉能幹濟依期完糧許各該衙門據實保薦准令於實職上陞一級

又題　准見運官員無故私自進回照軍船到遲水次降一級仍照運軍棄撇船糧調邊衛

又題　准運軍棄撇船糧者調邊衛充軍聽哨五年着伍

嘉靖二十七年題　准監兌主事兌糧完日會同巡按御史將各違限有司軍衛官員從公照例查參若四月以裏參劾不到或止參卑官塞責本部參治降罰

三十六年題　准見在運糧把總指揮等官遇有陞遷仍須督理候代將原管錢糧交割明白方許離任

三十八年題　准總督漕運都御史務要久任必漕務修舉節年糧運無欠方許遷轉

隆慶四年題　准糧船過淮逐程催儹但有脫壓幫次即將爲首官旗責治其黃河廣潤許越幫前進務要三月以裏盡數過洪入閘在閘河仍舊挨幫不得攙越完日將催儹過洪日期呈報漕司具奏違者參

究

又題　准每年正月漕運都御史出巡揚州經理瓜儀過閘糧船總兵官駐劄邳徐催督過淮幫船依期過洪入閘仍同專理漕務參政管押到京如有官旗故意延運查照先年細打事例着實舉行

五年題　准各處巡撫漕運河道等官於兌運事竣將兌完過淮過洪各日期并船糧細數　奏報巡撫不得過二月漕司不得過三月河道不得過四月如

有司糧米不完軍衛船隻不備以致過淮運悞者罪在巡撫若有司有糧軍衛無船并船已到淮不即驗放及不係河道變故壓幫停泊有悞過洪原限因而漂流寄囤者罪在漕司其糧船依限前進河渠淤淺疏築無法撈淺無人及閘座開閉失時致有停阻不得過洪抵灣罪在總理河道悉聽科道官糸究

又題　准各省糧儲道凡漕運一應徵兌補軍催督船料追併舊欠等項事宜責成專理如有司軍衛怠玩悞事開呈漕司糸奏兌糧完日各選委府佐二三

員分投管押糧船過淮過洪入閘方許回任三年俱能依期漕司奏薦超擢遇有陞遷等項事完方許離任不得改委悞事如一時員缺帶管官一體責成敢有推避延緩從實糸究

六年題　准漕司置立全單每年覈派某衛所某幫運官旗軍若干船隻若干應運糧若干赴某府州縣領兌糧數到日為始限幾日支領月糧空船駕赴水次開兌重船過閘過壩到淮計程若干再酌量守風阻淺祭竭岐斛等項日期逐一定限填入單內每幫分給一紙運官有司查照款目各於前件項下開註船糧有無違限日期并各該官吏姓名用有司監兌印鈐到淮之日齎單投坐委推官除驗有地方執照不計外查筭其處違限幾日或罪在有司或罪在軍衛明開单後呈送漕司照數責治情重者糸究奸旗違限各填单尾一併懲治仍編幫改限嚴責如期過洪入閘抵灣起糧完日单送巡倉御史查比獎薦糸治

又題　准運官依期過淮過洪完納巡倉御史據實

獎薦即行賞賚仍擬陞署職一級過淮洪後期完納依限者通候三年准陞署職一級若先犯降級不係侵欺掛欠許將所陞職級准復原降之數若見有漂欠并未掣通關者不得濫舉以後凡經薦舉運官兵部即行紀錄候陞遷之日破格優敘不過淮者候三年依期完納照例陞署職一級

又題　准各處監兌主事及巡按巡鹽上江各御史題糸水次軍船違限及催運御史等官題糸過淮過洪違限運官抄到之日姑從寬候七月後備行京通

等倉逐查原叅各官自今有無依期完納若先違限
後能早納者即於覆本內明白聲說免罪如有拖欠
併前照例問擬
又題　准淮安漕庫積貯船料贓罰等銀每年終漕
司會同巡按逐一秤盤備將出入項款分析造冊具
題中間公費不容已者明白登簿支銷如有別弊據
實叅究至於各省并上江下江船料銀兩巡按御史
每年照例查盤　奏報
萬曆元年題　准淮徐臨德天津五倉收糧部官各

印刊票帖候糧船一到各照地方如淮安至徐州等
該水程若干嚴定限期每幫給付一張齎至徐州收
糧官處查驗違者責治轉限催行不許拘留聽點徐
州臨清德州天津俱照此例糧運畢日將催過運船
并違限官員具揭呈部查考
二年題　准黃河一帶責成徐宿叅將沛縣以北德
州以南每年於山東都司僉書內選委一員自通州
抵河西務一帶責成通州叅將各督率官兵嚴加防
護如有疎失照地責成

四年題　准南京衛所掌印官照例更番領運每年
八月初旬南京兵部將各掌印應運官職名冊送漕
司塡單坐委永為定規
又題　准糧船過淮總兵御史叅政并沿河分司隨
便親歷催儹如運官於經過無干衙門停舟叅謁阻
歷幫船及奸猾官旗無故停泊延挨者一體叅治不
許濫委府州縣佐貳甲官需索騷擾致生事端違者
叅究
又題　准漕運十三把總各照本管幫船催督不許

貪緣別委違者本部及總督巡倉等衙門一體訪拿
叅革
七年題　准儹運御史催儹運畢駐劄通州稽察挿
和奸弊候各衛運官漕糧入倉方許具疏舉劾本部
查明分別具題以昭勸懲
八年題　准運官三年無欠總督衙門查依限完納
及無別項違礙方准題陞署職一級若三年內會經
罰俸及有別項違礙不許一槩濫陞
九年題　准浙江南京江北等總有一衛分兩三幫

者將本幫旗甲挨年輪流更番領兌不許攙越重復如把總衛官派撥不均旗甲避難就易坐贓重處

十五年題　准督糧叅政自本年爲始押運到灣照舊駐劄通州催儹糧運起糧完日免其進京即便查理空船編給限票徑由水路催儹回南敢有撇船迸回受載稽留致悞新運者聽其徑自拏究

又題　准漕務叅政如遇陞遷候新官交代方許離任以後載入　勑內永爲定制

又題　准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水次常例聽監兌

主事及巡按巡鹽巡江御史過江過淮常例聽總督漕運及儹運御史進京常例聽總督倉場及巡倉御史各就近察切體訪從重叅究不許徇情姑息

又題　准總兵督運進京每年賃僦民居不便議動漕庫收貯贓罰及支剩過江米銀買房一所永爲公署每年完事出京責令通州四衛每年輪撥軍人二名常川看守以後每三年於漕庫前項銀內動支一百兩隨時修理不許私自變賣

十七年題　准浙江蘇松徽寧各道自十八年爲始各將所屬船糧數目呈報應天巡撫查催嚴督度江并挑濬河渠事宜悉聽先期料理以免漕艘阻滯其浙直各府挑河脚米折銀仍聽漕司查考完欠的數分別奬戒每歲秋京口興工行漕儲道會同常鎮司道勘視挑濬如各道因循悞事者會疏叅究

又題　准自十八年兌運爲始備行蘇松撫按每遇開兌之期選委各府佐貳於隔別府分分投監視令其約束軍民公平交兌庶分理有人爭鬬自息永爲遵守

十八年題　准漕運都御史免赴京會議其應議事件於六月內徑行馳奏

二十年題　准凡有漕糧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自十月開倉以後即過行取陞遷罷閑等事必待糧完開幫方許離任

二十一年題　准漕運總兵官止督押船糧到通州催行領運各官將漕糧完納單日即便回南應議事件與總督衙門照舊會議停妥限六月內馳奏不必入京

二十三年題　准漕折銀兩聽巡漕御史一併催徵
與漕糧一同赴部完納以後年完一年不許分釐拖
欠如有司抗阻怠玩解官途路耽延悉聽題叅重究
二十五年題　准各省直督糧各道催船過淮即便
回任料理新運不許枉道回家如遇陞遷推補務要
面相交代方許離任如或躭延悞事聽總漕巡漕衙
門指名題叅

通漕類編卷之二

通漕類編卷之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芯穉茲甫較閱

漕運

徵兌運納

宣德十年題　准各處起運京倉米粟先將樣米送
部轉發各倉收候運糧至日比對相同方許收納
正統六年題　准兌運糧米若水次臨近領兌官員
收過州縣糧數開報本衛所用印出給通關如相離
窵遠開報附近衛所或府州縣用印出給俱付部糧

人員齎回該州縣依例收繳
天順六年題　准一州一縣止許與一衛交兌兌支
不盡方許兌與別衛分派水次不許將一州一縣分
作三四衛亦不許將一衛分作三四州縣及以遠派
近以近派遠
成化七年題　准山東都司北直隸衛所限三月初
一日完糧江北直隸鳳陽等處衛所限四月初一日
完糧南京江南直隸衛所限五月初一日完糧浙江
江西湖廣各衛所俱限六月初一日完糧違者總督

衙門巡倉御史分別參究罰俸降級若南京并江南直隸各衛所兌江浙二省糧米江北衛所兌江南各府糧米領運官違限查照二省并江南事例參治

十二年題　准京通二倉糧運至日各倉囤基俱聽囤放糧米若小脚歇家指稱公用索取囤基等項財物及別項求索情弊許被害人赴總督巡倉等衙門陳告審實於本倉門首枷號一箇月滿日徑送法司問擬軍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干礙內外官員

奏　請定奪

正德五年令漕運衙門以漕運水程日數列爲圖格給與各幫官收掌逐日將行止地方填註一格同原給幫票送部查考事完送漕運衙門查繳無故違悞運官住俸問罪

又題　准運官故違限期寄囤守凍把總至三千石指揮二千石千戶一千石百戶五百石以上每一次降一級若所寄不及數者俱止照常例發落旗甲不服催儹在途遷延者發邊衛充軍

嘉靖八年議　准淮徐等五倉收糧部官遇糧船到彼定與水程令齎到前路部官處照限查考

十二年議　准湖廣糧俱赴蘄州漢口城陵磯三處水次交兌後將城陵磯兌糧改併漢口近復題改漢口水次於金沙洲陳公套蘄州仍舊

十六年題　准江西吳城水次原兌糧改進賢水次交兌

又題　准各處糧斛務照原解樣米兩平交兌各監兌主事及直隸兼理御史以後兌糧必令曬揚乾潔不許徒議加增過淮之日漕司責令各總查將所屬

衛所兌過漕糧有無粗惡甘結接遞以專責成仍嚴行各該把總及運官稽查旗軍沿途不許侵費買摻糠粃抵灣起米聽本部委官查有米色粗惡者即將違犯官旗參呈總督衙門照單例參送法司從重問發仍盡法曬揚責令換補該總亦聽查究

三十四年題　准天薊一倉管糧官遇該總衛所領到總督等衙門限票至日即督官旗及官攢人等嚴限進倉曬揚收受十日內務要完出通關若十日後不完開具所由申部若係倉官勒索稽遲即便提問

計職從重擬罪若係運官短少米數及有別項情弊
即便指實參送究問
四十年題　准各處徵收勢豪大戶敢有不行運赴
官倉違軍私兌者比照不納秋糧事例問擬充軍如
掌印管糧官不即申達匿處縱容遲悞一百石以上
者提問罰俸一年二百石以上者提問降二級三百
石以上者比照罷軟事例罷黜
本年并隆慶三等年題　准漕糧兌運上納京倉改
兌上納通倉如改兌不敷仍撥兌運以足通倉三分

之一支運漂流俱撥通倉扣作額數若災傷改折京
通二倉各照數遞減
隆慶二年題　准照成化五年題　准永為法則字
樣鐵斛添鑄二十六張每總各領二張齎赴水次與
有司管糧官較准木斛開兌如有私造大斛大斗用
強多兌者許有司具呈監兌衙門依律拏問
又題　准京通倉收放糧米成造木斛三年一次漕
運衙門將真正木料照數分給幫船順帶到京送東
官廳交收遞應造年分呈總督衙門照依　欽降鐵

斛式樣成造較印停當發倉應用
三年題　准有司徵兌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限船
到五日各兌完開行監兌官務要於十月初旬親歷
各水次稽查船糧進速不許駐劄一處若奸頑糧長
故意延緩將本糧長枷同旗甲過洪入閘糧無漂流
方許放回若有漂流責與官旗均賠仍解漕司問罪
四年題　准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倉十二月終完
兌開幫如十二月終有司無糧軍衛無船督糧司道
及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并領運把總指揮千百戶各

罰俸半年過正月者各罰俸一年過二月者各降二
級布政司掌印官降一級三月終不過淮者督押司
道等官及領運把總以下各降一級四月終不過洪
者一體參究
又題　准昌密二鎮漕糧戶部委主事一員會同通
倉兩鎮郎中主事分投督率委官搬運禁革侵盜插
和通倉郎中仍將應得脚價付與分運主事親散車
戶船戶糧斛到倉限日收受各照京通二倉則例總
計尖耗兩平收納其額耗七升內除一升作耗餘米

六升作正支銷每次交納各要填給日期送部查考
收米進倉即各先給完呈令旗軍回南止留運官一
員候掣通關
六年題　准各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徵辦漕糧違限
不完捏報推諉聽漕司參奏照例降級住俸其住俸
日期不准實歷候補完三年實俸方許申明漕司起
送考滿朦朧庇護者參治干礙方面官特本參黜
又題　准各處漕糧除舟楫通行地便者照舊本色
赴水次倉廒聽兌其餘山谷深遠去處許糧戶齎銀

徑赴水次收買照例交兌
萬曆元年題　准官軍兌糧江北各府州縣限十二
月以裏過淮應天蘇松等府縣限正月以裏過淮湖
廣江西浙江限二月過淮山東河南限正月盡數開
幫如有違限聽儹運等官查照久近分別參究治罪
又題　准京通倉官攢經收糧米坐支不盡剩有千
石上下者盤併別廒交與見年代放即日起送若希
圖守支俸糧籌架延挨過一年者送問革職革役
二年題　准江北南京等衛所派兌江南糧米船到

水次止許一旗一綱隨運官赴倉領兌其餘軍士俱
在本船看守不許一人私自登岸敢有故違及沿途
一切違犯漕規聽糧儲兵備等官挐解漕運衙門徑
以軍法重治如糧里違悞插和誣賴抵飾亦聽從重
究罪有司故縱一體參究
六年題　准運薊密昌平各鎮邊糧改限五月初一
日完納
七年題　准收糧限期不論有無閏月定以十月開
倉

又題　准各處樣米俱要將本土所產米粟曬晹乾
圓潔淨每州縣各取四升用二袋裝盛印封付本幫
運官解送總督衙門驗發該倉比對收糧
一水次各州縣糧長自行交兌居民不許包攬違者
聽監兌挐問
一水次倉廒用楞木席板鋪墊不許用糠粃等物致
滋插和交兌時或有司故縱糧長攬和粗惡計毆官
軍運官容令旗軍勒索加增分外生事俱聽監兌官
挐問參究

一京通糧米俱令運官犖斛進倉報驗廒倉挂欠照數賠補治罪如守門員役需索擾害者許徑赴總督巡倉等衙門呈告拏問

一漕糧進倉敢有官攢把門歇家通同攔阻乘機盜竊及誆利分用朦朧交納者聽巡倉御史坐糧監收官拏問重治

一各倉收糧委官照例分別兌運改兌等項名色加耗一尖一平收受尖則不許淋滴踢斛平則止許刮鐵爲度不得多增斛面苦累官旗亦不得沽寬厚之

名少收斛面

本年因蘇松米色不類本部查叅蘇松監兌主事陳宣奉　聖旨陳宣奉勑監兌狥情容私姑照才力不及例降一級調外任今後漕糧收完之日着總督倉場官及巡倉御史通查各總有爛惡攙和等弊除運官照例追賠問罪外其監兌并督糧叅政有司官查各責任所在分別叅奏如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將總督漕運等官一併叅來究治其餘俱依擬行

九年覆　准河南糧解折收價銀前來小灘買米多被包攬插和議將小灘水次曬場開闢廣濶令河南糧戶多徵本色解赴該灘曬揚乾潔交兌如路遠不便管糧官押解糧長或在附近州縣或在小灘務買乾潔好米若仍前包攬插和聽監兌官拏問叅究

又覆　准各處監兌官務將所屬漕糧米色眼同各該州縣掌印官并運官看驗明白必要乾細潔淨不許黑秕濕浥取具有司結狀運官領狀備將緊要數目字樣用印鈐蓋各一樣四本一存監兌委官一送漕運衙門一送本部一送總督衙門案候收糧查驗

如米色爛惡不堪與領狀不同即係官旗插和照例重處若有司縱容勢豪糧長將爛米搪塞不肯從實結報聽御史監兌官從重叅究如各官不行叅奏本部與總督衙門查出指名叅治若地方災傷其應兌漕糧俱要乾潔好米方許入船不得藉口災傷賤買粗惡濕米混行交兌巡漕御史回至通州行京通糧廳查有原交米色粗惡不係運官插和者將掌印管糧官併行叅劾不得止叅運官而遺州縣及量叅佐貳而遺正官

十二年覆　准凡京通倉完糧違限三箇月名把總
以下罰俸半年五箇月者罰俸一年俱聽各倉完
糧違限者逓減一等止行各該衛所罰俸免其提問
違至次年二月終者俱問罪降二級若又掛欠數多
把總名下三千石或銀一千五百兩以上指揮及千
戶等官全幫領運者一千石銀五百兩以上千戶五
百石銀二百五十兩以上百戶鎮撫等官二百五十
石銀一百二十兩以上仍於違限上各逓降一級每
一倍加一等把總指揮千戶降至總旗百戶降至小

旗而止不及前數者照常發落有能當年完補者通
免降及如願下年領運至京補完許復原職仍以十
分爲率能完五分以上者准復職一級三年內盡數
補完亦准奏復原職其一應提問官旗各省及直隸
江南衛所行各巡按御史南京并江北衛分行漕運
衙門就近提問以便完結

十四年議得歸德衛淺船七十七隻始於成化年間
因徐泗二衛災疲缺軍暫撥代運原非正差彼時尚
有屯外餘地少資幫貼至嘉靖四十二年清丈地土
將前餘地悉歸有司運軍困苦勢難久累酌派於山
東總下臨清濟寧徐州徐州左德州德州左平山七
衛舊例減存運軍內分撥領駕該衛減去運軍名糧
照常支解淮庫聽備修船以補各衛出運旗軍應扣
辦料之數永爲遵守本部覆　准行

十五年覆　准自萬曆十五年爲始將原派浙東浙
西總下寧波處州衢州杭前杭右嚴州六衛所原運
淮揚二府兌改正糧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四石三升
軍船一百五十隻俱改回本省照數撥運其錦衣總

下廣洋龍江右豹韜左三衛原兌浙糧軍船照數改
運蘇州府吳江嘉定二縣漕糧淮大揚州二總下泗
州滁州興化三衛所原兌蘇糧軍船今改回本處淮
揚二府各照數領運其泗州等衛所原運蘇州糧米
每石有過江耗米六升折銀三分聽有司徵給錦衣
總下廣洋等三衛領用其廣洋等三衛原兌浙糧亦
有過江銀三分仍令該省照糧徵完隨同輕齎解淮
補給泗州滁州興化三衛所修船支用永爲遵守

十七年覆　准凡有災傷地方除撫按二臣俱全各

照舊報勘外如撫臣偶缺按臣即許代報如按臣偶
缺原有別差御史者撫臣一面具題一面移文司道
呈詳各御史先行督勘如無別差御史者撫臣即爲
代勘其有災傷重大議及漕糧改折者務在八月之
前到京聽部題行漕司遵派庶可無失九月填單之
期永爲遵守
又覆　准劄行臨德二倉主事將二倉預備米共收
足五十萬石餘者具數呈部移咨漕運衙門將湖廣
江浙遠省漕糧照數摘撥徐淮二倉上納就便派撥

單船徑臨德二倉支運以足漕糧四百萬石之數其
徐淮二倉亦候積至五十萬石以後輪流出陳庶免
腐浥永爲遵守
十九年題　准各省直有漕糧府州縣如有米色粗
惡逐一委官驗看分別軍衛有司罪狀明白的係有
司怠玩所致即將各府州縣正官及管糧官務悉數
怠玩踈虞之過從實參奏賢能有司亦要疏名薦舉
至於督糧各道亦查所屬米色美惡及弊端分數一
體舉劾

又題　准重運糧船到淮總漕衙門委官勘驗米色
如有插和官旗從重懲戒即將應給行月二糧扣留
在幫以備完納仍編號印記分別賞罰
二十年題　准督糧道并領運把總進糧進船俱以
闔省通計糧萬石以上船五十隻以上過限不完不
到者照隆慶四年新例一體參降不及前數而有司
運官違悞者司道把總參呈聽漕運衙門參降司道
把總姑從寬免若司道把總既不嚴催又不查參隱
蔽者仍照浙例參罰

又題　准各省直督糧道專管糧務毋過開倉兌
躬親稽查水次起運加意催儧如糧米拖欠及浥爛
不堪者總計合省至萬石以上者撫按等官據實題
參撫按曲蔽容隱部科核究
二十三年題　准京通二糧廳并各倉監兌官以後
如遇各衛逃欠掛欠就將本旗嚴限追併仍一面責
令運官先行設處完納回南行令該衛掌印官將各
該旗甲家產變賣補償不許朦朧更運其有脫逃者
嚴緝正罪如掌印官狥情寬假許訐告漕司從重參

究

又覆　准京通各倉監督等官如遇幫船抵灣即與起運進倉嚴督官攢人等速行曬揚收受完畢即出通關赴繳不許刁蹬留難仍計投文以至完納如無別故出一月之外不給通關者聽倉場衙門從重查究

二十四年題　准各該省直額辦漕糧果有重大災傷止許將被災地畝分數并應折糧石從實勘報如不論災害輕重徇情改折者聽巡漕御史查實叅究

又題　准各省直額辦漕糧如遇秋災議題改折務在七月具題以便坐派如題議後期及臨時題改者俱立案免覆

二十五年覆　准各倉監督官收受糧斛每石明加尖米四升二合俱用平斛收受

二十七年御史李光輝題稱軍船由瓜洲出閘涉百四十里長江之險今查原兌水次離泰州四十里亦有小河剝運可通合改于泰州出兌儧港河淺隘務令撈濬通利于領兌甚便

又題九江雖屬直隸而衛治則列在江西界中頻年撥兌寧國池州安慶三府屬南陵建德青陽銅陵望江等縣糧米百爾艱難合將新安衛船隻歲撥六十二隻派兌寧池等府九江衛原兌寧池等府船隻改兌江西各互換領兌俱覆　准行

二十八年巡漕佴祺題原定運糧一州一縣止許一衛交兌兌支不盡方許兌于別衛不許將一州一縣分作三四衛亦不許將一衛分作三四州縣及以遠派近以近派遠今不照例咸稱不便宜循故事從之

四十一年題覆漕糧輸納多出于巨室往往有勢豪之家糧不上倉逼軍私兌或挿和糠水旗軍吞聲而受或折乾隨便有司置若不聞官旗勢難與競遂中途鑿船漂沒累及合幫雖作弊在旗軍而本源由勢家如有勢豪大戶仍蹈前弊者許各掌印管糧等官據實申呈輕則徑自拏問重則題叅以憑從重究處依例議遣

輕齎耗脚

國初民運無脚耗等項至宣德間令民糧兌與軍運

成化間將徐淮臨德四倉支運亦改兌軍皆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尖收受故有尖米耗尖米除隨船給運外餘折銀謂之輕齎備運軍盤剝費用改兌無尖米以耗米二升折銀謂之折易輕齎費不足則於兌運輕齎內兊貼後通惠河成省脚價始立減扣法扣留者以備修理通惠河閘量減者寬民力

兌運加耗米一百七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五石九升八合

兩尖米三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六石五斗三升

輕齎銀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五十七兩零

過湖米九江府每石徵米七升饒州廣信建昌鉛山撫州五所兌本省糧者每石亦徵四升折銀一分二釐給軍作過湖脚耗及什物等用

改兌加耗米二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七石五斗浙江江西每石俱加耗米四斗二升應天蘇州松江鎮江廣德每石俱三斗二升鳳陽淮安揚州每石俱二斗七升

以上各加耗內各折米二升易銀一分名折易輕齎餘俱本色

徐州每石二斗二升山東河南每石一斗七升俱本色無折銀

凡改兌俱無尖米盤剝之費折易輕齎如不敷於本總屬下各衛所兌運輕齎銀內兊貼應用

成化十三年題　准每兌運一石該原兌耗米二斗五升改兌一石該原兌耗米一斗七升隨正數進倉以備曬揚其上倉鼠耗每石兌運七升改兌四升遮

洋船六升支運一尖一平若官軍人等將原兌好米沿途糶賣却糴陳腐濕碎及攙和沙土糠粃粗穀等項抵數者收糧官呈總督衙門將旗軍先送刑部指揮等官叅奏送問該部查照侵盜事例問擬仍換好米上納

一河南米在小灘交兌除一六輕齎外每石該水剝耗米三升折銀一分五釐隨糧給軍以資衛河盤剝山東東昌府屬觀城朝城莘縣冠縣在小灘交兌者亦再加耗米三升折銀給軍與河南同

正德十年并嘉靖十等年題　准兌運糧米江西湖廣浙江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六斗六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米七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三斗六升折銀一錢八分謂之三六輕齎江南直隸并江北廬州等府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五斗六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米六斗六升內除四斗隨船作耗餘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謂之二六輕齎江北直隸府州縣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四斗六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米五斗六升內除三斗隨船作耗餘

米二斗六升折銀一錢三分亦謂之二六輕齎山東河南兩省府州縣每正糧一石外加耗米三斗一升又加兩尖米一斗共米四斗一升內除二斗五升隨船作耗餘米一斗六升折銀八分謂之一六輕齎嘉靖七年通惠河成議減脚價除一六輕齎數少照舊外係二六者減徵米二升止徵二斗四升折銀一錢二分改爲二四輕齎係三六者減徵米二升止徵三斗四升折銀一錢七分改爲三四輕齎其減徵米二升後因有司徵解如故本部題　准折銀一分仍舊

徵收解淮盡數給發運官領解同扣省八項等銀二併送納太倉銀庫濟邊

一改兌糧米浙江江西每石俱加耗米四斗二升將四斗作耗二升折銀一分給軍應天蘇松鎮江廣德每石俱三斗二升將三斗作耗二升折銀一分給軍鳳陽淮安揚州每石俱二斗七升將二斗五升作耗二升折銀一分給軍徐州每石二斗二升山東河南俱一斗七升俱本色以上尖米輕齎俱無兌糧於本總各衛所兌運輕齎銀內包貼應用其山東河南運

赴天津倉亦照京通改兌例加納耗米四升

嘉靖十年題　准京通倉歇家包囤每石給銀八釐五毫小脚抗糧倒囤四釐雇人抱籌槓斛打捲銀七毫攤夫飯米每船銀一兩一錢買墊囤葦把每船銀二錢掀掃笆斗銀每船三錢輪年本折其本色給銀買納折色扣銀以備舖墊支用京通倉運官交糧紙劄每處銀二兩房水銀稍撫三兩千百戶各二兩旗甲每船京倉一兩二錢通倉一兩

又題　准扣省八項京糧車戶每石扣銀在三六二

分二共一分經紀每石扣銀五釐京通倉歇家包囤每石扣銀一釐五毫驪夫飯米每石扣銀一釐小脚抗糧倒囤每石扣銀一釐雇人抱籌撻斛打撥每石扣銀三毫買葦把墊囤每船扣銀一錢買補折罰席每船扣銀二錢

又題　准呈驗輕齎之後先將例該使用銀兩各運官查筭應用數目送京通二倉坐糧廳收貯置立印信文簿遇有支領在運官者運官領用在倉中者歇脚領用俱照定例各項數目不許仍前冒濫虛費官

銀其應扣銀兩俱解入太倉銀庫運官旗甲照依今定則例支使造將通緻查考

十一等年題　准輕齎銀兩每年類解漕司分為三七三分給本幫運官以備沿途支費如遇盤剝俱要呈明督押叅政或管理河閘倉鈔部屬及兵備等官查無他弊批與印信執照方許動支餘銀呈驗通州坐糧郎中查筭支扣若無前項執照即係虛冒不准支銷以侵欺問罪其七分銀兩選定廉幹解官秤驗明白各令入鞘類至十萬上下裝入標船撥塢兵三

十名星夜趲幫前進送通倉坐糧郎中督運管庫簽該幫船到驗給運官完糧其山東河南輕齎原不過

准責成臨清兵備呈請撫按差官起解

三十八年題　准通州郎中督理糧完將扣省脚價解送太倉銀庫除修理通惠河量動外餘接濟邊費其支剩羨餘一分解淮二分給軍每年終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三年滿日同部考覈復職

隆慶二年題　准二分羨餘運官新舊糧銀完納無欠查將本總本幫下餘銀內把總給銀二十兩指揮

十兩千戶六兩百戶四兩其餘儘數給軍

三年題　准京通倉斛架每石銀五釐每廒一萬二千石見在副使每員銀二兩攢典每名一兩五錢小甲每名一兩三錢軍斗每名五錢事故扣除米不足額各照數遞減俱解銀庫充作小修倉廒工食

一密雲漕糧赴隆慶等倉交納自通州水運至牛欄山每石水脚銀四分二釐五毫自牛欄山至隆慶倉每石銀四分

一江北三總南京浙江下江等總軍船徑赴水次領

兌每石應徵腳米六升折銀給軍爲修艌什物之用
江寧上元江浦六合句容五縣腳米六升萬曆元年
題議軍船徑赴水次領兌有司免雇民船通給運官
公同有司買辦修船物料等費鎮江衛廬州衛兌本
府糧各一分五毫隨糧給軍以資衛河盤剝
萬曆元年題　准瓜儀建閘通舟浙東浙西下江三
總軍船俱免盤壩每船扣省車盤銀二兩二錢內漕
司扣留五錢作洪夫工食其餘一兩七錢解部濟邊
二年題　准舊規河西務南北阻淺起剝腳價每糧

一百石桃花淺至灣二兩二錢楊村至灣一兩九錢
蔡村至灣一兩六錢蒙村至灣一兩五錢二分五釐
河西務至灣一兩三錢王家擺渡至灣一兩除輕齎
一六數少不加外其二四三四每兩加銀二錢每錢
加銀二分里二泗至壩六錢五分啞叭莊至壩五錢
五分郝家務至壩四錢五分中心樓至壩二錢五分
俱照舊不加若運船直達石土二壩免剝
四年題　准各處輕齎有司官每年先期徵完隨糧
解赴漕司進遞悞事照依漕糧違限事例分別降罰

七年題　准京通二坐糧廳支給輕齎銀兩總督衙
門給印信查收查給文簿各一扇逐項登註糧完繳
查
又題　准以後每年支剩輕齎等銀照例盡數解太
倉銀庫取庫收呈驗其一應盤剝完糧扣省等銀應
扣應給候運完之日京通二糧廳各將原領查收查
給文簿呈送總督衙門比對必與例相合方准註銷
仍查照舊規年終造冊通呈本部稽查銷筭其羨餘
二分給軍一分修船銀兩通糧廳每年運完具呈本

部照例選差部屬官解淮給散
又題　准每年將輕齎銀湊留一萬兩貯通庫備各
役借支置袋艌船等費即於當年腳價內扣完仍貯
庫
又議覆完糧輕齎沿途盤剝止給二分以八分解貯
通庫聽候完糧給軍羨餘通候到灣起糧無欠先將
一分唱名給散以資回南如軍已先回扣貯通庫候
次年查明果係本軍呈詳本部及總督衙門方許查
給敢有冒領以侵欺問擬其所帶磚瓶合用盤剝并

上京車脚照舊查給奏　聖旨近來漕河無虞起剝
諸費雖覺稍省然不可遽以為常且運軍罷困亦當
寛恤這輕齎銀兩還照議單分為三七以三分給本
幫備沿途空賍等費其羨餘先給回南旗軍一分餘
候完糧通關之日查無掛欠亦便與運官領回分給
不必扣貯其餘依擬欽此
又題　准通惠河經紀脚價自石壩至大通橋每糧
一石銀一分八釐六閘水脚自石壩至橋每石共銀
九釐

又題　准包攬起剝掯勒加增脚價者聽巡倉御史
及通州坐糧郎中訪拏究治
八年覆　准通糧郎中將各運輕齎銀兩每總置一
天匣交納止驗成色分兩封釘入匣應給完糧眼同
開匣給與原銀應扣解者照數扣解應給賞者照數
分給
又覆　准運官應給盤纏除新舊糧完不犯贓私叅
論及違遲等項全給外其餘但經以贓私不法叅論
者盤纏盡行停給完糧違限三月以上而過淮先期

依期與完糧不違期限而過淮後期及淮北領兌例
不過淮而完糧違限三月以上者止給一半過淮後
期完糧違限三月以上者給與三分之一完糧違限
五月以上者不論過淮先期運官盤纏盡行停給運
軍應得羨餘姑准給與停扣銀兩俱類解太倉内過
淮入倉違限者仍照例分別罰俸不得因已經領賞
議減
又覆　准錦衣旗手上江下江四總照嘉靖二十六
等年事例於領兌江浙三四耗米輕齎銀兩每石量

加一分以為過壩旱脚并幫修什物之用每年漕司
查明造冊送部查考
九年題　准於萸靖倉内改撥邊糧二萬石今實撥
萸靖倉一十三萬石自通州水運至沙子營每石經
紀銀三分七釐五毫自沙子營陸運至萸靖倉每石
給車戶銀四分水盛自沙子營徑達安濟橋每石經
紀銀二分二釐五毫自安濟橋短盤進倉每石給車
戶銀六釐十四年呈允加增二釐扣省銀九釐五毫
解送太倉

一日平舊額糧自通州水運至牛欄山每石銀四分
一釐五毫自牛欄山陸運至黃花倉每石脚價銀一
錢二分五釐至渤海倉每石脚價銀八分至廣濟倉
每石脚價銀三分八釐自通州水運至沙子營每石
三分七釐五毫自沙子營陸運至居庸倉每石脚價
銀五分至延慶倉每石脚價銀九分至白羊倉每石
脚價銀九分以上陸運脚價俱係本鎮餉銀內給發
十二年覆　准京糧車戶脚價自大通橋至東倉每
石銀一分六釐西倉每石銀二分三釐通糧車戶自

土壩至西倉西門南倉北門銀一分三釐西倉南北
二門南倉東門銀一分二釐中倉三門銀一分
又題　准凡衛所官完糧後備造支銷數目呈報稽
考若有造報不明及侵欺等弊查照律例從重問擬
把總失於覺察叅問治罪
十三年覆　准給軍羨餘浙東浙西湖廣江西四總
每船增銀一兩給銀四兩江南上江下江錦衣旗手
江北淮大揚州并中都七總每船增銀五錢給銀二
兩山東遮洋二總每船照舊給銀一兩

又覆　准通倉車戶歇家小脚京通糧車船戶水脚
閘運抗夫經紀原在通州及相去伊邇者應得脚價
俱令各役赴通庫親領其京倉邊鎮河西務等處并
運官房水紙劄磚瓶墊囤等銀仍令運官照舊赴庫
支領隨糧解給永為遵守
十五年覆　准糧船至河西務上下照舊行河西務
鈔關主事通糧廳郎中遇淺阻即便測度水勢撥剝
不必拘泥扣省舊例
又覆　准河西務等處剝船剝價除山東河南江北

一六輕齎數少不加外其江浙湖廣南京二四三四
輕齎照依萬曆二年題　准事例每兩加銀二錢每
錢加銀二分如桃花淺至灣每百石原議二兩二錢
今給二兩六錢四分餘照地里遠近加給以上脚價
俱算至張家灣止自灣抵壩止給銀五錢五分不得
與外河船戶自里二泗起剝者同六錢五分之例緣
里二泗至灣脚價已在前數之內不得重給故減銀
一錢
又覆　准糧船淺阻在衛河者呈請督撫叅政或沿

途管理倉鈔部屬及兵備等官查勘真實取有印信
執照准於隨幫三分輕齎銀內動支起剝其天津以
北自桃花淺至王家擺渡等處俱呈清鈔關主事自
里二泗至兩壩俱呈請通糧郎中若衛河一帶查無
執照白河一帶不行呈請俱不准支銷每船存米多
者百餘石少者數十石務令與剝船一齊抵壩如有
仍前逗遛不進倉漕御史會同坐糧郎中即便從重
究治
又題 准臨清等二十九衛所自萬曆十六年新運

為始行臨清兵備道每年准於山東河南二省輕齎
銀內照薊州事例先宅一分付運官隨幫備剝其通
州鹽城二所准於遮洋總下高郵衛銀內借給候於
二所宅貼銀內補還至於南北宅貼脚價每年仍附
輕齎標解永為遵守
十六年題 准河西務剝船除抵船價銀照舊三七
扣還外通候十年限滿總計節扣不足准於輕齎銀
內動支奏補不必復於各役名下追陪仍劄通糧郎
中自本年新運為始河西務剝船抵壩每百石照例

給抗糧落崖銀三錢五分
二十年覆 准河西務船戶苦累每船每年於解淮
扣省銀內給修艌銀二兩免其追賠其南糧每兩加
增銀二錢仍扣在官
二十一年該巡倉御史張應揚條議輕齎銀兩三七
分解原備運船沿途盤剝支費因運官毫芒未動反
有守候陪累之苦議令標船一總解送至萬曆二十
二年又該通糧郎中于仕廉條議每米一石給銀一
分付運官親齎以備沿途緩急呈請支用餘剩查明

交還通庫類解太倉
二十二年題 准解淮一分羨餘銀兩差官往返不
便每年將銀數咨行總漕衙門於次年輕齎銀內照
數扣除前差停止
又覆 准通倉糧米俱用剝船由城河運至各門起
運進倉交納
二十五年覆 准居庸延慶白羊三倉漕糧俱水運
至湯山方許陸運進倉
倉廒板席

嘉靖十年題　准薊州天津昌平密雲四倉蓆㮯與
京通倉例同
十一年題　准山東等總應納斜蓆浙江等總應納
方蓆俱照題　准式様斜蓆長六尺四寸濶三尺六
寸方蓆長濶俱四尺八寸務合式方許兌交如有司
折納官旗尅減價銀及所在權豪强逼收買將不堪
蓆運納悉聽漕運衙門查驗叅究
又題　准京通二倉坐糧郎中各照式成造木格官
旗呈蓆比量登様方許收受如不合式將人蓆呈送

總督究治
十二年題　准蓆木則例每蓆一領折銀一分每兌
運米二千石該納楞木一根松板九片俱本色每改
兌米二石該蓆一領本色五分隨糧進倉交納折色
五分交納太倉銀庫以備修倉支用俱隨糧收受出
給通關
萬曆元年題　准鋪厫一座全用新板給工食銀三
兩新舊兼用給銀二兩於籌架銀內支給
三年題　准京通坐糧郎中每年將應該大修厫座

開送工部修倉主事先期查估舊料不堪即行更換
場料不堪即行另買務要木植壯大築基堅厚照依
様厫規制與新建造不許因陋就簡以圖速完仍聽
提督官不時閱視稽考如有别弊公同巡倉御史查
叅究治
七年覆　准總督倉場衙門題議隨糧板木全解本
色蓆片照昌平例三分本色七分折色其蓆折銀另
項收貯不必混入輕齎銀內以便查筭
一京倉蓆板楞木隨船帶至大通橋蓆令車戶帶運

以備陰雨
八年覆　准隨糧板木令各運官就於水次收買合
式松板每片長六尺五分闊一尺三寸五分厚五寸
五分楞木每根長一丈四尺九寸圍二尺五分呈監
兌官驗果如式印鈐發運先將驗過板木尺寸厚
薄造冊二本釘封預送本部并總督衙門發倉查果
相同方准收納
九年該總督倉場侍郎劉思問題稱厫座楞木日久
朽爛議用磚鋪本部覆奉　欽依在工部大修就於

經費銀內在本部小修即於籌架銀內各動支續議
每磚一箇價銀一分六釐窯戶領銀燒造
一京通二倉估修廒座每年所費料數多寡不等動
支太倉籌架銀兩修完造冊報部
十年漕運尚書淩雲翼題稱各衛所運船隨糧板木
自來有司折價兌與運官隨宜收買不爲負累近奏
例定以式樣買辦艱難官旗賠累要令有司預買聽
監兌驗烙交與官旗帶運本部議覆若令有司自買
又恐苦累小民仍令運官照舊買納至大通橋推運

進倉每木一根板一片各折米一石通倉郎中於輕
齎銀內各給脚價銀一分六釐
十二年漕運都御史李世達題稱各處板木貴賤不
同如江西湖廣係出產之地上江係聚集之區原議
楞木一根價銀四錢松板一片價銀二錢五分俱足
買辦相應照舊其浙直南京衛所運浙直司府糧米
者非產木處所其價甚高要將木價四錢再令有司
加銀一錢共銀五錢板價二錢五分加銀一錢五分
共銀四錢本部覆　准依議加增仍令運官自買永

爲遵守
十五年工部咨稱舊規每年大修廒京倉二十六座
閏月加三座通倉十五座遇閏不加近因　陵工浩
大要量行減修本部覆議京倉實在廒共一千四百
五十四座大約四十年方得周遍難以議減仍照舊
修建
二十二年覆　准各省折席并改兌耗米折銀俱併
入標船總解不得復給運官
四十年總漕陳薦題稱各省直輕齎銀除山東河南

不過淮及扣收淮庫支用外餘銀三十四萬八千餘
兩解交淮庫類解通倉不便應令各省直類齊給各
把總領解通倉而通廳照額扣一分徑給把總帶回
交入淮庫以備各衛修船在淮可絕那借在通倉可
省文移從之

漕運船隻

正德十四年題　准運船料價以十分爲率軍辦三
分民辦七分
嘉靖三年題　准輕齎羨餘銀差官解淮安府聽漕

司將漂流船隻次第補造查有缺船衛所先將本衛
補足方通融於本總定日給領
十四年題　准將上運船隻原定行糧三十三石其
有損壞就將行糧存省各船旗軍俱令在衛查照漕
規辦料俱解赴漕運衙門聽作小修工費
二十四年題　准軍三民七料價軍衛有司依期徵
扣八月以裏給發買料興工若船料不完該廠官即
呈布政司一面將庫貯堪動銀兩照數支給一面嚴
行欠料軍衛府縣追補若延至九月終不完者罰俸

半年十月終不完者罰俸一年應造船隻限十月終
駕赴水次候兌如十月以裏造船不完底船不到廠
者管廠并押底船各委官罰俸半年十一月終不完
不到各罰俸一年十二月終不完不到各降二級
三十八年題　准清江造船主事每季備造文冊要
見每處各原額銀若干已未解若干該年見造船隻
并修補用過物料該銀若干及先年官商借用若干
追過若干每季終呈報工部并漕運衙門查考
三十九年題　准各總原額淺船一萬二千一百餘
隻分剳各廠管造完日將委官匠作人等姓名打造
年月刻鑿船尾漕運衙門驗明印烙給軍領駕湖廣
等廠隨幫過淮一體查驗印烙或有板薄釘稀造不
如式侵費料價底板船不能完者坐贓從重問擬干
礙提調官一體參究
四十年題　准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司
府衛所掌印官每年於放糧之期務將減存運軍應
扣料價按月扣貯限七月以裏即差該衛所當年催
料運官逐項封記解赴漕司驗發漕庫收貯聽漕司
給付造船旗軍支領按季塡報循環稽考

隆慶元年六年題　准上江總屬建陽等四衛淺船
俱存安慶廠打造聽新設副使提調九江衛淺船仍
在本處打造聽九江道提調下江總屬鎮江等六衛
所淺船俱仍舊蘇州廠打造聽糧儲叅政提調各選
委廉明府佐管理年終更換原設把總千百戶等官
盡行革去
隆慶元年題　准各造船廠責成糧儲道會同工部
抽分主事照例隔年督催料銀辦料興工如稽遲目

欽[illegible]解參聽本官參究革問

五年題　准江西浙江湖廣江南各巡撫每年八月分委官赴淮後催空船

又題　准漕務參政督押重運到灣起糧完日嚴令各把總先將本總空船押過天津然後入京完糧候空船盡南參政就便回任

六年題　准各衛所應造淺船工料俱完止因底板不到停待未造者查將漕庫見貯軍料銀內每分借給二兩提取旗軍發廠成造所借銀兩即扣本軍贈

船月糧限以二年補足

萬曆三年題　准遮洋海船每年專派德州上下外河領兌回空船隻寄泊臨清故廠年久損壞該道兵備官計料修理查照原限十五年一次改造若官旗故意遲延有妨河運聽漕司徑以軍法處治把總運官參提問革

五年題　准各運糧完選委運官管押空船定與期限令赴該省糧儲道投驗遲違一月者照依故違欽限事例擬罪一月以上者罪外罰俸三箇月管押

船除漂燬等項驗有沿途印信執照外若有通同盜賣等弊照問刑條例追贓重擬通糧廳將押空官員姓名呈部先咨各該巡撫查考

六年題　准各衛淺船什物凡初造之年總給銀二十三兩六錢五分照數買辦以後九年陸續給銀二十兩九錢七分奏買俟十年改造將原置物件分別計筭准銀九兩六錢貼送該廠找給銀一十四兩五分從新置辦仍刻記物件銀兩數目若旗軍損失責令賠補盜賣依律問擬

七年題　准漕司及各該巡撫等官備查各總下漕船若干原缺若干補造若干見少若干嚴督各糧儲道催行該廠補造足額一應公費將見在軍民料價及追完節年拖欠銀兩應用不許仍前雇覓民船及將損壞者湊數派搭本幫以致船重難行每年終備將各總船隻數目造冊送部轉咨總督衙門收候糧船至日照冊查對如不足額及有雇覓民船者將該廠督工官并糧儲等官照例參奏

八年覆　准錦衣旗手上江下江四總淺船軍料旗

造一百三十一隻照舊支江浙三四經齋銀四千六百六兩七錢廠造七十六隻照舊支南京戶兵二部鹽引柴薪銀二千七百四十八兩每年漕司造冊送查

九年覆　准各總減存淺船見運官開单交付掌印委官督軍看守彼此取結每年新運過淮冊報漕司如有損失委官鈌十隻者照例降一級掌印官鈌至十隻以上者問罪降一級每十隻加一等降至三級而止船軍照例問罪追賠

又覆　准浙江漕船改用堅厚楠木可用十年每隻除舊價八十四兩五錢底船作銀二十四兩止外加銀一十八兩五錢共銀一百二十七兩如法成造刻記官匠姓名必限十年方許另造合用料價查照彼中事例派徵

又覆　准山東河南歲有額定折色一十四萬石將應兌前米山東總屬淺船每年減造三十二隻所省料價底船改與江北等總作補造正額湖廣每年額折糧三萬七千餘石淺船如例減造

十五年題　准每年回空糧船漕儲道查照各船卸糧先後挨次編定號數明註单上使所過官司按號稽查如後船已過前船不到即沿河挨拏私貨入官押空官照例參降

十九年覆　准浙省運船改限九年一造

二十一年題　准押空官務要隨船尾押候船隻到廠報修方許赴督糧道投单總押官鈌船五隻以上降一級十隻以上降二級分押官各照所押船隻如至五隻十隻以上者一體參降把總官鈌船至二十隻以上者罰俸五箇月若赴水次遲限至四十隻以上及延至正月終船隻不齊者降一級

二十三年題　准江北永改折色漕糧四萬三千二百七十石三斗一升原派中都淮大二總各衛每年額造運船一十三隻四分俱免打造以後如有永折悉照今例一體減造

又題　准遮洋海船照依山東總下淺船規式改造每船減去運軍三名止用見軍十名領兌二名行月糧銀給領把總官水次短顧水手駕運月後萬一海運

不妨刱議
二十七年御史李光輝題稱南京各衛所漕船自改隸南京工部分司諸色煩費不下三四十金宜盡送淮安清江分司照舊如式成造其不應造者停泊儀真新運单到運官即責各旗在彼修船赴兌庶船隻得以早完旗軍不至賠累該郎中王在晉覆議呈堂題　准自二十八年爲始盡送清江廠如式成造
三十六年題覆漕船急需在木料而楠木產於川蜀來自商販遠涉波濤而能如期赴廠者惟關津之無

阻耳近年稅使四出自川湖以至南京在在榷征則在在停留兼之爪牙市儈橫肆科索䟫延逾時故商木動經二三年不得抵淮有由然也竊惟漕木之稅筭　國課不當錙銖之入而誤及漕事於　國計實受什伯之害權度輕重何容計小利而忘大害也相應如議除荆州蕪湖南京三處并九江渡簰船料原係額課不得議蠲外其餘各處新增稅課乞　賜蠲豁漕木到時但驗有批文即日放行仍嚴諭牙儈不得掯索稽留庶商困可紓而漕木輳集矣

四十年題　准回空船隻令薊州等八道督率將領等官畫地催行總兵漕儲道督催尾押備開出境入境船隻報新差御史違悞者參處提究

剝船

三年題　准查得舊卷成化丙申平江伯疏濬裏河之後漕舟直達大通橋後因權豪欲專起剝之利遂廢抵橋嘉靖初年俱至通州二壩無起剝脚價之費後因三四月間水淺權宜置外河剝船一百五十隻及五六月水漲仍至通州嘉靖戊子設工部郎中一

員淺夫六百名專剝濬河以求必達二壩隆慶四年該總督侍郎陳紹儒等題要照舊例令淺剝二船俱抵二壩本部覆奉　欽依通行欽遵訖續該侍郎萬恭題稱糧船到灣仍於李二泗起剝赴倉免其頂壩擠塞本部查議糧船擠塞不在抵壩而在大通橋之阻滯橋運若速自可流行以後淺剝二船照嘉靖初年俱抵二壩著爲例
七年題　准剝船十年一造通惠河自新壩至慶豐五閘每閘船六十六隻共船三百三十隻每隻價銀

五十五兩新增篷蓬八扇借支淮庫銀打造抵價就於各役脚價內陸續扣還　河西務船八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外河剝船二百隻每隻價銀五十三兩一錢零二項俱動支淮揚二鈔關稅銀打造抵價俱於各役脚價內陸續扣還河西務船屬鈔關外河船屬通糧廳如遇糧船淺阻即與隨地起剝如水勢稍可通行糧船直抵二壩不許剝遇淺就令撑夫抗負抵壩落崖每百石於輕齎銀內給脚價銀二錢五分通倉郎中不時看驗水勢淺深不得執爲定例

一密雲原船四百隻萬曆十二年議減一百隻該船三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動支密雲鎮造船銀於通州草廠打造抵價銀六年扣還萬曆十五年議定自十九年起至二十三年止每年造船六十隻借銀二千一百兩其銀當年借給次年扣還以後逐年倣此更造

一昌平船二百八十八隻萬曆十二年議減三十二隻該船二百五十六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動支通州草廠子粒銀於草廠打造抵價六年扣還十六年定議一照密鎮例行

十五年覆　准將石壩外河船戶軍餘七名幷舊役十三名共二十人將該壩見在剝船一百四十隻分爲二十號令每名分領七隻聽候剝運通糧郎中精選沿河殷實居民充役巡倉御史照例給票永爲遵守以後不許加增以滋冒濫

十八年題　准密鎮原減淮造剝船一百隻仍行漕運衙門委官打造抵價銀兩聽通糧廳郎中於各經紀脚銀內逐年扣解淮庫

四十一年覆　准漕船起剝每至雇覓民船應行通糧廳及河西務鈔關督率各該有司將船戶逐名查審補其缺額修其破壞至于石土二壩額設剝船二百隻又續添幫船七十隻仍應酌量添造以免催覓及閘河見在排造船隻嚴查板木務要堅厚勒限催督完造

漂流掛欠

天順八年題　准旗軍漂流船糧在大江漂流者爲大患河道漂流者爲小患許即時赴所在督押司

道陳告當日委官親勘船糧有無俱盡漂沒或漂失糧米而船隻尚存或雖損失而撈救乾濕米若干逐一查勘的實出給執照仍申呈漕運衙門運客切訪勘的實會同具奏聽本部議覆處補

弘治二年題　准漂流奏到之日先將運到糧米照例上納京倉者減除通倉上納如漂流十石減除一百石每石省下脚米一斗以補漂流之數除正糧照例加耗所省脚米止刮鐵兩平收受若通倉缺厫仍赴京倉上納如漂流一百二十石免曬一千石亦兩

平收受每石免曬折米五升并耗米七升共一斗二升以補漂流之數前項免曬及通倉所收省下脚米俱不挨陳先放若減除免曬處補不敷將該幫官旗應給羨餘銀兩扣除該幫不足將該衛該總扣除務要補足原數每石給銀七錢責令買米上納不許妄議米色不類希圖折價有虧額數

嘉靖三十九年題　准羨餘銀兩應該處補漂流者扣寄通庫務要當年補完若拖延至次年者即查解太倉銀庫自查解後雖有應補漂欠俱不准處給

四十四年題　准小患漂流止以二百石爲率該總勘結呈報准行處補若出二百石外仍照大患漂流事例具奏勘明方與准處

又題　准船糧到灣查無起欠漂欠即將羨餘銀兩先給一分以便回南其餘驗明貯庫候完掣通關照前給領如有起欠掛欠悉行貯庫不得一槩混給

隆慶二年題　准輕齎銀兩驗後總計其總下其衛某幫大患漂流若干免曬減除等項補過若干小患漂流若干本船脚費等項應補若干其各不敷小患

先儘本幫次及本衛大患先儘本幫本衛次及本總如數足於本幫同衛別幫者照常給軍數足於本衛同總別衛者照常給軍如遇非常大患扣及槩總均派各衛所數足亦照常給軍

三年題　准每年各撫按官及漕運衙門遇有戶部題參運官漂流掛欠糧銀文移至日責成糧儲道嚴督見運把總官旗設法處補完足與新運前來上納如故違不行設法追處糧儲把總等官聽戶部及各撫按漕司參究

四年題　准掛欠漕糧除奏到漂流外運官千石以上旗甲百石以上即參送法司監追移文漕司另行僉補不及數者嚴限比併完有次第押發漕司追處其逃回者運官四百石以上旗甲五十石以上俱屬情罪深重提解來京送法司查照侵欺并棄撇船糧事例問擬監追

六年題　准把總等官原運糧二萬石漂去一千石以上或二千石漂去一百石以上降一級如原運糧一萬石漂去一千石以上或一千石漂去一百石以

上降二級俱在祖職上實降不得復職若能自補完不費別軍處補者免罪

又題　准完糧運官本衛雖有舊欠不係經手准給通關若能代補舊欠一千石以上一體旌賞新運官帶解完補舊欠糧銀巡撫坐名報部其不即完納及掛欠者除照例追問外仍質留新運通關

萬曆元年題　准凡遇奏到漂流糧船照例減除免攤處補不敷方許動支給軍羨餘仍候本部轉行巡按御史嚴加查勘若有假捏情弊即行原籍變產追完前銀照侵欺事例擬罪若未經奏到雖有印信執照不許混支其臨倉掛欠明係侵欺與漂欠不同不得妄援前例　一欵內原無漂流掛欠者即將應給羨餘照例唱名給散若漂流數少扣補完足儘其所剩給軍後到凍阻者總無掛欠不准支給

三年題　准各總下積欠糧銀運官漕司撫按轉行各糧儲道查果故絕無從追併者准與奏豁如有子孫已經襲替照例責限三年完報者過限全不完者仍從降例終身不准復職子孫亦止於降級上承襲

原欠糧銀免追其見在各官已經問降者立限嚴追未經提問者查照原參提問追併年終完不及數糧儲等官從實參究若不行查參聽本部該科糾舉

又題　准各把總官務將新運糧銀年完一年任內如分毫顆粒掛欠縱遇陞遷不許離任敢有朦朧赴任者革任監追遠年舊欠悉免查比其原給未完文簿遵照舊例填註完欠赴部倒換稽查中間有能完及分數者移咨漕司照例獎賞

又題　准官旗納剩餘米除舊欠扣留外其餘悉令

照問如官攢甲斗人等留難詐騙及棍徒攬買揹債
者總各該管官員參究
五年題　准河西務官劄船起剝漕糧遇有漂失責
令船戶照數均賠如係民船將本船應得脚價盡數
追給旗軍買補若果入船漂沒無踪勘實具部覆勘
方准動支該幫羨餘買補
一運船小有損失打撈濕米運官即分派各船食用
抵換原帶食米上倉
六年題　准如遇漂流在楊子江者先赴催儹把總

處具告一面赴督押司道官處告委有司相去一百
里者限二日一百里外者限四日勘實呈漕司即與
具奏除豁如有違限扶揑等弊即將勘官參問官旗
分別揑報漂欠虛數多寡問擬重罪其河道漂流者
責令本幫補納不敷量動槩幫潤米攤補不得一槩
奏豁
十二年覆　准凡漕運官軍敢有水次折乾及中途
糶賣以致抵壩起欠臨倉掛欠者即係侵欺除正犯
查照律例問遣外其餘官旗仍各總計名下欠數總

小旗欠一百石問發邊衛百戶鎮撫欠二百五十石
千戶欠五百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欠一
千石把總官欠三千石俱問降一級發原衛所帶俸
差操有能臨期設法買補完足止坐折乾糶賣正犯
各官旗免罪其雖不係侵盜俱有虧折俱照前例擬
斷若總欠數多及粗惡不堪至三萬石以上總督總
兵等官另行奏　請定奪
一漕運糧米漂流萬石以上漕運都御史總兵官聽
科道官糾劾該部具奏定奪三千石以上提問把總

官不及數者止提問本管官旗各巡撫亦有漕運之
責係本境漂失數多者照漕司事例一體參究出境
不必槩及
一漕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如有漂流數多把總
三千石指揮及千戶等官全幫領運者一千石千戶
五百石百戶鎮撫二百五十石俱問罪於見在職級
上降一級有能自備銀兩不費別軍羨餘當年處補
完足者免其問降若願隨下年糧運補完及二年內
盡數補完者亦准復原職

六年又題　准漕運官軍如有水火折乾沿途耗費
自度糧米短少故將船放失漂流及雖係漂流損失
不多乘機侵匿捏作全數賄囑有司官吏扶同奏勘
者前後幫船及地方居民有能覺察告首督運官司
查實給賞輕齎銀十兩官軍不分贓數多少俱照例
發邊衛永遠充軍有司官吏從重問擬仍行原衛所
將失事之人家產變賣抵償不得輕扣別軍月糧以
長奸惡前後幫船知而不舉一體連坐仍將正犯所
欠錢糧責令幫賠十分之三

一運官稍納漂流掛欠監督官俱要驗係乾潔新米
方許收受若有陳米卽根究賣米之家拏至總督衙
門將本犯就於本倉門首枷號一箇月滿日參送法
司從重問罪運官責令易買新米交納另行查參重
治
十三年暴雨漂損糧船該戶科都給事中田疇題本
部覆議除石土二壩原舊號房外再於石壩量買民
地增建號房二十七間土壩十五間淺剝船抵壩隨
卽搬入號房不許停壓船中過夜以致驟雨漂沒之
患
十四年留守左等衛於瓜洲大江漂失正糧七千餘
石本部覆　准借淮庫草脚銀兩速令買米趕幫前
進完納所借官銀將各官軍應得俸月糧銀多者限
三年少者限一年扣還淮庫
十五年石壩一帶漂流船三十二隻實失正米八千
一百七十二石零本部議照議單減除免贓事例處
補把總指揮各於見職上降一級奉　聖旨糧船已
經抵壩驟遇水衝與在途漂流踈玩作弊的當有分

別孫逢吉等姑免降職着各降俸一級欽此
十六年覆　准自十六年爲始凡官旗納剩餘米如
本名有舊欠數多而餘米少者盡數扣留於下年再
扣餘米多而欠數少者扣完卽止其餘悉令照出本
衛有欠毋十石扣留三石亦扣完卽止
二十年題　准漂糧運官會勘的實照例降級不得
援萬曆十五年把總孫逢吉等降俸事例代奏乞恩
二十三年覆　准如過江洋大患漂流入船淹沒地
方有司及該道親詣勘實具呈漕司照例奏繳總運

各官不能自備處補照例查降職級其河道亦患損失除撈獲濕米准令分派各船抵換食米外不足米石盡令失事旗甲變產陪補不敷次及運官冊次及把總不許擅扣軍糧如係假捏許本幫各幫軍人及地方居民從實首舉照例給賞官軍問遣把總革任

通漕類編卷之三

通漕類編卷之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蕊稡彙甫較閱

漕運

官軍糧鈔

永樂十三年題　准官軍行糧浙江江西湖廣江南直隸各總衛所俱於本處倉關支南京各衛於兌糧水次州縣應解南京倉糧內扣筭關支俱米三石江北總所屬并安慶衛於本處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鳳陽等八衛所并直隸廬州六安滁州泗州壽州儀真揚州高郵淮安大河武平宿州潁川共二十一衛所俱於淮安常盈倉支米麥二石八斗邳州徐州徐州左歸德四衛於徐州倉支米麥二石六斗前項江北衛所并安慶衛官軍內摘撥江南水次交兌者照依江南衛所事例各於原定倉分支米麥三石山東官軍於臨清倉德州天津等九衛官軍於德州倉各支米麥二石四斗遮洋官軍運薊州糧者各支二石八斗

正統五年題　准官軍該賞鈔錠每年指揮八錠千

戶衛鎮撫六錠百戶所鎮撫五錠旗軍四錠在浙江
江西湖廣衛所於本布政司關支南京并直隸淮安
迤南衛所於淮安揚州二府課程等鈔內關支邳州
迤北衛所於臨清課程等鈔內關支俱照例塡入勘
合投部繳查

嘉靖十七年題　准運軍月糧各該撫按官先將應
徵存留糧斛依期徵給如徵不及或災傷停免聽各
倉庫別項錢糧通融處給不許刁蹬留難其行糧例
該本處關支者雖派別省兌運仍舊本處支給若原

議水次隨支者俱要預期徵完同正糧併兌不許先
儘正糧將行糧落後

三十九年題　准各州縣存留糧幷衛所屯糧徵收
完足先儘運軍給領如領運而月糧不給許赴漕司
告理各省行糧儲道各府行管糧官提問追給係淮
揚鳳陽徐州者聽漕司提問追給

四十四年題　准運軍行糧例該本處關支者雖派
別省兌運仍舊本處支給如徵收不齊浙江江西每
石徵銀五錢江北揚州等衛原係蘇州四府起運鳳
陽倉支給者每石徵銀四錢官軍一到即與支給
如徵收不及將在庫別項銀兩借支補還俱以文書
到日為始一月不給者掌印管糧官各罰俸半年二
月不給者各罰俸一年三月不給者各降二級半年
之上不給者從重擬處

萬曆六年題　准淮安大河邳州運軍月糧十箇月
在河南幫濟漕稅銀內給六箇月存留屯糧內給四
箇月山東遮洋幫濟漕稅銀內給七箇月存留屯糧
內給三箇月泗州衛運軍月糧除該衛屯糧秋米抵

給五箇月其餘五箇月該折銀三千七百四十四兩
分派泗州及天長盱眙五河虹縣出辦與該衛夏稅
屯糧折銀一千一百六十兩三錢四分湊足前數各
該掌印管糧官每年依期徵解鳳陽管倉主事收候
糧單派到通融支給遲違悞事者漕司分別叅究住
俸降級

七年題　准浙江等十二總衛所支領官軍行糧每
正糧三十石七斗二合扣軍一名查各運正糧若干
官軍若干照數支與已支行糧不行上運者聽南京

戶部并各撫按官漕司查究從重問擬
一江南下江總所屬鎮江等衛月糧俱於鎮江蘇州
太倉等府州關支
一官軍在運身故官給銀三兩軍給銀二兩仍存恤
二年本軍該支月糧羨餘銀兩一體給領
九年覆　准揚州高郵儀真通州泰州鹽城興化七
衛所月糧舊例蘇常二府解到揚州府關領因徵解
不前關領不得以時今將蘇常二府領兌軍造冊送
揚州府筭明領去二府就便關支餘糧仍解揚州府

聽給別軍
十一年題　准凡運軍中途病故預支安家月糧俱
免還官仍優恤二年其遺下行糧給本船旗軍以充
雇募免下年扣除若途中脫逃者獲日問罪仍追安
家月糧還官
十六年覆　准移咨南京戶兵二部將水軍左等三
十四衛減存船隻有妻正軍每月量給月糧五斗無
妻正軍每月量給三斗有妻餘丁每月量給三斗五
升無妻餘丁每月量給二斗俱准免其辦料聽候漸

運以後年分如遇減存俱照此例遵行
二十八年巡漕御史題行月二糧除扣留解部入標
外其餘并一應錢糧務候船到盡數給領儻一時正
餉不全即于庫貯別項錢糧嚴行借給從之
四十一年題　准申飭各該有司凡旗軍行月糧等
銀務鑿碎包封唱名親領不許運官代領致令扣除
一切領運沿河到京各文武衙門無論官職崇卑但
有需索常例及縱役剝軍者許旗軍到京日揭告部
院以憑從重參處即各部院吏書不得庇護

又題　准官軍行月二糧不拘本折船到時即便給
放不得遲延逾旬亦不許撥發兌支如有兌糧已完
行月糧尚未全給者督糧道即便參呈依例議處

選補官軍

弘治十二年題　准各處監兌將所屬把總衛所官
攢運官將各總把總運糧官賢否每年七月以裏開
送戶兵二部案候至三年之期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通將各衛所官三年得失事蹟開送戶兵二部會同
考察見運官依期完糧與見在掌印官考語上等者

俱列在等申項下違限不完與考語下等者俱列在
退黜項下將開到別差賢能考語優等者填入掌印
照例更替其見替千百戶鎮撫等官把總官查訪賢
否呈送漕司照例考選

十三年題　准各衛所奏文僉補旗軍俱責限一月
之內照名補完若限外不完百戶十名以上千戶二
十名以上指揮三十名以上各住俸督補

又題　准南京兵部委主事各巡撫行守巡道嚴督
各衛所備查原額旗軍通行補足該部主事并各道

備將選補過各衛旗軍姓名造冊送部查考如各官
不行用心查選濫取充數臨期每總缺旗甲五名以
上軍百名以上或中途在逃旗甲十名以上軍二百
名以上者衛所官問降一級原選主事司道等官聽
漕司參奏本部量議降罰

正德五年題　准運官交糧完日務嚴督軍人將本
幫船隻督押回還其軍丁有恃頑不行上運不候交
兌及雖交兌即棄船逃走者將行糧賞鈔盡追入官
仍問發邊衛充軍另拘戶丁補伍

嘉靖八年題　准江北直隸等總係南京衛分者南
京兵部選委主事一員係布政司者各該巡按御史
會同監兌守巡兵備等官嚴督各該衛所軍政掌印
官逼查原額運軍逃故缺少者另選正伍內精壯旗
軍補役正軍不足於空閑餘丁或別差下選補該衛
所無丁同衛所撥補本衛無丁於本總衛所撥補發
各把總官處審驗上運如有已撥上運又復改差及
老弱不堪詭名攙塞等弊並聽漕運衙門巡按御史
及各委官照例參究仍將撥過姓名數目造冊送戶

兵二部查考

十四年題　准南京兵部及各省撫按衙門遇有申
告運官一切患病年老緣事等項必須會行漕運衙
門勘實方許替換若遇考選軍政之期查係戶兵二
部原考定者不得擅爲紛更各處衛所總官有缺於
領運及各衛所僉書軍政等官素有才力者選補其
餘管事缺官不許擅掣運官其各該運官如有科擾
侵欺等項實跡悉聽漕運衙門監兌官并巡按御史
指實參究黜罰不在三年考察之限

二十二年題　准旗軍選補齊足備造花名年貌冊

冊年月給限文冊如某衛某所某甲於某年承管某字號淺船某年該造某年見運某年減存俱以造船之年先期審編堪充者存留奸頑慣事者退回該衛別差倂未及限滿有爲事及逃故者照例僉補呈明漕司每衛所造冊二本一本該衛所存照以備漕司吊查一本送該把總處類造方冊呈送漕運衙門稽查各衛所掌印等官若有受嘱改差及領運指揮千百戶納賄私自更換者俱問擬枉法贓罪發遣立功

滿日帶俸差操把總官不行查舉一體叅究

二十七年題　准把總官必得諳練運務者方克有濟今後員缺查照漕司巡倉薦舉指揮千百戶內推陞三年以內糧無掛欠擬陞署職仍舊領運三年之上方許遷轉如有不職照例劾罷

四十四年題　准各衛所掌印官先期料理下年糧運不得規避延推違者照避運事例叅治終身不許敘用其舊運官完糧通關查無違礙即令掌印間有掛欠叅提不得一槩自濫另選賢能官掌印以備更

番

萬曆十一年覆　准南京各衛掌印指揮專留該衛修舉軍政柢選廉幹左右僉書更番代運其餘外衛不得援以爲例

十四年巡倉御史喻文偉題稱南京各衛僉書領運事權不專以致奸旗玩弄運事廢弛本部覆　准仍將錦衣等三十四衛掌印僉書官照舊更番領運永爲遵守

十六年題　准每遇僉補旗甲在京衛則南京兵部

委司官督同應天府佐在外衛則各道呈詳巡撫行委各府佐貳官會同該衛掌印官選補至十七年本部覆　准以後僉補旗軍遵照原題各愼加揀選不許賣富差貧其軍士故絕者即於各官戶下承佃屯田殷實舍餘選補足數如府衛各官仍前虛應故事聽總漕巡漕衙門指名叅究

二十年題　准運官如有糧運不完見在設處完補者不得濫冐掌印僉書革退官員務遵節次題　准事例不許仍前夤緣掌印領運如敢故違取用糧儲

兵但等官本部從重叅治本官仍行重處
二十三年題　准僉選運糧旗甲各府掌印官從同
應該赴運官員查選
二十五年題議運糧把總俱於領運指揮千百戶內
屡經總漕巡漕巡倉等衙門薦舉者方行推用
官軍犯罪
嘉靖二十二年題　准兩京各衙門及各處撫按司
府州縣等官受理軍民詞訟除人命强盜重情照例
備行漕司知會委官會問其餘贓私小事備抄原詞

行漕司候糧運完日發理刑主事問理不得徑自拘
繫
三十年題　准凡戶部類叅運官及違犯漕規應提
問者通行漕司及各都司守備文書到日應住俸者
一面住俸問完方許開支其山東等總不係過淮及
各該減存運軍并原不在運者查照地里遠近到淮
歸結若遷延三月以上即將經管官吏住俸半年以
上聽各類呈漕司叅奏重治
四十一年題　准南京兵部并直隸江浙湖廣山東

河南撫按官嚴行各該運糧都司衛所如有襲替指
揮千百戶等官務要嚴加查覈但係管運曾經漕司
叅提應追入官還官贓銀或掛欠京通倉庫各項糧
銀曾否完納原問罪名曾否歸結果無違礙方許保
送如未經完絕仍查實數嚴限監併通取關收至日
申明漕司始准保送如不係充軍降級而家產已盡
不能辦納者掌印等官各具結詳允始准襲職仍將
應得俸糧陸續扣解完卷朦朧保送者許該衛所首
領官檢舉掌印等官論以枉法叅提立功欠贓人犯

監追完日發遣首領官知而不舉一體連坐
隆慶二年題　准把總官除合用座船應用軍件外
不許多占船隻多帶門厨書識派累貧軍供應違者
聽漕司債運等官指實從重叅究
一勢豪舉放私債交通運官挾勢擅挐官軍綁打凌
虐强將官糧准還私債者軍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
為民運糧官叅究治罪
一光棍指稱勢要名目詐騙漕運軍船財物横行索
取者許被害旗軍挐送巡倉御史管倉官員及所在

官司究問明白照例送問從重議擬
萬曆十二年覆　准凡各衛所管軍頭目人等剬出糧料布花等物若指以公用爲由因而扣減入已糧料至百石布一百疋棉花六百斤錢帛等物值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追贓完日革職發立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俸差操旗軍人等枷號一箇月發極邊墩臺守哨五年滿日疎放

一漕運把總指揮千百戶等官索要運軍常例及指以公辦等費爲由科索并扣除行月糧與船料等項

值銀三十兩以上者問罪立功五年滿日降一級帶俸差操如未及三十兩者止照常科斷其跟官書筭人等指稱使用科索軍人財物入已計贓論罪如至二十兩以上發邊衛充軍

一凡漕運錢糧有侵盜銀三百兩糧六百石以上俱照侵盜本律仍作眞犯死罪係監守盜者斬係常人盜者絞奏　請定奪

一運軍有欲陳告運官不法事情者許候糧運過淮或完糧回南之日赴漕司告理如赴別衙門袠告詐財者聽把總官就拏送問犯該徒罪以上調發邊衛充軍另拘戶丁補伍

・磚瓶土宜

隆慶二年題　准凡糧船應帶臨清城磚每船照例四十八塊隨到隨行不許托言該廠短少搬移致悞運期

萬曆七年題　准各省糧船由儀眞閘者每隻順帶光祿寺酒瓶三十箇

十二年題　准凡運軍土宜每船許帶六十石沿途

過淺盤剝責令旗軍自備腳價例外多帶者照數入官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眞聽儧運御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詰六十石之外俱行入官經盤官員徇情賣法一併參治其餘衙門俱免盤詰

十三年題　准各總衛所回空糧船私攬商貨沿途易賣厪稽新進許沿途司道等官着實盤詰拏問貨物入官押空官通同分利參降一級發回原衛帶俸差操

十八年題　准運軍士宜每船除六十石外若有夾
帶或違禁仍載竹木沉重等物及沿途收買貨物者
將貨物盡數入官仍將違犯運官指名參治如經管
地方盤驗官員徇情賣法聽河道衙門參處罷免之
時糧儲道加意檢查違者亦同參治

民運規則

浙江

供用庫白粳米三萬二千石本色

酒醋麪局白糯米六千七百石本色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九千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

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八千五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

銀一兩一錢

蘇州府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五千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

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二千五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

銀一兩一錢

宗人府并五府六部等衙門米二萬一百九十五
石四斗一升二合九勺五抄三撮本色八分折色
二分每石折銀一兩

酒醋麪局白糯米三千三百石本色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五千九百石本色

內官監白粳米四千二百五十石本色

松江府

光祿寺白粳米一萬三千六百石本色九分折色

一分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二千二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

銀一兩一錢

酒醋麪局白糯米二千二百石本色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七千三百五十二石四升七

合本色

宗人府并五府六部等衙門神樂觀米一萬六千
四百四十四石六升一合七撮本色八分折色二
分每石折銀一兩

常州府

光祿寺白粳米五千四百石本色九分折色一分
每石折銀一兩
白糯米八百石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
兩一錢
供用庫白粳米一萬七千二百石本色
內官監白細粳米一千七百石本色
白粳米六千八百七十五石本色
五府六部等衙門米七千五百七十七石二斗七
升七合二勺本色八分折色二分每石折銀一兩

犧牲所糯穀二百五十石本色
成化六年十月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
宜其一蘇州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 內
府白熟粳糯米并各府部糙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
官給以船令經沿途賑廠鈔關必欲如民船帶耗納
鈔兼過水閘守閘又爲運軍凌逼及抵楊州等處則
攬頭包攬巧肆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負貸請罷
帶耗納鈔之例及禁包攬之害仍移文漕運官令軍
民船皆照貫而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
納通州省腳價以補其數 上從之
隆慶二年題 准兩浙巡鹽御史會同巡按御史行
浙江蘇松糧儲參政嚴督有司將坐派起運 內府
各監局及吏部等衙門細熟白糙粳糯等米每年十
月終徵收完足十二月以裏盡令開行掌印管糧官
依限完報者獎勞違限者查照漕糧事例參究即以
原管糧府佐一員總部縣佐一員協部管押糧長運
至瓜洲聽備運御史漕務參政僉入軍運幫內一體
押催到京完納如總協部運官在任稽延及蒞改別

差濫委首領等官代運即將推避官員參奏罷黜掌
印官查參罰治沿途催督勤惰漕司備運一體分別
舉劾
又題 准民運糧行各撫按委府佐貳官一員爲總
部州縣佐貳官一員爲協部正月以裏督行開船定
限六月以裏完納如部運官不依期催解違七月終
限者住俸三月違八月終限者住俸半年違九月終
限者住俸一年違十月終限者降級歲終不到者比
照罷軟例罷斥各掌印官遞降一等

四年題　准每年收受祿米倉糧米一尖一平每石加耗五升支放腳米三升不用撈木惟松板木色席照京倉例其席板等件隆慶四年減半徵解萬曆七年又議題停徵五年俟萬曆十二年後將應徵之數再減免一半以寬民力同白糧解納該倉備用

又題　准浙江嘉湖直隸蘇松常五府起解白糧細開其縣部解官糧戶會運糧米若干石雇覓船戶某人責限日期投遞漕司查給幫牌勒限運納銷繳其前項船隻止許受載五百石爲率如或船大載少夾

載私貨過多及將幫牌不行銷繳者從重究治

六年題　准白糧經過洪閘各夫役與軍船一體挽拽如運軍船戶洪閘等夫挾騙許糧長就告償運該道處治沿途管倉官處轉限及到京上納各衙門人役不得抑勒刁難如違聽部糧官指名呈告

萬曆元年題　准民運照軍運每船許帶土宜四十石經過鈔關驗無多餘夾帶即時放行免其納稅

七年題　准每白糧一石裏河腳價銀一分五釐水腳銀九釐經紀銀五釐扣省銀四釐五毫解銀庫

又題　准歇家包囤壓夫飯米小腳抗糧買筆把抱篩颺斛打捲房水紙劄掀掃籌架俱照京倉例

一白糧起剝轉運俱照舊例軍七民三不許軍衛恃強爭攘違者重治

九年題　准漕司及各巡撫將江南五府應運白糧令各糧長仍雇五百料中船應得水腳當官議定先給一半其餘印封船過徐州總部驗給

又題　准每歲解京白糧務點殷實糧戶正身解納不許棍徒包攬船隻許令糧長自雇五百料中船每

百石定給銀三十三兩埠頭等役悉行查革經過鈔關如果止於土宜四十石免其納稅糧至丁字沽以北河西務王事即照軍糧所定腳價撥船起剝徑交經紀搬抗過壩不許仍前寄囤如有積棍攬解歇家科擾等弊聽巡視科道參究糧完之日解戶批單給發部運官領回類繳各有司不必監比家屬

十二年題　准車戶腳價銀進北安門倉者每石給銀二分三釐八毫四絲二忽七微進東安門倉者每石給銀一分六釐

十五年覆　准上石二壩及普濟等閘號房如漕糧
已盡凡遇蘇松常嘉湖等五府運到白糧一體寄頓
號房如號房不足各解自賃民房其價聽從兩便仍
禁不許措勒
又覆　准河西務剝船如遇運到白糧漕糧未盡照
依軍七民三挨剝如果漕糧已完將剝船盡數給與
其船脚之費仍令各解出給原船過壩稍遲准免罰
稅

空運

成化二十年題　准遮洋支兌三十萬石除天津等
倉六萬石外將薊州二十四萬石内改撥十萬石豐
潤倉交收以備山海遼衛官軍支給
弘治九年題　准運本色十萬石赴薊州倉上納折
色十四萬石運送永平庫收貯以便官軍月糧
嘉靖二十九年　命撥漕糧二十萬六千餘石接濟
密雲昌平兵馬
三十年題　准薊州班軍六萬七千員名該行糧十
二萬四千石於漕糧内撥運

三十四年題　准密雲主客糧米内量改六萬石給
昌平支用
三十五年減免密雲昌平原撥漕糧五萬石
三十九年題　准令運官將漕糧運密雲鎮七萬石
昌平鎮三萬石并行糧一十四萬四千三石三斗徑
運該鎮歲以爲常
四十四年以薊永分鎮撥薊鎮本色十萬石折色八
萬四千石撥永平折色五萬六千石
隆慶三年題　准除原派薊鎮倉糧船隻照舊外仍

將臨清各水次應兌漕運坐派昌密二鎮以便北衛
所軍船就近派兌工部設廠戶部委官監收就與領
運以免進倉出倉繁費其應用脚價盤剝該扣米一
萬一千六百一十二石每石五錢行令有司徵銀一
萬八百六兩隨起解以備空運
四年題　准空運石匣古北等遠倉者兩鎮管糧郎
中主事于春各照地里遠近給發脚價責令該縣官
督率車戶運至各倉分或將脚價給軍就彼關支各
從其便

六年改撥白二洲通令[illegible]撥發一十萬石外
雇船[illegible]由新修河道運赴該鎮隆慶等倉交納
仍於該鎮各兵年例銀內每石扣銀七錢存留太倉
本年題　准　長陵等八衛供護　陵寢官軍月糧
舊在京倉關支不便自萬曆元年為始歲撥漕糧一
十五萬石運赴鞏靖倉交納以便前項官軍就近關
支
萬曆九年題　准鞏靖倉原撥漕糧十五萬石內將
二萬石自沙子營陸運改撥居庸倉收貯奏放居庸

黃花橫嶺三路官軍月糧以免召商勞費
十一年議　准營州左屯衛官軍月糧遠赴通倉不
便自萬曆十二年為始每年漕糧到日通州管糧郎
中撥發二千五百石就令昌鎮運糧經紀自通州水
運至順義縣小東莊每石給腳價銀三分七釐五毫
自小東莊陸運至城每石給銀五釐俱在隨糧輕齎
銀內動支該衛官軍逐月關領
議民運
[illegible]卷之六　國初漕運立轉般之法民與軍各

任其半今改為兌運則全責之軍矣欲以蘇軍非復
民運不可然今行之已一百七十餘年欲復民運誰
敢復言之而亦誰忍復言之故非　朝廷虛懸不費
之權以陰代民運之實則運士之元氣必不可復而
漕計終將復壞矣
議改折
按漕運總兵蔣表疏云臣愚以為理財之道莫要于
本折通融如豐年米賤全運本色遇災傷量減折色
而本折相兼為用　國計亦不為無補漕運糧斛除

河道工役之費其輕齎耗米并修造淺船糧銀官軍
行月等糧率四石致一石艱難險阻實不易得如今
年支運京軍月糧每米一石不過易銀三錢難得而
賤用似為可惜若以先年所收折銀每石七錢者作
二石放支俟至米貴之年方放本色則軍需實濟矣
總漕王宗沐奏稱漕屬有糧司府惟湖廣江西為遠
而二省所屬惟永州衡州長沙贛州四府為尤遠且
經過洞庭之險贛石二十四灘之惡四處之到水次
遠同淮安之抵　京師而風波不與焉故往歲四府

處邑糧米催徵既難水次又遠軍船四月畢兌過淮必係尾幫與黃水相值往往於閘邳徐呂河守凍此固積玩成風亦由地遠人疲勢必至爾今歲湖廣漕糧過淮雖早緣由改折況今例限十二月開兌則此時江水消而北風急城陵磯裡港淺涸難入長灘上灘風帆不可逆張非壞則遲尤所當念臣查湖廣衡永長沙府屬共該糧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石一斗江西贛州府屬贛縣寧都二縣共糧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石七斗二省通共止該糧一十萬四千七百

八十三石八斗為數不多臣乞　陛下每年坐准改折隨同本色解納於窮遠之民既蘇其困又免其患此臣所謂遠地之當處者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然兌軍之糧六省同供而白糧之困則惟蘇松常嘉湖五府為重江南物產繁盛故　祖宗派運獨多然承平已久生齒漸繁而地方有限則今之江南又豈永樂宣德時之舊哉以蘇州一府言之兌運至六十九萬而南糧白糧不與焉其餘各府類是可推夫江南　朝廷之府也失今不稍加優恤乃用其力以至

於不可索而後委焉此臣所以迂濶而深為　國患計也臣乞　陛下每年坐將十萬石分布五府照白糧之多寡分攤而改折之以稍休其重累著為定規臣查得山東河南原糧止得三十餘萬不當蘇州之半僅抵松湖之全尚蒙　朝廷坐折七萬以示優恤而今江南軍糧白糧交徵重困而可不加一念哉此臣所謂重地之當處者也如蒙　勑下戶部再加查議將此二十萬四千七百八十三石八斗定為改折以處此數郡在　朝廷不過居四十分之二而在列

郡則誠得一分之寬今新條派撥責在漕司容臣將此二十萬石零輪流歇運以恤無軍無船之衞所而休息之則不惟郡民之供運者獲省數之利而衞總之疲困者亦蒙休養之恩此所謂一舉兩得者也

議撥運倉糧

劉大夏疏云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若導泉濬渠築堤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為也至若雨澤之愆期泉脉之微細則由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為也思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

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接濟去年湖水消耗河道淺澀運船阻滯比到張家灣等處却值秋雨連綿脚價高貴每銀一兩裝京糧八九石原領耗米雇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賣船湊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有未到衛者今年揚州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澀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卽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兩時月頗賤所宜議處乞 勑戶

部公同總督糧儲内外官員從長計議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趁今路乾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上納管糧主事等官躬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與該倉支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升則人皆利而樂爲之運納運勾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日若遇天雨却令將該運京倉米糧照斛照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納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面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爲之出備合用蘆蓆

蘆蓆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便息矣

議復臨德倉糧

徐栻疏云國家都燕雄鎭西北寄邇邊鄙藉兵爲守故歲漕東南米四百萬石漿之 京師以充糧餉固根本而爲強兵之資復於臨淸廣積倉德州德州倉每年會派秋糧夏稅麥折米共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分貯二處以廣積貯計十年當積一百九十四萬餘石而倉廒實矣設遇該運地方災傷重大例當蠲

免無處撥補就將二倉糧米照數支運務不失四百萬額數載在漕運議单可考此我 祖宗立法備患意至深遠也嘉靖初年遇有災傷奉 旨蠲免起運旋於臨德二倉撥補後因會派地方告欵輕減及二處囤積損腐一時偶見窒礙輒有建改折之議者自改折之議行而二倉額糧漸減積貯漸耗矣矧聞京通二倉鮮三年之積萬一卒然有警胡以備之臣誠抱杞憂焉竊思欲裕 國安民爲有備無患之計必須求復 祖宗舊制先將臨德二倉修葺添廒俾可

積貯十年會派額米顧由今漸積則十年之間安能
必各該地方之無虞河渠之不阻哉又須設處糴補
而後可若專令會派該運地方設處似尤有難焉蓋
各省庫藏自隆慶元年查盤起解之後搜括殆盡中
間縱餘一二似當稍積以備地方不時之用為天下
長計者不可使天下庫藏皆空虛也臣愚竊謂宜行
臨德二倉管倉官查歷年見貯倉糧若干改折銀若
干以十年所積計之尚欠糧若干悉聽將前改折銀
給發於產米地方收買如數少不敷併行漕運河道

各衙門量支無礙官銀湊買或每運耗米有餘隨便
與之轉糴俱攤搭運船載至二倉交納其二倉會派
以萬曆二年為始遵照近例俱徵本色期以三年連
前糴補務足十年會派之數如二倉囤積不足即徐
州天津等倉一體聯絡相通分貯尤便若廒米有腐
爛聽管倉官每年量將附近衛所該運漕糧照數抵
換出陳易新必於原額約二百萬數有餘方許改折
會派其改折銀兩須專貯聽候糴補不許別項支用
以後如遇地方重大災傷照依原奏報覈實分數將

起運糧米特賜減免以示寬恤即於各倉內先行支
運候該地方歲豐量給銀糴買補還或漕渠阻梗亦
可預為支運候運到之日如數扣補務足支運額數
如此倉有餘糧務有餘銀一可以霈彌卹之 洪恩
一可以備河渠之不測且二倉地方相去邊境疾馳
之騎不過旬日卒遇緩急亦可接濟邊餉以固根本
而每歲四百萬石之運常保不失正額垂之數年京
通二倉當餘六年之積矣

議優恤運士

王宗沐疏云國漕自永樂十二年開濬會通河于時
佐 成祖定法者都督陳瑄也其法江南民運至淮
安江北至徐州山東河南至臨清而軍士遞運焉是
千里之途民行其四而軍行其六當時瑄豈不念百
姓哉為求可繼而久也自是之後諸臣輒有改更雖
因時制宜無非恤民之意然積久生弊遂成偏累之
規侍郎周忱未改之先尚全民運而今則直達矣都
御史滕昭未改之先尚一分之運而今則全免矣全
免而又直達於是軍士始困而諸弊百出也夫惟正

之供本民之職自三代漢唐宋以來無以軍運者民據困廒收租稅出升斗之輸以充於舟次則一歲之計已畢還家掩扉而卧傍妻子享安逸而不知軍士之苦方自此始也牽挽於赤日之下則背肉生鱗力闘於急溜之中則哀呼聲慘運官有刻削衙門有支費洪閘有需索到倉有經管經年勞瘁還家席未煖而官司已點新運矣夫一日三餐一升五合而飽人之情也今但使其求足於九合之中是亦無怪乎盲禁觸法而漂流掛欠之相尋而未已也一船既壞分

攤衆賠甚至漫及一總是不壞者以壞者困不盜者爲盜者償相胥而溺此待盡之術也今承極弊之時不以法制勸之則其弊不已而不先有以稍給之則其法不行臣查得弘治五年指揮蔣鑑奏軍士欠債戶部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許將太倉庫銀借與軍士還債取印信結狀來年一兩止還一兩不取利息祖宗念恤軍士如此故先年運額不告壞缺臣查得輕齎原係耗米以其太多而折爲輕齎以待剝淺困軍士之物也近年以來始又折一分以解太倉臣乞陛下軫念運士疲困捐此三數升之粟於其應給之中而先與之以爲飽食之具使其不耗不剝不侵不盜以爲可久之圖不致仰歷胥肝則其利爲甚溥矣

議操練漕軍

巡漕御史馬從聘奏爲振積習以裨國計事竊惟國家轉漕用軍而統之以材官總之以數帥蓋示寓兵于漕之意爲慮至深遠也邇來承平日久此意浸微官軍全不知兵敵器咸稱虛具此在平居無事既不思爲未然之防一遇中途有警將何以禦卒然之

變是不幾于以漕予敵哉如正德年間流賊出沒江洋糧艘大半煨燼此往事可鑒已矧今島夷匪茹震隣之恐甚切礦徒潛伺腹心之患更殷一切防禦事宜誠不容緩臣見旗軍外水中强健者甚多若教以兵法角以藝能總計全漕可得勝兵十萬人但器械責以自備恐疲兵力有難支終屬虛文無裨實用似當官爲處給者如蒙　勅下該部咨行漕運衙門通行七省直兵糧道查議動支何項官銀將所屬衞所每幫辦給牙旗每船給利刀長鎗銃砲弓矢務要可

用併在船鑼鈴鼓吹置立文簿歲令選官交接簿查將責旗軍將加修整仍聽巡漕御史督責各把總選官或避守閘阻風乘暇訓練教以擊刺之方作其勇敢之氣如是則隨幫有備到處皆兵無事則爲鳴榔擊楫之夫有事則爲荷戈挽强之衆無論漕糈永保而折衝亦有賴矣此在平時尚當講求其於今日尤爲急務誠不可泄泄緩視之也

王鳴鶴曰漕運之制軍駕運艘原意行則撐挽止則操練一遇地方有變保此漕糧於無虞也今則不然

額軍逃故不思勾補乃以軍糧募市人代駕其應募者謂之外水倏然有事則無所顧忌秪有棄船而走耳能攘臂爭出以護糧運者誰耶正德中河北之寇焚舟劫糧往事可鑒今尚沿襲故弊未加振刷既不實軍伍又不備器械自瓜儀抵京計二千四百餘里兹値倭虜外擾礦盜可虞之今倘復因循頃讀漕臺奏疏謂能教練漕卒計七省可得勝兵十萬有奇眞足食足兵之勝算振起二百年疲頹之氣補于　國家豈小小哉

議太倉存耗

萬表云太倉起剝則例一廒允正糧一萬二千石每石加耗米七升共計八百四十石約定四百八十石作正支銷餘准作耗數內扣五十石或一百石其欠二百石以上經歷官攢甲斗級照依欠數多寡責治有差數外間有餘剩者則是多收之數不敢別作支銷節年於倉中隙地掘窖埋之後主收者日苛剩餘者漸多嘉靖十三年周侍郎敘初督倉塲見餘米歲埋歲多心切惜之乃言於太司徒梁公材公曰此出

耗米附餘四百四十石之外若欲其題作正支銷主收放者法應參究況起此附餘之端他日害大計矣寧復棄之不敢作備也周乃貯之空廒以數作一手本報部公亦不受令總督廳自計乃知老臣固識體耳夫每廒明交耗糧八百四十石以其不得盡耗責以四百八十石附餘作正支銷然或缺少亦止於責治而已不爲深究蓋恐後之流弊至於多收也宣德年開京通二倉收受斛米一尖一平尖斛淋尖平斛洪行後將淋尖斛外餘米俱要入官有爵旗甲至元

年參將袁佑奏要每石不分平尖明加一斗俱各鐵
斛收受戶部題奉　欽依只加耗五升此佑之見惟
目前之圖而無長久之慮彼當事者有存寬厚之意
耳至二年又該戶部題准加八升今載入議單每石
兌運加耗七升則原爲尖斛而增今于加耗之外復
收斛面以爲附餘則是耗外又有加耗矣正德十六
年袁總漸運時每石只加七升以進倉便發交納常
有餘剩之米照出今每石加二五進倉尚有掛欠若
不革去耗外斛面行槩平收則軍逃運敝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蓋雖取之斛面餘米不多而　國計根
本所繫爲害者大此只十數年來之弊老成籌國者
固當革弊以存大計可也

議復支運

邵寶曰我　朝運法所謂法者卽今支運是也故有
淮徐臨德水次四倉以受民間輸納運官者於斯領
焉歸於京通二倉雖遇災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
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
蓋通數年以爲衰益雖歲有豐歉而常數不缺及支

變爲兌繼而又有改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兌
納叢於一歲之中於是軍無餘力而缺於常數豈得
已哉若今南有非常之水北有非常之寇則又不待
論也當是之時所謂變通者無他不過漸復支運之
法而已支運之難難於脚價不足則糧不自行其理
然也苟能預處脚價以擬兵荒之事於舊例支運七
十萬石之外每遇兌缺則支以補之歲不失四百萬
石之數此於　國計爲便不可不慮而處之也

議軍官借補

成化九年奏　准運糧官軍盤剝費用正糧不敷總
督等官出給印信文憑付把總官于大倉折草等項
銀內借與完納下年照數送還
二十一年又令運糧把總等官每年糧完清查欠債
旗軍開報巡倉御史及本部監督委官處不分遠近
年分止依律加息三分償還其各衛所借銀千兩以
上者革去冠帶五千兩者住俸萬兩降一級不許管
軍管事若運糧俱完不欠債至六年之上者許總兵
等官具奏把總都指揮及衛所千百戶等官俱量陞

一級

弘治五年令運糧官旗借債但係三年以前者盡爲革罷近年者止照律出息若放債之家倚勢逼放及擅執官軍官掠糶賣官糧准折者軍發邊遠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果有窮困衛所缺少脚價者許于太倉量借銀兩完納下年照數送還

十二年奏　准自天津該運京通二倉糧備脚價不敷許令太倉銀庫借用如把總等官縱容旗軍花費及私下還債以監守自盜論罪立功滿日帶俸差操

債主以盜官物論罪勢豪官員奏請發落家人伴當發廣西烟瘴衛分充軍

晉按官軍借貸之例今已廢格不能行矣　祖宗厪念運軍有家人一體之誼憐其緩急多方軫恤今軫恤之意全虛而惟一意督責此運軍所以益貧而漕務所由日替也今而後將不知其所稅駕矣

通漕類編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穉芻甫校閱

河渠

漕運河道

國初都金陵則漕於江北餉遼卒猶漕於海自永樂都燕後歲漕東南四百萬石由江涉淮實諸湖絕淮入河經會通河出衛河白河遡大通河以達於京師諸洪泉壩閘以次修舉至於今纖悉具備故並載焉

勝國海運之制議停于永樂十三年而東南糧餉

所以實京師而給邊鎮者悉由會通河故道以達于都城南北不啻數千里總命爲漕河其實有六爲白漕爲衛漕爲閘漕爲河漕爲湖漕爲浙漕大抵河勢迥異而治法亦各有緩急之殊六漕之中唯河漕湖漕最急河漕爲有源之水而遷決靡定湖漕爲無源之水而衝嚙可虞　聖天子釐宵旰與公卿大夫和歌勑予唯今時爲然矣

裏河自通州而至儀真瓜洲水源不一總謂之漕河又謂之運河神山泉等水自西山來貫都城過

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開渠置閘而漕舟不行自通州西南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衛河也自汶上縣分水河口分流而北至陽穀縣絕黃河又至臨清州會衛河南至濟寧州會汶泗沂三水者汶水也自濟寧州城東北來南流至徐州會沁河者汶泗沂三水也自徐州城西北來東南流至清河縣入淮者沁水也北至清江浦通淮南至儀瓜洲壩臨江中為漕渠者諸湖無源之水也

大通河

大通河即潞河舊為通惠河其原出昌平州白浮村神山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諸泉滙為七里濼東貫都城由大通橋而東五十里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餘里元初所鑿賜名通惠每十里為一閘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　國朝永樂以來諸閘猶多存者仍設官夫守視然不以轉漕河流漸淤成化正德間累　命疏之功不果就嘉靖六年[illegible]遣漕運總兵錦衣衛都指揮及御史會[illegible]衛起至通州石壩四十里地勢高下四丈中間設慶豐等五閘以蓄水每閘各設官吏只編夫一百八十名每名工食銀八兩　造剝船三百隻每隻價銀三十五兩　分置各閘責經紀領之使製布囊盛米催役遞相轉輸以達都下軍民稱便蓋元郭守敬嘗行之而弗果至我　國家決策修復為萬世利

白河

白河南去通州二百里其原出胡地經密雲縣合大通榆渾諸河凡二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源

遠流迅河皆溜沙每夏秋暴漲最易衝決每決輒發丁夫修築屢築屢決正統三年　命官相視地勢自河西務經二十里改鑿順下河遂安流每淤淺處設舖舍置夫甲專管挑濬舟過則招呼使避淺而行嘉靖中霍韜建議通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為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合汶水至直沽會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為運河自臨清至直沽凡五衛十七州縣淺一百五十七處初衛

水臨濟之境去海尚遠兩岸亦高未見衛決自德州
而下漸與海近河狹地卑衛決甚易滄州以下水發
易盈衛決益易每決輙發丁夫修治嘉靖十三年議
准恩縣東光滄州與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座以洩
漲溢之水若於入海故道再加修濬深廣其利永矣
劉天和曰通州上達　都城近已修閘轉般漕運
御載大省爲萬世利無容議矣若白河經密雲諸
山且全受渾榆諸河之水夏秋暴漲隄防不能禦
源遠流迅水勢漫散河皆淤沙深淺通塞不常運

行甚艱殊無策以治之惟用兠杓數千具治河官
夫遇淺即濬此外運舟各携四五具二三百舟即
可得千餘具合力以濬頃刻而通盤剝大省矣惟
運卒利於盤剝方可開支腳價如即以盤剝之費
償運卒濬淺之勞則運卒受實惠不愈利歸剝船
耶兼官置剝船千艘糧運不滯矣近有議於白河
建閘者河廣水盛漲必有決底皆淤沙閘必易損
且河徙無定閘難改移蓋未達水土之宜也運河
數千里惟白河隄防大壞歷覩河底兩岸率皆淤

沙以故易於衛決遷改治隄宜遠宜堅宜植土柳
衛合淇漳諸水故其流盛臨清而下去海猶遠而
岸亦高衛決猶少德州而下河身既狹去海漸近
兩岸復卑滄州以下尤卑易盈易決矣近恩縣東
光滄州與濟連建四閘減足以洩漲溢之水但入
海之道須修濬深廣無驟成功也滄德天津之間
河決無歲無之亦有水不甚盛河不甚盈兩決者
非盡由隄岸卑薄也一則鹽徒盜決以圖行舟私
販一則瀕薄地土盜決以圖淤肥一則對河軍民

盜決以免衛決彼岸巡守當嚴而防察當預也臨
清板閘運河入衛處也衛河水漲即壅入閘或漫
閘面以入故閘上下常淤運舟每爲停阻宜增培
閘面旱澇俱須下板啓閉蓋啓則閘下之淤每日
衛洗可盡閉則衛水不入閘河之水積盈及啓則
二河水勢相當淤亦不入矣元人遏汶分流北出
陽穀以通衛南出濟寧以通泗名會通河然分水
之處地勢猶高僅勝小舟永樂九年宋司空禮築
戴村壩以遏汶導之西南流四十里出爲河口南

旺湖中地勢下矣然後分流南北方可勝巨載漕
運永利焉夫人知宋尚汶灉河之功而不考其故
爲著于此

衛河

衛河舊名御河源出河南輝縣之蘇門山東北流會
淇漳諸水過臨漳分爲二其一北出經大名至武邑
以入滹沱其一東流經大名東北出臨清至直沽會
白河入海長二千餘里今爲運河自臨清至直沽五衛十七州縣淺一百五十七處此河自德州而下漸

與海近河狹地卑易於衛決輙發丁夫修治嘉靖十
三年議准恩縣東光滄州興濟四處各建減水閘一
座以洩漲溢之水

霅谿議云元人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一
百八十里至于淇門入于御河遂于京師御河即
今之汲縣衛河也今由河陰原武孟津懷慶之間
擇地形便道河水注于衛河東春水平漕舟由江
入淮沂流至于衛河沿臨清滄州至于天津夏秋
水迅仍由徐沛達于臨清至于天津是一舉兩得
之道也開一衛河可殺徐沛上流之患可免[illegible]爲
州邑潰溢之虞可得運舟兼濟之利有如此

會通河

會通河自臨清迤南至濟寧州元初由任城卽濟寧
開渠至安民山卽安山一百五十里復自安民山之
西南開渠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凡二
百五十里引汶絕濟直歸漳衛洪武二十四年河決
原武縣黑陽山由舊曹州鄆城縣兩河口漫過安南
湖而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遣尚書都督

等官疏鑿元人故道乃于東平州戴村汶水入海處
築一土壩橫亘五里遏汶水使西流盡出南旺分流
四分徃南接濟徐呂六分徃北以達臨清自後添設
新閘修築舊岸大爲漕運之利自臨清抵徐州七百里閘全資汶泗沂流諸水接運總曰閘河舊爲閘四十有三前元建者二十餘永樂以來先後增建者二十餘而減水通河諸閘不與焉兩閘之間每存稍淺一處約數丈多不過十餘丈用樹洩水令積易涸今建設改革各多見閘壩條下

國初會通河故道猶在今濟寧在城閘洪武三年
曉諭往來船隻不許擠塞碑石故在北岸可考也
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
往來者悉由陸以至德州下河永樂初糧道由江
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二處丁
夫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北京厥後濟寧
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遞運之難請開會通河
朝命工部宋尚書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以復故
道又命刑部金侍郎純自汴城北金龍口開黃河

故道分水下達魚台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十年宋
尚書請從會通河通運十三年始罷海運而專事
河運矣明年平江伯陳瑄又請浚淮安安莊閘一
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鋪築牽路樹柳木穿
井泉自是漕法通便竊惟運東南粟以實京師在
漢唐宋皆然然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所漕之河
皆因天地自然之勢中間雖或少假人力然多因
其勢而微用人爲以濟之非若會通一河前代所
未有而元人始剏我　朝修理而拓大之前元所

運歲僅數十萬而今日則踰四百萬蓋十倍之矣
宋人論汴水謂大禹疏鑿隋煬開通終爲宋人之
用以爲上天之意嗚呼夏至隋隋至宋中經數代
非一而謂天意顯在于宋非也若夫元之爲此河
河成而不盡以通漕蓋天假元人之力以爲我
朝之用其意彰彰明矣

汶河

汶河之源一出新泰縣宮山之下曰小汶河一出泰
安州仙臺嶺一出萊蕪縣原山一出縣寨子村俱至

州之靜封鎮合流曰大汶河出徂徠山之陽而小汶
來會經寧陽縣北堽城至汶上東平東阿又東北流
入海元於堽城之左築壩遏汶入洸南流至濟寧合
沂泗二水以達于淮自永樂間築戴村壩汶水盡出
南旺於是洸沂泗自會濟而汶不復通洸今沂州亦
有汶河一出蒙山東澗谷一出沂水縣南山谷俱入
邳州淮河

按汶水東北入海以人力遏轉濟漕非其性然也
成化以後戴村壩以下河淤墊平滿故水易漲溢

但此下東平故道壅河入海運河不得其河亦平
挑濬煩勞費歷歲滋久壩或圮墜將以今之淺紆
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膠不行則漕渠病矣
原之田或苦衍溢膏壤畝鹼化爲沮洳則民亦病
是左洄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爲災也然隄而不
洩漕亦苦溢故斟酌把損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
上流耳隆慶中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丸沙
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工始此
汶水出泰萊諸山伏秋流亦混濁率皆虛浮沙積

兩岸風起飛颺仍歸河內運河命脈全賴茲流雖
勺水當惜衆議兩岸築堤以約欄之又議開減水
閘滚水壩各四以洩暴水嘉靖十三年秋築東堤
尚須培補高厚十四年秋築西堤去河遠而高厚
閘壩亦計料修建嗣而治之運道永賴矣又汶水
自泰萊至南旺幾三百里咸謂汶泉水微盤盈河
淤沙深廣春夏亢旱沙極乾燥汶水經之多滲入
河底所經既遠安得不微耶有獻議者云汶水自
春城口以下河流迂遠宜于春城口置石壩一道

中爲數硷洞創開小河八里餘取徑入魯姑龍閘
二泉渠量加濬廣凡六十三里餘而至開馬滞伏
秋水盛流濁則閉硷洞俾由故道春夏之間及天
旱水微流清則過水由硷洞下出馬滞口卽可避
汶河百數十里之沙滲余大奇之隨因中道五泉
隔絕不能入遂止如將五泉者橫汶開滞以入亦
無不可自徐州北至臨清七百里間爲閘四十有
三自元建者二十餘　聖朝永樂至今先後增建
者二十有餘故閘面閘底高下不一黃河南徙諸

閘有僅露閘面者有沒入泥底者惟棗林閘露閘
面三尺南陽已沒入泥底閘面泥淤仍四尺六寸
八里灣閘面泥淤仍五尺宜悉培而平之以時啓
閉仍各測其深淺其閘底過深者則量留底板均
止以十二板啓閉則閘上之水益深苟非久旱水
微固可直達上閘舟行其永利矣南旺迤北諸閘
亦可行之而大勞甫息未遑也開河自魯橋以下
爲黃河衝洗以漸而廣乙未濬河止以底廣五丈
爲準蓋南旺上源也分水處河底僅四丈下流愈

廣則愈淺矣閘河僅取通舟非務爲觀美元人有因水散至以板爲岸遏水行舟可驗也嘗聞之先輩兩閘之間須留稍淺一處蓋中道若深下閘一開上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倍費時日矣故中道留淺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水不必盈閘卽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速矣

洸河

洸河乃汶水之支流出寧陽縣北三十里堽城西南流又循縣南流三十里會寧陽諸泉又六十里經濟

寧城東與泗合出天井閘河

沂河

沂河原出曲阜縣尼山西南分流爲二一西流至金口堨上卽與泗會一南流亦與泗會出堽里河又有出沂水縣艾山者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沂山之汶合流至邳州入淮

泗河　泗水西流夾洙水經曲阜北爲洙南爲泗

泗河原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外五里金口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　國朝因而修築分受又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堽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濟河

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于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卽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沁河

沁河出山西沁源縣綿山東谷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陽山與河汴合流至徐州入運河以濟徐呂二洪每年水勢淺深尺寸管洪官按季奏報前代嘗引沁以通衛正統以前其支流猶自武陟山原村東北由紅荆口經衛輝凡六十里與衛通天順七年河趨陳潁入淮乃開沁以達徐復引河以合泗而入衛之故道始湮

成化二十年大學士萬安等言我　朝建都于北而

上下供用多取給于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于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堤防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兗州宿州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黄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各壅淤以致河淤淺澁糧道稽遲請加修築疏濬

劉天和問水集有云將導沁入衛衛輝宗藩已因水患奏擊上流矣且臨清下至天津河道甚狹瀕年已苦衛決不可復益以水遇乾則微涸水諸湖

以淤而狹若於武陟境內沁水橫建滚水石壩於東岸開三斗門引沁自原武陽武北界大堤之外經延津循大堤而東至長垣界入黄河舊衛張秋故道又東至曹州境舊分水處黄河舊於此分流一大支徑衝張秋一小支下濟寧永通閘月口北向張秋之道別設一閘張秋以下水涸則沁水盡東全濟運河滂則半由滚水壩仍歸黄河是運河復增一汶為永遠無窮之利黄河亦可少殺矣而沁則易於節制不亦大愈於引黄河耶

按胡氏世寧議欲因沁引河入衛今以天和之議參之引河有三難防宗藩一也臨清下至天津河身狹難受二也河性流移或導之衛淤會通三也似天和所言差強

南陽新河

新河在昭陽湖之東起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一里八十八步嘉靖六年以河決　命官開濬垂成而止四十四年復決乃因舊跡疏鑿又起留城至境山濬復舊河五十三里凡役夫九萬一千有奇八閱月而成隆慶元年山水衝決復淤新河之三河口（薛河沙河趕牛溝會此故名）乃經理沙薛上流各開支流築黄家口豕裏溝等壩引薛河由呂孟湖出地浜溝築宋家壩引沙河由尹家湖出鮎魚口築黄甫壩引沙河由滿家湖入南陽河次年工成又為三河口石壩一座南陽湖石堤三十餘里凡建閘九築壩十三減水閘二十開支河九十六里三年又於昭陽湖以東沙薛二水所從入舊河處開鴻溝滕渠達李家口回回墓而東出留城閘計六十餘里積水俱有宜洩

漳河

萬曆中科臣王德完奏漳河水患蔓延故道宜復其變有二其患亦有二其策則有三二變者何蓋漳水經臨漳三臺口廻龍鎮及大名南關至小灘入衛濟畢漳之故道也一變于十七年則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其害小再變于二十五年則河決高家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高周入滏水同流至青縣口方入運河其害大所謂二患者何蓋滏水不勝漳而今納漳則狹小不足收束巨浸瀰溢而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則細緩不能擣捲沙泥病涸而患在運所謂三策者何一塞高家河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一仍廻龍鎮至小灘入衛費巨害小爲中策一築呂彪河口岸隄障水固不資利亦不罹害爲下策此漳河徙治之大較也

盧溝河

出北代州泛溢輙壞民田廬宣德以來每河岸衝決

不時修築弘治二年　命內官及文武官給事中御史各一員同管理工役發軍民夫修治

滹沱河

出真定府西山天順以來每決輙修築弘治二年　命真定等府衛發軍民同築

薊州河

薊州軍餉　國初每歲用遮洋船出海轉運而至風波甚險弘治初議發軍夫萬人鑿河四十里以免海運每三年一次修濬漳河盧溝滹沱薊州河會典不載今併附于運河之後

諸水通漕

諸河之水自清河縣淮河口迤南三百六十里至江都縣又南四十五里至瓜洲又西南七十五里至儀真諸湖之水大滙于高郵寶應之境穿渠引水南北通江淮東築長堤以爲陸行牽輓之路湖名不一附見于後

諸河發源遠近不一而下流州合循其合流之道而爲漕運之河自通州至儀真凡三千里河之所經軍

徐州洪

在徐州為運河要害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又名百步洪成化四年　命官鑿石以利舟楫又甃石路長一百三十餘丈以便牽輓二十年置石壩長八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於洪下置石閘一座

呂梁洪

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有上下二洪相距七里亦運河

要害成化八年　命官甃二石堤共長七十餘丈十六年築石壩長一百六十五丈復於壩西築堤二十餘丈洪東甃石路四百二十丈遇有損壞管河官隨時修築嘉靖二十年于洪下置石閘一座

羊山新河

萬曆十一年議准由昭靈祠南黃河出口歷羊山內華山梁山棱境山開河置閘以避戚港之溜

泇河

泇河自夏鎮李家口起至邳州直河口出止計長二百六十里內平地創開河渠八十二里四分展濬舊河八十七里五分築隄二十七里建閘七座估該工價二十餘萬又開朱吉莊鉅梁橋萬家莊孫蘭德莊臺莊梁城王市直河口各月河一道加濬直河淺二十三里加築直河兩岸隄防二十里三分紀家集張村河口護壩各一道于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開工與工至三十二年四月內各築壩挑河闢沙濬淺起鑿山石增修隄岸等工陸續完畢自黃河患溜沂湖患淺糧艘留滯邳宿之間勢誠可慮幸泇河工完

舟楫通行既脫二洪之險兼省百里之程官民稱慶者[illegible]應龍劉東星挑濬李化龍竣工

三十二年五月風雨大作王市壩西乾土蟄陷緣其地皆沙底上實下虛水從地下湧出南奔以致河流復淺乃于新河淺處多建草閘調集人夫撈濬沙淺船得通行

漕河紀原

春秋時吳城邗溝通江淮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高祖時

灊山東泉以給中都官武帝時因鄭當時言引渭穿
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轉漕甚便明帝
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魏正始四
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乃開廣漕
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
通運漕竟未成功又謝玄肥水之役乃堰呂梁水以
利運漕公私便之隋文帝開皇四年詔宇文愷率水
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

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七年於揚州開山陽瀆以
通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
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
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
四年又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
于河北通涿郡唐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
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筏至京故城則天垂
拱間開安東漕渠南通淮北通海沂密等州明皇時
李傑奏濬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明皇韋遂功

運青萊之粟浮海以給幽平之兵故置海運使後周
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
楫皆達於大梁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
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
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一路之粟自惠民河
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河惟汴最重
太祖建隆元年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
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穎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
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爲閔河東南爲

蔡河天禧二年張綸爲江淮發運使築漕河隄二百
里于高郵北旁錮鉅石爲十磋以泄横流哲宗元祐
四年知潤州林希奏復呂城堰置上下牐以時啓閉
其後京口瓜洲奔牛皆置牐又京東轉運司言清河
與江浙淮南諸路相通因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湍淺
險惡多壞舟楫由是水手牛驢牽戶盤剝人等邀阻
百端商賈不行朝廷已委齊州通判滕希靖知常州
晉陵縣趙竦度地勢穿鑿今若開修月河石隄上下
置牐以時開閉通放舟船實爲長利乞遣使監督興

修治之元符元年知潤州王愈建言自臘月幷常官革
不入潮漲淺涸身以澳舟楫幷令涸力不給所由
差牽駕兵卒併力爲之監官任滿水無走泄者賞水
未應而輒開閘者罰守貳令佐常覺察之詔可重和
元年前發運副使柳庭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
岸舊有斗門水牐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
多損壞詔檢計修復宣和二年以真揚等州運河淺
澁委陳亨伯措置三年春詔發運副使趙億以車畎
水運河限三月中三十綱到京宦者李宗言真州乃

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河淺澁故不能速發按南
岸有泄水斗門八去江不滿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
江十丈築軟壩引江潮入河然後倍用人工車畎以
助運河水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啓之制復作歸
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
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啓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
牐自洪澤至召伯數百里不爲之節故山陽上下不
通欲救其弊宜於真州太子港作一壩以復懷子河
故道於瓜洲河口作一壩以復龍舟堰於海陵河口
作一壩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塘水不爲瓜洲真泰
三河所分於北神相近作一壩權閉滿浦牐復朝宗
牐則上下無壅矣元都于燕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涉
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
河以達于京十九年伯顏建議造平底海船六十艘
運糧由海道至京師二十年以轉運弗便廼自任城
開河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
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後因海口沙壅又
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淸下漳御輸京師二十六

年又以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言
復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淸凡二百五十里魏村牐
改名惠和籍東牐改名慶豐郛亭牐改名平津通州
牐改名通流河門牐改名廣利揚尹牐改名溥濟初
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
鹽城縣歷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
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
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

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要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

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牐河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澁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般載淹延歲月故虧糧數仁宗延祐元年以大船阻礙新開會通河路餘船不得往來乃於金溝沽頭兩牐中置隘牐二臨清置隘牐一各濶一丈以限大船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其後愚民嗜利無厭爲隘牐所限改造減舷添倉長船至八九十尺甚至百尺皆五六百

料入至牐內不能回轉動輙淺閣阻礙餘舟又於隘牐下約八十步河北立二石中間相離六十五尺如舟至彼量長如式方許入牐長者罪遣退之三年命丞相脫脫開龍山河至大元年江浙省令史裴堅言杭州錢塘江近年以來爲沙塗壅漲潮水遠去離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來募夫般運十七八里使諸物翔湧生民失所遞運官物甚爲煩擾訪問宋時並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龍山河今浙江亭南至龍山牐約一十五里糞壤塡塞兩岸居民間

有侵占迹其形勢宜改作運河開掘沙土對牐般載直抵浙江轉入兩處市河免擔負之勞生民獲惠省下杭州路相視自是開之河長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十橋又立上下二牐様通運河公私大便是年三月七日興工至四月十八日工畢　本朝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四方貢賦供需悉由大江而至供給遼東邊餉則由海道運之先是黄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奪淤窒壅數壩舟楫洪武二年濟寧府聞於山東行省發丁夫疏浚河道又於耐牢坡口置

石閘一座蓄水行舟凡役夫匠四百八十五人五十日而成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造磚灰包砌高郵寶應湖隄岸六十餘里以捍風濤初寶應縣槐樓抵界首沿湖一帶皆淤泥隄岸屢修屢圮民甚苦之操舟者亦不便洪武二十八年以本縣老人栢叢貴建言發淮揚丁夫五萬六千餘衆就於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大堤長與渠同期月而成引水於內行舟自後隄無潰決之患而民亦獲休息矣　文皇帝肇建北京永樂初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

水運至陽武縣由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入運至北京海運則從直沽接運至京焉永樂四年以河莊閘閘官裴讓陳江南漕運之利命通政趙居仁等率常蘇松三府丁夫浚導孟瀆河凡十晝夜訖工比舊倍加深廣轉輸商販便焉

按漕河合潞沙大白盧溝滹衛水汶泗沂黃汴淮而流北自通州南抵儀真凡三千餘里河之所經所屬軍衛有司共七十九處濟寧迤北至通州爲北河所屬五十二處濟寧迤南至儀真爲南河所屬二十七處俱有夫役錢糧官員管理而郎中各提督之我　朝名之曰漕河即元會通河也洪武年間淤塞不通至永樂九年太宗皇帝命工部尚書宋禮同都督周長開浚之仍命刑部侍郎金純開黃河故道由是漕河大通海運始能

運河疏築

永樂九年六月會通河成河合汶泗汶水出寧陽縣泗水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通東昌入

臨清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閉舟行便之

八月工部尚書宋禮等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春不足非經理河源及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

比年泊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俱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堤計百八十丈從之

十三年開清江浦河道凡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輓運甚勞平江伯陳瑄自淮安城西管湖至淮河鴨陳口與清河口相直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閉人甚便之

宣德四年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

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常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修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七年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地險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二尺濶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　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成化四年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後奔閘壩閘漸頹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成之

淮安運道

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永樂間通淮河爲運道築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府北鑿河

蓄諸湖水南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江等閘遞互啓閉又築土壩以過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淤塞　嘉靖八年疏治復舊

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

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　七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堋損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

直射因廢拆新莊閘又啟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
所其清江板閘照舊增修又議修復五壩惟信字壩
久廢不用智禮二壩加築仍舊車盤船隻仁義二壩
與清江閘相隣恐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　八年用
石包砌高堰　九年又於府城南運河之旁自烏沙
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十五里曰永濟
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江浦之險　十一年建清江浦
外河石堤長二里磯嘴七座又建西橋石堤長九十
八丈以禦淮河之衝

南昌萬恭云淮安隆慶中水萬曆壬申又水或云海
口淤宜濬之郡有司爲採海口則廣三十里望之無
際冬中洲渚微見海中潮長則烟霧波濤極目耳舟
從何繫人從何依工從何施且清河之流甚駛海口
即淤清河當上行矣古無濬海者有由然哉而怨淮
水罪海口者謬矣

揚州高寶運道

自清口引淮爲清江浦至烏沙河滙管家白馬二河
堤黃浦八淺及寶應縣槐角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
州盱眙縣界皆運道所經湖東有堤長三十餘里
洪武九年用磚修高家潭等處　成化二十一年造
石堤漸修至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等湖皆有石
堤運船觸堤往往敗溺　弘治三年　命官於高郵
河隄東開新河以避其險曰康濟河中爲圈田南北
置閘以時啓閉兩岸俱甃以石　嘉靖五年題准於
氾光湖東傍舊堤開新河長三十里遂棄康濟河又
寶應至界首凡有溝可通注於海者造平水閘十座
十年又自寶應湖東築月堤長二十一里　萬曆五

年淮水由黃浦口決入石堤多壞　七年　命官修
築改建減水閘四座加高閘石九座自是寶應諸河
堤岸相接　十二年題准於石堤之東傍堤開新河
三十餘里以避槐角樓一帶之險曰弘濟河
南昌萬恭云漢唐以前至春秋戰國大江由六合過
邗溝取道于高郵寶應諸湖之西北達長淮江南之
漕俱由邗溝而苦淺阻陳平江乃隄揚州以及于淮
西過諸湖之水遂滙爲一湖港相通三百七十里達
于黃河餉道大通邗溝遂絕今不必泥古妄圖恢復

唯濬之淺淮則可

成化中總理河道侍郎王恕疏論淮揚一帶河道南臨大江北抵長淮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所積雨水接濟湖面雖與河身相等而河身比之湖面頗高每遇旱乾湖水消耗則河輙淺澁不能行舟若將河身比湖身濬深三尺則湖水自來河水自深雖遇旱乾亦不阻船高郵湖自杭家嘴至張家溝南北三十餘里每遇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失落錢糧人命不可勝記前項堤岸之外地勢頗低若再

濬深三尺闊十二丈起土以爲外堤就將內堤原有減水閘三座改作通水橋洞接引湖水以內行舟仍於外堤造減水閘三座以節水利雖遇風濤亦無前患又揚州灣頭鎮迤東河道內通泰等四州縣二千户所富安等二十四鹽場其間有魚鹽柴草之利在前河道疏通之時二千户所運糧船隻俱在本所修船客商引鹽裝至儀真每引船錢不過用銀四五分揚州柴草每束止賣銅錢二三文近年以來河道淤淺加以天旱河水乾斷舟楫不通鹽魚柴木等項俱用旱車裝載二所運糧船隻不得回還本所牛車脚貴柴米價高以致客商失陷本錢軍民艱以過日前項河道自灣頭起至通州白浦止二百四十餘里俱應挑濶雷公上下塘句城塘陳公塘俱係漢唐以來古跡各有放水減水閘座年久坍塌遺址尚存近年止是打造土壩攔水隨修隨坍不能蓄積水利若每塘修造板閘一座減水閘二座潦則減水不致衝決塘岸旱則放水得以接濟運河舟楫流通永爲軍民無窮之利矣

萬恭云高郵諸湖西受七十二河之水歲苦溢乃於東隄建減水閘數十洩水東注閘下爲支河總滙于射陽湖鹽城入海歲久悉湮弘治中乃開儀真閘苦不得泄治水者歲高長隄而湖水歲溢隆慶初水高於高寶城中者數尺每決隄即高寶興化悉成巨淵隆慶六年萬曆元年建平水閘二十一於長隄又加建瓜洲閘併儀閘爲二十三湖水大平淮漲不能過寶應又復淺船淺夫但許深湖不許高隄舊制初建瓜洲花園港通惠閘得故令樊韓世忠船板改廣惠

閘又得故閘基椿石椿大四圍基因之則花園港故閘道也而或恐二十三閘洩高寶八百里七十二河之水欲閉瓜儀蓄諸湖利餉道誤哉

各湖水南注者儀河窄而淺瓜河廣而深余懼瓜之奪儀也乃於三汊河建洋子橋橋口如閘制以節東之儀河不病淺矣而瓜閘江潮近六十里則早至而遲落更便於儀閘鎮江截流官舫徑趨江都真州省續食徵夫之役又利儀閘云

高郵湖弘治三年白公以七十餘萬金成康濟河爾

誠便也第不當東繞圍民田一萬八千畝康濟與湖通水如城田若盂不得已於新河之底沉三涵洞穿月河而東洩船行洞之上方未七十年松板洞窒不復能穿月河水灌田中是老隄之東又益一萬八千畝之田湖也左哉左哉老隄如綫浸萬頃中八面受敵而大隄壞中隄故卑薄大湖攔田湖風濤擊之而中隄壞二隄俱壞則康濟東隄直弱縞當萬石之弩耳豈不危哉今議固老隄塞金門決康濟涸湖田乃循老隄之東去十丈爲之東隄一護老隄一成月河歲加修築則運與民與商舶萬世之利也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疏瀦高寶二湖其略云臣竊維高寶二湖界在淮泗之下既仰受上流之水又旁接諸山之水泉湖聯絡滙爲巨浸中間所恃者惟一線之堤耳堤之內涓滴皆漕渠也稍損之則病漕堤之外尺寸皆民膏也或溢之則病民二者皆非所以爲國也治河者但知築堤爲要以堤日高而河身亦與之俱高剏堤土之版築一經風雨之淋則卽此堤上之土又反爲填河之害矣

如是則內之容受者不多暴水一至不得不漲堤口之決始以尋丈旣而數百丈其勢爲能禦哉去歲高郵清水潭決湖水東注數月不塞二州五縣之沃壤悉爲沮洳之場補葺未已又復報決且比閘漕渠之水亦漸艱澁可不爲寒心哉夫此二湖者雖善泛溢然皆通江達海可以宣洩仍有原設諸塘可以容納爲今之計慮其壅溢莫若導其下流之處何也水必有歸而後不爲害查得二湖之在上流者北可入江皆有故道可循在下流者則有若蒙龍喻口尤爲入海

要路間有　旨疏濬而復輟臣誠不知其故也尤有要者欲其容蓄必當預復其翕受之所何也水必有容而後不橫溢查得該隸江都者則有上雷下雷小新之三塘隸儀真者則有陳公句城之二塘緣茲二湖既受諸山之水必此五塘斯有容受之處原設石閘確有定例溢則由塘而南導之入江旱則引之入濟河以濟運此又先臣平江伯陳瑄規畫之至計今竟不聞修復何也乞　勑工部再議如復挑淺以疏積土復閘規以殺衝流皆有舊制似可無難惟濬下流并厚五塘二議尤為喫緊耳

祖陵

總河潘季馴題稱嘉靖十四年總河劉天和議得祖陵在泗州城東北相距一十三里坐北向南地俱土岡其岡西北自徐州諸山發脉經靈璧虹縣透迤起伏數百里而來會秀含靈至茲聚止　陵北有土岡聯絡倚負南有小岡橫亘依憑小岡之北間有溪水漲流先年置橋利涉凡謁　陵官員俱至此下馬是西北二面土岡聯屬示莫無虞其南面小岡之外即俯臨沙湖西有陡湖之水亦滙於此沙湖之南為淮河自西而來環繞東流上有塔影蘆湖龜山韓家柯家等湖但遇夏秋淮水泛漲則西由黃岡口東由直河口瀰漫浸溢與前項湖河諸水通連會合間或淹及岡足及下馬橋邊惟正德十二年大水異常漲至　陵門遂侵墀陛此則曠百年而一見也今欲遵奉原題東西南三面量築土隄一節職等淺見欲自下馬橋邊及林木左右築隄則板築震驚錛斧掘伐關係匪細固非職等所敢輕議欲自　陵前平地築隄則積水長盈羣工難措抑且遠無所禦近有所妨亦非職等所敢輕議又欲東自直河口西自黃岡口上下五十餘里間遠築圍繞但恐此隄一成淮河一時泛漲之水雖稍能障蔽傍溢而　陵前湖河諸水又將阻遏北從名雖防河實則蓄水遠流未及為患而近水先有可憂者矣尤非職等所敢輕議也又據匠役王良等量得自淮河見流水面至蜥地北水高七尺又自蜥至下馬橋邊地高八尺四寸橋邊至陵門地高六尺　陵門地至　陵地高一尺七寸共

高二丈三尺一寸况　基運山雖供土圍百餘年來
毎歲水溢未聞衝決寔我　三祖陵寢萬年根本之
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未敢遽擬等因到
職隨該職公同各官恭詣　祖陵伏睹環仰博訪備
詢亦與各官會議相同竊惟　祖陵數百年來奠安
已久今一旦添築土隄雖水患固當預防而工役豈
宜輕動委的事體重大非職等所敢輕議等因職按
前疏係嘉靖十四年所題地勢水勢頗爲明悉據稱
陵地迥高二丈三尺一寸則雖極大之水亦無高出

玄宮者且　陵前湖河諸水向來伏秋漲溢如此要
知非築高堤後始然矣
萬曆五年工部勘得水勢洶湧風浪衝擊崖岸逐漸
坍塌逼侵栢林包砌石工計長二百二十六丈至萬
曆五年工完巡按邵　亦於此時行州將護城隄
用石包砌至今賴之稱爲邵公隄
一地理心學云　祖陵龍脉發自中條王氣積萃前
瀦水成湖作内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
九峯插天爲遠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逆之
而　聖祖生矣
黃淮二河合襟謂之水會天心貫　祖陵鍾靈毓秀
之喫緊處也今欲縱淮出高堰是分兩河爲二道且
過宮反跳爲堪輿家大忌臣子何敢輕議
淮水發源河南桐栢山挾汝決窮潁肥濠等處七十
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流龜山横截河中即　祖陵賦
云下口龜山不等閒灣如牛角勢様非凡者是也故
至泗則湧且淮漲于泗即淮漲于河南徐邳也毎歲
伏秋皆然萬曆六年前黄決崔鎮而北淮決高堰而

東泗州苦水石護　祖陵東麓及泗州護城堤以此
儀眞瓜洲運道
儀眞上下江口及瓜洲便河皆由江達淮運道襟喉
宋時儀眞嘗建三閘洪武中即其地築爲壩　弘治
元年始建東關羅泗二閘　十二年復於濵江建攔
潮閘　嘉靖五年題准潮長開閘放船潮退盤壩不
許候閘延久　萬曆四年於朱輝港鑰匙河清江等
處各開河以便停泊
瓜洲江口舊建土壩江北糧船空回撤壩以出而江

南重船及令盤剝搬剝艱難風濤守候　隆慶六年
題准自時家洲以達花園港開渠六里有奇建瓜洲
通江閘二座自此漕艘始免車盤之苦　萬曆四年
於瓜洲開港塢以泊運船

丹陽運道

常州至丹陽河道淺淤歲費工力開挑嘉靖十九年
夏四月丹陽道淤漕舟由孟瀆渡江江陰大盜黃艮
泰𤄊劫舟粟七艘殺運卒數百人執捕官禁檣竿射
殺之南科以聞　上曰江寇猖獗守土巡江官職謂

何　令奪俸置理有差

漕河職掌

永樂初江南糧餉一由江入海出直沽由白河運至
通州一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
輝府由衛河運至通州九年濬元會通河宋禮奏三
年海運二次于徐州濟寧州置倉收糧造淺船五百
隻撥附近衛軍領駕從會通河儹運每年三次以補
海運一年之數十三年戶部奏罷海運悉轉運于裏
河

一正德年[illegible]工部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京儲重事
今運河水少又被往來馬快座船人員挾勢越閘强
開閘座走泄水利誠恐阻滯糧運你部裏便申明舊
例行都察院出榜禁約今後再有似這等的重治不
饒欽此

一工部分差主事嚴督閘壩管河等官每年各要先
時挑濬淤淺愼蓄水利糧船到閘即便開放不許停
留守候

嘉靖三十八年題　准各該河道大小官員自通州

至儀眞及揚州高郵各地方俱要及時修築堤岸疏
濬河渠以濟糧運如遇非常衝決亦要多方設處亟
行修築臨期悞事者軍衛有司官員悉聽漕司河道
衙門及巡倉巡河御史參提照依運官參降事例阻
淺十日該管有司軍衛罰俸半年阻淺二十日罰俸
一年阻淺一月軍官降一級回衛差操有司降一級
赴部調用管司郎中照才力不及事例降一級調外
任河道都御史聽南北科道巡鹽巡倉御史參奏定
奪

四十一年題　准常州奔牛丹陽黃泥壩鎮江京口至瓜州一帶河道江南巡撫行鎮常兵備道嚴督各府州縣掌印等官每年十月中旬查勘淺阻去處立限挑濬臨時若𣹢阻重運至十日該府州縣掌印管河官俱聽巡撫漕司照例參究

隆慶三年題　准河道都御史每年委官查勘小灘河道淤淺去處速責管河官設法挑濬果天旱水涸難行許運官卽呈河道衙門行大名兵備道臨清管閘主事嚴行府縣委官督雇民船刻期起剝運官給與腳價如該道司府遲延致悞糧運卽行參奏其豪民盜決泉源者如律究治

五年題　准蘇州寧國等府南陵涇縣太平三縣及海寧崇德等處運河淤淺府縣掌印管河官每年先期踏勘挑濬俱限十月內工完違悞照例查參其丹徒蓄水練湖清復還官

又題　准漕河一帶自儀真至北通州俱有額設淺鋪淺夫每年沿河兵備及管河郎中主事備細清查照額編補不時查點責令專在地方築堤疏淺挽船事完照例採辦椿草違者參究

萬曆元年題　准薊州運道自丁家淺至黃家窩一帶薊州兵備道督令各該有司掌印管河官每年務要先期疏濬修築以待糧運如怠玩致臨期阻悞漕司照例參奏降罰

又題　准直隸徐邳上下黃河經由去處如有軍民盜決故決河防干礙漕運照例將為首者民發附近衛所充軍軍調邊衛

六年覆　准將淮南并浙江江西湖廣各屬兌改漕糧分別災疲地方通融改折二百萬石共該折糧銀一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二十三兩二錢零又減存運軍省下行糧等銀約該二十二萬四千兩有奇通共銀一百五十九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兩有奇於內以一百萬解戶部以五十九萬五千八十兩協濟河工

七年題　准每年糧運過淮之日高郵管河郎中駐劄儀真張秋郎中駐劄濟寧通州管河郎中駐劄河西務以便督理一遇淺阻親督人夫卽時挑濬

又題　准通倉郎中會同管河郎中至淺阻處所多方疏濬仍責令運船依限前進將僭過運官船隻每十日開揭遞報南去空船一併催儧依限早回若各運官旗故意遷延規避者究治仍呈部查參其臨河各倉主事亦要留心催督疏濬不得延遲誤事

一天津以北一帶河道屬巡倉御史及管通惠河工部郎中分理其河西務桃花淺等處淺溜務要督率軍衛有司管河官嚴責原設堤淺夫役常川疏濬如有阻悞查照單例計日參治

一天津至薊州一帶敢有居民弓兵官校人等在河路張布罾網阻礙船隻及稱盤詰因而搶奪財物者許運軍卽赴撫按衙門及鄰近管糧管河郎中主事陳告拏問

一經紀把持鬨壩索錢者聽巡倉御史通州坐糧郎中拏問治罪

九年題　准將河西務至通州一帶河道分爲四節河西務至舒難淺委武清縣管河主簿謝家淺至李家淺委香河縣縣丞白阜圈淺至馬房淺委漷縣典史王家淺至石土壩委通州同知各領淺夫一百五十名兼用軍民淺夫照地嚴督挑濬遇船阻淺併力挽拽送過信地過而復始如有賣放軍夫管河郎中卽行查參勤能出衆移文吏部紀錄

二十八年御史方大美題天津迤北一帶河道河西務至通州分爲四節每節各淺委州縣官一員分地挑濬又楊村通判一員專督淺工原以白河浮沙易淤易濬全賴人力疏通乃今官則覬覦別差夫則包攬積棍冒名搪抵終日挑濬不過撈集浮土糧船一

至率皆四散奔迸致悞糧運該郎中王在晉議覆呈堂題　准每年定于冬季務如額挑濬如有踵習前弊者撫按不時參究

漕河總論

按歷代建都於西北者皆仰給東南之漕都長安者阻崤陜之險漕運極難所資者江淮河渭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汴洛汝蔡而已惟我　明建都幽燕東至于海西暨于河南盡于江北至大漠水涓滴皆爲我
國家用其用最大其功最鉅者其運河由江而入邗

濉由邗溝達淮而渡上清口經徐呂二洪泝沁泗水至濟寧濟寧居運道之中所謂天井牐者即元史所謂會源牐也泗沂洸汶諸水畢會于此而分流于南北北至安民山入于新河地降九十尺爲牐十有七而達于漳御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牐二十有一而達于河淮此蓋居兩京之間南北分中之處自是而南至于河淮順流也河淮東流至淸口而入于海亂流而渡由邗溝渡江而達于南京自是而北至于漳御順流也御河北流至直沽而入于海泝流

而上由白河抵潞而達于北京通南接濟之水有自武陟來之沁有自瑯邪來之沂通北接濟之水有自金龍口之河有分滹沱河之水通論諸牐天井居其中臨清總其會居中者如人身之有腹臍總會者如人身之有咽喉腹臍損則四肢莫運咽喉閉則五臟不通　國家都北而仰給于南恃此運河以爲命脈濟寧居腹裏之地州縣櫛比居民鱗次而又多有旁出之途惟臨淸乃會通河之極處諸牐于此乎盡衆流于此乎會且居高臨下水勢泄易而涸速是凡三千七百里之漕路此其要害也東控青齊北臨燕趙且去邊關不遠疾馳之騎不浹旬可到爲　國家深長之思者寧有而棄毋無而悔屯兵以爲防守是亦思患豫防之一事也

通漕類編卷之五

通漕類編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芯稺蒭甫較閱

河渠

湖

湖泉之水導引蓄洩皆以濟漕爲運道所關徐沛山東諸湖在運河東者儲泉以益河之不足曰水櫃在運河西者分漲以洩河之有餘曰斗門而淮揚諸湖卽爲運道其山東新舊各泉可引以濟漕者派分爲五入汶者爲分水派入泗沂濟及天井閘漕河者爲天井派入白馬河及南陽棗林魯橋閘河者爲魯橋派入南陽新河者爲新河派卽沙河派入邳州河者爲邳州派今備載焉

安山湖在東平州週圍八十三里零一百二十二步舊有二閘底高於河水不能入湖之下口無閘水不能出嘉靖六年止於湖中築堤十餘里而湖益狹後乃漸復焉

南旺湖在濟寧州卽七十二泉所滙週圍一百五十餘里漕渠貫其中西岸爲南旺西湖東岸爲南旺東湖汶水自東北來界分東湖爲二二湖之下北爲馬踏湖又北爲伍莊湖南爲蜀山湖又南爲馬場湖各湖通連無間凡與西湖盡處相對者卽爲東湖東西湖中爲長堤二西堤設斗門爲減水閘十有八隨時啓閉以濟運河遇有淤淺隨時挑濬每二年一大挑隆慶中開南旺月河二十里有奇以便大挑北至王家窪南出尹家窪稍北里餘各建通河大閘一座

馬場湖週圍四十里舊有堤壞與運河相通河水稍盈卽洩入湖每致淺涸嘉靖十四年築堤長六十里內外各植柳以護之更置減水閘五座運河易盈湖水亦有蓄洩

蒲灣泊武家湖在汶上縣

南陽湖在魚臺卽獨山坡滙爲湖週圍七十六里引沙河經其中入新河

昭陽大湖長十八里小湖長十二里二湖相連北屬滕南屬沛週圍八十餘里納諸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舊運河後以河決棄沽頭於湖東開新河則南陽在東昭陽在西去黃水益遠

運河乃安
赤山湖微山湖吕孟湖張莊湖四湖相連長八十里
在徐州引薛河出地浜漕入新河
蛤蟃湖長二十里連汪湖長一十五里周湖長二十
里梛湖長一十五里在邳州
落馬湖長六十里茅茨湖長六十里黄墩湖長二十
里侍丘湖長三十里倉基湖長三十里埠子湖長八
十里在宿遷縣
大莊湖長十里崔鎮湖長三十里在桃源縣

杜村湖長十里萬家湖長十里在清河縣
管家湖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堤永樂十四年
命官於湖中築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白馬湖長三里汜光湖即寶應湖長三十里界首湖
即津湖長三里在寶應縣新開湖長三十五里在高
郵州邵伯湖長十八里在江都縣諸湖延袤高實以
柢揚州上下相接
按濟漕不出於南旺昭陽二湖也南畿志載淮揚諸
湖之水渙散無紀乃築堤東水界爲漕渠而田畝運
道始利都御史陳公瑄又於邵伯湖作石堤二十餘
里而堤始固湖多風濤舟復損於石　弘治三年都
御史白公昂又於高郵之北五十里作外堤長四十
里南北作石閘啓閉名康濟河而湖患除惟汜光湖
在寶應尚爲舟患知縣聞人詮嘗請如高郵治外堤
得可其奏而有司未竟其事似不可終輟也　霍韜
議云前議起河南山東丁夫數萬疏濬淤塞以通運
道然淤泥自高而下勢無限極日役萬夫力亦不足
今沛縣河淤運舟皆由昭陽湖入鷄鳴臺至沙河宿

遷路不過百里惟湖西寬濶夏秋水溢波濤洶湧或
有覆溺之虞冬春水涸復有膠淺之患若沿湖側畔
築砌長堤濬爲小河河口爲閘以時蓄洩可備風濤
水涸易爲通濟目前運道可以無阻三月即土堤可
成一年即石堤可成用力少取効速黄河愈溢運道
愈利較之役夫丁以濬淤土愈濬愈淤勞逸大不侔
矣
按昭陽湖跨沛之境南北與漕道貫脉頗當時始開
漕者不藉於昭陽而別爲一漕道者只以昭陽有覆

溯膠淺二患耳今如湖側可築堤是或一說也

泉

齊曾地多泉故閘河自徐達衛地七百里賴泉以濟

劉天和曰運道以徐兗閘河爲襟喉閘河以諸泉爲本源今查泉源共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等州汶上等縣先年兗州府專設管泉同知一員近年雖有濬河之名全無實效將泉源濬而修治之庶漕渠有濟矣

東平州泉十四 舊九新五

安圈泉 吳家泉

張胡郎泉 小黃泉新

大黃泉新 王老滿泉

席橋泉 淨泉新

源泉新 洌泉新

耙頭泉 獨山泉

鐵鈎觜泉 坎河泉俱入汶

舊有徐家莊灰灣二泉今廢

汶上縣泉三 舊二新一

龍鬬泉 濼當山泉

雞爪泉新俱入汶

舊有馬莊泉今廢

平陰縣泉一 舊

柳溝泉入汶

滋陽縣泉八 舊四新四

東北新泉 闕黨泉

古滿泉新 負假泉

上蔣詡泉新 下蔣詡泉新

西北新泉 驛後新泉新俱入濟

鄒縣泉十二 舊八新四

鱔眼泉 程家莊泉新

孟母泉 陳家滿泉

白馬泉 岡山泉

黃港滿泉新 淵源泉

柳青泉 馬山泉新

勝水泉新俱入白馬河 三角灣泉入魯橋河

舊有白莊泉今廢

曲阜縣泉二十 舊十七新三

橫溝泉　準下泉

新安泉　變巧泉俱入泗

青泥泉　柳青泉

車輞泉　逵泉

茶泉　雙泉

曲水詠歸泉　温泉

連珠泉　新泉

曲溝泉　濯纓泉

鄒村泉新　文水泉新

柳莊泉新俱入沂

蜈蚣泉會鱔眼泉入白馬河

舊有瀑聲泉今廢

泗水縣泉五十三 舊三十新二十三

趵突泉　珍珠泉

淘糜泉

黑虎泉四泉俱出陪尾山林泉寺左會為泗源

繁星泉　白石泉新

蓮花泉　新開泉新

響水泉　紅石泉

甘露泉七泉在林泉寺南會趵突等泉入泗

下莊泉　三台泉新

湧珠泉　石露泉新

甘露新泉新　奎聚泉新

琵琶泉新七泉俱會趵突等泉入泗

潘波舊泉　潘波新泉新

黃陰泉　吳家泉

杜家泉　曹家泉

蔣家泉　里澇溝泉新

石井泉新　鮑村泉

合德泉新　趙家泉

龜陰泉　龜眼泉新

龜尾泉新　東巖石縫泉

珍珠泉在縣東南尚舒社

黃溝泉　岳陵泉

石河泉　壁溝泉

小玉溝泉　大玉溝泉
蘆城泉　西巖石縫泉
三角灣泉　雪花泉新
新開第二泉新　天井泉新
醴泉新　醴前泉新
七里溝泉新　馬莊泉新
馮跑泉新　魏莊泉新俱入泗
滕縣泉十八舊十五新三
北石橋泉　三里橋泉

大烏泉　絞溝泉
趙溝泉　荊溝泉
跑突泉　劉家蒲泉新
南石橋泉　玉花泉
魏家莊泉新　三山泉
黃溝泉　白山泉新
温水泉
黃家溝泉俱轉入南陽新河
三界灣泉　龍灣泉二泉挑入新河

嶧縣泉五舊三新二
許有泉　温水泉
搬井泉新俱轉入南陽新河
許池泉　龍王泉新俱入[illegible][illegible]河
寧陽縣泉十二舊
龍魚泉　龍港溝泉
魯姑泉　濼當泉俱入汶
蛇眼泉會諸泉入漕河經洸济出天井閘
張家泉　井泉

三里溝泉　古泉
柳泉俱會蛇眼等泉入漕河
金馬莊泉　古城泉俱入漕河
魚臺縣泉十四舊五新九
東龍泉　平山泉
古泉新　廉家潭泉新
西龍泉　聖母泉新
黃良泉　廟前泉
滕家泉新　河頭泉新

高家東泉新　高家西泉新
陳家泉新　中溢泉新俱入南陽新河
濟寧州泉三舊
蘆溝泉入南陽閘河　拓基泉入棗林閘河
馬陵泉入魯橋閘河
泰安州泉三十八舊三十五新三
板橋灣泉　皂泥溝泉
鯉魚溝泉　范家灣泉
鐵佛堂泉　清泉

周家灣泉　風雨泉
馬兒溝泉　梁子溝泉新
木頭溝泉　龍灣泉
張家泉　梁家莊泉
上泉　馬蹄溝泉
臭泉　胡港溝泉
水磨泉　狗跑泉
報恩泉　陷灣泉
胡家港泉　馬黃溝泉

龍王泉　濁河泉
斜溝泉　羊舍泉
顏謝泉　北滚泉
順河泉　韓家莊泉新
力溝泉　東柳泉
神泉新　西柳泉
龍堂泉　水波泉俱入汶
新泰縣泉十四舊十二新二
南陳泉　魏家泉

南師家泉　名公泉新
張家泉　公家莊泉
孫村泉　西周泉
名灣泉新　和莊泉
西都泉　古河泉
劉杜泉　靈查泉俱入汶
舊有北鮑泉及北流泉蒋歲泉今廢
肥城縣泉九舊五新四
清泉　拖車泉舊

鹽河泉　董家泉新
臧家泉　吳家泉
王家泉　開河泉新
馬房泉新俱入汶
萊蕪縣泉十六舊十一新五
小龍灣泉　湖眼泉
蓮花池泉　郭娘泉
牛王泉　鵰山泉
烏江岸泉　鎮里泉

趙家莊泉　王家滿泉
半壁店泉　海眼泉新
雪家莊泉新　水河泉新
魚池泉新　新興泉新俱入汶
蒙陰縣
舊有泉河順德伏牛峪官橋下家莊五泉俱入
邳州河今廢
沂水縣
舊有單家銅井芙蓉上泉雙泉灰泉白泉天泉小水

雲王盤龍王堂共十泉俱入邳州河今廢

泉源分派

南旺諸閘分汶濟以爲漕而汶濟上源有泉跨
三郡十八州縣共幅員最廣派委最長乃設官
督理焉

汶河派計一百四十五泉
濟河派計九十六泉
泗河派計二十六泉
新河派計二十八泉
沂河派計十六泉

東泉志曰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爲漕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派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瀉出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派者曰分水派故首志之泗沂西下夾會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曰天井派故次之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平堤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會橋一也則曰會

橋派故又次之鄒魚滕嶧之流曰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近合也則曰沙河派故又在其次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派故以是終焉關係雖有重輕其實皆能利澤萬世者也故各疏其所出及其派所由來以備叅考云

自分水而入者皆汶也當爲汶河派自會源而入者泗沂交流合爲濟會于洸當爲濟河派自會橋而入者泗故道也而濟魚之泉注之當爲泗河派滕魚嶧

之泉入于留城者今爲新河當爲新河派其流于下邳者自沂而入當爲沂河派

國初泉無專官永樂中定北都始浚會通河以通漕徂徠諸泉之在北者由汶河以分達之沂泗諸泉之迤南者由沂泗而散達之由是東泉始爲漕河上源蓄濟之用

濟州據齊魯之交南北道里之中受泗沂洸汶諸水分流其地斗峻勢若建瓴厥流湍激易涸乃疏諸泉源以壯其源增修諸牐以節其流漕道斯通公私利之矣

閘壩

宛平縣 閘五

青龍閘　白石閘

廣源閘　高梁閘

澄清閘

大興縣 閘三

慶豐閘　平津上下二閘

通州 閘五壩一

普濟閘　南普閘

土橋閘　廣利閘

通流閘　石壩

舊普濟通流俱有上下二閘今各廢其一

臨清州 閘五

南板閘　新閘上閘

沙灣減水閘　潘官屯減水閘

觀音嘴減水小閘

舊有會通臨清二閘今廢

清平縣閘三

戴家灣閘　李家口減水閘

魏家灣減水閘

堂邑縣閘四

梁家鄉閘　土橋閘

土橋進水閘　新開口進水閘

舊有土城中閘二減水閘今廢

博平縣閘五

第一至第五五減水閘

舊有老堤頭北減水閘今廢

聊城縣閘十

通濟橋閘　李海務閘

周家店閘　龍灣西梛行二進水閘

官窯口裴家口方家口李家口耿家口五減水閘

陽穀縣閘六

七級上下二閘　阿城上下二閘

荊門上下二閘

寧陽縣閘二

洸河東西二閘嘉靖六年建

舊有堽城石壩堤減閘今廢

滋陽縣閘一壩一

金口閘

金口石壩成化八年因元舊易爲石堰

舊有土婁杏林二閘今廢

鄒縣

舊有港里積水閘小閘今廢

東阿縣閘一

通源閘

壽張縣閘一壩一堰一

沙灣積水閘　師家壩

野豬腦堰

東平州閘七壩二

戴村閘舊　戴家廟閘嘉靖十九年建

安山閘成化十二年建　靳家口閘嘉靖四年建

袁家口閘　安山湖東西二小閘

戴村壩　坎河口堤壩

南旺[illegible]減水[illegible]今廢

汶上縣 閘[illegible]

開河閘　南旺上下二閘

寺前鋪閘　界首石口二積水閘 [illegible]

焦欒張全劉玄彭秀孔家邢家常家口關家口李

泰口田家口十減水閘

鉅野縣 閘一壩一

長溝減水閘 嘉靖十九年建

逯子山壩

濟寧州 閘十四

天井閘　在城閘

趙村閘　石佛閘

新店閘

新閘 六閘俱明元舊嘉靖間重修

仲家淺閘 宣德四年建　師家莊閘

曾橋閘 二閘永樂間建　上新閘

中新閘

下新閘 [illegible]

棗林閘 永樂間[illegible]　四里灣減水閘

舊[illegible]分六閘嘉靖[illegible]上下二閘永通[illegible]年設

閘宮村閘吳泰閘片玉閘碎玉閘今廢

濟寧衛 閘四

永通減水閘　五里營平水閘

十里鋪平水閘　安居平水閘

魚臺縣 閘十六壩一

南陽閘 宣德二年建

利建閘 即宋家口閘隆慶元年建

新河十四減水閘 嘉靖四十五年建

蘇家壩

舊有穀亭八里灣硯瓦溝陽城湖泥河五閘今

廢

滕縣 閘一壩五

佃戶屯減水閘　東邵壩

王家口壩　豸裡壩

宋家壩

黃甫壩 [illegible]閘壩俱隆慶二年建築

沛縣閘七壩三

珠梅閘　楊莊閘

夏鎮閘　滿家閘

西柳莊閘　馬家橋閘

留城閘以上七閘俱隆慶元年改舊河孟陽泊沽頭上中下胡陵城廟道口謝溝七閘改建

沙河口壩隆慶元年築　薛河口石壩隆慶二年築

惟城壩嘉靖四十五年築

舊有新興閘金溝口飛雲橋雞鳴臺昭陽湖中

東西六積水閘今廢

徐州閘四壩二

黃家閘天順三年建

梁境閘即境山舊閘萬曆二十年復

內華閘

古洪閘二閘萬曆十一年建

徐州洪石壩　呂梁洪石壩

舊有徐州洪閘呂梁洪上下二閘今廢

邳州閘一

匙頭灣減水閘萬曆八年建

桃源縣閘一壩二

馬廠坡減水閘萬曆八年建

崔鎮徐昇季大三義四減水石壩萬曆七年築遙堤建

清河縣閘一壩一

通濟閘嘉靖中建萬曆七年改建甘羅城出口之處題准每年六月初旬水漲築壩攔截九月初旬水落開壩行船

天妃壩萬曆七年建

舊有新莊閘天妃閘萬曆七年俱廢

山陽縣閘七壩六堤一

福興閘萬曆七年改建壽州廠

清江閘　板閘

龍汪閘　永清閘

窯灣閘三閘萬曆十年永濟河建

黃浦減水閘萬曆二年建

方家壩　新建壩

仁義禮智四字壩　高家堰石堤萬曆七年建
其東移風閘龔閘新城上下二閘及萬曆九年
建涇河平河橋二減水閘又有清江東西淮安
滿浦南鎖五壩信字壩今俱廢

寶應縣閘十三

弘濟河南北二閘　長沙溝減水閘

朱馬灣減水閘

劉家堡減水閘五閘俱萬曆十二年建

江橋北等八減水閘嘉靖萬曆年間建

舊有七里溝宋橋口焦覓溝三減水閘白馬湖
七里蒲板所樓滾水壩今俱廢

高郵州閘九壩一

康濟河南北二閘萬曆四年建

城南河堤三減水閘嘉靖中建

新中堤四減水閘萬曆五年建

蛤蜊壩

舊有觀橋上下二閘車邏王琴二減水閘今廢

江都縣閘十六壩十一

廣惠閘

通惠閘隆慶六年瓜洲建

邵伯九減水閘

芒稻河減水閘萬曆十一年建

沙壩喬家馬家渡南潭四平水閘萬曆元年建

瓜洲十壩舊十一　灣頭滾水壩

舊有朝宗上下通江新閘大同潘家大橋江口
留潮九閘及新廟等十一減水閘邵伯小壩揚
子橋古壩瓜洲減水殘雷公上下二塘小新塘

句城塘今俱廢

儀真縣閘四壩六

響水閘　通濟閘

羅泗閘一名臨江閘　攔潮閘

一壩至五壩　新壩

舊有清江等八閘裏河口閘及東門新高橋二
減水閘劉塘茅家山北山陳公四塘蔣家沙漲
家港二減水壩今俱廢

丹徒縣閘

大犢山閘 萬曆十一年建

丹陽縣閘一

黃泥壩閘 萬曆十一年建以上二閘俱爲挑浚練湖設

漕河水程

漕運水程自通州至儀真三千里凡爲驛四十有二

通州潞河水馬驛 至本州合和驛一百里

合和驛 至武清縣河西驛九十里

河西驛 至本縣楊村驛九十里

楊村驛 至本縣楊青驛八十里

楊青驛 至靜海縣奉新驛一百里

奉新驛 至青縣流河驛七十里

流河驛 至興濟縣乾寧驛七十里

乾寧驛 至滄州甎河驛七十里

甎河驛 至交河縣新橋驛七十里

新橋驛 至吳橋縣連窩驛七十里

連窩驛 至德州良店驛七十里

良店驛 至本州安德驛七十里

安德驛 至本州梁家庄驛七十里

梁家庄驛 至武城縣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

甲馬營驛 至臨清州渡口驛七十里

渡口驛 至本州清源驛七十里

清源驛 至清平縣清陽驛六十里

清陽驛 至東昌府崇武驛七十里

崇武驛 至陽谷縣荊門驛八十五里

荊門驛 至東平州安山驛六十里

安山驛 至汶上縣開河驛七十里

開河驛 至濟寧州南城驛一百一十里

南城驛 至本州魯橋驛五十五里

魯橋驛 至兗州府沙河驛六十五里

沙河驛 至沛縣泗亭驛六十里

泗亭驛 至徐州夾溝驛七十五里

夾溝驛 至本州彭城驛六十里

彭城驛 至本州房村驛六十里

房村驛 至邳州新安驛六十里

新安驛至本州下邳驛六十里

下邳驛至本州直河驛六十里

直河驛至宿遷縣鍾吾驛六十里

鍾吾驛至桃源縣古城驛六十里

古城驛至本縣桃園驛六十里

桃園驛至清河縣清口驛六十里

清口驛至淮安府淮陰驛六十里

淮陰驛至寶應縣安平驛八十里

安平驛至高郵州界首驛六十里

界首驛至本州盂城驛六十里

盂城驛至揚州府邵伯驛六十五里

邵伯驛至本府廣陵驛四十五里

廣陵驛至儀真縣儀真驛四十五里

今瓜洲近造通江閘江南兌運漕船由閘徑通廣陵驛無過壩之勞廣陵驛至瓜洲四十里

通漕類編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illegible]甫校閱

河渠

黃河

山海經河源出崑崙之墟山海經曰崑崙山縱橫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爲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然東流潛行地下至規期山北流分爲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其河復合東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西南流又東迴入塞燉煌酒泉張掖郡南與洮河合過安定北地郡北流過朔方郡西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流過雲中西河郡東又南流過上郡河東郡西而出龍門汾水從東於此入河河東卽龍門所在至華陰潼關與渭水合又東迴過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今陝州東河北陝縣三縣界及洛陽孟津所在至鞏縣與洛水合成皐與濟水合濟水出河北至王屋山

[illegible]河渡正對成皋又東北流過武德與沁水合
于蒙陽信都信都今冀州絳水所在絳水亦曰潦水
一曰潦水鉅鹿之北遂分爲九河鉅鹿今邢州大陸
所在大陸澤名九河一曰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
釜五胡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津又合爲一河而
入海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貝丘鬲川信
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有存漢代河決金
隄南北多罹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
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已亡其八枝也河之

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故尚書稱導河積
石至于龍門今絳州龍門縣界南至於華陰北至於
砥柱東至於孟津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東
過洛汭至於大伾洛汭今鞏縣在河洛合流之所大
伾山今汜水縣即故成皋山再成曰伾北過絳水至
于大陸其絳水今冀州信都大陸澤名今邢州鉅鹿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同合也九河
又合爲一名爲逆河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
河水初禹自黎陽東北界分河爲二渠以引水一南

出會隰川今河所流也今河猶流以東徙故瀆今一
出貝丘即九河之上河王莽時廢矣故俗謂之王莽
河史記河渠書漢志並云河之爲菑害中國尤甚酈
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又醱二渠以引河如淳注二渠
一出貝丘一則隰川王莽時河遂塞但用隰耳隋煬
帝於衛縣今衛縣因淇水之入河淇水亦曰清水立
淇門以通河東北行得禹九河之故道隋人謂之御
河
古今河源之說異禹貢云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

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於闐一出葱嶺唐薛元鼎
云得河源於崑崙之水赤黃黑青色以方異穆天子
傳言陽紆之山河伯所居是惟河宗佛書言阿耨達
山有大淵水即崑崙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
變易或番漢異稱耳按潘侍讀昂霄河源志今朝之
究河源蓋得之目覩非傳聞者也太祖嘗征西夏過
沙陀至黃河九渡九渡者在崑崙西南憲宗命皇弟
旭烈征西域凡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矣
至元庚辰世祖命臣都實往西域將城其地以通互

市自河洲行五千里抵河源及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悅以爲吐蕃都元帥領工徒以往使其弟闊闊出旣奏大臣阻之次年還河源在吐蕃西鄙有泉百餘竇地方七八十里皆沮洳不勝人跡泉不可逼觀登其旁嶺下視歷歷如列星然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者漢言星宿也惱兒者海也星宿海合流而東滙爲二澤復合流始名黃河然猶清可涉河析爲九即九渡也廣五七里下復合流漸遠水益渾土人抱革囊騎過之其聚落之處多編木如舟以濟附以毛革中

僅容二人又東則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崑崙腹頂皆雪盛夏不消河過其南距山麓僅五六十里又南爲四達之衝地多盜常鎮以兵崑崙之西人民少山居其南山峻獸有旄牛野馬狼狍羱羊之屬東則山益峻而地漸下岸至狹或狐可躍渡河至貴德州始有官治歷積石至河州東北流歷蘭州鳴沙州應吉里州流正東自星宿海至漢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衆其山或草或石至積石始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曲而彼地有二折云漢書言葱嶺河至蒲昌海水伏流而出臨洮今洮水自南下非蒲昌也土人言於闐葱嶺水下流散之沙磧則其伏流信然然其後出者莫知矣或又云黃河與天通又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閬風玄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皆妄也世多言河出崑崙者蓋自積石而上望之若源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崑崙之西北東流過山之南然後析而抵山之東北其遶山之三面如玦焉實非源於是山也然凡水者山之血脈也山高而廣則其水必衆而鉅崑崙至高廣者也而謂無一水源於

其閒邪其不言之者蓋欲破昔之謬著今之奇故略之爾延祐中闊闊出爲翰林承旨潘侍讀與同寮稔得其深言云

黃河水東北流歷西番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　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蓋爲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

黃河修築

黃河發源合陝西山西諸水而始大至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决無常

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淤安山

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兗州府沙灣之東决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　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即荆隆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荆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　命官治之

三年河決原武　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時河決分三支一出封丘縣金龍口漫祥符長垣下曹濮潰張秋長堤一出中牟縣下尉氏縣一出洧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之境至於宿州　廷議遣昂挑濬通許河江荆口二處弗績乃首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築塞金龍口挑濬滎澤縣之楊橋以分導河流濬宿州古汴河以達泗挑開歸德之小壩分河流入睢寧縣之小河名爲睢河以殺之又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一帶皆深廣矣又疏月河十餘塞決口凡三十六由是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役夫凡二十五萬

五年決楊家金龍等口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之大夏曰不治上流則決口不可塞乃發丁夫數萬從黃陵岡浚舊賈魯河四十餘里由曹以出於徐分殺水勢又浚河自孫家渡口七十餘里別開新河一道由陳潁導水南行以入於淮又

浚河由中牟扶溝陳潁二十五里至宿遷東入於淮又浚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於淮又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百六十里

劉天和曰劉忠宣弘治之役始惟治張秋久而弗績廼開上流孫家渡及導河下流由梁靖口出徐州繼治黃陵岡決而張秋之口自塞可以爲法矣

又總督漕運都御史張偉云黃河沁水自大潭口合流東下先年此河於通許縣分流一股入鳳陽渦河

掾遶淮河又於江荊口分一股流於衛輝河又於金龍口分一股流下張秋其徐州止是小黃河一股流下所以水不爲患近年以來通許縣河及江荊口二股俱已淤塞而金龍口又經先年侍郎白昂築塞況上流身寬闊水勢散漫及至徐州城邊河道窄狹所以洶湧衝決爲患

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溫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堤循運河大堤東南

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　命官塞之

是年河決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勢甚盛

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　命官修濬

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雞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塡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

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　命官發丁夫數萬于昭陽湖東北起江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　命官即故道濬之修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

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　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堤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抵單

縣侯家林築長堤八十里

十二年冬十月河決亳泗歸宿等處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運道遂淤　命右副都御史劉天和往治之初嘉靖戊子河流東潰飛雲治者疏開封趙皮寨口導之南由亳泗歸宿入淮以殺其勢至己丑庚寅兩年間飛雲橋之流益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一時舟行閘面頗稱快顧決潰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閘座阻隔泉源先見者懼有他虞及是年冬趙皮寨河南向亳泗歸宿之流驟盛東向南靖之流漸微

梁靖岔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濟寧南至徐沛數
百里間悉淤　廷議天和往督漕事至訪羣議或謂
引黃河或謂濬漕河天和遂躬度自趙皮寨東流故
道淤凡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河底視南流高丈
有五尺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凡二百七十
餘里而始至谷亭遂定計濬南旺淤沒以免盤剝緣
曹單長堤以防衝决施植椰法以護堤岸濬月河以
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决置
順水壩以來漫流運道遂通

十六年鑿地丘店野鷄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
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
二十一年又鑿野鷄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道
河東注以濟二洪
二十四年由野鷄岡决而南至泗州合而入海遂溢
蒙城五河臨淮等縣
二十五年又决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
甚衆　命總理河道御史會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
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

三十一年又决房村至曲頭集凡决四處淤四十餘
里　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
三十七年淤新集趙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
碭山趙郭貫樓析為五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
四十四年黃河泛徐州將溜溝以上運河淤凡一百
六十餘丈以下淤七十餘丈又自境山至茶城五里
許小閘至沛金溝口一十三里許俱淤其沛縣黃河
赤徑衝魯村淺西岸循謝家莊至上閘上淺仍東北
衝由三教灣一帶一十五里盡淤乃以朱衡為工部

尚書往治河衡議開南陽口至留城一帶新河以備
運道又開留城口至洋淺一帶舊河以接新河費銀
四萬有奇粟三萬有奇功猶未就言官劾奏衡等乃
濬自南陽口至仲家口俱底績可行舟但三河口至
夏村口二十餘里微淺澁是年六月黃河水發遂决
長堤二百餘丈其所挑舊河與沽頭閘數里復淤百
中橋至留城一帶新河堤又决百十餘丈及留城至
白洋淺運道仍淤言官復劾奏
萬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護房村等處堤

岸又築遥堤四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至金城五港
入海然汎溢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决
五年秦溝復淤白崔家口歷北陳鴈門集等處至九
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詎安山歷符離出
小河口而崔鎮大决散漫湖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
淺
六年　命官修治乃議塞崔鎮口因築遥堤東水衝
沙其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舖長二萬八千五百五
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横堤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

八十餘丈又於桃源縣馬廠坡築堤長七百四十丈
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其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
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
十丈建崔鎮等滚水石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使不
能潰堤而出河流始安
二十年淮河漲溢特遣科臣勘議開腰舖抵周家庄
四十里使黄讓淮而安　祖陵開韓家庄及旹家營
以洩閘河之水而保運道實由河身日高易于淤梗
耳後戸部題稱黄流猛悍逼阻清口壅塞運道欲開

復老黄河上流深濬草灣下流部科咸謂黄水濶深
若挑故道須與相等計長六十里煩糜可慮且大河
口去清口僅五里許強黄仍逼弱淮恐終不能洩之
東注而漁家溝一帶土地可耕捐弃拂民又有議開
滿口至徐州延亘七百餘里費約五六百萬部謂泗
鳳　陵寢所在王氣詎可少洩並行報罷
二十三年巡按高舉疏黄淮受病之原其略云臣于
去年奉　命巡按淮揚比五月入徐時徐州月河新
成積水盡洩臣一望黄流見城外有堤幾與城齊堤

外有河水與堤齊且水日益漲堤日益增將不知其
所終是黄水之日高爲徐城害者如此既由徐而泗
一望淮水見城墻以内積水占之城墻以外淮水環
之傾頽民舍渰没民田是淮水之日高爲泗城害者
如此又由淮安歷揚州見揚州迤邐漕渠三百餘里
所恃一線長堤乃其所以爲堤者皆岸上加土水高
平地多者丈餘少亦不下五六尺夫堤高則漸薄薄
則易潰今日報决青水潭明日報决濠家灣又明日
報决邵伯口築土砌石歲無虚日聚料鳩工日無停

者間閻日廢於斧命田舍悉滙爲巨浸是淮水之日
高爲地方害者又如此臣惟得之咨訪蓋黃河之水
自星宿海歷關陝奔騰萬里而入于海淮河之水自
桐柏涉壽潁夾七十二溪之水由泗會黃而達于海
夫此沆漭兩河納百川需此一海口以沛其朝宗之
脉則海口其咽喉也海口沙壅咽喉作梗斯則河泥
日結淤而高泥高于河水漲于上向所稱呂梁一洪
至爲險峻今則履爲坦途而不知有洪于是乎黃漲
而徐城坐困矣强黃外抗弱淮中停况又截以高應

堤以張福卽向所稱洪澤等河各有界限今則滙而
而浩渺無涯淮漲而泗城告急矣淮不此出勢必南
注故每遇夏秋都管塘周家橋等處茫乎四十餘里
水漫而南于是乎水漲而漕堤決矣于此而桉其勢
揆其源則鳳泗淮揚之陷溺病在淮淮停病在黃黃
之泛漲病在海口是故疏海口以導黃抑黃水以洩
淮此誠首務第恐茫茫海口工力難施則于今昔所
議三叉鎮耿公廟甓家營鮑家口等處另開支河驅
由灌口而注之海以治其本黃水旣分淮無壅遏或

又蠡決張福之堤大闢清河之口而繼之以治其標
則　祖陵以奠運道以安而鳳泗高寶之民可措之
衽席矣
是年冬十月工部覆議得分黃導淮大工事宜
一議錢糧河工用銀六十八萬各役該領銀兩責
成各道督率各府佐官每十日一驗依期給領不
許稽遲致悞工程
一議官夫該夫八萬餘名每夫給銀一兩五錢凡
科索苦累夙弊盡行禁革赴工之日照行伍之法

每十有長每百有率各設旗牌以便識認稽查分
界止宿以杜爭鬧設局施藥以療疾病調兵巡邏
以防意外之虞
一議分委以便責成河工重大工費不貲所賴以
督率夫役稽查錢糧者惟大小官員也各府推官
等兼督各州縣官分理周橋武墩逕河子嬰溝等
處五港口三岔墩工程專屬之海口分司官并黃
家壩三大工每工以部司及兵道各一人管理催
募人夫及放錢糧措備器具照查夫役責之各部

司與各道查催工程核驗土方給散工食柴米等
項則屬之府佐官一應收放河工錢糧屬之淮安
府掌印官查盤分黃錢糧屬之廬州府推官各官
如遇陞遷不許離任
一議肅法紀以整肅人心大工舉興怨謗易生所
賴以整肅人心鼓舞衆志者惟法紀嚴明也宜甄
別勸懲有錢糧明白工程如式者定行紀勸否則
紀罰總河以此甄別司道司道以此甄別各委官
如橫生疑畏致廢大工者許指名具　奏重治

詔從之
二十四年三月工部奏　祖陵運道事本兼重分黃
導淮勢實相須向者淮流壅遏由于清口河身墊高
黃流倒灌淤沙阻塞漸成門限以致水積盱泗患及
祖陵今之議者有謂開黃家壩以分黃闢清口沙以
縱淮而又開周橋武墩以消淮泗積水者有謂于運
河口起至甘羅城北拐角對正東岸邊另挑小渠一
道暫以行運者有謂沙在所當闢爲目前第一務者
即今糧運過淮在邇事勢燃眉雖運口新挑小渠轉

可通漕然非永賴長策則清口沙之闢誠有不容緩
者至謂運船出清口從鮑王口轉入黃河不如移口
于江浦上與鮑王口對直出入僅渡一河相距止二
里許既無遠涉輓輸之勞又免舊口淺灘之患爲運
道永便乞　命漕臣定議奏報如此不惟運道無梗
塞之虞　陵泗亦可免壅溢之患矣　詔可之至六
月盡而功成
閏八月工部覆奏高寶諸河爲淮泗旁洩之路先因
淮水汎溢清口阻隘宣洩無自議開周橋等處急洩

淮漲以安　祖陵又恐淮身不容納故議濬涇河子
嬰溝以洩河入海闢金灣芒稻河以引湖入江即今
分黃導淮已告成功而猶當廣其入海入江之路以
防伏秋之潰伏乞下漕臣雜議
二十七年工部尚書楊一魁題覆云邇年黃河之南
徙也徐邳運道有淺阻之虞歸仁隄防有侵齧之慮
彼時議論紛紛計畫無出欲塞黃堌而千丈之狂瀾
恐難力遏欲濬濁河而百萬之金錢又難力辦遂致
築室三年竟無成功今自開桃三仙臺　[illegible]河

及挑濬運河各工告成黃流東注由小浮橋入運河水勢盈潤已挽全河十分六七頃運事已依期報竣即令秋冬水涸之時水勢淺者八九尺一丈深者丈六七尺不等東南大勢已定官民船艘通行無阻可爲明效大驗總計費銀止十萬有奇較之本工原估一十九萬已省其半若與濁河工費相提而論省蓋不啻數倍矣都水司郎中王在晉潛心水經加意河道所應併賚奉　旨管河官各敘賚有差

二十九年四月工部覆河道尚書劉東星本有曰河

淮交變北遏茶城南侵　陵寢故議開黃家嘴分殺下流以導其去復因黃堌口決至九十餘里工不可必費不可繼故議開趙家圈三仙臺等處疏瀹上流以道其來今值天道亢旱經歲不雨原頭既微來流日少此濁河之役旋挑旋淤非人力之未至實水性之不可強爲耳惟徐邳一帶運道咽喉目今糧船淺阻關係匪細相應移咨總河衙門及各官作速踏勘趙家圈三仙臺李吉口上流不及有無旁潰果否壅塞應否開濬或另尋別道引水潤漕以救目前之急令泇河工程既有次第一面添夫并力速成務期克濟

九月工科給事中張問達題稱總河尚書劉東星於趙家圈告竣後復採舊議開泇河舍黃流引汶泗山川泉源之水以爲運道便宜經久謀之心亦良苦顧連二汪黃泥灣以至萬家莊韓莊地多石塊沙礓夯鍤繁興工尚未就而趙家圈日淤日塞因而斷流以致徐邳間三百里之河水止尺餘益淺糧船停閣不行者幾一月雖皇皇焉復決李吉口以引水而隨即

壅淤非一時天雨連綿水勢陡漲深三五尺船可換幫漸渡而至閘河乎及入閘河而中間又多淺阻臨淸以北如八里圈半壁店武城等處五閘水微河流甚細且河底流沙走動不常左挑則右塞前開則後壅而漳河之水不由故道經三台口廻龍鎮至小灘入衛濟運此一萬二百七十有餘之船相與爭一線之水而不能進之速也夫糧船抵壩遲故交納遲交納遲故回空又遲無船何以兌支裝載而河不先時挑濬何以通運行舟倉庾之積財日空又何以接濟

取給是誠 國家之咽喉命脉絕續安危所關何可以因循遷延而泄泄然漫視爲耶

御史張養志題稱治河之策不越理黃河開泇河之兩端而黃河之說其目有四泇河之說其目亦有四一曰塞黃堌口以杜泄水之隙蓋運道河身原淺故蓄水不深全賴黃水接濟方可通運自黃堌口一決湍流洶湧全河勢已南徙見今口濶八十餘丈水深二丈四五尺三丈不等以致東流微細濁河乾涸徐邳一帶年年淺澁前年開趙家圏三仙臺業已通運

今復淤平今歲開李吉口亦已通流旋亦淤塞職此之由故欲運河充盈糧船通利須將此口預爲堵塞使水不南洩盡向東注庶運河之水可以常盈而糧艘可以免阻滯之患矣一曰濬李吉口以通引水之源夫自趙家圏旣淤所賴以引導黃水接濟運道者惟此口耳況黃堌衝決日久勢已深濶須將此口大加挑空深濶相等始得分奪其勢但此口至運河長三百里工力浩繁遠難成功合於每歲運畢之日自李吉口至堅城集係隷山東自堅城集至鎮口係隷徐屬或量動官銀募夫或調集各處徭夫併力興工大加疏濬近口處濶二十丈以下濶十餘丈俱深一丈四五尺庶可引水一半東注而宿邳之間可免淺涸之患矣一曰濬邳徐漕河以爲受水之地自邳宿以至徐呂地高河淺難以蓄水每至春夏之交率多淺澁糧運至此往往阻滯合於初冬以後將北自珠梅閘南自宿邳一帶探勘淺處即以額設徭淺二夫大加疏濬三五尺務俾深通更於大浮橋迤北劉家灣建閘一座鎮口閘迤北玉皇廟建閘一座以時啓

閉庶停蓄自深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緩急有賴矣一曰築禾夏隄以防決水之虞此隄東水歸漕關係甚重先年原係土民接築禦水後因黃河南徙節年水漲沙淤前隄低矮單薄去歲馬家瀏何家集衝決數口水盡南奔不惟徐邳運道淺涸即禾夏田廬亦被淹沒今雖堵塞尚未完工近又衝決申家營三四十丈若不上緊加幫恐難捍禦合於此隄幇修高厚夯杵堅實更接築大隄一道直至大石山頭俾南岸一帶俱有隄禦仍將前口上緊堵完庶隄岸堅固水不

潰決運道民生均有攸賴矣以上四欵皆運道之不可鈌者也一曰開黃泥灣以通入泇之徑查得邳州沂河口係泇河之門戶也進口六七里有湖名連二注者其水淺而且濶且下多淤泥糧船至此沾滯難行欲爲挑濬則無岸可循欲爲埽壩則無根可據總難爲工查得湖外有黃泥灣離湖不遠地亦頗低自沂口至湖之北崖約二十餘里合於此處乞河一道以接泇口不必拘定丈尺惟以可通運艘爲度湖水引以灌河湖身棄而不用所費不多成功亦易運舟

從此可以直達泇口不致阻礙矣一曰鑿萬家莊以接泇口之源泇口迤北有地名萬家莊以及臺家莊侯家灣梁城等處原係山岡高阜之地且多砂礓石塊極難爲工總理河臣劉東星分委沿河部司等官調集徭淺等夫併力疏鑿業已成河今歲輕小糧船已通行三二十隻但河身尚淺水止三二尺不等漸江淛廣糧船重大難以通行合於此處更加鑿削三五尺俾韓莊之水下接泇口並蓄水五六尺深庶糧船不論大小輕重沛然可達矣一曰濬支河以避微山險韓莊之西有湖曰微山上下三十餘里水深往復必須先測探水勢深淺插立標竿以爲船隻依導遇風揚帆頃刻可過但湖水遼濶倘遇猛風暴作不免漂流之患今已於湖邊開支河一道下接韓莊上通西柳莊四十五里不由湖中挽拽有路但工尚未完水未深通合將此河再加疏濬務使通舟庶船有恃循可免漂沒之患矣一曰建閘座以爲蓄洩之具地勢原有高下則蓄水自有淺深萬莊一帶地勢原高雖所開河身一二丈四五尺不等較之泇河已

南猶爲高峻北來之水至此南下必速合於此處比照濟寧在城等處或三五里或十數里相其地勢建閘三五座以時蓄洩庶節宣有具水可常盈無淺澁之患矣以上四欵皆泇河之不可鈌者也夫黃墹口先此河臣以爲不可塞而臣以爲可塞者非故爲是異同也蓋彼一時也徐呂二洪不患淺涸而患衝決故留之洩水以防衝運之患留之誠是也此一時也二洪不患其衝決而患其乾涸故築之借水以成濟運之功築之亦是也泇河先此河臣以爲不可開而

臣以爲可開者非敢爲是紛更也蓋前此疏鑿未至
砂石爲梗故謂其不可開者慮河工之未易成也今
砂石已鑿深通頗易故謂其可開者惜成功之不可
棄也此二役也在理黄河乃萬世不易之經開泇河
乃一時濟變之權若修泇口而遂弃黄河此舍正而
用奇非常勝之道也非臣之所知也惟在當事者審
時度勢次第興工則善矣
十月工部議覆過者蒙墻寺蕭家口之徙也原係黄
河故道自嘉靖三十七年河淤新集水始北徙李吉

口下入鎮口爲運道濟者四十餘年所矣不意昔年
有黄堌口之決又不意今日有蕭家口之徙也然黄
堌雖決始以河勢浩大工鉅財詘不若因勢利導尤
可濟急故議開趙家圈三仙臺等處引水出小浮橋
以接濟徐吕之泓數年來運道無梗漕艘得全皆其
力也今蒙墻寺一徙雖黄堌口亦在其北矣黄堌口
一涸而趙家圈且至斷流矣邇其横溢之勢既合趨
淮泗浸及　陵園究其遠徙之形又漸逼徐吕病及
漕運臣等駴目驚心不覺廢箸而日夜鰓鰓者竊以
爲全河既潰勢難捍禦不若從決口圖之猶可事逸
而功集也查得蒙墻寺西北宋家莊至上流傅家集
兩河相望約十里許乃黄流灣曲之所須開濬直河
可以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起至下劉口止約長十
二里大加挑挖務俾深濶容受水汛併將李吉口以
下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力挑通其黄堌
口以南如馬家溜武家營何家集各處決口速行堵
塞更加堅厚使河流盡歸正漕免致旁瀉又恐全河
來復灌淤鎮口再改挑唐家口而注之龍溝入小浮

橋庶既資其利又免其害目前急切之計似無出於
此者矣
十一月工部議覆河南張家樓決口在開封府東北
蒙墻寺決口在歸德府正北全河既潰勢難捍禦不
若從決口圖之猶可事逸而功集也查得張家樓決
口尚小堵塞易就蒙墻寺西北宋家莊至上流傅家
集兩河相望約十里許乃黄流灣曲之所須開濬直
河可以引水東流仍自徐家口起至下劉家口止約
長二十里大加挑挖務俾深濶容受水汛併將李吉

口以下至堅城集三十餘里沙淤河道盡力挑通其
黃堌口以南如馬家瀏武家營何家集各處決口速
行堵塞更加堅厚使河流盡歸正河免致旁溢又恐
全河來復灌於鎮口再改挑唐家口西注之龍溝入
小浮橋庶既資其利又免其害矣
三十年工部題覆 祖陵爲 國家根本重地中州
乃鳳陽淮泗上流近因蒙墻等口衝決黃河盡皆南
徙勢趨永宿逼近 祖陵目今若不亟圖轉盼水漲
狂流非惟生民受昏墊之虞抑恐 陵園有侵嚙之

患撫臣議築汴堤以障南徙誠爲目前保護至計汴
堤上自歸德下至靈虹接運歸仁石堤數百餘里以
故萬曆二十一年洪水滔天至此而止若今河南地
方已修完固而靈虹一帶尚在殘圯則狂瀾盡復奔
南前工又成虛費合無一併修築堅厚始保萬全再
查宿遷小河口乃睢水出洩故道河渠尚未深廣衆
以耿車兒灘橫堤年久殘廢莫能障禦狂流爲今之
計速應疏濬小河正渠仍培築耿車等堤使黃流盡
歸小河口則瀰漫自消而 祖陵庶無他虞弟前堤

既築決口既塞儻下流不濬上源必復淤塞恐衝決
之患又所不免誠有如撫臣之所言者矣
十一月工部題覆淮泗 祖陵爲 國家萬年根本
徐邳運道乃京師百萬咽喉向因蒙墻口決黃流南
溢徐邳之間竟成平陸淮泗之地幾爲巨浸生民墊
運道淺阻 陵園震恐其關係何如者惟是中州河
決 陵運病焉王家口關山東憂也故一王家口也
河南勘臣以爲迎溜可開山東勘臣以爲地勢高不
可開總撫意見少殊諸臣繁議日興茲查總河疏內

謂王家口前此會勘時衹是迎溜今水已掃岈八十
餘丈有躍然自趨之勢天然河形萬無可疑故上源
必主于開王家口黃堌李吉相距咫尺黃堌下而李
吉高先是黃堌未塞水性就下盡奔黃堌而出李吉
口者特餘波耳安得不隨濬隨淤今已築塞堅固又
於近口築壩一道則水勢已趨李吉再於口上大加
挑展水不出此將安之乎故下流必主于濬李吉口
至于堅城集原估八十萬今待水自衝刷可省錢糧
三分之二及將前項工程以監工委之正官督率分

之司道提調委之中河分司兼理任之漕河道督核
委之權宦催儹責之府佐大小官員不許擅離工次
司道以下一併停其陞轉井井條分晉諄飭省此議
總河周閱遍歷全河已入于曾中悉慮苦思勘議畫
復無遺策至于　請重事權一節蓋向來河上官員
原非總河專轄以故統屬少疎差委罔效今日集三
省之官僚聚十萬之夫役若不預爲申飭仍襲因循
恐人心以積玩莫振法令以久疎難行膚功未易奏
而　陵運之憂終未已也合無依議將　勑書內應

行事宜再行申飭一切應舉應劾許以便宜行事是
亦今日振厲河工之一機也再照天下事成于果斷
而敗于猶豫今總河計議既定且不難以身擔當之
自應一意鳩工速求底績固不必以人言爲阻貳亦
不必以議後懷疑畏而一時建議者亦宜少息紛紜
之議俾不至旁掣其肘庶當事者得遂其勇往之心
而樂于成功矣

十二月工部覆議向見勘臣崔邦亮一疏謂河自宿
州南平集由石河縣議數入淮符離集之水亦引之

而南其入小河口者僅十分之一二已耳夫河強淮
弱河既入淮淮不能容必泛溢南潰而清口交會之
處其勢必殺于時即慮清口有淺涸之虞而今果然
矣據總河疏謂分派夫役上緊挑濬期在半月過淺
無悞新運臣等何容再議伏乞嚴督管河官將清口
一帶淤淺處所上緊鳩工挑濬務使回空盡數過淺
如有遲悞參奏重處　詔從之

三十一年三月御史李思孝題稱河口運道自去歲
十月淮黃驟落回空阻滯但遇東南風起外水消落

數尺不能接濟必得西南風方可進船即勉強完回
空之數新運斷不可恃環視周遭別無可引之水亦
無可議之路且宿遷白洋河而下日漸淺澀各湖俱
竭豈人力所可施哉自古以來無淮黃湖澤乾涸之
事於今見之可爲寒心惟恃黃水之至不知王家口
黃河挑止深一丈七尺即放水東流千餘里至清口
能益淮丈餘而入閘乎似萬不能若亢旱不雨天下
事未可也該工部看得清河淺涸爲漕渠要緊之患
河臣目擊時艱議倣往昔陳平江節宣舊制引淮南

高寶諸湖之水建閘濬渠以濟新運深爲有見相應
依擬奉　旨准行
總河李化龍題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
由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
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
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
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
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
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

雖近　陵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
有歸仁堤護其下於　陵無害也第其北扼於山南
近於淮儻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堤而南是皆
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
及　陵闕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
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堤足障
驚濤徐吕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濟艘之利也第
其下流往往潰堤堤潰而魚沛之間城郭夷牽路壞
不直殃民亦且礙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

路則不南不北既遠於　陵亦濟于運有利無害稱
全善焉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餅談者恐
以爲疑乃臣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有二今
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其利故
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
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牽是以有水
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
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
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

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
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
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
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爲政
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
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
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郎朱
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
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

丁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水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於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與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黯之發倉此即　國計無裨計猶且爲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蚤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運軍不至以避幫失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疏恐遂恣横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

下千里未聞濟運未聞不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　陵寢患其何妨之敢諫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寞荒凉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害安問重輕且徐沼於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闞泇河之役且刺心隱痛日夸其利也此如蛾赴火蝇趨錫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即土著者利所不在必且

擇高土而居之即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昏墊陷穽者也無疑者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

三十二年總河李化龍題照得黃河之爲　中國害也自古然矣邇來東潰西決歲無寧日開濬築塞勞費莫勝當去年王家口工竣方慶回河之役已成畚鍤之勞少息詎意水行二月而單隄決全河徙沛城爲沼運道中穿則事尚爲不了之事而工復爲難竟之工矣臣觸目蒿心審酌緩急次第施工先開泇河

以道今歲運事大修行隄以固魚濟運道已而復念單隄幫築雖已高厚若禦排山之黃流必無幸矣遂乘泇河告完之時亟爲酌濬故道之舉移調官夫書地分工自朱旺口起至郭煖樓止上則總是一口下則醞爲二渠南北兩工一時並舉祇緣財用匱乏民力疲困兼之時屆麥秋人各散歸以故應募夫少未竟工多計若兩作必成兩悞臣復與司道熟議北股濁河原係故道而六座樓以下舊日河渠猶在宛然大河深濶倍於南股遂又併力北工開新濬舊期於

竣事乃今而河幸成矣
十月總河李化龍題河自去年決蘇家莊入昭陽湖穿夏鎮以南之漕渠壞南陽以下之運堤而魚濟一帶且震於隣此其不可不治也明矣故臣議開泇不已復議保隄保隄不已仍議分黃蓋謂併力於隄則隄一決而全河北趨恐至於穿漕兼以分黃則隄縱決而水已分自不至於害運蓋臣之分黃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也比新河放水旬日之間衝刷倍於原挑分水已及五分臣計河勢已成因而塞之使全河

南行則不直南陽之漕隄可治即李家口之運道可清一了百了矣蓋臣之塞決祛民災也亦以保運道今黃河起溜回空糧船及官民船隻又皆由泇以行然皆由連汪湖出口耳明春黃更溜湖且涸則無泇真是無漕矣故直河改挑支渠也王市添砌石閘也大泛口之治溜彭家口之治淺也真急工之不可緩者臣已檄行司道分工併作總之所難仍在黃河之工蓋錢糧至四十萬人夫至二十萬可謂非常之原矣儻新臣以年內至亟爲相度早行陳請或夫料湊

手急大挑以回狂瀾于既倒則一勞永逸可收平成之效于目前矣
十二月總河李化龍題向來運道必由徐邳以達鎮口河一北決曹單豐沛之間則總由昭陽湖出李家口而運苦水溢河一南決虞夏徐邳之間則總歸小河口及白洋河而運苦水涸今新河一成則自直口至夏鎮以外河三百六十里之迂途易爲內河二百六十里之捷徑此後黃河在山東直隸其能係運道命脉者寡矣然自朱旺口以上萬一決單則單城爲

沼決曹則曹民爲魚下而豐沛徐邳魚碭各城數十萬生靈皆懸命於一線之隄則隄防亦何可弛也然此數城者直有關於民命耳至於中州河防所關更重又不獨在民災已者荊隆口銅瓦廂等處皆入張秋之路也孫家渡口野雞岡及蒙墻寺等處皆入淮之路也儻一不守北必壞運南且傷　陵則隄之所係豈直一城一邑之利害已哉夫河蓋有以一逸貽永勞者未有以一勞貽永逸者防守不固則下流雖通上流必奪防守固則上無旁溢下必順流此之利

害一恒人辨之矣奈何持議者之紛紛也去年六隄北則曰昭陽湖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今年水分隄南則曰新河不能容水水且倒灌矣自倒灌之議興而築塞之事緩卒至事久變生隄潰河淤然水之取道昭陽湖而南者自如亦未見其倒灌也則又何不取地勢觀之也臣觀自朱旺口由苑家樓杜家樓以至小浮橋其地在下流者比之上流低可三四尺臣向止以樹上水痕驗之耳乃近日南北兩河水落之後其下流皆通黃河水面相平乃北河水不浮舟

而南河舟行如故則北高南下居可知矣夫北河非高於上流而南河更低於北河若水入新河兩河分流總使伏秋水漲不過溢岸以行豈能自卑而趨高自下而返上哉蓋卽今年下流決而上源無恙亦自可知又何倒灌之足患也臣又查得水落之後朱旺口以上河水皆離岸五六尺卽向來伏秋水漲溢岸而及隄根者不過時消時長未有數日拍岸者比之單豐行隄以一線百里爲全河之岸者原自不同則上源之隄更爲易守抑不直此也自朱旺口下至黃

莊無南隄者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許家口入徐矣自朱旺口上至黃堌壩東無南隄者十五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碭山城南由楊家樓入徐矣自黃堌壩西至王所樓無南隄者十里遇漲則分流可徑達司家道口至浮離橋矣故上隄誠守則河必在朱旺口上下亦其自然之勢也又何倒灌之足患也故如臣愚見前人之治河屢矣前人之修隄備矣今第有相率守之耳西自開歸東至徐邳必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至府縣必無不守之人在府縣掌印官必

與管河佐貳同其賞罰在地方守巡道必與管河司道同其功罪庶幾人人着肩自不暇於騰口說矣

通漕類編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稚蕊甫較閱

河渠

歷代河決考　潘季馴輯

周定王五年河徙砂礫

晉景公十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　左傳曰伯宗

漢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泗郡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冬十二月河決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河決東郡金隄灌四郡三十二縣居地十五萬頃壞官亭廬舍且四萬所

河平三年秋八月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鴻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

新莽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塚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唐玄宗開元十年博州河決十四年魏州河溢十五

年冀州河溢

昭宗乾寧三年夏四月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二河夾城而東爲害滋甚

後唐同光二年秋七月唐發兵塞決河先是梁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命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

晉天福二年河決鄆州四年河決博州六年河決滑州

開運三年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

彭城北流
漢乾祐元年五月河決魚池三年六月河決鄭州
周廣順二年十二月河決鄭州滑州周遣使脩塞周
主以決河爲憂王浚請自行視許之周塞決河三月
澶州言河決
天福十一年黃河自觀城縣界楚里村隄決東北經
臨黃觀城兩縣
宋太祖乾德二年赤河決東平之竹村三年秋大雨
開封府河決陽武又孟州水漲壞中潬橋梁澶鄆亦

言河決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隄
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
之滎澤澶州之頓丘
七年河大漲蹙清河凌鄆州城將陷塞其門急奏以
聞詔殿前承旨劉吉馳往固之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
彭城界入于淮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
淳化四年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
真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
泗水勢悍激浸迫州城
景德元年九月澶州言河決橫壠埽
四年又壞王公埽並許詔發兵夫完治之
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河中府陳堯叟言白浮圖村
河水決溢明年九月棣州河決聶家口
五年正月本州請徙城居民重遷命使完塞既成又

決于州東南李氏灣環城數十里民舍多壞又請徙
商河役興踰年雖扞護完築裁免決溢而湍流益暴
壖地益削河勢高民屋殆踰丈矣民苦久役而終憂
水患
六年乃詔徙州于陽信之八方寺
七年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
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
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
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

仁宗天聖六年六月河決澶州之王楚埽
明道二年徙大名之朝城縣于社婆村廢鄆州之王
橋渡淄州之臨河鎮以避水
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壠埽
慶曆八年六月癸酉河決商胡埽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二年七月辛酉河復決大明府館陶縣之郭固
四年正月乙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
以披其勢

嘉祐元年夏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
能容是夕復決令三司鹽鐵判官沈立往行視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烏欄堤又決冀州棗
强埽北注瀛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
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
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
供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衛
爲一
十年五月滎澤河決急詔判都水監俞光往治之是
歲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及汲縣上下埽懷州黃沁
滑州韓村乙丑遂大決于澶州曹村澶淵北流斷絕
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淸
河入于淮一合北淸河入于海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
本年八月又決鄭州滎澤
元豐元年四月丙寅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
月甲戌新堤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
三年七月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決

四年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
五年六月河溢北京內黃埽七月決大吳埽堤以紓
靈平下埽危急八月河決鄭州原武埽溢入利津陽
武溝刀馬河歸納梁山濼
七年七月河溢元城埽決橫堤破
八年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
出小吳之十月又決大名之小張口
元符二年四月河決蘇村
徽宗大觀元年丙申邢州言河決陷鉅鹿縣庚寅冀

州河溢壞信都南宮兩縣
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二月河決清河埽是歲水壞天成聖功橋
元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
二十三年河決衝突河南郡縣凡十五處役民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

成宗大德元年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
二年秋七月大雨河決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
三年五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侵歸德府數郡百姓被災
武宗至大二年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仁宗延祐七年七月汴城路言滎澤縣六月十一日河決塔海莊東隄橫隄兩重又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

泰定帝泰定二年五月河溢汴梁三年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言初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堤將決不可修築募民修護水月隄復於近北築月堤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堤一時咸決明日外堤復壞有蛇時出沒於中所下樁土一掃無遺
順帝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地

水深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郡邑濟寧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
五年河決濟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六年河決
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疏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

濟寧民皆被害

國朝河決考 萬恭著此與黃河修築可互攷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于泗以通運時藏村未塌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潁入淮而故元會通河悉淤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九閱

月而成績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張秋尚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汜濫儀封考城歸德入于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

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訛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倘事亦辦朝議沸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二萬有奇一濬孫家渡口開新河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于淮一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終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趨沛縣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

千有奇塞垂成暴漲潰之巖以憂去侍郎李鏜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起至雙堌集亘八十餘里都御史趙璜又堤三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鷄鳴臺七年淤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夫九萬八千四閱月　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閘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

亭十一年十二年水竟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亳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口漸奔谷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涸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太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大涸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

淤二十六年決曹縣衝谷亭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薊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段家口析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運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

一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併淤之幾也四十四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曹縣棠林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內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溢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胡陵城口漫散湖坡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

八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濬留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留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濬舊河自留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胡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堤成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衝濁河雞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洪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流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為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崖為山所

求不得下又不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油房口曹家口青羊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家口張擺渡口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枝流旣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于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又議棄黃河運而膠河泇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都御史潘季馴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溝遂塞十一口併衝潴溝大疏導而八十里之故道

漸復明年議大堤兩崖北堤起磨臍溝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起離林鋪迄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尚書朱衡兵部侍郎萬恭至悉罷膠泇之議而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五萬有奇分工晝地而築之夏四月兩堤成各延家三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守如河南山東黃河例河乃安運通萬曆元年運又大通議始定夫黃河有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流而復歸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隆慶五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

河故枝通而幹淤若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與其瘁幹孰若瘁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黃河合流防守爲難然運之利也 國家全藉河運往事鏡之何嘗一年廢修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免修守之勞而不欲事堤以永圖餉道之利又不廣河分之易淤隄廢之易決其未達 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之所以利運者余故備著于篇大智者採擇焉

古今治河要略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廿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之田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湯固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若乃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

無已極遂其窮此最下策也
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
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
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
決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耳智者之于事
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爲之
猶愈害多而利少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云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

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
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
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盖生地有直有
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
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湮也河
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
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
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
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
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
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薶掛之
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
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
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
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派也曰折者用
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匀停
也
宋濂曰比歲河決不治以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

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常橫潰爲患非多爲之委以
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自禹治水之後無水患者幾
三千八百餘年以大伾而下釃爲二渠至于大陸播
爲九河入於渤海盖河之流分其勢自平也自漢至
唐平決不常宋時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
泗東南以入淮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
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
方今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里悉爲巨浸民生墊溺
比古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

然後迤又入新濟河分其半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
之患可平矣
徐恪疏云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
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
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
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
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
始塞沙灣之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
汴城之新河又淤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北又決金

龍口等處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弃入海而汴城南
之新河又淤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
漫似非人力所能支特臣嘗歷考史傳黃河之患古
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甚其功尤難二十
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以封邑之私倡爲
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顴
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土卒塞決口起築宣防
河在武帝時不過爲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
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
可已者焉可以壹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
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
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遏回
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
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討其淤淺之處僅二百
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使其由泗入淮以殺
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南經曹縣梁進口
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水勢訖能成功今
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北則淤澱將平計其

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用功未得竟力必
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
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完矣
李東陽曰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衡決無常治
法亦異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四決
棱爲張秋都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其議者曰不能
塞河而顧開之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
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此白公昂
之視得於見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憂而河南

復虞其塞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其議於是倍增汴堤又疏其下流諸河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矣哉

劉大夏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萬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勢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縷水勢已過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

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於黃陵岡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十四十丈中砌石塊每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堤可以禦河流之衝儻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賈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北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塡而廢壞閘座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兹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彼兵以除內寇之喻眞名言也故　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北岸築隄捲埽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

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剝寄頓則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滙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　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蓋勞費正葬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于節制之爲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入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按問水集謂河流之淤難復引之以入運如正統戊

辰全河徙孫家渡即今滎澤縣南徙至弘治己酉凡
四十餘年而始淤　朝廷相繼遣官往治自弘治六
年迄嘉靖年間凡十餘濟每濟費數萬緡卒不能復
故　國家治河如尚書平江伯陳瑄惟導汶濟淤建
閘通運不復引河徐有貞白昂劉大夏諸公亦不過
力塞之而已不復資以濟運蓋河至則衝決去則淤
塡修治之工無時可已遷徙不常害多於利
金景輝疏曰我　太宗皇帝建立京師首　命大臣
疏會通河閘淸江浦增修各閘疏鑿二洪以通漕販

開萬世太平之基近來河道淺阻轉輸稽遲天順七
年　朝廷恐妨國計仍　命王竑總督漕運委臣河
南疏黃沁二河分水灌注運河即今徐呂二洪下至
淸河一帶河道通行無阻矣惟安山北至臨淸衞河
至直沽俱各水少而德州武城等處淺阻船隻不下
千百餘艘不可不慮考得安山北至臨淸二百五十
餘里止有汶水春時雨少泉脉微細以至淺澁其汴
梁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由長垣縣大岡
河經曹州至鉅野安興墓巡檢司地界出會通河合

汶水通臨淸每秋水漲有船往來止是陳橋迤西三
十餘里淺狹水小時月不得通流若開挑深濶亦可
分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如此則徐州臨淸兩河均
得河沁之濟而衞河亦增且開封長垣曹鄆等處税
糧俱免陸輓又江淮民船亦可由徐州小浮橋達陳
橋至臨淸得免濟寧一帶閘座擠塞留滯之弊甚爲
便利
周用疏云今黃河每歲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
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波不及震盪

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於夏月者
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
也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
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隷徐
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
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
其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
汭漆沮汾泌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
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然黃河所以有徙決

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猝然無所容也溝洫之
爲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
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
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
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
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
平天下之大患矣

王軏疏云黃流分入運道者大略有六若六道分流
水勢減殺而不怒豈至爲患但從來治河各官因循

度日自渦河之源塞則河徙而北并出小黃河溜溝
等處而淮安徐州受其害曾不數年前三四處支流
盡塞而河益北併出飛雲橋則豐沛鞠爲巨浸而金
溝一帶運道淤矣此則河勢漸徙而北之驗也幸此
數處東西俱山溢出之水尚可因之以濟事如今歲
金溝之運道雖塞而昭陽湖實通舟楫是也若不先
時併力預爲之計河益徙而北東南無山可恃徑奔
入海則安平鎮故道可虞也衝突之勢則單縣谷亭
百萬生靈之命可念也萬一或出於此濟甯之北臨

清之南運道諸水俱被混帶入海糧運何由可通臣
愚以爲六道分流之勢當擇其可爲者而導引之使
分於南庶將來可免衝決大患此則下流不可不疏
濬者也然欲保豐沛單縣谷亭一帶居民必須築堤
以障其西北況此數處俱有舊堤可因爲役稍易在
上既無溢出之水其下自無渰沒之患矣此則上流
不可不隄防者也若　溝運河必欲復故道不若就
湖之爲便就湖之中但恐沙隨而至識者以爲不若
於湖之東引水鑿爲運道建閘以節水下自留城以

達沙河爲尤便其地脉水性之順否閘壩之因革又
在治河各官臨時相度不可執一而廢百也

洪朝選疏云臣惟黃河之爲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
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
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內河
決沛之飛雲橋逆流而上因而淤塞運河人心惶惶
莫知所措先帝特命工部尚書朱都御史潘前來經
理當時之議只謂開得一條運河以濟轉輸此爲目
前救急其於下流壅塞之處雖知其必爲害未遑及

者辟之人方病喉咽梗塞之時飲食水穀不能輸瀉者惟當以通喉咽便飲食爲急其於他日腹心之病姑遲緩之似亦無妨也然郭貫樓一帶既淤舊運河一帶復淤昭陽湖一帶又淤三沛泥沙積高至二三丈許而黄河之大勢駸駸乎其北徙矣臣自被命東土即聞黄河漸有北徙之勢詢訪司道部閘各官皆言黄河方出咸華二山以入秦溝濁河滔滔而下更復何慮決無北衝之理臣終未以爲然蓋黄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以容其萬里遠來之勢騁其恣肆

猛驟之威今乃出之以一秦溝一濁河安能使之勇趨而駛流也臣因案行山東布按二司行各道親詣踏勘則各道之報大略相同矣夫當此桃花水方發之時勢已可畏如此萬一伏秋之際雨水交發勢如漫天浩淼渺茫將何以禦之若曹單之堤不可保則南陽魯橋一帶運河決成淤塞曹單城武金鄉魚臺等縣決爲巨浸其於　國計民命所關豈淺淺也古人所謂見其勢之激而逆知其必決正今日之謂也

臣按古今治河之策莫不以宣導爲上隄防爲下然時勢不同其從而與前代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遠故全祛其害則全獲其利我　朝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隣故有甚利則有甚害有大害亦有大利何者運河惟資山東之泉水足矣初無所賴於河也然二洪微黄河則舟行陸地中率擱不動故必導河向徐沛蕭碭豐而後二洪有所接濟既由徐沛蕭碭豐之間而行則黄河之來一石帶淤泥數斗其勢必淤淤一處則決一處而利害之相因於是乎爲無窮矣是故我　朝治河獨難於前代以利害之相

隣也故隄防之說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方爲最上策者雖萬古一致也且臣聞河出二洪舊有六股近惟有秦溝濁河二股今濁河之流甚微其勢將塞則僅有秦溝一股出口而已以萬里轉折東下之勢乘之以雨水交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一股其不爲　國計民命之妨者臣不信也乞　勑部蚤爲議處如堤岸足恃則固堤岸堤岸不足恃則開支河于漕運既無妨阻東省民命亦得保全矣

御史陳堂疏云黄河之與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

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黄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治而黄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黄河計曰築崔鎮口矣今開崔鎮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丈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曰復老黄河矣然引黄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黄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

濬矣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東手無策曰築高寶黄浦等隄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盡隄防之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黄水日漲不圖爲疏導之計而惟築隄以防之將見隄之高也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并泗水以趨於黄淮之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費時累日

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以爲天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利在于河者多而淸者少則從其利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于淮者少而黄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毋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毋以利冒害誠遣大臣奉　命而往聽其便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于大興而不惜小費害必期于盡去而無惑人言或年終勘覈功罪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于奬勸激厲之中羣力可協

而百工可成矣該戶工二部會看得陳堂欲特遣大臣督理無非欲得人任事之意相應依擬特遣大臣講求致害之因廣採平治之策備查草灣之口何爲旣開復淤及今海口作何開通全淮之水何爲南徙不復及今淮口作何疏導徐邳河身高並城何以疏之使平黄浦崔鎮等口久塞無功何以築之使固及查諸臣歷年建議有行奏疏逐一勘議要見老黄河故道應否開復淸挑正河應否挑濬高家堰寶應隄應否修築及一應合行事宜俱要熟計利害畫一議

處倚當會疏奏　閘請自　聖裁再照黃河自汴城
南下經徐邳桃宿而後會淮入海先年徐邳河身尚
未淤而高也猶有張秋之決今徐邳而下河身高且
數倍於前矣地勢南昂北下所恃以防北徙者尋丈
隄耳萬一魚臺金鄉曹單等處長隄一潰勢必奔流
北徙將爲閘河之梗其害尤甚於今日有不可不早
計而預待者合行總理河漕大臣泝流窮源審其孰
爲支河孰爲合河或正而當厚其防或支而當殺其
勢或合而當分其流一併勘議詳妥奏　閘區處此

萬全之策也
尚書胡公治河疏曰臣聞河流遷徙不常歷周至今
未有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灾卹民亦未有聽其
決而不治之理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夫
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
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
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
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
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榮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
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
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
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
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
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
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皆塞而止
存沛縣一道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容納
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爲巨
浸近又溢出沛縣而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

河流緩沙壅而漸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
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南有山限隔猶禍小也
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澶
州之決郡縣數十皆罹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
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恐其決
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
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
臣與尚書李承勛議若干昭陽湖東嶧滕沛魚臺鄒
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

處所另開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其就取土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且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獨山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濶以爲運道于彼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稍息咽喉之氣此上策也

余毅中全河說云黃河之性合則流急分則流緩急則蕩滌而疏通緩則停滯而淤塞故以人力治之則逆而難以水力治之則順而易盡塞諸決則水力合矣寬築堤坊則衝決杜矣多設減壩則遥堤固矣并堤歸仁則黃不及泗矣築高堰復閘壩則淮不東注矣堤柳浦繕西橋則黃不南浸矣修寶應之堤濬揚儀之淺則湖捍而渠通矣故自告竣以來河身益深而河之赴海也急淮口益深而淮之合河也急河淮併力以推滌海淤而海口之宣洩二瀆也急用是河嘗秋漲而淮岭屹然淮嘗夏涸而消耗甚速貢賦舳艫若履枕席輓徙于遺寢緣南畝藉水攻沙之效已較然顯白矣

廣東陳建云嘉靖數年閒河益南徙而衝渦奔亳震驚 皇陵徐房而南安東淮北皆被其害以河流無所分而一淮不足以並容全河之委也衆說紛紛愚謂欲河之北以循古道者爲河患也猶幸其南所以佐漕也顧河能佐漕亦能決漕累朝挑濬之費已不貲矣故嘗有言曰前代之河決也不過損民田廬

國家之河決也患及漕運治河視古豈不尤難哉

總河潘季馴疏云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胡元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浸淮郡也故隄新

城之北以捍之起淸江浦鉛錍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食旣久隄岍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

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旣壅上流自潰此崔鎭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旣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濬

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鎭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岍遙隄或葺舊工或抝新址或因高岡或塡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淸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

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又疏云臣初抵淮安卽詢黃河出棧運道處所衆云出徐州小浮橋則臣等喜以爲此黃河故道之最順者也又詢水深若干衆云深四丈餘則臣等又喜以爲此河身之本體也又詢小浮橋迤西則爲胡佃溝

爲梁樓溝爲北陳爲鷹門集爲石城集而石城集以上十五里則爲崔家口即去歲八月所決之口也其間淺深俱不能耆臣等即行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前往測度去後隨據揭報前項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而梁樓溝至北陳三十里則止深一尺六七寸散漫湖波一望無際原係民間住址陸地非比沙淤可刷故河流逾年而淺阻如故也臣等不勝驚訝隨據徐州碭山鄉民段守金龔洋王霜等各呈稱老河故道自新集歷趙家圈蕭縣薊門出小浮橋一

向安流名曰銅幇鐵底後因河南水患另開一道出小河口本河漸被沙淺至嘉靖三十七年河遂北徙忽東忽西靡無定向行水河底即是陸地比之故道高出三丈有餘停阻泛濫妨運殃民懇乞開復老河上下永利等情臣等當督前司道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歸德府之虞城夏邑商丘諸縣至新集閱視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矣隨據地方稟稱去此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迹見在儘可開復臣等即

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堌趙家圈至蕭縣一帶地方委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地勢高亢南趨便利用錐鑽探河底俱係滂沙見水即可衝刷又據夏邑虞城等縣鄉官王極鄉民歐陽照等七百餘人連名呈告俱爲乞疏舊河便民事竊照黃河故道自虞城迤下蕭縣迤上夏邑迤北碭山迤南嘉靖年間岸濶底深水勢安流既於運河無虞亦於民田無害商賈通行貨易大遂民稱豐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故道漸淤河隨北

徙黃流泛溢青野汪洋居民十不存一運道屢年阻滯告乞早爲開通上利下便是誠萬世盛舉等情臣等度其言實爲探本之論但道里遼遠工費鉅艱復又沿河荒度更無省近可從者而臣等猶冀崔家口一帶淺阻去處或可疏濬成河易爲力也復督各官爲小舠至梁樓溝北陳等處躬親測量委果淺阻河底原係陸地委難衝刷蕭縣地方一望瀰漫民無粒食號訴之聲令人酸楚該縣城外環水爲壑城中豬水爲池居民逬徙官吏嬰城難守見今題　請遷縣

臣等竊思之一縣之害此其小也夫黃河幷合汴泗諸水萬里湍流勢若奔馬陡然遇淺形如檻限其性必怒奔潰決裂之禍臣等恐不在徐邳而在河南山東也止緣徐州以北非運道經行之所耳目之後人不及見止見其出自小浮橋而不考小浮橋之所自來遂以為無虞耳豈知水從上源決出運道必傷往年黃陵岡孫家渡趙皮寨之故轍可鑒乎臣等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 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為溜溝再變而為濁河又再變而

為秦溝止因河身淺澀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是以夙夜為懼也臣等又查得此河先年亦嘗建議開復止緣工費浩繁因而寢閣臣等竊料先時諸臣雖以工費為辭實非本心蓋誠慮黃河之性叵測萬一開復之後復有他決罪將安辭目前既有一河可通姑為苟安之計耳而不知臣子任君父之事惟當論可否不當論利害惟當計其功之必成不當慮其後之難必且所慮者他決也隨決隨塞亦非有甚難者故河變

遷之後何處不溢何年不決寧獨不慮之乎臣等與司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利也臣等以為

復之便至於復故道難仍新衝易復故道勞仍新衝逸則臣等計之熟矣然舍難就易趨逸避勞慮目後未必之身誅而不惜將來必致之大患非臣等所以盡忠于 陛下也伏乞特遣科臣勘議施行

潘季[illegible]疏云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緣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為巨浸陵寢亦有小妨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躡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

之水也高堰既成即開泗水消落兩府貧民得免魚
鱉之患　三陵樹木得免浸沒之虞而淮黃合流爲
祖陵一大合襟所關尤重功在　朝廷豈淺鮮哉
又疏云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爲興寶鹽城之
門戶高堰既築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
城一帶田地盡行乾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
道千里之內民業皆可耕穫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
亦可免壅潰之患矣
又疏云我　朝建都燕冀轉輸運道實爲咽喉自儀

眞至淮安則資淮河之水自清河至徐州則資黃河
之水黃河自西而來淮河自南而來合流於清河縣
之東經安東達雲梯關而入於海此自宋及今兩瀆
之故道也數年以來崔鎮諸口決而黃水遂北高堰
黃浦決而淮水遂東桃清虹泗山陽高寶興泰田廬
墳墓俱成巨浸而入海故道幾成平陸臣等受事之
初觸目驚心所至之處孑遺之民扳輿號泣觀者皆
爲隕涕然議論紛起有謂故道當弃者有謂諸決當
留者有謂當開支河以殺下流者有謂海口當另行

開濬者臣等反覆計議弃故道則必欲乘新衝新衝
皆任址陸地漫不成渠淺澁難以浮舟不可也留諸
決則正河必奪桃清之間僅存濰水淮揚兩郡一望
成湖不可也開支河則黃河必不兩行自古紀之淮
河泛溢隨地沮洳水中鑿渠則不能別尋他道則不
得殺殺者無幾而來者滔滔昏墊之患何時而止不
可也惟有開濬海口一節於理爲順方在猶豫而工
部遺咨吖嚀臣等親詣踏看臣等乃乘輕舠出雲梯
關至海濱延袤四望則見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

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
餘里詢之土人皆云往時深不可測近因淮黃分流
止餘涓滴入海水少而緩故沙停而積海口淺而隘
耳若兩河之水仍舊全歸故道則海口仍舊全復原
額不必別尋開鑿徒費無益也臣等乃思欲疏下流
先固上源欲遏旁支先防正道遂決意塞決以挽其
趨築遙隄以防其決建滅水壩以殺其勢而保其隄
一歲之間兩河歸正沙刷水深海口大闢田廬盡復
流移歸業禾黍頻登　國計無阻而民生有賴矣

知府張允濟等會查得古有大淸口小淸口大淸口在淸河縣後卽今之老黃河也小淸口在淸河縣前卽今淮水所出之淸口也淮出淸口東數里大河口與黃會黃河入三義鎭以下老河口亦出大河口與淮會同流至雲梯關九十里入海此弘治正德以前運道漕船到淮俱由五壩車盤以達外河泝流至大河口由淸河縣後經漁溝等處出三義老河口而北達桃宿邳徐以上淮不入裏河黃不至淸口自塞三義口而黃流橫絕淸口矣自開天妃壩而外河引入

內灌矣黃淮轉折直射淸浦淮南之患始殷淮口之沙日積泗北之水日聚故議者每每欲開復老黃河意蓋有見於此耳近年以來泗水之瀦愈厚而王公隄之勢愈危通濟閘外常淤而天妃壩亦決故首慮祖陵次慮運道次慮民生而復開老黃河之說若不容已者但總計挑河共長一萬五千二百一十丈計八十四里五分共該銀九十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兩應用錢糧夫役尚未敢擬誠開此河接入赤晏廟大河下海使生[illegible]受敵順勢東注無復退縮洄洑之狀泗北積水自消　祖陵可無他虞黃流既與通濟閘隔遠淸江浦運道自下受衝而王公隄岸可保是老黃河有可開之利矣但河流既分萬一全奪正河自三義鎭至淸河三十餘里水少而淺漕艘膠阻　國家大計可慮也河性靡常遷徙不一儻開後淤塾或別有改移致虛勞費可慮也連歲災傷民窮財盡一旦動大衆營大費時詘舉嬴可慮也是開老黃河亦非全利而無害者矣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

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亟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不知者河南以隄治是滅趾崇頂者也徐邳以埽治是摩頂擁踵者也其失策均也

築隄有三禁毋掘旁基毋空古塚毋剗膏腴

河隄之法有二有截水之隄有縷水之隄截水者遏黃河之性而亂流阻之者也治水者忌之縷水者因河之勢而順流束之者也治水者便之夫水之爲性

專則急分則緩而河之爲勢也急則通緩則淤若
能順其勢之所趨而隄以束之河安得敗唯河欲南
而截之使北河欲合而截之使分以逆天地之氣化
而反天地之血脉河始多事也已

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閘河也故
汶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汶與河交會在
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逆
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汶
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
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隄之議者是
偪河使北也北不能勝必攻河南之銅瓦廂則徑決
張秋攻武家壩則徑決魚臺此覆轍也若南攻不過
溺民田一季耳是偪之南決之禍小而北決之患深

治漕有八因因河之未泛而北運因河之未凍而南
還因風之南北爲運期因河之順流爲運道因河安
則修隄以固本因河危則塞決以治標因冬春則浚
閘以修圍因夏秋則掾隄以守是謂八因有三策四日

方終舟悉入閘夏秋之際河復安流上策也運艘入
閘　閘計無虞黃水驟隄隨缺隨補中策也夏秋水
發運艘度河漕既懲期河無全守斯無策矣是謂三
策

今河有三無患徐呂二洪往患淤淺今乃水二丈餘
二洪無患南行一百八十里隆慶末悉爲平陸今水
由地中水深二丈岸高一丈邳河無患邳河下至清
河水深不得其底且近海而流迅宿清之河無患

嘉靖六年以前黃河分爲六道其兩道由河南鳳泗

入淮其四道由小浮橋飛雲橋大小溜溝入河時則
開歸徐沛利害相當今開歸沛諸流俱堙全河悉經
徐州一道則開歸沛之患紓而徐邳之患博其不兩
利亦不能兩害者勢也

茶城口之淺十年患之蓋閘河之口逆接河流河漲
直灌入召淤耳而北崖悉洲沙余爲大南隄以偪之
南隄急則北沙悉潰水漸徙而北茶城之口以偪而
益深且順而東與黃河夾流半里而後會既令茶城
深又不令逆接河流召淤善之善者也

五行之性金圓木直水曲火銳土方水之不可使直猶木之不可使曲也黃河九折而入中國每折千里此西域之河耳亦折之大者耳若自三門七津而下由安東入海僅僅二千里而強不知幾百十折也故能盤旋停蓄而不洩若人之腸胃然丹田以上多直遂丹田以下多盤曲然後停蓄而注于膀胱否則徑洩氣射斃也久矣黃河之在西域丹田而上者也流入潼關丹田而下者也故入西域折以千里計入潼關折以數十里計是注膀胱之勢也每折必埽灣在

河南制之以埽在徐邳制之以隄吾謹備之耳若惡其埽灣必導之使直是欲直腸胃從管達膀胱也豈徒人力不勝之傾宕急瀉是謂敝河故大智能制河曲不能制河直者勢也

兩河大挑有五不便有五便舊以正月興工二月竣事則新運踵至停積河流既慮風濤復稽程限一不便夫役年終歸役更換舊役已滿新役未來二不便春事方興民無暇力迫之工作田野不安三不便未接青黃室而懸磬頭會箕斂工食艱窘四不便堅冰初解塒尚嚴凝驅之泥淖之中責以疏鑿之力五不便若改期九月興工十月竣事則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甫完積冰封閉春融凍解河即有待是新運之便也舊夫未更接冊可集正役者不勞於再籍雇役者無事於更張是徵夫之便也秋事告成農多暇日既無私慮自急公家是民力之便也新秋豐稔民多蓋藏閭閻利以供輸夫役易於徵斂是工食之便也天霽秋高氣候清爽河鮮沮洳鍬鍤易施是用工之便也

黃河若河南銅瓦廂陶家店練城口判官村宅泥河滎花樹劉獸醫口若山東武家壩瓦堤口皆要害也以頭年下埽為次年之防一年積料為兩年之用則桑土早備陰雨無虞矣慎之哉

黃河四堤今治水者多重遙直而輕偏曲不知遙者利于守隄而不利于深河偏者利于深河而不利于守隄曲者多費而束河則便直者省費而束河則不便故太遙則水漫流而河身必墊太直則水溢洲而河身必淤四者之用有權存焉變而通之存乎人也

山東河南黃河之北大堤若阜起修武迄沛縣之窰子頭綿亘五百餘里曰泰黃隄河人呼曰南老隄夫隄迄黃河北十餘里不呼北隄而呼南隄蓋先年河行泰黃隄之北始皇隄之南則泰黃固南隄也今河循銅瓦廂武家壩則又藉泰黃爲障矣隆慶末復循曹單豐沛跨咸山華山爲之縷水堤二百里是泰黃以縷水爲肩縷水以泰黃爲骨南北相峙犄角之勢也而又續窰子頭之大堤培咸華山之縷水則魚沛可安桃而南陽至黃家閘永無黃河侵陵之患矣

黃河非持久之水也與江水異每年發不過五六次每次發不過三四日故五六月是其一鼓作氣之時也七月則再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且衰矣萬一河勢虛驕銳不可當我且避其銳氣固守要害如河南之銅瓦廂山東之武家壩徐州之曲頭集布陣嚴整二字四防以待而姑以不要害之隄委而嘗之以分弱其勢以全吾要害持至水勢漸落卻將所委之隄隨缺而隨補之刻期高厚勿令後水再由漸成河身致塹舊河如此則河之攻我也有限我之守河也無窮

四防中風防尤宜慎之房村決風濤鼓擊不已黃呂梁以巨舟數十障于決口風濤遽平亦奇事然河隄千里舟不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如遇水漲濤擊下風隄岸則以秫秸粟葉及樹枝草蒿之類束成綑把偏浮下風之岸而繫以繩隨風高下巨浪止能排擊綑把且以柔物堅濤遇之足殺其勢隄且晏然於內排擊沸及丁夫卻於隄外幫工此風防之要訣也綑把仍可貯爲捲埽之需蓋有所備而無所費云

河決口之患二一如上有所決下無所洩者曰隘決不必闢水搶築俟漲落水出直塞之耳若上決而下洩者曰通決此不可少需搶築可也否則沠衝勢洩恐成河身則正河流緩而淤矣余於房村以搶築法施之正河郎安

呂梁上至徐州兩岸山挾岡連水無他洩直河下至清河兩岸崖高河濶水鮮旁趨此兩段縱被衝決未爲大害惟黃鍾集下房村雙溝曲頭新安王家曹家等口青洋白浪等淺八九十里之間兩岸皆低北隄

決則水出沂武直河南隄決則水出小河口故北岓
嘉靖末決房村由鯉魚山出直河則辛安四十里盡
淤南岓隆慶末決曲頭下雎寧出小河則匙頭灣八
十里皆墊旁流既急而盛則正河必緩而微微則停
盛則溢勢使然也
一多穿漕渠以殺水勢此漢人之言也特可言之秦
晉峽中之河耳若入河南水滙土疎大穿則全河由
渠而舊河淤小穿則水性不趨水過即平陸耳夫水
專則急分則緩河急則通緩則淤治正河可使分而

緩之道之使淤哉今治河者第幸其合勢急如奔馬
吾從而順其勢隄防之約束之範我馳驅以入于海
淤安可得停淤不得停則河深河深則永不溢亦不
舍其下而趨其高河乃不決故曰黃河合流　國家
之福也
一我　朝之運不賴黃河此先臣之言也蓋欲黃河
由禹故道而以為山東汶水三分流入徐呂二洪為
可以濟運遂倡為不賴黃河之說耳夫徐呂至清河
入淮五百四十里嘉靖中河身直趨河南孫家渡趙
皮寨或南會于淮或出小河口而二洪幾斷漕事大
困則以失黃河之助也今欲不賴之而欲由禹故道
則弱汶三分之水曾不足以濕徐呂二洪之沙是覆
杯水于積灰之上者也焉能盪舟二洪而下經徐邳
歷宿桃河身皆廣百餘丈皆深二丈有奇汶河勺水
能流若是之遠乎能濟運否乎故曰我　朝之運半
賴黃河也
一黃河北徙國家之利此先臣之言堪輿家者流之
說也不知三代以上都冀州黃河若張弓然其時大

江以南多未貢賦故山東之運東而至西秦之運西
而至原不藉南運也若河南徙則東運既不便而黃
河之水從太行而塋之勢若反而挑王氣乃微方今
貢賦全給于江南而又都燕據上游以臨南服黃河
南徙則萬艘度長江穿淮揚入黃河而直達于閘河
浮衛貫白河抵于京且王會萬國其便若是苟北徙
則徐邳五百里之運道絕矣故曰黃河南徙　國家
之福也
一黃河不能復禹故道必使復河南故道此近臣之

議也蓋懲徐邳連歲河患激而云然耳不知徐邳之患由邳河之淤邳河之淤又由先年河行房村口近年曲頭集口旁流旣急而盛正流必緩而淤而徐邳之水患博矣然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不在河南必在徐邳嘉靖以前河經河南河南大患九重𣗳膺百工蹙額思與河南圖一旦之命策力畢舉竟莫支吾而河南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河南息二百年之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卽勝之是又移徐邳之患於河南

而又生二洪乾涸阻運之患也第隄徐邳三百里有奇河不泛濫而徐邳之患消故河由徐邳則民稍患而運利由河南則民與運兩患之姑毋論王土王民鄰國爲壑之大義也又况隄固水深卽碭徐之患直河秋一季耳利害豈不章章明甚故曰河南故道不必復也

一黃河淸聖人生此史臣之言也河性常濁濁者盡泥沙水急則滚泥沙不得停息而後河深淸則水澄泥沙不復行不能入海故河淸則治河者當被髮纓冠而救之憂方大耳 以上各條俱載南昌萬恭治水荃蹄

御史駱駸曾疏云 國家因漕于河治河卽以治漕此河之大利于漕者也而惟以河爲漕河益則有衝射漂沒之虞而漕危河塞則有壅閼推輓之虞而漕亦危此又河之大不利于漕者也夫欲收其利不被其害其利之在廣川迅流舳艫銜尾可必無意外之虞者邳宿以下之河是也而我旣因之以爲用其害之在懸崖巨石出沒于波濤洶湧之中稍不戒卽萬斛之舟無不擧而委諸壑者徐吕之河昔之所以爲

漕病也而我別爲泇以避之則河爲無權其害之在此通彼塞遷徙無常一旦擧百里洪流梗爲平陸而禍且立中于漕者徐邳之河今之所以爲漕病也而我別爲泇以濟之則河又爲無權夫以是兩者擧不足爲漕害而漕可長無事矣然則泇河之開其有裨于 國計豈淺鮮哉雖然謂泇可常恃乎非也何也泇之爲水非有不涸可以隨取而隨至者也統一歲計之夏秋雨集或偏受其瀧冬春則涸統夏秋計之

驟雨終日或偏受其瀧旱乾則涸當其涸也一淺不
屬萬艘俱停泇之不可常恃甚明也泇黃始于兼濟
而終于相坊今日之計在泇爲已成之業可以襲故
而安縱使通塞無時稍加葺治可支數十年無事而
河垂積廢之餘淩夷已甚淮徐六七百里隄防厥弃
不修者二十年于茲矣堤之圮也無以禦河而河決
河之溢也水分力弱不能刷泥沙而沙淤沙淤而河
愈高決乃愈甚萬曆三十九年嘗一決于狼矢溝矣
狼矢溝未決之先他非無決者而不以告也四十年

嘗一決于三山矣三山既決之後他非無決者而又
不以告總之在在可決決者既不可勝塞歲歲言塞
塞者又寧保無他決乎故與其既決而塞皇皇于焦
頭爛額之餘何如未決而修致戒于衣袽者事半而
功倍也伏乞　皇上嚴　勅新臣實心經理泇可時
濬也勿以功非已出而更張河宜曲防也勿以時多
即安而玩愒至于一切築堤增壩總期高堅毋徒苟
且以完目前之局一切課工程責務垂永久毋徒虛
冐以貽後來之譏河與漕庶幾其永賴乎

黃河運河總論

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
山西河南經豐碭出徐州始爲運道會泗沂之水蜿
蜒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
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
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若霅
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溧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
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潮之大小
故裏河每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

山所瀦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
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
焉由清口至鎮口閘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
鎮口閘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即泰安萊蕪徂徠
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
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
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
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
江入儀真閘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

運道之外矣

通漕類編卷之八

通漕類編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穉蒭甫較閱

海運

歷代海運考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引車曰輓也）粟起於黃腄（黃腄東萊二縣）琅邪負海之郡轉運北河（在朔方）率三十鍾（六斛四斗）而致一石

丘文莊曰前此未有漕運之名而飛輓始於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三十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唐懿宗咸通中始議行海運

宋神宗熙寧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興詔京東河北路轉運使相度卒不果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

道乃命上海總管羅壁暨朱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畏行海洋沿山求嶴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餘石

胡長孺曰杭吳閩越揚楚幽薊萊密俱峙大海舟航可通相傳朐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淤江沙其長

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若淺生角曰料角不可度越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爲沙朱清者嘗傭海濱沙民楊氏家殺人亡命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不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形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往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後就招懷爲防海民義清與其徒張瑄隨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虞集曰元至元間旣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用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爲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丘文莊曰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在封丘縣西南黃河北岸）陸運至淇門（在濬縣西南郎古枋頭）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

又自任城（今濟寧州）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今東平州）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初紹興之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卽受有折缺之患時王艮

爲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抗言曰運戶有官職之苴何復爲是紛紛乃責運戶自載糧入運船又運船爲風所敗者當覈實除其數移文往返連數歲不絕艮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五萬二千八百石鈔一百五十萬緡運戶自是得免於破家

歲運之數

至正二十年四萬五千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工六

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一百五十石至者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十五石

二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
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
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
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
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至者一百六十
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
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
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
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

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至者二百二十
八萬六千三百石
三年二百九十一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二百
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
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至者二百六萬
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二年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
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
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
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
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

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
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九十
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
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
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
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
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
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至者三百
三十七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
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至者三
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
二年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至者三百
三十四萬三百六石

按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

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饕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三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政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昌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

設據淛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爲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淛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兒爲江淛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兒總督之旣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

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粟之載于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托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之海漕其利甚溥其法亦甚備船有仙鶴哨船每船三十隻爲一綱大都船九百餘隻漕米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又分其綱爲三十每綱設押綱官二人以常選正八品爲之其行船者又願募水手移置揚州先加教習領其事者則設專官秩三品而任之又專責清瑄輩但加秩耳不易其人此所以享其利幾百年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至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藉張士誠給數年豈非以措置得宜久而不變哉

國朝海運考

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府太倉備糧三十萬石以備海運供給遼東

二十五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供給遼東官軍下年同

永樂二年　命總兵官一員副總兵一員統領官軍海運

又以海運糧到直沽用三板划船裝運至通州等處交卸水路閣淺遲悞海船回還令于小直沽起蓋廬

廒二百八座約收糧一十萬四千石河西務起蓋倉
廒一百六十間約收糧一十四萬五千石轉運北京
六年令海運船運糧八十萬石于京師其會通河衛
河以淺河船相兼轉運
十三年罷海運糧令浙江嘉湖杭與直隸蘇松常鎮
等府秋糧除存留并起運南京及供給內府等項之
數其餘并坐太倉海運之數盡改撥運赴淮安倉揚
州鳳陽淮安三府秋糧內每歲定撥六十萬石徐州
并山東兗州府秋糧內每歲定撥三十萬石俱運赴

濟寧倉令淺河船于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
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倉每歲通運
四次其天津并通州等衛各撥官軍于通州接運至
北京
海運本虞夏時沿江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
黑水綠白蓬頭水諸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
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
河罷海運平江侯陳公瑄又治刊漕通江淮于是
漕大利便并罷中灤之運漕渠在江淮間者陳公
功爲大在齊魯間宋公功爲多
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云海運由浙西不旬月可
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功倍丘文莊言之詳矣近
年言者多厭河運之勞欲舉文莊之策乃猶有以海
運爲不便者謂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
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
卒之官能獨免乎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
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
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

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虜之所以忍於
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於人所
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王者以天下爲家又奚恤也
嘉靖三十一年給事中賀涇上疏云海運之說不講
久矣一旦而議之未有不駭且疑者然使如先臣丘
濬所謂泛登州由沙門島踏風濤不測之險以犯倭
寇出沒之區是非不可講而亦不忍講也若新河既
開有通運之利而無冒險之名則亦何所憚而不爲
哉况之膠州近淮人呼爲有海萊州近天津衛北人

呼為北海自南海而至淮僅五百里商船往來百貨
貿易迅風二三日可達今膠已成巨鎮矣此則由海之
岍而非大洋也自北海而達天津僅六百餘里泉貨
所必經商賈所共由順風五日可達今亦已成坦途
矣此則由海之夾渠而實非海也然前此不通運道
何哉蓋自膠州之南海以達滄州之北海中間不通
者百七十里之間見有新河一道可以行舟而未之
通者由馬家濠十五里為梗耳濠底土石頗堅難於
濬闢若併力疏濬此河則南北轉運之通特易易耳

嘉靖十四年山東海道副使王獻銳意訪求會經督
率工力專鑿馬家濠功已半成以遷代去繼之者不
能就其功海濱之民至今稱惜乞遣官覩諸膠州海
口由馬家濠抵新河訪求故蹟加工開鑿則一勞永
逸寔貽萬世無疆之美不報

隆慶元年十二月戶科魏時亮言遼陽自罷海運轉
餉甚艱乞稍通舊路于每歲季或大熟極荒之秋間
一行之仍厲禁議察非常則山東米粟貿易既為兩
利萬一全河或嚴而襟喉之地可無阻矣從之

二年正月順天撫臣劉應節等以永平西門直抵海
口至天津凡五百餘里可通漕議令永平通判及指
揮等官募諸縣民習知海道者與俱赴天津領運仍
同原運官軍駕海舟出大洋至紀各莊更小舟運至
永平倉其造船水夫諸顧募轉搬之費取諸漕運糧
輕齎及食粟之餘者戶部覆言故事獨薊遼有遮洋
總而無永平海運今驅漕卒冒不測之險于計不便
即如撫臣等言請以山東河南額派薊鎮漕運分撥
折色十萬石俱改本色運至天津交兌永平通判指

揮等官徑自領運不必同原運官軍其沿途轉搬入
倉工費皆如漕規扣給以原撥永平民運及太倉所
發年例如數抵運薊州　上從部議

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副使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
運遺跡於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由淮安靖江江浦
歷新開口馬家濠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里甚
近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
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役至是戶科給事中
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道策開膠萊

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　上以爲事體重大遣給事
中胡檟往視之檟及山東撫按官議皆以爲不便疏
治乃奏言今爲新河之議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
王獻臆說非能涉三百餘里閒親睹其利害也臣嘗
曆分水嶺驗問獻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
道徙涓涓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小膠河張魯河
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
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雨驟衝流積
沙爲河大害縱謂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

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用明矣或謂諸河頗多積水
可因用爲渠不知潢潦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
皆濬深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欲引濰
河之水不知濰河之高密西去新河一百二十餘里
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接濟則濰河之不可
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
近海通潮又皆岡石磔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
達明矣大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
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

貨志以爲勞費而無成　國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
顧自獻以後屢勘不行良由于此苟率意輕動捐內
帑百萬之費以起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何
請亟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
使今之旣誤而復誤後人也　上乃罷之令自今不
必更議以滋紛擾

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
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嘗考
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

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
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
米二千石自膠州運米一千五百石各令入海出天
津以試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
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況舟皆由近洋洋中島嶼聯
絡遇風可依非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大約每歲自
五月以前風順而柔過此稍勁誠以風柔之時出並
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萬艣可保無患
以接濟京儲羽翼漕河省牽挽之力免守幫之苦而

海防衙所大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壯　神知法便
事下戸部戸部以爲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
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工部郎
發與節省銀萬五千兩充僱召水手之費　上從之
本年工科題止膠河疏云勘得分水嶺係新河命脉
舊名王乾壩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於此相視因惡
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截遂易云分水嶺至今土
民猶呼王乾壩其實河岓俱有八九尺河身沙泥淤
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

皆岡石小塊無有頑石至一丈則皆流沙旋挑旋潰
用力頗艱此處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
河一股往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
勘本源本來微細然新河之開須是借水以濟今現
河小膠河張魯河九穴都泊雖接新河即今乾涸低
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得一線沽
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尺亦多行潦潰積查其源頭
亦細況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達分水嶺且陳村閘
以下夏秋雨滂水溢俱從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塡

爲河大害前人云欲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然未受
水利先受水害況敢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
論地勢不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
百里全河之用執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籍矣今人
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有一
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寸者若將
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深不知卑窪水積者以下流
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處濬深則蓄水流行
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

的矣又因登萊二郡士民往返新河閘上見河形稍
寛海水潮入一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
餘河之寛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獻引濰河之策
者濰河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
高嶺五層難於挑引及量濰河東岸三丈四尺方與
石平石高九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難挑濬況
道里甚遠高嶺甚多誠如各官所稱雖竭盡財力終
難濟事執此以論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夫新河之開
必借濟於旁支之水水既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

目者所共睹即執拗如崔旦輩視之亦俛首嘆息而已且崔旦昔年所刊海運編請以一尢泥破之東寨沽河西寨灘河今因無水又獻策東引沽河西引灘河及委踏勘灘河則又具呈回稱委實難引夫以一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一人之見而旬日之間悖謬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而鮮定論益彰彰著矣臣又籌之新河無水以濟無泉可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里河身又與海相通旁水固無可引海水獨不可達乎若將河身深濬廣

開較海面更深數尺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舟楫縱工力繁難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以曉示後人以杜絕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平匠役沿河計算丈尺以憑估計據各官所稱南自陳村閘以至分水嶺積高一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禮等并監生崔旦募工鑿試濶四丈長十丈深三丈五尺隨據學禮等稟沙回稱挑濬一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糜沙挑至九尺六寸隨時塌去四尺此河絕無能為矣蓋糜沙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淤不常滲漏亦易故耳是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無盈尺活泉可以引濟則全河之血脉已涸以下驗之糜沙不堅又易坍塌乾漏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腹已虧茲二者皆修河大忌也縱費帑金百萬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胡可以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　國初徧訪運道舍此而不顧王副使以後屢行奏勘而未興厥工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益都田賦總管于欽山水纂文云至元初

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余嘗乘傳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積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即此則彼時已議其非矣何今人之不審耶

六年總河王宗沐疏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是以風波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

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
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
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
氣能達於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
驗即與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
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
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緒
論而非臣條議之初圖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
而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

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事明之唐人都秦右
據岷凉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
則天寶與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
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利通而無險可
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則重和宣和
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
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 神京聖
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
之遺慮乎此臣所以謂天下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

天下之所謂峻絶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
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途有必
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
海矣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
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專河而
專於海者彼以夷陋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於專河
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入閘則兩舟難並
是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同時
俱靡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艣

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衍義補者是
不可攻也若我 朝太平重熙累洽王於河而協以
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
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
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
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
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徽大名則已稍南矣我
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向也乃
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開家口支出小河近衛

瀰霪壅則又幾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
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
雄才尚有臨決塞于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請求河之
爲立國病詎直今日然哉且如去年之漂流大臣之
與　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闔之有不變色
者乎夫旣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
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旁啓門焉
防中堂有客而肴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務
也臣誠愚淺如該科條議處之應熟豈其肯誤　聖

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覩其必無然臣以爲趨
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緣科臣建
議而詳布其愚所有　請銀造册張官改額皆係更
革紕乞　聖明采擇　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
之稍久官軍狎習不妨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
或欲卽以此舟河運亦不虞其惟意所欲復又廢而
足儲蓄誠於　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役罷惜更費以
失又遠之利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一定運米言海運旣行宜定撥糧額以便徵兌隆
慶六年已有缺船糧米足備支運以後請將淮安
揚州二府兌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
派海運行令各州縣於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
災傷改折則撥鳳陽糧米足之
一議船料言海運二十餘萬通計運船四百三十
六艘淮上木貴不能卒辦宜酌派湖廣儀眞各廠
置造其合用料價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卽將
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浙江湖廣本年
折糧減存及湖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

巡鹽衙門罰贖銀抵補
一議官軍言起運糧船宜分派淮大台溫十四衛
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遮洋舊例用軍十二人以
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運海把
總一員統之其領幫官員於沿海衛所選補所須
什物卽將河船免運軍丁糧銀扣解置辦
一議防範言糧船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
官定派土島小船置備兵仗以防盜賊
一議起剝言糧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用剝船

轉運至灣每糧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九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聽各督糧官收候應用

一議回貨言海運冒險比之河運不同旗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票免稅以示優恤

一崇祀典言山川河瀆祀典具載今海運所畏者蛟與風耳宜舉廟祀以妥神明疏下部覆如宗沐言　詔允行之

先是漕艘散者幾二千而漂沒又八百艘蓋幾無漕云于是科臣宋良佐議行海運而山東左布政王宗沐力主海運之策遂遷總漕都御史　詔其議遂以二十萬石自三月十八日自淮出海至五月二十九日抵天津後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乃罷

萬曆四年工部覆止膠河疏云議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栻建議新河要稽故河而尋便道在于匡家莊一帶開濬以通海爲王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艘直達於河由河復入于海往來無滯誠爲得策隨該二臣睽議黃埠嶺又改船路滯今却於分水嶺開

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議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艘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鋪凡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潮止及陳村閘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圈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鋪亭口者蓋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爲常也且潮水倏焉而長倏焉而落落則未免守候躭延踰時况潮之所及爲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地爲秋潦所歸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細適糧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啓閉終不能使之源源而來滔滔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爲害議建壩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壩上則沙必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兩海口地方各有淳沙至謂爲淺沙客沙亦能爲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滯七里雖爲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

海中者潮水湧進沙必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濬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上沙中半土可蕩盡而沙則下沉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袪除所能絕亦非隄閘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足恃沙多水淺置舟則膠雖稍倹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淺者所能勝也剝淺易舟建倉等議必將復起尚書劉應節亦謂善後之策難以逆覩竊恐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　國家舉事固不嫌於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為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

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二臣建議之初意也且尚書劉應節原奏　明旨會同徐栻并該省撫按官虛心計議先將難處開濬試驗果否的有可行今撫按官李世達商為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濬試驗而執論互異如此則劉應節所謂為而可成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僉同事體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海道

元時海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通州海門縣黃連沙嘴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抵淮安路鹽城縣歷海寧府東海縣又經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行路多淺沙旬月始抵成山計自上海至直沽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其後再變自劉家港出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萬里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轉成山西行過劉家島入沙門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至直沽其道差直三變自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直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入沙門放萊州大洋至直沽如遇風

順由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月而已其道徑便　國初海運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嘉靖中尋膠萊故道燒鑿馬家壕十五里達于麻灣隆慶五年議因其故開新河令江南之糧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口馬家壕麻灣口海滄口徑抵直沽天津止一千六百里半從河行其海行者止由海套不泛海洋從馬家壕分水嶺二處開鑿為難道科官勘報竟以無源水多沙積而止

周弘祖曰淮河北岸隔一里為支家河通新壩至安

東縣有澳河灣水三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漣河
朱家河白家河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蹕陽河平墅
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過
鏺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沭陽水
澗為太湖為傅湖又有楊家蕩西漣河崔家蕩古閘
河皆入漣河海口自支家河至漣河水程三百八十
里入于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
夏河靈山衛膠州聡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
里隔馬家濠五里可通杷浪廟新河口店口社陳莊

小閘薛高劉家大閘王朱社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
窩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河集秦家莊海倉口至
大海口共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
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輿地圖云登萊本海運故道
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密縣至
膠州分為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倉口入海以其
自膠抵萊故云膠萊蓋元時所濬可避遶東海道數
千里之險嘉靖十一年御史方遠宜巡東萊訪其遺
跡為圖表之副使王獻力主其說近羅文恭亦取王

識備載廣輿圖云海運憚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
沙門此兩險多礁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
掘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
則古灘水及沽尤河稍致力皆可免於兩險

本朝海道附考

一自南京開洋出龍江關靠東邊行使到觀音山中
洪一路好行至攀山北有淺灘中洪可行望方山東
邊中洪一路淺灘直過斬龍廟止至鰣魚廠東路至
龍潭驛一路水緊北邊中洪可過徑到儀真中洪北

到金山寺西首十餘里水緊不可抛錨寺北中洪都
好行到礁山門仔細戳水行西南嘴有淺灘喚做姜
婆沙西北下戳水中洪好行南有淺灘中洪到孟子
河西南好行東北中間淺灘沙嘴占多是洪有蘆青
嘴東南衝出有三四里轉過南中洪戳水行使便是
黃山東北淺灘衝出大江中洪行使望西邊緊水洪
過東有馬馱沙西南嘴衝出沙帶一條東南亦有沙
帶一路中洪可行南有江陰縣地方抛船江陰縣西
邊是夏港過江陰縣中洪到巫子門淺塞打外洪過

嶼傚寶船洪望見西山蝦蟆山可轉中洪到蝦蟆山西淺水好行南有谷瀆港中洪有淺水南有洪照黃恩鋪占南岈行使到夷舖港南有淺灘北邊是洪到福山港中洪到白茆港北有狼山望東北戳水中有淺北有洪徑到瞭角嘴南路於劉家港拋泊

一劉家港開船出楊子江靠南岈徑使候潮長沿西岈行使好風半日到白茆港在江待之潮平帶蓬櫓搖過撐脚沙尖轉過崇明沙嘴挑不了水望正東行使無礙南有朱八沙婆婆沙三脚沙可須避之楊子

江內北有雙塔開南有范家港沙灘東南有張家沙灘江口有陸家沙脚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洲沙亦可避之江北有瞭角嘴開洋或正西西南西北風待潮落徃正東或帶北一字行使戳水約半日可過長灘便是白水洋望東北行便見官綠水一日便見黑綠水循黑綠水望正北行使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好風一日一夜或兩日兩夜便見北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依針正北望便是顯神山好風半日便見成山自轉瞭角嘴東過長灘依針正北行

使早靠桃花斑水邊北有長灘沙嚮沙半洋沙陰沙冥沙切可避之如在黑水洋內正北帶東一字行使料量風沉日期不見成山見黑水多必是低了可見升羅嶼海中島西邊有不等礁如筆架山樣卽便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成山若過黑洋見北洋官綠水色或隴必見延真島望西北見箇山尖便是九峰山向北一帶連去有赤山牢山二處皆有島嶼可以拋泊若牢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波如雪卽便開使或

復回望東北行使北有馬安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旱門亦有漫灘也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拋繫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北望見山便是顯神山若挑西一字多必是高了但見赤山九峰山西南洋有北茶山白峰頭卽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成山一轉過成山望西北行使前有鷄鳴嶼內有浮礁一片可以避之徃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島西小門也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風一日到芝

黑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餘里有黑礁一
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
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林直口有金嘴不衝出洋內
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
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
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拋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
砣磯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到鐵洋往東收旅
順口黃洋川西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外有五
箇饅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老岈外有一孤山

望成兒嶺盡頭東望有三山正中進入內有南北淤
帶一條相連陡岈深水可以拋泊三山西有南山收
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孤山東北望看鳳凰山
便是和尚島烽墩下占西有樵石西北有倉廟外有
淺灘亂礁避之三山北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驢收黃
島使島鐵山往西收羊頭窪雙島有半邊山叉子口
看搭山看連雲島東北看蓋册一路山看鹽場西看
寶塔臺便是梁房口進入三叉河收牛莊馬頭泊
一直沽洲洋望東拋南一字行使一日一夜見半邊

山便見沙門島若挑南字多了必見萊州三山便挑
東北行使半日便見沙門島若挑北字多必見砣磯
山往南收登州衛北沙門島開船東南山嘴有淺可
挨中望東行使好風一日一夜到劉島收入宮前劉
島開洋望東挑北一字轉成山嘴望正南行使好風
一日一夜見綠水好風一日一夜見黑水好風一日
一夜便見南洋綠水好風兩日一夜見白水望南挑
西一字行使好風一日點竿累戳二丈漸漸減作一
丈五尺水下有亂泥沙約一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漸

挑西收洪如水竿戳着硬沙不是長沙地面即便復
回望大東行使見綠水望東行使到白水尋長沙收
三沙洪如收不着洪即望東南行使日間看水黃綠
水浪花如茶末木夜間看浪潑如大星多即是茶山
若船稍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好風半潮北見崇明沙
南見青浦墩沿岈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南挑西多
必是高了前有陰沙半洋沙斷沙欄頭沙即是聯角
嘴北便復回往正東行使看水色風汛收三沙洪如
風不便收不得洪即挑東南行使看水色收寶山如

在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抵了可見隔界大山一座使望正西挑南一字行使好風一日一夜便見茶山如不見隔界山又不見茶山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使必見石龍山孫礁山復回望西南行使見茶山收洪後任盡回帆程限

一遂河口開洋順風一日一夜經至鐵山南面山前帶東鐵二字望南行使經至成山收入南洋望正南行使三日三夜經至桃花斑水邊望東行使見白水帶西二字勘戳點竿尋投長灘一丈八尺漸漸減至

一丈五尺望西行戳楊子江洪如尋不見洪內望下使必見茶山至茶山後水漷船稍南面坐茶山望西行使半潮便見崇明洲如若風順一朝送至劉家港口內抛泊若船去回須記桃花斑水北有半洋沙嚮沙陰沙在洋內須要隄防凡空回還不可料程早早可使船小料亦如此即防無礙

一福建布政司水波門長樂港船廠門船水程地頭預要水手船隻護送沿港海島其神仙盤嶼茶座山島去處古有賊船以一良便船開洋送至三汊河口

如過一日二日至古山寺登山送香燭防東南颶作湖大過日平息送至望琪港娘娘廟前抛泊過日至長樂港口過一日至民遠鎮巡檢司過一日至總埠頭港過一日至福州左等衛告要水手船送過一日至五虎廟總福過一日至五虎門開洋望東北行使正東便是東衣山正北便是定海千戶所東南便是福清縣鹽場過一日至王家峪海島抛泊過一日至北高山巡檢司西洋山口好抛泊過一日至福寧縣晚收風火幫娘娘廟前抛泊過了一日至滿門千戶

所防有天霧晚收䌬艡巡檢司海口過一日至金鄉衛告要水手船隻引送過一日至松門衛過一日至溫州平陽縣平陽巡檢司海口至鳳凰山銅盆山防東南颶作晚收中界山抛泊過一日至盤石衛但見天霧在中界山正北島抛泊過一日南風行使至晚收北門千戶所要尋捕魚小列船送過一日南風徃北行使過利洋鷄籠山等潮可行至松江港松門衛東港抛泊見捕魚船十五六隻便是港口過一日等潮開船至台州海門衛東洋山晚收抛泊過一日離

温州望北行使䑸到桃青千戶所望門口抛泊過一日開洋至大佛頭山屏風山至湖跳千戶所長亭巡檢司要水手魚船過一日至羅漢堂山到石浦千戶所東門抛泊要水手送過一日至定海衛放回金鄉衛盤石衛要稍水手離石浦港後門出過銅瓦山後汊洋半邊山党公爵溪千戶所望北行使至青山門亂石礁洋至前倉千戶所雙膂港騎頭巡檢司前抛過至大嵩千戶所過家門山招寶山進定海港定海衛南門抛要稍水船送燒總福娘娘廟祭奠開洋望

北行使至遮口山黃公洋至烈港千戶所海寧衛東三姑山望北行使若至茶山低了至金山衛東海灘松江府上海縣海套水淺望東南行使過曉抛船等潮過半日大七山小七山過大羊寶塔望東北行使過兩日兩夜見黑水洋南風使船一日見綠水瞭見海内懸山一座便是延真島至靖海衛口淺灘可預避之

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魚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積道泊舟港口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通漕類編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在晉撰在晉有歷代山陵考已著錄是書先漕運次河渠附以海運海道前有自序并作書凡例大抵採自官府冊籍無所考證在晉爲經畧時值時事方棘一籌莫展逡巡移疾而去蓄好談經濟而無實用者是書殆亦具文而已

國賦紀略一卷

〔明〕倪元璐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賦紀畧一卷》提要

國賦紀略

明 上虞倪元璐玉汝輯

黃冊

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已上皆書于版唐武德七年令天下戶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宋州縣有丁口版簿大明會典曰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十年一造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惟丁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帶管于

百一十戶之外而列于圖後名曰畸零冊成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一本進戶部轉送南京後湖收架委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一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清查每五日一次過湖晾曬

賦役

文獻通考曰古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無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二十而傅給徭役亦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漢高祖初爲算賦唐會要曰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產

定爲三等後又爲九等宋爲五等大明會典曰凡各處
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戶仍開軍民
竈匠等籍除排年里長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
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戶點差

稅糧

春秋魯宣公稅畝唐志曰自開元後租庸調法弊代宗
始以畝定稅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
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大明會典曰洪武初令官田起科
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沒官田

每畝一斗二升

屯田

漢西域傳曰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渠犂又桑
宏羊奏遣屯田卒益種五穀于張掖酒泉大明會典曰
國初諸將分軍于龍江等處屯田自後偏于天下大率
衛所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一九四六半
等例皆隨地而異云永樂五年各按察司增僉事一員
督糧屯種正統二年提督屯田

水利

沿革曰井田廢溝洫堙水利所以作也通典曰魏文侯
使李悝作水利大明會典曰各處閘壩陂池引水可灌
田畝以利農民者務要時常整理疏浚

漕運

沿革曰秦伐匈奴令天下飛芻輓粟此漕運之始也國
朝自永樂遷都于北軍國之需仰給東南漕運之法曰
僉詳備令于淮安用船可載三百石以上者運入淮河
沙河至陳州穎岐口跌坡下用淺船可載二百石以上
者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

河南車夫運赴衛河轉輸北京

農桑

周禮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注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一
里二十五家之布國初令天下農民凡有五畝至十畝
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有司親視不種
桑麻木棉者使出絹麻棉布各一匹每畝起科麻八兩
綿四兩栽桑者四年以後徵租

草料

唐志曰太宗正觀中始稅草以給諸閑大明會典曰凡

各處倉場收種草料以備軍馬往來支用草於本處照田徵收料于秋糧內折納其後令官軍自採野草備用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德以來通命內外軍衛有司量派軍夫採打置場收納歲有常額與民納草相兼支用

鹽課

呂東萊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法自管仲相桓公始興鹽筴以奪民利至漢武帝時孔僅桑宏羊翩管仲之法鹽始禁榷大明會典曰凡天下辦鹽去處每鹽二百斤為一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客商發賣各照

行鹽地方其課專以供給邊方糧餉賑濟水旱凶荒故漢武以來鹽法條件因時漸密

鹽鈔

瑣綴錄曰國朝須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須已數世矣而民歲折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咸病

茶課

唐會要曰德宗貞元九年張滂奏請于出茶州縣及茶山要路定三等每十稅一 明會典曰官給茶引付產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每引納錢一千文照茶一百斤茶不給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又令陝西四川產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文若無主者令軍人薅種官取八分有司收貯于西番易馬

魚課

五季僭僞之時江浙荊湖淮南廣南福建一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大明會典曰各處河泊所辦納魚課米鈔及魚油折納黃麻弁魚線膠翎毛

銀課

周官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授之唐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大明會典永樂以後令浙江福建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等處銀礦坑場煎辦銀課差御史內官或本處三司提督開閉不時

水銀

宋產水銀有秦鳳商階四川置冶以官掌之大明景泰三年蠲除貴州思印江長官司原額水銀課其婺川縣板坑水銀場局水銀如舊

礬課

五代以來創務置官吏宋制白礬出晉汾汾州無爲軍汾州之靈石縣綠礬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各置官典介有鑊戶煮造入官市洪武三年令廬州府黃墩崑山及安慶府桐城縣歲納礬課二十二萬七百斤每三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錢一百五十文

珠池

五代劉鋹于海門鎮募兵能探珠者二千人號眉川都凡採珠者必以索繫石被于體而沒爲深者至五百尺

溺死者甚衆後廢未幾復置容州海坻大明洪武三十五年差內官于廣東布政司起取蛋戶採珠宏治七年差太監一員看守廣東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處珠池兼巡捕廉瓊二府并帶管永安珠池

竹木

唐德宗時趙贊請天下所販竹木茶漆皆什一稅之大明洪武初于龍江大勝港永樂六年于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俱設局照例抽分客商興販竹木等項

柴炭

月令季秋乃令伐薪爲炭大明會典曰國初供應柴炭悉于沿江廬州并龍江瓦屑二場取用及永樂遷都于北則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等處採辦宣德開始設易州山廠專官總理而派辦運納各有定例

商稅

孟子曰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又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爾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此蓋商賈之初有稅也

酒課

通典曰漢文帝時初榷酤沿革曰漢武帝始榷酒酤唐武宗置榷麴後唐明宗收麴稅大明令凡踏造酒麴貨賣者赴務投稅如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

榷醋

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請停之苦酒蓋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不特近世也

常平倉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糴入

貴則減價糶出名曰常平文獻通考曰古今言糶糴斂
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悝仲兼主于富國悝專主于
濟民後漢明帝欲置倉公卿多以為便劉般曰外有利
民之名而內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
不便

義倉

通典曰隋文帝時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勸課當社共
立義倉唐太宗時戴冑奏言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
級輸粟名為社倉又韓仲良奏王公以下應墾田者畝

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凶年賑給百姓始為義倉蓋其
事自始也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詔諸州縣各置義倉
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給與人民

國賦紀畧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舊本題明倪元璐撰元璐有兒易內外儀已著錄
是書載古來賦稅諸法每類引故實一條疎陋萬
狀必非元璐所為殆亦抄撮類書策畧數條嫁名
元璐耳學海類編所收大抵此類也

救荒策會七卷

〔明〕陳龍正輯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五年潔梁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救荒策會七卷》提要

救荒策會序

聖人在上。不能使天無荒歲。可使地無餓夫。以人人得盡才於天地之中。而參其時利也。蓄於上以給下。伯者之權。下自蓄而自需之。乃王者之政。古稱三年九年。謂率土之民。各有斯蓄耳。春秋補助。則十一之所餘也。備荒之策。無時不豫。曾俟荒而問策哉。然即議救於荒。亦有豫道。自庚午三月朔夜、東南千里鬼哭、荒端俄見、余于時立救饑法數條、稍試之一鄉、又十年、爲庚辰之歲、而南北俱大荒、辛巳又荒、死人棄莜、盈河塞路、至于因餓而闔戶自經自毒、又古所未聞、口不忍言者、嗚呼、孰非上下無蓄。用心不豫。使之然耶。宋臣董煟編輯活民書、用心良至、正統間、布衣朱熊爲之蒐補、續以本朝詔令、蓋熊曾身行救荒諸善事。而又以施藥有盡、施方無窮。復刊布此書、惜多冗汎、且雜以詭說邪教。慮其適滋衆庶之惑。乃乘籃輿之暇、頗爲芟次、并就事提要闡而揚之。君臣士民。皆可以觀。可以行、嗚呼、至其時而克行者。必未至其時而先

籌之者也◎處今之世◎願人人豫救荒之策於懷而已◎周禮荒政◎定自豐年◎爲一時之豫◎以昭百世◎豫之大者也◎嗚呼、今日而懷救荒◎且爲豫乎哉◎

崇禎壬午七月十九日浙嘉善陳龍正題

救荒策會目錄

卷一

大禹懋遷　周禮十二荒政
周禮稼民通財　周禮委積
民間耕蓄　李春行惠
魯爲京師請糴　臧文仲以名器請糴
管仲通輕重之權　李悝平糴
罕氏樂氏貸民粟　漢文帝
景帝　鼂錯論貴穀
鼂錯議入粟　汲黯矯制發倉
昭帝　耿壽昌常平倉
和帝廩流民　劉陶議救饑不在改鑄
獻帝煑粥　曹魏
孫權　元魏借小償芸法
梁武末年奇荒　李密襲黎陽倉
王方翼濟饑　劉瑑不仁得罪
唐憲宗賑饑一　憲宗二
憲宗三　田令孜督賦致亂

盧坦不抑穀價　宋太祖蠲租不俟報
真宗詔蠲租重在下戶
范仲淹進蝗蟲　仁宗賑恤諸款
神宗憂旱感雨　修水利以賑饑
給流民路糧　顧憂饑民
高宗詔拯濟必及鄉村
高宗還民義倉　孝宗發上供米賑民
田錫論救災專責宰相
蘇杲賓四賑鄉里　蘇軾乞豫救荒疏節畧

畢仲游先期備荒　程珦遇水種豆
伊川論賑粥　蘇軾收棄兒
劉彝收棄兒　晁補之活饑民瘞遺骸
范純仁招致客米　張詠保甲平糶法

卷二

富弼青州賑濟
劈畫屋舍安泊流民事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事
勸誘人戶量出米豆濟饑事
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二十四條
回奏劄子

卷三

趙抃救災記　趙令良賑濟法
徐寧孫賑濟三策　趙雄乞椿積錢
朱文公社倉奏請淳熙八年
崇安縣社倉記節畧　歐寧縣社倉
崇安縣社倉條約五款
金華縣社倉規約十一款

清江縣社倉規約五款
蘇次參賑貧法畫澇圖
李珏毘陵四等糶濟法
李珏鄱陽糶米給錢法

卷四

董煟救荒法統論
一曰常平五條　二曰義倉四條
三曰勸分五條　四曰禁遏糴三條
五曰禁抑價二條

次一曰簡旱二條　次二曰減租
次三曰貸種　次四曰優農
次五曰遣使　次六曰治盜
次七曰捕蝗八條　次八曰和糴
次九曰勸種二麥　次十曰通融有無
終曰預講荒政
附雜記條畫四條
卷五　國朝詔令
洪武元年八月詔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

永樂十九年四月詔
宣德二年十一月詔
正統四年三月詔　正統五年七月勅
正統五年七月勅周忱
天順元年正月詔　天順八年正月詔
成化四年九月詔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詔
弘治五年十二月詔
戶部議預備倉積穀數併勸懲稽考法
周忱濟農倉條約

勸借則例四條　賑放則例五條
稽考則例二條
國朝補事
陳智宥富民罪以濟饑
遣行人旌出粟義民
王竑活饑民賑流民
元臣張光大編賑恤詔
元大德七年詔　大德八年詔
武宗至大改元詔

至大三年九月詔　十月詔
卷六
荒政議總綱
初一曰六先
先示諭　先請蠲
先處費　先擇人
先編保甲　先查貧戶
次二曰八宜
次貧之民宜賑糶　極貧之民宜賑濟

遠地之民宜賑銀　垂死之民宜賑粥
疾病之民宜救藥　罪繫之民宜哀矜
既死之民宜墓瘞　務農之民宜貸種
次三曰四權
獎尚義之人　綏四境之內
興聚貧之工　除入粟之罪
次四曰五禁
禁侵欺　禁寇盜
禁抑價　禁溺女
禁宰牛
次五曰三戒
戒後時　戒拘文
戒忘備
卷七自述
煑粥散糧辨　共塚記
粥擔述　埋骨述
收棄兒法　建丐房議
省鬻鋪議　救饑本論

目錄終

救荒策會卷之一　　陳龍正論輯

宋臣董煟原編古今救荒事三卷號曰活民書上于朝頒于中外元臣張光大曾續之本朝朱熊補輯漸備今復益以近事無古無今惟可行之策則會而存之其窒礙者迂緩者繁複者皆去之爲其非策也其策善而前人未及發明者則加論焉或于論中補見近事焉總號曰救荒策會

大禹懋遷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

宋臣董煟曰唐虞時國用尚簡取於民者甚少凡山澤之利盡在於民故當阻饑之際特使通融有無而已後世欲通融有無則須上之人有以爲之然淺陋者猶滯於一隅殊失唐虞懋遷之意

論曰、禹方治水之時。穀未可播。先進衆鮮魚之鮮食于民。及决川濬澮。土可種矣。則不辭艱難。教民播穀。與鮮食並進。鮮食止煩採取。猶屬山澤自然之利。未見其艱。五穀全賴人力。故特命曰艱食。後世因之。曰稼穡之艱難也。先導水。次勸農。次則通商。萬世救荒之祖。其道備于此矣。

周禮十二荒政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宋儒呂祖謙曰、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此兩者荒政之大綱。緩刑、謂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緩其刑以哀之、弛力、若平時用民力。歲不過三日。今則休息之。舍禁、謂山虞林衡、皆令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譏察、使可貨流通、商賈來市、此是救

荒之要術。眚禮、謂凡禮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裁損、專理會荒政。蕃樂、謂閉藏樂器不作、多昏、謂殺禮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前說緩刑。後又說除盜賊。是經權皆舉。處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終之。

周禮移民通財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董煟曰、札、疾疫也、民饑則病、移民者。辟災就賤也。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梁王移民移粟。正得周禮遺意。而孟子不取者。以其平居不行仁政耳。

論曰周禮移民移粟。皆上人爲之居置。非民間自移也。民自移則爲流民。民自移其粟則爲商賈。流民則就而撫之。富鄭公之賑青州。原子英之安荆襄。其最著矣。商賈則招而通之。與時宜

之無晝一之法漢初關中大饑高祖令民就食蜀漢此給饑民以粟價使償蜀民也武帝元鼎元年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此官糴而轉輸之也皆境內無蓄設爲不得已之策使民各蓄食則可無移使郡縣各有蓄粟則發而賑之耳故官代民移周禮姑以爲不得已之策云爾非救荒之上務也有蓄金無蓄粟故也後世乃聽民間自移則負父母之名甚而或禁民之移粟也是就天下一家之時爲晋遏秦糴之

事也又甚而有驅逐流民之議是惡其爲流民而欲使之爲流冤也可令春秋見乎

周禮委積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董煟曰今之義倉誠得遺人委積之遺意然必散貯於鄉里郊野之間故所及者均比年義倉轉輸州縣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

民間耕蓄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董煟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率土臣民通爲之計後代所蓄糧儲唯計廩庾今州縣有常平倉義倉朝廷諸路又有封樁米斛至於大軍倉豐儲倉州縣倉皆不與焉但賦斂繁重民間實無

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而不敢發豈亦講求古人耕蓄之義乎

季春行惠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

董煟曰古人賑給多在季春蓋蠶麥未發正宜行惠非特饑荒之時方行賑濟也

魯爲京師請糴

隱公六年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

禮也、莊公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董煟曰、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然同盟之國、救患分災、未嘗遏糴也。今之郡縣、不知本原、至不容米下河出界。回視春秋列國、尚有愧焉。

臧文仲以名器請糴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

董煟曰、饑荒之年、雖鬯圭玉磬、皆不敢惜、猶以請糴。今常平義倉、本備饑荒。內帑之積、軍旅而外。本支凶年。吝而不發。何也。

管仲通輕重之權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董煟曰、李悝平糴。壽昌常平。蓋祖於此。今之和糴者、務求小利以爲功、殊忘斂散所以爲民之意。

李悝平糴

李悝爲魏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中熟糴二、下熟糴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

董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於籍數定價。且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最患者、吏胥爲姦、交納之際、必有誅求、稍不滿欲、量折監賠之患、紛然而起、故糴買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於民、以逃曠責、是其爲糴也。曷得謂之和哉。至於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馴致積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

罕氏樂氏貸民粟

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宋饑、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其皆得國乎。

董煟曰、子皮子罕二國之卿、惠之所及、能幾而罕氏遂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後於宋、行道有福。理必然耶。

漢文帝

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庾以濟民。

董煟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並免民租稅、漢家救荒大抵厚下。

景帝

景帝後元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從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為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董煟曰、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鬼神禱而不祀。古人救荒之政、凡可以利及於民者、靡不畢舉。景帝所行、皆得古人遺法、所以文景並稱、

鼂錯論貴穀

鼂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民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論曰、愚夫之所以貴金玉、以為有金玉。必不患饑寒也、然固有持金玉而不得易衣食者、未至餓死時、不知五穀之貴、未至乎金玉而餓死時、不知金玉之賤也。愚人至此乃知、雖知何益。惟明主與良臣早知之、于是致治之道、撥亂之方皆從而出焉。

晁錯議入粟

錯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特赦勿收民租、如此則德澤加於萬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

董煟曰、國家賑濟之賞、立格非不明也、然近年州縣行之無法、出粟之後所費不一、故民有不願就者、

論曰、納粟有二可一不可。平時得以中鹽。可也。有急得以除罪。可也。買爵入官不可也。富民出

粟實倉廩。足以利民。則聽其取利於鹽以酧利也。歲饑賑濟。軍興佐食。則按數除罪解民害者。亦自解害也。各以類報。而無損於治。若買爵。則興日將居民上矣。繁纓當惜。子毋當防。晁錯除罪拜爵之議。半得而半失也。董煟謂出粟之後更多費。故民不願就。然即使無他費。而民願。法終不良也。漢世未知中鹽之策。本朝永樂間令大商輸粟各邊。隨其積鹽之處給引。故諸商走各邊墾荒田興水利。粟充而胡馬不得騁焉。自棄其易粟以金。邊儲日詘。承平而變壞良法。易於反掌。今邊困極矣。欲一修復其所壞。難於上天。嗚呼。議法者可不深長思與。

汲黯矯制發倉

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之、請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董煟曰、黯時爲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

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牽制顧望。不敢專決。視黯何如。

論曰、倉穀本以備荒。發之無罪。不敢發者。畏昏庸上司詰問耳。詰問亦未如矯制之罪也。而坐視民死。可謂有人心乎。

昭帝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遣使賑貸貧民無種食者、八月、詔所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論曰、始而貸之、既而勿責、仁及貧民矣、更免今

年田租、其恩益普、非武帝悔心之所貽。霍光相昭帝、休息撙節之所致哉。設倉無儲粟、上下待哺。雖欲加惠、得乎。儉主不奪人其寃也、能與人◎

耿壽昌常平倉

宣帝五鳳四年、穀賤、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民甚便之、

董煟曰、漢之常平止立於北邊、李唐之世、亦不及江淮以南、惟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

論曰、常平倉原於李悝之平糶、乃伸縮其權以利民、非爭民利也。至元帝時、聽諸儒議、因歲荒罷之、豈歲荒顧因設常平之所致乎。恐此後民饑、益失所賴矣。唐趙贊云、自軍興而常平廢、垂三十年、民遇荒輒斃、頃兩京置常平、雖遭旱、米不騰貴、德宗遂令天下皆修復之、觀此則常平不惟盛時安建、卽荒迫中稍有隙暇、餘貲便應料理、惟在上人節縮浮費、以爲糴本耳。何漢儒之愚乎。

和帝廩流民

東漢和帝永元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廩之、

董煟曰、近歲溫台饑、發流民過淮、何者接踵於道、衝冒風雪、扶老携幼、狼狽殊甚、而爲政者不過張榜河渡、𢬵抑使還。豈知業已破蕩、歸無自安之路矣。漢永元之詔、令人永思、

王崇慶曰、所過皆廩、亦是積之有素。不然、所治之民、且無所給、而望推惠流民哉。

劉陶議救饑不在改鑄

桓帝永壽三年、或言民之困以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良苗盡、杼軸空、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沙礫化爲南金、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

本朝布衣朱熊曰、爲臣當知事君之大體。與當時之急務。大錢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特天子行權之具耳。威令果行。雖沙礫可使超於珠玉。

桑楮可使肩於綿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不顧況銖兩之銅乎

論曰金錢者財之權非財之質也特以便於分合隨百貨大小而權之究其實與朝廷之符驗民間之券契無異愚者至以民貧爲錢薄之故漢之劉陶近日之朱熊其說皆足以破之知錢之非財益知金矣人在世間皆藉飽煖以活豈飽煖於錢乎況又豈飽煖於大錢乎舉世凍餒而滿朝但羿金錢言利之臣必愚恐不獨桓帝時持籌者

獻帝煮粥

獻帝興平元年四月至七月不雨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廩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皆全濟

論曰天子於民至遠也獻帝非英主也猶能察侯汶煮粥之不實今之邑令有用白米四合催得粥一碗者蓋胥役尅其三分之二矣而恬然不悟亦不疑目與饑民相見與煮粥者相見何難一問一試而聽其然哉救死之事顧爲奸人利藪一憤一慟

曹魏

魏黄初二年冀州大蝗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孫權

吳孫權赤烏三年民饑遣使開倉廩賑貧者

董煟曰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使者所過無煩擾我宋諸路置使一有水旱諸司悉以上聞

論曰水旱立聞則問民疾苦之使可以無忘矣倉廩隨時聽發則持節之尚書可以無出而汲黯無庸矯制矣治人雖重而良法亦貴預建救荒如救焚必待遣使民之餓而死者已衆也

元魏借牛償芸法

元魏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論曰借牛償芸此法儘可行。然東南亦有難行者。以貧民一家數口佃大戶之田不過十畝。上下不必藉牛。其種田多者。力能買牛也。故此法止便于西北。西北民一家常種數十百畝。

梁武末年奇荒

梁武帝末、江南連年旱蝗、百姓采草根木葉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

論曰南楚新聞載唐末孫儒之亂、米斗四十千、金玉換易僅得槩合、謂之通腸米。至于金玉換通腸米而不可得。嗚呼。富人至是亦足悲矣。何不先是而省之。早出其羅綺金玉。與隣里鄉黨共相灌輸。或告糴於隣封。或講求旱所不能枯。蝗所不能傷者。竭力樹藝。以助人食。尚當有救也。

李密襲黎陽倉

隋末、餓殍滿野、而官廩克牣、吏畏法、莫敢賑救、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得黎陽倉、大事濟矣。遂襲破黎陽、開倉恣民就食。

董煟曰貯積者正爲斯民饑饉計耳。不知發而資奸雄。然觀勣密散米無法。取之者隨意。未幾米盡民散、亦奸雄之不能成大事者、

論曰隋文好貯粟。而不許賑給。開皇末、天下儲積可支五十年。蓋慳與吝一身兼之。以慳故能

餘。以吝故不能散。爲天下主而坐視百姓之餓斃。將獨留其所積以飽子孫乎。史稱其勤課農桑、自奉儉素。不尚綺靡之飾。益已知賤金玉貴五穀矣。而貽之煬帝。特富而侈。卒亾天下。然則但知貴穀。而不知乘時放散。亦何益哉。推之而有司之閉倉召亂。富家之多藏以益子孫之過。其愚一也。積金不散。世俗通癖。積粟不散。尤爲獨癖。○按米力難久。積必用穀。北地高燥。可窖。東南必藏之秭中。築基高。圍草厚。十餘年後味

彌能

王方翼濟饑

唐高宗儀鳳間，王方翼爲肅州刺史，蝗獨不至其境，隣郡民皆重繭走之。乃出私錢作水磑，薄其直以濟饑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董煟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弼令樵采打魚之類，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租賃民間廬塲，或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采，官復置塲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霽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論曰：董煟此說，果遵路嘗行之矣。民既依米，即令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于常平倉易米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三萬束，至嚴冬雨雪，市無束薪，即依原價賣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此亦爲民曲算之一事也。貧民短于貲，亦短于智，子民者代爲籌算，庶幾少甦。○按此條乃人臣事，若先君後臣，宜移置田令孜後、盧坦前。

劉澡不仁得罪

代宗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論曰：渭南當時境轄大小若何，以百里之邑計之，田不過六千頃，損已過半，詭稱不損，欺君害民，貶未蔽辜。

唐憲宗賑饑一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己酉制降，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

憲宗二

元和間，南方旱饑，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

費。卿輩當體此意。

論曰陸贄有言國家所費者財用所得者人心、憲宗於賑恤獨不計費亦知其所得者多耳君仁則智不待言君善計則仁心亦從而與。

憲宗三

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南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李絳對曰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國以人爲本民聞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耶命速蠲其租。

田令孜督賦致亂

僖宗乾符中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昭宗在鳳翔爲兵所圍城中人相食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餓死而唐亾

董煟曰貞觀元年饑二年蝗三年大水太宗憂勤而撫之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廣明之亂雖起於饑荒亦上之人無憂民之念耳。

論曰一方饑而督賦甚急天下亂唐祚亾矣況天下多荒乎然使天下多荒而憂之如堯湯則運當更轉非遂無救如貞觀初政。亦當日之堯湯也。

盧坦不抑穀價

唐盧坦初爲宣歙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損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給四方價賤穀不復來益困矣既而商米輻輳市估遂平。

論曰不抑價特聽其自然耳未有救荒之策然不抑而自來即所以爲救也坦知地勢宣歙之地平時寄命于商。

宋太祖蠲租不俟報

宋太祖乾德元年夏四月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蠲其租不俟報。

董煟曰歲之災傷至易曉也今州縣或遇水旱、兩次差官簡覆使生民先被擾擾之苦然後量減租數幾不償所費矣宜以乾德之詔爲法。

真宗詔蠲租重在下戶

祥符中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者所傷不多望勿蠲其租真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及

矣朕以災沴蠲租正爲貧民下戶豈以多少爲限耶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戒之

論曰凡蠲賑大抵專爲下戶人主耳目不及閭閻故知此者少人臣皆閭閻中人也豈不親知下戶之苦而反欲遺之發此論者其無後乎

范仲淹進蝗蟲

范仲淹爲江淮宣撫使見民間以蝗蟲和野菜煑食即日取以奏御乞宣示六宮

論曰此與魏相日報災異李沆日奏水旱心事相類嗣王生長富貴或不念稼穡之艱難而六宮其尤也欲使天子感諭六宮文正之意深矣哉

仁宗賑恤諸欵

仁宗天聖七年河北大水命發官廩以賑貧乏其被溺之家見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爲瘞埋已蠲放稅外聽近輸官權停州縣配率其經水倉庫營壁亟修完之卑下者徙高阜處水損官物先爲給遣坊監亾失官馬者更不加罪止令根究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見繫獄囚委長吏從輕決遣其備邊事機民間疾苦悉具經畫以聞

董煟曰祖宗救荒非特蠲減而已其賑恤經畫之方尤爲詳悉

神宗憂旱感雨

京師久旱神宗甚憂之韓維曰陛下損膳避殿此故事不足以應天變近日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傷之際重罹此苦願發自英斷過而食人不猶愈於過而殺人也上感悟下詔求直言人情大悅是日雨

論曰不見今事不信古人熙寧下詔而雨韓維感神宗神宗感天人主之心一誠未有不格及皇天者也史又載罷新法即日雨漢明帝清雒陽獄即日雨皆桴鼓响應不啻崇禎庚辰三月三日以恒風禱雨雨不降頃益以大霾徧天紫赤如血行者咫尺不相識上下大驚恐七日卯

刺、聖諭撤各路中使、予是時在秘省禱祈、見諭出向同官曰、今日風必靜。衆未信、少頃風止、然雨猶未降也、百官仍日禱、暑中十一日巳刻風復有聲、衆疑懼、予曰往日行聖人之政、天立應矣。今復風、是不欲堅天子之信、而阻其行善也、豈父天之意哉、殆必不然。頃之風果息、十七日遂大雨、四野沾洽、天人相與之際如此。然後益信漢宋之所書不誣也、守令行善政、可以救一郡一邑之荒。其至誠亦可感一方之雨暘、時若天子一念所至、四海春回。救荒之道孰有大於天子之悔過遷善者哉。

修水利以賑饑

神宗熙寧七年、河陽災、詔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以賑饑民、又發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

董煟曰、水利、凡農夫與業戶、自知留心。不待上勸也、但農夫每苦無財、業戶雖助之工用、終不堅實、古人春省耕、或者爲此、

論曰、以工役救荒、饑民得食。公事亦賴焉、周禮荒政、四曰弛力、蓋三代時工役稀少、又徹法普徧、溝洫時修、不待饑年始興水利也、直弛力役之征而已矣、後世井田既廢、隨處多可興之水利、或興之、或修之、因以濟民、一舉而兩便、可謂善通周禮之意者、而于饑民則賜、于中戶則貸、熙寧之法殊詳、

給流民路糧

熙寧八年、令州縣曉諭流民、各願歸鄉者、所過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准此、州縣毋輒强逐、

論曰、以此處流民、必不至爲流寇矣、費于目前、省于日後、

預憂饑民

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揚百姓、不唯闕食、農乏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若不賑恤、恐糾集爲盜者多、陷溺其良民、投之死地、遂詔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第給散孤貧戶、道殣無主、官爲收瘞之、

論曰、人主知憂本年之饑。可謂愛民矣。兼憂來年。又恐陷之爲盜。神宗之德意深哉。有君如此。而當日多殘民之政。王安石之大罪也。

高宗詔拯濟必及鄉村

高宗紹興中。詔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未嘗及。須令措置。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

董煟曰、賑濟當及鄉村、嘗聞蜀寇作、或嘲羅研曰、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

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各令牀上有百錢。飯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弊如此。

論曰、王者冕旒蔽明而明四目。廢近而來遠也。不意守令亦盲此義。賑城市、遺鄉村。豈非身在城市、據所見。忽所不見耶。然窮民惟鄉村最多。糾集爲盜。亦大抵鄉民也。鄉村亂。城市豈得獨安。一境之中。人心之不脫方隅猶如此。廓然大公誠難言之。

高宗還民義倉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皆水。欲除下戶積欠。宰執恐損歲計。擬令戶部議之。上曰、止令具數。便於內庫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正欲備水旱爾。本民間錢。爲民間用。復何惜耶。

董煟曰、義倉本民物。寄之於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爲己物也。高宗此詔。大哉王言。

孝宗發上供米賑民

孝宗乾道七年。饒州旱。措畫賑濟米。本州義倉八萬餘石。又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并截留在州椿管上供米三萬石。獻助米二千石。并立賞格。勸諭上戶出米。措置賑糶。又請借會子五萬貫。接續收糴米麥之類。江州旱傷。亦措置撥本州義倉米四萬四千餘石。截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勸誘到上戶認糶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截留贛州起到一萬石。賑糶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糴米斛。又撥本路常平米十萬石。吉、筠等州見起赴建康府米

八萬餘石、樁管米六萬七千餘石、

董煟曰、截留本州上供、又借會子等事、非主聖則多艱難。孝宗以天下生靈爲心、畧無難色。

論曰、饒州得米十六萬餘石錢五萬貫、江州得米三十二萬餘石錢四萬貫賑饑、可謂厚矣。觀其多方措置、非能如隋文帝之多藏也。然彼有餘而不散、以促其亡、此不足而樂散、以綿其祚。人主之存心、天之禍福、不其永鑒與。

田錫論救災專責宰相

近者滄州全家餓死一十七口、但令減價賑糶、未見別有指揮。若有司催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饑死、是陛下負百姓也。宰相調陰陽而澤不下流、是宰相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罪己、如禹湯降德音于饑餓州府、隨即賑廩以救之。若倉廩無可給貸、是執政素不用心也。昔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殺人如此、焉用彼相。陛下可將此事畧面責宰相、觀其何辭以對、待三日後無所建明、不拜章求退、是恐人也。恐人而猶相之、是陛下不以百姓爲心也。若不別進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應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畧經綸才業者、可以非次擢用。不然、國家安能早致太平也。

論曰、田錫此議、雖爲救荒發、實治天下之大道。相職無所不統、養民其本也。相得人、可不至大荒、既荒矣、則救荒乃宰相之切責。以救荒諉有司、便溺相職也。今人見人以救荒弭盜等事責宰相、便笑謂不曉事、則古人所謂在安民者何

等事也。○按以上皆朝廷賑濟政令、下條蘇杲以下皆臣民事。前此漢唐皆用此例、董煟亦可謂有條理矣。然唐時王方翼濟饑一條、獨居于前、又未可解、順于年、乃紊于類也、故作述須有定識。

蘇杲賣田賑鄉里

蘇杲、洵父也。輕財好施、急人之病、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逮熟、人將償之、辭不受、至破其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

論曰、眉山三蘇。名垂千載。發祥種福。乃在杲老。

蘇軾乞豫救荒疏 節畧

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靜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閉糴。富民皆爭藏穀。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後朝廷知之。始敕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饑饉既成、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稅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畧計所失、共計五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於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米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米三分之一、爲數五千餘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

論曰、畢仲游豫于一州。則耀州之民不逃散。浙西數郡先事處置。則數郡無餓死者。凡事皆貴豫、而救荒爲甚、

畢仲游先期備荒

耀州大旱、野無青苗、仲游謂向來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乃先民之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諭無出境、民皆歡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鄰近流徙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願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故捜於長安、得二人、曰、此耀之

流民也、送還郡、仲游驗闕、皆中民之逐利者。所齎自厚、卽非流民、監司媿沮。

論曰、仲游厝置大抵、所出萬石賑糶者、官粟也、平糶若干萬石者、民粟也、不過中計耳。且以萬石濟十八萬口、每人僅得五升有奇、所濟幾日。其得力惟在先期安民耳。而勸民平糶、樂從而無怨、則亦宿昔恩信臨時酌宜、有以服富民之心。彼隣境流徙殆盡、豈司救之才皆出仲游下。惟平日不以百姓爲念故也。讀其事、有追痛焉。

况當吾世而見之乎。

程珦遇水種豆

程珦知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珦謂候可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論曰、太中命二子師事元公、其知道如彼。救荒徐州、其先幾處事如此。

伊川論賑粥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且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州縣濟饑、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不復問辨、中雖欲辨之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倉廩旣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

戒使辰入至巳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時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去處、切不得令相蹂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浮浪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論曰、同爲救荒、緩急又分、散錢散糶、非救其卽

刻之死也或慮其冒濫或游惰得之又成浮費不容無分別也若粥則立刻入腹矣無冒濫可疑無虛費可虞故雖游惰一體哀矜謂實救其此刻之餓也伊川先生此論頗曲盡救饑之法惟日與一食恐未足救死又辰入午給使枵腹坐二時至申而出又踰二時一日五時專守伺一餐而行乞之路亦絕矣煢煢乞兒得無未便

蘇軾收棄兒

密州饑民多棄子蘇軾因盤量勸誘米得數百石

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所活數千人

劉彝收棄兒

處州饑民多棄子於道上劉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

論曰與東坡每月六斗同然積米若少日給升半細民亦願字養矣每月抱視所以防虛僞然收兒領米自有鄰里証佐且一州若收養六千兒每日堂上便應有二百男婦抱兒待看亦頗繁擾未便况彼如欲設詐抱視獨不可詐乎誠感誠應似不須慮此竊謂劉彝之密不如東坡之疎也後之君子隨宜行之

晁補之活饑民瘞遺骸

齊州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晁補之請粟於朝得萬斛爲流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則日給糜粥藥物躬臨治之凡活數千人擇高原以瘞死者男女異壙使者頗媢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

事乃更歎服

論曰男女異壙禮行於亡魂矣心之精微至此此使者與畢仲游之監司畧同初猜而終人也

范純仁招致客米

范純仁爲襄邑宰歲大旱度來年必歉於是盡籍境內客舟誘之運粟許爲主糶明春客米大至邑人賴以無饑

張詠保甲平糶法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於貧民價比時減三之一

凡十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其後議者以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王文康知益州。奏復之。其賑糶法。米一斗。小鐵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閱甲給曆。赴場請糴。歲出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闕食之際。悉被實惠。

論曰。凡減價。皆官廩也。非抑民米也。而保甲之法。獨嚴於糴米。詠之心。思可謂微矣。犯法者多出於貧。貧民犯法。大都爲財。財無急於饑者之得食。故于其所急。設禁焉。

救荒策會卷之二

富弼青州賑濟

劈畫屋舍安泊流民事

訪聞青淄登濰萊五州。甚有河北流民。逐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肯那趲房屋安泊。目下漸向冬寒。切慮老小人口饑凍死損。須議劈畫。

一州縣坊郭人戶。雖有房屋。緣見出賃與人居住。難得閒房。今逐等合那趲房屋間數如後。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五等一間

一鄉村人戶有空閒小可屋舍。逐等塡間數。如後。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三等四間　第四等五等三間

右在州。即本州出榜。在縣鎮鄉村。即縣司曉示。依房屋間數。各令那趲。立定日限。須管數足。城郭勒廂界。管當其鄉村。即令逐地分耆壯。抄點逐等姓名。房屋申官。仍丁

專管當人等不得因緣騷擾。覓人戶錢物。
犯者嚴行斷決。仍令州縣城鎮門頭人、常
切辨認、見有流民老小到來、其在州、即引
於司理處、在縣、即引於知縣處、在鎮內、即
引於監務處、各出頭、仰逐官相度人數、指
定屋主姓名、令幹當人、晝時引於房屋內
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於隨在
官員處出頭、速便指揮安泊、如有未願安
泊、欲前去者、聽、如有不奔州縣、直往鄉村

者、仰耆壯晝時引於趙那下房內安泊、申
報本縣及當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
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如見
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
造應付、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別無房
屋、那應不在此例。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小、
即令逐處僧道宮觀門樓廊廡安泊、此外
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便宜施
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致暴露、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取營運事

訪得饑民、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貨賣糴食、及
拾橡子、造作喫用、并於沿河打魚、取採蒲葦、博口
食、多被逐處地主及耆壯多方邀阻、不得採取、漸
向冬寒、必是大段死損。須行指揮、

右請當職官員、各體認見今流民至處、立
便丁寧諸縣官、火急行遣、遍於鄉村道店
內分明粉壁曉示、除人戶墓園桑棗果園。
及應係耕種地內諸般樹木不得採取砍

伐。其餘外遠去處、泊野山林內、柴薪草木
橡子、并沿河蒲葦、茭打捕魚、諸般養活流
民事件。不拘係官係私。有主地分。隨流民
採取養活骨肉。其耆壯地主、並不得輒有
攔障、如違、仰逐地分耆壯、具地主姓名、解
押送官、嚴行斷遣、若耆壯通同攔障、並仰
流民於近便縣鎮官員處出頭陳告、立便
追捉重行勘斷、申當司、前項事件。蓋為應
急救濟流民、纔候豐熟。仍即依舊。

論曰富公勸諭境內出米以濟境外其事似迂令又頗峻然民從之而無怨者天人之際交相成也適逢大有此天助之而近納以便民豫貸以應急先期之恩信有以感之歷年寬恤毫不擾民平昔之深仁有以固結之物價踴貴不復禁抑目前之便利足以補之而公之思慮精力又足以運量於其間故行古人之所不能行而後之人卒亦罕能踵也

勸誘人戶量出米豆濟饑事

淄青濰登萊五州自春以來風雨時若夏已大稔秋復倍登兼許人戶就近輸納務從百姓之便不顧公家之煩仍於中春廣給借貸當司凡事並從寬恤今者河北水害路多流民已逼饑寒將棄溝壑緣倉廩所收簿書有數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眾力況諸郡物價數倍常時亦因流民之來遂收踴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已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閔連日據諸處申報乞禁百姓不得擅添米價庶使饑民易得糧食見今別路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曾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土居之人須別作劈畫可使兩無失所其上項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量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萬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此今均定逐家所出糧數如後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戶三斗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右件各令知委其餘約束並從別牒處分

慶曆八年十月告諭

計開

一逐州據封去告諭米數酌量縣分大小劈與逐縣仍令逐縣相度耆分大小散與耆司遍示鄉村等第人戶一依告諭逐等石斗出辦

一附近州城鎮縣耆分內第一第二等大戶卽於逐州縣送納其第三第四第五等并客戶

及第一第二等不近州縣者並只於本耆送納縣司將逐耆應納總數均分與當耆內第一等人戶令團那房屋盛貯如耆長係第一等即令均分收附仍仰耆長共管在耆總數不致散失及別疎虞

右降去告諭若干本限當日內遵依逐件施行仍不得信縱交納幹當人等邀難人戶乞覓錢物趁此收成之際限三五日內早令納足專候申到當司定日俵散饑民

不得拖延誤事若內有大段貧戶委難出辦即不得一例施行亦不得別生弊情透漏有力人戶稍違罪無輕恕

論曰富公賑流民先定大綱三事一是措處屋舍益流民初至先有棲身方可次第求食故首提之于是許諸般採取營運蓋米豆一時未集且令流民有活路故次之于是方勸誘本境出米約知屋若干間容若干流民得若干斗斛可給若干時日也此富公籌畫大綱之序數十萬生靈已提挈於掌中矣自後給散米豆凡指揮二十四條皆從此三事詳其曲摺

支散流民斛斗畫一指揮二十四條

昨爲河北流民擁過河南於京東青淄濰登萊五州豐熟處散在城郭鄉村不少當司已多方安泊存恤自後據逐州申報已將勸諭到斛斗數目受納各有次第今令五州槩於正月一日委官分投支散

一請本州纔候牒到立酌逐縣耆分多少差官

每一官令專十耆或五七耆據耆分合用員數除逐縣正官外請於見任并前資寄居及文學助教長史等官員內揀擇行止清廉幹當得事不作過犯者仍勘會本官籍貫將縣分交互差委支散免致所居縣分親故顧情不肯盡公及將封去帖牒書填官員職名并所管耆分給與各官收執急遣往差定縣分計會縣司畫時將在縣收到贓罰錢或頭子錢并檢取遠年不用故紙賣錢收買小紙依

封去式樣字號空歇雕造印板量流民多少
寬剩出給印押曆子頭各於曆子後粘連空
紙二三張便令差定官員令本縣約度逐耆
流民家數分曆子與所差官員親自收執分
投下鄉勒耆壯引領排門點抄流民逐家盡
底喚出面審的實塡定姓名口數逐家給曆
子一道收照准備請領米豆並不別委公人
耆壯抄劄致滋虛偽重疊請曆
一所委官抄劄給曆時細點逐處流民如有見

與人家作客鋤田養種及有錢本機織販舂
諸般買賣圖運過日不致失所者不得一例
給曆
一流民雖有屋舍權時居住只是打刈柴草日
逐旋求口食人等盡底抄劄給與曆子許領
米豆
一流民老小羸疲全然單寒及孤獨之人只尋
村乞丐居止不定者委所差官劈畫歸著耆
分或神廟寺院安泊亦便給曆令請米豆不

得見謂難管輒敢遺棄致令死損提舉官常
切覺察
一土居孤貧老病見在求乞人等仰抄劄流民
官躬親檢點如別無虛偽亦各給曆子依例
請領米豆
一委官須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前抄定流民家
口數給散曆子了當自皇祐元年正月九日
起一齊支給不得拖延有誤臨期支散致日
數前後不齊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
十五歲以下半之五歲以下不給仍於曆子
頭上細筭家口寫定應請米豆總數逐旋依
數支給更不必臨時旋討
一支散日流民只每家一名親執曆子請領。
一逐官如管十耆即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
日口食候五日支遍十耆從頭又起所貫逐
耆每日有官員躬親支散如管五七耆者即
將大耆分每日支散一耆其小耆分每日支

散所者亦須五日一次支遍、仍先於村莊出
示及令本者壯丁四散告報流民、指定支散
日期并某字號者分其經管官員、須及早先
到支斛斗去處、候流民到來逐旋支散、纔支
完一者速往下次合支者分、不得自作違慢、
拖延過時致流民歸家遲晚道塗凍露。

一差去官員相度逐處受納下米豆、如有在者
分遥遠第一等戶人家收附者、恐流民請領
煩難、即勒者壯團那車乘、搬赴本者地分中
心穩便人家收附、就彼支散、要令一者之內
流民盡得就近請領。

一所差官員除籍定給散流民外、如有新到流
民、並須親審仔細照本家的實口數、安泊去
處委非重疊虛偽、立便給與曆子。據到日起
請、如有已得曆子流民起移、仰居停主人畫
時令流民將元給曆子於監散官處繳毀、若
不來申報及稱帶却曆子、並仰量行科決、不
得鹵莽重給曆子、亦不得阻滯流民。

一逐者均勻納下斛斗、切慮流民於逐者安泊
不均、仰縣司勘會據流民多處者分、酌量人
數趲併於少處者分安泊、令逐者均勻以便
支散、若流民安泊穩便不願起移、即趲併別
者斛斗就便支俵、不得強勒流民起移。

一州縣鎮城郭內流民、只委本處見任官員躬
親排門點明口數、給與曆子、支給米豆、悉如
例行。

一每州除逐處監散官外、仍請委通判、或選清
幹職官一員、往來本州界內、總管諸縣散米
官吏、仍查檢逐者元納并逐官支散文曆、一
依逐件鈐束指揮施行、仍親到散米處、細體
流民所請米豆、委的均濟、別無漏落。如有官
員弛慢不切用心、縱手下人作弊減剋米豆、
即密報本州別選官充替訖、隨即申報當司。
不得容庇。

一所支斛斗、如州縣內已納到者支領已盡、其
有未到數目、且於省倉權時借支、據見欠斛

斗立便催納依數撥塡其鄉村所納斛斗如
未足處亦緊切催促不得闕絕支散因誤流
民
一每官一員在縣差手分斗子各一名隨行幹
當仍給升斗各一隻及差本縣公人二三人
當直如在縣公人數少即權差壯丁不得過
三人
一所差官員除見任官外應係權差請官如手
下幹當人并耆壯等及流民內有作過者本

官不得一面區分具事由押送本縣勘斷
一權委官每月於前項贓罰頭子等錢內支給
食直錢五貫文見任官不得一例支給
一權差官已有當司封去帖牒若差見任官員
即聽本州給文幹當其賞罰事理一依封去
權差官帖牒施行
一纔候起支當司必於別州差官徧請逐州逐
縣逐耆點檢如有一件違慢本州承牒手分
并縣司官吏必然勘罪駁斷的不虛言

一逐州縣鎮候差定官員將印行指揮畫式抄
劄一本付逐官收執照會施行
一勘會二麥將熟諸處流民盡欲歸鄉逐州官
并監散官員可將見今籍定流民據每人合
請米豆數目自五月初一日筭至五月終一
併支與流民充路糧令各任便歸鄉
一示青淄等州河口免流民稅渡錢仍不得邀
難住滯
一示青淄等州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錢

論曰富公賑流民指揮詳矣顧句字稍繁而意
晦頗爲芟節讀者莫不快焉崇禎壬午還朝適
過其地慨然歎曰其傳法千載也宜哉法雖纖
悉專務擇人人旣盡心事無不盡故似繁而寔
簡其得力在推誠用人不恃立法也人謂富公
專主一路權重故德易行則妄也爲大臣者討
安天下所少豈權也哉獨是時以河南之粟濟
河壯之民就所部爲之通融惟知朝廷知民命
不知彼此而部民亦體公心則誠感誠應耳公

之在朝爲賢宰相。亦正以其有公天下之誠。設既已宰天下而不能使天下融其彼此之見。能不及而自融其彼此之心乎。素有其心。則于救荒見之。苟未然者。頗觸類於救荒而長。

回奏劄子

宋史載富弼散處流民、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疾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前此

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此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其後朝廷宜問弼劄奏云、臣部下九州軍、其間近河五州頗熟、遂醵於民、得粟十五萬斛、只令人戶就本村耆隨處散納、貴不勞我土民。又先時已於州縣及鄉村抄下舍室十餘萬間、流民來者、隨意散處、逐家給一曆、曆各有號、使不相侵欺。仍于曆前計定逐家口數及合給物數、令官員詣逐廂逐耆就流人所居近處、每人日給生豆米各半升、又散在村野。薪水之利。甚不難致。直養至去年五月中麥熟、仍各給與路糧遣歸、按籍總三十餘萬人。此於必死之中。救得活者也。與夫城中煮粥。使四遠饑羸走候。或得或不得。閃誤死者。大不侔也。其餘稍營運、自給者不預此籍。然亦編曉五州人民、凡山林河泊有利可取者。地主不得占恡。一任流民採掇。如此救活者甚多。即數月山林河泊地主。亭無所損。然損者無大害。而流民獲利者。便活性命。其利

害皎然也。又減利物。廣招兵徒一萬餘人、尋常利物每一人可招三人有四五口、合四五萬人、通計不下四五十萬人生全、傳云百萬者妄也、

論曰十五萬斛救三十萬人、每人只二斗五升、每日一升、只可二十五日耳、或宋一斛、即今一石。亦僅可支五十日。自正月初九至五月終、計一百四十日、何以接濟、必是備工并採蒲伐薪、諸流民別有通融滋息之法。劄中未及詳之、然可想見于言外也、

終

救荒策會卷之三

趙抃救災記

趙抃知越州適熙寧八年大旱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災所被者有幾鄉民當廪於官者有幾溝防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米可發者有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使各以對州縣餘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歲廪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檢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

四萬八千餘石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告富人無得閉糴又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兒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收瘞之法廪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民之饑疫者得免於死死者亦幸無失歛埋

趙令良賑濟法

孝宗隆興二年趙令良帥紹興流民餓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悟閭丘寧孫云令盡常平義倉之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勞民不勝病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

數多寡人給兩月之粮令歸治本業不猶愈於聚城郭待斗升之給困餓而死乎趙遂委官抄劄給粮以遣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

論曰若官有積粟不甚多不足以久養流民而俾足以給兩月并供其路粮則頓給遣歸誠良策也使免困斃於我境而且治本業於故鄉然富弼昔年又不用此法豈其慮不及此蓋路粮須用官粟青州五十萬流民設如人給五六斗便須粟三十萬石自難厝處惟從容安頓之勸

諭本地豐收之民。多方資養之。方可度過數月。因時制宜。難執此以槩彼。

徐寧孫賑濟三策

一盡心抄劄。實係闕食饑民。籍定姓名數目。將義倉米穀。逐坊逐巷逐村逐鎮分散賑濟。不必聚集。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處。請稅戶主管。置曆收支給散。關子每五日一次。併給大人日支一升。小兒減半。州縣鎮市鄉村並令同日以巳時支散。用革重冒之弊。仍將本州縣見

養濟乞丐人亦同日別作一處支米。不得滚合饑民賑給。○一糶賣米斛。本接濟艱食之民。今訪聞州縣多是在市牙儈與有力强猾之徒。借倩人力。假為襤褸之服。與賣米所人通同攙奪。不及鄉村無食之民。今仰本州立賞錢一百貫。密切委官譏察。有犯前項弊者。斷罪追賞。○一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為五處。其所抄饑民。每一名豫給牌子并小色旗。候臨時來賑濟所報覆。一處先了。先令赴請。貴在分頭集事。又饑民不致併就一處喧閙。

論曰。用五色旗。本好。但既分五處。又云一處先了。先令赴請。與首款同日支散之說相戾。若每坊每村又各分五處。不無太繁碎。且鄉村大小人數多寡不同。隨宜而施可也。

趙雄乞樁積錢

諸州多不通水路。若使外臺乞米。搬運實非良策。望於朝廷樁積錢內支降錢引二十萬道。許臣同本路漕臣視諸州饑戶。隨宜給散。令守臣於熟處趁時收糴米。不足則雜糴菽粟麥蕎之類。苟可救

死亦何所擇。目今若不預備。更俟十月刈穫。見十分饑荒。方行奏請。則緩不及事。

論曰。此與蘇軾先時處置同意。但軾重在出糶常平。趙雄重在收糴轉輸。軾所治有蓄。雄無蓄也。軾為其易。雄為其難。夫救荒所以尤貴豫者有二。使民知有備。則志先定。一也。荒形未急。則糴者不堅閉。糴者不張皇。二也。至于流離疾疫。盜賊既成。則救之愈費而愈難。又不必論。

朱文公社倉奏請 淳熙八年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
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賑
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夏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
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小歉。
即蠲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
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
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皆累年人戶納到息米、
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
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管、遇斂散時、申

府、差官一員監視出納、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
遇荒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行他處。欲乞
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有願依此置立社
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
斂散、每石收米二斗、仍差本部土居或寄居官員
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
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
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
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更許隨宜
立約。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自不至
騷擾。此在今日、雖似無濟於急、然實預備久遠之
計、孝宗從其言、徧下諸路、做行其法、任從民便、其
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得干
預抑勒。

論曰、文公社倉之法、惠賴無窮、其最要乃在末
後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二語。孝宗仁
明、詔從民便、斂散之事、州縣不得干預、至矣
哉。社倉之善、蔑以加矣。若必強民置立、斂散自

官、即與荆舒騷擾無異。此經世之學、最貴於圓
通也。言官素無安民之志、不知世間何事實可
匡時、強尋事以建言、此言孽也。及槩下所司、所
司明知其不可槩行、亦勉強循令、而民生終受
其病。民早病矣、又以名救者病之、豈不痛哉。興
利除害之事、迺知之、則必言、必行。強尋而言之
行之者、得罪於百姓、即得罪於天也。戒哉戒哉。

崇安縣社倉記 節畧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奉邑侯令、勸富

民發藏粟下其值以賑之俄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請于府府命有司即日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歸籍民戶大小仰食者若干人率受粟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是冬有年民以粟償官慮後或艱食復有前日之勞乃請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于無用之地

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强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誠著爲例府報皆如章既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損一歲之息宜可辦府公從之且以錢六萬助役四越月而成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遂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揭之楣間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

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累數十年不一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國家愛民豈不慮此特以里社無可任之人欲一聽

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焉是以難之今幸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則是倉之利豈止一時其視而傚之者庶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

論曰社倉之利一以活民一以弭盜非獨弭本境之禍也且以清隣寇焉文公賑粟於崇安而

盜擒於浦城。魏掞之置社倉於長灘浦。而囘源洞之悍民以化。俗吏見小小禍亂、輒議用兵。不知窮民之與奸雄非可一律行誅伐也。饑餓瀕死。威不能戢。惟惠澤可以已之。而方其饑餓。即金錢猶無以解其急也。必粟乃可。浦城盜距崇安僅二十里。用粟六百斛、遂安吉民。消彼盜兵威有此效乎。即金錢有此速乎。人疑其收息什二。有類青苗。然事貴可久。非輸息十年。何以使其後永不輸息。且豪民乘饑取利。凡貸粟者出

息恒十四五。至價貴甚。則又不許償本色。估計時値、至冬以金酬。益有賣冬粟三四石。僅清宿逋一石者。社倉之法行。則豪右不得施其不仁。而細民之倍息可省。何必以暫收薄息爲嫌哉。如一邑若干鄉區。每鄉每區立一社倉。誠爲至計。賢士大夫有安和鄉里之心。不可不早議此。但當躬先倡率風以動之。而毋强之。

○歐寧縣社倉

縣有洄曰囘源。劇賊范汝爲向曾竊據、民性悍、小遇饑饉、羣起殺掠、進士魏掞之、謂民易動。益緣艱食。乃請常平倉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于邑之長灘鋪、自後每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草寇遂息。

○崇安縣社倉條約 五款

一 逐年二月分委諸都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産錢六百文以上、及有營運衣食不闕之人、即注不合請米字。其合請米人戶、問其願與不願。各令親押字。三月內將新保簿赴官。送鄉官抽摘審問、仍出榜許人告首、

如有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申縣根治。如無欺弊。即與支貸。

一 逐年五月望後、新陳未接之際、應依例給貸、預於四月上旬申縣。

一 申縣訖、隨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曉示人戶各依日期具狀、（狀內開大小人口數、）結保、（每十人爲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有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足。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社首保正副隊長並各赴倉

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叠，卽與全押保明其日，鄉官同入倉，據狀支散給關子，具本息耗米數，付令收執。○論曰：不成保不支，聽奇零窮民之餓乎。不如金華縣規附甲爲妥。

一 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縣乞差吏斗前來受納，兩平交量。

一 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吏人一名、斗子一名、

倉子兩名，每名支飯米一斗，鄉官并僕從，每名支飯米五升，僕從每位一人。○論曰：每人日支飯米一斗太多矣。後淸江縣規亦同，想仍崇安舊制，應減爲一升五合，另給酒菜銀，數分上下均便。

○金華縣社倉規約十一款

一 社倉只置總簿一扇。

一 一甲不許過三十人，甲頭一人，不滿十人，附甲。不許詭名冒借。（犯者除社，甲頭改替，許同甲告，罰甲頭所納給賞。）

一 散穀以三時，除夜下田接新，並須甲頭相度，每戶借一石，甲頭倍之，無居止及有藝人不借。若口累衆多，作田廣，甲頭保明，別議借。

一 借穀上簿，不立契，還穀就簿勾銷。

一 借穀日，每戶納錢五十文，甲頭免。（十五文給甲頭，十文守倉人，十文雜支，十五文掌倉竈錢。）此外不許分文乞索。○論曰：此法免息後猶可行，若出息二斗，又見納五十文，太重矣。

一 量穀本甲甲頭執槩。（並見消量，掌倉人植執槩敗替。）

一 還以三限，限以三日。（謂如十甲，每甲若干大，一限納若干，並甲頭預報定日子，一人不到，甲內穀並留倉，候月交量。）

一 甲內逃亡，甲頭同甲內均塡，甲頭倍之。（若係時疫戶絕，甲頭甲倉差人審實，候還日銷落。若不循理者，雖已還，出社。）

一 息穀有餘，遇饑荒給散。（計所有，每大人二升，小兒一升，十日止，並以入籍戶口爲定。）

一 社衆於規約犯一事，不借一年；再犯，出籍。

○淸江縣社倉規約五款

一 給借貴均，亦慮失陷米本。臨時鄉官審問社

首及甲內人某人可借若干衆以爲可方准支借其素號游手及雖農業而衆以爲懶惰頑慢亦不支貸

一鄉官躬逐善書寫百姓一人不用罷役過犯人專充簿書如收支執槩就差社首遇收支日日支飯米一斗

一倉中事並委鄉官掌管但差保正編排人戶驅磨簿曆彈壓歛散躬逐倉厫追斷逋身之類須官司行遣

一鄉官從本軍給帖及本末記主執行遣

一簿曆紙札每歲於息米內支取

蘇次參覈貧法畫澇圖

蘇次參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曆一本用紙半幅令各自書某家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實貼於各門首壁上如有虛僞許人告首其伏斷罪以摧委官簡點又患請米者宂併分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旂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自無宂雜且老幼疾病婦女皆得均糶又任澧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澇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澇者用綠半澇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簡澇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視被災之淺深爲先後

李珏毘陵四等糶濟法

李珏守毘陵將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遇災傷

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并薄有藝業而饑荒難於求趁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廢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全濟並給曆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日一次委官支在鄱陽亦然民至今稱之

李珏鄱陽糶米給錢法

鄱陽旱李珏將義倉米就城中多置場每日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

頻給、以濟村落之民、窮鄉皆沾實惠、兼免減糴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博。且村民得錢、取贖農器、經理生業、既可係其心、又可抽贖種子、收買雜斛、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化為數日之糧、人人稱便。

論曰、城郭糴米、鄉村給錢、斟酌誠亦妥便、但不知此米果義倉耶、抑常平倉耶。常平之法、穀賤時糴之、穀貴時減價出糶、謂減於貴時、非并其元價而減之也。是以貧民沾惠、而官府仍得元價、且或稍贏、可糴新穀、如環無窮。今以其錢徑給鄉民、則糴本俱無矣。若據本文、委係義倉之米、則此米乃是民間原納之物、凶年直應還民、不應糶價。或者李珏愛民、而兼有心計、因時制宜、將義倉之米、行常平減價之法、先濟城市、及施錢與鄉民、則依然以義倉之例行之乎。觀當時官民上下、皆喜其便利、而諒其權宜、則亦善於變通者也。

救荒策會卷之四

宋以前事、皆董煟所編、而　本朝朱熊增之。余觀富鄭公青州賑濟、措畫甚大、且緒繁而文長、特提出為第二卷、以便稽閱矣。煟復以救荒大致五端、及種種雜法、自為論輯、然于著書立言、未明大體。原書三卷、古事已意、交錯難辨。又當時乃進上之書、每條間有臣竊觀云云、與上下文多不應、又與前後各條不類、又與各卷所載多重複、疑朱熊增補時有簡點不精者、非盡煟之跡也。今于宜去者去、宜併者併、使前後可以通觀。猶恐觀者疑此書全出煟手、何又有救荒大致、及各雜法錯出於其間、故亦與提出、冠之曰統論、續分五事、又次以諸條、總別為第四卷、畧如青州事例。彼為一事之始終、此為一篇之始終、展卷之下、曉然可見矣。

董煟救荒法統論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於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

有禁、能行五者、庶乎其可矣、至於簡旱也、減租也、貸種也、優農也、遣使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勸種二麥、通融有無之類、又在隨宜而施、益有大饑、有中饑、有小饑、饑荒不同、所以救之之策亦異、臨政者辨別而行之、故又以預講荒政雜記條畫終焉、

一曰常平 五條

一、常平本法、無歲不糶、無歲不糴。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近來熟無所糴、饑無所糶、常閉為埃塵耳、何謂常平。

論曰、百物之值、以米為主、常平不惟能平米價、米價平、諸食貨之價槩不過昂、過昂則人不食之矣、米不得不食、而他物可以不食、故常平倉者、兼平百物者也、弘羊作平準、欲平百物、而愈不得平、惟平米穀、則他物自平、本末異操也、利上與利下異心也、人臣主于利民、國之寶也、主于利國、國之賊也、弘羊者、李悝之罪人也、

一、常平錢物、不許移用、謂他費不許移用、至於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災傷去處、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一、常平賑糴、其弊在於不能遍及鄉村、委官監視、類多文具、宜倣富弼青州監散之法、將米豆就鄉村分置、所苦水脚般運之費無出、不知饑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較官中所定之價、每

升增一文、以充上件靡費、則何患賑糶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曆、零賣、以防頓買興販之弊、

論曰、令貧民搬運、因而給之以食、即是賑饑一道、何愁慮費脚價耶。

一、昔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饑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米出糶、即官司

簡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然蘇軾之法、止及城市、若使鄉村通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乎、

論曰、官米多、則可握市價之權、固也、然此僅救中饑中戶之一事耳、大饑之年、下戶無錢在手、雖減價不能糴、是常平之米、止及中戶、偏遺下戶也、況鄉村之民、遠望城市、卽中戶得糴者亦

少、救荒各隨其時、隨其地、尤當隨其人、以子瞻之慧、乃欲執一、已當日所爲、而盡廢諸法、不已踈乎、董煟謂止及城市、又云賑濟自有義倉、蓋亦善其論常平之意、而譏其不能通於常平之外也、

一饑荒之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曰、不然、元祐元年、王巖叟言淮南旱甚、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糴與闕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糴到錢、起發上京、又何患無米也、此例前賢行之甚多、

論曰、此卽改折之活法、蓋京儲有餘、京中米價頓低于外、故可行、若六宮百官萬民、倚命於上供米、則此法窮矣、故爲天下以足食爲本、而足京儲、必以治畿輔之田疇爲本、上不寄命於遠方、則遠方有急、更可待命於上、

二曰義倉 四條

一義倉者、民間儲蓄、以備水旱也、一遇凶歉、直當給以還民、唐貞觀初、戴冑言、隋開皇置天下社

倉、終文帝世、得無饑饉、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横歛、下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六千萬餘石、至五代漸廢、宋慶曆間、王琪言、唐稅太重、當酌輕法以行之、於夏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取一中郡計之、以正稅十萬石爲率、則義倉歲得五千石矣、於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忽其爲斯民所寄之物矣、

一義倉合於民間散貯、逐都擇人掌之、不當輸於

州縣、蓋樵悴之民。多在鄉村、於城郭頗少。諸處、州軍、多將義倉米、隨冬苗輸納州倉、一有饑饉、人民豈能委棄廬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應每遇凶歉之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原米、其水鄉之需、亦於米內量地里遠近。消筭縣之於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

一義米入縣、倉悉爲官吏移用、縣倉於民猶近、厥後上三等戶、皆令輸郡倉、于是轉充軍食、或資煩費、不復還民、故遇荒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遇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豈不勝於科抑賑糶乎、

一救饑者、多以支米爲便、然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搬運費力、往往夫腳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減竊拌和之弊、若大荒年分。穀米絕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若不是十分荒歉米斛流通、則可以支錢、或錢米兼支、尤爲兩便、

論曰、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畝賦六升、民困極矣、宋於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大病總在收貯於官。設遇饑饉悉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況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弊。貧民猶苦奔走候領。況不及貧民乎。古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後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爲之蓄。古者自節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於正賦之外。而强半更留以自肥。如之何農不饑死。朝與野不相胥以俱貧也。惟朱子於崇安因歲凶起事。仍隋社倉之名而默變

其官貯之法。隋唐粃政。返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矣。然當時亦但令民間自添社倉。未嘗革去官府義倉。須俟民間社倉既多。官府義倉槩罷去。乃善。及理宗時。社倉亦歸官催督。無異正賦。大爲民困。失文公之意也。故董煟論義倉四條。惟合于民間散貯一句道盡。 本朝監隋唐以來之失。罷義倉。惟立預備倉。倉穀罰有罪者出之。最爲得中。借近年多空乏。饑歲無所賴。

三曰勸分 五條

一民戶有米得價而糶何待官勸一勸則大戶憂恐深藏貧人反無告糴之所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肯出惟以不勸勸之莫若令上戶及富商巨賈於豐熟處販米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率錢共販各歸鄉里轉糶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樂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廩則米不期而自出矣若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劄賑給就食散錢之法

一吳遵路知通州勸誘富家得錢萬貫遣衙吏二

十六次和貨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依元價出糶使通州災荒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

一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每歲輸官一遇饑饉自能出其餘以濟佃客有無田而富之民平時射利緩急之際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饑民爲異時根本之地哉勸誘此輩使出錢糶販初非重困又况救荒乃暫時之役耶

一勸分者以富室儲積既多勸之賑發以濟鄉里近來州縣乃有不問有無只以戶等高下科定數目俾出備賑糶於是吏乘爲姦至豪家賄免而中戶有鬻田糴米以應期限者宜下諸路漕臣嚴戒所部犯此者即許按劾仍聽人戶越訴重治

一凶年糶粟以活鄉里可以結恩惠可以消盜賊亦於大姓有補倘使小民轉死流移大姓占田何暇自耕所損不少况又有甚於此者乎止緣小民有謂官司抑配我所當得不知感謝以致

大姓不甘爲今者宜以此意曉諭

四曰禁遏糴三條

一或謂聽他處之人恣行搬運恐本處自至艱糴是不然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糶販非惟可活吾境內之民又且可活鄰郡鄰路之饑民

一淳熙八年勅旱傷州縣仝藉旁近豐熟去處通放客販已降旨不得遏糴訪聞得熟州郡尚有將客販米斛遮阻者仰御史臺彈奏

一條法與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糴糧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災傷地分雖有收稅舊例亦免

五曰禁抑價二條

一蓄積之家不肯糶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荒官司自不敢禁遏止緣上司不許妄增米價本欲少抑兼幷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米價差高細民欲增錢糴於上戶輒爲旁人脅持獨牙儈乃平立文字私加錢於糴主謂之暗點是以牙儈可

糴而土民闕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又何苦糶於外邑人哉

一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不抑價大出陳廩每升糶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民賴以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贏餘況村落騰踴極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次一曰簡旱二條

一陳訴旱傷限八月終止限外不得受理然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旱有淺深得雨之處旱晚不同近得旨展限半月仍以指揮到縣日爲始

一元祐元年孫覺言諸路災傷官府不及時簡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服田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官司見收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舉催全苗貧民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於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棄坟墓而之四方矣

次二曰減租

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唐人之調絹也役錢則庸直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於簡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勺合之是計全未識古人用一緩二之意按畢仲衍元豐備對錄熙寧全盛時天下兩稅錢五百萬餘緡塡年戶部言天下經總制錢歲額二千萬緡而實到者亦千萬緡夫斯錢者唐人除陌之類而其數乃倍於承平時正賦可不思所以寬恤之哉

次三曰貸種、

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人情易於貸而難於償、必有勾追鞭撻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饑、貸民種糧十萬斛、屢經倚閣、而官司督責不已、上憐而蠲之、周世宗亦謂淮南饑、當以米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爲之解者、安在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益防其濫請之弊耳。

次四曰優農

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食之民也。自來官司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于農家、農家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饑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焉、今行抄劄之時、宜五家爲甲、遞相保委、某人爲游手、某爲工、某爲商、某爲農、官之賑給、以農爲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次五曰遣使

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置使、民間利害、悉以聞、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闕者、在於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行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饑餓、官方窘匱、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神宗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自爲方畧、責以成效、而常好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徒擾而於事無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

次六曰治盜、

凶年、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爲盜、不戢、則其患滋大、乾道間饒郡大饑、刼奪者紛然、時通守柴瑾封劍付諸縣曰、敢爲渠魁者斬之、群盜望風遁匿、淳熈十五年、德興饑民有剽掠道路者、縣令曾棐廉得二人、鎖項號令於地頭、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携鏹市米山路、遇亾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爲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肅然、此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

次七曰捕蝗八條

一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爲。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畧以禦之。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慮其遺種爲患。廣收豌豆教民種植。次年三四月。民大獲其利。

一蝗蟲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於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不已。是未知姚崇倪若水

盧懷愼之辯論也。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奏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言除天災當以德。崇移書誚之。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嘩。帝疑。復問崇。曰。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愼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斷蛇而福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誘公也。蝗害遂息。

一捕蝗不可差官下鄉。一行人從。蠶食里正。其里正又只取之民戶。未見捕蝗之利。先被捕蝗之擾。

一印捕蝗法。作手榜告示。其要只在不惜常平義倉錢米。每米一升。換蝗一斗。不問婦人小兒。携到即時交支。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輻輳。回環數十里內。可盡矣。倘或減尅邀勒。則捕者沮矣。國家貯積。本爲斯民。今蝗害稼。民有饑殍之

憂。譬之賑濟。因以博蝗。豈不兩得。

一蝗最難死。初生如蟻之時。用竹作搭。非惟擊之不殺。且易損壞。只合用舊皮鞋底。或草鞋舊鞋之類。蹲地擱搭。應手而斃。且狹小。不傷損苗種。一張牛皮。可裁數十枚。散與甲頭。復收之。虜中鬪亦用此法。

一蝗在麥田禾稼深草中者。每日侵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筲箕栲栳之類。左右抄掠。傾入布袋。或蒸或焙。或澆以沸湯。或掘坑

焚火、傾入其中、若只瘞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
一蝗有在光地者、宜掘坑於前、長闊為佳、兩旁用板及門扇接連、八字鋪擺、却集衆用木板發喊桿逐、入坑、又於對坑用掃箒十數把、俟有跳躍而上者、復掃之、覆以乾草發火焚之、然其下終是不死、須以土壓之、過一宿方可。
一燒蝗法、掘一坑、深闊約五尺、長倍之、下用乾柴茅草發火正炎、將袋中蝗虫傾下坑中、一經火氣無能跳躍、此詩所謂秉畀炎火也、古人亦知

瘞埋可復出、故以火治之。
論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仲淹疏、又曝乾食之、與蝦米相類、久食亦不發疾、此饑民佐食救死之一物也、盡力捕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憚而不為、然西北人肯食之、東南人往往不肯食、亦以水區被蝗時少、不習見聞故耳、崇禎辛巳、嘉湖皆旱蝗、鄉民畜鴨者、放之田間、見其搶蝗而食、因捕蝗飼之、其鴨極易肥大、又山中人畜猪、不能買食、試以蝗飼之、其猪初重二十斤、旬日間肥茁至五十餘斤、尤為古今未經見之事。可知世間物性、宜於鳥獸食者、人食之未必宜。若人可食者、鳥獸無反不可食之理。人食蝗既無恙、其足供猪鴨食、無怪也。推之恐不但猪鴨因事奇而理可驗、又便於貧人之僅給糟糠、而不能以其餘給鳥獸者、假如坐視猪鴨之餓死、田野有蝗可捕、何不力捕以飼其籠阱中物耶。特表而出之、又吾邑嘉善有明農之家、試得捕蝗并闢蝗數法、皆易行而已驗者、并著于後。○

一蝗初生極細、聚集苗上、用竹竿振動苗葉、即落水中、隨用竹畚盛之、兩人每一晌、可得斗許。用力省而撲滅多。○蝗見火光所在、即來羣集。法于岸邊掘一土坑、藏火其中、至晚蝗集坑旁。晨露未乾、不能飛動、擁而納之坑中、可得數石。○一凡田近水蕩者、水中將竹木搭架、懸燈于上、使火光上下相映、蝗見火光墮水即死。○一每田一畝、用菜油四兩、和水內、將柴箒拖油水、于苗田內勤過一次、蝗即死、以無骨蟲怕油也。

○一每稻稈灰一石、用細石灰一二斗拌勻、乘風颺苗頭上、蝗即不敢食、兼可助苗肥壅。○一新苗方短時、田中養苗水深二三寸者、蝗即不下、因泥沒水底。無著足處也。此見人功之勤、能鬬物害、宜及時盡力車水、常使苗得養、而蝗不集。○一蝗性無所不食、惟不食蠶豆、豇豆、即吳遵路所謂豌豆也。又不食芋、不食水中菱芡、除多種豇豆外、其菱芋二物、亦應廣布、稍濟艱食、

次八曰和糴

和糴本爲穀賤傷農、增價以稱提之、所以古人和糴、皆行於豐熟去處。今當及時收買、依民間時值、每升量高一二文、以誘其來。惟慮官司知糴而不知糴、積而不散。非惟朽蠹於倉廒、折常平官本、而民間之米、繇是愈少矣。此爲政者所當致思。然非獨收糴粳米也。凡粟豆蕎麥之類、但時價至賤者。皆當和糴。

次九曰勸種二麥

春秋於他不書、惟無麥即書。董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蓋二麥於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蓺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

論曰、浙西八月禾稻正秀、非種麥之時。近王子房治河內、有種冬穀法、冬至日以上好穀種、置磁缸中、用稀布包口、倒埋地下、約深數尺、令得子半元陽之氣、隔十四日取出、大寒日播種、春到而出、五月而熟。既得早食其利、又不憂水澇蝗蝻、真奇方也。但東南下麥種、每在十一十二

月、至四月終收、隨下穀種、十月穫稻、一歲二熟。夏麥冬稻、率以爲常。今若種冬穀、則不得復種麥、應于五月收穀之後、隨種晚稻。一歲二熟、皆稻、與浙東土宜同矣。地力果孰便、穀息果孰、須在明農者習試而消息之。

次十曰通融有無

通融有無、真救荒活法、其法有公有私、如撥官廩、借內庫、假軍儲以救民饑之類、公也。勸人發廩、勸誘商賈、率錢販米、歸濟鄉人也

凡年無

錫饑、令提舉司於平江府朝廷樁管米內、支二千石、接續賑濟、乾道元年浙西被水、令臨安府於常平米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即差官押發人舡、前去搬取、專充賑糶、不得他用、其糶到錢樁管秋成收糴撥還、此誠通融之術、所宜舉行、

終日預講荒政

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應令諸州守臣、到任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

下諸縣鎮、可以爲救荒之備、及其他措置之策、斷然可行者、各令自守其說、如任內設遇旱澇、即簡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

論曰、燗立此條、亦儘苦心、乃無法之法、實有其心、則講之預、而臨時良法、得施用矣、倘州守以空言視之、一告諭縣鎮、而事畢矣、諸縣鎮亦以空言視之、一報達本州、而事畢矣、則朝廷設立此法、又成故事、故法窮而導之以意、導意之法又窮、而終必歸於擇治人而後可也、治法必賴治人、學問必求放心、治天下必正人心、吾于救荒亦云、

附雜記條畫

一賑濟貧戶每抄丁口、用好紙裝寫數本、供報上司、徒擾百姓、今宜革之、只用幅紙、申述施行之方、賑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村落則一頓支散義倉錢、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戶領錢與販、循環糶糴之法、簡要便民、無踰於此、

論曰、賑法前卷皆已見、此但總撮言之、使人易醒、然村落亦不可專主散錢、尚須隨宜消息、

張詠知成都時、闕中率頁粮以餉川師、城中屯兵三萬、無半月之食、詠訪知塩價素高、而廪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塩、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中喜、遝知益州、詠以其地素狹、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斗粟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斗、至春、籍城中佃民計口

給券俾如元估糶之奏焉制其後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餓色者。

陳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堯佐曰吾豈以是爲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論曰宋時向經知河陽扈稱在梓州皆自出廩米賑饑而大族富民爭倣慕出米全活甚衆近亦有長宰先捐己俸而紳民少應者人心不古若耶。誠意義聲未能感之與。

救荒策會卷之五

元事張光大補之本朝事未能所續也然成弘間詔令非能所及見疑後人又續之光大原編自恤詔數條而外皆諛辭無足採故附於本朝詔令條約之後非特爲其少也亦三須先周之義焉陳智詹希恭王竑三條亦能本所無予以其事善而可傳方良而可行特補入焉

國朝詔令

洪武元年八月詔

令歲水旱去處所在官司不拘時限從實踏勘實災租稅即與蠲免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

所在鰥寡孤獨取勘明白果有田糧有司未曾除去設若無可自養者官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田不能自爲既免差役有親戚者有司責令親戚收養。無親戚者隣里養之毋致失所其無田有司一體給米六石隣里親戚收養其孤兒名數分豁有無恒產以狀來聞候出幼同民立戶

論曰、孤兒歲給官米、親隣收養、心思至矣。文王施仁。想亦如此。

永樂十九年四月詔

各處軍民人等有因賠納稅粮馬匹等項、將子女并田地產業、賣與人者、官與給價贖還其子女已成婚配不願收贖者。聽從其便。

宣德二年十一月詔

各處監粮稅粮、除宣德二年以先未完者依例徵納。其宣德三年監粮稅粮。以十分爲率。蠲免三分。

論曰、以二年而蠲三年稅。此謂蠲新。雖十之三。受恩普矣。舊逋不赦。惠良懲奸。並至矣哉。百世之師也。

正統四年三月詔

各處逃移人戶、悉宥其罪、許令所在官司、附籍納粮當差。其有願回原籍復業者。免其粮差二年。逋年拖欠稅粮等項。悉皆蠲免。

論曰蠲舊逋。復免將來二年。故流亡者可招而還也。近來逃戶一歸田里。則拘係之。追其宿負。此乃刑有罪者。懲一儆百之道。奈何招集流移。而以儆之者誘之乎。

正統五年七月勅

勅諭行在工部右侍郎周忱、見今官司收貯諸色課程、并贓罰等項鈔貫及收貯諸色物料、可以貨賣者。即以時價對換穀粟或易鈔糴買、隨土地所產。不拘稻穀米粟二麥之類。務要堅實潔淨、不許摻和糠粃沙土等、并須照依當地時值兩平變易。不許虧官不許擾民。凡州縣正官所積預備穀粟、

須計民多寡、約量足照備用、本處官庫見儲鈔物、不敷糴買者、於本府官倉庫支糴。本府官庫不敷。其申戶部奏聞處置。

論曰以庫藏雜物。收換食物。府縣乏本。申請于朝。淺淺二事。當時謀國輔臣。可謂知本矣。庸人惟知出粟儲金。豈知賣貨收粟。惟欲取外供內。豈肯發內補外。息盜賊。美風俗。皆胚于此。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惟西楊知之。

正統五年七月勅周忱

鎭常蘇松等府潦水爲患農不及耕心爲惻焉今遣員外郎王瑛往視就齎勅諭爾爾卽躬自踏勘凡各郡所渰沒不得耕種之處具實奏來處置其被水之民有艱難乏食者悉於官倉儲糧給濟仍戒飭郡縣官善加存恤毋令失所比聞浙江湖州嘉興皆被水患今亦命爾一體整理朝廷專以數郡養民之務委爾爾宜夙夜用心勤思慮精區畫以稱付託

論曰周忱之才長於養民故宣德以來以江南

數郡財賦所出之區專委而久任之至是因嘉湖二郡被水災兼令整理恤民隱善用人才如此讀連年勅諭孳孳惟以官糧給賑爲務此西楊之相業最平實而卓乎不可及者與

天順元年正月詔

預備倉有司常加脩理蓄積糧儲遇有民饑驗口賑濟待豐年仍將收貯在庫贓罰照依時價收糴收支之際並令掌印官員專理不許作弊軍民人等有願納粟穀者照例收管見數奏 聞以憑旌異合于上司及風憲官按臨點閘但有侵欺盜用者便行拏問

天順八年正月詔

各處奏報水旱災傷曾經巡撫官踏勘明白具奏悉與除豁各處民間納糧田地水衝沙壅不堪耕種曾經奏告者所在官司勘實悉與分豁

論曰災傷除豁謂徑除本年之稅糧也沙水新壞田地分豁者糧額總數不可零除須授空閒田地或新開成熟處所分別以補之而豁所壞

之田糧也成化二十三年十月詔有因大水衝決虛賦稅糧許具告勘實除豁亦以開墾成熟者補之與此意同

成化四年九月詔

今年災傷去處人民闕食巡撫巡按等官卽督所司取勘賑濟如本處闕糧卽於隣近有糧去處借撥豐年抵斗還官如隣近州縣俱各闕乏無可措置者卽奏聞區處不許坐視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詔

陝西山西河南災傷軍民、全家逃往隣境南山漢中徽州商洛湖廣荆襄四川利順等處、趁食求活者、情實可憫。各該巡撫巡按三司府州縣衛所官不許赶逐。務要善加撫恤、設法賑濟、安插得所。候麥熟官為應付口粮復業。免其粮差三年。本處不許科擾及追逼私債。

論曰。賑濟流民、且給路費、皆坐耗朝廷食、不供一毫力役者也。然而明主計臣不敢惜者、知其既流之後、所費將有不止於此者也。崇禎間、廷

臣動議裁省、垣中有獻裁驛遞之說、策既行、流寇增熾、每年至費千萬以圖撲之、未知所竟。嗚呼。驛遞猶朝廷之役夫也。視流民坐耗廩粮、不侔矣。欲小省而大費。獻策者之心思眼孔、真所謂務財用之小人哉。曾讀成化此　詔、否乎。

弘治五年三月詔

各處先年為因災傷、小民拖欠稅粮草束馬匹物料等項、有司畏罪、揑作已徵、及虛文起解、後雖遇赦例、以在官之數、仍前追徵。不與分豁者、巡撫巡按官務要用心查勘。是實、悉免追徵。

論曰。有司誣未徵為已徵者、免一時之罪。而貽百姓及後官以永久之患。此官之所不敢言、百姓雖言之亦無益者也。朝廷特為之曲體勘實免稅、非至仁孰能當此者乎。

戶部議預備倉積穀數并勸懲稽考法

預備倉粮、係救荒至計。合照州縣大小、里分多寡、積粮難易、斟酌舉行。其有司預備倉、十里以下、積粮一萬五千石、二十里以下、積粮二萬石、三十里

以下、積粮二萬五千石、五十里以下、積粮三萬石、一百里以下、積粮五萬石、二百里以下、積粮七萬石、三百里以下、積粮九萬石、四百里以下、積粮一十一萬石、五百里以下、積粮一十三萬石、六百里以下、積粮一十五萬石、七百里以下、積粮一十七萬石、八百里以下、積粮一十九萬石、如其數、斯為稱職。過其數者、果有卓異政績、聽撫按具奏旌異、給與本等　誥命。過其數而多增一倍者、再有卓異政績、具奏旌擢、仍給本等　誥勅、行移吏部、遇

缺不次擢用、不及數者以十分爲率少三分者罰俸半年少五分者罰俸一年、少六分以上是爲不職、候九年考滿、送吏部降用、至於知府視所屬州縣、以積粮多寡爲勸懲、如所屬州縣倉粮俱如數者知府亦爲稱職州縣倉粮過其數而多增一倍兩倍者知府知州一體旌異旌擢不及數三分及六分以上者知府知州一體罰俸降用至於六年、亦炤此查筭積粮多寡以憑黜陟其軍衛比之有司不同必須量減庶可責成三年之內每百戶所、

各要積粮三百石數外有能積粮百石以上者、軍政掌印指揮千百戶俱給羊酒花紅激勸不及三百石之數、一體住俸、以後年分不拘石數務要年年有積無積者比較責罰侵欺者条奏拏問前項倉粮係有司者著落有司府縣正官整理係軍衛者著落都司衛所軍政掌印正官整理巡撫巡按分巡分守管粮管屯等官往來提督時常稽考以後仍三年一次查盤、弘治三年三月、詔從其議、

論曰此時司計秉國者誰耶徒講積聚而不講更換新陳之法必致化爲埃塵且查盤數缺必勒賠擴官民之累俱無窮矣困天下之粟苦天下之官民使粟陰消耗于世間而百姓曾不得其用不亦左乎至于今日天下皆無復有預備倉實斯議蠱之也使楊文貞主持周文襄行事肯若是哉今存其計里積粮之數以備稽考

周忱濟農倉條約　宣德九年定

勸借則例　四條

一每歲秋成之際將商稅等項及盤點過庫藏布

疋炤依時價收糴

一豐年米賤之時各里中戶量與勸借一石上戶不拘石數願出折價者官收糴米上倉

一粮長粮頭收運人戶秋粮送納之外若有附餘加耗俱仰送倉

一粮里人等有犯違錯鬬毆等項情輕者量其輕重罰米上倉

賑放則例　五條

一每歲青黃不接車水救禾之時人民缺食驗口

賑借、秋成、抵斗還官

一孤貧無倚之人、保勘是實、賑濟食用、秋成還官、

一人戶起運遠倉粮米、中途遭風失盜及抵倉納欠者、驗數借納、秋成抵斗還官、

一開濬河道、脩築圩岸、人夫之食者、量支食用、秋成不還。

一修葢倉厫、打造白粮舡隻、於積出附餘米內、支給買辦、免科物料於民。所支米數、秋成不還。

稽考則例二條

一府縣及該倉每年各置文卷一宗、俱自當年九月初一日起、至次年八月三十日止、將一年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明白結筭、立案附卷、仍將一年人戶原借、該還粮米、分豁已還未還總數、立案、付與六一年卷首、以憑查收、

一府縣各置厫經簿一扇、循環簿一扇、每月三十日該倉具手本、明白註銷、

國朝補事三條

陳智雪富民罪以濟饑

宣德末、永豐饑、亂民嚴季茂等千餘人、皆爲官兵所執、布政陳智謂脅從者衆、不可槩令瘐死。倡捐俸爲粥賑之、奏報決首惡三十餘人、餘皆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悉令詣官自告。諭之曰、果若人言、下吏鞫訊、爾尚能保家乎、今若能出粟濟饑民、當貸爾。衆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

論曰、誅首惡三十餘人、足以示威矣。饑民被驅誘、可赦也。富民被告、其間豈無眞與賊通者、富民何利而與賊通、求免害也。官兵不足恃、賊衆脅之、送銀送粮、借舟借車、從則免、不從則死、富民之弱者誠有之、以爲通賊、比屋可誅也。原其情、則可宥也。因而使之出粟濟饑、此之謂能權、

遣行人旌出粟義民

宣德乙卯、江西饑、義民魯希恭、及新淦鄭宗魯、各出粟二千石助賑濟、吉水胡有初千五百石、正統五年、吉安府諸縣民、廬陵周怡、周仁、吉水葢汝志、李惟霖、永豐楊子最、羅修齡、蕭煥圭、永新賀祈年

賀孟璉、安福張濟、泰和楊孟辨、各出粟二千、佐賑備倉賑濟、上特遣行人賫勅旌爲義民、勞以羊酒、蠲雜徭、怡等詣闕謝、各置勅書樓以侈上賜焉。

論曰、陳建曰、據工抑菴集、所作勅書樓記、當時人所以樂趨者、以一黃紙璽書之榮耳。以一黃紙易二千粟、遂可以活二千饑民、救荒良策、莫踰於此矣。成化以後、乃稍變而爲生員納粟入監之令、遂流於鬻爵之失焉。噫、建斯言可謂知治體矣。旌義蠲徭、以榮名鼓舞人也。非以名器假人也。非使之治人也。目前有救饑之利、而無後憂。若納粟入監、他年卑者丞簿、高者別駕、出本市官、因官罔利。延目前之民生、而害日後之民。有此治術耶。

王竑活饑民賑流民

景泰二年、徐淮大饑、民死者相枕藉、都御史王竑多方救之。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散以米。

流徙者給道食、被鬻者贖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爲叢塚瘞之、窮晝夜竭精慮、有所委任、必竭誠戒諭、人人盡力、所活數百萬人。

論曰、本朝盛時、官之恤民、民之好義、豈晚近所能及哉、曾希恭等十四人、皆出江西、其好義甲于天下。其山川之清勁耶。抑風教名節有古之遺也。特遣行人、朝家之鼓舞不亦神乎。陳智王竑、皆有活人大功、永豐無蓄、淮徐多備故、竑設誠而智行權、權亦誠也。智以奏報免脅從、竑以不奏報發倉儲、易地則皆然。今之人獨患無是心耳。竑之曆書、儼然富公、史載竑部民有患疾病者、許爲舁輿、輒愈、竑出、百姓爭舁之、世有靈神、百姓必奉以人道。竑人也、當其生、百姓早以明神事之矣。至誠之心如神、活人多者、其身亦如神。

附元臣張光大編賑恤詔

元大德七年詔

比歲不登賑饑乏蠲差稅貸積逋近聞百姓困乏者尚衆今内郡曾經賑濟人戶其大德七年差發稅粮盡行蠲免饑民流移他所多方存恤從便居住如貧乏不能自給者量與賑給口粮被災處所有好義之家能出已財周給貧乏之者具實以聞量加旌用

論曰張光大稱此法行不惟貧民受惠而富亦沾恩然旌可也用不可也或就其間擇有行能者試之以事以觀其後乎

大德八年詔

平陽太原二路災重去處一切差發稅粮自大德八年爲始與免三年隆興延安兩路免二年上都大同懷孟衛輝彰德真定河南安西等路被災人戶亦免二年大都保定河間路分連年水災別行賑濟外大德八年差發稅粮並行蠲免江南佃戶承種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窮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比收成佃戶不給各主接濟毋致失所借過貸粮豐年逐旋歸田主無以巧計多取租數違者治罪

論曰元時凡遇水旱賑濟必以散利薄徵爲首深得周禮遺意此唐宋所不能行者而胡人能行之良以其禮法簡畧國費有限也減私租尤善三代以降貧民多佃種大戶之田若朝廷但免官粮惠止業戶而佃戶不沾實益惟此法一行則貧富均沾萬世所宜法也然定減十二又爲永例則皆偏枯如豐穰之年不減亦可至荒歲每遇朝廷有所蠲免當就所蠲之數業主與

佃戶同之

武宗至大改元詔

近年水旱相仍闕食者衆諸禁捕野物地面大都周圍各禁五百里其餘處所及山場河泊蘆蕩並開禁一年聽民采捕諸僧道權勢之家占據抽分去處亦仰革罷

論曰古山澤之利悉以與民開禁一年陋矣革僧道權勢占據此法殊當

至大三年九月詔

今歲收成、轉徙復業者、有司用心存恤、原拋事產。依數給還。在官一切逋欠並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野死遺骸、官爲收拾於官地內埋瘞、

論曰苛刻之吏稍遇豐收民間有復業者。輒併追其舊逋、以致民畏而不敢歸。況更肯除稅三年乎。胡元時紀綱雖頹而民生往往受其寬政。不謂非夷狄一大善也。故其失國北遁之日子孫眷屬毫無條禍。盍仁民之報。

十月詔

大都上都中都北之他郡供給繁擾、與免至大三年秋稅、其餘去處今歲被災人戶曾經體復依上蠲免。已徵者准下年數。

論曰蠲稅宜蠲將來。故受賜者均。若蠲已往。是獨惠奸民也。善良早輸。無可蠲矣。所謂將來者。亦正本年之稅。如至大三年、民間水旱夏秋已定。起徵必自冬月。使秋而下赦。安得有已徵在官者乎。今于十月降詔。則已徵者間或有之。蓋敷恩不早之故也。然准下年數。猶爲善補偏者。近世每將已徵者如數起解。何良民之獨不幸耶。

救荒策會卷之六

荒政議者萬曆間周中丞孔教撫蘇時所須行也繼聞山西韓春元霖云周公朝瑞宰金華時亦行此殆一先須之吳中而一復行之金華蓋其條款甚備其文告甚繁古今救荒之事無弗該載於此矣徧觀古方者此卷不過其類摘也未徧觀古方者則此卷乃其大通也然提綱皆本於林希元而其間損益則亦因乎時地希元嘉靖八年爲僉事上荒政叢言其綱云救荒有二難難得人難審戶此即六先中所云擇人查貧戶矣有三便六急此槩之以八宜而所謂遺棄小兒急收養一條則附見於禁溺女之下有三權六禁今以四權五禁易之所增溺女一條因風土之惡習而去度僧一禁或亦以叢林爲大養濟院之意耶三戒易遺使以忘備想當日乘輶之使倘希而萑苻之萌蘖可慮法貴因時故特以寓兵于農之意諄諄於二十六條之終也原文冗甚業刪其半讀之尚須移時亦特爲

一卷

荒政議總綱

救荒有六先曰先示諭先請蠲先處費先擇人先編保甲先查貧戶有八宜曰次貧之民宜賑糶極貧之民宜賑濟遠地之民宜賑銀垂死之民宜賑粥疾病之民宜救藥罪繫之民宜哀矜既死之民宜募瘞務農之民宜貸種有四權曰奬尚義之人綏四境之內興聚貧之工除入粟之罪有五禁曰禁侵欺禁冦盜禁抑價禁溺女禁宰牛有三戒曰戒後時戒拘文戒忘備其綱有五其目二十有六

初一日六先

一曰先示諭時値饑荒民情洶洶宜當民之未饑多揭榜示曰將散財將發粟將請蠲稅粮將平糶粟米吾民毋過憂毋出境毋棄父子毋爲冦盜則民志定矣

二曰先請蠲散則發粟其恩有限民好吏蠹其弊無窮惟蠲租一節最爲公溥唐學士李絳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爲今之計來歲之

賦、宜請蠲今歲之賦、宜報緩或蠲存留、或蠲起運、在隨郡邑緩急而施之、至於佃戶承種諸人田土、宜倣元制普減十分之二。豐年照舊、庶乎蠲緩各得其宜、貧富僉受其益矣。然又有富豪乘人之急、准折田地、短少價值、所當併禁、

三曰先處費、饑有三等、小饑多取足於民、中饑多取足於官、大饑多取足於上、取足於民、如通融有無、勸民轉貸之類是也、取足於官、如處糴本以賑糶、處銀穀以賑濟是也、取足於上、如截上供米、借內庫錢、乞贖罪、乞鬻爵之類是也、

四曰先擇人、宋富弼青州賑濟、除逐縣正官外、就前資及文學等官、擇其廉能者用之、徐寧孫賑濟饑民、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或稅戶主管、今宜精擇州縣正官廉能者、使主賑濟、正官如不堪、別揀廉能府佐、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官用之、至於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各就所屬選擇佐領、佐領之人、選擇學職、學職之人、選擇待選舉人監生等人員、務得有治行者、俾充城市鄉村

分賑之任、又擇民間有行義家貲者、爲耆正副、佐之、其吏書止供抄劄、而賑濟之事不與焉。事完、官書其殿最、士旌其賢異、民優其獎勞、亦勸懲之大義也、

五曰先編保甲、弭盜安民、莫良於保甲之法、然有在城行保甲、而在鄉不行者、有在鄉僅報保甲長、而花戶不報者、有僅報花戶數名、而十室九漏者、夫是法也、爲弭盜而設、是以治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偷安、故其成也難。爲賑饑而設。是以養之之道編之也、民情莫不好利、故其成也易。今遇災賑、正編行保甲之一機矣。合令各府州縣、擇廉能佐貳一員專董其事、大槩先將城內以治所爲中央、餘分東南西北四方、如東方、以東一保、東二保、東三保等爲號、每保統十甲、設保正副各一人、每甲統十戶、設甲長一人、南西北方亦如之、東方自北編起、南方自東編起、西方自南編起、北方自西編起、編至東北而合、方不可易、而序不可亂、次將境內以城郭爲

中央。餘外鄉村、亦分東南西北四方。其編保甲、如在城法、大村分爲數保、中村自爲一保、小村合鄰近數村共爲一保。一保十甲。聽其增減甲數。因民居也。一甲十戶。不可增減戶數。便官查也。或餘剩二三戶、總附一保之後、名曰畸零。此皆不分土著流寓、而一體編之者也。其在鄉四方保正副、又以在城保正副、分方統之、如在城東一保、統東鄉幾保、在城東二保、統東鄉幾保、以至南與西北、莫不皆然。是保甲者、舊法也。分

東南西北四方、而以在城統在鄉者。新設之權也。蓋計方分統、內外相維、久之周知其地里、熟察其人民、凡在鄉戶口眞僞、盜賊有無、饑饉輕重、在城皆得與聞。或有在鄉保長抗令者、即添差人役、助在城保長拏治之。此法行、則不煩靑衣下鄉、而公事自辦矣。有司惟就近隨事覺察之、使不爲鄉村害耳。或言近歲賑饑、皆領于里甲。何獨編保甲以代之。曰、保甲猶里甲也。往昔以相鄰相近、故編爲一里。今年遠人散。不若見

編保甲之民。萃聚一處。其查審易集。其貧富易知。昔熙寧就村賑濟、張詠帰保糶米、徐寧孫逐鎭分散、朱文公分都支給、皆用此法。

六曰先查貧戶。救荒之法。凡以爲貧民下戶也。官司非不欲一一清審之、奈寄之人則難公、任之己則難遍。昔人謂救荒無奇策。正以貧戶之難審也。所以然者、亦不豫故耳。合令被災各府州縣、豫秉秋月、以主賑官督在城保長、以在城保長催在鄉保長、以保長催甲長、以甲長報花戶、

每甲分爲不貧、次貧、極貧三等。除不貧外、將次貧極貧各口數大小若干、貼其門首壁上。一面令每保開一土紙手本、送主賑官。不許指稱造冊、科斂貧民。待鄉黨日久論定、委官秉便覆查。此即宋時蘇次參澧州賑濟之法。但彼猶臨時爲之。不若先時查審。貧富明。民志定。尤爲無弊。

次二曰八宜

一曰次貧之民宜賑糶、其法有二、有坊郭之糶、宜多擇諸城門相近寺院、及寬廠民居、儲穀于中、

不限日時、零細糶與、糴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糴穀不過二斗、如奸牙市虎、有借倩粧扮之弊、當行徐寧孫立賞錢一百貫之法、斷罪追賞、不得姑息、則弊不期革而自革矣、有鄉村之糶、宜行見編保甲之法、間月而糶之、每先一月出示、將有災鄉保、限次月某日某方某保、排定日期、每隔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不論貧戶多寡、大約許糴三石、多或五石、其通水去處、則移舟就民、間水次糶之、或有富人強奪貧人之

糴、當行張詠賑蜀連坐之法、一家犯罪、十家皆坐、不得糴、如此推廣、則在在有保甲。亦在在有糶糴、而窮鄉僻壤、無不到之處矣、所糶穀價俱比時減三之一。或曰、各甲貧戶多寡不同、而槩以三石糶之、何也、曰、此非賑濟也、賑糶也、賑濟宜精、賑糶宜溥、一甲之中、惟以穀均人、不因人計穀、穀數同、銀數同、聽其通融來糴、則官不煩、民不擾、而惠利均霑、穀價自不騰踴矣、官之糴本、則或出官稂。或借官銀、或勸令富家出錢收

糴、照價出糶、而量增其船脚工食之費、皆誠法也、

二曰極貧之民宜賑濟、賑濟之弊多端、抄劄之時、里保乞覓、强悍者得之、良弱者不得、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吏胥里保之親厚者得之、鰥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屢報屢勘、數往數來、賑濟米未到手、而所費已居其半矣、今貧戶預定、門壁大書。日久無爭。已屬平允。合於賑濟之前一月出示、如有遺者誤者。許令改正。即將門壁

改書、但一保之中、貧戶雖許更換、而銀數不許加增、官給花欄小票、戶各一張、由城而鄉、由保而甲、務下諸貧戶之手、仍出榜排定日期、分保支散、至期、保長帶領各甲貧戶、正身依序領賑繳票、每賑極貧約穀一石、次貧約穀五斗、其或不公、賞罰一如賑糶之法、語云、好要則詳、好詳則荒、此則暇豫公平、不勞而濟、而遊門俵米、攔街散粥、無所用之矣、

三曰遠地之民宜賑銀、往昔義倉社倉、散貯民間、

今皆輸之州縣。是古之粟藏於民。故及民也易。今之粟藏於官。故及民也難。近且難之。況于遠乎。移粟就民。則減竊侔和滋弊。檄民支粟。則脚費米價相當。故凡百里以外。地不產米。水不係沿流者。惟當以銀賑之。極貧約四錢。次貧約二錢。支銀于包銀紙面。印誌銀匠。散者姓名。支錢于穿錢繩索。係以錢鋪。散者姓名。如有消折低僞。聽其赴官陳告。

四曰垂死之民宜賑粥。按漢獻帝作粥以飼饑民。

後世多用之。賑糶則彼無糴本。賑濟則不能遍及。即以米給之。彼亦艱於舉火。將有不得食而就斃者。惟食之以粥。則不待舉火而可得食。涓勺之施。遂活須臾之命。此賑粥所以不容緩也。大約米一升。每飱可食四人。男女異處。日每二飱。辰申二時。鳴鐘而入。入則分班坐地。令人傳粥食之。可無參差搶擠之患。自冬十一月初一日起。至春莫而止。若夏四月。則天氣炎熱。粥多酸饐。不可用矣。大率賑饑以粥。委可贍危急之民。但其弊不一。惟大饑之歲。仁明之長。度有餘財。方可行之。

論曰。四月後天炎不可用粥。倘民饑方甚。奈何。近復得一法。不拘粞米麥荳。磨粉爲蒸餅湯團之類。炤散粥法分給。甚便。

五曰疾病之民宜救藥。宋呂公著爲相。爲饘粥湯藥以救疾。趙抃知越州。爲病坊以處病民。給以醫藥。然恐醫少地廣。督察無方。醫人領銀。不盡買藥。窮民得藥。多不對病。須博選名醫。臨症裁

方。病人不能行者。醫人就而診視之。其患病新起。貧民官日給米五合。一支五日。約至一月止。庶可免于夭札矣。

論曰。此條事種種難行。名醫豈可多得。臨症裁方。豈易易事。知脉者一州邑有幾人。安能遍就病人診視。不如按古成方。精製丸藥一二十種。隨症領受。猶庶幾便而有益。

六曰罪繫之民宜哀矜。年荒疫癘。獄囚聚蒸。恐多橫死。軍徒追贓不完。久幽囹圄者。必量情輕重。

暫爲保放或從輕决遣絞斬重罪有難保放者必跡其枷杻至於戶婚諸不急詞訟當暫停止庶不妨誤賑濟而饑民之陰受其賜者多矣

七曰旣死之民宜募瘞合增修義塚分別男女仍修募瘞之令凡死而無主者在城保長報主賑官在鄉保長報分賑官各召人瘞埋埋畢給銀五分獄囚死而無主者亦如之城中偶見死者給棺一具

八曰務農之民宜貸種宋曾鞏知越州歲饑出粟

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頼以不乏查道知虢州蝗災給州麥四千斛爲種于民大抵宜於季春下種時貸之仍令保甲監其下種有冒領而食費者必連坐追償然則種何時而償乎曰貸時防其濫可也非責以必償也此須酌民災之輕重量官帑之盈縮方可舉行

次三曰四榷

一曰奬尚義之人大司徒保息萬民之政旣曰恤貧又曰安富大率民不可以勢驅而可以義動是故民有出粟助賑煮粥活人者上也有富民巨賈趂豐糴穀還里平糶循環行之至熟方持本而歸者次也有借粟借種借牛於鄉人而豐年取償者又其次也凡此之民皆屬尚義于此榷其輕重或請給冠帶或特給門匾或給以賞帖後犯杖罪納帖准免皆所以奬之而不負之此在 會典及 累朝詔旨俱有之有司所當亟行者也

二曰紓四境之内救災恤鄰道也若造爲閉糴之

令此間之米不許出吾境他境之米亦不許入吾境彼此環視更無告糴之所則饑民必起而作亂然通財之道惟良有司能行之官有積粟仁洽于民卽屢通有無民可無怨不然本境之所收有限鄰賈之所販無窮於是民有怨者有羣聚而譁者有攘臂而揭竿者如何則可近有良有司已行者量留商米十分之二卽以元糴之價糶之于民民如財訓官爲糴之糶亦如元價大率糴糶皆減時價三分之一其餘八分卽

時給炤放行、聽其覓利鄰境、稽遲有禁、詐欺有禁、越度有禁。凶年行之、豐年則止。不病商民、不病鄰國、隨糴隨糶、遠邇胥悅、除經過地方不得重複留難外、其他產穀之鄉、此策或皆可潤澤而行、是故救災恤鄰、以公天下者正也。放八留二、以綏四境者權也、權而不離于正。

三曰興聚貧之工。凶年人民缺食、雖官府量加賑濟、安能飽其一家。故凡城之當築、池之當鑿、水利之當修者、召壯民爲之、日授之直、是於興役之中寓賑民之惠、一舉兩得之道也。宋熙寧間、河陽災、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范仲淹知杭州、吳中大饑、吳民喜競渡、好佛事、乃縱民競渡、召諸寺主諭以饑歲工賤、令大興土木。又新倉廒吏舍、工技服力及貿易宴遊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數萬人。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合而觀之、水利不可已之工也、佛寺吏舍可已之工也。二者均足以濟饑、則胡安國所謂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董煟所謂以工役救荒者。

具信矣。或曰、周禮荒政弛力居一、築郿新廄、春秋非之。興工役何居。曰、周禮所禁、春秋所非者、蓋使之而饑之也。今則使之而食之也。至于城池水利、政莫大焉。大禹盡力溝洫、豈必三江五湖方有水利之可講哉。

四曰除入粟之罪。漢晁錯建言、募天下入粟除罪、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則正爲救荒設也。合行令府州縣、凡問革吏承以上、不係犯贓情有可原、犯罪軍徒以下、不係極惡法有可宥者、酌令入粟助賑。且如問遣一軍、未足以實行伍、計其長解等費、少可易粟百石、多可易粟數百石。以此賑饑、不猶愈乎。或曰、在外衙門用強罰米穀五十石者問罪、降用此議、得無違例。曰、例之所禁、爲擾民也。今之所議、爲救民也。凶年而行、豐年而止、亦何悖焉。

次四曰五禁

一曰禁侵欺。官吏保甲人等、品類不同、銀一入目、不免垂涎、粮一到手、不無染指、情弊多端。大

明律凡監臨主守盜倉庫錢粮者問罪刺字至四十貫者斬合嚴行禁諭凡侵盜賑濟錢粮者依盜倉庫律例行之然亦顧長吏何如誠能節用愛人清心寡慾而下猶敢侵欲無紀者未之有也

二曰禁寇盜凶年饑歲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爲盜所謂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是也倘一槩姑息患不勝言如劉六趙璲撫於德州而飲馬於蘆溝矣十三閔廿四縱於鄱陽

而稱兵於安慶宋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新吉抑價遏糴者以違制論而聚衆搶奪者即梟示首惡正法蓋古今恤饑民不宥亂民類如此然凶年之盜稍與豐年不同周禮荒政既曰除盜賊又曰緩刑故長民者每有法外之仁焉古有鎖項號令地頭來年始放者有斷一足筋傳都示衆者有以死囚代盜沉江聳動遠邇者皆死中求活之意

三曰禁抑價穀少則貴勢也有司往往抑之米產他境歟客販必不來矣米產吾境歟上戶必閉糴矣上戶非真閉糴也遠商一至牙儈爲之指引則陰糶與之以故遠商可糴而土民缺食是抑價者欲利小民反害之也故不如不抑然前所云八分放行二分平糶不幾于抑價乎曰米產吾境荒歲與隣共之不節其流則易竭故平糶其十二以安吾邇人非槩抑之也

四曰禁溺女今俗有可異者平時生男則舉生女

則殺之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豐年猶爾況凶年乎准律故殺子孫徒一年合嚴行郡邑以法律示保甲人等仍錄條粉壁曉諭且懸賞格銀三兩許人告官賞銀以犯人及兩鄰保甲長財充客戶則及其地主若貧甚不能舉女者取保甲兩鄰結狀日給米一升三月而止若見有三女以上者每年終取結給穀二石以旌之至於收養遺棄小兒者亦給米男日一升女日二升六月而止米每月一給男女三月送官一驗

庶乎男女無夭折矣

五曰禁宰牛凶年人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之用不知耕牛一鬻方春失耕將來歲計何望查得問刑條例私宰耕牛者發附近衛所充軍弘治十二年奏准每宰牛一隻罰牛五隻合申明禁例凡民間耕牛不許鬻賣宰殺賣者價銀入官殺者充軍發遣如果貧民不能存活要賣牛易穀聽令本保甲富民收買仍令牛主收養即以本牛種田照鄉例與富民分收待豐年或富民販牛或牛主取贖聽從其便如此則牛可不殺春耕有賴而貧富各得其所矣

次五曰三戒

一曰戒後時救荒如救焚惟速乃濟宋令災傷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八月非時災傷者不拘月分聽訴今例夏災不過五月秋災不過七月合而觀之可以見報災之不可緩矣唐莊宗時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不許及趙在禮亂始出之軍士負而訴曰吾妻

子已饑死得此何爲宋蘇軾言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合而觀之可以見給賑之不可緩矣合行令大小賑濟官員凡申報災傷務在急速給散錢粮務要及時倘失誤饑民必罰無赦則人人知警民庶其有濟乎

二曰戒拘文宋程顥攝上元邑盛夏塘堤大决法當聞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此便宜處事不爲文法所拘者也嘗見郡邑賑濟動以文法爲拘文未下則不敢行文一行則不敢拂合行司道府州縣等官凡事便於民而文有允駁文裁於上而事有妨碍者並聽便宜處置先發後聞如奉文賑糶矣或宜賑濟或宜賑貸奉文賑銀矣或宜賑米或宜賑粥奉文一賑矣或宜二賑或宜三賑如此之類惟以救民爲主不爲文法所拘致誤饑民

三曰戒怠備保甲既立宜寓之兵每保有正副各

一人正以年德者爲之令其表正鄉閭副以有謀勇者爲之令其練習鄉兵每甲十人擇年力精壯者一人爲兵專習武藝免其直夜等差每月在城保副傳在鄉保副在鄉保副領各甲鄉兵赴城比試操練之責府縣衛所分任之而申其賞罰官衛民快有俸粮者賞罰並行保甲鄉民無工食者有賞無罰荒年之賞惟以倉穀府月賞約以二十餘石縣月賞約以十餘石計一年所費無多此亦救荒之急務也

荒策會卷之七

此卷皆嘉善所行之事或稟於官或行於家或共行於同志亦有議而未及行者力不從心如探見本論之類其庚午散粮式及以後歷年本家平糶諸事具外書鄉邦利弊考中此不載也以其爲一邑一時之事瑣細未足述至庚辰辛巳二年通邑平糶諸款非不盡心酌議及其行之不能無害蓋官有蓄而減價出之謂之平糶小民既沾惠而富豪米價自然不能不平所以

盡善今官既無蓄而勸之於各大戶雖曰勸之勸而不聽必勉强之終有抑價之意焉富人營脫奸人乘機諸弊叢生不爲良法既不足法斯不足錄矣外書姑以備考策會主於便行故亦存之彼而去之此所存者或理當可以通行或意美可以推行或事雖近陋可以不得已而姑行

煑粥散粮辨 崇禎庚午著

惟農最勞惟農最貧居鄉者大抵農夫居城市者

大抵工商賈又宦僕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轉徙溝壑鄉民爲多餓死於城市者不一二見惟賣菜者流最無本業亦須賑農之暇然後及之王政春耕秋斂專省農家不助他民豈故遺之誠有道也農家數口獨賴田入一逢災傷更無他營生涯絕矣又春望豆麥秋望禾稻乘其未登爲之接濟暫則月餘久或數月可約升斗之數可定起止之期若市井中人原不賴田而食何時爲始何時爲既濟之終苟非大荒補助不及意深遠矣大

荒之歲極貧之民平糴則無錢賑貸則無償二者皆未足以濟濟之惟有散粮煑粥耳統計二事亦各有得失焉煑粥無破冒之虞難得收塲歡洽散粮有規則可按難在起手清查大約上官撫循于里則煑粥最善凡係饑荒之地同日舉行使饑民各從本鄉就食若散粮則貧富難知貧之中極次又難辨故煑粥勝於散粮鄉紳善士與隣黨習熟則散粮較穩各盡方隅稽核貧戶按冊呼給簡淨易行若煑粥則我獨爲而他方未必齊爲米有限而就食之人無限假如限施一月迫十日左右米去大半矣而遠來赴食者益衆十日之粮或一日而盡續米無從揮衆不可未滿原限遽自中歇又不可則如衿肘之態何故散粮勝於煑粥雖時勢參差難設成法約畧四語則曰小荒先散粮於鄉村大荒兼煑粥於城市當道會期而煑粥鄉人盡地而散粮

共塚記

崇禎壬申邑之仁賢共舉同善會季夏曹太史峩

雪適過城下見遺骨布地愴惻傷懷欲于會中措少貲買地掩之余聞而感其意且痛死者之無罪而長棄草間漸將爲蟲犬盡也亟召工謀之則曰郭南漏澤園隙地尚多數十年未能滿特移置須人力耳問工費幾何索十三四金余念會中剩錢少不足以給許自捐貲遣二僮與偕環視城四圍爲棺二百有二無棺而新暴者五枯骨零亂不可數也于是分別爲計棺無蓋者補之新屍未腐者藁卷之枯骨蒲裹之先于園掘一大坎方四丈深

五尺，刻其底，令極平，分舟載往，次第行列坎中，封以原土，崇二尺，四隅各樹小石碑，鐫曰壬申共塚，而圍中累年暴棺役五十三具，皆無親戚子姓，爲隣里所棄者也；暴骨四十具，大都獄中所棄罪人。然已矣，亦堪償矣。令如前法，用蒲裘束之，別爲一坎埋之。事竣，計凡趨役者十三人，爲期者十四日，爲錢者萬焉。題一絶曰：晚渡城皐不忍看，啾啾鬼哭月輪殘，聊埋白骨如于口，適滿何曾一日餐。吾儕第日省縮於服器宴會之間，人人可隨遇而行

志也。時維季夏，與月令掩骼埋胔，稍違厥候，痛其摧殘有年，業已動懷，不忍復俺數月，寧違時而遂掩之。心也，非法也。歲歲有心，自可如法。

粥擔述 崇禎辛巳

我禾饑，苕西尤甚，流丐入善邑者衆，沿途求食，而坊曲之民去丐無幾，莫應其求，死者無數。初議設粥廠以濟，而慮私儲有限，饑民四集，散遣無方，將蹙後憂，進退躊躇，有心無策。適見有擔粥以施於市者，一再施而止。闔學錢公因倣行之，吾家遂踵行之。其法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斗煮粥，分挑至通衢若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約每擔需米五六升，可給五六十人一餐，十擔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數日，或旬日。更有仁人繼之，諸命又可暫延。無設廠聚人之弊，有施粥活人之實，既可時行時止，抑且無功無名，量力而爲，隨人能濟，衆每日有仁方矣。

論曰：沈少叅正宗曰：擔粥之法，止可待流亾之出其途者，若救土著之饑，煮粥叢弊，不如分地

挨戶給以粥米，善哉斯言。蓋少叅親見姑蘇煮粥之害，因粥殺人，因粥釀疫，故深著其爲下策如此。我嘉善之所以可行粥擔者，因平日有同善會四季之賑，饑年有賑貧戶散粮之舉，故于極荒之歲，特設粥擔以待流移，若反舍土著，則倒行甚矣。即徑以粥擔待土著，亦下之下者。行惠者不可以不知。

埋胔述

既行粥擔，爲未死者救矣，復捐貲設法，爲死者謀。

每月推一好義之家約諭城坊仵作令預備藁薦
蒲包草繩等件日察街衢河港遇有死者即與包
裹束縛抔聚一處或兩日或三日委的當家僕逐
一點驗坎埋附近義塚埋畢每具立給薦索價銀
三分收埋工食銀如之炎月量增浮屍殘爛倍犒
使死者免爲烏犬殘食生人養其怵惕不至胃慘
而安且使坊曲清爽河港澄潔穢惡之氣不得浸
淫沾染於民生食用之間以遺疫癘札瘥之本安
死而生與焉安人而已與焉諸仵作貧人日沾微

利又得以餬口寧家自春半至夏中凡埋過五百
五十具嗟乎不能延其生而徒瘞其死使富青州
韓稚圭見之猶有餘痛豈足述哉然而隨人自盡
則此法故可與擔粥良規相須並濟者也

收棄兒法

首卷載劉彝棄兒事甚有思慮然此事欺詐至多
兼伏至慘更宜周防凡收養之家有二一是巨室
慈心者一是小戶無子者古今收養之法亦有二
一曰年豐還父母一曰詛絕不歸宗今詳酌之小

民收養棄兒爲無子也若仍還父母彼僅足餬口
之家何苦育此閒人是明禁之收矣若止憑大戶
所收幾何且有等奸民故將小兒冬月剝衣導之
叫號投門求養衣纔蔽體倏復領去若明寄云爾
辛巳頗已見之如此類核之近苛徇之傷惠而且
長奸宋時所以有不許歸宗之律也民家得以爲
嗣則心苹即巨室撫養成立隨才役使儕於僮僕
則奸民暫寄之詐亦不敢逞而真貧兒始出矣彼
仁慈之家幼而肯收育之必非長而虐使之者也

但既禁歸宗則父母且不敢問鄰右誰能代稽于
是或有殘賊如巳冬禾郡賣餅家之事假名收養
屠而食之萬心痛絕念及此則不復歸宗之說又
窮二者之閒幾無術矣再考葉夢得爲許昌歲饑
榜諭收養小兒按名置籍申明律令貧者日給米
一升朔望抱至官舍看視所活四千兒其法較劉
彝尤曲盡者在申律令置名籍二端蓋歸宗之禁
定則寄養之說謀自息朔望按名稽籍則意外兇
殘自無敢萌庶幾無術中之良術乎今　律有三

歲以下收養者許從其姓餘別無明文司一方之命者或值阻饑可以隨時制宜設保嬰之法

建丐房議

荒年貧民多死於餓不知其更死於寒也晝游夜蹲腹虛而體冰積寒中骨時方嚴凝猶未蒸動耳及春溫內寒陡發寒溫相搏數日輒斃觀我邑流丐去冬約五六百人自二月至五月掩埋亦踰五百遲速微異無竟免者傷哉春來但覺疫死無慮殿而未悟諸乞致病全繇舊冬之積受寒威也聖

人上棟下宇以蔽風雨煖活之用實與粒食並重今邑四門之外賢紳業有捐造丐房者使嚴寒之宵得少棲宿亦正與賑粥療饑之事適爾相成益以餓致死其事暴見者猶哀之以凍致死其事漸人往往習而忘之即諸乞亦未必自知之也體仁者先體乞人先覺者宜覺及於乞人之所不覺

省羈鋪議

諸荒政或可使人分任惟囹圄出入民牧獨操一輕重其視多少其數而民命係焉監犯重囚未敢輕議鋪犯皆輕罪且或無罪而株連者也官府每視入鋪爲無妨姑繫之豈知饑年之鋪其苦甚於豐歲之監貧人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安得餘粒日向獄中餉飼乎故一入輒死姑就吾邑辛巳偶見偶問者推之如一縣五日瘐一命全浙七十六州縣日損十五人矣一月便死四百五十人且疫作時有一縣日死四三人者何其慘哉大仁人居兩臺掌握數千里以至誠感動各賢牧月可活千百人大抵凶年貧民逋負者衆

告追者亦衆不過米以斗石計錢以貫計耳稍需歲登有何大損於富室但得此項免鋪即可省鋪犯十之七八牧宰應自知之衙廳有求相體者以道感之以言諭之以法禁之

救饑本論

治天下之病猶一身然有治其本者有治其標者有治其標即可通於本者有必治其本而後可達於標者以饑民論之豐年一二乾民偶來行乞殘羹剩粒誰其吝之屬厭之餘不啻含哺而嬉之適

也。小惠而補王道之偏。所謂治其標即可通於本者。此類是也。間有天災流行、朝廷業已蠲租、小民猶窘旦夕、轉徙流離、而其時有大人君子、如汲長孺之矯制發粟、富文忠之安泊勸誘、原子英之設法安插、丁清惠之捐貲賑濟、但度一時之厄。即開永世之生。俄而麥熟禾登、向之死生莫必者、今且室家無恙也。所謂治其標而本治不外是者。此又其一也。若夫今日之饑民、則異是。其始起於天災之流行、而其繼成於人事之失策。庚辰歲梅雨數旬、西吳一路、田禾盡渰、而催科繼亟、流離之禍自此起。於時識者之言曰、歲實無收、倘公家能行賑卹、則小民猶將忍死旦夕、以需麥荳之登、蠶桑之熟、未忍流離也。但得小民室廬婦子無恙。今歲雖荒。明秋可熟。 國家亦何靳數縣一歲之糧、而不爲無窮計耶。今雖勉支國賦。而戶口盡亾。且蝗蝻遺孽、又得數十萬頃汙萊以滋蘊之、差乎偶歉者天之運、而一荒再荒者。人事實使之然也。暨辛巳夏旱魃繼虐、飛蝗恃災、檇李以西、苕溪以北、并未

嘗有翻耕播種之勞焉。然而監門無鄭俠之圖。長吏避陽城之拙。本戶既逃。則取償於親戚。親戚又散。則波及於鄉隣。其貧者業以逋負而傾家。稍康者復以賠累而入罪。於是小民敲骨無支。始不得不以逃亾爲長策矣。自冬入春、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死者無地可容。生者有天難問。遠邇紳賢、捐貲設法、瘞死扶生、亦既殫厥心力矣。其如流亾之民、日新月盛、此救標之術將窮。不得不亟而亟商本治者也。本治奈何、曰、叩 閽以爲斯民請蠲賦而已。然而非一人之事。亦非下吏之爲也。必浙直撫按同心入 告。先自劾違 旨。陳論罪無所逭。然後畢年來小民困敝之狀。流亾之慘。繪圖陳說。曲達於 君父之前。拜疏之日。閉門席槀。一疏不納則再。再疏不納則三。事理既明。忠悃復摯。 明主可與忠言。寧有爲國深謀而不蒙曲鑒者乎。矧其間利害。政復非小。夫江南者 國家之外府庫也。始也因災傷而蠲賦額。繼也因徵賦而致流亾。流亾既多。田畝愈荒。 國賦益無從辦。自

非　大聖人與民更始舉宿逋蕩然蠲除并新徵量與裁減且專重農桑一以墾田增戶爲長吏之殿最使悉心安集如張全義之鎮撫洛陽虞伯生之經營陝右則流民安敢復業荒餘爲得再耕闕賦何以如期饑源何自而永杜乎夫捐有限之賦保無窮之民在　聖世固爲至算而況事機所在更有不止於保災黎裕賦額而已者流民死者已衆未死者亦終死其可幸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蘇湖各路白晝行刼嘯聚成羣可不寒心

即今兗豫荊雍流血無虛日江南片土庶幾稍安而民膏已竭吏怒方深至於重災之所往往追呼更嚴不盡驅之流亾不止嗚呼事至今日尚得安常習故不謀善後乎憶昔流氛始萌亦不過饑民千百人耳止因撫綏失術使得合叛兵以滋蔓彼猖至今十餘年糜金錢無算殺官民無算早知今日費多而貽害若此何如昔日者稍行寬卹猶爲得筭乎所謂饑民之始循良撫之而有餘及其既終干戈取之而不足者也成化正德之季流民亦嘗橫決矣賴王原諸公處分以安設當時無二公流氛早已乘於國運使十年前而有如二公者視國如家曲圖解散亦何至今日之蔓延潰敗不可收拾乎往事不諫來者可追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使今日更無有如二公者出爲　朝廷斡旋消弭則我浙直之敗壞決裂又豈在兗豫荊雍之後也吁是尚忍言哉挨一介書生特以切念災黎仰承嚴命勉爲施粥之舉而見饑民就死者日衆就食者復日增輾展思維欲塞其流亾之源當闢其

衣食之路既以救目前之奇慘即以消意外之殷憂此區區救饑本論之所爲作也東莞陳氏有言徙戎不庸于前代而周文安流民一說獲用于本朝治亂之効較若蒼素假令今日而有採愚言以上聞者乎原子英之推行周說不得專美乎
先朝矣

論曰煑粥者救荒之下策也埋胔者仁人所偶行也今粥廠不敢設變爲粥擔道殣相望槥不能給變爲草裹民生彌困死彌繁而養送之者

彌出於無可奈何。甚有慽極矣。然粥擔設則死
期稍緩。水陸之臭腐時除。則生者飲食安而疫
癘以輕。相須而濟。亦聊以減天人之慽也。予既
入都、令採見經理其事、見其所述粥擔埋胔二
法、與收養棄兒法、頗皆委曲詳盡、而丐房雞舖
二議、則須衆之衆力啓之、當事將有待而舉焉、
其本論一篇、直以書生爲國謀、頻見稱於長者、
因併附策會之末、俾救荒者採焉

崇禎壬午十月　　浙嘉善陳龍正惕龍父識

救荒策會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龍正撰龍正字惕龍嘉善人崇禎甲戌進士
授中書舍人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福王召爲禮部
祠祭司員外郎事迹具明史本傳宋董煟輯古今
救荒活民書三卷元張光大續之明朱熊復加補
綴龍正是編則合三家之言刪其繁複而附以崇
禎庚辰辛巳嘉善救荒之事其斥朱熊之書襍陳
讖異之事持論頗正然大旨不出董煟書也龍正
喜談經世之術此亦其一崇禎末嘗建議開墾畿
輔河南山東荒田以省轉運史謂是時中原殘破
有田不得耕龍正守常理而已則其所言亦僅紙
上之談矣

古今鹺畧九卷補九卷

〔明〕汪砢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鹺畧九卷補九卷》提要

古今鹺畧敘

鹽肇夏禹以貢非以利迨周與民嘗有禁自管仲興鹽筴始立法漢武時桑孔之徒為置鹽官五榷禁然利止西北未遍東南唐第五琦劉晏講明詳盡而天下之賦鹽居其半猶官鬻也至宋雍熙令商輸芻粟塞下給以鹽端拱中令商輸粟京師給以鹽鹽之開中本於宋要其所中可以折糧草贍邊兵可以充金幣實官庫無起倩丁夫之擾無艱涉水陸之虞官得用而民不告勞商沾利而民不失食誠為濟邊足用之良法歟哉　朝仍之于各省產鹽地設轉運司六提舉司七鹽課各有定額行鹽各有地方每引以二百觔為數帶耗五觔凡遇開中鹽糧量所在米價貴賤及程途遠近定立則例召商中納每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客商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近因邊儲告急增直召商不依資格人到即與支給謂之存積鹽存積興常股遂少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欲救今日之弊是今日之用莫若行漢人官給牢盆之說任民自煮又行宋人轉般之法回船便帶使年年存積歲歲轉般鹽如山積遇有急用即召商于所用處或上邊芻或輸金帛付以九

照給以見鹽比之舊法當得倍息焉迺余故職鹽也山東古齊地泱泱乎大國之風哉胡徒托諸空言無能見之實事則以視事未三月遂連遭閔凶不得少忝末議因於讀禮餘日掇拾鹽鹺大略以五攷必先法古宜民務在準今正須有典而有則然後不愆而不忘第余年來蕭然松石間所謂惟有水晶鹽亦常空其鹽中而已資力奚藉何繇盡搜石畫乎姑俟闕見少擴再為九府續貂云

皇明山東都轉運鹽使司文林郎汪砢玉謹識

九府略

生息
供用
職掌
會計
政令
利弊
法律
徵异
雜攷

黃鹽安西城北澗中有色如燕菁笋者

五色鹽出安息國中見異物彙苑

金樓子云胡中有鹽瑩如水精謂之玉華鹽

盧毓冀州論河東有大鹽崔駰博徒論江陽之鹽

唐會要武德七年長安古城鹽渠水中生鹽色紅白而味甘狀如方印

盬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盬盬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從盬古聲呂宿曰沈沙煑海謂之盬河東鹽池謂之解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渾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

取夕復終無減損惟水暴雨澍其潦奔泆則鹽池用
耗公私共竭水徑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謂竭水
山海經所云鹽販之澤也
洛陽記河東鹽池長七十里廣七里水氣紫色有別
御鹽四面刻如印齒文章字妙不可述
唐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九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
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會
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成州有井一
北戶錄恩州有鹽場出紅鹽色如絳雪驗之即蘇煎
時染成差可愛也

鹽池自然生鹽多少隨月增減
九域志敘州金川廟鹽井神也晉太初神姓王井主
梅澤梅本夷人見石上有泉飲之鹹遂鑿石百尺煎
之成鹽梅死廟祀之
抱朴子作赤鹽法用寒鹽一斛而泥一斛內鐵器中
以火燒之消而成赤鹽
博物志北胡青鹽但以味色浮雜為不同耳
續博物志棗法煮鹽成團為顆質則以顆計之
通典云九原歲貢印成鹽五原貢鹽山四十顆
南史大同中外國有獻鳴鹽枕者

高昌國白鹽如玉為枕入貢
月支恒水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梁天監中天竺
王屈多遣長史竺羅以之獻方物云
沈約宋書曰虜至彭城與張暢語送白鹽赤鹽
燕公辨高昌國南燒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文
理密月望收之者明澈如冰以鑒素煮之可驗
玄中記崑崙山仇池有石鹽石又湯口域有石鹽以
為鹽水渴鹽成
鄯鄯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千里皆為鹽田行人所
經牛馬皆布氈臥焉酉陽雜俎

每歲以一車輸王國王
西域記西海南有青鹽紫鹽池鹽方寸半食味甚美
蘇地記蘇有皮丘坑民煮坑水為鹽色如白石
劉公幹魯都賦云內有鹽池東西長七十里南北
里鹽生水內暮取復朝生
三秦記蒲坂出鹽池朝取暮生民爭市之奉絹一疋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煮以為
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渴鹽成蓋蜀火井
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
水經注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

上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煑不輟
水經注龍城故姜賴之虗胡之大國也蒲海溢ゝ覆
其國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行人所逕畜産皆布
氊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
水經注河東鹽池之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
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
郭璞鹽池賦敘吳都緣海ゝ濱有鹽田相望皆赤鹵
吳氏煑以為鹽
述異記鹽田在河東郡有一大澤ゝ中産鹽引水沃
之則自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又張掖有
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告何以
鬻之
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
鹽韓獻子對曰不可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
民驕逸近寶公室乃貧公說從之
呂氏春秋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注大夏西澤名
貨殖傳猗頓用鹽ゝ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盬
盬池也於盬ゝ故曰盬盬音古
宣帝紀云常困於蓮勺鹵中注云蓮音輦勺音灼今
在櫟陽縣鹵者鹹池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

其鄉人名為鹵中帝微時為人所困辱也
蔡邕從朔方報年月書云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
以而惟青紫鹽也又中郎以江南有勝雪白鹽
續漢書天竺國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其國有諸香石
蜜胡椒薑黑鹽黃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
畔乃絕又後漢天竺國有梁置鹽一名身毒國
南州異物志天竺有水其名恒源一號新陶水特甘
香下有鹽水萬國畢仰又云竺國白鹽狀如石英
吳時外國傳天竺國有石鹽白如水精大者破用之
又云海州有灣ゝ內常出自然白鹽崖ゝ如細石子

古今鹺畧卷一

生息

古史黄帝時宿沙氏號濱老煑海為盐利民用魯連
子曰宿沙瞿子善煑盐使煑潰沙雖十宿不能得也
按宋志宿沙衛在鄉地齊居海濱故多魚盐之利
禹貢青州厥貢盐絺注盐斥地所出絺細葛也
管子云齊有渠展之盐燕有遼東之煑注展渠齊地
泲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盐之所也
左傳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
形盐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
鄭公虔云梁湖池桃花盐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
掖西北隋開皇中常進焉一云十五以前盐甘月半
以後盐苦也
酉陽雜俎昆吾陸盐周十餘里無水自生米盐月滿
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全消
白盐岸有盐如水晶名君王盐
荊州記朐䏰縣北岸有陽溪溪內有盐井百二十所
巴峽一川悉資此盐周於煑又海盐水自凝生徽子
盐朐䏰今之燕州府萬流驛
水經注縣翼帶盐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
若海盐池盐之易煑也
陳藏器云盐麸子葉如椿生吳蜀山谷子秋熟為穗
粒如小豆上有盐似雪食之酸鹹止渴一名叛奴盐
蜀人謂之酸桶
盐酸子肇慶志陽江山林俱有高四五尺葉如苦楝
秋生白花結子最繁冬即枯死味酸如醋酷日暴能
出白盐因名
四川志長寧治北淯井泉有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
盐塞其一則皆不流又謂之雌雄井
大寧治北寶原山水出山半石穴相傳有袁氏逐白
鹿至此入洞乃知水鹹報官煮之開井曰白鹿
大寧之井鹹泉出於山竇有如飛瀑民間分而有之
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產黑盐為猴井阿陋井定遠縣
產黑盐為黑井猿井麗江軍民府產鹽盐雪盤山有
井鎮沅府產藤盐有六井又出金銅盐劍川州生馬
蹄盐
滇中威州遠境內莫蒙寨有河水汲而澆於炭火之
上煉之則成細盐凡交易無秤斗以小筏羅計多寡
量之
粵中之海陽潮陽有荔枝盐

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
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
襄沔記草鹽者龍巢山旁有鹽池水色白上生紫菱
四邊青泥十一月中池左右十餘里草上如霜彌日
不釋嘗之乃鹽味世謂之鹽花山
沙州記自大嶺々北乙沸界歷海々西南三百里有
鹽從㵎半寸形似石味甚甜美無柰河東也
益州記越巂煑鹽先燒炭以鹽井水潑炭刮取鹽又
云越巂汶山有鹽石先以水漬既而煑之取鹽
華陽國志越巂笮夷有鹽池積薪以池水灌而後焚
之成鹽
杜甫鹽井詩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烟官作既有程
煑鹽烟作川汲井歲榾々出車日連々自公斗三百
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若喧闐我何良嘆嗟
物理固自然
綿略青池鹽其鹽正方廣半寸其狀疎似石人耕池
旁地取池沃種之歲月久即生此鹽
又云臨邛有二井一是火井一是鹽井若取鹽井以
火井煑之斛水得鹽四五斗若非火井煑之不過一
斗矣

蜀郡志中有鹽井深數丈汲水煑之一斛水得二斗
鹽又邛江有卓王孫井舊常於此井取水煑鹽義熙
十五年治井也
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皇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歲夏水漲
則鹽池迤邐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坡詩曰
五行水亦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誰復省
人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取嫌未多井上無閑綆
東坡志林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
順鹽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
開利入至厚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用筒井用圜刃
鑿如盌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
以隔橫入深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
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自
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
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
用之大累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
也
湧幢小品云蜀鹽出於井々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
井鑿之五六十丈得滷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艱入
甚深汲甚若有鐵釬漕刮筩吞筩等制織悉俱備非

廣志鹽多產於海濵海東有印成鹽西方有石子鹽
皆生於水北胡有青鹽五原有紫鹽波斯國有白鹽
如石子
陽江志鹽有二種漉沙曝日而成名為生鹽熬火成
者名為熟鹽而生鹽另一種白如霜雪名為鹽花又
名望斗鹽古所謂水晶鹽也但味力稍薄大比廣不
如浙〻不如淮〻不如長蘆　行鹽之地陽江陽春
行蔓恩鹽其餘州縣行鹽掣於省城熟鹽出西鄉生
鹽出大星
宋時奉天鹵地生水栢以灰一斛淂鹽十二觔利倍
醵鹵諮采氏一斗北鹽一觔論罪出廣西通誌
涼州異物志有戎鹽讃云鹽山二岳兩色為質赤者
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意鏤之為物作獸辟惡佩之
為吉
寧夏近涼地鹽井所出亦謂之紅鹽道家名擇鹽道
書又有紫鹽今寧夏甘肅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
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脛無
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一
顆大者重三四觔其色紅瑩軍中以和食飲訽宅編
沈括夢溪筆談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
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
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西
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解
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京畿南京〻西陝西河東
褒劍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路
食之又次崖鹽生於土崖之間階成鳳等州食之
筆談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
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滷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
謂之蚩尤血惟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淂此水然後
可以聚其北有堯梢(消梢音)水一謂之巫咸河大滷之
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惟巫咸水入則鹽不復
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為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
於備寇盜原其理蓋無鹹乃濁水入滷中則淤澱鹵
脈鹽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又云解州鹽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鹽南風其
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與南皆不過中條西不
過席張鋪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鹽
不得此風不氷蓋大滷之氣相感莫知其然也
解州安邑鹽池廣數舍中有大渠作畦種鹽于渠旁
畦下結鹽為底厚數尺每日暮引渠水平渠次日昧

奥前即有大風起于池上謂之南風天欲明風止畦
水皆成矣去池數步即無風但聞其聲渠水之源曰
爾金泉出夏縣界有巫咸山旁谷中來此水能敗池
鹽故作堤防之南風盖無日無也
宋史咸平中解州東池水自成鹽僅半池潔白成塊
晶瑩異常制置使陳堯叟獻四千七百觔
太陰玄精出解州鹽澤大鹵中溝渠土内得之大者
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色綠而瑩徹燒
過則潔白如霜雪一云本鹽根也往々池邊近水取
之則得其色理如玉質形狀如龜甲黑者不佳黃白
明淨者為上
女鹽池在解州西北味小苦不及大池
紅鹽池在山丹衛產鹽紅色
水南翰記環慶鹽池產鹽皆方塊如骰子色明瑩即
所謂水晶鹽也
偶得樹珠云仇池在隴右地方百頃四面斗絶高平
地萬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山上豐水泉
煑土為鹽尤為異事
元氏掖庭記鹽有水晶鹽簷霜鹽五色鹽
元劉郁西使記過瑞掃兒城滿山皆鹽如水晶狀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醝物國中無禁自真蒲巴澗
濱海等處率皆燒小間更有一等石味勝於鹽可琢
以成器
華夷風土志瓜哇国青鹽不假煎煑日晒而成
西番火州鹽白者如玉赤者如朱火州即古車師國
女直地在開元即今之上京鹽生木枝上亦有鹽井
瀛涯勝覽忽魯謨斯國有大山四面出四樣之物一
面臨海出鹽人用鐵鋤如打石一般鑿起一塊有三
四百觔者欲用則擣碎為末而食面出紅土如硃一
面出白土如粉一面出黃土如姜黃各有所用俱著
人守管他處人取賣云
象胥錄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自古里國十晝夜可
至其民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鏃為盤碟碗
器之類食物就用而不加鹽矣
哈烈去嘉峪關萬三千里產白鹽堅潤如水晶琢磨
為器沃以水和肉食
罽賓國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為盤
以水濕之可和肉食然則祇以此味按酒亦自不像
太白詩客到但知畄一醉盤中惟有水晶鹽
卜剌哇國自錫蘭山二十一晝夜至其地廣斥鹵有

鹽池但投樹枝良久撈起疑白鹽其上
大明一統志冉駹黃有鹹土煑以為鹽齊牛食之甚
肥
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卵鹽為醬非官客親族不得
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蚳蠪子即此
會典永樂三年東南夷滿剌加國其王率妻子來朝
貢方物內有番鹽又西戎土魯番諸處貢物有梧桐
鹻洮岷等處番僧貢物有青鹽
檢蠹隨筆邕茲有綠鹽大食國貢龍鹽一銀合
金幼孜北征錄云次壓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步
作氣息食不下咽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
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
濼也次大甘泉有鹽海子出鹽色白潔如水晶疑即
所謂水晶鹽也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
士皆采食
延綏鎮鹽定邊池生碎鹽為湖峪煎熬套虜又有長
鹽池產鹽色青置典鹽官紅鹽池產鹽色淺紅套西
又有西紅鹽狗池產鹽微腥其鹽根多山形中擬器
物
陜西通誌葭州北八十里地出鹽泥名鹽溝東距黃

河西祇沙漢為州北要區陜西山丹衛北五百里池
產紅鹽又居延澤傍亦有池產白鹽
留青日札廣東皆黑鹽貴州鎮遠民以蕨灰為鹽
見只編山陜食鹽皆用河東池鹽其鹽以鹽池雨後
一日遇東南風則鹽不可勝食矣第海鹽用火煎成
為力難池鹽以風凝結為力易然池鹽易壞故舊注
云池鹽為盬、鹽之易壞者池鹽狀如水晶彼中趂
盆皆鑄以鐵厥易碎耳鹽池志以舜南風解慍為鹽
池而作亦所謂想當然耳
仁和縣圖經鹽消出縣東十里煉成朴消又有冬月
自地中湧起消通透光瑩者名霜花亦名劍脊消藥
中用為玄明粉索雪之屬
琍瑪竇職方外記海水本皆鹽味然亦有不假煎熬
自凝為鹽塊者近忽魯謨斯處有山五色相間土人
鑿石鍛器貯食物自生鹹味也
推蓬寤語鹽本煑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井山
池木石種類匪一井則劍南西川凡八百二十里隴
西、河縣漳縣滇南俱有鹽井山則永康軍之崖沈
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東又安邑
廣長俱數十里晉陽雲中鴈門渤海俱有鹽池靈州

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有二大池一小池東卒有鹹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湖地女貞國盐生木枝上涔泥蘇祿彭郭暹羅亦有盐海西方鹹地堅且鹹即出石盐陽口域有石鹽以為盐水獨盐成甘水有石盐

今江千近海人称沙鹵之地曰沙斥斥東方鹹地鹵西方鹹地史記東方食盐斥西方食盐鹵故說文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又天生曰鹵人生曰盐釋名地不生物曰鹵故沙鹵謂之确薄之地今亦通称斥鹵也

西溪叢語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盐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盐官場為八分注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穟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著為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盬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醎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盐官湯村用鉄盤故盐色青白而盐官盐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鉄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盐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耳故後來法雖小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廬法且水性以潤下為鹹其勢不曲折終不可成盐安邑盐池以渭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滄等州為海水隈奥曲折故可成盬其數亦不等惟隈奥多處則盐多故二浙產盐北甚他路自溫州界東南止閩廣盐升五錢比淮浙賤數倍蓋以東南最逼海潤下之勢既如此故可作而為鹹不必曲折也

又云淋下滷水或以他水雜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蓋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處元滷盡在所去者皆他水或以甑箄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可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箄不能救盐池之滷即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後以飯箄竹數條炙之著其中則汁便淡

宗姚寬監台州杜瀆盐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盐不成閩中之法以鷄子桃仁試之

滷重則止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與此相類

鹽邑圖經云凡煮鹽俗曰趁海一則謂趁潮可漉一則謂趁天晴可也趁海先佃海場〻一丁其横九弓長倍之闢潭貯潮鑿溝築塍為界分場為上中下三節近海為下場以潮水時浸不易乘日晒也其中為中場以潮至即退夏秋皆恒受日易成鹽也遠於海為上場潮小至所不及必擔水灑灌方可晒也

凡潮汎上半月以十三日為起水至十八日上下半月以二十七日為起水初二日止潮各以此六日大汛故當潮大三場皆沒自初二十八日已後潮勢日減先晒上場次晒中場最後下場故上中每月得晒二場或僅得其一也

凡晒鹽俗曰曬灰言其土之細如灰也侵曉先合力用削刀削灰使鬆隨以礤扒礤碎更用篠竿撬使極細極平方擔潭中海水以木瓢灑潑如雨使之勻透曬至晡時仍以削刀收邊用枝推夾灰成一長埂以防夜雨明早仍用翻扒推埂使平更用礤扒碎之篠竿潑水夾板推聚如前盛夏二或三日秋冬四日曬方足冬則西北風九勝日曬也

先此閘築土圍如櫃長八九尺闊五六尺高二尺深三尺名曰溜〻傍即開一井深八尺溜底用短木數段平鋪不上更鋪細竹數十根復覆以栽罨以草灰然後挑取場灰填實溜中用足踏實再以稻草覆灰仍挑潭中海水多潑草上使緩〻潛滲入井中成鹹鹵可汲煎矣

大約一溜之鹽可得二十餘擔鹵之上者視水百觔加重觔三十上鹵沉下次漸在上以石蓮子最重者一粒次重一粒又次重一粒擲鹵中驗之上鹵則最重者浮否則最重者沉次重者浮也

煎用大鑊二共中鑊一具鑊遠於火傳頓冷鹵使熱遂添入大鑊取惜薪也俗呼鹵二大鑊為一盤用鹵六擔可得鹽百四十觔云大較鹽之盈縮繫乎雨暘貴賤視半薪價以上出鹽官誌

東吳九年設場置團〻內置鐵盤中有鐵燈心燒紅洗滷上而生鹽今不歸團不用盤用鐵鍋煮滷為鹽煎鍋五百二十九口見當湖志

煎鹽以鐵盤鑄給於提擧司盤四角楷為一盧織辮欄四旁自子至亥謂之一伏一伏煎六盤〻以滷水百五十觔煎鹽五石出泰州誌

煎之〻法率以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春夏

閒天氣晴明取池滷注盤中煎之盤四角搘為一織
葦攔盤上週塗以蜃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
乾燒盐六盤〻百斤凡六百斤為火引盐一餘二百
斤詰旦仍出坑灰攤曬蒿場關至申候盐花浸入灰
內仍實灰於坑以取滷其試滷必以石蓮投之滷中
沉而下者為淡滷浮而橫側者為半濃滷煎之費菹
薪必浮而主於滷面者乃可入盤煎之頃刻而就將
乾仍投以皂角數片盐始凝結至於積灰則又以年
久為良滷水清澗出盐尤多然久旱則潮氣下降上
燥而盐不生花久雨則客水浸溢亭場沾濕曬灰反
致銷蝕故以灰取滷必雨暘時若而後盐始豊若夫
濃盐之法其取滷則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
以备鋤起鹹鹻潮灘土晒乾寘土池中注水取滷如
灰淋法每竈各砌磚石為大曬池旭日晴霽挽坑井
所積滷水滲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煩鐺鬻之力
即可掃盐以輸官少陰晦則絕無盐故海壖之場多
曬盐而場去所鹵遠者多火盐〻品以散為上而盐
次之出山東盐誌
產盐出於煎煮而成每灶十丁夥置鐵淺鍋一面闊
五尺深一尺五寸濱海水鹹各灶丁每歲預於十二
月間寒冰至春打草積垛在灘二三四月天道晴明
將灘內鹹土黑色者用耙成鋤鏟浮在地晒乾刮土
入池以水浸之淋滷流入池內陸續舀入淺鍋內發
火燒煎隨乾隨添盐至滿鍋方止約可得盐二十斗
每次約用三日若遇陰雨則煞散其盐不成然試滷
之法先以石蓮子投於滷中如沉而下者則滷淡浮
而橫側者則滷稍淡煎之俱廢草難成必浮而立于
滷面者乃可入鍋煮之不但省草盐且易成煎盐男
婦會齊衝冒風日形容枯槁勞可知矣出長蘆運司
志
又以海豊等場產盐出自海水灘晒而成彼處有大
口河一道其源出於海分為五派列於海豊深州海
盈二場之間河身通東南而遠去先年有福建一人
來傳此水可以晒盐今灶戶高浮等於河邊挑條一
池隔為大中小三段次第澆水於段內濃之浹辰則
水乾盐結如冰其後本場及深州海盈灶戶共五十
六家見此法比刮土淋煎簡便各於沿河一帶擇方
便灘地亦挑修為池照前曬盐共占官地一十二頃
八十畝所晒盐斤或上納丁盐或賣與商人添色雖
人力造作之工寔天地自然之利但遇陰雨其盐不

结每年或收三四分或收六七分不常耳
盐虽多品不过二类或引池而化或煮海煮井及煮
鹹而成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谓盬盐也今谓之颗盐
煮海与井与鹻而成者周官所谓散盐也今谓之末
盐夫所谓引池为盐者曰陕西解州解与安邑两池
垦地为畦引水沃之水耗而盐即成籍民给役谓之
畦户煮海为盐者曰京东河北淮南两浙福建广南
凡六路其煮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
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两浙又役军士
煮焉煮盘或盐或竹有沙泥烧盐有草灰烧盐煮井
则川陕四路大为监小为井监则置官井则募士民
或役衙前主之煮鹻则河东并州永利监凡课盐末
盐皆以五斤为斗其他胡中盐或出于木或出于石
而复盐则出于池然其色不一或青或白或红或紫
或黑其状有别或熟波或结沙其方言各异东方谓
之斥西方谓之卤河内谓之鹹亦曰鹾王渫传胡者
曰饴又舌以不炼治者曰苦盐是其味亦不同也

古今鹾畧卷二

供用

商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周礼祭祀共其苦盐散盐宾客供其形盐散盐王之
膳羞共饴盐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齐事鬻盐以待戒
令注刮于地而得者味苦熟其波而出者盐散精卤
而结者其形似虎曰形盐饴盐出于石其味甘齐事
和五味之事也盐未炼治鬻化以水炼以火也
西汉志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又王莽诏曰天盐
食者之将通行有无备民之用也
魏书太宗引崔浩论事语至中夜大悦赐浩缥醪酒
十斛水晶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同其味
也
魏主焘遗宋九种盐并胡豉云盐各有宜白盐魏主
所食黑者疗腹胀气满刮取六铢以酒服之胡盐疗
目痛柔盐不用食疗马脊创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
四种并不中食胡豉亦中啖
梁四公记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数尺有末盐如红如
紫色鲜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瑿珀黑逾纯
漆或大如车轮末而服之攻妇人小肠癥瘕诸疾彼

卷二

國珍異
袁山松宜都山川記佷山縣東有溫泉大溪夏冬則大熱常有霧氣百病久疾入水多愈此泉先出鹽
本草經云鹵鹽一名寒石味苦治消渴長肌膚去大熱除邪氣下毒蟲又云大鹽一名胡鹽戎鹽主明目去病益氣牢肌骨去毒蠱
吳氏本草云戎鹽無毒李氏注云大寒生邯鄲西羌戎胡出
西溪叢話今俗諺曰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却中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目生海西南雷州山石如芒硝入口極可傳瘡腫又本草獨自州作毒箭惟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言恐有脫誤
方書云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諺曰鹽筋醋力
王叡云君子耆食酸小人耆食鹹
玉咲零音云地以海為賢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溺鹹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番婦產後即作熱飯抹之以鹽納於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
吳興掌故論尋常食供必設焥餅其餅直甚薄大抵以鹽水發麵鹹能消人胃氣小兒多食多生痞癖比京餅餌大率類此故小兒無不病痞者
月令六月六日清晨汲井華水以白鹽淘于水中用新鍋復煎作鹽擦牙每日擦畢漱吐手心洗眼日日如此至老夜能細書
又云二月上寅日以鹽喂馬
蔡君謨荔枝譜紅鹽者以鹽梅滷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支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
范景仁東齋記江南有紅鹽橄欖封高以紅鹽塗其樹而子自落
近峰聞畧閩人取橄欖以鹽塗樹則自落故東坡有紛紛紅子落青鹽之句
鄱陽張世南游宦記聞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篭盛貯郎翁曰塗中走滷將若之何授汝一法可煨皂莢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炭爆枝少鹽即解燭爛流滲鹽燭心間便止
暖硃由筆硯水慮凍少着鹽可解楊遂菴鎮守陝西得此法勝燒酒也

古今鹺畧卷三

職掌

周官有鹽人之称初之鹽官也但無都轉運司之名

自唐開元二十二年始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又設轉運院十二兼處置轉運院元和十一年置水運使廣明元年因高駢之請改為發運使五代時罷巡院置轉運使宋乾德三年初置諸路轉運使命文臣權知置轉運使總掌財利太平興國三年初置都轉運使咸平二年以鹽鐵判官王子輿充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運事大中祥符六年復置制置發

卷三

運司元至元十四年設都轉鹽運司

周官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鄭注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求者所當得孔疏謂四方鹽英鹽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

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胉魚鱐注築鹽以為虎形玄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形鹽々之似虎者

漢以大司農丞東傳舉行天下鹽鐵唐開元々年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校海內鹽鐵之課宋建提點刑獄按使以譏察漕司戒　朝初差御史給事中各開支鹽課正統元年猶差侍郎巡視長蘆等處私鹽三年始歲差監察御史遂為主制

史記楚漢相持為滎陽軍無糧蕭何轉運關中蜀漢之粟萬艘而下又東漢時轉運山東粟以給中都此有轉運之名而非鹽鐵之任也

漢大司農屬官有幹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俱有長丞

武帝時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孔僅言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々益多賈人矣凡鹽官二十有八郡而山東獨居其七

吳地圖云海鹽即故武原有馬嘷城舊為司鹽都尉者是也水經云吳王濞煑海為鹽於此縣也

地志載漢吳王濞以煮海雄視一方濞死而利歸國
家會稽一郡即兩浙也而獨海鹽有鹽官此即本郡
榷鹽之始也
建安初遣謁者僕射監賣鹽於關中
三國置鹽府校尉孫吳置司法都尉擢其利
魏有司鹽監丞秩八品
太康地記鹽池在河東安邑縣有司鹽都尉
後周文帝霸政之餘置掌鹽之令四
五國史蜀南陽王連爲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
遷司鹽校尉校鹽鐵之利〻入甚多有裨國用
隋諸池監官秩從七品
唐置監院業鹽者爲亭戶
開元〻年以戶部侍郎攝御史中丞檢校海內鹽鐵
課二十二年自原倉北運浮於渭以實關中以裴耀
卿充轉運然轉運尚未攝鹽鐵也
乾元二年第五琦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兼
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當軍興隨事輒
辦不益賦而用以饒
大曆中置巡鹽院職捕私鹽兗鄆各專其一與揚州
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
鄭滑共爲十三院以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
使時以劉晏官之比今緝獲私鹽之始也
大曆五年春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
之時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
自謂有文武才略美權舜智政以賄成也至十年冬
元載以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
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地志唐制以宰相領鹽鐵使居戶部度支三司之上
職任尤重
德宗時程异由監察御史爲揚子院鹽鐵留後
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舊保車三千乘歲挽鹽海濱民
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自是民不勞
而運足
唐置十道按察使宋於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獄其
後諸轉運使兼按察使繇來監司重矣
唐有轉運使之名置轉運院宋以王素爲都轉按察
使而都轉之名始此
南唐時置鹽鐵院判官歙志古跡有南唐時鹽鐵院
昇元〻年置海陵鹽監
武林舊志宋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是年五月始

置轉運使熙寧七年分浙東西為兩浙路轉運使於
杭州置司轉運職本漕輓其後權甚重而鹽課特其
一事耳
太平興國四年置嘉興等鹽領海鹽廣陳諸買納場
太宗以陳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
溥等詢以計司利害溥等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
事付有司行之餘下恕等議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
殿直帝語恕等曰溥等於錢穀利病自幼至長寢處
其中必周知之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
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
量事大小賞之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与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累遷
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鉄判官時淮浙鹽不利獻卿
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獻可為鹽鉄
副使從開封判官時陜西兵食不足方擇轉運使宰
相連進數人不称旨因言獻卿名仁宗識其名曰此
可以除陜西道轉運使條上邊策甚備歷户部度支
鹽〻副使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
包極字希仁廬州人為河北都轉運使諸州以公錢
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吏民稱頌後官至

敷以無因撫政節十四年以右副都御史整理兩淮
鹽法至則賑貧灶蠲積欠補逃亡清草蕩諸善政不
可僂指轉右都御史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名臣
言行錄贊其直以權奸廉以結主信夫
葉思銘字克新浙江義烏人正統七年以前軍都督
府經歷陞任兩淮運同專理掣所事時商人多侍賄
賂奸法以規利思銘秦法惟謹每臨掣所防範甚肅
有以玩器投者按如法自是苞苴頓絕時耿清惠公
為運使與同心協恭不畏強禦後被誣俱逮繫京獄
上知其冤釋之耿超陞刑部侍郎思銘復任耿餞于
郊撫其背曰慎勿因一蹶使改舊節思銘復至益勵
清介屏商悚服然以氣節自負不能善事上官歷官
六載雖勞績懋著而薦剡不及為遂乞致仕未歸病
卒其子奉其柩卜葬於楊之保障河旁諸孫著衍有
以進士起家
徽志朱文公熹十世孫曰禔中天順丁丑進士歷福
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称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灶丁貧而鬻者幾
二千人比及二年具与完室既去淮人咏曰客邊檢
素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丁却四十兒女顧

春風解纜去朝天
成化八年奏准山東濟寧州直抵南京一帶河道兩
淮巡鹽御史帶管道州直抵濟寧州一帶河道長蘆
巡鹽御史帶管提督所屬軍衛有司時加疏濬修築
禁治豪強革除姦弊及督收錢鈔點視驛站緝捕盜
賊鹽檢馬船等項
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運司并陝西靈州大小
二池鹽課其陝西所屬關內關南關西河西慶陽等
道河南所屬河北汝南河南等道各分巡官帶管鹽
法者悉聽節制

成化十年修築河東鹽池垣墻置東門以為出入設
解鹽東場分司於安邑縣路村地界撈辦東場鹽課
設解鹽西場分司於解州撈辦西場鹽課每歲運司
輪委佐貳官一員各領該分司印信駐彼量帶官攢
秤斗及提督巡檢司官兵人等巡視兼捕獲鹽徒修
理墻垣
弘治二年奏准添設解鹽中場分司并給印信
徐鵬舉字九霄四川瀘州人縣進士弘治二年任兩
淮運判先是南工部主事夏英建言運司同知當選
年壯廉潔士副使判官亦當以進士英俊者為之是

時戶部侍郎李嗣亦云由是鵬舉始以進士除判官
政理文彩燁然可觀以所部鹽場建立社學延師以
教灶民子弟作學訓示之淸蕩地集通灶亭民安焉
暇日修文獻興除諸典故創運司志未脫稿陞太僕
寺丞去凡司事今有可考者皆鵬舉之力也
畢亨字嘉會山東新城人縣進士累官順天府丞弘
治七年謫運司同知九年陞運司亨為人宇量深宏
才識允敏司事稱治嘗躬視儀真學所擇經紀穀厚
端謹者令以司衡纖毫無敢低昂獎淸政舉諸鹽臨
御史咸信重焉尤留心學校賓禮賢士敘正誼書院

拔商灶子弟延師講業其中人才多所成就後歷官
工部尚書
李銳字柳之江西安福人正德十五年以岳州知府
陞任兩淮運使時鹽政大壞豪猾巨奸率爭先罔利
銳一以法裁之書牘請託悉謝弗受諸豪譁然競為
蜚語幸中傷銳殊不為動久之乃稍帖服銳以諸豪
盤詰日久無非乞餘鹽以規厚利故鹽法沮壞乃召
商增價自領所剩餘鹽轉賣之商咸悅諸奸計遂沮
卒著為令商通足弊蠹肅清銳之力也其為人剛厲
高峻貞毅慎篤約己而恕物蒞政精敏絕人而心無

倆主壬午春入覲京師不持一物入京青袍角帶人不識其為方面監臨御史先後更數人各持意向鋭與議侃〻不屈不合即移文求去衙宇蕭然僅蔽風雨篋中唯故時衣物而已司判層應墳軒挺自許不下人至論鋭則曰李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世寡與為儷又曰吾司廉吏前有耿公後有李公時人以層為知言

范鏓字平甫遼東瀋陽人繇進士嘉靖十二年以河南知府陞任兩淮運使有惠政十五年遷四川叅政當行商民遠送塞路有泣下者或念其貧懷金走數百里贈之鏓固卻絲毫無所取衆復嘆悅乃相與立祠城南肖像祀其中刑部侍郎葉相為之記略云蒞政之初適鹽法敝壞公私交病公即以家事治之殫畢心力秋毫洞察有至于商不及知者沿海地頻年災丁灶困踣於是撫摩若嬰孩賑集轉徙派分逋負寬免重役丁灶忻之若更生又是時徵收羨課十倍於前期限提迫笞鎖逮之商民愁苦公力為寬假使魚貫以輸舊時供億多責店主商罰無紀公痛革之用惟百一南北冠蓋維揚地者往來旁午交不以幣書籍果茗而已公廨雖地不輕葺治私居服食粗糲自安至于興革一政必咨詢精允然後入告憲使諾而行之多美意良法商灶有訴折以數言盡得其情由是民間訟獄多就以質成三年政洽上下斉服頌之曰范來早我人飽范來遲我人饑此可占民情矣歷官兵部尚書

鄭漳字世績福建閩縣人嘉靖十六年任兩淮運使時值海潮之變漳親詣亭場收諸溺死男婦櫝而瘞之令諸場使春秋祭以色夫餘鏹與吳焦二御史議留羨課數萬金賑之且為築避潮墩于各團埄民存殘咸賴焉官至應天府尹

陳文浩福建閩縣人嘉靖二十二年任兩淮運同性廉靜慈祥嘗署司篆立稱允亭於兩墀俾諸商自視衡平不使逸入時群商為飛語所中御史治之幾沒鹽二萬餘引文浩從容申救得白察諸場積課給賑及官吏侵漁弊源為畫一法請于御史釐革之銷解餘鹽價及諸贓罰羨金六百餘兩婦贖鍰金十餘兩呈作正額齊侍御深嘉之李運使稱其守官如水決事如流咸以為稱情云好施与俸資不足礼過客至鬻衣帶供之起家進士歷官久乃遷程蕃知府入皆惜之

江集江西進賢人縣進士嘉靖三十三年任兩淮鹽運副使有政績後陞僉事

嘉靖三十年令雲南巡按御史兼理本省鹽法三十一年令福建巡按御史兼理鹽法三十三年令四川巡按御史兼理鹽法四十四年令廣東巡按御史兼理鹽法

包檉芳嘉興人進士隆慶三年以貴州督學副使左遷通州分司判官初至數月值海潮大作時范隄自石港至馬塘歲久傾圮潮暴入溺死人畜無筭檉芳行勘以為屢年修築海堤皆自新堤直接舊堤以圖省費然各灶煎燒蕩産在堤外者十有七八若自彭家口直接石港迂迴十五六里為費頗多顧築堤本以捍衛築之無益雖尺寸當惜苟有益于民生即范隄百四十里不為少新又何憚于十餘里紆迴之地乎於是運司中其議遂條築外隄成海民德之議為立祠且以比于范文正故堰呼其堤曰包公堤云

萬曆二年設運判一員駐劉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泉漳二府鹽務給票抽稅每鹽三十觔定稅一錢五分潯語洒惠四場除灶戶原曬鹽場不課其新漲海灘民間闢曬者通行計埕徵課惠安場歲徵課銀仍舊解部其潯語洒每引復加二分与給票抽稅及漳浦詔安等縣潯浯等場新設埕稅俱作該省常餉待海上撤兵起解濟邊

又題准廣西雇募水手人夫改造中船赴廣東買鹽仍添設梧州鹽運司副提舉二員常輪一員齎銀督船往來管理公私諸費悉如商販之例買完運梧州候桂林船到轉發

八年裁革福建添設運判一員同知仍駐水口副使駐劉黃崎各分司管理鹽法

萬曆二十七年道內官魯保榷兩淮鹽駐揚州郡守楊公洵因致慨鹽政云今之所急惟是亟召還內使罷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

天啓間山東都轉運鹽司使為澤州張公聚垣品度風雅從政精明廉以律己和以處衆不激不隨能操縱戊辰入覲應推方面卓異第一人而當事者以任子故竟察處罷官知者莫不歎息乃崇禎壬申秋戶科呂公黃鐘疏論晉冦有云七月十三日澤州太陽鎮被圍原任山東運使張光奎鼓厲鄉勇相持八日都司白臣竟駐扎南關悠悰閑提遂力不能支為賊衆萬餘突入奎与長子茂貞手刃數賊而死云

云至甲戌秋仲奉　旨張光奎一門捍賊忠義可風
贈光祿寺卿廕子恤屬并表揚婦節乙亥初夏部覆
張光奎得　賜祭葬張茂貞等議贈陳氏等各建坊
旌表噫公之忠烈如此使專閫討賊必能成功矣至
滋蔓難圖哉

崇禎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題覆廣東提舉司改
運司并添設巡鹽御史可歲增課三十萬初有　旨
粵東改司行該省叅酌長便乃該省一叅酌便有所
顧慮而不肯奉行矣

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運判改作七品張光
宸等分別改選十二月十四日奉　旨運判選用甲
科

古今鹺畧卷四

會計

齊太公以齋地負海為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以
通魚鹽之用而人物輻湊此鹽筴之始也

桓公曰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公
曰何為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公曰何謂
正鹽筴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
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
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薊有渠展之鹽請君
代菹薪煑水為鹽正而積之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來四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
可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北海之衆無得聚庸而
煑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公曰善行事奈何對
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國也無
鹽則腫守圉之國用鹽獨甚公曰諾乃以令糶之得
成金萬一千餘觔

晏嬰曰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秦分天下為四十郡而山東為郡者七賦鹽利二十
倍於古

平準書云建元間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上言

樞密副使
彭思永廬陵人兼河北都轉運使時將惰兵驕思永以軍法從事民賴其利後官至戶部侍郎
蔣之奇為河北都轉運使遼使耶律迪死所過郡守皆再拜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柰何為之屈膝耶奠而不拜後累官知樞密院事
熙寧元年以薛向為江淛荊淮發運使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群牧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种諤開邊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所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群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
嘉祐中即發運司專領運鹽事又設提舉官建提點刑獄按察使以譏察漕司
王賓為河北水陸都轉運鹽使見州兵比無壁壘分寓邸肆賓選隙地築舍二百餘以處之太宗優詔褒美
王文正當國薛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朝廷榷利至矣而公之惠民如此
吳處厚為京東運判陞副使時神宗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籌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
哲宗以鮮于侁為東京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齊魯之區彫弊已甚須侁為福星以救之耳
劉忠肅責監衡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儲其羨以為償弊減什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
政和初置茶鹽提舉紹興五年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仍以提舉常平茶鹽等公事為名
綦毋應字深之高要人紹興五年領鄉薦歷官淮南江淛荊湖路發運司計置官宣和五年轉廣東西路提舉茶鹽事再除轉運判官先是朝廷以廣惠潮恩四郡鹽課屬之轉運副使鹽戶失業逃亡虧損元豐中舊額十一二應被命兼鹽戶典賣鹽田於稅戶得專厚利而鹽田歲額有虧乞令稅戶買町戶鹽田依原灶眼送納朝廷是其議命下行之町戶不為豪民侵併實自應始
金章宗時張萬公為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慮民饑盜起乃上言乞

將鹽引赴山東行部拾五州給賣納穀易換五州爲賴
元以鮮于侁為都轉運鹽使而都轉運鹽名見此
高源為河間都轉運副使撫治有條灶户逃者皆復
業常賦外羨餘戔十萬緡
袁州總管張宗顏蒞政廉明擢九江茶鹽使
至元十四年始置司於揚州三十年悉罷所轄司以
其屬置場官大德四年復置批驗所于真州采石等
處
仁宗時武秀以清譽擢為蒙陰令興學校勸農桑民
愛戴如父母遷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司去後民為
立石
至元後元年周信臣縣中書參議陞山東東路都轉
運鹽使清謹自勵精於簿書經畫綜理簡便節約百
度秩然鹾政一新買田清河南壖為二坨購地藥山
為義塚後徵為户部尚書
至正二十六年以海北廣東道廉訪使萬公義還轉
運使各盡忠誠恢辦大課清慎有聞時論韙之
皇明監官設轉運司者六其該司所轄鹽場兩淮三
十處兩浙三十五處長蘆二十四處山東一十九處
福建七處河東解鹽東西中三鹽分司其批驗所兩
淮二兩浙四長蘆二山東一設鹽課提舉司者七陝
西靈州鹽井三處廣東鹽場一十四處海北鹽場一
十五處四川鹽井六十四處計上中下三等雲南四
司鹽井共一十五處皆洪武初建置
高皇帝御製文列轉運司於藩臬等暨諸分司各有
專印方廣与府印埒運使秩三品同知四品副五品
判經俱七品知事八品豈非以重司計故耶
大明會典凡鹽運司官考滿洪武二十六年運司首
領官屬官從本衙門正官考覈運司五品以上正佐
官別無考覈衙門從都察院考覈吏部覆考永樂八
年奏准運司判官依本司堂上官考覈近例兩淮長
蘆經具縣起部咨送都察院考覈吏部覆考其山東
兩浙福建河東陝西運司俱由布按二司考覈中部
覆考不送都察院仍各行户部稽查錢糧明白至日
蔟落
轉運在唐宋利權無所不握并兼刑名故執勢甚重
國朝一一分析銀鮮藩司米歸漕運而運使獨主鹽
政
鹽運司銅印方二寸六分厚五分五厘其經歷司銅
印方二寸一分厚三分

會典鹽運經歷司有典吏今并印歸之司堂非制矣
鹽運司運使同知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
其副使判官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立答拜首領官
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揚官初見行
拜禮御按察使司官坐受舉手
國朝名司置官一準元制兩淮分司三鹽場三十批
驗鹽引所二鹽詰私鹽巡檢司二先治泰州郎元舊
司洪武三年同知潘得移建于府城大東門外正統
六年運司嚴真成化間運使謝燫延詳歐賢正德元
年運使楊奇等相繼修理弘治間運使畢亨唐錦舟
前後置司外周垣房百餘間居人住居以備防衛嘉
靖間運使李銳復修於司前三路建三門〻上有樓
東曰賓陽南曰迎薰北曰拱極同知劉璣復修
長蘆運司志洪武二年置北平河間柳轉運鹽使司
後改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設滄州青州分司二
統鹽課司二十四批驗所二
地志　國朝設嘉興松江二轉運分司提調十場之
鹽課海鹽領其五場內橫浦居于華亭之界西路居
于海寧之界居本府之境者今惟蘆瀝海沙鮑郎三
場而已

鄭端簡公今言以建文時改廣東鹽課司為廣東都
轉運鹽使司
魏觀蒲圻人以徵聘起與劉基宋濂同調
高皇帝與語大奇之吳元年改兩淮鹽運使入為起
居注
平涼太守何士英於永樂間以卑巽第一陞兩淮運使
巡鹽始於永樂十三年差監察御史其後間差侍郎
及都御史繼乃專差御史而鹽法則隸於按察分司
焉
宣德十年選差御史一員於直隸揚州府通州狼山
鎮提督軍衛巡司官旗弓兵人等巡捕禁革私鹽
巡鹽監察御史惟揚志以監察御史巡鹽自宣德始
然間數歲一遣旋復取回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
鹽法而巡鹽之差遂省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
視淮浙長蘆諸司而河渠由濟寧迤北抵張家灣長
蘆御史兼理之由濟寧迤南抵南京兩淮御史兼理
之遂為定制
清理鹽法都御史北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同御史巡
視兩淮旋復取回自後差都御史或以侍郎兼都御
史理之至嘉靖凡五六遣焉其後戶科請罷清理極

論不便三事於是都御史罷不復遣
按御史職掌察兩淮鹽筴之政令監臨司使平惠商
灶正統間始兼理河道自醝法水利外凡吏奬宮邪
士風民隱業得以諏度而糾舉興革爲御史任益重
矣都轉運使之職率察屬辨職務會計盈縮公聽訟
獄凡事関鹽筴議于同知叅于副使以入白于御史
而後行判官之職督諸場程課理積逋歲季巡歷次
計其課之多寡官之勤惰而懲勸之經歷主署文書
大使副使職催辦批驗引所辦引符防矯僞巡檢司
序商船詰私夾上執風紀下供職事 國家十治醝
政視前古不啻家爲是以總其紀綱無專擅之史明
其職掌鮮越俎之嫌夫何法久而寖失其故官備而
不唯其人錢穀之司犀疑攸萃使窩意畸行者或蟬
蛻而弗居任職持正者亦陸沉而弗顯非以利之云
乎夫桂椒殊性不受變于酸甜士顧自樹謂何然亦
上有以振厲之哉或見揚州志
正統三年令兩淮兩浙長蘆等運司每歲各差御史
一員領 勅巡視禁約催督鹽課十年令長蘆巡鹽
御史兼理山東鹽法李户部夢陽云國初建轉運司
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督鹽課此于鹽甚重然御史
者以法治而所典奉法者則運司提舉等官今其官
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欲導之以潔然且慮污況
導之以污又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史初至于法
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
復更代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
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
權略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黜陞
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提舉官悉選補
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
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之謂乎

耿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縣人以進士任禮科給事
中正統初大臣言兩淮鹽法之弊因擢爲運司同知
性御儉嚴潔世味澹然遇事公正有執吏胥無敢緣
爲奸豪商勢官不少假容色亦凜然憚之嘗條奏鹽
法便宜數事皆見允行率著爲令後丁母憂服將闋
揚丁數千人詣 闕請留乃進運使以十年復任爲
政如同知運司時清操彌厲嘗坐水傍飲水清漪一
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清也後被讒構逮赴京師
上知其冤釋之超拜刑部左侍郎是時同知葉恩銘
與九疇同心出政亦在讒及被釋回送别都門詩之

原缺

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主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此鹽榷之始也楫青角水上横不渡之食貨志注云牢盆者廩食也古名廩為牢盆煑鹽盆也又惟楊志以今有煎鹽官廠即其制

桑弘羊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武帝以為然許之

續漢書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鹽石直八千視事三歲鹽石八百

魏略漢家帝時民家出鹽一斛以為賦

後魏初弛禁其後鹽官罷立不常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傍海煑鹽青州置灶五百四十六計終歲合收錢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此置灶〻之始也

唐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八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按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自天寶起兵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始晏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餉百官俸祿皆仰給焉

僖宗光啟元年夏四月田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時上供不至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先是安邑解縣兩池皆隸鹽鐵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舊制自兼兩池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論訴不已上表數令孜十罪

五代食鹽錢諸州府除俵散蠶鹽徵錢外每年末鹽界分場務約糶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于諸道府計戶每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晉乃令人逐處興販俄而鹽貨頗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三十掌

事者又称騾改其法奏諸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
利于官場院糴鹽雖多人户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
之
五代兩稅之外有雜色之賦其目有四一曰鹽錢據官
口給食鹽給民麴使淳釀酒而
而歡其直二曰麵錢歸其麴之直于官三曰脚錢
每青水錢五十以給解榷至康陵三
者總謂之離錢亦曰當錢解錢見錢四曰軍衫布
歲以鹽于民間淳之每足給鹽七斛半至五
代未鹽無以給民直以軍衫布紐為稅輸之見徽郡
誌
石晉天福七年十一月復行官賣鹽法先是河南北
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
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
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
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
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及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
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
今斂之如故
周廣順二年勅令慶州榷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依
舊抽稅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
五百八十五陌鹽五斗此外不得別有邀求
宋鹽法始用常平倉鹽官自運賣其後令鋪户衙前
趨場取鹽運赴縣倉交納脚力錢則官給与之計丁
給鹽而納錢以充官用東陽志紹興中此歲鹽一百
九十三萬二百斤為錢一十萬二千九百四十四貫
文
宋初制令商人入芻粟以券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
犀象等物謂之三稅法又聞支鹽以代京師見錢
榷貨務乾德二年置真州開寶三年徙楊州天聖初
榷貨務在天下者六真州其一建炎初于真州印鈔
給賣東南茶鹽以便領真州茶鹽為名
雍熙後以用兵之饋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直
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此格商中鹽之始也
乾興初解鹽歲計入二十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
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東南鹽利視天下為厚鹽之入官淮南每斤為錢四
初天禧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
軍易鹽至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百一十
四萬令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
令入錢久之積鹽為多明道二年仁宗召近臣與江
淮制置司同議乃曰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
貿易者毋得出餘州聽縣鎮毋在鄉村其入錢京師

者增鹽亭之弁物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户詔皆施行此求鹽價最輕而便於民食者國家成化等年民間食鹽每觔不過四五錢與此相類今至加倍

仁宗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轉搬法頗有積滯願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置折愽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鹽一石受錢二千張方平論國計疏内云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及多耳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穟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著為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晒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為嫩青白為上色黑多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盤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醎故爾後秉法雖小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見生息重

舊制授人以鹽而徵錢謂之蠶鹽熙寧五年因漕臣陳知儉言乃罷之第令輸錢七年復詔折以糧者三等户以下許代錢元祐初乃詔給散初東南歲制即不散鹽計其數輸價直六分如京東西之制政和三年廬州縣抑民詔淮浙支俵奔鹽去處依市賣客鹽價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中興後亦不復散鹽而差攤民間所納之數

徽誌熙寧十年在城鹽務額二萬七百九十貫二百五十七文太平興國中三司建議以歙接近兩浙界令就般請兩浙鹽每觔為錢五十自宣和末變法歲遣牙校往請之今郡學廊乃故鹽場地或言歙所以輸兩浙運司緡者以鹽故鹽法既變不復般請後招誘商人亦歲二百萬有奇

夢溪筆談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榷末鹽歲自抄三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淮南轉運使蘇頌嘗乞減定淮南鹽價云臣竊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臣以為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且於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連水軍及道商鄰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理宗淳祐間殿中侍御史朱熠上言蜀廣浙數路皆不及淮額之半蓋環海有亭戶有鍋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正鹽居其四浮鹽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浮鹽之利散而歸下於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鹽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又及尚何暇為浮鹽計耶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鹽所給鹽本當過於正鹽之價則人皆與為市却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輕朝廷有旨從之

宋朝海鹽、八十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七石五斗六升一合至

國朝海鹽、課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一引五十六斤一十四兩八錢見鹽官誌

元始祖始行鹽法河間山東平陽四川課稅所四每鹽一引重四百斤歲辦正餘鹽以引計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零

元鹽法其詳不可知東陽續志載有額賣鹽引之數豈亦官自運賣耶食鹽七千三百九十八引二百二十八觔見蘭谿誌

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初每銀一兩折鈔二錠延祐每引賣鈔二錠折銀四兩依中統七兩該鈔三錠半泰定乙丑減去二十五貫天曆己巳復增為二百五十貫

至元十三年令提舉馬里范張依宋舊例每引重三
百觔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司使每引始改為四百
觔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
年增為八十萬引二十六年減一十五萬引三十年
以襄陽民改食揚州鹽又增八千二百引大德八年
以灶戶艱辛遣官究議停煎五萬餘引大曆二年額
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見惟揚志
鹽法源流　皇明鹽法有戶口支給之鹽有客商中
賣之鹽蓋商鹽則客商輸粟於邊官給引目支鹽于
場任其貨賣然慮其私販之為患也特差御史
一員往来巡視而軍衛有司皆有巡鹽官員獵鹽所
在又有巡鹽火甲関津巡檢又專為之盤詰其禁治
之嚴如此又恐其舊引之影射而為弊也故支鹽出
場而経過関津鹽引有截角之法賣鹽既畢而住賣
官司舊引有繳納之例其防範之密如此食鹽則有
司閱其戶口名數令人赴運鹽使司関支回縣而計
口給散市民官吏則令其納鈔鄉民則令其納米各
隨所便其後有司以関支搬運之艱故其鹽不復請
給而納鈔則仍其舊云今官吏每口食鹽（食鹽一十二斤市民每口）二觔二兩
五錢每斤納米四升三合一勺二抄五撮其口數之

多寡據籍隨時增損初無定額也
洪武法制之成歲賦之目有五其五曰食鹽之賦文
獻通考曰食鹽者為雜変之賦
大明一統賦註鹽課歲辦八十五萬八千四十引七
千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一百觔鹽糧一百九十九萬
五千一百二十零一石
國家鹽課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
有奇各鎮銀三十萬有奇閩廣二省課額無多井池
二鹽撈办亦易長蘆山東價廉課克惟淮鹽居天下
之别浙次之而皆艱于徵納
今之歲入餘鹽課税等銀約一百萬三千兩有奇各
邊中鹽引價約五十六萬七千兩有奇其餘全賦蓋
五之一云
淮鹽課二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次浙次長蘆次
福次河東總其數与淮相當福場無衛以行無遠地
河東無場官以出有所專也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
鹽皆費人力煎煑惟河東以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
治之鹽
兩淮洪武間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引
一百斤零弘治間每歲改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

百八十引內本色常股鹽三十九萬一千八百二十五引存積鹽二十五萬八百二十九引折色鹽六萬二千四百八十五引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仍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內常股鹽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存積鹽二十一萬一千五百五十四引歲觧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

兩淛洪武間歲辦鹽二十二萬四百五十七引二百觔零亦於弘治間改辦小引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仍四十四萬四千七百七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內常股鹽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八引一百六十四斤六兩二錢存積鹽一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引一百八十四觔一十一兩八錢歲觧太倉餘鹽銀一十四萬兩

長蘆洪武間歲辦鹽六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觔零萬曆六年亦仍弘治歲辦小引鹽一十八萬八百八引八十六觔內常股鹽一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引一百八十斤三兩三錢存積鹽五萬四千二百四十二引一百五觔一十二兩八錢歲觧太倉餘鹽銀一十二萬兩

山東洪武間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觔零弘治間每歲改辦小引鹽二十八萬四千一百二十四引一百六十二觔內分本色折色二項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九萬六千一百一十引一十九觔五兩九錢內常股鹽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引一十九觔五兩零存積鹽一萬引東小引鹽一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除折布佃此地鹽引外實開遼小引鹽一十一萬六千一百一十引陞慶四年奏停存積鹽三萬引令間額數現歲觧太倉餘鹽銀五萬兩

福建洪武間歲辦鹽一十萬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觔零弘治間歲辦大引鹽一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五斤八兩九錢內本色鹽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引二百七十八斤四兩九錢折色鹽五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引三百八千七斤四兩萬曆六年歲辦大引鹽一十萬四千三百四十引二百六十四斤歲觧太倉銀二萬二千二百兩一錢泉州軍餉銀二千三百四十四兩二錢

河東洪武間歲辦鹽六千八十萬觔弘治間每歲辦鹽四十二萬引內常股鹽二十九萬四千引存積鹽一十二萬六千引萬曆六年歲辦小引鹽六十二萬引歲觧太倉銀四千三百九十五兩九錢宣府鎮銀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八兩五錢六分大同代府祿糧

銀四萬三千一百十三兩山西布政司抵補民糧銀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陝西靈州鹽課司洪武間靈州歲辦鹽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七斤漳縣歲辦鹽五十一萬五千六百七十觔零西和縣歲辦鹽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三十觔零弘治間靈漳西歲辦鹽共三百五十一萬一千六百七斤零萬曆六年歲辦鹽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歲解寧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二兩延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四兩三錢四分固原鎮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固原軍門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兩四錢四分

廣東鹽課提舉司洪武間歲辦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一百觔零海北歲辦鹽二萬七千四十引二百斤零弘治間廣東與舊額同海北歲辦鹽則一萬九千四百八十三引四百九十觔內分本色折色二項萬曆六年歲辦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二十九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一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六引歲解太倉銀一萬一千一百七十八兩存留本處備用銀四千七百九十兩九錢四分廣東有生熟鹽司稱生熟引生引者為生鹽竈以日晒者用之故熟引者為熟鹽竈以燃柴費用之故分課輕重也

四川鹽課提舉司洪武間歲辦與弘治間歲辦上流等九井鹽前為一百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觔零後為二百七十九萬四千四百五斤零永通等七井鹽前為八十四萬四千七百七十斤後為二百六十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一觔零郁山井鹽前為二十二萬六千八百觔後為七十三萬二千二百八觔零涂井井鹽前為一十六萬四千二百斤零後為二十八萬七千八百一十五斤雲安場等五井鹽前為二百二百一十二萬四千六百二十觔後為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四百九十一觔零通海等三井鹽前為二十四萬四千三百三十觔零後為九十三萬一千三百三十觔零廣福等三井鹽前為二十二萬四千四百七十斤零後為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二十五斤華池等三井鹽前為二十二萬四千二百二十觔後為六十三萬四千五百三十二觔零新羅等二井鹽前為七十三萬五千五百斤後為九十九萬五千八百七十八斤零富義等一十三井鹽前為一百八十萬八千斤後為三百六十七萬九千二百七十二斤零羅泉等五井鹽前為三十二萬一千三百斤零後為一百

二十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七斤零黄市等二井盐前
為六十九萬四千斤後為一百七萬五千六百一斤
零僊泉井盐前為三萬八千八百五十斤後為二百
一十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五斤福興等井盐課現辦
如舊額萬曆六年歲辦盐九百八十六萬一千一百
四十斤歲辦陝西鎮盐課銀七萬一千四百六十四
兩
雲南四提舉司洪武間五井盐課歲辦二十七萬二
千一百三十七斤零又折綿布七百二十段布每段長一丈一尺闊八寸
黑盐井盐課歲辦五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
觔零安寧盐井盐課歲辦七十七萬二千六百八十
觔零白盐井盐課歲辦二十一萬七百二十斤零弘
治間五井安寧二司歲辦無定數黑盐井歲辦六十
一萬六千三百七十斤黑盐井歲辦三十三萬四千
三百一十四斤萬曆六年歲辦盐一百八十三萬七
千八百七十七斤五井提舉司綿布每段折銀四分
五重歲觧太倉盐課銀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七兩三
錢七分遇閏該銀三萬八千五百二十八兩九錢七
分
洪武初定兩淮歲辦盐数每引四百斤官給工本米
一石兩浙如之後分一引為二引而以四百斤者為
大引二百斤者為小引名曰改辦小引盐
二十七年題准河東運司每年該觧山西布政司正
餘盐内動支四萬三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徑觧大
同府收貯補給
永樂間議准淮盐每引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
遇米貴小米亦止二斗五升兩浙同
宣德五年題准山東信陽等場盐課每二大引折闊
白綿布一疋運司委官總催運赴登州府交收備邊
東支用
正統三年議准將陝西靈州官盐召人中納寧夏馬
疋凡上馬一疋盐一百引中馬一疋盐八十引送總
兵官收用
七年奏准廣東海北提舉司所屬臨川等六場盐課
每一大引折米一石運赴府倉聽支衛官軍俸糧
十年奏准官臺場盐課照信陽等場例折布
十三年令兩淮運司於各場利便處置立倉囤每年
以揚州蘇州嘉興三府所屬附近州縣及淮安倉并
兌軍餘米内量撥收貯凡灶戸若有余盐送赴該場
每二百斤為一引給與米一石年終具奏造冊申報

其鹽召商於開平遼東甘肅等處開中不拘資次給
與兩浙運司及松江嘉興二分司仁和許村等場亦
准照此例
又奏准將福建潯洒浯三場鹽課共五萬六千八百
八十三引俱准全折每引折米一斗派納泉州府附
近永寧衛并福全金門等所倉聽給官軍月糧
十四年令增兩淮存積鹽為四分召商供給邊儲
景泰元年奏准近場滷丁令於鹽場煎辦鹽課水鄉
灶户離場三十里之外者每丁歲出米六石或折收
價物置立倉庫收貯委官專掌按季查算滷丁代納
鹽數若干照名給與食用
令存積鹽為六分
又令以龍江鹽倉撿校批驗所存積鹽折支南京文
武官本色俸每鹽五十斤折米一石
三年令兩淮運司各場灶户有將該徵糧草不分起
運存留額折納餘鹽者每正糧米麥豆五斗
草五包束各折徵鹽一小引
五年令廣東海北二鹽課司灶丁有私煎餘鹽者送
本司每引官給米四斗
六年令以張家灣鹽倉收積掣客商餘鹽并私鹽給通
州并通州等五衛及附近密雲等六衛官折俸每鹽
一百四十觔准米一石
成化六年題准長蘆淮海盈十三場陸路窵遠商人
不支鹽課定自本年為始每二大引合為四小引折
濶白布一疋徵解通州通濟庫交納以備折俸支用
七年令減兩淮存鹽仍為四分常股六分
九年令兩浙巡鹽御史督同分巡分守并運司官清
查灶丁其他户及寡婦鹽課照數開豁以清出多餘
滷丁項替再有餘丁照例辦課幼丁候長成辦鹽俱
造冊備照仍類造送部自後每十年一次其水鄉灶
户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司給散灶丁或年終
解部送太倉各邊支用
十九年令浙西場分每正鹽一引折銀七錢浙東折
銀五錢解送太倉候餘鹽支盡仍納本色
二十二年增河東歲辦鹽課一十一萬六千引共為
四十二萬引
弘治元年奏准兩浙鹽課二十二萬三千三百餘引
內除水鄉折銀三萬餘兩實鹽八萬九千七百餘引
將解京折價浙西每引原定七錢減為六錢浙東原
定五錢者減為三錢五分

又令兩浙水御鹽戶每一引納銀六錢煎辦竈丁存積鹽課俱納本色其常股每引折銀三錢候商到支給將價照例於勤煎灶戶余鹽內揷買補課

二年令各場灶丁離場三十里內者全數煎辦三十里外者全准折銀每年十月以裏徵送運司解部其折銀則例每一大引浙西六錢浙東四錢

九年題准將靈州引鹽止收銀給軍自行買馬每引一百道折價銀一十五兩

十二年議准濤洛留國高家港三場鹽多若黑無商中納每一大引折徵銀一錢五分

十五年題准一池鹽引每引增定銀四錢五分載六石東路鹽價發慶陽府西路鹽價發固原州各收貯分觧各邊買馬

十六年題准將忠安場鹽七千三百五十二引每引徵銀七分解部各場灶戶濱海諳煎晒者陸續輸官其依不請者官為收貴付總催給散諳煎者代納鹽觔

十八年議准辦納鹽課灶丁一丁至三丁者每丁免田七十畝四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畝七丁至十丁者每丁免田五十畝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免田四十畝十六丁至十九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三二丁者全戶優免

正德元年奏准靈州大池每年增課一萬五千引并舊課二萬六千二百三十二引小池增三萬引并舊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引共五萬九千三百八十二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運至場卸所仍收貯引銀之一錢共銀三錢五分俱送慶陽固原官庫收貯買馬

又奏准四川大寧課少場分不拘年月久近俱徵銀二兩其餘井場定立上中下三等年分遠近亦作二等弘治十五年至十八年未開中者每引上場徵銀一兩五錢中場一兩二錢下場九錢弘治十四以前未開中者上場徵銀一兩二錢中場一兩下場六錢商人有願為代納陸續支鹽者照井場年分就於數內每錢減去三分以作商人之利灶戶還鹽或銀不許過所定之數商人亦不得自行選擇其有乾淡坍塌等項許以私询小井挈補煎辦不再徵課

三年題准西由信陽埜亭行村滄海并固是官臺等入場原折布尺照濤洛等場折銀事例觧部

四年議准該省報中人少今後依山價銀不必支商

将附海本色逐年変賣觧部
五年題准廣東靖康等二十三場照量塩場生熟貴賤和中徴價熟塩場分有徴每一小引徴銀二錢三分無徴收銀一錢生塩場分有徴每一小引徴銀一錢七分無徴亦收銀一錢責令各官攢照數徴完觧提舉司
七年題准兩淮水鄉灶丁每歲該辦塩九千一百四十九引每引納二本銀三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煎辦灶丁令辦納不前每引減舊額徴銀二錢年終運司徴完觧部
又奏准永阜等場逃移灶户丁地塩課著落佃地人每引辦納銀一錢五分
又令寧夏開中兩淮運司本年分塩課每引定價一錢五分不拘糧草取勘時估貴賤道路遠近定立斗頭觔重撥納本色不願納本色者兩淮塩課每引納銀四錢五分河東每引三錢聽從各官召商糴買抵數
八年題准將本運司塩課額辦四十二萬引外召商於偏頭等關中納糧草將原派倉場糧草照數扣除以補拖欠祿糧之數

又議准雲南安寧塩井塩課提舉司折色課銀每引徴銀貯庫以備邊軍支用
九年題准運司塩課年分稍遠者每一小引止納一錢二分稍近者止納銀一錢四分道留山東備兵馬賑濟等支用
又奏准兩浙塩每引二百觔許帶餘塩五十觔連包索五十觔共三百觔為一引
十一年令依山塩課如遇商人報中每一小引折色銀一錢二分五釐與附海本色塩課相兼支給
十二年題准將上里海口牛田三場附海塩課六千六百五十引餘每一引折二小引每引二百斤就於本處召商照例每引納銀三錢解部
又題准附海塩課不必遠方開中就於本省召商中賣
十三年議准運司所屬許村等場額徴本色塩不及百觔者照浙東西折塩官價徴銀解部
四十四年令福建塩場商人中到引塩以十分為率五分派與福興泉漳四府一州五分派与延建邵汀四府各地方行賣
嘉靖元年題准長蘆所轄場分有海灘地一十二頃

八十畝民灶挑修共立灘池以十分為率三分補納
逃亡額數七分給與各家償其挑修等費
三年議准廣西梧州府所貯鹽利銀每年動支一萬
五千兩解本司預備軍餉有餘通融給散　王府祿
米及官軍人等俸糧
六年議准兩浙運司嘉靖五年以前空額折銀仍令
解部原徵本色大引折小引鹽聽候照舊開中其嘉
靖六年以後年分折價小引鹽倒訣解京者俱存留
運司每引定擬價銀四錢戶部遇有邊方奏討與同
前項原徵本色引鹽陸續開中
又議准兩淮運司餘鹽每二百觔淮南定價八錢淮
北六錢
七年奏准南京戶部遇運司齎領鹽引額辦之外增
刷引目兩倍共一百四十四萬道每五十道為一封
移咨都察院轉行巡鹽御史用印鈐蓋發運司收領
自嘉靖七年為始照商人客邊報中引目以額鹽總
數為則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十引許報中余鹽二千
引照年分場分配搭淮南每引定銀一兩二錢淮北
一兩內各除資本銀二錢五分淮南納九錢五分淮
北納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照數給與引目令其
自行買補免其納贓
八年議准自嘉靖七年為始各邊中正鹽一引到於
運司令添中餘鹽二引先納引紙價銀六釐行南京
戶部刷引目二道給與商人正鹽照舊派場納贓關
支添中二引聽各商自行買補過所如法秤製每引
除包索二十斤其餘每二百觔淮南納銀八錢淮北
納銀六錢支製之後赴司納價解送太倉俟各邊支
用添刷過引自年終通查搭配過邊商報中若干支
賣徵到者照正額引目截角解部未支者運司貯庫
造冊送部查考候次年照數補刷每年轉足一百四
十四萬道以備開中
又議准大池增三萬三千六百二千六引小池增二
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每引二引二錢五分卧引銀
一錢共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送平涼府收貯專
備祿糧
又題准雲南鹽引合置流通簿一本每年差人赴部
齎領仍赴南京戶部印編歲額無閏五萬六千九百
六十五引召商開中巡撫酌量并鹽美惡定擬價銀
收布政司听戶部支用以後倒換文簿并印編引目
率以為常一切批文小票悉革不用

九年議准停止添刷引目每塩一引五百五十觔過
所內除正塩二百八十五觔其餘塩二百六十五觔
每二百觔准南納銀八錢准北六錢就令本納完給
小票執照發賣該納價銀量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
赴運司上納
又題准青州分司所屬濟民石碑惠民歸化四場離
小直沽批驗所寫遠支掣既難塩課倒壓相继令灶
下每塩一引納銀一錢給商買勤灶餘塩補數
又奏准將潯美場塩課米每石折銀伍錢加耗脩倉
銀三分追解泉州府庫支放
十年題准福建官塩仍以二百五十觔為一引每引一
道照色正塩一引并割出余塩若干不必給以小票
每包許帶餘塩二引正塩原價三錢余塩定價四錢
十一年奏准浙東額塩五萬二千五百六十引少塩
多浙西額塩一十四萬六千四百引引多塩少派場之
時於浙西數內改出四萬六千九百七十四引派與
浙東疏通塩法
十三年題准永嘉衡壞沙灘逃亡灶丁折銀塩課查
槩縣民田地池均派包補遞糧徵收發場起解
又題准福建運司引塩照舊例每引二百觔為一袋
帶耗五斤不許以進貢修城等項名色濫加耗塩四
十五斤其正塩一引止許帶餘塩二引不許給與小
票縱令多帶
十四年題准靈州小塩池額塩三千一百零五引專
供花馬池一帶脩邊支用其加增塩三萬引召商開
閘中三邊輪流買馬或接濟軍餉支用如遇虜賊臨
邊車脚阻礙照舊停止
十五年議准兩淮正餘引塩照舊五百五十斤為一
包內餘塩二百六十五斤每二百斤淮南原定價銀
六錢五分又六十五斤該銀二錢一分零共銀八錢
六分零今減作銀八錢淮北原定價銀五錢又六十
五斤該銀一錢六分零共六錢六分零今減作銀六
錢此外若有夾帶淮南以一百六十斤淮北以二百
斤各納銀一兩以懲築打大包姦弊
十六年題准兩浙官商不到之處立為山商鉛山弋
陽貴谿永豐精江昌浦江武義東陽義烏湯谿水康
建德桐廬壽昌慶元宣平縉雲景寧雲和三十縣每
程一張納銀六錢餘杭富陽臨安新城嘉興秀水嘉
善崇德桐鄉德清武康諸曁新昌嵊縣奉化泰順青
田十七縣每程一張納銀四錢三分其餘坐場縣分

容令灶丁肩挑易賣仍修復松江分司令分司官駐
劄督課
十七年題准長蘆山東支引鹽其正鹽二百五斤外
加包索二十斤連餘鹽四百五十斤為一包此外夹
帶照例問發追價入官其餘鹽價銀務酌遠近限以
月日不許於未掣未賣之先逼令稱貸豫納
十九年題准浯洒州二場鹽未每石俱折銀五錢
二十年題准台州府長亭黃巖杜瀆三場引目一票
照鹽三百觔納銀九分
二十六年題准天賜場竹箔等處沙場畲由八百二
十六頃八十畝餘撥氏灶佃種納銀崇明縣解司遇
商人應得鹽價每一小引給與銀二錢一分八厘其
扣存之數解部
二十七年議准河東運司正鹽四十二萬引該銀一
十三萬四千四百兩除解宣府年例八萬兩外剩餘
五萬四千四百兩并餘鹽二十萬引折銀六萬四千
兩共銀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內除四萬三千一百
一十六兩八錢徑解大同府補給代府祿糧其餘七
萬五千二百八十三兩二錢俱解布政司抵補氏糧
及通融處補祿糧各王府不得另行奏討徑自支取

二十八年題准餘鹽二百六千五觔在淮南徵銀七
錢准此一錢一厘三毫
二十九年題准將高家港等十一場逃移丁鹽四萬
二千七百三十二引與寧海等八場正支買補小引
鹽八萬三百三十九引并永阜豐國等場復業灶戶
鹽一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引定價開遼東山西等
處
又議准深州海盈場灶戶內除鹽山縣近場一十三
戶辦納本色其居住直定府衡水縣等戶每引納銀
一錢利国等一十一場歲辦天津等倉課米每石徵
銀五錢其海盈等一十三場折布鹽價銀舊例七分
五重今减一分各徵完赴司類解
三十年議准兩淮運司除將原額正鹽七十萬五千
一百八十引及餘鹽并行開邊報中外自嘉靖三十
年為始每包內二百觔令商人照數自行買補与同
新舊開邊正餘鹽數俱作一包赴儀准二所過掣淮
南淮北悉納銀解部
又今長蘆山東二運司各除原額正餘鹽連包索共
四百五十觔自嘉靖三十年為始每包再加余鹽一,
百五十觔并加包索一十五觔通共六百一十五斤

照常納價依數派場令商人買補
又題准將給商正鹽二百觔外再加余鹽一百觔連
前余鹽五十觔共一百五十觔
三十一年議准行兩淮巡鹽御史轉行運司每年查
照保定里分掣過引目出給水程填註期限并商人
貫址姓名開申巡鹽移文各該行鹽地方巡按轉行
所屬如遇各商運到引鹽即拘令報官責畢就拘退
引截角封送布政司直隸府州按季差人類繳運司
交割仍中巡按勾銷但有過限繳不足數即查追提
問每年終巡鹽仍通查該繳退引奏行戶部查遇不
及原派數目至三十千引之上者將各司府州縣掌
印官參奏問罪
三十二年題准解京割沒銀兩量扣留作為工本將
各場灶戶分為上中下三則收買余鹽三十五萬引
分派辦納商人每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照
依正鹽定價上納本色糧草
又題准河東鹽引革去余鹽名目定以六十二萬為
額除宣大二鎮及各項食鹽照舊起解其余撥補先
年額欠消折等鹽所中銀兩一體解部聽解宣大山
西專備主客兵　年例支用運司文冊正餘鹽通行
歸併
三十三年題准將黑白安五獨沙蘭州舊河尾等井
鹽課革去戍邑虛數盡折收銀其五井提舉司額辦
布疋原解大理府措放官吏俸鈔今將折俸另處補
給其漂布每段折銀四分五厘每銀一兩折鹽一引
俱作正課及價增新增加辦加閏復開河頭等井每
歲共該銀四萬三千三百三十四兩六錢零無閏止
該銀四萬五兩六錢零著為定額
三十四年奏准陝西行鹽地方每鹽二百觔為一引
每引收銀四錢五分每十引西鹽二分搭配漳鹽八
分一切掛號截角支放禁約巡緝事宜俱聽分守隴
右道監理其收貯銀兩於年終解送花馬池管糧衙
門交收專備防秋兵馬支用
三十五年題准將雲南安寧井原額引鹽摘發琅井
帶辦八十七灶鹽每引折銀七錢三分輪撥三十六
灶每灶每月領滷二百一十桶折納銀一兩六錢八
分零安寧井實在鹽每引徵銀八錢備邊折色鹽每
引徵銀一兩實徵鹽課無閏該鹽四萬七千三百八
十二引一百四十九觔一十四兩九錢共錢三萬五
千七百一十九兩一錢三分零通閏該鹽五萬一千

三百三十一引六十二觔六兩零共銀三萬八千七
百六十兩七錢零俱觧太倉并新開石門関三井盐
課本提舉司照舊徵納
又題准將二池盐每引定價四錢盐八石額課新增
三七掣支餘盐銀二錢五分收納
三十七年議准工本盐每引淮南七錢減銀二錢淮
北五錢一重三毫五絲減銀一錢五分免其官買盐
觔令商自向各場小灶買盐赴掣其扣買收買工本
劄沒銀照舊觧部仍要每單淮南六萬六千引外加
三萬四千引為一單淮北三萬四千引外加一萬六
千引為一單每年淮南四單淮北三單務期一年掣
盡
又議准四川盐課從引定銀大寧等照舊每引折銀
二兩雲安等一十四場每引折銀七錢五分四重三
毫五絲綿州等三十四州縣丁井斷添量為增額仁
壽等九縣丁井乚耗量為減額簡州一十六州縣丁
井額課照舊通計五十七州縣一所一場共盐八萬
九千三百六千三引一觔實徵銀六萬九千一百七
十二兩四分六重尚少額盐三千三十九引一百一
十九觔該銀二千二百九十一兩九錢五分四重查

有布政司歲收商盐小票稅銀抵補候查新井新丁
照額派補其閩課原非部額逋負尚多各場暫免派
徵所少王府食盐亦於盐稅銀内支補其有余剩与
正課一同觧部
三十九年奏准長蘆盐運司利民等場官盐引目按
各府州縣里数分别等則上則順天府四萬八百
三十四引保定府一萬二千六十七引順德府八千
五百五十九引大名府三萬八百八十三引彰德府
一萬五千六百七十四引衛輝府一萬八百七十八
引中則河間府一萬四千八百七十七引真定府一
萬四千三百一引廣平府八千二百八十一引下則
永平府三千九百一十八引通行發賣各該官司置
立循環文簿登記賣過引盐并水程期限按季送巡
盐御史查考
四十年題准儀淮二批驗所各商未掣盐一百五十
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引計淮南十八單淮北六單
所載共該餘盐一百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兩一錢
委官盡行改捆掣每引五百五十觔若多五觔以
下照常劄沒五觔之上照夾帶問擬大约每單實解
出餘盐一萬一千九百一十引一百七十觔折筭級

作正鹽配引附掣照例徵納餘鹽銀兩頂補逬足定
額無徵之數
四十四年題准工本鹽雖有報納而正鹽未免停積
且商灶俱用將工本鹽三十五萬引盡行革去止解
餘鹽銀六十萬兩
又議准正餘鹽每包正許五百六十一斤正鹽二百
八十五斤余鹽二百七十五斤南所納銀三錢九分
七厘五毫北所四錢三分七厘此外多至二十斤者
納銀一錢百斤以外問徒沒鹽入官二十斤以上查
例發遣

隆慶元年議准長蘆運司并二十四場官吏本色俸
給共銀六百餘兩于各場應納灘價并鹽商腳價銀
內支用河間府免行徧派
又令長蘆鹽運司歲增五萬引每引納銀二錢五分
聽商自行收買
又題准將大小二池納價余鹽等銀五錢二分以四
錢作引價一錢二分作臥引商人上納准浙鹽一千
引准配池鹽一百引小池鹽于西路發者仍照舊例
納斗底銀一錢五分解固原州聽軍門犒賞其餘引
價解慶陽府聽延寧二鎮客兵支用

又議准西和縣原開鹽井一眼漳縣舊開鹽井四眼
又有新井各商獲利爭報令每百斤納二錢九分
二年議准河鹽引價著引為三等分撥見引准南定
銀九錢准北定銀八錢分撥起紙閘引准南八錢准
北七錢分撥到司勘合准南七錢准北六錢若遇商
賣執倉鈔勘合到運司責令內商照依原定價則收
買以便即日回還不得措勒留難仍將內商的名報
出造冊在官如過支鹽到橋頂壩行令白塔河安東
壩各巡檢驗放鹽船如該掣鹽一百引方許造單如
無新引不許過橋入單著為定例

二年題准官臺等十一場折布鹽課給票納銀事例
詳查灶戶貧富分別上中下三等除額辦正課外每
年上丁納銀二錢中丁一錢下丁五分其票戶各熟
三張以便行鹽地方發賣
四年題准買補鹽四萬引量停三萬引開邊官臺等
十一場背行運司每票以六百斤為率除正課外另
票銀一錢其支運賣鹽等項悉聽巡鹽御史督令各
衙門查考
又議准河東運司將延安府地方改食池鹽邠永汧
隴麟遊五處仍食解鹽召商中納起運蒲洛二關掣

賣扣定邉東徵数餘俱觧部共逺迯地銀四千三百
六十一両見在地銀八千八百十九両行濱膠二分
司濟青登莱四府委官催徵近逃地銀六百四十八
両根究得業人照数辦納
又題准舊例凡行塩地方各五塩場廣西則梧州廣
東則肇慶南雄清遠商人投税者毎正塩一引收銀
五分餘塩毎引收銀一錢後毎正引一道准照余塩
四引納軍餉銀四錢五分從又准照餘塩六引納銀
六錢五分再有夾帶謂之自首每引抽銀二錢商價
通融足支兵餉令該省巡撫查理疏通有勢豪阻撓
奸商作弊參奏處治
又題准将西漳三縣課銀毎年二千余両改觧蘭州
收貯專備臨鞏兵餉固原二道客兵支用
又年題准濟青塩價頗高票定銀一錢五分登莱塩
價甚賤票定七分每季終該府觧司濟邉
五年題准花馬池大小二池塩每引照塩八石四倍
河東令各商報納毎引增銀一錢二分其臥引銀一
錢二分西路斗底銀一錢五分共增課七千有奇
六年題准張家灣批驗所舊以商人運到引塩每一
十引抽塩一觔放支做工軍後前塩議免止毎十引
割收銀五厘觧部該所見設官吏三員裁革
萬曆三年題准将上里海口牛田附海本色每引納
銀三錢差官觧部
五年題准将定邉道庫貯塩大池者觧延綏小池者
觧寧夏其新增延安府課銀三千二百二十一両原
議觧河東運司就近改觧延綏即将該鎮應發主兵
銀扣補宣府抵河東額課
七年議准淮揚二府邉近塩場州縣聽其以米易塩
止許肩挑背負不許多綑大包其二府所屬原派官
塩一千引者止派五百引五百引者止派三百引賣
令各州縣僉選殷実舖户赴儀淮二所架下分買擊
過単塩運往折賣盡仍将舖户領過引目繳報
八年題准廣西每年于廣東運塩五萬四千四百五十
四包每包用工價銀四錢一分九厘湖廣衡永二府
價隨時高下每發官塩一包計搭商塩一包同賣一
歳一運可得塩利銀一萬五千餘両著為定例
雲南巡按吴奏塩課支費無存恊濟萬難措處查得
本省塩課銀該三萬五千五百四十七両自萬曆十
一年以来両院由題与備邉税銀三萬六千九十七
両相兼湊濟近來增設兵餉新舊歳支共銀一十三

萬四千九百四十两四錢如十九年有細茼之數二十四年有猛廷瑞之數三十五年有鳳兊之數三十八年有多安民之數此皆載在軍書歷歷可稽也細茼息則設騰瀧八閗等营猛茼息則設順義等营阿兊息則設忠勇廣武等营此又皆載在天藉歷歷可按也

平湖自後二所每年各限鹽一千二百觔船四隻于萬曆三十六年九月内奉本府帖開一宗懇全鹽課事蒙水利道詳議折價將各軍名糧内扣貯府庫本縣額限船鹽豁免

三十九年議准山東鹽法上則直隷徐蘇二州沛碭二縣兖州府所屬滋陽等州縣共該鹽九萬八千二百五十引一十九斤五两零中則東昌府所屬該鹽二萬二千四百引下則濟南府所屬該鹽五千五百六十引官置循環文簿逐月登記發過引鹽水程按季查銷其青登萊三府官臺等十一場除歲辦額課正數外運司印刷小票送巡鹽御史掛號各場收掌聽各灶丁納銀一錢五分給票一張照一引記五百斤偏定地里等則發賣每票收牙稅銀一分

两淮運司鹽法事宜内一款云余鹽銀两淮北掣鹽每引以五百五十斤為則内除正鹽并包索共二百八十五觔在邊上納粮草外餘鹽二百陸十五觔淮納銀七錢淮北納銀五錢一釐二毫五絲此外多余割没入官五觔之内積筭淮南每一百六十斤納銀一两淮北每二百斤納銀一两伍斤之外即照夾帶閘背每觔納銀一分併入余鹽銀内每年儀真所掣鹽八單每單捌萬五千引約該余鹽割没等銀六萬餘两單共約銀四十八萬余两而淮安所掣鹽四單每單五萬伍千引約銀三萬余两四單共約余鹽割没等銀一十二萬余两南北通計得銀六十萬两分為春秋二次起觧每次三十萬两掣完該所填入余鹽内外號簿并連引目觧司聽候呈詳定委五二分司官一員該吏一名領觧徵銀完日方將引給各商領回發賣

泰州志儀真批驗所掣鹽定規每一年以八單為率每單該鹽七萬引每引該細打小鹽包七十箇每一單該用小包五百萬計原定稅銀每包索一萬該稅銀一錢三分五厘共該稅銀七十余两計八單該銀五百六十两其地租每鹽一十引銀五錢計一單該銀二十五两每年該銀二百八十两

東誌存積常股云正德五年令長蘆山東運司每歲
額辦鹽課以十分為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
為收積在官候邊方緊急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
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價則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
支客商謂之常股其價則輕例以鹽課冊內備開二
項數目限以定期出給通關送繳山東運司以次年
二月終為率若有過期不銷及虛出捏送查坐以罪
其常股鹽每年依期將見在商人挨次量高低場分
派搭對驗引目赴場關支備將商名貫址勘合字號
米鹽數目搭派場分造冊繳部年終仍將支放過商
名鹽數類總造冊送部查考
山東灶戶舊例每十年編審而分司官遍歷各場督
率官攢僉報戶丁以三等九則辦課其間最殷實者
充總催即有司閭之里長也稍次者充鐵頭即有司
閭之甲首也若灶地則每五十畝折人一丁辦鹽二
引一十四斤八兩皆以籍為定
肇慶鹽出陽江瀕海先年設有雙恩鹹水二場今灶
丁日減課額日虧裁出鹹水場歸併雙恩舊課千余
今清裁止六百課而官吏布置如故汰冗議必亦日

古用斛收鹽貯廠發商後用秤法三百觔為一引給
商今俱改折別行官票小民肩挑發賣以為食鹽見
平湖縣誌
山東運使張光奎看得本司原額鹽課一十五萬引
以充邊儲近因遼左之急新增餉鹽六萬引及查行
鹽地方山東雖云六府食引鹽者止兗東二府濟南
僅十一州縣而青登萊三府俱食票鹽行票者已經
加增票課無容再議行引者舊引尚多壅滯況復新
增此王貞泰等所以有號滯魁商之告而各州縣方
以引滯之故凛凛虞參罰為今欲預邊而商苦於股
脂欲預商而邊窮於枵腹事在兩難法求兼濟合無
鹽而不增引將所增之鹽攤加於舊引之包內減引
而不加課將所增之課攤加於舊引之課內其便有
五鹽課已贏引目仍縮則銷支便引不停壅官免稽
責則考成便舂築包重夾帶難容則稽察便鹽包不
增腳價可省則輸運便引不留行課無逋負則軍需
便仰不格恤伍之新 綸綍可蘇疲商之風若雖非
行法之經亦通法之變矣相應呈請伏候上裁轉請
施行

古今鹾畧卷五

政令

漢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方正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乃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傑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常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宣帝地節四年減鹽價詔曰朕惟百姓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被水災已賑貸鹽民之食而賈咸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鹽價

明帝時穀貴縣官用給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貴人亦須官可自鬻詔尚書通議朱暉言非明主所宜行帝卒從林議

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衛覬議以爲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給百姓歸者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

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齊民要術有常滿鹽法造花鹽印鹽法詳八卷中

陳天嘉二年十二月立鹽賦榷酤法時虞荔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隋開皇三年三月減綱役弛酒鹽禁

唐乾元元年鹽鐵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灶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康察盜鬻者論以法此置亭戶之始即今之竈戶也

海東鹽劉晏主之晏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爲官多則民擾宜但于出鹽之鄉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商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故有榷鹽錢商舟所過復有稅錢晏悉奏罷之商民均利歲鹽利至六百餘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給焉

大曆十二年秋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狀

霖損稼浣奏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
万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浣祢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
與藻同上曰霖雨溥溥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
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
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豐州
司户而不問浣蔣鎮還奏瑞鹽如浣言仍上表賀請
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處池時人醜之
周顯德五年唐主奏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監世宗
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屬是詔歲給鹽三十萬斛
俾贍士卒稍稍還之

宋制諸鹽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甲尚書省而轉運
使操其贏佐一路之費兩淮鹽行江浙荆湖諸路所
謂末鹽者也久之軍吏因于轉輸舟卒侵盜雜沙土
鹽惡不可食坐獄笞徒配相繼莫能止而鹽、積多露
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其上其數莫可較天聖中國
翰林學士盛度言於是詔罷官自鬻聽入金錢京師
榷貨務而以淮江右兩池鹽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
後西事劇募商人輸芻粟塞下又置折中倉聽商人
以金銀茶輸粟輸他貨于京師入中者償其直于券
以所在鹽給償後世召商中鹽之治自此始也

太祖雍熙以用兵乏饒餉令商人輸芻粟塞下增其
直令江淮荆湖給以顆末鹽顆鹽謂歲積者末鹽謂
先禁後開者此如日邊方開給糧草而令商人支常
股鹽或所鹽或豁令趨境賣鹽者三者雖曰因仍志
用而外臨越境二者太如宋之先禁後開終非成制
也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
運真宗令李沆為發運使沆請置轉搬倉於真州自
通泰楚運鹽至真州運來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
散入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宋

兩淮鹽法最善者後稱積澇以得人之不如沆耳
宋太祖開寶三年除河北鹽禁至仁宗天聖元年春
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天聖二年十一
月復榷茶鹽
夢溪筆談太祖嘗降墨敕聽民間貿販惟收稅錢不許官
榷其後有司屢請開固仁宗又有批詔云朕終不使
河北百姓常食貴鹽獻議者悉罷遣之河北父老皆
掌中掬灰藉火焚香望闕歡呼稱謝熙寧中復有獻
謀者予時在三司求訪兩朝墨敕不獲然人人能誦
其言議亦竟寢

張方平改三司使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
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
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若
若榷則鹽貴虜鹽益售是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
滋多非用兵不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
之費乎帝大悟立以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
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真宗咸平中有請官運解鹽就邊州置鬻度支員外
郎李士衡上言輦運勞民非便請行解鹽通商從之
仁宗天聖元年詔凡天下鹽稅取一歲中數為額後

維義益加增無得抑配人戶聽商旅七年令輔臣
初更鹽法論曰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
者衆但以贍養兵京師經費廣未能弛之耳
景祐初兵中商奏言楚之鹽城通鹽之場也皆售縣
倉亭竈參列相去三百里掌出納者以倉為主而不
出郛郭故私煮盜販散漫不能禁請分南五場附海
七十里命一官督察之俾大伐可見私煮可禁仁宗
可其議
哲宗元祐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解鹽後許通商
唐時榷鹽之令未及於漳南宋於福州置長清場歲

歲煮場鹽五百一萬五十觔以給福建路其後有鬻
鹽令高宗朝侍御史汪徽言漳州鬻鹽一事重為民
害乞特旨駐罷詔從之以絕之民藉此以助不給
知高郵軍汪綱陛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
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湖水戎馬
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廼去城六
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壑或備鼓伏以扼其衝又慮湖
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
先興化民田瀕海范仲淹築堰以障鹵守毛澤民
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廼增修之

部使者關子朝詔增一秩擢舉鹽課常平淮東者鹽
之糧本居天下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皆備空竭負
兩總司歲糴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侵鹽鈔舊制弗許商之預供貼鈔
錢鹽司坐是害不能支綱摭摘隱伏凡虛額無實誌
為內外飛走移易悉加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
又廩金三十萬緡為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
竈五十所諸場悉復乾道舊額又課官吏之殿最綱
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其廉擢
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財賦

度宗咸淳七年九月蒙古以四川民力困獘詔免茶
　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勑有司言茶鹽之
　利者以違制論
元大德四年諭兩淮鹽運司設關防之法凡鹽商經
批驗所發賣者所官收批引牙錢其不經批驗所者
本倉就收之
洪武二十七年詔曰凡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官
不得令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奪民利
洪武間戶部鹽引印及鹽糧勘合并引錄契本銅板
俱收貯內府戶科編號木記收貯戶部凡遇各處缺
糧草戶部奏請印刷編定居商關中正統十一年鑄
換銅板各增南京二字於戶部之上仍收貯南京內
府嘉靖年間新鑄山東運司銅板四字
鹽引式（洪武初定）南京戶部見為鹽法事照到奏准各項
事例除欽遵外本部合行開坐半印勘合引目付客
　商收執照鹽前行發賣施行須至引者
一兩淮運司凡遇客商販賣鹽貨每引二百觔為
一引給付半印目每引納官本米收入倉隨即給
　引支鹽
一各場竈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
出場及私煎貨賣者絞百夫長知情故縱或通同
　貨賣者同罪兩隣知私煎鹽貨不首告者杖一百
　充軍
一凡守禦官吏巡檢司巡獲私鹽俱發有司歸問
犯人絞有軍器者斬鹽貨車船頭匹沒官引領牙
人及窩藏寄放者杖一百發煙瘴地面充軍挑擔
馱載者杖一百充軍有能自首者免罪常人捉獲
者賞銀一十兩仍須追究是何場分竈戶所賣鹽
貨依律處斷鹽運司等獲私鹽隨發有司追斷不
許擅問有司通同作弊脫放與犯人同罪
一起運官鹽每引四百觔帶耗鹽一十觔為二袋
客鹽每引二百觔為一袋經過批驗所依數掣秤
秤盤但有夾帶私鹽隨發有司追斷客商貨賣官
鹽自楊子江至湖廣襄鄧俱係經過官司辦驗鹽
引如無批驗掣擊印記者皆五十秤回盤驗
一凡諸色軍民權豪勢惡人等乘坐無引私鹽船
隻不服盤驗者杖一百軍民俱發煙瘴地面充軍
有官者依上斷罪罷職
一將官運鹽貨偷取或將沙土插和抵換者計贓
比常盜加一等如係客商鹽貨以常盜論客商將買

到官鹽摻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一凡客商興販鹽貨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
追斷如賣鹽畢五日之內不行繳納退引者杖六
十將舊引影射鹽貨同私鹽論罪偽造鹽引者處
斬
一起運官鹽并場户往來擑運上倉將帶軍器者
并行處斬
一諸人買私鹽食用者減犯私鹽人罪一等同而
販賣者處絞
一凡各處鹽運司運載官鹽許用官船轉運如遇
户盤丁卻用別船裝載即同私鹽科斷
倉鈔式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延安府已積等
倉為大虜擁衆住套搶掠緝兵急缺錢糧接濟事除
外今用天字一號文簿一扇計紙四張用印鈐蓋付
本商親齎赴該司告投查對朱墨字號相同關支引
鹽外所有文簿合行出給者
計開天字一號實收商人一名趙甲係某府某州
某縣某里軍民等籍告報兩淮都轉鹽運使司等
處洪武某年分官鹽三千引內納米七百五十石
收入天字廒盛放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收完

兩淮運鹽河漢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通海
陵倉及如皋蟠溪宋太宗時吳遵路為淮南轉運副使
于真泰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畜洩水利仁宗天聖
三年發運使張綸及監西溪鹽税范仲淹奏築捍海隄
置閘納潮以通運河孝宗淳熙四年十月泰州築桑
子河堰吳中甫為江淮發運使築洪澤隄六十里以
避長淮之險度宗咸淳五年李廷芝為兩淮制置大
使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元仁宗延
祐五年令都水監河南行省淮東宣慰司開修揚州
運河二十三百五十里
海門知縣汪有執以嘉靖十九年潮變死者萬有餘
人議申修復捍海隄巡撫都御史王杲巡按御史楊
勉學鹽法御史胡植俱行揚州府知府朱懷幹仍令
有執勘估申府轉達議修右運鹽河一名運河本府
所屬江都縣灣頭去府東北二十里自灣頭起東行
七十里至斗門入泰州界又東行一百六十里至海
安入如皋界又東南行一百一十里至白蒲入通州
界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寨入海門界又東行八十里
遶呂西場其支派通各鹽場者皆為運鹽河
兩淮撫臺嘉靖十八年閏八月海潮漲淺議處委官

相地勢工修建三十場每圍栽立峯墩二座高三丈
周圍闊徑頂面五丈下根九丈栽植榆柳等木以防
潮患共築過二百二十二座
兩淮盤鐵額設二千七百一十五角一分七耳計八
千六百八十一塊每一盤鐵四角一角該鐵五十斤
晝夜煎燒六乾得鹽六百觔共計二千四百觔弘治
二年御史史簡重鑄嘉靖六年御史雷應龍復鑄三
百二十一角嘉靖十五年御史徐九皐行委運使同
知孫廷相督屬鑄完盤鐵二百一十三面給與掘港
石港二場嘉靖十八年海潮淹沒損失盤鐵二百三
十六角塊嘉靖二十一年御史胡植行令運使同知
白濂督鑄鐵鍬四百六十一口給與丁溪草堰小海
三場
篾羅收納竈鹽每籮一百觔四籮爲一大引共籮一
千一百六十七成化初都御史高明奏改
校斛民以秤稱不便後弘治間御史史載德更
木桶印烙至今行之不得爲奸
掣秤洪武初頒降銅掣一箇重二百五觔景泰初御
史繰剛奏行照銅掣鑄造鐵掣十箇每箇重二百五
觔每場一箇弘治二年御史張禎又較定官秤十連
每連百五觔每場一連秤放商鹽
兩淮行鹽事宜曰闢引　每年夏冬二季起紙運司
查筭勘合若干遞中鹽若干引每引正紙銀三厘加
耗銀三毫差吏解赴南京戶部關領引目紙價赴部
掛號轉給應天府買紙刷引完日領回狀貯架閣庫
挨次榜派近議四季起紙四季榜派見今遵行
曰掣派　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　准分三十場爲
上中下三等均自挨次榜派以富安安豐梁垜東臺
何垜草堰角斜栟茶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爲上
場馬塘西亭新興餘東餘中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
駒小海丁溪爲中場党濱臨洪興莊徐瀆板浦爲下
場每遇撥到勘合發付榜派單年上等自呂四中等
自丁溪下等自板浦逆派起雙年上等自富安中等
自馬塘下等自党瀆順派起仍分派本折遞亡本色
商人赴場支鹽折色商人在司領價遞亡聽商自行
買補
撥引　先因淮南引鹽壅滯以致邊引不售御史蔡
特爲設法凡遇堆鹽賸掣如一單堆鹽一千引限貨
邊引八百方准赴掣名謂二八搭派今遵行淮北引
目疏通無庸限貨

盐吊　商人執引下場支盐淮南運至白塔河過橋
將引投入該巡司積至八萬五千為一單造冊二本
送院一發掣盐委官一發該司收貯備照謂之真單
淮北運至安東過壩將引投安東縣積至五萬五千
為一單造真單如前淮南歲行盐八單淮北四單謂
之單盐
秤掣　每據運司呈掣之時將院存真單委就近府
佐縣正官秤掣其秤掣事規每引各認色號棹旗一
面至二十號而止委官親手掣簽對號提上一引執
旗人役帶領上秤即以一引輕重之數例十九引二
十引完以後照前閘而後結
割沒　臨掣時淮南每引以五百五十觔淮北每引
以五百六十觔為則如一引之外多餘盐五觔以內
通將京掣引盐積算淮南每百六十觔納銀一兩淮
北每二百觔納銀一兩是為舊割沒若多出五觔以
外即照違例夾帶問罪每觔納銀一分是為新割沒
餘銀不足額數即以割沒湊完補解
解綱　専委運司佐貳官將掣過单盐四单一次關
領解綱其內商之盐綱大黃与水商改小以便裝運
謂之解綱

京掣　水商已買過解綱之盐抵石灰山關舊聽盐
院移牒南道復掣放行謂之牒掣萬曆二十二年題
革後水商告復今改于浦子口盐院歲兩次親赴驗
掣放行
食盐　食盐者乃於单盐內過橋壩之時抽點另堆
俟鋪户執引票支賣謂之食盐
開中支賣　凡邊方有警急缺糧草等項户部奏准
開中引盐印編勘合遼東大同宣府三邊發本處户
部管糧郎中陝西榆林寧夏甘肅等邊本處布政司
俱行收貯商人有赴邊宣大同管糧郎中或陝西巡
撫都御史處報納或粟米或馬草料豆或折色銀兩
各官定立斗頭照例上中存積常股等盐取有糧草
等項實收遼宣大同仍從管糧郎中陝西各邊仍從
陝西布政司填註勘合并商人姓名大同宣府發大
同府遼東發都司陝西各邊在本布政司分各用本
衙門印信鈐蓋商人賚投兩淮運司查驗比對相同
塗銷倉鈔乃候次撥派場分各納紙價本司差官齎
赴南京户部印刷盐引照名引數領回商人各用私
記本司印封關發各分司官轉發各場土庫收貯商
人到場上納賑濟米石回繳本司復呈巡盐察院行

委分司官盤放盐畢該塲截引一角封至運司復查
無礙又截引一角封付本商齎告察院前後查同聽
候挨單赴批驗所掣驗畢又截引一角仍給商人於
行盐地方發賣完日就於所賣地方官司又截引一
角印封立限齎赴本司銷繳積至退引六七万或十
数万者官觧送戶部交割每年驗查退引過限不至
類行商人原籍勾取追究擬罪若過腹裏州縣饑荒
戶部奏　准委官開中其勘合賫收較納等項俱聽
所在官司委官收執施行
存積長股　正統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使司每歲
額辦以十分為率八分給与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
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盐人利即
支謂之存積其八分遞年挨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
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正統十四年增兩淮兩
浙存積盐為四分景泰元年增兩淮兩浙存積盐為
六分二年令客商報中盐數遠延一年之上不報完
者即於常股盐内派撥挨次関支成化七年令兩淮
兩浙運使司各場存積盐課仍舊止作四分常股增
為六分十九年令客商支盐皆上下場分三七分派
常股存積正收止支如違商人治罪盐貨入官官吏
以枉法贓罪弘治二年都御史李嗣題　准令兩淮
各塲盐囤地方以東西南北為界如南北為門為路
則東堆存積西堆常股立定石碑如總催名下有一
千五百引者一千為大囤五百為小囤先儘存積足
處然後收常股一年盐課皆完方徵收下年者委官
盤盐務遞引秤盤不許文量堆垛查算又令各處歲
折盐課册内務開寫某運司提舉司每歲額辦盐課
存積常股数目該本色盐若干或布米等折貨若干
某塲盐課歲辦若干辦完若干每項各立行款開寫
官攢某人總催某人辦過盐課或布或米或貨收入
某字號倉囤某年月日完足出給某字號通関送繳
查筭無差各款後空主前件長蘆山東河東運司於
次年二月終兩淮兩浙運司於次年四月終福建廣
東雲南四川運司提舉司於次年六月終差吏親齎
奏繳仍造清册二本一本送戶科註銷一本送本部
查照若有過期并数目不銷及虛出揑送者查究問
罪
兩淮恤竈事宜司編審　每五年一次編審竈戶定
上中下三戶則各場總催供照原額選其殷實㑹充
亦五年一換各總下竈戶多寡不一或編二十名或

編三十名務使窩舍相近草蕩接連事畢造册備照殘疾年老不堪煮辦者供開除寡婦守節子未成立者其夫遺課亦辭免仕官以禮致仕者聽入縣坐及經料祭生員俱照例優免

折課　舊規水鄉竈戶不諳煮鹽者每引納工本銀三錢五分解送運司給散灶丁或年終類解戶部正德七年御史朱冕題　准水鄉竈戶每引折銀三錢鹽課司年終解送運司類解赴部又荒潰一場地不產鹽每引折收價銀五分白駒西亭俱辦本色鹽七分折色三分

官鐵　嘉靖六年御史戴金　題准行委運司估計每角用鐵三十觔造鑄工價約用銀二十六兩即於運司贓罰扣數動支照依時製鑄造四方鐵盤共三百二十一角給與各場貧灶輪丁煮辦歷年漸久損壞仍補造給發

賑濟　商人每引上納銀五分存留司庫遇年歲災傷以爲賑灶之用後該察御史議將應細銀每引扣銀三厘給灶爲工食餘四分七厘准紙折色給商夫折色者係灶戶應納之銀以應賑之銀抵應辦之課商灶兩便今遵行之

國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充之免雜泛徭給草蕩其犯罪自徒以下刑止杖仍發煮鹽其貢辦以丁爲率初制引四百觔尋改辦小引半之（每丁歲辦以引鹽十六引）計兩淮鹽歲額引七十萬五千有奇歲終轉運司具所辦出給課如目上以待會彭頒者追理凡灶丁所煎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直錢千優之令用引目運司官以時請于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乃召商納粟中鹽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爲之則中已出給引諸場行支鹽如目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轉賣各照上所定行鹽地毋過界若引與鹽離及越境賣者同私鹽追斷商賣鹽已即所在退引還官偽造引者斬諸盤臨勢要令家僕行商中鹽侵民利者罪如律蓋法令嚴具如此然于時商中鹽者引輸銀八分上所権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以總利權抑奪攙賤民食而已

永樂中令商于各邊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鹽一引於是富商大賈自出財力招遊民墾田亡日就熟而年穀屢豐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

十六年令給淺衣局用竈白秋糙米青鹽食用
十九年詔各處納欠鹽課悉皆蠲免
宣德中施大惠于天下歲遣御史督視鹽法令各運
司查中鹽商年遠事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
每引給資本鈔二十定優恤之
正統初令淮浙貧竈有餘鹽官給米麥收之竈丁逃
移者鹽課司覈實停其徵又令客商守支年深不得
鹽者能以十分爲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于山東運
司不願兌者聽守支諸所爲隱恤商竈甚厚其後始
分爲常股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鹽存
者積鹽在場遇邊餉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鹽
也存積行而常股益艱滞商人有守候數十年老死
不得支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
正統二年揚州所屬并運司鹽場各奏水災 上命
巡撫南直隸工部右侍郎周忱巡視賑濟處補鹽課
忱奏令蘇州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撥一二萬石運
赴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
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灶户將私鹽於附近場分
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賤官得
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堵上下賴之

二年令兩淮官鹽聽各商於貴州地方貨買引於鎮
遠府告銷
七年令兩淮運司所屬鹽場以路途便利者爲上場
窎遠者爲下場富安、豐梁垛東臺何垛五上場配
隸洪一下場丁溪草堰小海白駒劉莊五祐六上場
配徐瀆一下場新興角斜栟茶豐利馬塘石港西亭
金沙餘西九上場配板浦一下場餘中餘東呂四二
上場配莞瀆一下場掘港一上場配廟灣一下場凡
支鹽之時上場派盡方以下場補派以便鹽商
九年令雲南各鹽課每灶户添撥餘丁二人免其差
役專一採薪煎鹽、課不許擅除
景泰九年詔各處運司提舉及所屬鹽課司原有在
場灘蕩採柴薪者不許諸人侵占
辛未年御史隸瑚巡鹽兩淮奏准各處遵行本司洛
口批驗所秤掣商鹽并永利等八場灶丁上納官鹽
俱用秤掣舊有官釘大秤鉄舵每屬一連嘉請三十
年 欽差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陳其題 准置
新法一百觔者七間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五觔
者各二個降發本司收貯秤鹽遇三八月放閔轉發
洛口批驗所掣掣商鹽見山東鹽志

景泰四年令四川鹽課提舉司於每年三月以前具
上中下三等鹽課司并商名引鹽數目挨次挨號和
課均派屬報布按二司并巡鹽官處定於三月初一
日會同照引唱名給散以引目連各商通帖散帖封
發各鹽課司收貯分派各井逐月支鹽隨時批訖退
引絡付各商限次年三月終送提舉司類總轉達布
按二司并巡鹽官比對相同照數完造歲報若遇急
用邊糧開中務亦先年出榜次年三月唱名支鹽
天順元年詔淮浙長蘆山東運司所屬鹽場課司地
方近因災傷人民饑窘各該巡鹽御史通行取勘造
止事故窮丁無人頂補遺下未辦景泰七年以前各
處鹽課明白具數奏報除豁以甦民困
成化四年奏改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五場配搭
莞瀆場丁谿草偃小海白駒劉莊伍祐六場配搭臨
洪場新興廟灣拼茶豐利馬塘石港西亭七場配搭
徐瀆浦場金沙餘西餘中掘港呂四五場配搭板浦
場餘東一場配搭廟灣
六年詔各處鹽場有因雨水損壞倉廒消化鹽鈔費
經風憲官踏勘明白盡行蠲免其成化六年有因災
傷無力賠辦曾經奏報勘實者該辦鹽課以十八為
率減免三分
河東鹽池初以巡撫兼理成化九年三月戶部郎中
文志貞言巡按等官不得以時臨視故人得私販官
鹽阻壞客商少中無以濟邊用之急請歲遣御史一
人往彼禁治料理歲滿更代如巡茶之例遂著差
十二年奏准鹽丁除正役里甲該辦糧草外其餘雜
夫弓兵皂隸一切雜泛差役丁少者蠲免丁多者亦
量減除
詔正統十四年前客商中鹽未支者准每引給資
本鈔三十錠兩浙廣東四川雲南每引二十五錠河
東長蘆福建山東每引二十錠其景泰元年以後及
今告代支放商行鹽照此例
三十三年詔鹽糧國用所資近年以來欽賞數多及
被內外勢要之人奏討奏買存積常股盤剝私餘鹽
觔攙越支賣夾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詔
書到日各該巡按御史即查前項鹽課除已支賣外
其未支掣者各住支還官今後行鹽各照地方不許
越境販賣各邊開中引鹽及糴買糧草俱不許勢要
及內外官員之家求討占窩領價上納亦不許巡撫
管糧等官徇情受囑違者巡按御史糾察

又令移萌城批驗所於紅德城陞令黑城乾溝二路
鹽車俱抵慶陽府城市關廂卸載商人同卸載店主
賫執引目赴府驗過赴行鹽地方貨賣畢引目付店
主繳
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二斗五升是以
銀五分得鹽一引也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銀四
錢支鹽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鹽坐致八倍
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
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
歲驟增至百万餘兩諸商墾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而
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鹽而邊地為墟粟踊貴石至
值五兩時議者屢言邊儲而實太倉非計顧歲所
增入當數十郡一歲錢穀之數而縣官經費日繁即
緩急可以支應慮不能捐目前厚利以深惟邊計欲
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
得矣
弘治中御史馮允中奏言關中邊方引鹽莫肯趨納
皆由運司開賣故商人舍遠就近下戶部議令自今
各邊召商上納本色糧草如舊制未幾復廢時 天
子加意于國家盈縮之度召閣學士計兆田茶馬之

故甚悉已及鹽太學士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各邊
開中徒有名而商賈失利類不肯中納上問何也諸
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夾
帶者十弊尤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
為夾販 高祖大震怒曰我纔一行法即欲首壞之
耶遂寘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 上慨然曰非不敢
言乃不肯言耳於是 下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欽
賞數多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買乃遂挾越支賣夾
帶私販以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哉其悉
住支還官自今各邊關中引鹽及糴買糧草勢要無
得取討寓占巡撫糧儲官毋阿狥受囑違者聽巡按
御史糾劾亡何 上賓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
鹽復自奏中增價發賣不復遵舊制而鹽法遂裂盡
矣
弘治二年戶部題准竈戶若辦全課二十三十以上
者通戶優免其餘每丁貼與私丁三丁除田二十五
畝免其差徭夫馬不但雜泛優免雖正糧亦派折色
令各處秤掣引鹽止許批驗所官若本所無官方委
運司官有司不得干預
令兩淮各場鹽團地方皆東西南北為界如南北為

門為路則東堆存積西堆常股定立石碑每囤正一千引如總催名下有一千五百引一千為大囤五百為小囤先儘存積足數然後收常股一年鹽課皆完方徵收下年者委官盤鹽務運引秤盤不許又量堆垜查算

又令兩淮運司守支客商成化十五年以前無鹽支給者許收買竈丁餘鹽以補官引免其勸借米麥成化十六年以後至二十年以前正支不敷者亦許買補該勸借賑濟米麥仍照支鹽分數上納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已辦未完者嚴限追補完足給餘各年應支客商不許收買餘鹽該勸借賑濟米麥亦照上納

又令長蘆運司商鹽額發責別處者聽於所在官告驗轉給文憑改易地方其退引水程仍照例告繳

又令靈州鹽課司行鹽地方仍舊於平涼靜寧隆德改平慶陽環縣等處

弘治五年詔弘治元年十二月以前各處鹽運司提舉司拖欠鹽課悉与除豁若有被水渰折曾經風憲官勘實及折剉鹽糧年久追徵未完或客商失落截角退引並皆免追其灶戶煎辦艱苦有司不許科派雜泛差役

弘治十年運使宋鈫奏　准令竈丁詞訟止許巡撫巡按巡鹽監察御史受理或發運司分司官問斷徒罪以上呈詳待報杖罪以下徑自問擬發落不許府州縣等衙門一槩濫受以致事體紛更有違定制

十六年令兩淮運司派鹽將天賜廟灣二場改作正場搭配板浦支給豐利梁垜餘中三場搭配莞瀆臨洪徐瀆支給

十七年令兩淮巡鹽御史清理各場竈丁鹽課有丁少辦細不敷者許多餘鹽課派丁多去處帶辦待後貧難場分竈丁復舊各照原額辦納

又議准淮鹽累年開中過額致累商人以後止開實在之數免致外透派因下續引應透派者聽巡鹽御史徑行運司扶取未開常股空額免其添價

弘治十八年詔各處鹽運司提舉司鹽課司自弘治十六年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并風雨消折鹽課及折色鹽糧銀布等項詔書到日風憲官覈勘是實悉与除豁以蘇灶丁貧苦客商失落截角退引亦皆免追

正德四年奏准四川大寧場竈丁止令辦納原課其逃民私煎加增之數另行召人并各灶餘丁領補毋致負累人難

五年議淮長蘆運司在官鹽課量場分遠近定為四
等召商中賣高下相搭其遠年不敷鹽勸官為主法
令於納剩餘鹽內相貿賣
又奏淮廣東鹽商引目通收在官候下場載鹽給發
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俱以載鹽出場為始廣惠
二府限三個月肇慶韶州二府限四個月南雄梧州
二府限六個月高廉等府限八箇月廣西湖廣衡永二
府江西南贛二府限十箇月以裒各將引目赴巡鹽
御史銷繳違限者坐以故將舊引影射私鹽罪
正德六年御史王憲題　准申明洪武二十七年事例將
灶戶雜泛差役如民壯水夫大漢皂隸門庫弓兵快
手斗級齋夫館夫司兵等役并聽差銀兩買解戰馬
勸借雜糧等項照例悉與蠲免
七年令改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垜草偃角斜栟茶
豐利石港金沙餘西呂四為上場馬塘天賜西亭新
興餘中餘東廟灣掘港伍祐劉莊白駒小海丁谿為
中場莞瀆臨洪板浦徐瀆為下場
八年奏准河東運司將見在引目不拘年分挨次領
給欠少鹽課從宜帶搭補完其每年額辦鹽課未開
中者除該解宣府年例銀八万兩外餘剩鹽候補足
各年商人所中之數方許另開仍行山西陝西今後
不許將以戶盤名目不候戶部奏有明文輒便開中
如違聽本部并巡鹽御史奏治
十三年令革去臥引錢及平戶工納門鹽等項慶陽
固原各給批一張或三十二十引填註行鹽地方各
赴兵備衙號立限截角按季解繳
十四年令山東運司民佃竈地該納布者照民佃竈
地納銀從解運司事例亦從解登州府自取通關完
銷不許竈戶備納
正德十四年又奏准廣東鐵稅置廠一所於省城外
就令廣鹽課提舉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
鐵課凡一切事宜聽巡鹽御史總理其惠州潮州揭
陽縣三處及雷瓊等處行鐵地方但有走稅夾帶漏
報等項弊俱照鹽法事例施行
正德十六年詔曰權豪中鹽侵奪民利并各商中鹽增價
轉賣俱問罪入官律有明禁近年以來奸商投托勢
要每遇開中盡數包占轉賣取利甚至奏開殘鹽織
價中又每米一石支鹽四引任場買補夾帶私鹽阻
滯正課以致鹽法大壞遞偏告之罪雖有免鹽商追
洗詔書到日巡鹽御史并各運司官即便查訪拏禁

勘合內並割已支未掣并未派未支鹽課但係商人扶挖勢要詭名占中賣窩買窩及河東運司鹽課例該查存中紐極勢要奏討賣窩別處開中并奏開殘鹽減價報中者悉照大明律栽革入官不許放掣派支放者勢要中鹽賣窩買窩情繇赦前隱瞞仍舊冒支官鹽勢豪有稍人首告給賞正犯追完鹽課發邊遠充軍干礙勢要奏聞處治巡鹽御史運司官吏知情容令掣支各治以罪其見堆呈鹽各處已賣銀兩未賣鹽觔盡數入官各項入官鹽課巡鹽御史作急回奏戶部照邊儲急缺去處開中本色糧料以濟急用

嘉靖初　上方申飭鹽法之政令議者紛紛言利事析秋毫而法後一變五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正引于各邊納糧草餘鹽納銀運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入官兩淮歲增餘鹽銀六十萬正統中御史秦鐵亦言餘鹽至是始定制其後鹽法都御史王紳御史王國周復請以割沒銀給竈戶人給二錢者著取鹽一引例開邊報中名工本鹽兩淮歲復增課銀三十萬餘鹽題准每引五百五十觔內正鹽二百五觔加以兩內鹽五十斤共包索三十觔共二百八十五觔為正引在邊上納糧草外餘鹽准帶二百六十五觔赴運司納銀淮南原定價八錢後減乙錢淮北原定六錢後減五錢割沒提十七年鹽法都御史王題准兩淮每一百六十觔淮北每一百六十觔各納銀一兩追時割沒外多餘者每觔納銀一分是時商人於邊中鹽者引納銀七錢已漸減五錢視初制不啻倍蓰而各邊穀踴貴不易糴勢要或占中賣窩若斗頭加耗官科罰而吏侵漁之弊諸為費不貲人給引下場或官吏留難或灶丁頑課不辦動經年而不得掣且商業輸餉于邊失安所得鹽遂攜重資往返數千里外復輸納于運司而有司奉令甲嚴非徵完餘鹽即正引不得下場即已支鹽上堆而扶單守候非五六年鹽不得行諸行鹽地遼遠涉長江排風浪時有漂損而數十萬之資本擲之烏有又不能盡防攬載戶之盜賣耗竊也蓋商憊至是而甚於是商遂分而為三曰邊商曰內商曰水商邊商多沿邊土著專輸納米豆草束中鹽中已所在出給倉鈔填勘合以貴投運司給鹽引官為平引價聽受直于內商而賣之內商多徽歙及山陜之寓籍淮揚者專買邊引下場支鹽過橋壩上堆候掣亦官為定鹽價以轉賣于水商水商係內商自解捆者什一餘皆江湖行商以內商不能自致為買引鹽代行官為總其鹽數船數給水程于行鹽地而販鬻焉　國初時

徽商人代支之禁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以調停而均逐末利舊制有所不行者勢使之也（引價淮南定例每引官價銀八錢五分淮北乙錢五分鹽價每銀一兩貫鹽一百乙十八觔引約銀三兩二多）邊商以賣引得利微復自支鹽出場名河鹽而鹽法都御史鄢懋卿為請將河鹽堆鹽相兼掣秤懋卿又奏各場未掣引鹽百五十餘萬引置責令通行通行解細約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擾徵斂督追無虛日會御史徐爌上言南人者挾貲萬里出百眾為國是邊今正引之外既徵餘鹽又加以工本割沒可謂厄矣乃一歲之間必取盈百五十万前鹽有掣無售一時稽通計何從出至于借下單貿引目甚則鬻產田藉剜內醫創其困苦已甚矣商人志無資再有貲則百貸可通豈能強之必趨于鹽官府出令唯陰奸輩勢不願鬻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矣

嘉靖元年兩淮運司鄭奉巡按御史案驗共招撫過逃移復業民人祝光竈戶六百四十名貫給過竈妻二千三百二十三名賑濟過見在灶丁四萬四千九百三十三名起蓋過場司一十座竈房舍六千三百三十間起便倉六處築過吕四等三十場各團數共一百一十一團每團築防備潮患墩臺二座共二百二十二座

又奏淮豐國場逃移灶戶遺下灶地在武定利津等州縣照永阜場例納銀運司類解仍照徵收事例年終出給總是通關徵郝

四年議准將四川鹽井鹽衛實在旗軍一千二百名分為四班二年一換每班撥軍三百名同民灶五十名各与官房住坐日逐煎辦鹽觔聽其自行貿易以為衣糧之資每軍該支月糧扣留在倉准前項鹽課各軍有事仍聽調用拘各餘丁更替煎燒無事隨班操練其民灶該納鹽課仍舊收倉每并給作合衛官員折俸鈔貫并旗軍三等人戶九月醃菜鹽觔止支指揮一員管領煎辦

五年題准穿海場逃灶照例納銀

六年詔曰鹽利乃民生所須近來官鹽阻滯不通鹽價高貴民艱甚難而濱江濱海鹽徒興販無忌私鹽船隻多至數百往來大江張打旗號擅用火器停泊地方貪利之徒公然替伊轉販偶有商民船隻因而劫掠即今江南各府民間所食多是私鹽官鹽阻塞著巡鹽巡江御史督令各該巡鹽巡捕官將鹽徒設法擒拏務要盡絕仍根究官鹽何以不通私鹽何以

盬行應自處置者從自處置事體重大者奏來定奪
務使官鹽疏通鹽商得利課額不虧邊儲有賴若鹽
徒勢衆原設巡鹽巡捕人役不敷巡捉巡江都御史
酌量緩急調兵擒捕無令滋蔓以貽地方之害二十
二年詔四自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以前拖欠鹽課撫
按官查明盡數蠲免
十年令河東巡鹽御史專責在場新舊鹽課補還借
欠戶部及拖欠軍府年例井山西布政司易換民糧
之數每引定價四錢不許侵為餘鹽之說朦朧奏討
又題准四川大寧安雲等一十五場額辦鹽課俱照
弘治十五年則例銀徵存留本省以備接濟松茂運
糧腳價之費每年按季徵收与秋糧一體起解其小
民遠糧本色止徵正米價銀不許重派腳價
十三年題准山東長蘆二處商人違限罰鹽俱以限
滿擬罪未及二年者以年半論未及年半者以一年
論未及半年者止照例問罪免罰鹽
二十四年鹽院盛某驗而出巡事內開凡遇商人齎
捉勘合實收運司逐与比對戶部原發流通底簿硃
墨字號相同及無洗改等弊每引名一名拈閣均派
上中下三等場分者數派場應買添引餘鹽者於原

派場分收買不許越場搀收等因
弘治二十四年又題准兩浙嚴辦水鄉鹽課照舊折價解部存留在
場者徵收折色解運司給商下場買鹽聽掣
三十年題准兩浙運司天賜場原額引目俱改派仁
和許村二場輪次買補完日就於二場行引截角還
赴杭州批驗所掣放
又題准兩浙運司今後遇該邊商納價派場買補不
必拘定多分隨派隨給邊商有不願赴場者方許內
商牙店三面赴司告擬即与邊商名下註記明白以
杜冒頂之弊
三十一年議准河東鹽法司目增入太原大同字樣
行令二府一例行鹽并行巡鹽御史將王府三司食
鹽查照彼中鹽價定与折色於贓罰銀內解送不許
仍前撥給本色滋生弊端
又題准湖廣衡寶二府仍食淮鹽鄖陽一府造入兩
淮行鹽地方引目搀鹽發賣
隆慶中御史孫以仁言兩淮鹽引之滯塞價之減削
始由于工本之加常而致也今欲以河鹽惟鹽並掣
疏通則內商堆鹽日漸壅塞邊商引目日益阻滯蓋
邊商之引必得內商接買而後行緣以內而國課外

而軍餉一旦不能兼供搜年報中數年守支顧此未
免失彼是以盡西北之旅報中以籌邊聚東南之商
分撥以供課視國初鹽法迥然不同今以河鹽隨到
隨掣內商守支日久不得超利或別圖改業況夫堆
鹽山積與誰肯收邊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候掣又
老竟見影于淮上而為國課之事先者乎宜停止兼
掣為便於是二本河鹽及部御史所奏請理鹽恐議
罷而商困稍蘇
二年題准額課改行小鹽以隆慶三年為始每引定
以正鹽二百觔外加包索三十觔帶餘鹽七十觔共
三百觔為定例每引餘鹽七十觔納銀一錢四分五
厘比舊每引少銀一錢五分五厘將內商派引執照
紙張中津榷稅與各邊使陪戶買補折色引鹽等
項銀兩加增抵補仍查照戶部邊議存積三分改中
本司每引價銀二錢上下以抵補前課之額
又題准許竈丁多開小井以補蠲并逃丁之數不必
加增其保寧重慶嘉潼等處窩遠商人赴提舉司告
給小票不便亦令增加引票酌定張數分發五府州
縣就近告給
四年令兩淮鹽法盡復大鹽舊例

又令河南南陽府所屬鄧唐十二州縣改鑄銅版仍
屬河東行鹽地方
又令山西太原府所屬陽曲等十州縣并汾州及所
屬三縣共四十州縣以後通食票鹽每票抽稅銀六分
責令冀寧道督理完解運司每年終巡鹽御史題解
戶部遼邊其關防稽考之法悉照鹽法則例舉行其
原派陽曲等十四州縣引目准令均攤河東運司行
鹽地方
又奏准河東鹽運司開墾解州陸小等池照太汾事
例印給小票發賣其撈辦入官鹽課當校三年內實
收之數酌為定額接補東池額欠有餘一併補給大
同并布政司年例之數仍令運司各官遵照舊制週
司副駐劄安邑專管東場運司駐劄池南專管南場
運判駐劄解州專管西場各鹽拯州掌印官協理安
鹽等池北岸中場責運使帶領分守河東道移駐解
州監理東西兩池事務將道原領勅書添載監理解
州鹽法字樣換給巡鹽御史亦照長蘆兩淮巡鹽并
陝西巡茶事例就便巡歷該管行鹽地方續以數立南場不便
六年奏准寧波府所轄五縣松江所轄二縣共一十

四場俱無任賣商引又未議行票鹽令僉選牙埠置立簿票每票一張照鹽三百觔納銀一錢二分萬曆初兩淮鹽法如 世廟時制毋紛更商人亦便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則江西五府（南安贛州袁州臨江吉安）及湖廣一府（永州）行廣鹽蓋臣至累疏力爭不能復額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遠售且廣鹽既逐諸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間亡慮皆賤買私鹽而淮鹽大阻故水商船徙逐勢不能無愆期而淮南鹽歲掣減舊額四之一乃部解餘銀六十萬歲兩解毋容緩則預徵於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所

預徵商銀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徵堆鹽徵盡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未買引而徵也其後寧夏軍及島夷內訌以客兵餉費鉅無所出始議增寧夏引鹽八萬東征引鹽四萬者奇名加增鹽附單搭掣以佐軍與旦夕之費而諸猾積猾為奸利者往往督部劄付援為例於是有加罰違沒引鹽（遂沒者商人領引平遠及印号）（不掣畔引或鹽為火燬船沉溺折鹽未而引存皆沒官引或引遂落境戰引夫鹽存稚有鹽不待行為技官鹽伏禁無待貫補及是而商匙鄙請加罰加中綱之數或貫新引而鹽或領教引支鹽保超杖趣掣大幸加何鹽及新增鹽類）以舊鹽舊引而告加罰款許命搭掣射利者趨焉而運司黠猾吏重賄因得主使官私加罰

而盜賣之諸領部劄者及不與焉是衆大銜憤會上方大榷海內商賈因奏言兩淮沒犯引鹽歲久山積遣內臣賣之可得銀數十萬為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內臣查積鹽納所駐為鹽政府焉既至而沒官鹽歲久消折盡（先是亦有給火票許商徑賣者故啓事端）乃括藏中積餘銀五萬上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探巨商積鏹累巨萬者捕籍治籍其貲以獻即沿海灶戶稍殷實無得免久之乃疏掣賣兩淮犯沒八萬餘引附單搭掣歲輸銀十二萬兩入內帑先後鹽法御史累疏諫極懇切不報然鹽政內臣歲欲取羸於商猶時時靡之而求

商行販楚中者受榷稅使禍尤慘急則鳥峯散散無復有願買新鹽者矣嗚呼自代有鹽法以來未有若我 國家九邊軍實半仰給于鹽課兩淮歲課有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出出于灶也以區區海濱荒蕩斥鹵之壤民穴居露處魑魅之與群而歲供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傳郵為虐所持供課之外商收其餘鹽得錢易粟以糊其口若商不得利則徙業海上錢無所得粟寒無所得衣是坐斃耳將強者冒禁公行集衆私販因而椎埋甚則盜弄潢池震動城邑若唐末黃巢王仙芝之類是矣故商

不得利之禍淺而竈不得食之禍深即如適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樊刈草蕩不顧煎辦官鹽多方撫諭亦莫之何旦商人望々為利公令破家折產償受害辱富者以貧々者以死彼所戀藉唯々鹽課徵々課未忍割而從業若束縛々意使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餘萬粟輸九邊以為兵食者乎即今晏弘羊桑孔無救于薊鹽々變矣大都鹽法々本在恤竈在通商在慎任人先朝忠以遠應之臣其成言具在

彭侍郎韶云天下小民無處皆窮若而竈戶獨甚旦行視海濱目擊其苦為之涕下破屋缺椽不蔽風日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々苦也山蕩洲渡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薪此積薪々苦也曬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陰寒破骨亦必為々些淋滷々苦也煎者燒灼蓬頭垢面人形盡變酷暑如湯不敢暫離此煮辦々苦也寒暑陰晴日有程課煎辦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々苦也客商至場無鹽抵價備極逼辱舉家憂惶此賠鹽々苦也逃亡則身口飄零仕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宜莫如竈戶矣

霍僉事韜云國初君商中鹽官之征至薄而商之利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貴窩復取利錢復以長蘆兩浙搭配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及其轉賣不得不增價以市利而鹽益湧貴夫正鹽踴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由也為救時之策宜莫若令商多買餘鹽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三引甚輸粟于边如永樂時納粮二斗五升之例其非官引而輒買餘鹽者量重辟蓋官價減則商旅樂趨餘鹽盡收則竈戶可得厥利而士民亦無淡食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墾邊地課粟則邊地（照甲今餘鹽益難于邊行矣策甚善）愈闢邊防愈固此百年之利也

萬曆五年題准先因兩淮堆鹽壅滯數多暫停存積今照舊開中

九年鹽院曹為定引價以通商賈事內開自今為始凡關到邊商引目一一挨到在司官收官給不許邊內二商自相交易每引議定價銀一錢八分永為定規

十年戶部為清查新舊法馬以平出納事咨布政司劄仰本司將發去新發下法馬一副一分至九分一

錢至九錢一兩至九兩十兩至一百兩查收應用將舊法焉呈司類繳

又題准兩浙鹽課務令盡數通完如有拖欠每年終總計完欠分數將各運司縣場掌印管鹽官照依京庫錢糧事例分別參發

又題准兩浙巡鹽御史嚴督運司將杭嘉紹三批驗所每季掣鹽俱以掣單日為始五十日內盡數交完餘鹽筭銀印給限帖發運行鹽地方住賣違者問罪如違十日以外即將引鹽追沒三分之一二十日以外追沒三分之二一月以外盡沒入官如有風雨暫頃阻滯量行寬假

十三年鹽院黃批允司呈為條議鹽法事宜以垂永利事內開抄令議以錢糧完欠為陞擢之法其錢糧完發者引目量加之其錢糧欠而遲者引目量減之其無籍棍徒冒領引目錢糧拖欠者革退除名務使有本之人皆得行引無籍之棍不得冒支則引目之源既清而錢糧拖欠之弊自革

又內開鹽票舊規解赴本院印發各府道里隔遠往來稽遲州縣又將各票擱與應捕人役追納額銀權在應捕之手不免有私販公行之弊深屬不便今議刷印鹽票先截一角就近解赴鹽法道掛號印發各府轉行各州縣每票以三百觔為準票上填定地方限期本州縣印蓋給付本告商執到場該場截去一角照運告指地方到日掌印官驗票盤包觔數相同速賣價足截去一角給還原發州縣限終銀票解繳本府將銀類解運司將票又截一角徑繳本道仍將發到票數收過票銀總造冊一樣二本一送本院一送本道稽考前鹽不許過本府界則發票依期而繳票不敢違限稽覈不廢而冒領無所容奸矣

十四年本司為申飭截角以重鹽法事照得截角之法在各場得以驗支鹽之完欠在蒲臺得以驗進關之真偽在洛口得以驗進關之虛實在各行鹽地方得以驗鹽到鹽賣之有無關係最重但法久弊生人心玩愒往往有報截角而並未繳角到司者官司何憑稽考私鹽何緣杜絕相應通行申飭

十七年山東巡撫李某題編審事宜內三款云一優恤復業以開招撫逃移之路本司審户之後有新告復業者並不編派分厘丁課止給執照復業其萬曆十六年以前節次拖欠錢糧已經擬免十七年以後丁課已經閣除並不許總領人等告害置待二十二

年當戶入冊其在場竈蕩許令開墾不拘多寡每畝
止徵課銀一半五年之外方照數全徵一戶給縣帖
以杜滑攙多收之害每戶各給縣帖一紙門頭收執
自萬曆十七年起至二十一年止各將後開應納課
銀照數完納如有總科額外多收者許納戶執帖赴司
陳告具縣帖式樣　某場某甲某人原額灶地若干
畝該地鹽銀若干　某則某丁每丁該鹽銀若干　某人
某八　一丁給腰牌以清奸灶隱漏之弊審編內舊
管新收已未成丁各給印記年貌小木腰牌一張門
頭照式填寫給與戶丁每丁一張如無牌者及有牌
而牌上空處不填明者即係隱丁許各灶戶出首挐
送場官審實重責應納丁銀引鹽不拘某則每年俱
令被首之人代納直至下次審編入冊而止其年貌
腰牌式樣　某場某甲祖名某下某則杜丁某　乳
名某年若干歲身　面鬚　祖某父某　無牌及空處
不填明者即係隱丁

鹽法通例

凡歲辦額鹽洪武初定兩淮歲辦鹽數每引四百斤
官給工本米一石兩浙如之後分一引為二引而以
四百斤者為大引二百斤者為小引名曰改辦小引
鹽
二年定山東北平河間靈州廣東海北歲辦鹽課每
引四百斤河東歲辦鹽課每引二百斤
二十三年定兩淮兩浙各竈戶每丁歲辦小引鹽一
十六引每引重二百斤共歲額七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引優鹽工丁半之其餘工丁四分
二十六年定凡天下辦鹽去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
年終各該運司并鹽課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
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戶部委官於內府戶科
領出立案附卷作數及查照繳到通關內該辦鹽課
凡對有原額虧照數追理
正統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
分為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候
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之到即支謂之存
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支客商謂之常股凡中常
股價輕存積價重

弘治二年令各處歲報鹽課冊內務開寫具運司提舉司每歲額辦鹽課存積常股數目該本色鹽若干或布米等折貨若干某場鹽課歲辦若干辦完若干每項各立行款開寫官攢某人總催某人辦課鹽課或布或米或貨收入某字號倉因某年月日完足出給某字號通關送繳查筭無差各款後空立前件長蘆山東河東運司於次年三月終兩淮兩浙運司於次年四月終福建廣東雲南四川運司提舉司於次年六月終差吏親齎奏繳仍造清冊二本一本送戶科註銷一本送本部查考若有過期并數目不清及虛出捏造者查究問罪

正德十三年令各運司提舉司但係海濱竈戶應辦額鹽及應納因鹽俱收本色給商不許折收價銀派各及商買補造者聽巡鹽御史等官嚴加究治凡工本鹽鈔洪武十七年定兩淮兩浙鹽工本鈔每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每引俱二貫

二十八年令兩淮兩浙鹽運司煎鹽工本照各場額辦鹽數關鈔遣監生管運給散

宣德五年罷差監生於兩淮兩浙給散煎鹽工本鈔每歲照山東例於官庫內關給

凡餘鹽景泰元年令竈丁餘鹽每引給米淮鹽八斗浙鹽六十長蘆鹽四斗

正德五年令上中場分竈戶所煎鹽觔除繳本場正課外多餘之數許缺鹽場分竈戶自相貿易

嘉靖元年議准各運司以後有私餘引鹽俱令本處召商納價解部

三年奏准以後各竈丁除辦納正課外餘積之數聽賣有引商人照例納銀解部赴各批驗所掣割

十五年議准今後商人到場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許陳告查實止將正鹽稱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勒灶餘鹽積多聽巡鹽御史區處或召有本商人收買隨同正引稱掣

二十一年題准今後開中引鹽只許正鹽掣掣其額外餘鹽盡行革去

又題准商竈侵擾太倉銀積少支多各運司餘鹽照舊納銀解部以濟邊儲其兩淮價銀自本年為始量為姓減每二百觔淮南定價五錢五分淮北四錢山東兩浙長蘆各照原定舊價收納

凡開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客商興販鹽貨各照行

盐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户部
委官關領本部將果文立案委官於內府印造候畢
日將造完引目呈堂關領回部督匠編號用印完備
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收領回還取領狀入卷備照
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盐賣畢隨即將
退引赴住買官司依例繳納有司類解各運司運司
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盐糧務要
量其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則
例立案具奏出榜給發各司府州并淮浙等運司張
掛召商中納

二十八年定開中納米則例出榜召商於缺粮倉分
上納仍先編置勘合并底簿發各該布政并都司衛
分及收粮衙門收掌如遇客商納糧完填寫所納糧
并該支引盐數目付客商賫赴各該運司及盐課提
舉司照數支盐其底簿發各運司及盐課提舉司收
掌候中盐客商納米完齋執勘合到比對硃墨字號
相同照數支盐

又令以盐糧勘合并盐引印及盐引綑校收貯內府
户科編號木記收貯户部遇該召商開中本部奏請
印刷編定給發客商

永樂十七年令各處客商原中不拘資次盐引到遇
即支

又令中盐客商齋倉鈔赴運司運司查原來印信比
對明白即與派場支盐

正統二年令兩淮運司永樂年間客商該支引盐以
十分為率支與淮盐四分其六分兌與山東運司支
給不願兌者聽令守支

又令各該中盐衛分造冊一本具客商名數径繳户
部其盐運司仍將該司額辦盐數申報每年終支過
引盐及客商姓名另具揔數径申本部註銷

三年奏准召商納馬中盐每上等馬一匹一百二十
引中等馬一匹一百引

令客商中納官盐支給不敷者兩淮運司雲南盐課
提舉司於河東陝西福建廣東各運司提舉司兌支
河間長蘆及河東陝西運司於廣東河北盐課司兌
支

又令各邊召商中納盐糧淮浙兼中如以十分為率
淮盐八分浙盐二分或淮盐七分浙盐三分淮盐止
米麥二色浙盐雜糧皆准

又令各運司給商引目每引納中夾紙一張至關領

之時類解户部倒引
又令四川陝西雲南中鹽客商免納引紙
五年令年遠客商中鹽未支者每引給資本鈔三十
錠願守支者聽。
八年奏准永樂洪熙宣德年間客商原中淮浙長蘆
運司引鹽願兑支河東山東福建運司者每一引支
與二引不願者聽其守支
九年令客商中鹽不許過三千引其所納糧限半年
完足不完者扣日截出勘合
十年令客商年久不得支鹽願兑支者如係原中地
方准量各場遠近三七關支非原中地方一引兑與
二引者量地遠近中半關支
十四年令中鹽客商先將倉鈔齎赴户部送禮部鑄
印局辨驗前去運司支鹽
景泰元年令各處該上鹽糧倉分置内外字號底簿
二扇用半印勘合内號一扇本倉收外號一扇申送
運司俾各商齎倉鈔前來比對印信硃墨字號相同
仍查原技印信勘合并印信流通文簿俱同每於十
二月派場支給造册繳部查照免商人赴部辨印
又令各商中到存積官鹽人到即支其常股鹽每年
依期將見在商人挨次量高低場分派搭封驗引目
赴場閘大備將商名貫址勘合字號米鹽數目搭派
場分造册繳部年終仍將放過商名鹽數類總造册
送部查照。
又令收糧衙門類填勘合每遇客商不得過二十名
年終通將商人糧解鹽數并倉鈔勘合造册送部查
考
二年令各商報中鹽數遲延一年之上不報完者即
於常股鹽内派撥挨次開支
四年令各運司提舉司客商引目支鹽出場該場即
為截角仍具商名引數申繳總司收照
成化四年令遼東各倉鹽引許商人運米近倉之家囤
放告報管糧官親驗是實取寄主鄰佑人等結狀方
許進倉隨即暫同官攢監收作數年終巡撫官照例
別委官查盤若有虧弊將經收人員通問均陪完日
許填勘合繳部行場支鹽不以折罰
十六年令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客商所中引鹽全未
者各造册送部於原籍有司關給資本鈔每引三十
錠景泰元年以後未支引鹽願關資本鈔者聽願守
支兑換者兩淮兑福建山東兩浙兑廣東俱每引加

半引不領者聽照守支
十八年令各處開中鹽糧戶部行南京戶部編造勘
合底簿之後仍各運司等衙門查取客商姓名并原
奏其號勘合於某年月日奉某例該支鹽若干開報
該部查考其該衙門關領引目之日備開勘合字號
客商姓名比對相同依数領給其客商領過引目鹽
斛各運司提舉司務開支過某年項下若干事故者
門除候年終通類分豁舊管收除實在数目造冊一
樣三本一本送南京戶部查對一本送戶部一本送
處巡鹽御史并風憲官處若有一應奸弊聽該部參
究
十九年奏准正統十四年以前客商中鹽未支者
准鹽每引給資本鈔三十錠兩浙廣東四川雲南每
引二十五錠河東長蘆福建山東每引二十錠其景
泰元年以後願關資本鈔者及令狀代支故商引鹽
者亦照此例
又令客商支鹽皆以上下場分三七分派常股存積
正收正支如違商人治罪鹽貨入官、吏坐以枉法
贓罪
又令各運司派撥商人下場單帖及引目俱送該官
分司驗實印封倒支轉發場該場封收在官聽令守
支罷將引截角照鹽出場
又令運司於客商齎到勘合連底簿俱送巡鹽御史
處比對相同掛號明白方與派場其運司關引之時
該部亦要查数明白如法印封給與領回運司辨驗
引真数足另封收貯遂起給散若商人不到者聽令
再領不許混同收放新舊那移及縱容通同盜賣
又令各鹽運司提舉司徵解商人引紙每一百張收
銀三錢委官運南京戶部轉應天府官庫凡過本部
缺紙先期會計行令該府拘集鋪行收買送用積餘
銀准折官軍俸糧
弘治元年令上納引鹽客商病故無子父母見在兄
弟同居同爨不係別籍財妻能守志不願適人孫非
乞養過繼者保勘明白俱准代支妾若改嫁仍追還
官其伯叔妾姪并在室出嫁之女及遠族異爨之人
不許代支
又令支鹽客商每鹽一引勸借米一斗或麥一斗五
升其無鹽自買補者免勸借
二年令各鹽場該支客商如有見鹽者運司具查同
引目手本付客商齎至巡鹽御史處告投比對数目

相同親筆責限分司官支給如過期不與支給者問
罪
三年奏准凡客商未支引鹽不分存沒已未到官但
過三十五年者俱不准告開其流通底簿并勘合文
簿盡行銷繳
十六年令已故商人遺下引鹽父母祖孫同居兄弟
俱准兑支免其具奏止於巡鹽御史告行運司查勘
支給
正德三年議准遼東二十五衛鹽場額設軍餘煎辦
本衛官軍食鹽雖衛窵遠難以運送自後免運給軍
令加倍煎辦每年共鹽七百七十一萬二千八百六
十觔該三萬八千五百六十四引每引定價銀二錢
召商糴料以備官軍月糧支用
五年議准鹽課不許於腹裏地中賣亦不許奏開殘
鹽以遂商人奸計待各邊奏有缺乏戶部開送邊報
中本色糧草不許折納銀兩
正德十年令南京戶部印編鹽糧勘合置立底簿二扇內
號一扇送本部外號一扇發運司各收掌商人在邊
納領勘合類繳本部比號銷註又每年置流通文簿
一扇計紙一百張印鈐發運司挨次附寫商人鹽數
以憑年終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
出場記支訖二字隔年不支者改派別商本部仍每
年坐委員外郎主事一員專管錢法簿籍計算鹽課
高下邊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
比對勘合查革奸弊
正德十六年令將鹽商貫址年貌事由到司到場出場秤
掣日期并經過住賣地方銷繳限期刊板各留空處
如各府縣路引之式隨處填註以杜退引影射之弊
嘉靖五年議准以後各邊開中司鹽都遵照舊例不
許徑自奏討及專乞准鹽
六年議准以後開中兩浙鹽課價銀每引以六錢為
例不許任意增添兩浙長蘆仍量搭配
八年議准今後各邊開中淮浙等引鹽俱要查照舊
例召商上納本色糧料草束不許折納銀兩其商人
自出財力開耕邊地上納引鹽者聽
又議准遼東各衛鹽場煎辦官軍食鹽果有額外餘
鹽盡行查出召商收買易穀上倉以備賑濟支用
十四年題准以後開中引鹽給與戶部印信文簿一
扇行令管糧郎中無郎中處所行巡撫都御史收掌
如遇商人報中驗其實在糧銀若干方與准行隨將

本商年貌籍貫并納完糧草數目明白登簿給與勘
合賫收一併照傳填寫事完將簿印封送部轉發巡
鹽御史收候查驗若有詐冐嚴加根究干礙內外人
員一併參提從重治罪本部仍每年正月將派過各
運司引鹽數目類行各該衙門先將在庫私鹽紙贖
等銀照例每引三釐預解南京戶部造引領回俟商
人投到勘合即與給引派支所納紙價貯庫以備来
年解造
又題准兩淮鹽觔每包五百五十觔內二百八十五
觔連包索為正引原定六錢近減作五錢二百六十
五觔為餘鹽淮南原定八錢今減作六錢五分淮北
原定六錢今減作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二
百五十觔原定四錢近減作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二
百為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批驗所四錢伍
分紹興批驗所四錢溫州批驗所二錢長蘆山東每
包四百三十觔內二百零五觔為正引長蘆定價二
錢山東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觔連包索為餘鹽長
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
八分今減作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照舊淮浙上納
本色糧草長蘆山東折納價銀遇有願納本色者聽
餘鹽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
客兵糧草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處淮鹽再減價
五分每引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價五分每引銀三
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長蘆不必更搭山東開浙鹽
搭山東不必更搭長蘆以便掣支正餘鹽觔數外各
商不許夾帶違者依時價追入官問罪
二十三年題准今後各邊額鹽并加添歲用不敷存
積鹽俱於先一年秋月開中以求時糴買糧草
二十七年題准自二十八年為始開中引鹽無論常
股存積不分淮浙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止令上
納本色糧草仍須申嚴法令不許勢豪占中經記包
攬并禁革額外勸借官攢常例使商人獲利樂從
二十九年題准河東引目舊投行鹽地方之下當增
入南陽汝州字樣及歸德與路安二州近改為府一
體改正另行鑄造
四十年題准自今以後每正鹽一引之外許帶餘鹽
一引正鹽在各邊報中上納糧草餘在各運司查照
題定則例徵銀解部永為遵守
隆慶二年題准南京工部各查照鑄造銅版完日送
南京戶科收貯刷印引目通行各該鹽運司提舉司

分為四起限期兩淮限三月中兩浙限四月中長蘆限五月河東福建廣東陝西四川雲南各為一起陝限八月終各依期差人赴南京戶部關領引目

萬曆六年題准南京戶部自萬曆二年以後鹽引勘合以二千引為一道照數刷完轉發各邊收掌如遇商人納完糧草即行填給

戶典戶部鹽政凡鹽引本部鹽引匠二十九名每遇部咨到開中某運司鹽糧若干該用勘合若干進紙南京戶科刷印完領回本部用印勘合仍付原差官員齎至中鹽官處交割底簿及流通文簿印封經發運司收掌候領到勘合比號相同派場支鹽

嘉靖四十五年題准南京戶部各運司提舉司查照舊例以後將引紙價銀徑解應天府收貯該部缺紙刷引應天府估價買解科道官嚴為查盤積有餘銀照例準折官員俸糧不許別項那用

萬曆五年奏准南京戶部選委司官一員專印鹽引各運司起紙解到即將各匠計紙限工印刷每以職名粘簿封發運司

凡供應鹽觔南京光祿寺撰鹽二千觔青白鹽四萬觔孝陵神宮監白鹽三千觔南京內府供用庫青白鹽二萬觔俱兩淮運司徵納南京內官監青鹽三千五百觔鹽包三千五百箇南京太常寺祭祀潔淨白鹽一百九十觔六兩南京神樂觀青鹽三千觔俱龍江鹽倉徵納

凡本部收受各布政司鹽糧鈔遇有生鈔開數進庫准作新鈔支銷其擠過鹽鈔與上新河船料好鈔開作一等舊鈔入庫如五城兵馬司宣課司稅課司局河泊所及各關鈔并各衙門戶口食鹽鈔俱作二等舊鈔入庫自後應天府買辦各衙門關支折色等項明開合支新鈔若干或一等二等舊鈔若干以便稽考

弘治十六年議准各處解納戶口食鹽錢鈔俱收價銀解部每鈔五千貫銅錢一萬文擬進內府交納者定與價銀二十[illegible]者一十九兩著令鋪戶領出收買錢鈔上納和算餘銀收補別項錢糧

嘉靖二年議准湖廣等布政司起運南京食鹽錢鈔每一貫折銀三厘銅錢七文折銀一分徵解南京支用

六年議准收到各處戶口鹽鈔價銀除鈔價照舊買

鈔上納外其錢價銀扣寄該部候應天府遇有內府
衙門用過舖行絲料等項價銀支給不必買錢及扣
餘銀買米
十年題准各處解到戶口鈔銀仍照例收貯本部銀
庫以備軍餉缺乏支用
隆慶元年題准南京戶部將庫貯官吏食塩鈔銀易買
絲料解部送神帛堂織造
凡文武官吏戶口食塩本部先期行各衙門取勘口
數造册繳部合用引目依數預發運司收掌遇有差
官吏賫到勘合文册印信領狀即行二所放支俱於
本年十二月以裏関盡如有過限者照在京官軍関
支月糧事例扣除
凡南京大小衙門官吏戶口食塩鈔解赴寶鈔廣惠庫
交收類行兩淮都轉運塩使司照例関塩給散
凡旗軍人等戶口食塩免納鈔候塩有積納鈔関支
官吏食塩減半関支不得過十五口之數
成化十九年令南京各衙門関支食塩五府六部都
察院等衙門并錦衣衛俱派儀真批驗所其餘衛所
并五城兵馬指揮俱派淮安批驗所務要辨驗批領
帖文引目無偽方令正數正支運回給散

弘治十八年奏差科道等官給散南京各衛所関支
食塩禁革包攬侵欺等弊
會典戶部月塩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內外大軍関支
月塩有家小者月支二斤無家小者月支一斤其在
京衛分如遇按月支塩將該支軍名塩數造册中繳
合干上司轉達戶部磨算相同立案將原繳文册出
給勘合字號坐定軍名塩數劄付龍江塩倉放支如
有事故就便扣除支剩將實收扣除數目申報戶部
於原編勘合字號底簿內註銷以憑稽考仍立案備
照其在外衛所軍士月塩亦有支鈔去處每塩一斤
折鈔一百文照例行移有司於官錢內支給如有事
故一體扣除
正統二年令修蓋德勝等門做工軍餘人匠每名月
支食塩一斤
三年令甘肅等處官軍於本地出塩去處自行撈取
食用
四年令京衛調出遼東操備軍士照彼處例每名月
給食塩二斤
成化十二年令見今營造軍民人匠每名月給食塩
一斤

十三年令南北二京錦衣等衛軍校尉各處旗校軍
士月鹽一觔住支
官民戶口鹽鈔　洪武二十四年令揚州府泰州竈
戶照溫台處三府例支食官鹽折細鈔貫每引二百
觔米四石每一石折鈔二貫五百文其鈔就准工本
工本數多而鈔少官為補支工本數少而鈔多扣除
工本外餘鈔納官
永樂二年令兩京官吏人等及各處官民戶口食鹽
每歲大口納鈔一十二貫支鹽一十二觔小口納鈔
六貫支鹽六觔市民食鹽每引納鈔二百貫鄉民食
鹽每引納米五石每石折鈔一百貫每引該鈔五百
貫
三年令浙江等布政司并北直隸府州縣官民人等
戶口食鹽各隨地方徵收歲用糧多處徵米歲用糧
少處徵鈔
四年令米食鹽官民人等一體見丁納鈔支鹽大口
十五歲以上月支鹽一觔納鈔一貫小口十歲以上
月支鹽半觔納鈔五百文
八年令給　孝陵神宮監食鹽每歲六十觔
洪熙元年令免徵貴州宣慰司諸種人鹽鈔

正統三年令關支戶口官軍食鹽各該運司給批總
填鹽觔數目定與程期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檢
司照數秤掣盤驗關防給散畢在京於戶部在外本
衙門依限送繳仍將前批通發運司查銷
人令各處徵收戶口食鹽鈔貫不拘軟爛但有字貫
者即與收受
又令天下戶口鹽鈔俱減半徵收官吏并隨住大口
全徵
四年令該關食鹽如過期三年之上者住支
又令未出幼男女及孤寡殘疾充軍當近下故人口
免徵鹽鈔
又令免徵貴州鎮遠等府鹽鈔
七年令山東布政司戶口食鹽布疋照例折鈔
九年令浙江等布政司并北直隸蘇松等府州縣戶
口食鹽米鈔先委官取勘該管人戶分豁舊管收除
實在男婦大小人口并該徵米鈔數目造冊齎繳照
稅糧實徵文冊定限差人送部如違限及數目不清
差來人送問經該官吏查提問罪
景泰五年令官吏人等食鹽吏典承差許報五口至
十口文武官員許報十五口至三十口

成化二年令戶口塩該納米者仍舊納米該納鈔者
者錢鈔中半兼收
七年令免今年各處戶口塩鈔以後不許折收銀米
七年令在京各衙門差撥官吏人等到於長蘆關支
食塩各將塩觔數目造冊繳報戶部預發運司收照
其本衙門與差人、員照身批文止開各人職役姓
名不許開寫塩數定與限期赴運司告投運司就於
批內寫到司月日用印鈐蓋給還照身仍取領狀與
發去文冊數目另給照塩批文定限下場支塩回還
本衙門查照原差人役若有在外不回有違　欽限
兩個月之之上提問
十年令戶口塩價內該解京庫者錢鈔兼收每鈔一
貫折錢二文其該存留之數願納米者聽願納鈔者
照舊
十三年令在京各衙門戶口食塩該納鈔貫該關塩
觔每年各造青冊三本送部存留一本備照一本發
場放支內各將一本發總或二十本三四十本該司用
印信手本陸續封送都察院轉發巡塩御史發下該
司收候遇有關支比對數目相同方總關領
十六年令今後各　王府每年與本色食塩三百觔
各隨分封地方徽崇二府於河東襄吉興益雍榮六
府於兩淮德衛涇三府於山東各運司壽中二府於
四川塩課司各關支停止解價之例
弘治二年令各處戶口食塩鈔許原封折腰對半徵
收各封成塊就於批文內填寫貫數解部驗進該庫
交收
十六年議准天下司府州縣今後該府起運戶口食
塩錢鈔照例錢鈔兼收各差解戶隨順差官赴京交
納存留者納米納錢聽從其便
正德八年議准山東被賊傷殘食塩戶口見在者照
舊徵納死亡者除豁田地被災五分者存留糧內減
免二分
十三年令河南山東二布政司戶口食塩折收錢鈔
解司轉庫上納
十六年令山東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例該
起運戶口食塩錢糧徵收本色
嘉靖元年令將靖江王府二次奏討食塩六十引行
廣東布政司差人領齎原擬價銀六十兩送至廣西
布政司發買熟塩一萬二千觔進用不許仍前差官
關支

六年詔各處起運京庫戶口鹽鈔令後每鈔一貫折
銀一厘一毫四絲三忽每錢七文折銀一分計鈔一
塊共折銀四兩經收大戶人等不得分外科數侵欺
入己
十四年令在京各衛門關支食鹽俱限正月以裏將
官吏鹽觔數目及支鹽人員姓名類造印信文冊關
送戶部類行運司仍給信批照一張前赴運司換興
支鹽官吏并出鹽水程至天津執單赴兵備道告驗
塗抹類發批驗所繳回運司至河西務赴收料主事
處驗張家灣赴通州坐糧員外處驗鈔崇文門照例
驗訖水程赴管九門兼理鹽法戶部委官處驗放水
程收抹類送本部發回運司銷照如有影射夾帶所
在官司盤出照例拏問參奏各衛門差委支鹽人員
有私出批票縱容興販并運司不查舉者聽巡鹽御
史參究
十五年令陝西西鳳延鞏漢中五府多餘戶口鈔銀
各照原議處補祿糧布花及固原歲用不敷之數
二十四年題准大名府原解保定府庫戶口食鹽錢
鈔於內分撥錢二十八萬五千七百六十文鈔一千
四萬二千八百四十貫解部轉發薊州庫交收以備

營州前屯衛并寬河所官吏折俸支用
二十七年題准戶口食鹽錢鈔照例文武衛門官吏
及隨住人口全徵支鹽市民男婦減半納鈔鄉民納
米有原納鈔者照市民徵收其司府州縣例該起運
京庫錢鈔內係中半徵收者照嘉靖六年詔例每鈔
一千貫錢二千文折銀四兩徵解不許分外科取其
起運宣府等處應解折色者照舊徵銀起解存留者
收貯本處官庫支給官軍俸糧等項鄉民納米分派
缺糧倉分上納取獲通關繳報
三十一年令長蘆運司每年給將汝趙二府食鹽照
依衛德二府鹽數一體動支本司贓罰銀各四百兩
照數解給
凡掣割正統三年令灶戶起運官鹽運司給批塡
數目用印鈐蓋定限給付執照各處批驗所巡鹽司
照數掣掣盤驗送納單在京于戶部在外於本衛門
送繳批發運司查銷
景泰元年令起運兩京鹽并客商簽賣引鹽南京于
龍江批驗所掣掣俱赴江東門北京於張家灣批驗
所掣掣俱赴崇文門開報兩京戶部各委官看驗批
放入城各門不許混放

成化七年令山東郯城縣每歲委官秤掣清洛場塩商
九年令兩淮運司凡盤獲一應私塩并沒官掣割等
項商塩俱運至儀真批驗所并本所掣割餘塩通至
二萬引以上開報差官變賣給邊
十一年長蘆運司凡收割沒餘塩積至一千觔以上
申報户部變賣
十九年令儀真淮安批驗所運塩客商不拘官軍民
俱依法掣割其割沒餘塩除放支南京各衛門食塩
外巡塩御史按季督同運司掌印監掣等官變賣時
價類解户部
弘治二年令各處秤掣引塩止許批驗所官若本所
無官方委運司官有司不許干預
正德二年令四川萬縣等處抽掣塩銀自本年為始
每年會筭類解户部仍將一年收過銀数造冊送部
查考
五年令以後商人支塩出場必待秤掣之後量地遠
近定與水程引隨所在官司賣過即繳不許過違一
年之上
九年奏准各運司遇割沒餘塩巡塩御史督同運司
從公估賣或聽本商納價年終類解太倉銀庫以濟
邊用
十四年令各運司今後割沒餘塩不拘多寡俱令本
商照依時估納銀中賣量加大耗以資解人路費若
本商乘機夾帶嫡通官吏不行盡數掣割者船塩沒官
官吏坐以枉法贓罪照例問遣
嘉靖二年議准以後兩淮運司割沒私餘塩觔淮南
每引價一兩淮北每引價八錢俱存留變賣銀兩解部
接濟邊儲
四年令各運司掣割私餘等項塩價但積至一十萬
兩即便類解年終將解過次數申報户部查考不許
挪移侵欺
十五年令山東長蘆二運司召商報中先年割沒人
官引塩及中支未盡殘塩定價有差
二十一年題准今後割沒餘塩許令變賣解部不拘
本商別商遇有見在塩價即與中納如有勢豪占中
者聽巡按御史參奏重處
四十五年題准詳割塩引五百五十觔外附帶餘塩
二十二觔淮南定價一錢一分淮北九分以補原割
沒本銀無扣之數此外若多餘塩照舊一分一觔割
沒

又議淮長蘆山東二運司商人報中引鹽正餘外有
一包多重二十觔納銀一錢百觔以上依舊問徒沒
鹽入官若于一包正數外夾帶重百餘觔積至二十
包而重二千觔者照例發遣其有包數更多積算至
二千觔者止照常例割沒問徒
隆慶二年議准商人割沒鹽觔免其重罰積算至五
百五十觔令照近日擬定引價納銀及餘鹽開引起
紙贓濟挑河等銀就將運司收買官引給與一道以
以便照鹽發賣若有分外多捆大包者每觔罰銀三
分所收銀兩與同餘引鹽銀一併解部
六年題准南京石灰山關每年差事簡御史一員專
管掣驗一年定以四掣每仲月巡鹽御史委官稽船
封引會批驗所催船登册務限季限末旬赴關聽掣
萬曆四年題准長蘆割沒鹽商人完納不前每沒四
十觔定銀一錢令本商自行上納
又題准兩淮巡鹽及南道御史以後每季掣鹽以孟
月二十日開價分賣仲月二十日封引季月二十日
到關如期驗放若奸商觀望故違前期者不准續賣
及到關違時者亦不准放
九年題准南京户部添委主事一員每過石灰山關
鹽商到日與鹽政道御史齊諸公所眼同掣驗如御
史不到主事不得行事主事不到御史不得開關其
主事以四季為滿另委更替
凡鹽禁洪武二十七年令公侯伯及文武四品以上
官不得令家人奴僕行商中鹽侵奪民利
宣德五年令往來內官內使官軍人等夾帶私鹽者
許應捕官軍人等盤拏
九年令各處運司并鹽課司但有客商夾帶私鹽者
原支引鹽俱沒入官
十年令各處總兵鎮守及沿河捕盜錦衣衛官監察
御史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府州縣各巡按監察御史
及按察司官俱設法緝捕私鹽如巡簡司捉獲私鹽
考准作事績若雖獲盜而不獲私鹽者不准陞用其
各處軍官縱令家丁興販者家人問罪正犯發本衛
充軍若所管旗軍餘可興販者該管官旗一體坐罪
正統元年令各處有首獲私鹽者鹽入官以(欽照時估給賞)
三年令販賣私鹽軍民人等有能捕獲百觔以上至
二十觔以上為止每鹽一觔賞鈔一貫其近海近場
窮軍貧民有以肩挑易米者不必具奏徑自問結
景泰元年令(各運司提舉司及所屬鹽課司原有山場灘蕩供採柴薪者不許諸人侵占)

三年奏准淮浙山東長蘆運司收到客商退引按季類解福建河東陜西兩運司并四川雲南廣東靈州小鹽池等鹽課提舉司年終類解俱開客商某於某年月日支出官鹽若干發賣某行鹽地方及某月日繳到及已繳若干未繳若干其有沉匿在庫通同庫役人等轉賣影射私鹽者照私鹽榜例問罪

四年奏准凡詐冒代支引鹽者發邊衛充軍

七年奏准凡勢豪軍民人等聚衆興販私鹽者經解兵部發鐵嶺衛充軍其巡捕巡司官兵人等受財故縱及令軍兵用強護送者罪亦如之

成化二年令軍民人等有駕使遮洋大船擺列軍器興販私鹽者邊衛充軍

三年奏准凡越境夾帶興販官私鹽至二千觔以上者不拘軍民舍餘俱充軍舍餘係腹裏者發邊衛係邊衛者發鐵嶺衛其經過官司及四鄰里老俱照例問罪

四年令內外官員之家不許占中鹽引其報中客商引數不許過多若轉賣與人及聽人包攬在內從戶部并戶科參奏在外從巡撫巡鹽等官究治

奏准馬快糧船夾帶私鹽二千觔以上者民發附近衛軍舍餘丁發邊衛原係邊海衛者發遼東鐵嶺衛各充軍

五年奏准販賣私鹽但係駕使多櫓快船擺列軍器及聚至五隻以上者不能見獲許根訪的確坐址姓名告官挨拏追取船隻軍器入官俱照三年例問發

七年令兩淮鄉村灶戶所在有司連家小發遣各場煎辦不許冒名代替及賣放逃回

十三年令沿河軍衛有司應該巡捕官兵止許緝捕本處地方私鹺私販及窩藏寄囤者不許拘留馬快運糧船隻擾軍誤事其運糧并馬快回船照舊于臨清儀真二處委官搜簡不許仍前乘機偷搶盤纏食米等項違者拏問

奏准內外官員凡坐馬快船隻如有夾帶私鹽不分有無知情俱照例問罪各糧船夾帶私鹽該管指揮千戶等官問罪減半給俸

十七年奏准西安府人民不許興販靈州鹽課

十八年令巡捕官員興販私鹽至二千觔以上發邊衛充軍

十九年令客商典當引目與人名為影支或典賣有勢之人名為賣支及以假引賣與商人冒頂真引并

以舊引夥賃与人影射私盐者俱問罪引目盐貨入
官
又令客商偽造印引詭名貨賣者梟首示衆久住盐
場撈買害人者照發原籍當差
又令客商派定場分守支完即打引出場若無見盐
者止許於本場買補若將已完盐課捏作未完逗留
空引侵盜影射私盐者盐貨價錢並入官〻吏從客
以枉法論
二十一年奏准各運司提擧司盐課但有奏討許户
部并科道官糾擧治罪

弘治元年令各處軍衛舍餘興販私盐該管官通同
縱容者問罪革去見任
二年令两淮運司于各盐場每總催一名出通關一
紙編立内外號簿用印鈐蓋責付分司驗各場如遇
總催名下并該管盐課納完分司官查筭歸併倉口
别無虧欠方照名填繳仍委官覆盤不許指倉稽同
通同捏作虧折如違該場分司總同官吏總催委官
俱發边遠充軍户部該司仍立該年盐課文卷一宗
已完未完揔挈照刷户科立上下半年註銷添銷之
法查考各運司提擧司以每歲辦完盐課寔數年終

造冊奏繳即差吏赴户科註銷
又令各商給領引目自出司到場之日為始中多者
不過一十五年中少者不過十年俱依期支尽起離
本場若故意遷延過違年限倚住害人者依律問罪
仍照占中賣窩事例發落未盡盐引設官其勢豪灶
户潑賣私盐及勒措該支客商者私賣之數尽追入
官該支之數立限給商仍各治以重罪
又奏准各處商人賫倉鈔赴運司告投派場關支該
場不許阻滯違者治罪
八年奏准客商軍舍人等敢有貨賣私盐及於　親
王之國收買私盐買求跟隨軍舍人等夾帶及軍舍
人等私自買者保人并牙保依律例發落盐入官干
礙本府輔導官員一躰參問若各該地方官員從容
越過者聽户部參究連坐
令两浙運使灶户若事故例當新僉者止許府縣查
補照例納銀滷丁事故方許運司句充俱各明立簿
籍查考其場官催目人等敢有將銀課改作盐課灶丁
捏作滷丁一槩朦朧句攬者俱問以枉法贓罪
十三年奏准客商收買餘盐買求掣挈至二千觔以
上者照私盐例發遣经過官司縱放及地方火甲里

若知而不舉各治以罪巡捕官員乘机興販至二千
觔以上亦照前例閑遣其豪強盐徒聚衆撐駕大船
張掛旗號擅用兵仗響器者巡捕巡盐官兵尋訪擒
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俱梟首示衆各處盐場無籍
之徒號稱長布衫赶船虎光棍好漢等項名色把持
官府詐害客商犯該徒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下俱
發邊衛充軍凡偽造盐引印信賄囑運司吏書人等
將已故并遠年商人名籍中盐來歷填寫在引轉賣
誆騙財物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牙行
店户運司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
曾否支盐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令各王府不許奏討食盐其織造官有奏討引盐越
境貨賣者聽户部并户科論奏治罪
又令逃灶窩隱豪民之家三箇月不出豪民發充灶
丁灶户問罪隣佑不舉所司占恡不發一體治罪
十四年議准今後商人関支引盐務照舊例每引二
百觔掣出觔重有餘即將商人依律問罪發遣
令兩淮行盐地方有司凡遇商人運到引盐即拘告
繳截目賣單進收退引按季繳送運司聽巡盐御史
年終通查具奏如有不繳至五千引之上者該府州
縣官聽本部參奏問罪
十六年奏准織造段疋再不許奏討盐價違者許該
部該科論奏
令兩淮運司今後各場盐課先要辦驗灶丁日逐納
盐若有泥土不許收受倘官吏縱催捧和抵數那補
問發附近衛分充軍分管官不行用心辨驗者事發
一体治罪
十七年議准盐場先將該年正課納完剩有盐觔方
許各商買補正課未完就將盐觔先買裝出者灶商
一体治罪額辦盐課除年例供應各項食盐関支外
其餘務要如法收積聽候各邊商人関支但有勢豪
之家仍前奏討買補侵奪商利阻壞盐法者奏詞立
案仍聽户部及科道官論奏治以重罪
十八年 詔各該巡盐巡按御史逐實查理內外勢
要奏討奏買各項盐觔未支掣者俱各住支還官今
後行盐各照地方不許越境販賣
正德二年令四川雲南盐井遇有商人支盐過期不
與支者提該管官吏人等問罪若灶户勒措該商將
餘盐貨賣事發即同私盐盡數入官犯人依律究治
總催枷號一箇月發落

三年令都察院出榜曉諭長蘆直抵儀真各該巡鹽
分巡官嚴督官攢禁革奸弊清查額課果有侵欺那
借虧折等弊照數追陪有私販并夾帶者追沒入官
官民船隻往過者曾洪管閘官員隨路盤驗交通故
縱者一體治罪
五年令江西湖廣三司掌印官同各守巡年官巡捕私鹽每
季結報巡鹽御史
奏准商人支鹽出場不許堆積日久坐待高價三月
以上不行發賣者商人牙行店戶問罪半年以上者
鹽引沒官
議准廣東沿海軍民蛋戶頻私煎鹽舫為生許令盡
數報官於附近場分賦半納課以補無徵之數鹽課
提舉司給與批文執照有不報官貨賣私鹽者充軍
又令以後商人領引出司自到場之日為始有見鹽
者一百引以下俱限一箇月一百引以上至五引俱
限二箇月六百引以上至一千引俱限三箇月一千
引以上俱限四箇月五千引以上至一萬引俱限六
箇月若無見鹽有例許客商備本買補及灶戶名下
追支者俱照前引數限期五千引以下通再寬限一
箇月五千引以上再寬限二箇月俱令出場若違限
者查治自出場為始俱各照依原定水程運至各批驗
所俟掣過發運定撥賣鹽處所俱照舊定水程不許
違限至各處住賣三百引以下俱限兩箇月三百引
以上至一千引俱限三箇月一千引以上至三千引
俱限四箇月三千引以上至五千引俱限五箇月五
千引以上至七千引俱限六箇月八千引以上至一
万引俱限十箇月中間有路途了便者限外一月不
繳免究
十一年奏准進貢馬快船隻不許在長芦收買私鹽
興販
十二年議准一應商人并勢要人等俱不許違例奏
討風雨消折等項殘鹽阻壞鹽法有悞邊儲
奏准福建起解軍器及各進貢雇到民船夾帶私鹽
至二千觔以上者比照馬快船附搭客貨私物事例
俱發口外為民或邊遠充軍
令長芦等運司各照每歲額鹽若干除戶口織造并
各項奏討若干外見餘若干務于本司通年季報循環
簿內開報本部遇有邊警照數開中盡數乃正以後
敢有違同任情更改以次年分營求上等鹽場及透
派下年紊亂成法者經該官吏俱問擬枉法贓罪商

人送重問擬盐貨佳支引目入官
十六年　詔巡盐御史并各運司官查訪盐糧勸令
内坐到已支未掣并未派未支盐課但係商人投托
勢要詭名占中賣窩買窩及河東運司盐課例該宣
府中納彼勢要奏討賣窩別處開中并奏開殘盐減
價撥中若悉照大明律栽革入官不許放掣派支
奪民利阻壞軍餉
嘉靖元年令總鎮等官不許縱容下人倚勢販盐侵
四年令商人原中靈州大小池盐課照原該行盐地
方發賣不許越境界山西河南陝西各府州縣衛
所將河東行盐地方翻刊大字告示張掛曉諭但遇
客商將官盐越境貨賣及奸人興販本地自煎私盐
查照律例送重問發
五年議准開中各運司行盐不許透派以誤緊急边
餉如有奸商人等故違律例不待守臣會奏户部議
開仍前賣緣報中者許科道糾劾本部參送法司治
以变乱成法重罪
六年令巡盐巡江御史皆令各該巡盐巡捕官司將
瀆海濱江盐徒撲拏尽绝仍根究官盐不通私盐盛
行之弊應自處者徑自處置事体重大者具奏定奪

若盐徒勢重原設巡盐巡捕人役不敷巡撫巡江都
御史酌量緩急調兵擒捕毋令滋蔓
又令在外各衛及守禦千户所巡獲私盐俱即時追
人贓衛則閑堂所則解送附近州縣收問贓物變賣
價銀類解運司轉解户部敢有違限半年之上不即
閑衛及送有司者不拘有無入己即照巡獲私盐不
解官者律坐罪有能告首就將所獲私盐贓物充賞
議准今後巡盐御史委官掣割餘盐不必附足先年
積銀百萬餘兩之数其商人赴場支盐比照原引量
買勤灶餘盐打包過所秤掣敢有務為貪得打包至
不可秤掣者查照私盐事例連正額引盐俱令没官
干礙勢要聽御史指实參奏治罪
奏准各運司節年開剩殘盐風雨消折有名無实奸
商投托勢要奏討減價中支任場買補不候挨单者
聽該科參出徑送法司枷號示衆
八年令商人買盐添包各于本場收買勤灶納剩官
盐不許別場買補違者商人問以私販私煎徒罪若
至二千觔以上者引例充軍盐貨入官
十年奏准長芦運司差人解納供用庫内官監光禄
寺等盐觔不許與籍歇家兜攬裝運权勢店内抽包

盜賣
十八年題准張家灣客商運到鹽觔聽其從便堆卸
不許权豪势要之家及牙行人等邀截停勒如違聽
巡按御史拏問重治
又題准今後緝事衙門旗校敢有遠出数百里外生
事擾害阻壞鹽法者聽巡鹽御史参奏治罪
二十一年議准開中引鹽如有权豪势要之人投書
囑托又積年無籍之徒占窩賣窩等項作弊者各該
官員即便拏問治罪應参奏者徑自参奏其巡撫都
御史管糧郎中聽受囑托及狥私作弊者悉聽各該
巡按御史参究
二十六年題准長芦運司運進年例鹽觔到京不許
軍民势豪人等開店囤住及歇家抽取店錢指稱打
點其供用庫等衙門止照原派数目達為收受不許
刁難勒措違者監收科道巡鹽巡城御史参拏東廠
毋容緝事人役嚇詐鮮官灶丁違者許户科訪寔糾
奏
又題准河東運司报中鹽課除边儲八万两外但有贏
餘俱觧布政司道融處補拖欠祿糧　宗室不得陳
乞自行撈掣阻壞鹽法

二十七年題准山西巡鹽御史遇鹽花生結務要儘
力撈辦如法苫盖以後放支之時如千引中銷折不
及百引者將該年攢典問罪待生鹽年分責令撈補
其百引以上者俱于经收官攢人名下照例
追賠不許撈補
二十九年題准該司將行鹽地方府分備查各屬州
縣里分歲用食鹽若干明白開中巡鹽衙門照数批
行運司將一應掣過官鹽挨次閘發填給水程行令
各商前往行鹽地方發賣仍選殷寔人户充當舖行
照依時估交易若有商人遇違限期不到者許所在
官司照例問罪仍置循環簿印發按季將賣過退引
鹽數申繳到換敢有仍前興販私鹽者照例問罪發
遣
隆慶元年題准官吏食鹽各衙門自行差人公給脚
價赴場閱支即委運司首領官催攢起發至小直沽批
驗所另委府官會同秤掣如有夾帶与商人一體割
没問罪至二千觔以上者照例發遣
議准　御馬尚膳二監取曬馬涼鹽及魚蛤等鹽令
該管人役于見賣商鹽買用不許下場易買敢有仍
前指稱者聽所在官司拏究势衆者隣近州縣約會

擒捕其各處進貢進鮮糧運并沿河射利之家窩藏
夾帶者許各巡捕官兵設法搜邏依律重治事干权
豪勢巡鹽御史恭究
又題准商人有囤積引目影射者清查尽數入官犯
人送重定治中納商人領引方許親自下塲當官驗
引照數買鹽如無見鹽官立文書銀交竈户依時筭
值嚴限交完即將引目截角不許多買没官引目即
行燒燬不許告買以滋多弊其奸商通同僱秤以貨
物舉放貸灶私債准折虧害者嚴行禁革塲官通同
縱僱料索常例擾害灶户者即時拏究問黜
又議准福山狼山二港為鹽徒往來門户責成總兵
官督令把總等官用心防禦有任其縱横出没者一
併叅究
又議准行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州縣地方嚴禁私煎
貨賣如地本鹹滷不生五穀責令依額納鹽聽官商
領賣給與印信小票令其肩挑貨賣不許搀越別
境
又題准　御馬監歲用喂馬凉鹽移文本監知會毋
得差人下塲狀買夾帶長蘆運司查照來文內鹽引
每年先期處辦候差人支領

六年題准行各省鹽法道專管驗引稽撥事宜一切
囤積夾帶私鹽之弊嚴行禁治
萬曆十年題准各省直凡遇商人運到引鹽掌印官
驗令原備舟鋪照依時價賣不許仍前分派里甲大
户馬頭鄉長致害小民其緝獲私鹽秤驗上廒開報
運司撥商支掣如有消折量減觔數毋致鋪户賠累
又題准江南鹽徒越境興販行令應天浙江巡撫并
操江都御史于各該叅遊守把等官俱給與批劄不
妨原務兼捕鹽盜各照信地巡緝不許畏縮推諉
十二年議准湖廣荊州府屬人民買食川鹽及潛住
歸夷地方興販私鹽嚴行禁革不許仍前販賣起税
凡優處鹽丁洪武二十七年令優免鹽丁雜泛差役
又令兩浙兩淮竈户有犯笞杖斷決徒流遷徙雜犯
死罪者止杖一百仍發煎鹽其事故竈丁勘實以附
近有田粮丁力相應人户撥補
宣德二年令各處灶户免雜泛差役
十年令灶户犯該徒罪有力者准納米贖罪
正統二年令各處灶丁有犯俱免納米及調傷笞杖
者的杖雜犯死罪與徒流罪者除歲辦額鹽外令每
日煎鹽三觔死罪准工五年流罪准工四年徒三年

各照年限計月煎鹽贖罪
又令兩淮兩浙貧難灶丁除原額鹽課照舊收納其
有餘鹽者不許私賣俱收貯本場運司造册發附近
州縣每一小引官給米麥二斗
四年令兩淮貧難灶丁户下該徵稅粮于本州縣存
收免令遠運
六年令兩淮兩浙勸借支鹽客商米麥收積該場賑
給貧難灶丁其該支引鹽仍挨次放支
十二年奏准河東運司鹽丁除正役里甲該辦粮草
外其餘差夫與兵皂隸一應雜泛差役丁少者俱蠲
免丁多者亦量減除
十六年奏准灶丁逃亡事故者運司官公同有司僉
補其灶丁拖欠鹽課并鹽價者運司并分司官催徵
拖欠稅粮者府縣官催徵各不相干預
弘治二年令各處鹽場總催灶丁有犯三年五年徒
罪并加役等項每日令煎鹽二觔通計若干折作引
鹽每一小引追銀二錢類總解京
又令各處灶户犯徒罪以上審有力并干碍鹽法因
以杖徒以上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倉場照罪上
納米穀及入官船隻頭畜貨物亦變賣價銀送發該

場以濟凶年賑濟貧灶
又令灶户除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通户優免若
數實灶力止當灶丁數名亦止照見當丁數貼灶此
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餘全課鹽丁亦照原
該丁田准貼免其差徭夫馬若奸民詭寄田粮及豪
猾灶户全家影占差徭者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
逃故灶丁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粮改正
七年奏准灶户死絶充軍者即以本場新增出幼空
閑人丁撥補如無方許于附近民户僉補
十六年奏准淮揚二府各場灶丁有欠稅粮者止許
催促不許拘拏監追犯罪者行運司提問亦不許徑
自拘擾户內該解單役另僉相應人丁管解不許將
見辦鹽課竈丁一槩僉解
議准巡鹽御史每三年一次查審各場灶丁其正丁
就將餘丁幫貼不拘户籍同異務使均平
十八年議准辦納鹽課灶丁一丁至三十丁者每丁
免田七十畝四十至六丁者每丁免田六十畝七丁
至十丁者每丁免五十畝十一丁至十五丁者每丁
免田四十畝十六丁至十九丁者每丁免田三十畝
二三十丁者全户優免中間該免之外若有多餘田

畝方許派差如有將田准丁辦鹽者一體照數除免
其有丁無田者不許他人將田詭寄户下影射差役
違者問罪照例充竈
正德元年奏准各該巡鹽御史清查灶丁原給灘蕩
見在者給與領業逃亡者給增出空丁或撥充人役
頂補原課
六年議准以後灶户犯罪在撫按衙門覺發者除人
命強盜重情外其餘一應輕罪俱行巡鹽御史問罪
不許動輒勾擾附近州縣人民如藏匿灶丁侵占草
場運司行文提問而有司坐視者有罪人犯聽巡鹽
御史查提問擬州縣官吏一體參究
八年奏准兩淮鹽場水災渰死灶丁遺下鹽課暫准
分豁俟有復業出幼人丁頂補渰消在倉鹽課照例
免賠遇有商人該支之數查照年分均匀搭配免納
賑濟銀米許其自買勤灶餘鹽補數被患灶丁賑濟
量給器具起蓋灶房
十一年議准長蘆運司灶户照依有司上中下户則
例編審造冊除上中户丁多力壯者量將二三丁幫
貼辦鹽此外多餘人力照舊編當别項差役下户者
止令營辦鹽課一切夫役民快邊餉馬價軍器等雜
差俱與優免
又令長蘆運司每五年一次選委能幹佐貳官一員
親詣有場分州縣會同各掌印官將槩場人户照依
均徭則例逐一編審丁力相應者為上户獨當總催
一名次者兩户朋當一名貧下者聽其着灶
十五年令各府州縣因徒情罪深重者不論遠近俱
發本省鹽場缺人鍋下照依年分煎鹽抵辦逃亡灶
丁課額
嘉靖元年令長蘆海灘附近灶民修濾灘地攤曬鹽
畝者每年以十分為率正取三分補納逃亡額数如
遇風雨不結年分即為減免
九年令運司將一應無碍官錢及上司本司贓罰等
項悉糴米收貯以備鹽丁賑濟
十一年令山東水利等場有堪以耕種地畝許各灶
丁開墾收取花利備辦鹽課
又令兩淮巡鹽御史嚴督分司官招撫逃移灶丁
十三年題准今後有司但有灶户告理婚民務要查
冊審實申呈撫按詳允不許擅自更張
十五年　詔各處鹽場有同兩水損議倉廒消化鹽
課曾經撫按官各報勘實者並免追賠

十八年令查通泰淮三分司所屬鹽場掣過餘鹽銀
五萬兩賑濟被災傷分灶戶極貧無妻者每丁給銀
三兩仍自要死亡者召募僉補若有人民犯私鹽徒
罪以上者補充灶丁諸項差課暫為寬貸
二十四年議准優免灶丁除原額大小外止以實徵
小丁納銀之數為主如六錢七錢者照舊三丁折算
原額一大丁免田一百畝四錢至五錢者四丁折算
原額一大丁二錢至三錢者五丁折算原額一大丁其
餘一錢必朋足一兩八錢之數方准算原額一大丁
俱免田一百畝各縣編僉之時先行各場備查原額
大丁鹽銀若干見在實徵小丁若干其戶見有梵丁
每丁實辦銀若干本戶有田若干應免若干仍吊黃
灶二冊查對明白照數優免此外多餘田地照例與
民一體科差仍止出銀津貼不許力差煩擾
二十七年議准兩浙運司石堰場新漲沙地除通淺
鹽水并原係辦鹽採薪地畝照舊起科分撥除豁外
其上中二則實該陞科田五萬一百六十三畝三分
二釐俱自二十六年為始每畝科糧五升五合折銀
三分共該銀一千五百四兩八錢九分九釐六絲內
係軍民近戶得業者行餘姚縣隨糧帶徵係灶戶得
業者行該場隨課帶徵通解運司貯庫遇有灶戶逃
移復業及年時荒歉量支賑賑恤
隆慶元年題准清查灶丁影射行督撫及行各鎮軍
衛衙門以後選充軍人務要互相保結果係空閑民
丁方許投充若係灶戶即行追回所給軍裝押還該
場問罪若朦朧保結者一體連坐運司官員亦要設
法招徠加意安撫使其守土樂業
凡差官清理永樂十三年差御史給事中內官各一
員于各處開支鹽課
十四年差監察御史一員巡視河間運司私鹽
宣德十年差監察御史一員于兩淮通州狼山鎮守
提督軍衛巡捕私鹽
正統元年差侍郎及監察御史巡視長蘆等處私鹽
三年令取回兩淮兩浙長蘆整理鹽法內外官及御
史等官
又令兩淮兩浙長蘆等運司每歲各差御史一員巡
視及催督鹽課
十一年令長蘆巡鹽御史兼理山東鹽法
景泰元年差侍郎二員清理兩淮兩浙鹽法
二年取回兩浙巡鹽御史令鎮守侍郎兼理鹽法

三年令巡河御史兼理兩淮塩法裁省巡塩御史
又令差監察御史一員于兩淮巡浙巡塩
七年令廣西按察司各道分塩官兼催督各該塩課
司塩課
又令四川按察司各道分巡官兼督塩課
天順四年令山西按察司分巡該道官兼巡視河東
塩池
成化四年差御史一員清理兩淮塩法
令兩淮各場每遇年終選差有司官查盤塩課每三
年巡塩御史親詣各場查盤
九年差監察御史一員于河東運司巡塩
十七年令雲南布政司提督銀場恭該兼理塩法
二十三年令陝西慶陽府每歲委佐貳官一員監支
靈州塩課司商人納馬官塩及民間食塩皆以次相
兼給放
弘治元年差侍郎二員兼僉都御史清理兩淮兩浙
塩法二年令福建清軍御史兼理塩法仍照兩淮等
處巡塩御史例年終具奏催辦過塩課
六年添設廣東按察司僉事一員專理塩法
十三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兩淮塩課

正德二年令浙江水利僉事往來蘇松嘉興等處地
方提督巡塩
三年差科道官各一員查盤兩淮運司掣支商人引
塩變賣銀兩解京又添差科道官清查各運司在庫
并未賣引目
十年令陝西巡茶御史兼理西漳二縣塩課開給司
司勸合設法招中
十四年令廣東巡按御史帶管塩法
又令福建巡海副使照舊帶管塩法
又令山東守巡兵備官統理山東六府并徐宿二州
塩法大名兵備官統理順天等北四府及彰德衛輝
二府塩法
嘉靖八年令雲南巡撫都御史于布政司參議官員
内定委一員專管塩法
九年令延綏西路及寧夏管粮僉事分管靈州大小
二池
十五年令固原兵備副使稽察批驗所奸弊
十六年差都御史一員清理塩法
隆慶二年差都御史三員經理各處塩
六年題准各運司判官責令駐劄信地專徵塩課一

切解銀齎捧並不許差委
凡鹽場官吏禁約正統元年奏准各鹽運鹽課司及
各場官吏考滿考退等項到部者俱送戶部發回住
俸責限催辦未完鹽課其應考滿未起程者免赴京
亦住俸催辦完日奏請定奪
景泰元年令各鹽場大使守支九年應考滿者原經
收乙派商鹽年久不至准給與後至客商其餘不盡
之數從盤見任官攢依例給繇
又令運司同知副使判官等官各定分司催督鹽課
不得更易並管仍按季其數總司查併遇有考滿止
開該催分司鹽數稽考及有事故等項但許附近分
司帶管不得轉委
二年令各處歲辦鹽課經管官員務依時督催煎辦
按季開報合干上司年終出給總足通關奏繳如有
拖欠該九年考滿住俸催完方准給繇
又令各運司提舉司鹽課司官攢通同富豪總催攬
秤人等詐害客商批驗所監掣官員并官攢作弊害
人之贓滿貫者俱發邊衛充軍
成化十六年令各處鹽課次年正月不完者該場官
住俸杖追分司并運司官以十分為率三分不完者

一體住俸其各官三年六年考滿巡鹽御史查勘任
內鹽課完足方許起送若九年考滿所傷鹽課過違
限期不完者查送吏部降二級敘用官攢丁憂事故
等項從巡鹽御史委官查盤經手鹽課交付接管官
攢方許離任
弘治元年令各處鹽場官仍舊九年考滿
二年令巡鹽御史查考各處該年鹽課其有延至次
年六月終不完者于本衙門遞降一級遷使六年不
完者一体施行
又令各巡鹽御史清查各運司提舉司鹽場官自成
化元年以後未經考退者不分在任改任任內有報
足通關而虧欠鹽課一千引之上者俱作素行不謹
一萬引者俱作貪官分司三年之內所屬場分各年
有報完虧欠者亦作不謹六年亦作貪官俱行吏部
定奪其攢典不分見役去役俱發為民
又令各鹽場官攢如遇分司官吏到場及相識官員
經過科派總催頭目出辦銀貨答應者許賍彼此俱
罪其稱拜見銷牌解冊者俱問擬入已贓名書算皂
隸吏典人等下場求索者仍坐親管官鈐束不嚴罪
各該運司每場置立循環簿二扇責見役總催每月

附寫使用數目于上月終齎送運司逐換書寫巡鹽
御史不時查究
八年令各運司運使及分司官任內鹽課拖欠者不
許赴部考滿及別陞官職
十二年令各運司官考滿務開任內各年分已辦通
正課若干補課若干如正課已完補課未完者亦不
許申送給繇
十三年令兩淮鹽課自本年為始逐年完辦不完分
司場官革去別帶住俸至次年六月不完并將運使
革去冠帶住俸
正德二年令雲南四川鹽井官吏各井鹽課務要逐
年完納一年不完者革去冠帶住俸三年俱不完者
本衙門遞降一級吏革役為民受財作弊者以枉法
從重論俱責成布按二司管鹽官員比較查理
嘉靖二年令各該鹽運分司場官今後不許擅收折
色違者聽巡鹽御史問以不職罷黜引鹽改正

今鹺略卷六

利弊

三皇致宿沙氏煮海為鹹其文諫不聽戕之宿沙氏
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竹云煮海民攻種地民歸鹽
之興殺其利孰規
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
厲禁不任于征権取財也至管夷吾糊齊負山海之
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
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莇碎其矣故其言
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
卷六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又曰
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
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于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
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耳
嘗謂義以生利利以加義故為政上者利民其次不
與民爭毫末之以致大利下者務自利予讀漢食貨
志觀所稱太公立圜法管仲權輕重周景王更鑄大錢
退而考鹽法之顛末未嘗不憫然也夫鹽之為利
周王者所與百姓共也謀國者以為加賦于畝能不

若取材于川澤是故不得已專之續其始也一引之
之直應索鼓乎而其後或三倍焉夫直廣則市者衆
納粟出請故官無轉輸之勞無魁抄之慮而諸邊富
強直高則趋利者不赴趋利者不赴則衆當之故金
帛積于內帑而塞下不得食轉輸魁抄官以為任而
商不與其憂其在後海鹽積而不售竊販鬻以自給
則私鹽之盜起夫此豈非與民爭毫末之利遂以失
大利哉是故王者不言利非惡利也知害之有重于
利也言利之臣其言非不可聽也其在目前非不足
為快也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孟子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嗚呼可與語仁義者斯能明利害之寔
也夫

汝南桓寬鹽鐵論云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
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
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較音)均輸與民
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
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
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飢寒生願罷鹽
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又云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
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
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
異于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魏志鄧艾言司馬文王曰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席
捲之時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且煮鹽興冶為軍農
之要

晉中興書太元三年詔曰鹽者國之重利

張休上言鹽食之急雖貴不可不須官可自鬻

梁天監二年秋魏既罷鹽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彊
所專乃復收之至五年夏御史中尉甄琛言周禮山
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
賊而已雖置有司寔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
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
其醯醢富有群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鄣護河
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
富有四海何患于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
勰尚書令澄奏曰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
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消息以
成其性命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
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

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爲日已久
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爲供大官之膳羞給後宮
之服玩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
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
作之者有失也竊謂宜如舊式魏主卒從澄議至
天監十七年冬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資育群生
先朝爲之禁限非與細民爭利但以豪貴封護近民
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裁察強弱什一
之稅自古有之遠近齊平公私兩利及甄琛罷禁乃
爲繞池之民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于官司請禁之
使從之于是十六年開鹽禁凡三變矣
唐自玄宗天寶肅宗至德開鹽每斗十錢至第五琦
加時價百錢則爲錢一百一十及貞元四年陳少游又
奏加民賦江淮鹽每斗增二伯爲錢三百一十後增
六十江淮豪商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
矣按鹽乃生民之司自然之味官價既重民食必艱
唐鹽每斗一錢最爲平則至第五琦加爲百一十已
爲過重及陳少游橫增至于三百七十利歸豪賈害
在細民自古凡稱興利之臣惟知弱能取媚以固權
寵而人主不知其爲民病殃爲國斂怨良可惜也

唐長慶二年夏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
可獲倍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
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
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逃
歛喧訴者所在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
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
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
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
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
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
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爲之陞黜不復考其理
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
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
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
之地雜以鹺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爲
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
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
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
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
什九陛下奈何于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

免之
宣帝大中五年以裴休為江淮轉運使自大和以來
大壞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上塩法八事施行之按
晏之理財在先識治体察民情及後任者累壞之休
能窮究其弊而继行之其善可知也
自唐始榷塩歲天下塩利纔四十万緡劉晏增之至
六百餘万緡迨宋紹興末泰州海陵一監支塩三十
餘萬席為錢凡七百万緡蓋一州當晏時天下征
榷之數而尤浮之于塩利籠取盡矣
吳徐知誥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畝一

斛別輸三斗官授塩一觔謂之塩中南唐李先主亦
用此法而授民之塩增至二觔沿至宋時增至二斗
立名謂之蚕塩所以優民也渡江以後官不授塩而
民戶于正苗外別納塩米如故是以洪内翰䂓數文
羅鶴林馬碧梧皆惻然興嘆我朝舊制民戶見丁納
鈔支塩大口十五歲以上月支塩一觔納鈔一貫小
口十歲以上月支塩半觔納鈔五百文謂之戶口食
塩優民之意不殊往昔數十年來官塩無升合及民
而有司自取鈔銀急于正税優民之具反以厲民官
既不與塩又私塩之禁至為嚴密是民終無食塩之

期矣余何見聞而胡侍墅談
河北滄濱二州塩自宋開宝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
筭歲為額錢十五萬緡慶曆中有上封者請禁榷以
收遺利諫官余靖言曰前歲軍興以來河北揀點義
勇及諸色科率數年未得休息昔太祖皇帝特推恩
以河朔故許通塩商止收其税若一旦榷絕價必騰
湧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塩鹵小民税
地不生五穀惟刮塩煎之以納二税今若禁止便須
逃亡塩價若高犯者必衆邊民怨望非国之福其議
遂寢

慶曆二年春復榷塩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司
聽並边入中芻粟于塞趣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
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塩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
瓦木之類一切以塩易之猾商貪吏表裡為姦至入
椽木二估錢千給塩二百二十觔塩直益賤販者不
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塩未鬻者皆計
直輸虧官錢内地州軍民間塩悉收市入官官為置
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塩官自輦運
以衛前主之又禁商塩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
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塩趣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

鹽悉復禁榷

後榷茶鹽初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仁宗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詔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後壞解鹽亦復榷之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耗矣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于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減歲入不可缺既不取之于山澤及商賈須取之于農以其害農孰若取之于商賈今為計莫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觔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于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使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觔不足三十五錢則鈔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也

皇祐四年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置解鹽事自後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往邊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害利嘗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儻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藉藉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使于是舊禁鹽池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池兵民輦運之擾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罷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黜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熙寧元年秋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

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
安石主張參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貲富作
業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
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騷然
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
失備
孫洙以史館知海州日發運司議置洛要板浦惠澤
三鹽場孫以爲非便發運使親行郡決欲爲之孫抗
論排阻甚堅百姓遮縣自言置鹽場爲便孫曉之曰
汝愚民不知遠計官賣鹽雖有近利官鹽患在不售
不患在不足鹽多而不售遺患在三十年後至孫罷
郡卒置三場其後連海閒刑獄盜賊差徭比舊浸繁
緣三鹽場所置積鹽山積運賣不行虧失負欠動輒
破人產業民始患之
蘇轍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一河北京東自來官不
榷鹽小民仰以爲生近日臣僚上章輒欲禁榷賴朝廷
體察不行其言而兩路官民無不相慶然臣勘會近年
鹽課日增元本兩路祖額三千三万二千餘貫至熙
寧六年增至四十九万九千餘貫去年亦至四十三
萬五千餘貫顯見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
難與販朝廷本爲此兩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
以養活小民是以不忍盡取其利濟惠鰥寡陰銷盜
賊舊時私販無業唯務販鹽所以五六年前盜賊稀
少是時告捕之賞未嘗破省錢唯是犯人備納後人
量出今鹽課浩大告奸如麻貧民與販不過一兩貫
錢本偷稅則賞重納稅則利輕欲爲農夫又值凶歲
若不爲盜惟有忍飢所以五六年來課利日增盜賊
日衆臣勘會密州鹽稅去年一年比祖額增二万貫
却支捉賊賞錢一萬一千餘貫其餘未獲賊人尚多
以此較之利害得失斷可見矣欲乞特勅兩路應販
鹽小客截自百斤以下並與権免收稅仍官給印本
空頭關子與灶戶及長引大客令上曆破使逐旋書
填月日姓名勒兩子小客限十日更不行用如敢借
名爲人影帶不減鹽課許諸人陳告重立賞罰候將
來秋熟日仍舊存元降勅牓明言出自聖意令所在
雕印散牓鄉村人非木石寧不感動一飲一食皆誦
聖恩以至舊來貪賤之民近日飢寒之党不待驅率
一歸于鹽奔走爭先何暇爲盜人情不遠必不肯捨
安穩衣食之門而趍冒法危亡之地也議者必謂今
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則鹽稅大虧必致闕事臣以爲

不然凡小客本少利微不過行得三兩程若三兩程
外捎鈴大商與販決非三百觔以下小客所能行運
無緣大段走失且平時大商所苦以鹽遲而無人買
小民之病以避遠而難得鹽今小商不出稅錢則所
在争來分買大商既不積滯則輪流販賣收稅必多
而鄉村僻遠無不食鹽所費亦廣損益相補必無大
虧之理縱使虧失不過却只得祖額元錢當時官司
有何闕用苟朝廷捐十万貫錢買此兩路之人不為
盜賊所獲多矣今使朝廷為此兩路飢饉特出一二
十萬貫見錢散與人戶人得一貫只及二十万人而
一貫見錢亦未能濟其性命若特放三百觔以下鹽
稅半年則兩路之民人人受賜貧民有衣食之路當
民無盜賊之憂其利豈可勝言哉若使小民無以為
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万貫錢所能辦了又
況所支捉賊賞錢未必少于所失鹽課臣所謂較得
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者為此也
蘇軾上文侍中論榷鹽書有云頃者三司使章惇建
言乞榷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
有成議矣惇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
獨不榷鹽此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
與東京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千里既不可捎
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自虜中有可禁之
之道然獨法存而寔不行城門之外公食青鹽今東
北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与淮南兩浙無异
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万
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杖護送吏士不敢近者
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
以聞耳東北之人悍于淮浙遠甚平居椎剽之姦常
甲于他路一旦榷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
觀之祖宗以來獨不榷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
名為誤哉且榷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
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
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
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
以不免于私販而竈戶所以不免于私賣者以官之
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賤賣借如每觔官
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買于竈戶均為
得三錢也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
不犯之道也此無異于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
〻之所及未有捨而不取〻而不賣者也而近歲官

錢常居署迴遏其急時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錢買無
窮之塩竈户有朝夕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期月之後則
其利必歸于私販無疑也食之于塩非若飢之于五
穀也五穀之乏至于節口并日而况塩乎故私販法
重而官塩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塩往在浙中
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塩者今將榷之東北之俗
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誅之不虧賕矣且淮浙
官塩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滞官未病也今以三錢為
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賞修築鼓废之外所獲無几
矣一有積滞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
明者不為况民財而失者乎且禍莫大于作始作俑
之漸至于用人今兩路未有塩禁也故變之難遣使
会議経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衆議未有
如今日者也然猶遲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既
已榷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
事行半紙文書而决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
明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
禍自今日始夫東北之奉衣被天下奉不可無塩而
議者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
之欤或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争之必不從竊

群易至生变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给降本錢以一
万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為款底塩錢二千緡為官
吏費止有五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户者
無幾每斛鬻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滷買薪之費非藉
私鬻鍼家為産豈逐供官惟有逃竄而已塩貫塩丁
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祇生事以激变
耳俗與用何濟請禁科賣倉塩高宗曰塩雖居民間
常用之物科賣則為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盗
賊此起今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崇寧二年更塩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
以誘富强而陰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
赴産塩州郡授塩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
獲一直之貨國無費更鈔已輸錢悉乾没于是有齎
數十万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
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边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
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政和八年東塩改袋制且許所過稱其税必更買新
鈔方带給舊鈔另对帯去
淳熙三年議師稷任建延汀卲四郡民者數塩之獘
乃接法令力禁除之五年秩满奏事數陳塩法利害

渡昇漕事獲再主部凡盐之利害悉罷行之

殿中侍御史朱燁議牧買浮盐云盐之為利博矣以蜀廣浙狀路言之皆不及淮額之半蓋以斥鹵彌望可以供煎烹芦葦年榮可以備燒煉故環海有亭戶有鍋戶有正盐有浮盐正盐出于亭戶歸之公上浮盐出於鍋戶鬻之商販正盐居其四浮盐居其一端平初朝廷不欲使浮盐之利散而歸下于是分置十局以收買浮盐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私俱困真揚通泰四州云十五萬袋之已盐視昔猶不及尚何暇為浮盐計邪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盐庵斷篼利纍纍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盐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則是絕其衣食之源矣為今之計莫若遵端平之舊式收鍋戶之浮盐所給盐本當過于正盐之價則人皆與為市却以此盐售于上江所得盐息經輸朝廷一則可以絕戎間争利之風二則可以積鍋戶烹煎之利

淮南轉運使蘊頑議減淮南盐價云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浩繁元額每歲賣盐額錢一百餘万貫助經費而近歲連併不數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侵

河北两地彌望非如蜀井鮮池立墙塹以封守敖波即成非如南方瀕海待煎烹而易察此張方平痛論河北不可榷也夫何子學蔡京以其斂之法而為國寇之讎河北之盐始再榷矣此國朝盐法沿革之大略也愚嘗因是而思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何者君子之為國計為公而不為私小人之為國計言利而不顧義自公私不两立義利不相合而天下之止論廢矣齊之盐筴不行于太公之時而行於管仲圖伯之日漢之盐榷頓罷于賢良文學之口而力行于桑弘小人之說此猶可也國朝淮盐之法李沆以公行之而使蔡京以私行之而病解盐之法盛度以義行之而利蔡京以利行之而弊庸蜀之盐王堯臣不之榷而王宗望榷之河北之盐張方平不也榷而章子厚榷之君子小人其揆也如此彼小人者不過以規利為遠謀以富國為大功而國嫁之重計生民之大業彼何知焉古今之所以為民禍者未有不由小人之誤國信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

周輝清波雜志熙波之利特盛于淮東海陵漢居其家紹興間歲支盐王十餘万席為錢六七百萬緡于

奪公利而然且瀕海瀉鹵所生而宿亳諸州連接京東而通商地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雖峻形不可禁加以私貨美而價賤官貨惡而價貴民間既利于私易則官鹽無由得行只抑配坊郭人户及過往舟船如此課額何從而登辦也且窃聞曩時建言者欲將一路官鹽減價出賣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誠未易遽行且于出產地分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及通商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使公私之價不甚遼絕則民間樂買者必衆而私販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

黄履翁論鹽法之弊云夫鹽者民之日用不可闕大農國計之所仰惟淮海解池實貫國用蜀井自贍一方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康江浙湖廣以舡運來而入真州因舡回鹽而散江浙湖廣此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國不遺而民亦足費省而利饒此李沆之良法也自蔡京秉政轉般法壞始則俾商賈入納于官而為鈔法以遠近為差終則俾商賈已納其錢鈔復不用而折閱益甚此海鹽之法壞于蔡京之手國初解鹽通商陝京為使商以納錢之鈔輸貨務官以給鹽之鈔存解池公家無繁運之勞民間無泥沙之雜與丹以鹽牽課則防之而急以鹽入界則禁之公私通融君民便利此盛庾之良謀也自蔡京擗之鹽法盡廢而滄之鹽價復踊而北之鹽鈔多剩而推務之錢鈔復阻況川雨水不常地脉消耗此解鹽之法復廢于蔡京祖宗川廣蜀僻遠恩澤鮮及貢入常多故不思以鹽之利而重困之邛州一旦減鹽井之課至一百萬此王克臣力言蜀井之不可推也夫何王宗望小人川商賈之利而掊國家之休齊蜀之鹽姑推矣祖宗以河北自安史之亂藩臣窃有其利因而以鹽定稅國無再推加以

以佐國用其利溥矣自增置真州一倉遂稍損舊數捍海置堰肇自李唐本朝范文正公稍移其址疊石外固厥後利缺不常隨即補治淳熙改元復圮于潮汝時侍制張公子正守郡益加板築不計費惟取堅寔官背不足陰以私帑鹽之迄今是賴侍御史李粹處全記其成輝昊年遠在鄉里乃得其寔鹽席錢緡之數

江鄰幾雜志解池鹽歲課愈多而不精者老云每南風起鹽結須以耙翻轉令風吹則堅寔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率虛軟吳左丞沖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

鹽令鋪戶驗之外杀官鹽則刑輕私鹽則刑重患為
鋪戶所欺列於邑下各取數帋表之外用帖子題記
置案上令鋪戶作向當去帖賜驗之然後欺弊始斷
其驗法細詰之乃肯道云查鹽用蓮子為候十蓮者
官鹽也五蓮以下兩水滴為私鹽也私鹽色紅向燒
滷灰染其色以勿官鹽於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鋪
戶自能辨矣
西安州有池產顆鹽周回二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
兵屯守池中後夫三千餘皆悉已命卒也日支鐵錢
四百每多竊鹽私貿蓋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鄯以
西仰給于此初得此地其人歲入冦今則拓地六十
里作候尤謹边患遂絕洵完塢
宋侍御江徽奏罷鬻鹽疏臣竊惟陛下愛恭黎元視
之若子再降詔令務從寬恤惟恐州縣之吏刻剝苛
擾以傷其生德至渥也臣訪聞漳州鬻鹽一事重為
民害嘗詢究之而得其說頃年陳敏一軍駐于漳財
用惧有闕也州縣從権鬻鹽以給其費今此軍移屯
于泉久矣而鬻之如故中間雖嚴而復與百姓屢訴
而弗察蓋于村郭令十有八場場有使臣為鹽官下
有守把兵卒之屬將民戶编排為甲月赴場買鹽定
其等第限以勒兩涂山穷谷鰥寡孤獨之人舉无遺
漏納錢不滿其數則追呼箠楚隨之合境騷然其流毒
有不可勝言者雖漳郡計賴此以寬鹽官衣此以富
而斯民病矣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駐罷
煮使一方怨讟有傷至化取進止
隆慶志云鹽煮海而成非人力莫致故籍惟丁之登
與民異計丁辨課制也其後築田為地司水滷沙滷
于井瀉池不及半寸烈日暴之而鹽成矣丁已絕以
田補之一井當一丁之課于是有丁引有田引而田
始登于籍富者田數千百井鹽丁之貧如故田引多
則鬻已絕丁引毋溢額負者有其豪手高要人秦母
慮當宗宣和間副轉運領廣惠潮思鹽課謂鹽田當
于富人同廣寵故額損于元豐請買田依灶/納課計
之其言令施行亦煮鹽之田也閩中嘗歛折色指鹵
行于漳泉如旁不果盡令折色聽商向買而耗之總
之商寵兩便而已矣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
時民户納苗一斛官史与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
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
不支鹽反勒民户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為一

斛三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一井今毋買官不支錢
而白取已爲可怪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
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
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闗者是可嘆也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
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爲幹上出井口
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
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輙死無
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
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竅灑
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
如此數月井幹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旧
又豐陳子陞云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
旧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故百姓受累即新井
亦不敢開置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計其
開鑿開成之日報官免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因
可興而利亦興矣
延綏鎮志按鹽池攷之西漢朔方縣有青鹽澤金道
鹽澤入北地之弋居上郡之獨樂龜茲屬國都尉西
河之富昌朔方之沃壄廣牧五原之成宜各有鹽官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其在鹽州五原有烏池
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
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弘靜池與會州河池皆輸米以
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万四千斛以給
振武天德今鎮屬之池東有長鹽池紅鹽池西有西紅
鹽池鍋底池狗池及大鹽池其長鹽池西紅鹽池鍋底
池原辟境外同無容設而西路如狗池無故爲議禁
大且并寧夏之柳楊一堡棄之虜不可惜哉此亦宜
悵淺者然未可輕舉也至于大鹽池則在邊當闌之
土入小鹽池井畦尚煩人力乃大鹽池則天產自然
之利也昔周廣順二年慶州榷鹽務抽稅錢與鹽之
外他無邀求并馬瑞臨以爲今出稅置吏惟青白二
池此其品可知宋青白鹽出烏白池西羌擅以爲利
自繼遷叛乃禁毋入塞未几罷慶曆中元昊納款請
歲入萬石售于縣言此其歲產之數可知諫官孫甫
等言緣邊戶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鮮鹽者少
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羌人所販
青鹽不能禁止解鹽利消陝西財用屈矣此其利可
知今大池以天順四年大監王青奏額則課一万五
千引後并小鹽池正一萬三千引後又削大池止三

千三百引及訪歲按之數大池又且不及七八百引
矣況先是大鹽池之行熏延慶而有之適年靈州以
小鹽池請慶陽專行焉而大池關矣每訪私鹽流行
遠邇而凡軍賊商販以私奪公其利在彼其害不在
此乎若夫馬湖峰碎金驛之鹽越販臨石興鳳官雖
屬禁莫之能止但其場為屯粮起利之地且既有鹽
鍋之稅縱不宜察淵魚算牛毛為擾擾之政然煮鹽
之鍋既有息矣當必有增而無減獨不可時查其數
之多寡乎私鹽之捕既有法矣或有通同而作奸獨
不可嚴稽其行之公私乎國用軍儲今方告詘未可
置此不一講也若夫大鹽池之阻滯則難言之矣

國朝取民有常課曰戶口食鹽曰魚課曰商稅蓋洪
武初開中之法未行官予民鹽計日狀其錢鈔因以
通錢鈔法于天下其後有商人引鹽民自買矣既已
征商而民間錢鈔亦遂不得免

我朝凡官民食鹽皆出于官計口納米男子成丁婦
女大一口歲各納米八升官支與鹽三觔後鹽不支
納米如故天順年間因鈔法不行乃罷米折徵鈔貫
弘治年間改鈔折銀

今多以國朝鹽法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更盡天初
意如常服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倍增其數甚至
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鹽以亂正單二者其獘滋甚
近年議黃鹽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在因
時通變而已

徽郡志洪武四年兩浙運司發至鹽引五千道至本
府招請客商洪武五年又發至引一萬道至洪武六
年本府徽同運司二千二百三千七道是年九月有
旨以其仰配州縣害民罷之聽從客商中買

昔商人中鹽一引才輸邊粟二斗五升恒捺其竈灶、
戶辦鹽一引給工本鈔一千五百文可易米一石故
課易辦鹽有餘積民戶口得于運司支口食鹽自給
有司因征其入曰鹽粮自鈔法不行灶戶口以耗散
商人每引增至銀二兩口食鹽亦不復給商民益交
病之然鹽口之稅官吏每口一十二觔市民六觔每
觔納鈔一貫鄉民二觔二兩五錢每觔納米四升三
合二抄五撮鹽雖不給而原額固在有司因併其額
入稅糧內帶徵食鹽廢而私鹽日熾矣有司知其原
復其舊制艸蕩以歸灶不以稅民鹽口以惠民不復
併稅則私鹽息而商利倍邊儲尚亦有賴哉見嘉興
府志

國初各場灶丁官給本錢分蕩煎採輸鹽辦課上納本色鹽勘合邊商中引對灶支鹽而立法止許本年之引支本年之鹽積引鹽勘貯廠庫消折承役者十常九廢正德中侍郎周忱議分附場者爲濱灶遠者爲水鄉灶濱灶納本色水鄉灶納折色銀設百夫長集收法〻徵索逾額灶大困成化時都御史彭韶改議水鄉灶盡歸民秩水鄉草蕩亦給派濱灶折色銀亦將丁派徵蕩不起科而催徵之役影撫無形之斂寔遂開豪戶兼併積役攬科小灶之漸矣嘉靖間將本色俱徵折銀于是有總催〻課辭司給商買補灶丁之田亦自總催甚場蕩爲豪強兼併鹽課爲團書乾沒奸者創爲照丁僉催之說既將小灶本名荒熟蕩與總催抵退丁課而小灶俱該催扳役更出丁銀重科繁費鬻妻賣子以填溝壑矣万曆四十二年平湖邑生趙志參金同倪維城趙志宇等建議本場豪戶蕩連千頃而反漏役小灶者無立錐而竟陷催帷是役不照蕩則賣上賣下祇供場霸之需求蕩不着役則派東派西悉洗團書之出入謬沿照丁給蕩之空名竟失因蕩役灶之本意鹽臺楊公鶴特批將蕩僉催比不易之論也但將蕩戶名丁寔查蕩產若干

不許花分影射詭計私金差按籍可定其貴灶有丁無蕩者不許波及課從蕩出則丁差自減造福多矣御府會同嘉興分司逮審定派無庸費詳列入鹺規遂爲定冨見平湖縣志

廣州志司理徐日炅云祖灶自　國初占籍爲場十二爲里二十止納課鈔草蕩無徭役經費明以要荒寬文法已乃侵餘民業狀入版圖而恃其遼遠習成獷悍所占之業恒四之一所輸之稅無什之三每借辭于民糧以足其額追之不至急之則走險以拒命于是灶田日增而元愈甚民產日削而累愈深故全議以灶戶之責分司毋致釀勞傷嘉穀也

四川志云夫天地有自然之利王者導其利而布之若淮浙閩廣之鹽是也或風刮而鹹成或海煮而利溢其用力寡而其取數多若川鹽則不然相地鑿井深至六七十丈淺者三四十丈既得鹹泉然後甃砌大井以牛革爲囊盡數十人之力晝夜號呼推輓始得鹹泉以柴薪煮然後成鹽小井則以竹筒設机抽水謂卓筒竟日所得無几或有井老而泉枯淡或有坍塌而難修葺或漲淤而井不可煎或柴遠而力不能給鹽之利病遂至懸絶民力日憊歲課日逋公私

俱困矣
謹按川屬上流永通富義仙泉黃市福興廣福華化通海新羅羅泉郁山涂井雲安大寧凡一十五鹽課司各設大使副使分涖之其法密矣迩來井泉日淡山崇日遠稅通而民日 其 有不可勝言者矣向守夔嘗設銷鹽課以便 人大寧雲安鹽課事宜一從鹽禁以通商旅二復本色以灶丁三減課以狀寬利四設推一以 贊此惟酌議二邑之課弛禁通商本色恤灶則似達之通者可者至于銷絕丁以紓灶戶之苦廣新開以補老井之缺宜亟行之庶責困少甦而奸頑者不得侵利其鹽政之大端乎

廣西鹽法漢元狩四年斡海山之貨置鹽官二十八郡而蒼梧居其一唐劉晏始行常平鹽官自為市歲得錢百餘萬緡而軍餉官祿皆仰給焉官之鬻鹽蓋自此始宋時二廣之鹽皆屬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廣東地沃民饒商人輻輳故行商鹽廣西廣而凋瘠食鹽無几商不樂趨故官為般運紹興間議易二廣鹽法安撫胡廷直欲俱行客販轉運司主管文字給事革爭之廷直遂其議不三年商賈毀業民苦無鹽自是官般如故是廣西之行官鹽自宋然矣元至正間也兒吉尼以中書省平章政事兼廉訪使時紅巾賊入湘南嶺表震動吉尼議甃石城以扼險要遂損官俸貿易海鹽獲倍稱之息厥築經費計銀二十餘万皆取給鹽利四年始克終事民不告勞粵至今賴焉

國初行鹽專以利民其後則以佐軍興商自為轉輸而官稅什一其利頗鉅洪武二十八年兵部尚書唐鐸言長沙寶慶衡永四府郴道二州倉鹽甚艰廣東積鹽有餘而廣西新立諸衛糧餉不足若將廣東之鹽運至廣西中納軍民更利其于計便 上從其議命廣東二提舉司運鹽八十五万引至廣西桂林以給商人之入粟者于是粵東之鹽始達之粵西湖南矣

丘濬請行轉般法議云今兩京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而價最廉往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

船南河道經滄州安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與腳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于兩岸委官照數收貯桑數不虧然後給與腳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算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于河間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灶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于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算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御給以見鹽于行鹽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弘治三年刑部侍郎彭韶奏曰臣惟各場灶戶多有艱窘年登尚日艱不充一遇水旱立見流離其府州縣雖有預備倉糧然積之亦少本管人民有不能數者豈能有餘及此灶戶耶所據灶場宜作區處臣近行各場已置預備倉聽候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小大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灶戶審果有力并一應于犯鹽法事內人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照罪上納米數及應入官船隻頭蓄貨物亦各變賣備銀送發該場責令官攢看守如該場無倉去處則于有司官倉上納另廒收貯俱申巡鹽御史處查考盤驗積貯預備遇有凶荒庶可賑濟

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中奏稱聞去邊方引鹽不肯趨納皆因運司之開賣銀兩故商人舍遠就近戶部議得今後照舊各邊開中召商上納本色糧草不許收受銀兩布貨不得再于各運司提舉司開賣銀兩阻壞鹽法誠知本之論夫豈知題奏未久而旋復停格蓋 祖宗舊法壞之甚易復之甚難如此或謂邊方賣鹽得利少運司賣鹽得利多若以運司所賣之銀解送邊方趁時糴買亦無不可但邊方官自和買不若通商轉買事體既便收利亦廣況有各處折糧折草年例解邊銀兩自可召糴何待鹽價近因各邊本色糧草素無蓄積一遇虜賊大舉入寇命將出師整理軍餉倉庫無措或遇大戶運納本色或遍行州縣留民完運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直隸畿內之民深

彼驕動不寧多致失業幸而不久虜賊北遁官軍罷
歸事稍寧息設使半年往剳在边不敢班師搏輸必
急加以中原凶荒內变將作雖有智者不能為謀慮
及于此然後知邊餉不可不預為之備欲備边餉不
可不開中本色糧草泰人三十鍾而致一石誠以遠
致為难不論其費也況鹽乃天地自然之利取之無穷
捐之于商而得之于邊又何惜也今両歲額鹽七十
萬引以每引中米五斗計之歲可得米三十五万石
可夠三萬人一歲之粮以各運司一歲所辦額鹽量
其虛實布与各邊一歲一中雖所入多寡不同
課有遞久而累歲中納不已必漸有積蓄視積銀者
利害相萬也但舊法久壞遽难與復又恐規制不定
商人觀望如御史馬允中所言必須申明定制示以
永久者遇各边寧請成熟三年之後商人趋中可見
成效此整理鹽法根本大要舍此不議皆末務也
御史林誠與利除害疏略長芦運司所屬場分與国
等六場鄰近水次嚴鎮等五場雖有陸路去水稍便
其滄州海盈十三場陸路窎遠每遇派給商人同運
費重难有虧貲本情願不支其鹽課别無支用排積
年久消折合無照依山東運司所屬陽信等七場折
納布足自成化六年為始每鹽二大引折納濶白綿
布一疋價鮮通州通濟庫交收以備折俸支用其餘
該辦本色鹽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引有奇開
边報中
御史方鎰陳愚悃乞　聖裁以便遵守疏略先該太
監崔通奏称長芦運司支鹽四十引俱係新煎暴鹽
走滷折耗甚多要增買添包鹽觔以償不足及稱河
乾水淺洪閘湍急要令小甲雇覓民船且恐所奏果
行不無滋夫帯之弊增供役之費上虧　国課下困
軍民合無每引再加耗五觔不必自行增買裝運止
用原撥快船四十隻不必再雇民船庶　国計有裨民
困少蘇而于本官亦非無益
御史陳克宅陳膚見以救時弊七事其一節略云鹽
非引不行引非鹽無用鹽引不可以相離者也惟老
奸商賈將賣鹽已畢退引不行銷繳或往來齋執影
射以致官鹽不行新引阻滞而人不樂于報中坐是
故也為今之計凡遇商人告掣之時必查追先次掣
過舊引入官方与呈請掣放給与新引水程如有依
限銷繳或限未滿而先繳完足者即將本商後次引

鹽隨到隨掣敢有過限不繳者仍行住賣地方官司
查追每年終運司將追過退引造冊呈報巡鹽衙門
查考以定賢否退引類解戶部不許積貯在庫凡運
司考滿通計追過退引分數以為黜陟如此則退引
不患其繳矣

御史王完乞務實以救時弊九事其一節略云乞行
各運司照例將各場分查審其可為上等其可為中
等其可為下等著為定籍解送巡鹽衙門印驗存照
遇有商人執領勘合投司亦就依次上簿比對掛號
詳允之後查將該年分第一起商人在前名者取次
派搭如有鹽一千引每場派三百三十三引務令調
停不得憑意低昂以開請託設有軒輕高下事發者
聞以枉法贓罪發遣其正德十四年以前已到倉鈔
無鹽支給者俱令自行買補或于積有支剩殘鹽內
查支數盡而止不得再行透入下年那移紊亂如此則
課有定年商有定守而姦徒不得肆其覬望之私矣

御史魏有本陳言鹽法事宜以備採疏其一節定掣
期以平價云竊惟鹽資食用與穀粟同缺之則踴貴必
然之理也聞有巡鹽御史凡遇掣鹽則引嫌避事稱
病推托致使鹽貨壅積商人守待經年鹽價日高興販
之徒射利爭趨而莫之能禦臣愚莫立為定期如淮
浙各批驗所鹽多者則四時掣以二月五月八月十
一月為期長蘆山東各批驗所鹽少者則春秋以三
月八月為期凡遇前項月分商人先期運集批驗所
挨期申報御史選委官員亦如期幹辦其御史二年
雖滿代者未至亦須挨期行事不得輒止如此則鹽
課流通物價平民用足而私鹽漸息矣

戶部尚書王杲議處鹽糧疏有云臣等查得先年各
邊行有搶上之法始為盡善其法每遇開到引鹽擬
定斗頭分派城堡盡數開出明給榜文揭之通衢聽
各有本商入搶先上納凡銀糧但以先入庫為定出
給實收先後填給勘合則商之有貲本者雖千百引
不限其多何待於買窩其無資者雖一二引亦不可
得何窩之可賣商人上納之多寡在其資本之盈縮
郎中等官雖欲高下其間亦不可得既不招怨于人
亦不取謗于己一舉而三益法無便于此者先年邊

計之臣每〻行之至今稱便近年郎中等官有才識
者聞亦舉行但未題奏　明旨若之通行遵守欽此
狀邊臣策應格多年今鹽法壅滯飛輓不行皆因商
人無利則占窩者侵之也夫商人挾　重貲勤動終
歲始营什一之利其折本破家者又往〻而是占窩
者則白手攔利坐羸十倍　國家以二百四十觔
之鹽始得銀三五錢占窩者以一引虛窩先得二三
錢是其上與　國家爭課下致商人失利消耗軍儲
妨廢邊計莫此為甚況近年以來胡虜跳梁芻糧匱
乏苟可以少裨國計臣等敢不悉心計處合無通行
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各管糧郎中主事等官將擔上
之法着實奉行如有不行遵依以致仍前買窩賣窩
者本部查訪得出從重参究其前項空白文簿仍行
置發各該管糧郎中主事等官無郎中主事去處發
巡撫都御史各收掌除先驗銀糧并除外將各商人
納完糧草銀兩寔收數目先後年月日時次序并本
商年貌籍貫填記簿內事完將前簿印封差人送部
轉發巡鹽御史收候查考奉　全旨是這預開鹽引
事宜都依擬行欽此
隆慶初都御史殷正茂平古田議增營伍為善後計

而歲貲不資左藏稱詘因請之于　朝徵元也先吉
凡故事而綜理加焉其督鹽則用指揮其運鹽則用
旗軍其鹽運則屬府佐其數則每歲廣東買鹽七千
五百引每引重一千七百五十觔分十四包每包重
一百二十五觔每船一隻裝鹽二百五十包共二千
四引官買三百包運軍帶五十包以償其勞其運船
則官自為造其買鹽及厰稅一如商鹽之例其運鹽
往返以四月為期歲可三運其湖廣行鹽之價則與
時低昂官鹽商鹽互相搭配各居其半除工本諸費
其利息一歲多可二萬少不下一萬五千後以衛卒
不習水道而武弁多藉為奸利因改民運改上船為
中船改官旗為水甲而以府官督之水手所帶鹽包
以漸殺焉然所江灘高水道蹇澁昔之三運僅可併
為一運而計一運之利與三運大略不甚相遠其西
左藏自是稍羸矣
頃囊時販商俱粵東富家于而韶連諸邑楚商私販
往〻相屬自行官鹽商利漸殺私販重繩商人造為
浮言以撼當道而撫督都御史劉堯誨衛人也遂極
言官商不便欲于韶連二路量增引目粵西撫臣郭
應聘按臣胡宥亦以情關上下大司農議曰廣西運

鹽之議亦為新添兵餉而設一日不可無兵則一日不可無食若而尚官運之鹽旋行旋罷兵食俱之地方坐困營將誰護似不可以一時商人之私便而忽地方將來之遠圖也宜從舊議　上曰這兩廣都是朝廷地方軍餉比之通商于係為重這鹽運只着遵照近奉欽依事理行不許再議紛更然而學之議嘅嘅未已官東者則左袒東人官西者則左袒西人而來事蔿仲家亦起而爭之上從科臣言行督臣郭應聘衆議如嚴中丞指由是官鹽始通而衆喙少息矣嗣是按臣行部每更一官輒更一議所以革奸剔蠹至詳矣而周六少客為逆年直指疏請官鹽百包許帶私鹽六包重以押運之官朝更而夕改官非正途船無統紀市利者相蝸爭利者相攻長年諸役靡所領忌故夾帶之禁益嚴而鹽滯益甚稍遲早凋即減一運之半矣夫民之趨利若水之奔海然不隄之則潰而通隄之則壅世未有不利于下而能專利于上者也當嚴中丞首議時每鹽三百包許運軍帶五十包今且裁其三之二矣彼見待軍之如彼而徒民之如此安能俛首而甘心者況其衝凌于狂波巨浪之中奔走于炎霜烈日之下一遭蕩耗輒令賠償利少而害多彼獨非人情乎故水手之不可不優也勢也或謂養之官軍自食其力今之水手已給之工食以恤其私似未可例論者不知官軍有月糧有行糧未嘗不為其身家計即水手之募借于官軍則夾帶者亦可半于官軍不應遽若是懸也今縱不可復中丞之舊而就中酌量以百包帶十包此外有夾帶者必置之法彼樂于加勸之利而惕于沒官之害誰敢以身試法哉然欲禁私鹽而不更官艇是導其源而欲塞其流也查之舊例木馬船只容二百包今之船且十二艙即三百包猶寬然有餘是名更而實不更也彼安得不滿載而歸也今當委官督造長以八艙為止每船只許容一百五十包而又多造小船在乎樂都限以官鹽報稅之後即驗之小船則私販者既無寄頓之地而駕艇者不病往來之難未必非通商之課之一助也夫郡首事之人長慮卻顧故其法似寬而行之可久更事之人以剔弊為功故其法常嚴而莫必其後夫豈獨鹽筴然哉

儋志鹽課云儋陽之求賣者婦女耳來買者黎村耳無論船載車運即一肩挑之強漢無有也無論大商巨賈即一精聚之小舖無有也儋市不出井里直不

越蔬擔負不過女嫗主計者且比例雷廣比例淮閩特未同擘其狀耳又云通州婦女一千三百二十九口每口派鹽鈔銀一分二厘七毫零今派及男丁失初意矣

粵東產鹽之場行鹽之地俱並兩淮而兩淮辭邊終歲共一百餘萬粵東鮮京存省充餉并裁留耗監摠計幾一十七萬有奇較兩淮不及十分之二增引加額自為確議况福建題添引課粵東獨行私票剗尽歸商反虧國課

吳興掌故集鹽口考云宋制兩浙歲計丁口官散食鹽每丁給鹽一斗使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然其原寔始于南唐李氏有國時制為鹽丁之額吳越行之而宋不復改以至于今也至皇祐中許民以䌷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尽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疋當時䌷錢未有嗇貴其后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皆取于五等下戶民甚病之浙江俱困而湖州尤甚敍紹興間湖守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匹仍不以添丁增賦乾道八年為程令余處恭仍乞以七丁科一足自是為例民以僅蘇至我朝仍其舊額謂之鹽口丁田賦上帶科而人不知其所從來故予考其始末著之于此李氏雖有鹽給寔為作俑我朝視宋已為輕改惜無究其源特為建白之無抅亂困雖刀之末可也

會稽誌云兩浙運司三十五場歲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有四歲辦額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兩甘肅寧夏固原延綏大同宣府榆林代州等九邊邊各置鎮鎮兵多寡所在不同始以每鎮萬人論之必七千為主三千為客而鎮臺多商中納如滿千引必派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甘肅陰遠引輸銀三錢其他八鎮引輸銀二錢五分即前七百引為銀二百四十五兩又分而三之中取二分留米一分留單豆寔之邊倉以給主兵而商則齎引到場挨次守支常股之鹽尚餘存積三百引則與守支異日矣必臨調官兵然後多商中納其價獨重芻糧給兵如前而齎引到場得越次先支此國初法也成化以後漸亦稚行如商引合支常股而本場獨有存積合支存精而本場獨有常股既不得通融復不許更責又或鹽精而商久不至則耗鹽商至而鹽久不出則病商于

是當事者既請合計全浙灶丁與九邊報中引目不論當般存積悉議徵銀于灶丁引錢三分七厘總輸于運司商至引給銀二錢一分八厘隨得送邊報中課料不休而引目仍聽其轉售徵浙內商今內商得以商買灶鹽初法盡改矣

上海誌云正德間顧文僖公修府志而書鹽課之後田灶丁消耗蓋有其由不與講究本末每遇金補即議均陪事當探本課納應後松田稅重極矣人加以海執能當之此長民者所宜留意灶丁消耗縣民受害固由富家窮據鹽司田土若歷年官司莫能清理

亦由奸胥僱欲多富家世豪以致此輩閒有言及者即走馬會黨計產合財五六百金指日可集以賄吏書吏書為之心醉以餌士夫士大夫為之遊說以賄姦猾為姦之猾告擾查勘中詳動經歲月言者力竭而事在高閣矣合無悉聽此輩必為永業但就依官地起科以足額銀則富家不須阻撓奸僱咸得減課誠欲清理納正經界先年府縣鹽司丈量田土中間常隱數里今章民田再經丈量圖冊其在界加稔數即推影藏宜令各場背各催限三月內于民田灶地及各團甲界上每百步築一墩以正大界灘場草蕩悉照熟地立尺許勝所以為小界乃自民田以至海涯依法編號丈量近丈量者亦須覆丈條造魚鱗圖冊分別田蕩灘場照依官地起科不過兩旬圖冊完條總計該徵銀數踰於課額即通融均減若不及數即通融均加至不可加乃令縣補

閩誌云鹽課與鹽糧本一事而寔不同查得福建納課鹽場凡七所上三場為上里海口牛田原定附海去處難納本色召商開中下四場為惠安潯美浯洲浯洲鹽色低黑商人不願報中止是折銀解給官軍月糧有中鹽者謂之行鹽地方故有禁例無中鹽者則無禁例此福建鹽課之大略也

又云國朝優恤鹽法雖以米免鹽而比民間本折之納為輕雖編入里甲納丁料而均徭驛傳夫馬机兵各項名色俱免惟其優恤之厚故狡猾者趨之詭寄之弊滋而鹽戶各增其糧矣鹽戶之糧既增民戶之糧必減一遇差役不支乃奏借編于外縣南安為三縣所借編其銀千有餘兩故唐知縣取弘治五年為則以嘉靖二十年反較之丁損于舊數倍糧益于前數倍有丁而後有糧丁損糧增詭寄之弊可見于是申定有額而弊始革但其不計推收出入為久斟酌

耳然鹽法優免不可不力為限制益粮而皆鹽戶所有也既富失稚以附益若其粮非鹽戶之所有也其又何辭若如浮粮每縣限定其數庶几有定乃不詳參其本末指為倘見其果然哉其果然我徵唐知縣此議二十年來三縣常後失粮額數千此不惟于南安有功而于三縣未為益也姑具存之以俟大君子參詳云

鹽法自葉淇偶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于皆貧憊莫能支

按丘文莊曰我 朝戶口食鹽益計口出錢而償之以鹽非空取也但有司失于奉行近者徵鈔如舊而民得鹽食者益鮮矣陸贄所謂此時弊非法弊也振舉之則民受實惠矣今京官戶口食鹽尚支本色

仁和郎瑛七修類藁 國朝頼鹽于民而歲收其鈔故曰鹽鈔今鹽不給而徵銀如故何邇泉先生嘗論祖宗良法不得推行如鹽鈔一事今徵銀又不停止無一人言者可慨也予以何非可言者耶不言利國也亦之言利名也然泉亦有是哉

嘉興黃洪憲碧山學士集 國初課鹽設團法每引給工本餘鹽給鈔收貯官民称便厥後鈔法不行貧灶無從得食各散煮其家以便私販而團法徒有其名耳私鹽盛行則官鹽益壅近日商賈所販皆私鹽也今計天下一歲鹽課改折僅二十餘萬而諸邊且運司供費已累鉅萬又何用理鹽為哉愚請復 祖宗團法官與牢盆鈔既不行易以銀米務厚其直而恤其私餘鹽皆貯之官邊地既墾商不必納引令其就場輸支又令沿海貧民許其担負而沽則其得聊生而官受實利矣且今日東南鹽價率取之民田而又歲出役銀以供兵捕之費民何所堪命哉若鹽貴于官杜販自息賠納可免而搖役可輕矣合天下計之歲入可四五百萬視兩税不啻十倍又何憚而不為哉此鹽法之當議也

鄭端簡公曉今言 國初各商中鹽量納粮料實邊不煩轉運而食自足謂之飛輓後因猜納數多價值亦賤興利之臣遂改議上納折色行之既久習以為常彼時改折粮料有餘而價亦賤計似所入為有贏利亦為不可近來粮料不足價亦騰貴徒煩轉糴邊用索矣大率鹽一引納銀五錢先時可糴米一石今多不過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納數倍于前而

國初之所資以餉軍者寬則無增于舊彼此虧費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銀不如少得米省和糴之擾也杜侵剋之弊也懸待哺之望也漸墾邊地以致穀富也一舉而四善具焉說者又謂開中納本色召商不至蓋向者上納本色時商自募民耕種塞下而得穀為易又塞下之積甚多而價輕又無戎虜之患今則耕種廢矣塞下之積虛矣穀價騰湧強虜出沒勢不安居商人安得粮料應召募乎欲復本色非減斗頭利商人使商人趋利而開墾邊地不可也然必遲之四五年而後得其大利景泰元年減中鹽芻粟先是召商于密雲隆慶中淮鹽者引米七斗豆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豆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減密雲隆慶米豆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斗豆一斗草十束

正德八年鹽院徐讚懲弊條法疏內云　祖宗之法止取利于開中今兼取利于割餘　祖宗之法每引止二百零五觔今容每引或餘三百觔先失其本自廢其法而欲弊之革利之興難矣舊制商人從運司照引到場次及掣所每引過截三角後至行鹽地方併去一角此天下通行關防影射奈何監掣匪人則與分司官同分常例開引有錢則與發買人適為一家老引隨身往來累歲不知影射賣過私鹽幾千引及過鹽賤設法阻掣乎騰高價低昂伸縮悉在其手埋名大作之鄉坐享無窮之利何暇于踐涉異境反取開中費本之勞哉且愚欲行巡鹽御史四季遇鹽大掣或不時驗掣先令運司將應掣商人姓名引數開造手冊一本送院鈐記封發承委公廉官員照數驗引掣畢移文將冊封交行鹽府分待人鹽至日狀引即便截角先繳運司另置花欄小票就于降去冊內商人各姓名上照引用印掛号人給一張限日行賣極多不出兩月違者問罪入官嚴併牙行依期銷票完日將冊繳報察院監掣委官受賄不行關防致令夾帶私鹽并行鹽地方官員勒指商人關引錢物事發併以贓論其鹽觔每引較例過大減小又責色索況因襲既久遷變不堪聽巡鹽御史斟酌行之每引割下仍以引數銀入官查照近年整理兩浙鹽法事例每引極重不過三百觔如過數者不除色索盡數入官鹽引雖大而處之者情行發中仍禁勢要不得私由挨次通商各該運司不得勒商并通同作弊如此則影射之弊必無關中之利自廣私鹽亦因禁革

如蒙乞 勅户部議擬轉行都察院通行兩浙長盧
等處各該巡塩御史遵照施行亦還流弊本之一端
也
正德九年塩院余珊割附餘以均利䟽云割剰餘塩
雖非正課然商灶以煎辦為業商人以轉販為生若
正引之外少得纖洎羨餘尤愈夾帶致罪若納剰之
外少得微價生活有省私販為奸割下餘塩交賣價
銀鵝觔拾遺而 國家未得羨餘之利以此節有割
剰事例而上下称便夫何法久弊滋人漸虛僞就商
納價者朦朧使隱之弊興割候招商者豪貴垂涎之

念起夫一涉利于商人其病猶可擬藥若染指于豪
門其害豈容勝言乞照昔年舊規或擬今賣則例少
後夾帶之誅大取羨餘之利割切之外就行商人納
價買補之中而灶未少得存活勿但 國家坐收鮪
輸之利而豪商亦因息轉販之風矣
正德十六年塩院陳克宅定資格以均守支䟽云蓋
事無序則不均不均則争然所由起矣引塩又為利
之重者也自今觀之不均孰甚焉何怪乎人之争且
然也今割進開例以名商人趨利而中引推輓轉運
彼此同一辛苦輸粟納銀奸良同一資本齊民勢要

爾我同一事例甚至同齋勘合倉鈔同赴運司挨下
同銷單帖引目同一到場守支及到場之後勢要之
徒獨占在場之塩如無本年見塩即將各年分者那
補足數一一甫不知夾帶幾千引一引築打幾千百觔
奸補之徒獨意與販之利將本年本場者支買又告
改年改場一年不知賣過幾番一本不知獲利幾倍
惟此良善齊民守支定額殘課有生待年久而囊橐
費盡不得生還者有老死異鄉而道路遙遠不得歸
葬者大辛苦同資本同事例同赴司到場無徃而不
同彼之得利甚速至大此則永利未得卒至于亡身

喪家事之不均如此蓋亦司其事者未加之意也今
後合無通行巡塩御史行令各該運司分司各查各
場各年分已撒在倉見在塩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
若干在竈未撒塩某年分若干又某年分若干以十
分為率要見幾分在灶如遇各商中到某年引塩即
查該場原中年分已未完數亦以十分為率搭派就
與各商銷赴該場單帖明文對衆派定該見支在倉
塩幾分守支塩在灶幾分如在倉已有七分百引者
見支七十引守支三十引千引者見支七百引守支
三百引上倉塩止二分百引者見支二十引守支八

十分十引者見支二百引守支八百引已後有續撒
續到者挨月俱算分數派定守支其故意延捱不出
者仍查三年五年事例施行如此則勢要者不得越
次而據先奸頑者不敢恣横而在使良善竈民亦得
遞補而出場鹽利均溥而怨爭息矣
嘉靖元年長蘆運使劉思賢論知曬鹽利孛備呈御
史盧瓊 奏行戶部議將海灘曬鹽以十分為率止
取三分補給逃亡額數七分給與各灶償其批濟等
費每年曬完各戶收貯候察院細查場分逃亡多寡
分列等第通融派補如遇風雨不結年分即為減免以
後年分海泥淤積漸廣曬鹽日多量增分數若海道
無常沙灘堋淺人戶陪納遺患于後通行除豁劄付
行司遵守至三年灶戶禹登等見得抽取鹽數過重
將情具本 奏行戶部轉行巡鹽察院勘得曬鹽雖
有微利然計工亦甚繁苦共冬月害水春則修理河
灘至夏則昏夜候潮汲水灌曬此其大略也又其曬
一池必猶留數池以為倒換之用前官一槩驗畝作
數人將方春開灘之時亦作曬鹽月分是以鹽數過
多而民心未服云云見長蘆運司志
嘉靖四年鹽院高世魁懲奸商以通鹽法疏云 國
家鹽課之設所以通商賈而實邊備倉庫用兵雖百
萬之餉取足目前名邊儲特名曰飛糧其利至博而
其弊亦至繁也因各運司行鹽地方有廣狹之異故
商人獲利有多寡之殊如兩淮行鹽地方至廣商人
自趨兩浙次之而長蘆山東行鹽地方窄狹故每欲
開中務必相兼搭派不許一商自擇便利專中淮鹽
該本部議照切緣淮浙長蘆等鹽均為供邊而設先
年舊規必待各邊守臣奏討軍儲本部覆奏開中各
運司俱通融搭派並無商人擅自奏討及單開淮鹽
又必挨年開報不許預先遠派弘治年間每處鹽課
多有三四年之積索何正德年來權奸用事捻紜奏
開殘鹽遂使鹽法大壞遇蒙 皇上登極詔書裁革
本部悉心整理鹽法漸至 號通各邊奏討必開
每開亦皆均派未嘗壅閼紛更且如近時尚書楊一
清以提督重臣奏開鹽課陝西延寧甘固四鎮不過
三十萬引兩淮鹽僅一十六萬餘皆長蘆山東等處
相兼品搭令商人遠倖等奸計百端賄緣鑽刺以增
價為名輒敢奏買殘餘等鹽且等兩次輒奏必欲置
之于法誤蒙 聖慈寬宥後開兩淮綱鹽三十萬引
且如宣府近地上納大利所在人爭趨之則彼之占

中賣窩長轉囤利無所不至使山東長蘆等鹽引無
搭配畢竟補之無用虧損　國計躭悞邊儲莫此為
甚除奸商遠後等聽法司究問及長蘆先開夾掣引
鹽另行查處合無將嘉靖四年多餘鹽三十萬引多
派宣府兩淮一十二萬引兩浙三萬五十引長蘆一
萬三十引山東四十三百三十三引共計銀一十一
萬三千二百九十八兩五錢二分大同兩淮八萬引
兩浙二萬五千引長蘆一萬七十引山東五千六百
六十七引共計銀七萬八千二百二十二兩一錢七
分劄行二鎮管糧郎中會同巡撫都御史從長計處
出給告示召集各商酌量地方豐歉時估高下定主
本色粮料草照依銀數派撥緊要倉鹽上納以濟食
用務要從公相兼均匀搭派不許奸商自擇便利專
報淮鹽遺下兩浙長蘆山東無人報中致悞邊儲仍
嚴禁勢要人等不許詭名占中賣窩買窩坐享厚利
如違聽撫按管粮衙門拿問治以重罪
嘉靖八年鹽院傅炯禁大包以號引目號云切惟鹽
引莫利于疏通莫不利于阻滯也夫何近年長蘆山
東二運司商人鹽有經年在場而支放不絕者蓋以
大包所致耳近查得大明律內每鹽一引帶耗二百
五斤近來寬恤商人掣鹽每引連包索以二百五十
斤作為正數此外餘鹽逐斤納價仍開以夾帶罪名
其法亦未為不寬矣但商人貪隙貪利其心無窮槩
鹽一包或倍數五百斤者有之或過倍而至于陸柒
百斤者有之均一罪名雖無忌畏以致奸灶煎鹽不
知已足額課之數惟知轉賣于商人以為私家之謀
遂使節年引目經久不完誠鹽法之大累也合候
命下之日嚴行長蘆山東二運司自後商人支鹽出
場每包正餘鹽共不得過四百斤照舊秤掣施行如
有過額百斤者除問罪外將夾帶餘鹽盡數追沒入
官則灶課無轉賣之計而商鹽有盤運之便隨中隨
支引目信乎無不疏通者矣
嘉靖十年鹽院黃臣清鹽禁以寬邊儲號
祖宗生財足國之法天地安養生民之道立法之初自有定
規鹽商得利樂從所以父祖子孫相繼方為富商得以
接濟邊儲不悞急用近年以來蓋因邊方禁止開銀
地土住種鹽商上納之際又有多外科罰之苦以致
商人畏懼不肯中納鹽法阻塞邊儲日覺空虛未免
仰給　朝廷借開太倉銀兩以濟其急是豈　祖宗
治國安邊之道又聞兩淮運司將年例引鹽包打七

八百觔大包除正數之外割餘取銀每年不下數萬餘兩解送戶部以為功績殊不知此等之利皆是邊備之用今却運送赴京邊方有急不免奏討皆其繫援爰禁之所致也為今之計乞　敕戶部會同多官從長計議通行行鹽衙門將邊方地土許人佃種納糧邊方引鹽許其依舊規上納粮草不許多外科索淮鹽不許大包割取餘鹽如有餘銀俱送原該關納邊儲雖罰粮草則邊方不致有缺乏之難矣

嘉靖十二年鹽院鄭直卿添引目號云灶丁之有餘鹽猶農人之有餘粟若無法以處之是無惑乎其私鬻也故添引目以收勤灶之鹽其說為長但引目可添而餘鹽不可革何者商人自上納領倉鈔以至守支自出場領水程以至發賣曠日持久其盤費不知幾倍于正價試寧棄大包以聽掣將利餘鹽以補正引之虧折若革去餘鹽則商人無利擬雖減價招之亦恐不能以濟幾急故旦謂引目可添而餘鹽不可革也為今之計必欲添設引目如兩淮正觔七十餘萬引仍以六分為常股四分為存積商人報中常股正課還按舊價令其上納本色赴場支鍋觔鹽正鹽一引仍許其帶餘鹽一引照依原定價銀就令本商承買如正副之外猶有多餘者依例割沒入官若添引一百五十萬引每年盡數開邊中正鹽一引令其中新添者二引新添者每引量減價銀一半年豊上納本色歲歉上納折色領文赴運司多撥鹽多場多聽其自行收買仍每引許照餘鹽半引自一引半之外有多餘者亦割沒入官其餘各運司隨觔數多寡皆放此行之則在邊者開中既多而倉儲自實在場者收買既眾而私販自銷此其可行者一也

又清灘蕩以補課觔為照長蘆山東運司各灶戶事產地止係一戶一家所有皆得與賣承佃代辦產鹽至于各場灶灘所以刷土淋滷草場所以刈草煎鹽寸土尺地皆屬之官自有界限例禁不得開耕交賣近年以來界限不明以致豪強軍民越界侵耕日久相沿任意或肆行樵牧或占打鹽草遂使煎辦無濟課觔多累利歸豪猾害及總催積習多年展轉益甚合無查照弘治元年題准事例委差運司官一員會同府佐州正官一員清查還官築立界墩不許多撥灶民營業以供煎辦之需如有仍前侵占與賣照依往例如侵占盜賣官田坐罪賣者追價買者追得花粧俱官以償拖欠之數地歸商灶廢灶丁有輸存者

不貲逃者可歸而課額可少補矣
隆慶四年鹽院蘇士潤議撥引以通商壅云照浮扎
直隸山東地方戶口盈縮原有定數鹽皆周流猶恐
粟之不可缺也今各州縣鹽皆不行者審其弊良有
由爲舊制計里撥引官鹽既通其後責成不嚴於有
司告指挨隨手商人近者爭先致鹽皆叢積而莫售
遠者巧避俾私梟袖手而得計況地有遠近價無差
等人孰肯捨近而趨遠棄豐而就嗇官鹽如之何其
不滯也欲去其弊且以爲當復撥引之制
朱廷立免開蕩田糧以救灶荒疏云各灶該分草蕩
除供煎燒外其餘地如有願自耕種者即赴分司告
報畝數附冊給帖執照免其三年之租以後每畝肥
瘠者科米一斗磽薄者五升顯准遵行至今灶民俱
其有糧供大開墾爲照前項草蕩人撥富丁以引鹽
多寡蕩亦如之大灶之有蕩猶民之有田民田所收
糧差之餘尚資以供家口灶之草蕩煎燒之外置之
無用況草蕩俱臨海濱地多低窪一遇潮盛雖草亦
濟死其間高阜者百無二三灶丁畧即開種居民又
插不報耗糧徑年告攬竟不知彼蕩地各承祖業但
不誤取草煎鹽亦可少耕升斗之粟以救燃眉之急

且此地潮來爲海潮去爲塗今年或可耕種來年又
爲水所浸若欲令報糧開墾則數入版籍牢不可
改求利未浮而害已隨之計一畝納米一斗或五升
微虧賤之田耗亦轉重孰謂蕩地海塗而可如是之
重且愚謂灶分蕩地專爲取草煎鹽若使不誤煎燒
萬一灶有高阜蕩地除已納糧入冊者省令照舊外
其餘或遇年時相值力可耕種者許其赴運司告明
查勘給帖付照開種免其納租以助不給仍禁隣近
軍民不許妄自生事一槩告攬有司亦不必准理以
啟爭端古者藏富于民灶可養生則私煎漸少私販
可無而官鹽可通邊儲可足此固爲救荒之一策也
萬曆十一年山東運使甘一驥分路商是議爲照假
商影射脫籍之禁不可不嚴正商報中濟邊之勞亦
所當恤今若以正商推故繩帶小房區區之地編而
籍之一入版籍除路爲難披預計子孫之害持群然
而去耳非所以柔遠人而通商利也合將藏終揭示
正商的名行各州縣知會除於內查有置買田糧者
照田入籍納糧當差外如止係與買小房准扶繩帶
綱鹽者但今上納門攤錢此外不得附籍編累火夫
以示柔遠通商之意榜案正商之外有誑充商人影

躬者脫籍不當差役者役自充罪入籍廣于人情事
體兩無差碍
查得本司奸商積逋累鉅萬自隆慶六年秋閏起二
十一件掣掯未完今議立三等九則之法不論邊商
內商但以錢糧完者為上商以錢糧欠者為下商于
完課上商則加給引目于欠課下商則減削引目多
別限期拘各欠課衆商設法追比除力能完者滯舊
完新多限輸納外其之商積逋數多力不能完則
查先年掣過之鹽尚有堆朵在園者查其原引唯令
富商認替納銀起賣又查其行鹽之地尚有未完帳
目即據告追者票行本地方興鹽官量與追處解扺
舊逋又查其數鹽處所有船戶車戶腳夫人等預支
腳價本商無鹽裝運欠自在身者押各役轉替富商
裝運即于富商名下追銀扺其舊逋其錢糧已完之
商如內商邊商各照則領引其奸商革退除名邊商
中引勘合挨司遵照明例官收官給相應通行遵守
福清業師相向高鹽政考云國家之制鹽政也蓋邊
政也鹽政修而邊政與之修也鹽政弊而邊政與之
弊也其故何也國初召商于塞下輸粟餉邊給之鹽
引一引而粟二斗五升耳無重稽之費也所司無渝

行食祿之家毋侵利一切奏請毋私予無傷奪之孔
也灶戶給以攤蕩草蕩每引給上本鈔二貫五百文
有私鬻違禁者死無漬漏之奸也故鹽政修也塞下
之地盡墾而為田城京露積士飽馬騰無捋腹之虞
也邊郡既實而地益充民得甘其食美其衣老死不
聞徹警無轉輸之苦也屯堡星聯兵農雲集耕夫得
安于力作而胡馬不窺于長城無蹂躪之擾也故邊
政修也鹽政之弊也則有存積常股之害與常股七
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借曹閘中趙
次放支是法以固利弊也則又有折銀之害興商輸
之運司運司輸之度支度支輸之邊內帑若于供億
沃壤化為蒿萊急目前之羨餘忘有世之長利是法
以見小弊也則又有奏討占窩之害興勲戚權倖賈
祿請乞名曰餘鹽恣行夾帶但憑城社無敢誰訶是
法以私竇弊也則又有增價之害與成化間折銀三
錢五分耳正德間則四錢五分嘉靖間則七錢官有
羨徵商無溢入是法以重課弊也則又有衙門要索
之害興商登籍于戶曹趨而給引于南戶曹又趨而
受鹽于運司又趨而至于行鹽之地往來馳逐動經
旬歲奸徒憑其翁張墨吞視為囊槖然且有罰之金

瞞之錢關節之邑道採輸衷溢利盡歸吏是法以使制弊也則又有守支之害興程期案次第責捕新沒身無及夷于代支濟務竭于餉糧錢神虎于公府是法以留雅弊也更此數弊商困極矣乃灶之病也則又有總催之害興攤場岬蕩年為升兼賑濟官銀全被乾沒分產凋零傭奴服役是法以豪強弊也則又有賠累之害興鹽一入官而水消銷瞥備日急獄非無聊流亡轉徙乞貸為生是法以採功弊也嗟夫管仲佐霸矣漢雜桑弘羊心計刻變轉輸鹽之為利從來久矣國初經制遠邁前轍乃在今日潰決萬端商灶兩病

頃邊事又告急矣膏腊既竭輸輓日艰背餉大耗填委于司農之府當事咄咄計無援之策非所謂鹽策以可而邊政俱弊明驗於室鈔導流以濟後患則其説可稽已臧鹺課也者搭配也早掣支也絕請乞也清場蕩也給工本也寬私禁也乃其要在處置餘鹽也餘鹽溢而私販多而正課阻矣正課阻而國用虧矣縱之則病商操之則病灶操縱兩失其宜則亡命之策潛山泛海之徒得陰持其柄為市今淮揚之間豪才大猾横行出沒關吏不敢譏而有司不得詰者皆私販之奸人也無事則竊利權有事則為亂階是寧可

不杜其源而防其漸哉故先臣立濟欲行給單鹽法而罷翻欲復國初創法凡皆以收餘鹽之利而塞私網之端操是説而推廣之要以存綱法之實寧捐通融于商灶蠲吞舟之禁毋輕假借于奸徒使利行若流商至如歸無侵徑有溢賦不亦今日資鹽策便國家之長計哉若夫搆求主法之本意修明已試之舊章復飛輓廣屯田塞下餘紅腐之儲度支省轉餉之苦鹽政邊政兩利而俱存則有二祖之功令在又何論于區區補偏救弊之勞也

天啟五年巡按山西刊其疏論河東池鹽惟候天生而始得以施人力非若淮蘆之可以人力煎煑也搭辦之時又猶參人力而始不齊天時非同淮蘆之盡聽人而不聽天也故河東鹽政轉輸灌注雖在三省地方而精神命脈則全在四十里錦亘池場耳惟碓得易失之天時坐棄于精玩不振之人工故一歲之中採撈不及數次每次採撈恒不足十分中之一二耳此而得精脈培于不涸轉輸利于流水人法濟其所守有三要焉而莫要于池下採撈求盡一之例江西食鹽仰之兩淮者十之七仰之兩浙廣中者十之三邇年豪商停積太多駕言御史驗掣非時致今

壅格毋斷鹽一到任意停積必候舊者賣價盡售方
皆移船岸遂令村市小販競鬻海沙自煎自賣而常
食官鹽未免壅格此弊源也須憲司專敕嚴明之吏
鹽到禁絕停戶村坊市店核委執結定價不二拾以
印信水程方許貿易庶鹽法可清鹽利斯溥矣
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平臺　召對吏戶科黃承昊
謂王業洪變亂鹽法　上問業洪是何人承昊對以
先朝戶部官　上召閣臣問何為變了　祖制閣臣
回奏甚詳
五年七月內札部尚書畢其昌疏論兩淮自康丕揚
之措置鹽政大壞邊商棄業不可複理矣袁世振一
轉移闔而逃者歸仆者起增餉百萬有才如此非唐
劉晏乎而一旦不復辨有為之訟冤可惜也蓋通臣
袁世振今設十綱法以疏積滯西商徽商大便之而課額倍增其書具在
八年二月十四日浙江道御史鄧啓隆一本為病軀
不堪鞭策欽命惟有祗承謹陳鹺政急務九款仰祈
聖鑒事臣多病無子昔歲視鹺兩淮考察錢秘雖非
其罪不敢自明然而羸狀易窮亦見于前事矣項家
恩起用控辭至再蓋慎溺職不可以為臣絕祀不可
以為子寬至情也而未蒙矜允不敢不承命而往矣

第臣所能者處脂膏而不膩也破情面而不狥也至
所不能者強消之而樂輸也峻敲扑而取盈也何也
商之興壞往來孚為晉也秕糠之賦田力耕為有秋也
昔天子之告君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臣愚以為國課之足亦視商之足不足何如
耳昔年袁世振更綱而商情翕應今日畜綱而商情
參差詢鹽臣黃希憲面臣亦再三慨嘆其通變鼓舞
俟臣到邦閱商咨乃敢入告至于目前急務借箸可
籌謹謬陳九款仰祈睿裁一曰速補運司官屬從來
堆自行攻由人舉如一省錢糧大者不過四五十萬
小者僅二三十萬然有藩司有糧道有府州縣各官
合群力料理猶虞逋賦況兩淮歲入太倉較天下亦
三之一乎臣嘗言國家制科一選三百何斬七員不
以筦淮佐鹺乙榜明經濟節敗壞何者乙榜明經
日暮途窮鮮矜簠簋至于濟節則明攫取備鶴梁疊
一羞安望奏請臣已陛辭有疏請用甲科當時掌選者
乃捻大柄即破格非遴云鴻運使適年已來適財狥
情不伏用甲科鹽擁課適執此之議至于今日更有
可異者運司長屬四員分司二員今止太州一運判
其余久不銓補鹽臣黃希憲屢請之不得臣入都門

再三言之亦不得一百數十萬軍儲豈臣一人能分
身而化爲手又豈運判一身能南馳而北奔乎方今
寇氛未靖餉急星火至蒙皇上宵旰不知銓選者何
漠然不一體念而置淮屬于度外也伏乞天語申飭
銓臣速將甲科盡補運司首屬且勒限赴任臣方敢
餉務受事不然獨拍無声劇課之由誰任其咎此今
日鹽政之第一最急者也一曰酌議運司升遷夫人
品何嘗惟上破格予以賢者彼將賢者自爲予以不
肖彼將不肖自爲今運司皆左遷安望遠馭且愚以
爲既用甲科則當議升遷運司視參政升遷運同視

知府升遷運副運判視推知考選前路既除破格益
堅委擊查驗皆屬廉能將索幾不能利幾不興九遷
士挽馬騰皆自此始何至鰓鰓然日不足也夫知推
選館部屬改科道皆中興美政是在廟斷一轉移間
即利輔無窮矣一曰嚴禁兩大私鹽大行鹽止此境
地食鹽止此户口私鹽多則官鹽壅其勢然也私鹽
非一端然法之所不能禁者無如糧舡民舡二項糧
船如江廣應安寧泰等處約六十余艘夾帶數百引
法陣執械放火殺人客秋鹽臣曾以入告部議給印
信照票責押空官不如責三道且如江廣糧船搜有

私販江廣道臣聽參論安治泰五府糧船搜有私販安
參道臣聽參論治以三解道彈壓三處官軍令易行
而禁易止仰祈嚴諭永着爲令嚴糧船私販可得而
禁也一王府食鹽每年額支三百引惟惠府親藩加至
一千七百二十五引自銷銀下場收買于是承奉與
新收私販四郝嚴空而王不知也自地棍假冒興販
于是掛替數十里打死地民并承奉亦不知也鹽臣
黃希憲操臣馬鳴世俱曾入告業經部伏惠府照舊
例船上儀真入龍鹽棠府照例商人帶附不許奸商
代買煌煌令甲自有欽遵照臣以爲鹽有定數則舡

亦宜有定額請自今已後惠府每歲支鹽若干限舡
若干過限已外皆有私販則承奉奸棍不得假冒以
激變賢王令名令總永昭不浮于夫伏懇天語申飭
王船私鹽可得而禁也一曰禁討委劄割沒夫割沒
之罰所以禁奸商夾帶也自臣視鹽法奏批劄非甲
科推知不委夫然推知之所以再三規避此何哉以
陪京各官計割沒者多也臣昔歲刊示有云既食國
家祿當爲國家生財何至明攫公帑自充私橐且今
日之知推即異日之銓衡台諫身爲上司而俯乞潤
于下僚靦顏從雖異此爲甚然劄之所在嗤罵不顧

懲竄綸中飭凡委擊各官遇有竿牘求減剔浚此卽多書揿臣之故為參劾其請托商人鹽斤盡没入官將偪減一殷陋習自掃夾帶不禁而自絕矣一曰帶征年限宜寬兩淮鹽課所以多積逋者何哉以課征于三六年前兩鹽行于三六年後也今部議應追二百二十八萬六千八百六十七兩五錢五分欵限年帶徵但以逋賦有物過者有貴窩者又有虛窩無人買者并力征新局難責舊臣愚以為當隨終始展限十年每年征舊一十三萬九千五百八十二兩二錢蓋與其急之而不應徒為紙上之虛數不如緩之使漸便作庫中之定額亦朝三暮四之數弊也一曰派補虛數宜酌兩淮歲課原止九十四萬目已兩解猶照此數嗣後增至一百五十余萬然部數多商輸反縮之嗣綱帶淮徐兵餉一百一十四萬八千矣但食鹽余伕等銀一萬八千九百餘兩原無着落部議欵南北各商補認夫已定之綱又伏分派之亦恤商之良劑也一曰折價加斛宜融夫三十塲之食鹽祖制原自給商自表世根改為折價歲徵六萬八千欵犒庫中收買邊外也自邊事起即以折價當邊餉商人嗷嗷今又議加二萬四千三百余兩將派之灶戶爭

則朝不保夕何所揭貸以應將派之商人爭則取諸其價何堪斛外又征不可加而自加之亦恤灶之良劑也一曰淮北舊引宜酌淮北行鹽地方窄狹見今南陽汝寧開封之間流賊充斥商人畏縮不往行鹽不過鳳廬滁泗耶今綱議淮北行新引十五萬舊引一萬共二十五萬矣大鳳廬斗大戶口凡何安能銷如許引斛也臣愚以為每 新引不可減惟有舊引扣下二萬每歲止行二十三萬其應納剔浚遼寧二餉亦應照收下二分減去廢鹽不至堆積無用而商亦免消折之患矣一曰食鹽加斤宜議夫食鹽所以異綱鹽或近鹽場或隣到省私鹽賊而官鹽背商甘往故舊例多斤而減課所以爾招徠也今部議止比綱鹽每引加十觔用五錢五分新引用征無一應者為鹽觔大削也商人操奇贏算折秋毫折本之鹽刑驅威逼亦不肯認若然則此几萬涤將何處徵收也臣愚以弊去太甚情當剔量其從前斛定多斤者許其仍舊情近日補增者嚴行禁止庶諸商歡然承亦號通食鹽之良法也凡此數者或得于目擊或原係自嘗或聞之通閱與情或採之吻商公揭皆目前急着伏祈皇上採擇施行抑臣更有請焉號鹽完課事

在運使得人久任責成先年袁世振以疏理兼運使
在任既久亦立法亦備詳至今猶阻其意若御史戢
在查刷一年一始有一番澄清祖訓從無久任知不
可久矣今臣衰病不耐勞瘁持籌非其所能若使心
力可竭甚頓有條或半載數月仍容乞恩歸里俾得
延殘喘而續宗祧寔聖明矜全獨之大德也臣冒昧
奏陳之
切惟鹺政之利乃　國家濟邊之課関係甚重其間
利弊尤宜隨時興革檢閱案牘二運司商鹽遞年春
秋二季據司呈院查明委官金掣即令各商上納餘
鹽銀兩裝運告指府衛州縣地方引目隨身隨填給
水程以嚴其限換有驗單以防其偽俱經本院掛號
印發所告衛門運鹽到彼比驗印信數目相同方許
發賣畢日即將引目邊狀入官照例截角并水程驗
單類繳運司退引剿心轉解户部收貯驗單解院查
考立法至為嚴密
照得邊商赴邊報中內商下場覩支此舊例也頗節年邊
商高擡引價則內商病內商擅下場之利而不容邊商覩
支則邊商病今議引價照前院批定一錢八分比之赴邊
報中者已有三分贏利不得再行高擡抑勒內商而邊
商之中頗有厚資願赴場者仍准覩支不許內商爭
阻則內商無仰勒之苦邊商有下場之利各得其平
而不相病矣
一行鹽地方本以通商惠民非為偏累厝下也查得
往時所司有派散之弊有挨賣之若派散者厝民挨
賣者困商均非厚下之道今後各屬凡遇商鹽所至
不拘先後責令經記領商照依時價聽從貨賣不許
仍踵派散挨賣陋規坐困商民即有願戚時價
利于速賣者聽從其便凡買鹽之人仍取鹽商私記
小票若有鹽無票六十觔以上論罪有司時加稽察
各商有無坐索高價藉口阻滯暗增私鹽攙格鹺政
一有弊端即時揭報以憑重治
一商人行鹽既有引目及水程驗單法固詳密矣然
而銷繳稽遲夙弊如故豈奉行法守之不力哉今後
運司凡遇掣過商鹽納完課銀者一面給發水程一
面中遞驗單隨完隨發不必類齎由長蘆發者限六
日自山東發者限十二日違期提究鹽到地方所司
即驗鹽包引目程單相同當堂填簿其引仍給商照
賣隨賣隨支既完掌印官即將程單取具商人賣完
甘結封繳本院查銷季終仍差吏書赴比若所司措

勒商人及不進繳引目程單致生他弊者掌印官别議近鹽官吏坐以贓罪至于鹽包通正餘沒官共以六百觔為率照例納沒官價銀一錢此外再多三十觔以上委官嚴申究治其沒鹽雖多亦不必叩包更名即明開每包共重若干填註程單給商運發亦不許有司重復閘罪以滋商困訪出重究

一領引搭單違限舊例商人領司出司閘支以領引日為始支鹽搭單延至十伍箇月之外為小違限問以不應杖七十稍有力十八箇月之外為大違限問以不應杖七十有力納贖原中千引以上搭派者限五年原中五百引以上者限三年如過限期即為老引銃毀近議寬定限期規則每十引者出原限五年之外一年者每引罰銀二錢一年之外至二年者罰銀四錢二年之外至三年者罰銀六錢至于三年之外違原限通計八年定為老引銃毀另撥新引鹽壓末單其五百引者出于三年之外亦如前例計年加罰至于三年之外違原限通計六年亦銃毀撥引鹽壓末單其曾経加罰者給票照掣

一引目截角商人分撥新引入場閘支鹽課該場截去半字一角臨掣將引投司查驗封引截去上字一角赴儀淮二所掣過發賣水商截去去字一角到行鹽地方賣完投送所在官司截去入字一角類繳本司銃毀解京

一類解退引江西河廣河南各省并直隸府州縣地方賣過退引按季類繳本司銃毀每年隨起解餘鹽銀兩船上裝載責令解銀該吏領赴户部交收其造冊醬費等項計算引目多寡查照舊例呈詳動支本司贖銀支給架閣庫

一潮色耗銀儀真鹽所掣過商鹽賣與水商解綑另換小色赴掣其原鹽大色盛鹽堆放年久滷汁浸潤名為潮色先年據南京下閘軍民告給帖文領買前色在于彼處空地燒灰淋汁煎鹽食用每包一箇約重二十餘斤節蒙詳允儀真鹽所勸徵耗銀四厘每年掣鹽八單每單八萬五千引歲計潮色六十八萬撒銀二千七百餘兩或掣單遲滞止儘每年賣過鹽數撒銀半年一次解司傾銷成錠隨同餘鹽銀兩解部濟邊其包每一百觔淋滷煎鹽一十八觔又在南京户部納銀一分亦解北部

中憲王見寳勅建山東鹽河五閘碑記曾考吾相察修太公之業設輕重九府以富其國所取息非一而

鹽筴其大者當其時禹跡未湮九河濟漯与海通道舟楫往來費省而利倍齊富彊至于威宣其故可睹也漢郡國置鹽官三十有九鴈門沃陽有丞有長領之司農水衡嗟夫一孔不遺矣然終軍詰徐偃曰膠東魯國食鹽隣境尚周轉輸乃知漢之齊不用之齊當則漢多陸運不若袁吾時便耳　國家財用鹽居其半天下之為運司者六山東宜最焉而賦課乃在中下曾不得與淮揚稱鴈行蓋淮揚澤國舟楫易通而商之報中十倍于齊故也　國初梁宋彭城食齊鹽自梁宋割隸河東而海滄之鹽廢自海滄十一場不賦鹽而樂安支河之水廢迴海而西不絕如綫者獨有大清一河耳大清古所稱濟水其源出濟西一以通漕運艘精為一以入海鹽筴賴焉其後龍河塞而濟西之水不復入大清加以數歲旱乾河流中涸洛口而上舟膠非一日矣嗟乎九河故道已為葭葦砂磧之場而濟微若此安知異日不葭葦礫如九河鹽利將終絕豈徒遼視淮揚而已乎論遠者是時海鹽霧積自洛口牽輓行數百里始達魚山其直倍估客病焉又梁宋十餘郡縣援舊額行齊鹽今大清不通舟而鹽直踊貴則二郡之民且援稱病何以塞河

東之口哉維時估客以治河請轉運廿公開之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宜當事者所宜懼乃召鹽筴祭酒而問之曰江淮河漢雖衆水以為瀆今此渠宜何資焉衆曰汶陽之北多流泉東阿平陰之間大者有五皆濟之伏流而出者也號而引之可濟渠道公曰弗高弗深舟弗利也今此水宜何高焉衆曰夾大清而峙者多岡阜近者數里遠者十餘里岡石于山相地于濟河上下之涘宜建五閘可高泉流公又曰時詘不可以舉嬴今此經費宜何出焉衆曰估歲餘羨額羨公節年出之以躅賑青齊災民今青齊飢有年宜充大清河閘費公聞之忻然曰吾志也乃條便宜于臬使臬使上之中丞直指詢謀既同請于　朝詔曰可而公又得秩　新命晉秩山東參政于是董役號諸泉挾石修築一如初所規畫役始于戊子冬十月訖于己丑春三月上不煩　内帑下不擾商民而諸泉號五閘建鹽舟通利不啻力客而業梳矣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水以溉民田而鄴之民頗苦不欲無它勞在目前而效在數十年之後耳是役也利害較然民所共睹而公出羨金二萬七千有奇募民〻應爭赴工作自活焉覩所謂徵發之苦乎豹治渠所利

止于鄒大清一瀆則內通齊魯外達梁宋彭城提衡市價皆不得踊貴功施于數千里食鹽之民豈曰小補之哉不寧惟是海岱之地四塞而大清門戶也門戶闢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山海之利藉以脅通繼自今而諸水之湮沒者觀于利次第復焉將今日之齊非漢之齊而太公之齊矣

古今鹺略卷七

法律

史記平準書云私煑者鈦左趾

晉令凡民不得私煑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

唐開成末私煑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時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讁觀察判官不計十犯人兩池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煑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群盜以所掠物易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支吾

卷七

國史補史牟權鹽于于解縣初变權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餘歲隨牟檢畦拾鹽一顆以歸牟知主杖殺之其姊哭救之已不及矣

後周禁例廣順間勅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刮鹻煎鍊私鹽所犯一斤以上斷死人戶所請蠶鹽祇得將歸裒坌供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

鹽科斷

宋建隆初首寬鹽禁私犯者或更以輕典始定官鹽闌入禁法貿易至十斤煑鹻至三斤乃坐死民所受蠶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徒三年增闌入三十斤

贅鬻至十觔坐死蚕鹽入城市百觔以上奏自後每詔從寬

宋江淮制置使嘗建言私販鹽滿二千觔者皆坐徒知静海縣元絳曰海濱之民恃鹽以生非羣販者止笞而遣之（令江淮良狀治非群販者當以絳為法）

張詠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獲犯者數百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純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聚為盜則為患深俟秋成當仍舊法

宋設鹽法能獲一觔以上者加厚賞而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有村童自來入城遇一尼于途與之偕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捜閲于菜籃中獲鹽數觔遂繫之以詣府時守為武行德取鹽視之裹以白綃手帕而龍麝之氣襲人驚問所與村童以寔对行德喜曰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啓倖以求賞也命覘伺捕之果然而村童得釋由是京師肅然

宋顆鹽通商之地陝西則京兆鳳翔府同華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階成州保安鎮戎軍舊緣邊諸州東食烏白池之青白鹽淳化三年陝西轉運鄭文寶以李繼遷叛請禁止之許商人販解池鹽可以贍國計詔可自陝以西敢私市者抵死其後關隴民乏鹽食四年八月除其禁

雲間儼山陸深谿山餘話嘗記宋時漕運自荊湖南北來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元朝禁例諸場鹽貨皆判官裝諸鹽司凡承告私鹽皆須指定藏處所不許妄入人家搜捉偽造鹽引者斬犯私鹽者徒杖

大明律鹽法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鹽貨車船頭疋並入官引領牙人及窩藏寄頓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駄載者杖八十徒二年非應捕人告獲者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體給賞 若事發止理見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 凡鹽場灶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夾帶餘鹽出場及私煎貨賣者同私鹽法 凡買食私鹽者杖一百因而貨賣者杖一百徒三年 其遞獲私鹽入己不解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若

裝誣平人者加三等　凡起運官塩每引二百斤為
一袋帶耗五斤經過批驗所依數掣摯秤盤但有夫
帶餘塩者同私塩法　若客塩越過批驗所不經掣
閘盤者杖九十押回盤驗　凡客商販賣官塩不許
塩引相離違者同私塩法　其賣塩了畢十日之內
不繳退引者笞四十　若將舊引影射塩貨者同私
塩法　凡起運官塩并灶户運塩上倉將帶軍器及
不用官船起運者同私塩法　凡客商將官塩插和
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凡將有引官塩不于拘該
行塩地面發賣轉于別境犯界貨賣者杖一百知而
買食者杖六十不知者不坐其塩入官　監臨勢要
中塩凡監臨官吏詭名及權勢之人中納錢粮請買
塩引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塩貨入官阻
坏塩法凡客商不親赴場支塩中途增價轉賣阻坏
塩法者買主賣主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塩貨價錢
並入官
開刑條例一各邊名商上納粮草若內外勢要官豪
家人開立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干礙勢豪參究治罪　一凡偽造塩引印信賄囑運
司書人等將已故并遠年商人名籍中塩來歷填寫

在引轉賣誆騙財物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
經紀牙行店户運司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
貫者不拘曾否支塩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一越境
興販官私塩至二千斤以上者問發附近衛所充軍
原係腹裡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收買餘塩買
求掣挈至二千斤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遣經過官司
縱放及地方甲隣里老知而不舉各治以罪巡捕官
員乘機興販至二千斤以上亦照前例問發　一竈
難軍民將私塩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
一豪強塩徒聚衆撑駕大船張掛旗號擅用兵杖響
器者巡捕巡塩官兵尋訪擒捕若拒敵殺傷人命者
俱梟首示衆　一各處塩場無籍之徒號稱長布衫
赶船虎光棍好漢等項名色把持官府詐害客商犯
該徒罪以上及再犯杖罪以上者俱發邊衛充軍
一各塩運司總催名下該管塩課納完者方許照名
填通關　若總催買囑官吏并覆盤委官指倉指囤
扶同作弊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引禁止統三年令各運司給客商引目每引納中夾
紙一張至閱引之時類解户部倒引成化十九年都
御史徐英奏　准令南京户部給發引目某年月日

一一擬定封發各運司等衙門收掌給与商人支鹽
敢有新舊那移者官吏坐以枉法贓罪又令商人典
當引目與人名為影支或轉賣有勢之人名為賣支
及以假引賣與商人冒頂真引轉借與人影射私鹽
者俱問罪引目鹽貨入官二十一年令各鹽運司提
擧司繳納商人引紙每百張收銀三錢委官送南京
戶部轉發應天府官庫凡遇本部缺紙先期会計行
令該府拘集舖行收買送用稍有餘銀准官軍俸銀
弘治十三年令凡僞造鹽引印信賄囑運司吏書人
等將已故并遠年商人名籍中鹽來歷填寫在引轉
賣誆騙財物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牙
行店主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曾
否支鹽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大明會典鹽法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
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鹽貨車
船頭匹並入官引領牙人及寓藏寄頓者杖九十徒
二年半挑擔馱載者杖八十徒二年非應捕人告獲者
就將所獲私鹽給付告人充賞有能自首者免罪一
體給賞　若事發止理現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
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 謂如人鹽同獲止理見獲有確貨無犯人者其鹽沒官不許追究
凡灶場灶丁人等除正額鹽外夫帶餘鹽出場及私
煎貨賣者同私鹽法百夫長知情故縱及通同貨賣
者與犯人同罪
凡婦人有犯私鹽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
雖有夫而遠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婦
凡買食私鹽者杖一百因而貨賣者杖一百徒三年
凡守禦官司及鹽運司巡檢司巡獲私鹽即發有司
歸勘各衙門不許擅問若有司官吏通同脫放者與
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凡守禦官司及有司巡檢司設法差人于緊管地面
并附場緊關去處常川巡禁私鹽若有透漏者關津
把截官及所委巡鹽人員初犯笞四十再犯笞五十
三犯杖六十並附過還職若知情故縱及容令軍兵
隨同販賣者與犯人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法從重
論　其巡獲私鹽入已不解官者杖一百徒三年若
裝誣平人者三加等
凡軍人有犯私鹽本管千百戶有失鈐束者百戶初犯
笞五十再犯杖六十三犯杖七十減半給俸千戶初
犯笞四十再犯笞五十三犯杖六十減半給俸並附

過還職若知情容縱及通同販賣者與犯人同罪
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觔為一袋帶耗五觔經過批
驗所依數掣挚秤盤但有夾帶餘鹽者同私鹽法
若客鹽越過批驗所不經掣挚關防者杖九十押回
盤驗
凡客商販賣官鹽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法
其賣鹽了畢十日之內不繳退引者笞四十　若將
舊引影射鹽貨者同私鹽法
凡起運官鹽并灶戶運鹽上倉將帶軍器及不用官
船起運者同私鹽法
凡客商將官鹽插和沙土貨賣者杖八十
凡將有引官鹽不于拘該行鹽地面發賣轉于別境
犯界貨賣者杖一百知而買食者杖六十不知者不
坐其鹽入官
一各邊召商上納粮草若內外勢要官豪家人開立
詭名占窩轉賣取利者俱問發邊衛充軍干礙勢豪
參究治罪
一凡豪強鹽徒聚眾至十人以上撑駕大船張掛旗
號擅用兵仗響器拒敵官兵若殺人及傷三人以上
者比照強盜已行得財律皆斬為首者仍梟首示眾

其雖拒敵不曾殺傷人為首者依律處斬為從者俱
發邊衛充軍若止十人以下原無兵仗遇有追捕拒
敵因而傷至二人以上者為首依律處斬下手之人
比照聚眾中途打奪罪人因而傷人律絞其不曾下
手者仍為從論罪若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負易米
度日者不必禁捕
一越境興販官司引鹽至三千觔以上者問發附近
衛所充軍原係腹裡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其客商收
買餘鹽買求掣挚至三千觔以上者亦照前例發遣
經過官司縱放及地方甲鄰里老知而不舉各治以
罪巡捕官員乘机興販至三十觔以上亦照前例問
發
一凡兩淮等處運司中鹽商人必須納過銀兩俻價
方給引目守支若先年不曾上納故捏守支年久等
虛詞奏擾者依律問罪仍照各處鹽場無籍之徒把
持詐害事例發遣
一凡偽造鹽引印信賄囑運司吏書人等將已故并
遠年商人名籍中鹽來歷填寫在引轉買誆騙財物
為首者依律處斬外其為從并經紀牙行店戶運司
吏書一應知情人等但計贓滿貫者不拘曾否支鹽

出場俱發邊衛充軍
一各鹽運司總催名下該管鹽課納完者方許照名
填給通關若總催買囑官吏并覆盤委官指倉指囤
扶同作弊者俱問發邊衛充軍
一各處鹽場無籍之徒號稱長布衫趕場虎光棍好
漢等項名色把持官府詐害客商犯該徒罪以上及
再犯杖罪以下者俱發邊衛充軍
凡鹽臨官吏詭名及權勢之人中納錢糧請買鹽引
勘合侵奪民利者杖一百徒三年鹽貨入官
凡客商中買鹽引勘合不親赴場支鹽中途增價轉
賣阻壞鹽法者買主賣主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鹽
貨價錢並入官其鋪戶轉買拆賣者不用此律
東志鈔勘比驗　邊代二鎮邊商在邊倉口納完粮
單填給倉鈔一本商賣投各鎮管糧衛門照依倉鈔
內銀粮引數或候三四本或五六本填給南京原發
字號勘合一道其勘合限二箇月投司如過限一日
問擬不應罪名如過限半年之上問罪罰數其倉鈔
原無限期如勘合已經比號下年投下倉鈔未止問
不應每年終類呈鹽院仍比對勘合倉鈔字樣相同
者閣派場分填完南京戶部原發流通底簿責令該

吏齋文連各商投下勘合倉鈔并流通文簿及記號
簿派場數目印封赴鹽院比驗嘉靖三十一年鹽院
曹案驗為陳愚見以袪夙弊以裨鹽法以揚地方事
內開題奉　欽依今後商人投文到司查照違限年
月久近原定限期淮浙照依舊例違限半年者問罪
之外仍以所中引數二分之一每引罰穀四升違限
一年者罰數一斗一年半者罰穀一斗五升二年及
二年以上者俱止罰穀二斗長蘆山東地土磽瘠穀
價湧貴比淮浙寬減中半等因
一大鹽公罪儀淮二所秤掣商鹽舊額俱以五百五
十觔為率又除蓆桶十觔挑河五觔共五百六十五
觔過此外若有多餘五觔以下照常割沒五觔之上
即照夾帶問罪隆慶二年奉鹽院馬案驗內開商人
赴掣引鹽除正數外其餘通計總算自五觔積至二
百觔者定以不應杖七十稍有力自二百觔至二千
觔者定以不應杖七十有力自二千觔至五千觔者
定以徒二年半稍有力自五千觔者至一萬觔者定
以徒二年半有力萬觔之外罪不如之條行本司帖
行儀淮二所轉行監掣委官遵行
嘉靖六年御史戴金題　准通行在外各衛及守禦

千户所今後巡捕私盐不拘有犯無犯即時連人贓衛則闗堂所則觧送附近州縣收問贓物變價糶觧運司轉觧户部敢有仍前玩法違限半月之上不許闗衛及送有司者不拘有無入已即照巡獲私盐不觧官者依律坐罪

又該戴金題　准通行大小問刑衙門申明前項律例查照行盐地方遠近如止是三五為伴在于本境地方挑擔䭾載情輕買食犯該二千觔以上者止依律問斷責令納米贖罪以僃賑濟其大夥盐徒舟載陸運越境興販與應捕人倚托興販巡捕官受財縱容及令家人子侄通同販賣各至二千觔以上者仍照前例一体問擬廢法令可行而奸弊可息矣

福建運司志凡婦人有犯私盐者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其雖有夫而遠出或有子幼弱罪坐本婦

王克敬嘗為兩浙盐運使温州逮盐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為令

古今鹺畧卷八

徵異

黄帝経序云軒轅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解池是也

紀年云晉出公三年大旱地生盐

春秋繁露云雨多以盐及荔酒祭社

史記天官書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盐貴注匏瓜一名天鷄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也

巴郡盐水有神女暮輙共廩君宿旦即化為虫與諸虫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遺以青縷盐神受而嬰之廩君即立陽石上應青縷而射殺之天方開明

卷八

陵州图経陵州盐井後漢仙者沛國張道陵之所開鑿周廻四丈深四十尺置灶煮盐一分入官二分入百姓家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万歳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賣水一日一夜得四十五萬貫百姓貪其利人用失業井上有玉女廟古老傳云凡十二玉女嘗與張道陵指地開井遂奏以為神又俗稱井底有灵不得以火投及穢汚曾有汲水誤以火投即水吼沸湧烟氣衝上濺泥漂石甚為可畏或云泉脉通東海時有敗船木浮出

張道陵經行陵州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願奉箕帚
道陵知其爲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爲獻將
覘孚薄而納焉玉女各獻玉環徑皆數寸道陵田獻
同衾何乃化十二環爲一環徑尺投入地曰有得者
即納之時地陷成井玉女爭脫衣而下以探環道陵
書符化金翅鳥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遂不得出即
陵井也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太石方及鹹水
今每年一淘洗酒歌唱喧聒然後入否則必見玉女
躶居井中不利淘時或絙索斷摘皮囊墜落惟于天
師前灶香良久自有爲掛結者云是玉女之靈也

一曰鹿甘井取玉女美麗其鹽味甘合而名也又俗
傳玉女無夫歲取少年擲井中配之否則水竭更名
毒井

艷陽洞在隆州城至道觀之後昔天師既誓玉女子
井因藏去其衣念藏之未因徑取鎖之石室或謂之
藏衣洞々在一巘之下唅呀幽窈晦明變化千態萬
狀雖距闤闠不數武而若與人世隔蓋道陵修煉之
所也

漢張披郡鄧奇居喪盡禮以淚洒石則成痕著朽木
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

詭儲集霍博陸見夢吳景帝孫權求主廟金山在海鹽縣鎮
鹹塘湖令不爲民害景帝從之至建炎間又建行宮
于當湖賜名忠烈王愈著靈異以四月十八日誕辰
湖人爭祀之謂之小徹廟

殼七子名鄭多術嘗呪水成濃醪柳上成鹽

泰記曰會稽王道子爲符朗設盛饌朗曰鹽味少生
玄晏春秋曰衛倫稱刈子陽食餅而知鹽生精味之
至

崇仁縣鹹池在司空黃法氍故宅傍法氍于鄉里聚
徒以助陳高祖有功又有奇術嘗變鹽池于家山下
至今水味鹹于他水

石晉時遼主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
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注音巴乾臘肉也

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于池歲收
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鹽少虧失常課此是災異不
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視使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
稱城隍神令臣奏云爲鹽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見
上怪而疑之顧問左右左右皆以災害之生有神主
之爲言上乃詔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
夷簡夢神人戎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

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佑也我為此不平故絕池水尔若急毀之則已不然禍無窮矣曳簡還白其事侍臣王欽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于是召天師赴闕上與之論蚩尤事對曰此必無可憂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為神蜀將軍關羽忠而勇陛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荊門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延即禁中書符焚之移時一美髯人擐甲佩劍浮空而下拜于殿庭天師宣諭上旨曰蚩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為民除害如何答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嶽瀆陰兵至秋并力為陛下清蕩之俄失所在上与天師肅然起敬左右從官悉見悉聞莫不讚嘆忽一日黑雲起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鐵馬之声久之雲霧收斂天日竟晴明池水如故周帀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遣使致祭仍命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祀王壽亭康吳廟矣

廣見錄云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宗崇寧中應召平解池之祟凡四詣赴闕賜号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夫按李燾續通鑑長編曰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池百官入賀解池為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千四百餘畦積成鹽寶故也以此考之廣見錄所載年分不甚虛靜之名當在四年之前蓋崇寧盡五年也世傳虛靜平解池之祟以為得神之助斬池中蛟也由是俟有崇寧真君之號時謂解池神怪之說參諸前史止稱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復而稱賀無名天師平祟之文而兩出于傳記小說一見于祥符時一見于崇寧時二天師之力居多以上所說不同姑具列之

解州武安王廟在州城西門外百步許南面中條山北面硝池按古記建自宋大中祥符甲寅乃王假陰兵破蚩尤時敕修至元祐壬申又敕重修歷元及國朝修飾不一每歲至王嶽降之辰及受封之日晉府及本司運司官各致祭焉

呂柟曰今常平有關公先世塚上有危塔在中條山麓而鹽池當其後

陳繼儒詩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里人上塚時七塚白虹彝追宋正和中作耗解州上鹽池歲圮歇上十課不登五帝問虛靜師何神格此虜師虜關將軍桓桓飈且武儀奏大風作霹靂閃而怒拔木池水清

群鬼磔作膳帝曰可見乎拔雲忽驚覩大身光其庭
修髯飄蛸輔從此淮厥實鹽政無所苦死且滅蚩尤
兵甝安足數
平川路康訪使趙鑄濮縣翁玉于大德丁未春重修鹽臺
興寶神祠記有云昔五代初南北割據限以疆界然
幽燕之地鹽絕者歲餘百姓病之忽有姥語人此地
可以煮玉成鹽仍教以煮之〻法蓑之所病者釋然
而去不數月地失所在求之則無有也居人神之聖
号寶白此始由是公私饒足浮商竹賈祈于祠下者
皆如所請靈應如此鑄鐵以所欲者陰禱之黎明鐵
有告之者曰臺南十里許皎白如春雪者十數頃其
厚寸餘趨而視之則鹽也不驅土人男女皆扶挾畚
鍤以收之功未竟後融而為水皇神意而我哀助作
瑞鹽歛以頒之云云
春渚記聞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蛮洞也收其寶貨珍
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蛮人所參也籍以銀盤
中置玉盂以玉筯擿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如雪
則收取用酒送一匙專主興陽後同蔡元度就其體試
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体三數日用亦大有力
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紹興府志四明山中有不死之鹽又昌化百丈山中
玉仙洞古仙人王太伯居之昔人有見鹽數十袋曝
于洞口就之不復見人始信為神仙所居今為崩石
塞門不可入
龍城藏在萬載巘涂九房有石如列仙者以百數有
如鍾者扣之鏗然有如硯如墨如筆者巘水流注硯
中墨槇其上筆閣其傍有石人坐白沙傍作鬻鹽狀
或掃去有响後積
南康志白鹿洞南羅漢嶺石龜尾日出鹽四兩以給
寺僧炊人少之夜鑿其口而廣之鹽遂不出又與地
誌分宜鸡足山勝因寺背有石竅日出少鹽一寺需
之後僧貪鑿大其穴鹽遂絕是二事相類然俱足以
箴貪也
分宜洪陽洞中白沙如鹽傍有鹽翁石涼傘石鼓石
帆田拉仙佛之像狀小洪陽洞有石倉石閣石磨之
類態不一
軼語考鏡鹽食之死態而飛鼠蓉食之死鼠而肥蚕
五雜俎云蜀有鹽井涂百餘尺以物投之良久皆化
惟人髮不化
群物異制云好鹽中用皂莢子内雖卷龍盛之無滷矣

又鹽酒蟹每一器用皂莢半挺置中則經歲不壞
灌纓亭筆記煑鹽者值久雨則鹵汁淡而凝以皂莢
少許入鹵煎之則成鹽矣
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犯狼洲時樣鹽腳夫百人見
倭即用扛奮擊倭不能當各棄刀仗逃走傷倭頗多
上官因名為腳兵見揚州志

古今鹺畧卷九

雜攷

鹽說文鹹也大易兌為澤云其于地也為剛鹵毛詩
王事靡盬尚書洪範潤下作鹹禮記祭鹽曰鹹鹺鹺音查
鹽味苦也鄭注云大鹹曰鹺
世語秦繆公使賈人載鹽于衛諸賈人使百里奚引
車秦繆公觀鹽因得見百里奚。春秋僖公十三年会于鹹鹹衛地在濮州東南
左傳夢楚人伏己而盬其腦注盬啑也
騏驥駕鹽車上虞坂遇伯樂而長鳴
東觀漢記賈復為縣掾迎鹽河東會盜賊起等輩散
沒其鹽後獨完致縣中
謝承後漢書云羊續為南陽太守鹽豉共一壺又曰
韓崇為汝南太守遣妻子麤飯唯菜茹鹽豉而已
郗超書云韋安為河東太守常侍僕覽遺諸王齋書
請託并求假鹽也
三輔決錄曰范仲公為大夫鹽豉蒜果共一筩言其
廉儉也
豫章列士傳曰羊茂為東郡太守出界買鹽豉
吳志朱桓卒家無餘財孫权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
刘起讓曰恩詔縣則臣鹽五十斛供湯藥之直

徐邈字景山為金城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
軍用豐盈
魏主酬與崔浩語大說至半夜賜浩御縹醪十觚水
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
美
古艷歌云白鹽河東來美豉出魯門
徐幹齊都賦皓皓乎若白雪之積鄂鄂乎若景阿之
崇
劉公幹魯都賦鹽池漭沆煎炙陽春焦暴濆沫疎鹽
自殷把之不損取之不勤又云素鹹凝結皓若霜華
王粲洛都賦東有鹽池玉潔冰鮮不勞煮沒成之自
然
郭璞鹽池賦磊磈磷碌鍔剡其方玉潤膏津霜積陵
岡又烱然漢明晃爾霞赤望之雲蒸即之雪積又崇
淪鹿歛紅華苍光又嗟玄液之潛潤蓋莫知其所生
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鹿裘
葛巾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王導聞其
名迎置西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逃歸臨安
世說新語陸機云有千里蓴羮但未下鹽豉耳覌但
耳二字語意自明曾三吳乃謂未字誤書為末而以
未下為地名欲与千里對言是未嘗閱世說新語也
蘇東坡詩云每憐蓴菜下鹽豉又云未肯將鹽下蓴
菜覌此愈見三吳之謬見胡侍墅談
陶隱居云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釀酒主鹽人道家
用此作灰亦以煮石與地榆並無別法東華真人煑
石經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
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
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畜金鹽母又曰寧得一把五
加不用金玉滿車雖閩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
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
加皮也
南史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以示顧愷之愷之曰此
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即注云漉沙構白熬波
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柳宗元晉問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
與牧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
塍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渙兮鱗
鱗邐邐弥弥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
枝若股委曲延布脈寫膏浸潗湒滑汨弥高推卑漫
𣽂冒覌決決浚浚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瀴瀛沸濊偃

然咸淵瀁然咸川觀之者徒見活活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滰廿鹵家起孚灵富媪不爱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詭廻𬶍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冪冪奮僨離析鍛圭摧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滅相射水裂電碎巍峩增益大者即叢小者珠剖涌者如坻掬者如圭日晶熠熤瑩駭電走豆步盐車方尺數斗于是裒歛合集衆而堆之皓皓乎懸圓之巍巍嶽乎漢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変之神奇乎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而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佐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宮室乃貪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德所欲服其教而便子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杜工部詩有塩出井此溪女虞伯生註云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塩井

寶祐志云唐世塩鐵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权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徐凝詩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至宋已不及唐之什一今日視宋又不及矣

宋景文詩濯錦萬艘催貢籠熬塩千井算竿盃又雪詩塩波熬巨浸縞頃界中田用塩波二字甚新

竇儀字望之為三司塩鐵使與梁顥胡旦嘗會飲于趙昌言樞家第儀每求醉夜半方歸金吾吏候馬首声喏儀以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石曼卿以館職判海州官滿日載私塩貨之時禁網疎闊市中公然責学士塩

買似道當國常販塩數百艘至臨安賣之大学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江都載相公鹺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要許多

元中書令耶律楚材湛然集送錢良親請御之塩戒詩云從来塩利不労民古昔非財莫聚人此去勿孫天子德功名勉力趁青春

焦氏說楛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塩所謂熬波也宋人茶馬表摘山对磨泥余謂亦可对熬波又塩曰金鹵茶曰玉茸又塩為天藏茶作月團

戴氏鼠璞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盬鹽池也予鹽造
盬故盬音古予觀秉徽注王事靡盬々不堅固也詢
羽注鹽不攻緻周禮鹽人共其苦盬杜子春讀爲盬
謂鹽盬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盬乃鹽池二
說似吳然海鹽練治後成其爲鹽也難壞池盬出水
即成真爲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朝野僉載唐龍翔已來人唱歌名突厥鹽後周聖曆年
中命闔可徵知自奴突厥翻動漢使丑沒主知徵爲
可汗突厥鹽之應
曲有疎勒鹽洪容齋云唐曲又有黃帝鹽白鴿鹽神
雀鹽婦國鹽唐詩更奏新声刮骨鹽謂之鹽者如吟
行曲引之類用修引戴記鹽諸利之鹽音艷鹽者艷
之声轉也薛道衡有昔々鹽詩徵之詩業奴歌浙々
又訛爲浙々矣
曲名有烏鹽角江隣幾襍志云始教坊家人市鹽得
一曲譜于子角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烏鹽角
行元人用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角村調柔情玉
練褪
揭非卷云梁樂府夜々曲或名昔々鹽昔即夜也列
子昔々夢爲君鹽亦曲之別名　閩中人謂好爲鹽
曲有阿鵲鹽之類
升菴集唐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方回云
鹽澤人皆知之醋溝人所未知也非惟人未知方回
蓋亦不知爲此言以捨後人耳玖闕駰十三州志山
氏城北爲高瀚淵又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鹽
澤見漢書　郭緣生述征記將魁城至醋溝凡十里
元貢易之在渕東見賣鹽婦姿態吳儂聲詢之乃山
東良家子也夫死于兵轉徙至此因作賣鹽婦行有
云妾心如水甘貧賤弓鞋踏破終不怨得錢糴米供
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
会稽揚維楨賣鹽婦行云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
雨花灑鹽々作鹵背負空筐泪如綆三日破鐺無粟
煑老姑飢寒更愁苦道傍行人因問之拭泪吞聲爲
君語妾身家本住山東夫家名在兵籍中荷戈崎嶇
戍明越妾亦萬里來相從年來海上風塵起樓船百
戰秋濤裡良人賈勇身先死白骨誰知填海水前年
大兒征饒州饒州未復軍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
憐血作淮河流中原封疆音信絕官倉不開口糧缺
空營木落烟火稀夜雨殘灯泣嗚咽東隣西舍夫不
歸今年嫁作商人婦綃羅裁衣春日低落花飛絮愁

涂閨妻心如水甘貧賤辛苦賣鹽終不怨得錢羅米
供老姑泉下無慚見夫面君不見補衣使者渊河東
承諸正欲觀民風莫弃吾儂賣鹽婦歸朝先奏明光
宮

楊鈸崖海鄉竹枝歌潮來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兒把
鋤把苦海熬乾是何日免得儂來爬雪沙又賴雨似
墨双脚賴當官脫褲受黃荆生女寧當嫁盤歙莫
近嫁宗家亭

汝涯郭五常鹽丁嘆云煎鹽苦煎鹽苦潮海風霾恒
帶雨焦赤滿望草根枯灶底之柴空積鹵借貸無從

生計床十家村落逃亡五曉鹽苦曉鹽苦水漲潮患
灘沒朕雪花點散不成珠池面牢鋪冬泥土南執丈
膘吏敲門私負公輸憑何補兒女啁鳴夜不炊翁嫗
憔悴衣藍褸古來水嘆傷三農誰知鹽丁如此苦我
欲挽回太古風滌憋猶猶無足數且以仁撫摩且以
義叡彝勿使心如墨勿使政如虎中和一致雨暘時煎
曉何妨拖斯溥

又憫鹽丁云吁嗟乎鹽丁兒鄉沭來風雨瘠田不堪
耕心鹹惟淋鹵了課方自甯升米鹽斗五吁嗟乎鹽
丁婦炊灶烟滌肢無眠且無食頭蓬面若土破裾不
掩膚卵得尺布補栾何催科無停時舉家呻吟声棲
狻我來司鹽職始悉鹽丁苦爲爾抱不平試聽從客
數豪侠商人妻綺羅嬌欲彝輕肥富家郎飽食氣吞
虎吾樂太戀绝頗祈離照溥

千啖生署蛮發石門爲挑鹽婦行單笑蘆啼聒碎步
恰爲朝與推蓬撬烟鬟霧鬢胡隊〻業擅鹽販珠冲
冲短衵老衩不成服臟累献夫凡躲蟲半隹孩絡或
襁自舞浪洛漿拮快風更有嬌攀斬结禍不借號恍
鞢弓跰荒艱卵每宴後忍嫗數謈洞色腫亟挑市集
擠蚨青蚨來未果去忽〻郎候弟擾煎海沙宵征預
云蚊揃紅花封冰筆水肌倩可但愛惜寵勞

愚山王稚伯莫題寧海鹽場图云大江横界東西浙
鹽場如棋對多列伊誰倡此摧海課流禍千年猶未
竭古称孚貨斯爲民用玖之吾雖具陳日徹月飲宵
常課未死勿用辦當辛粥菰黄海本人力人力不齊
異之惜眼中忍見顛連泯飢寒不恤公私迫破屋何
曾蔽雨風晚粟未得飢腸先剖泥常厨滷瀝賣米薪
豈給煎熬功從此遷延日無卯公家不了私家債流
離却愚骨肉多摟業又悲家計杯百年去住議兩難
眼動黽勉沙塗閭陰晴晝夜催遑息老幼女媍無惟

顏天時既局旺爽月暑氣如湯閩酷烈煬煤烔炭塵
滿身燒灼熏蒸汗流血𠜱風拮悽天峥嵘此時湫漗
雖為情日寒風冷齒池唳皮皺肉死骨髓難者樂自
有生受所荼毒何猶然寒暑灶烔未滅釜未乾門外
催徵急風火譏成相戒輸官倉鹹司折閱不可當況
延逃荒有荒鬻賣鬻轉展俱賠償賦鹽存積斛歲月
水火烔成場消折老鹵告訴悲吒嗥啾投無辜冤民
雪亞卿自是今伊周仁重安先天下憂觀風所到兩
浙地首為灶戶袪煩慇殘還重念灶家肯載命冊青
、具景農桑耕織與流民事吳古先功刪訌〻國各
人〻合詩歹机覽羅與長皆致君澤民易反掌幽風
風無逸非虛辭公今仙去不可作披圖誦詩双涕落
安得黃金重鑄公歲〻勤勞良不愿

兩淮運司志八卷御史〻載德命訓纂鄭仲達等撰
鹽政志十卷御史朱廷立運使史伸敘撰陳克昌等
修兩淮鹽法志、十二卷御史楊選延江都史起蟄儀
真張槃二孝康纂鹽法便宜都御史耿九疇撰長蘆
運司誌七卷為運使郭五常編山東鹽法志四卷運
同查志隆撰八閩鹺政誌

西吳秀邑南薰里人玉水汪砢玉源崑甫手輯皆
崇禎壬申春服闕無資補原職伏養著述

今鹽畧補弁

當三代時鹽雖入貢實共之于民未嘗有禁而周禮
鹽人一職掌鹽之政令者散鹽苦鹽形鹽飴鹽以共
百事蓋特資鹽以為飲食之用而亦不牟其利之可
以富國也自管仲之對齊桓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
筴于是煮海水為鹽而鹽禁始設矣猗頓用鹽以起
家羅裒擅鹽以殖貨豪民且然而況有天下國家者
能置弗問乎漢興嘗弛山澤之禁亦嘗罷鹽鐵之官
而有鄭當時者舉齊大煮鹽之人言利析于秋毫而
權鹽之條加密有桑弘羊者為時大司農之屬嚴刑
嚴于歛趾而鬻鹽之罪更苛乃知天地之利源不可
開一開而不可復塞有如此鹽者也嗣是而後觀因
王雍王懌之請而置鹽官陳因虞荔孔奐之言而立
鹽稅唐憲宗淮西之役皇甫鎛奏加諸道鹽估以供
師行宋建隆淮南之軍楊允恭奏禁九州鹽場以充
兵實張平叔之議鹽變非韓愈籌畫可否為十二事
以駁之何以使其唯〻屈服紹興之定鹽筴非沈立
壽度利害為二十卷以奏之何以使其歷〻施行蓋
鹽出于池而亦或出于海出于井鹽出于地而亦或
出于石出于山釃以千畦必待薰風之至凝而一色

每因積當之珍泱涼屑流寫脉膏漫可以充五升三升之用可以足十口百口之家固難盡捐之民而亦難盡屬之官者也在昔盛世之行鹽法其利每與商賈共之亦與編户共之如胡安國所上惜民論者是在聖居賢相重加之意而已不然而徒計出鹽之地幾十郡監鹽之官幾十人產鹽之額幾千幾萬斤觔鹽之錢幾千幾萬貫而其民以數斗之粟易一升之鹽不勝其病是以幅幀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可念也茲余補之〻心也夫

古譚子國朱餘舊臣汪砢玉潛書於繁露草堂

古今鹹畧補写一

生息

古史神農之世宿沙氏煮海為鹹箕文諫不聽戮之宿沙氏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攻

論曰煮海民攻種地民歸鹽之興較其利孰規

左傳僖十三年會于鹹注云古鹽国也

郡国志濮陽古昆吾国春秋時曰濮有鹹城

史記大宛列傳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卷一

後漢書武帝時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注云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

丹虢羌武帝所開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麢羊牛馬食之皆肥

白馬氏元鼎六年所開居于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煮土成鹽

山海經鹽長之國有九丘以水絡之

晋常璩南中志建然縣有鹽泉

魏天賜三年九月甲戌朔駕幸漠南鹽池壬午至漠
中觀天鹽池度漠北之吐鹽池云
魏書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其水氣鹹凝鹽
生樹上亦有鹽也
高昌者車師前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出赤鹽味甚
美復有白鹽形如玉高昌人取為枕貢之中國
華陽國志汶山有鹽石煎之得鹽
荆州圖副夷縣西温泉原出鹽至今水有鹽氣
唐書南詔覽瞼井產鹽最鮮白惟王得食取足輒滅
竈昆明城諸井皆產鹽不征羣蠻食之
圖經海鹽東北外交廣有南海河東鹽池梁益鹽井
西羌山鹽胡中木鹽陶明通以河東者為勝今解州
安邑兩池所種鹽最為精好是也又有并州兩鹽末
鹽刮鹹煎鍊不甚佳
通泰海中並有停戶刮鹹煎鹽輸官如并州末鹽之
類以供給江湖極為饒衍其味乃優于并州末鹽也
濱州亦有人戶煎鍊草上鹽其色最麄異但可敷馬
耳
北海鹽青南海鹽赤其青鹽從西羌來形塊方稜明
瑩而青黑色最奇北胡來者作大塊而不光瑩又多
孔竅若蜂窠狀色亦淡於西鹽彼人謂之鹽枕北湖
又有一種鹽作片屑如碎白石彼人亦謂之青鹽鹹
封於匣與鹽枕並作禮贄
書凖云海鹽凡六路池則陜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
井則川陝四路胡中出于木石色青白紅紫黑皆有
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内曰鹹王禪傳甜者曰飴
朱衆罷曰火井在雲臺山之東五里火自井出周圍
有鹽竈數十環之各以大竹剖其中引火至竈鍋煎
而竹不燃未親者不敢近井蓋井火時或一噴輒及
數丈不用時以蓋蓋之用時去蓋撥火少許即騰騰
炎上至今近井數十家擅其利云
閬中曹學佺能始譜蜀鹽以廩君滅鹽水神女秉土
船至鹽陽為宕渠巴賨先世後漢成哀間成都羅裒
賂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擅鹽井之利嘗至鉅萬
川西井　華陽国志蜀郡廣都縣有鹽井又有小井
十數犍為郡牛鞞縣有陽明鹽井又云李冰識齊水
脉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于是有養生之饒焉
郡國志云唐武德二年分魏城置鹽泉縣以地有鹽
井民得採漉為四方貿售之地按廣都今雙流牛
今簡州魏城今屬左綿也

陵井鹽圖經漢時有道人張陵指陵上開鹽井因此陵上有井故名陵州當時山神號十二玉女欲偶道陵各獻玉環道陵知其為地下陰神乃化十二環為一環約曰有得者納之環投地ヽ陷成井玉女爭赴衣入井以掾環道陵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遂不得出即陵井也其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今每年一淘洗須歌唱喧聒然後敢入否則必見諸玉女躶居井中為不利也其玉女成亥二神在天餘十丈在井煎鹽至成亥時水必歇

寰宇記云益都鹽井最多而陵井最大在仁壽縣縱廣三十丈深八十丈汲以大牛皮囊刹徒充役甚苦後廢陵井更開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又云仁壽縣五井二井存曰營井在縣南二十五里隋大業元年開水淡遂廢至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斤曰蒲井在縣南四十里唐武德初開水淡遂廢至宋太平興國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八斤五兩三井廢曰賴賓井石羊井賴因井

有麗甘井取玉女美麗其鹽味甘為名又有鼎曲井古鹽井也其傍有神廟謂之鼎社云

又貴平縣一井曰上平在陵州東北九十三里唐朝日收鹽一石七斗五升與百姓分利僞蜀廢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一百七十斤益州記貴平有主井官有兩竈二十八鑊一日一夜收鹽四石如霜雪也

興地紀勝云唱車廟在貴平舊縣南九里漢朱辰為巴郡守有恩于人及罷吏人送辰到蜀四至此又為立廟以其山近鹹井開推車唱歌之聲為廟號

寰宇記云井研縣二十一井曰研井在陵州南百三十三里唐時日收鹽八斗貞觀二十一年崩壞總章二年重修僞蜀湮塞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肆拾九斤曰思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時官私日收鹽五斗五升龍朔元年壞上元元年重開僞蜀湮塞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三十斤一十兩曰鼓井在州南百里日收鹽五十三斤八兩曰律井在州南九十里日收鹽五十五斤曰田井在州南百五十一里日收鹽三十六斤俱乾德重開已上五井存曰滁母曰還曰賴倫曰石烈曰花曰宋曰桶曰柳泉曰賴郎曰進曰新曰董村曰潘令曰小羅曰依郎曰常己上十六井廢

井研志縣北二里井鑊山神唐僖宗入蜀時見命祠之其山俯臨鑊井因以為名蓋鹽神也

寰宇記始建縣七井曰羅泉井舊磨里泉乾德三年重
開日收鹽三十五斤今存四塔泥井石縫井賴胡儒
井赤石井賴子井賴浚井以上六井廢
文同丹淵集云井研縣自慶曆己未始因土人鑿地
植竹謂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來其民盡
能此法為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為
姦恣用鍋鍑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豪家至
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鄉時朝廷豈亦知其如
此創置無已深慮寖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司
止絕不許開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
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
少數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
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來
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抵折與主人營作一
不如意則迸相扇誘群黨譁譟算索工直偃蹇求去
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又復又投一
處習以為常 按始建今入井研縣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
上下甚寬廣獨中門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
柏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
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
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氣
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一木盤滿
中貯水盤底為小竅釃水一如雨點設于井上謂之
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陵
井之利復舊
陵井監圖經井有玉女廟號寶真夫人乃鹽司奏主
者若以火投井即雷吼沸湧烟氣上衝濺泥漂石可
畏或謂井泉傍通江海常有敗船木浮出
郡國志張道陵于此得鹽源因投紙排車引投人唱
排車樂祀玉女于井內俗傳玉女無夫歲取少年擲
井配之否則水竭又云狼毒井有毒執藏井中及鹽
神玉女十二為祟天師以道力驅出毒龍禁玉女于
井下然後人獲鹹泉之利及周平蜀宇文貴為益州
總管聞玉女之事乃曰吾為媒以嫁玉女可乎於是
擇日張樂迎玉女像置于西山神祠云將玉女配山
神也是時成都西山有蟒害人祠之歲用一童女
置祠中蟒吸去則吉不然則亂傷人云
雲笈七籤天師初以陵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不可
耕植況鹽井以救窮民民敬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

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師誓云我所化井以養
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又云頃年陵井屬
象川有張常侍主鹽務于事稍急而課不登交替後
縻留不淨辭去替人素崇道虔告於天師頼借神力
增加將出為其填納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如常而鹽
數羨溢五六日內課足仍煎如舊歲無復增矣
文同奏避張陵名狀以其有功于国而有利于民今
以其名配井與州致貿薪採瓢囊者日日道其名恐
于義有未安矣又奏光陵州井納宗狀以仁壽等四
縣盡是山坡田土瘠薄別無他產而每年于二稅并
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役還青苗外又復有此七八十
萬來木柴之役比諸他州此方實被其苦云云
川南井　華陽國志南安縣有鹽溉灘李冰所平也
在漢有鹽井按今嘉州之紅崖是其故處矣寰宇記
榮州有鹽井五十七所朝野襍記彭山有瑞應井味
稍硝得隂榮南餅雜煎之然後成元豐崇寧兩嘗禁
止以食者多病也
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舊常于此井取水
煮鹽又火井縣西五里有靜邊鹽井皆邛州地華陽
國志孝宣帝地節中穿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鐵
官寰宇記蒲江縣金釜等八井見歲出鹽課六萬三
千斤東坡志林云蜀去海遠取鹽于井陵州井泉古
清井富順監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
王鸞所開利人為至厚焉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
石鹽土人鑽取之名曰鹽崖
華陽国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多商旅
輻湊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尺
鑿石以達鹹泉口俗亦稱玉女泉也乾德四年割為
富順監而縣廢嘗鹽井大小六處出鹽貿三十餘萬
貫勝覽云鹽井惟富順監最大舊日為額八百餘斤
今日額千五百餘斤楊光清採堂記三榮富順產鹽
其地號為貪泉也富順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
年為淡水滲溢灶丁淘遠近舊井賠課而此井遂廢
今鹽井十四曰鄧滌園秦家富小新羅米謝家來周
泉狗鳴鶴圍垻羅芹月岩溪口石欄相者是
九域志云古金川廟鹽井神也舊志在郡下井神王
姓井主梅澤神梅姓本夷人晉大康初見石上出泉
飲之鹹乃鑿至二百尺鹹泉湧出煎成鹽及死官為
主祠祀之長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下古老云昔
諸葛孔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室不則產英賢及下

山見井曰此足以當之矣與地紀勝云清井脉有二
一自对溪報恩寺山趾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虹乱
流而濟直至井所一自寶屏随山而入謂之雌雄水
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黄姓者因牧而辨其
鹹僉議刻竹為桴浮于溪流仍得之者以井歸之漢
人淂桴聞于官井遂為漢有後人立廟祀黄羅二神
按十州五図記羈縻十州献其塩池官後為清井塩
一統志亦云長寧治北清水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煮
塩塞其一則皆不流謂之雌雄井矣唐貢覩五年置
南通州析置塩泉縣以隸之王象之謂叙州近边之
地別無塩泉意者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
元歳課辦塩三十萬斤今歳課辦塩四十二万五千
五百斤按唐筠州下有塩水縣者是志云筠連縣南
二十五里亭臺山若亭臺狀溪边塩井即木桶井
吉州劉主之通判瀘州〻有塩井蜀大姓王蒙正者
請歳倍輸以自与蒙正與莊献明肅太后連姻轉運
使等皆不敢予奪君曰倍輸于国家犹秋毫耳柰何
使貧民失業遂執不與見歐陽修傳華陽国志定筰
縣渡瀘水賓剛徼白摩沙夷有塩池積薪以齊水灌
而後焚之成塩漢末夷皆鋼之張嶷往爭夷師岑樂

水明不肯服嶷擒而殺之厚賞餘類乃安今北沙河
是也
川東井　華陽国志巴郡臨江縣枳東西百里接朐
腮有塩官在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塩
井水経注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盐江縣也
自縣北入塩井溪有塩井營戶沿注溪井矣水郡国
云武陰縣距白馬津東三十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
間有程運使舟次鶴岸聞江中有硫黄氣襲人謂此
必有鹹泉駐舟召工開之果淂鹹脉是時两岸薪蒸
賤足民未知烹煎之法乃於忠州遷井灶戶十餘家
教以煮塩之法未幾有四百餘灶由是两岸林木芟
薙童然寰宇記彭水縣東九十里有塩井一今煎昌
元縣南北五十里井九山側亦有塩井
荊州圖副云八陳圖東南三里有一磧東西百步南
北廣四十步磧上有塩泉井五口寰宇記夔州永安
宮南磧上塩井以木為桶昔常取塩即時沙壅冬出
夏流又云諸葛塩井有十四白山下至山上其十三
井常空盛夏水漲則塩泉迤邐去于江水之所不及
東坡詩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
復誰省人心固雅足物理偶相還犹嫌取未多井上

無關撽荆川記云朐䏰縣北岸有陽溪溪南有鹽井
百二十所按陽溪水源出雲安縣北六百里又水經
注朐䏰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州資以自給粒大者
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不成
者形亦必方異于常鹽王隱晋書地道記曰入湯口
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而
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水經注建平郡
北井縣南有鹽井〻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
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井鎮置大寧監治距
寶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上多石剛裂不
受陶冶官民屋宇多覆茅竹及板以九者無裁突小
不謹輒火飲食旋給不憂凍餒不織不耕恃鹽以易
衣食按朝野襍記大寧監宝山有洞穴鹹泉流出如
瀑故老相傳其初屬民袁氏因獵于山下逐一白鹿
入洞不見得泉飲之自後置鑊煎鹽蓋神所啓云
大寧井廟三一曰鹽溪龍王二曰鹽水龍王三曰古
祠龍王
淳化中將作監丞雷說知監事見井場人户爭戰強
弱相凌多抵于訟乃于穴傍鑿石為池以牐水入設
横板穿三十餘竅承以脩竹謂之筧筒蓋鹹泉初出
勢暴不可遏故疏池為堰而三殺之泉流既平均節
入筧無復奔衝不平之患矣至嘉定中歲久獘滋事
聞于朝遣榮州資官令孔嗣宗按置窮訪民瘼有不
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見臻溪為漾而分之南得十
三北視南加二各主長以司其平歲一易筧其法視
舊詳矣民為之祠號孔長官祠
陸氏游蜀記云通開二州有鹽㴉之利宣漢長腰井
場鹹源出大江龍骨窟中灘石羊門兩崖峭峻鹹源
自出遂煎成鹽寰宇記曰開縣溫湯其井有三曰掐
木曰龍馬曰杉木俱出白鹽
夔志袁氏藏唐誥命為荆南峽中鹽務院表定主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
鹽井蜀都賦注充國縣有鹽井數十益州記曰南充
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即古鹽井也南部志縣西五
十里寶馬寺有寶井出鹽日可易一馬人共寶之故
名寰宇記云新井縣武德七年割南部晋安地置界
頗有鹽井因斯立名
晋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玄武
縣鹽井二近江水淡煎鹽不成飛烏縣管井七見煎

三井餘塞寰宇云鄞縣鹽井四十三眼二十二眼見
煎餘廢志云梓州舊無鹽井有僧一新者不知何代
人指地教人鑿井鹹泉湧出為利無窮及卒土人置
寺奉其遺軀為塔祀之每歲暮春鵓鴿群飛塔上至
家猶然
寰宇云涪城縣管鹽井五十五所十眼煎餘塞又云
富國監者本梓州郪縣富國鎮新開井煎鹽之場也
宋置監以董其事煎領通泉飛烏等井地去梓九十
里又云通泉縣管鹽井七十二所
蜀記靈江東鹽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梁大同
元年于此立亭因井名縣管鹽井三煎一有女徒山
在縣東二十五里從閬州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
有女徒千人于通泉縣康督井配役遇賊于此乃于
山頂置柵禦捍遂破賊俗為之置祠今富順鹽井皆
傾人推車汲水由此而論則女徒之山可錄矣寰宇
記東關縣管鹽井四見煎三井餘廢永泰縣管鹽井
五
井法　類要云鹽泉有紋篠引泉踰溪每一覧用一
篠其覧與篠每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陳郡守作樂臨
之井民祠廣謂之紋篠節

志林云慶曆皇祐以來蜀始開筒井用圜刃鑿如盌
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横
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
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
而啓閉之一筒可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
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鞴此法唯蜀中鐵冶用
之大畧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近時射洪士人馬驥譔鹽井圖說云鹽井其來舊矣
先世嘗為度袋井圍徑三五尺許底有大塘利饒課
重工力浩鉅非一載弗克竣今皆湮淤殆盡不可考
民犄故業以納課率多從竹井制其施為次第在井
匠董之凡匠氏相井地多於两夾峙山形險急得沙
勢處鳩工立石畫去面上浮土不計丈尺以見堅石
為度而鑿大小竅焉大竅大鐵釬主之小竅小鐵釬
主之釬一也大釬則有釬頭扁竟七寸有輪鋒利穿
鑿與井日北口傍樹兩木横一木于上有小木滚子
以火掌繩釬末附于横木滚子上離井六七步為一
木樁絆火掌篾而耦舂之滚竹遶釬自上下相乘矣
匠氏掌釬篾坐井口傍週遭圜轉令其竅圓直初則
灌水鑿之及二三丈許泉蒙四出不用容水無論

土石銼觸處俱為泥水每鑿一二尺匠氏令起銼用篾竹一根約丈餘通節以繩繫其稍筒末為皮錢掩其底至泥水所在匠氏操繩伸縮皮歙水入擔滿攬出泥水漸尽復下銼鑿爲次第既鑿不計功程力大較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岩曰大竅告成矣隨議下竹竹有木竹桿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剖木二片以麻合其縫以油灰釁其隙桿竹出馬湖山中亦以麻裹之木竹末為大麻頭裹裹節合下畫全竹四漬淡水障阻不能浸淫遝截去大銼頭用銼稍鑿小竅法如大竅然鑿至二十丈中見白沙數丈有鹹水數担名曰腰脉水去鹹水不遠尋鑿之而鹹水滷自見也水有廣水晝夜力汲不竭然味近淡有鹹水晝夜計有數然味亦不齊有一担而煮鹽五六斤者有八九斤至十二三斤者頗遇何如耳廠工既就始樹楼架高可似敵樓上為天滾有轆轤擊削筒索吸水如葡吸泥水法而櫃軸則管於車床也床横木為梁梁有兩耳作曲池狀左右低昂遊施左揖地右伸右揖地左伸縮環用力索尽筒出鹹水就灰笆澂水而煎燒有犒矣轉轆轤者蓋三人為之力李者則制牛車車狀大力遠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拙鑿之際

銼偶中折而墜其中者或遣淤泥作阻者其出法亦巧而為器亦異銼帶大掌篾而墜者以攬鐮鉤出為力易易惟銼半墜或止墮銼頭者取之之法制為鐵五爪如覆手狀爪背入木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尺纏花爪木令堅徽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撞子銼不令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節以待撞子銼做道捷代垂爪入井爪定所墮銼頭匠氏從其背索撞子銼由筒中擊木木擊五爪數擊則爪攫剝銼頭者牢不可以游滑自匿雖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大小竅猶閑格疰然甚者製為搜子以和解其膠密搜子者鐵條之有齒齒者也木甚者製為澹銼以衝擊其脂凝澹銼者撞子銼之有齒齒者也支解既析則為刮筒以取其泥刮筒之制與鹽筒殊不通其節而每節之始鑿為方口旋井中吸泥亦如汲水式益水可以跳通翕受泥則瑜節不可是則匠氏作法意也嗟乎一井之成其次第節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灶丁利歸商販富灶任逸傭灶任力終歲疲竭而徵輸又吾急矣至有坍塌而乾賠國課逋負而逃挺流離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火井油井

異苑云蜀郡臨卭縣有火井漢室之隆

則炎赫弥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矣

博物志云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十道要記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照路接其光而無炭常滅云民欲其火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

方輿云長江縣火井在客館鎮之北二里伏龍山下地窪若池以火引之則有聲隱隱然叢于池中少頃熾炎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故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裾

蓬池火井在縣西南三十里水涸時投火其中焰從地出移時方滅若掘深一二丈頗有水出

通志云正德末年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則焰弥甚撲之以灰則滅作雄硫氣土人呼為雄黃油亦曰硫黃油近復開出數井官司主之此是石油但出于井耳蜀人皆用燃燈官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當炬一筒可以數里價減常油之半而光明無異

玉麈新譚蜀嘉定州井通溪其地産鹽鑿掘至數十丈乃見水汲水起煎即成白鹽或有穿得油井者其水黑色有氣若臭用以點燈光亮無比凡油畏風雨惟此油當風雨時更明又有火井其土四時焦熱取木葉少許投之置釜其上可以烹飪多就此井煮鹽

晉安謝肇淛云滇水皆以海名而味不鹹鹽皆自井中出也楚雄有黑井白石泉井巖泉井東井琅井阿陋井猴井　姚安有白羊井白石谷井觀音井舊井橋井界井中井灰井尾井阿拜小井　大理有諸鄧井大井山井天耳井師井順盪井石門井洛馬井石縫井河邊井天生井　安寧州有大井石井河中井大界井新井　鶴慶有弥沙井橋後井　武定有只旧井草起井　其餘小井無數皆熱波成鹽邊西者圍如瓜邊東者如巖石惟順盪因巖穴湧出有池盛之熬作顆形最潔白無滓此泉初出甚盛日百餘斛所司遣官驗賑工人惧其增課也以木石壅其源今幾既去泉流遂微矣又成遠州尽焚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箐叢塞有河派而澆諸火上即成細鹽買易無秤斗止以小筏籮計多寡而量之

滇記安寧琅川工有鹽井灶丁以皮囊汲鹵水

宋張端義貴耳集廣州鹽步頭水客人所買鹽籮必
以此水澆之經久不折不化殊莫可曉
圖經光明鹽生鹽州五原鹽池下鑿取之大者如升
皆正方光徹一名石鹽亦呼為聖石
階州出一種石鹽生山石中不由煎煉自然成鹽色
甚明瑩彼人甚貴之云即光明鹽也
綠鹽以光明鹽硇砂青銅屑釀之為塊綠色真者出
焉耆國水中石下取之狀若扁青空青
宋方勺泊宅編西安州有池產顆鹽周回三十里四
旁皆山上列勁兵也守池中役夫三千餘皆悉亡命
卒也日支鐵錢四百每多竊鹽私貿益絶塞難得鹽
自燕河蘭鄯以西仰給于此
蘇恭云大鹽即河東印鹽形麄于末鹽似今鮮鹽也
鮮人取鹽于池傍耕地沃以池水海鹽南風急則宿
昔成鹽滿畦彼人謂之種鹽東海北海南海鹽者今
滄密楚秀溫台明泉福慶瓊化諸州官場煑海水作
之以給民食者又謂之澤鹽
地志河東有苦鹼鹽水可釀故主鹽
陳無功析酲漫錄云鹽政志長蘆之鹽其味淡礼經
會元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

墨談鹽雖遍天下皆產卑濕之地獨太谷榆次產於
高元間
陶隱居云戎鹽從燉煌來其形作塊片或如雞鴨卵
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鹹口嘗氣臭正如㽹雞子
臭者言真又河南鹽池泥中自有凝鹽如石片打破
四方青黑色善療馬脊瘡疑此或是戎鹽
李云戎鹽味苦臭是海潮水澆山石經久鹽凝著石
取之北海者青南海者紫赤
唐本草注云戎鹽即胡鹽沙州名為禿登鹽廓州名
為陰土鹽生河岸山坂之陰土石間塊大小不常堅
白似石燒之不鳴
陶注云虜中鹽有九種白鹽食鹽常食者黑鹽柔鹽
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之類今人不能偏識
唐書訶陵國最富有穴自湧鹽
圖經于闐東水東注鹽澤河源出焉
遼志漢城在炭山東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
鹽是也
史以遼金故地多產鹽工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
頻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濼烏古里石壘部有
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

倍之故設官主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
亦隨時拯弊而已
金幼孜北狩錄大甘泉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
水晶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
異域周咨錄火州鹽白者如玉赤者如朱又有五色
鹽因論郭璞鹽賦曰爛然若霞紅鹽也非赤如珠者乎蔡
邕又曰江南有勝雪白鹽今穗中白鹽也非白如玉
者乎李白東坡之詩称水晶鹽今環慶之墟鹽池所
產如骰子塊瑩然明徹如水晶者亦白鹽也藥中取
用有青鹽續漢書天竺國產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
鹽謂戎鹽也今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可
見書不誣也
河間乘史有鹽蓬者其葉圓長至秋則枝葉俱紅土
民刈之燒為灰煎之可得鹽極甘美又有鹽蓬者似
鹽蓬而大然不發紅色七八月中刈之暴乾為烬煎
之可得醎為圓團形如碗質胡餅者深者俱皆用之
亦有負販于都下者
玉篇唐韵醎杭子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
異物志杭子音元鹽鴨子也杭木皮汁和鹽漬之
小總記事云五月中旱時取水二斗以鹽一斗投水
中令清盡又以鹽投之水醎極則鹽不復消融易器
淘汰沙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于淨器中鹽甚白不
廢常用又一石還得八斗汁亦無多損好日無風塵
厚薄光澤似鍾乳時日中曝令成鹽浮即使是花鹽
久不接取即成印鹽大如豆粒四方千百相似而成
印輒沉隨取之花印一鹽白如珂雪其味又美
兩淮鹽法志鹽品以散為上鹽池鹽次之淮南之鹽熬
於盤其形散淮北之鹽曬于地其形顆鹽色有五而
淮鹽之色三曰青曰白曰黃青白者鹽之正色也五
行水性潤下作醎故鹽味之厚者曰醎醝淮南之鹽
其味醎惟淮北刮地而曬者稍苦焉至若地方不齊
而出產多寡隨之
育法以天時為本而成之以人力每歲三四五六月
地氣上升滷液騰湧產鹽為多謂之旺煎月秋氣漸
肅則鹽漸減冬沍寒氣斂滷縮而火始住焉
灶置墩場以曬灰墩側鑿坑以貯灰而吸潮水灌其上
坑瀉下人為小坑以通之大坑之暗竇每灌注週時
灰水融溢滷方溜入小坑滿則舁移于房池以候煎
謂之滷池滲滷池而屋之以避風雨謂之灶房
應煎日取池滷注盤中煎之盤四角楷為一繖葦掤

盤上遇塗以蜃泥自子至亥謂之一伏火凡六乾燒鹽六盤〻百斤凡六百斤為大引鹽餘二百斤詰旦仍出坑灰推曬墝場閒至申候鹽花浸入灰內仍實灰於坑以取滷

淮北諸場取滷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鍤起鹹鹹潮灘土曬乾實土池中注水取滷如灰淋法每灶各砌磚石為大曬池旭日晴霽挽坑井所積滷水滲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煩鐺鬻之力即可掃鹽以輸官少陰晦則絕無鹽故淮南謂之火鹽淮北謂之曬鹽

餘姚志亭民煎鹽法海潮每至沃沙日見沙白用鐵刀刮鹹聚而苦之乃淋鹹取滷然後試以蓮子每用竹筒一枚長寸許取老梗石蓮三枚納筒中探滷三蓮橫浮則極鹹謂足蓮滷亦謂頭滷二蓮橫浮次之若三蓮俱直浮其滷薄不可用竹盤者編竹為盤中為百耳以篾懸之塗以石灰縫足受滷燃烈焰中滷不漏而盤不焦灼一盤可煮甘過近亦稍用鐵盤圓經煮鹽之器漢謂之牢盆今或鼓鐵為之或編竹為之上下周以蜃灰廣丈深尺平底置于灶皆謂之鹽盤南越志所謂織篾為鼎和以牡蠣是也然後于海濱掘地為坑上布竹木覆以蓬茅又積沙于其上每潮汐衝沙鹵鹹淋于坑中水退則以火炬照之鹵氣衝火皆滅因取海鹵注盤中煎之頃刻而就管子曰齊有渠展之鹽伐菹薪煮海水征積之十月始生至于正月成三萬是也菹薪謂以茅菹然火也

類鑑云鹽有井鹽池鹽田鹽府鹽之色有赤有青有紫有紅有黑有白鹽之形如虎如印如傘如石如升如拳或名玉華君王或名水晶徽子或名桃花馬齒或名猗氏卿暇或生于恩州拳湖高昌張掖北狄遼東或生于天竺于闐訶陵龍城波斯鄯善渠展大夏皆為產鹽之鄉越巂汶山各有煮鹽之法或引池而化或煮海而為或焚薪而成或自穴而湧或朝生而暮取或朝取而暮生或取之而不勤或挹之而不損雲蒸雪積玉潔冰鮮非但可以下毒除邪明目益氣可以治瘡療疾止痛攻癥而亦滋味之所調賓飲食之所用故苦鹽以供祭祀散鹽以供賓客而飴鹽以供王后世子膳羞甸成周設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來而已重之矣漢世孝哀之稅民家每人以鹽一斛為賦吳時外國之貢王用每歲以鹽一車為輸有詔鹽課之價太昂即責不可不減有言鹽食之用最急

雖貴不可不須有投鹽而以一掬着之水中飲流乃覺其傷有貸鹽而以百斛覆之江內惜與乃薄其人豫章王大會賓僚而張融因其無鹽食炙也索之炙人而竟搖指不息會稽王精設食餅而符朗謂其惟鹽少生也問之宰夫而果如言不虛周顒以野處山居而蓄鹽以自食郭文以草葉木实而貿鹽以自供蘇學士之鹽而三月不食也發而詩歌張弘策之鹽而三年不食也稱為孝行彼窮簷部屋之下終歲不啖鹽者且不知鹽為何味深山幽谷之間終身不見鹽者又安知鹽為何物也哉

古今鹹畧補卷二

供用

黃帝地歷云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賓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陶隱居云五味之中惟鹽不可闕有東海北海鹽及河東鹽池梁益鹽井交廣有南海鹽西羌有山鹽胡中有封鹽而色類不同以河東者為勝東海鹽官鹽白草粒細北海鹽黃草粒麁以作魚鮓及鹹葅乃言北勝而藏繭必有鹽官者蜀中鹽小淡廣州鹽鹹苦不知其療體復有優劣否西方北方人食不耐鹹而多壽少病好顏色東方南方人食絶欲鹹而少壽多病便是損人則傷肺之效矣然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致朽爛所施處各有所宜也

經史證類大觀本草食鹽味鹹溫無毒主殺鬼蠱邪疰毒氣下部䘌瘡傷寒寒熱吐胸中痰癖止心腹卒痛堅肌骨多食傷肺喜欬

又云大鹽味甘鹹寒無毒生 腸胃結熱喘逆胸中病令人吐生邯鄲及河東澤

唐本注大鹽即河東印鹽也人之常食者是形麄於
末鹽故以大别之入藥滷鹽爲之使
本艸鹵鹹味苦鹹寒無毒主大熱消渴狂煩除邪及
下蠱毒柔肌膚去五臟腸胃留熱結氣心下堅食已
嘔逆喘滿明目目痛出河東鹽池
唐本注鹵鹹既生河東彼處鹽不釜煮而陶隱居以
是煎鹽釜下凝結非也乃是鹼土名鹵鹹今人熟皮
用之斲刮于鹹地掘取之
梁四公傳䰟杰曰交河之間平磧中掘深數尺有末
鹽紅紫色鮮味甘食之止痛
圖經光明鹽甘平無毒主頭面諸風目赤痛多眵淚
藥性論鹽有小毒能殺一切毒氣鬼疰氣主心痛中
惡或連腰臍者鹽如雞子大赤布裹燒赤内酒中頓
服當吐惡物主小兒卒不尿安鹽于臍中炙之而上
五色瘡鹽湯綿浸搨瘡上日五六度易差又和槐白
皮切蒸治腳氣又空心揩齒少時吐水中洗眼夜見
小字婦人隱處疼痛青布裹炒鹽熨之下部蝕瘡
亦然熱主火灼瘡
陳藏器云按鹽本功外除風邪吐下惡物殺蟲明目
去皮膚風毒調和腑臟消宿物令人壯健人卒小便

不通炒鹽内臍中即下陶公以爲損人斯言不當且
五味之中以鹽爲主四海之内何處無之惟西南諸
夷稍少人皆燒竹及木鹽當之
日華子云鹽煖臟及霍亂心痛金瘡明目止風淚邪
氣一切蟲傷瘡腫消食滋五味長肉補皮膚通大小
便小兒疝氣并内腎氣以鹽囊盛于戶口懸之父母
用手撚抖尽即疾當愈
柳柳州治霍亂鹽湯方云元和十一年十月得乾霍
亂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許氣即絶河
南房偉傳此湯入口即吐絶氣復通其法用鹽一大
匙熬令黃童子小便一升二物溫和服之少頃吐下
即愈
劉禹錫傳信方崔中丞鍊鹽黑丸云鹽一升擣末
内麄瓷瓶中實築泥頭訖初以塘火燒漸漸加炭火
勿令瓶破候赤徹鹽如水汁即去火其鹽冷即凝破
瓶取之豉一升熬焦桃仁一大兩和麩熬令熱巴豆
二大兩去心膜紙中熬令油出須生熟得所熱即少
力生又損人四物各用研擣成熟藥秤量裹和丸如
梧子大每服三丸皆平旦時服天行時氣豉汁及茶
下並得服後得喫茶汁行藥力心痛酒下入口便止

血痢飲下袺瘦水痢後便止忌𤸇茶飲下守熱勾瓷
湯下忌於漿水合藥久則丸稍加令大凡服藥後吐
痢勿怪服藥一日忌口兩日吐痢若多即煑黄連汁
服止之平旦服藥至小食時已來不吐痢者或過韃
藥八即更服一兩丸投之其藥冬中合臘月尤佳甕
合子中盛卿以蠟紙封之勿令泄氣清河崔能云合
得一劑可救百人天行時氣卒急覓諸藥不得但將
此藥一刀圭即散大黄朴硝數兩嘗試有効若小兒
女子不可服多被撓作耳
外臺秘要治天行後兩脇脹滿熬鹽熨之如小便澀
亦用熨臍下
治奇心痰飲傷寒熱病瘴瘧須吐者以鹽末一大匙
用水或暖湯送下須臾則吐吐不快明旦更服甚良
療風身體如蟲行鹽一斗水一石煎減半澄清溫洗
浴三四度亦療一切風
聖惠方治肝臟氣虚風冷搏于筋偏脉轉筋入腹不
可忍熱湯三斗入鹽半斤稍熱漬之効
治小兒臍風濕以鹽二兩豉二合相和爛搗捏作餅
子如錢大安新兒上灸令熱以熨臍上差亦用黄插
末傳之

子母秘録小兒撮口鹽豉臍上灸之
青囊驗方瓔瘻瘰癧鹽三斤水一斗煮取六升以綿
浸湯淹瘰上又治一切氣及脚氣取鹽三升蒸候熱
分裹近壁脚踏之令脚心熱又和槐白皮蒸用亦治
脚氣夜夜與之良又以皂莢兩挺鹽半兩同燒令通
赤細研夜夜用揩齒一月後有動者齒及血䘌齒並
差其齒牢固
千金方治齒斷宣露每旦捻鹽内口中以熱水含揄
齒百遍不過五日齒即牢固
又方治逆生以鹽塗兒足底又可急爪搔之并以
鹽摩產婦腹上
千金翼凡諸瘡癬初生或始痛癢以單方救不較嚼
鹽塗之効
肘後方治中風但腹中切痛以鹽半斤熬令水盡著
口中飲熱湯二升得吐愈又卒得風覺耳中恍恍者
急取鹽五升甑蒸使熱以耳枕之冷復易
治耳卒疼痛以鹽蒸熨之
齒疼斷間出血以鹽末每夜厚封齒斷上有汁瀝盡
乃臥其汁出時仍叩齒勿住不過十夜疼血止更久
尤佳長忌猪魚油菜等

手足忽生疣目以盐傅疣上令舌舐之不过三日
金疮中风煎盐令热以匙抄沥却水热泻疮上令更
著一日许勿住取差大效
赤白久下谷道疼痛不可忍宜服温汤熬盐熨之又
炙枳实同熨尤妙
经验方蚯蚓咬浓作盐汤浸身数遍差浙西军将张
韶为此虫所咬其形如大风眉须皆落每夕蚯蚓鸣
于体有僧教以此方即愈
梅师方心腹胀坚痛闷不安虽未吐下欲死以盐五
合水一升煎令消顿服自吐下食出即定不吐更服
治金中经脉伤皮及诸大脉血出多心腹冷则杀人
宜炒盐三撮酒调服之
热病下部有䘌生疮熬盐绵裹熨之不过三度差
治蜈蚣有赤足者螫人黄者更甚痛不止嚼盐涂上
及以盐汤浸疮极妙
孙真人食忌主眯眼者以少盐并豉置水视之立出
卒喉中生肉以绵裹筋头拄盐揩六七度易
卒中尸遁其状腹胀气急冲心或块起或牵腰脊者
是服盐汤取吐
食医心镜盐主杀鬼蛊气下部䘌疮伤寒々热吐宿

中痰癖止心腹卒痛坚肌骨黄帝云食甜瓜竟食盐
成霍乱又主大小肠不通取盐和苦酒傅脐中干即
易
广利方治气淋脐下切痛以盐和醋调下
集验方主毒箭以盐贴疮上灸盐三十壮差
范汪方主转筋以盐一升水一升半作汤洗渍之
又方主目中泪出不得开即刺痛以盐如大豆许内
目中习々去盐以冷水数洗目差
产宝方妊娠心腹痛不可忍以一斤盐烧令赤以三
指取一撮酒服差
後魏李孝伯传盐九种各有所宜白盐主上所自食
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以酒服六铢
素问盐胜血发渴之忌
丹房镜源盐滑作汁拒火之力
衍义曰素问以食盐走血故东方食鱼盐之人各黑
色走血之验可知矣病嗽及水者宜全禁之北狄用
以淹尸取其不坏也至今如此君中蚰蜒毒当以盐
洗沃亦宜汤化饮汁其烧剥金银镕汁作药仍须解
州池盐为佳齿缝中多出血常以盐汤嗽即已益齿
走血之验也

陶隱居云虜中鹽有九種白鹽食鹽常食者黑鹽主
腹脹氣滿胡鹽主耳聾目痛柔鹽主馬脊瘡又有赤
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入藥馬齒即大鹽黑
鹽疑是鹵鹽柔鹽疑是戎鹽而此戎鹽又名胡鹽並
主眼痛今戎鹽多從涼州來
證類本草戎鹽味鹹寒無毒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
骨去毒蠱心腹痛溺血吐血齒舌血出一名胡鹽生
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南
海亦十月採
日華子云戎鹽助水臟益精氣除五臟癥結心腹
積聚痛瘡疥癬等即西番所出食者号戎鹽又名羌
鹽　說餅離班猪者以戎鹽
丹房鏡源云戎鹽赤黑二色累卵乾汞制丹砂
析又曰戎鹽成垛裁之如枕細白味甘鹹亦功在卵
血入腎治目中瘀赤澁昏
日華子云鹽麩葉上毬子治中蠱毒〻藥消酒毒根
用者同嶺南人取子乾持為末服之以防瘴
夢溪筆談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
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
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不割工如穿山甲相掩之處
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
瑩明如鑑析之亦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
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
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
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
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
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鹼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
正
圖經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泰州積鹽倉中
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
邪氣濕痺益精氣婦人痼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上
痛疼解肌
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大者二三寸形似
鉄鏵嘴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
玄精之類也

古今鹺畧補卷三

職掌

析醒漫録晏子海之鹽祈望守之此鹽場官之始

後漢書建初六年鄭衆為大司農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不可上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注云武帝時國用不足乃齎鹽鐵置官主之昭帝罷之至是議欲復之

蜀書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先主平成都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于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 卷三

唐代宗時劉晏為戶部侍郎領度支常以為補吏之人不如調而所入自如吏以孚直暴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权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晏以為辦集衆務在于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用之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豊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于豊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蠲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弊流殍然後賑之也晏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于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絶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繇是國用充足

李忠武晟鎮時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丞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

清異録王播辟諸道鹽鐵轉運使秘書丞許少連賀啓揃金煉玉東雪量珠

張定公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饑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尔當痛以治之境內賴以無擾

國老談苑陳恕長于心計為鹽鐵使釐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史綱昔王文正公當國蘇簡肅為江淮發運入辭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為江西轉運入辭公但云朝廷榷利至矣兩公之惠民如此

天聖中范公仲淹自秘閣校理出判河中再為西溪監官行水淮楊值海潮浸溢傷海陂田悉湮為平沉魚塩失業不可復理遂上書築堤保康淮甸詔下其議時江淮制置發運使沈南張公綸淮南轉運使陳留胡公令儀相與協議戮力捍海利木壘石剗高塞平治泰及通南至于江既修廟灣北暨海州延袤千里海堤既成屹然因年稱為范堤民患始息稲田有秋爰正塩官之法復中疆場之制通閩帶野豈財阜貨廩食不詘官用弥饒後人合三公享之名曰三賢祠焉

范仲淹監西溪塩倉時以通泰海三州潮水皆事城下土田亦鹵不可稼穡建白于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詔從之即為興化令專掌役事民享其利至今賴之三州之民立廟以祀

四朝國史哲宗每念東國困于役寬吳居厚復以鮮於侁為東京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言不宜使居外齋魯之區罷獘已甚須侁為福星以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車臨如見慈父母然

墨客揮犀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惟携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莫知其為使者也或慢狎之公獨欣然鼓琴不顧

宋百練真隱李元綱厚德錄馬少保亮知廣州塩戶逋課貿其妻子于富室悉取以还其家

又云馬亮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塩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州繫捕名數百人亮尽釋繫者而廢其井凡除所逋二百餘萬

厚德錄張文孝公觀為人寬厚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塩而瀕海禁私煮覌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紀

厚德錄張密學奎通判廣州罷歸會泰州塩課侵缺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轉運使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塩法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變之以自入官虐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于是悉除十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

蔡挺字子正宋城人進士調虔州推官越數歲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塩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遠室廬稀往來無所託挺兄抗時為廣東轉運使廼相

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千百爲州
縣害挺諭所部典制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
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
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
賊黨破散商獎遂絶歲增賣鹽四十萬改陝西轉運
副使進直龍圖閣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提舉鹽課常平淮東煮鹽之利
本居天下之半歲久弊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負兩
總司歲課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于朝廷五
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扶摘隱伏凡虛額無實誌爲
內外飛走移易悉加曲防課乃更羨既盡償所負又
贏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除置新灶
五十所諸場患浪蝕道舊額文課官吏之殿最綱約
己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俸以養其廉擢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仕至權戶部侍郎卒
見惟揚志
五倫書貢師泰爲紹興路推官時有游徼徐楷以巡
鹽爲名率暴村落間一日遇諸暨商奪其所齎錢撲
殺之投尸于水走告縣曰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

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追詢覆按
之具得楷所以殺人狀云云
朱文公爲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王公與正神道碑有
云閩上四州官鬻鹽以給歲費始皆爲民病後屢改
法三郡得以蘇少而汀之爲郡獨以兵寇之餘田稻
隱陷故公私百計皆倚鹽以辦而鹽所自來則官運
遠而私販近故官價高而私直平又以距諸使治所
皆絶遠故配抑叔假之公行而民無所訴困極無聊
數起爲亂輒見夷滅議者欲變官鬻爲鈔引以救之
公獨言鬻鹽固不能無弊然異時鈔盛不售則科買
之害必有甚于鬻鹽者今但盡蠲行州宿負漕司錢
若干而下其鹽直十有五錢其當送漕司以轉餉者
若干分隸諸司者若干皆勻之以足西州之用則一
歲之間公私所損合爲緡錢五万有奇矣若更精擇
守令一意奉行自爲悠久之計而法不必改也然鈔
議既寢而公說亦竟不行汀民之病迄今不得瘳議
者蓋兩惜之
紫陽文爲右文殿修撰張公敦夫神道碑中云公知
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絶遠諸州
土曠民貧常賦入不支出故往時立法諸州以漕司

我運鹽衢之而以其息什四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
而民無加賦其後武乃并取其息之半則州不能盡
運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生
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為專務以訪求一道
之利病為事既得其所以然者則為奏以鹽息什三
予諸郡又因無掛漕臺出其所積椿錢四十萬而中
分之一以為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為諸州運鹽之費
奏積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患以
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餽餉者仍坐贓論詔皆
從之云云

元盧琦字希韓至正二　年賜第至十一年任興泉
鹽課分司海口有番商以貨得參省勢震中外賁戶
部令下四場鹽引自為市琦曰是上虧國課下毒亭
民吾腕可斷牒不可署竟堅臥不領旋擢溫州路平
陽知州見惠安縣志

元楊維禎以進士任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公
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公乃頓首
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

三才雜俎云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
官以出有事所屬場無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
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一員同知一員判官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知事一員鹽倉大使一員益昌庫
大使一員寶樂分司所屬大使一員副使五員膠萊
分司所屬大使七員副使七員批驗所大使一員共
三十六員見本省通誌

建文元年二月九日改廣東鹽課司為都轉運鹽使
司二十一日改廣東鹽課提舉司為廣東都轉運鹽
使司海北鹽課提舉司為海北分司
六月二十四日革慶陽府靈州鹽課局
七月十四日革雲南黑鹽井課提舉司屬琅井鹽課司
五井鹽課司為師井山井鹽井三鹽課司
十一月丁丑改四川鹽課提舉司屬黑白鹽井隸會
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寧番衛白鹽井二鹽井二
鹽課司隸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　改四川寧番衛
大鹽場鹽課司
十二月癸亥置長蘆運司兩淮運司廣東運司福建
運司各照磨所
二年五月壬午革兩淮小海鹽場課司入于草堰場
鹽課司革倉衛黑鹽井鹽課司一員

九月癸未革淮安分司　置東宫場鹽課司

三年四月丙寅革海東堰鹽倉　甲戌復置慶陽府靈州鹽課司大使一員

八月辛巳增置番衛仙泉鹽井新羅等三井黄市等二井鹽課司各副使一人

九月乙卯革寧番衛瀘州納溪鹽倉　省富寧等小三井上流等九泉二鹽課司副使各一人

李賢古穰雜録　鹽運使韓偉溫州人舉措端重爲御史有聲後遷轉運於河東清操甚著多可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後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喪白在堂屢乞致仕不得終于任所仕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蔣誠字性存大庚人由進士正統十三年以御史巡鹽兩淮時灶丁乏食請留江南糧百石賑之正額外丁有餘力能輸鹽一引者給以石米以故歲額既充餘課亦積亭戶足而私販息焉

陳綱字從道長洲人則成孫也宣德乙卯以春秋舉鄉試第二人卒業太學正統己巳之變綱上中興八策由諸生擢監察御史景泰辛未出按兩淮鹽課風紀振肅綜察不避權貴綽有祖風時號練綱口

姚俊字公俊嘉興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鹽課見兩淮鹽法宦蹟志

侶鍾字大器鄆城人由進士成化七年巡按兩淮處置得宜鹽清法肅及官戶部尚書時戚里有奏乞兩淮長蘆風雨捐折官鹽之數欲因以規利者公執稱無有會歲報冊至公用是得罪遂再疏請老

雍泰字世隆陝咸寧人由進士成化十二年巡兩淮課風采凜然鹽法倫叙嘗修捍海堤人懷其德

楊澄字憲夫蜀射洪人由進士成化二十五年以直指按淮修范堤百二十餘里人同呼楊公堤

史簡字公儉洛陽人由進士弘治元年按淮嘗疏見追補減勸借點折頓時閘中均單蕩定科差鑄盤鐵修河塘八事

張禎字国興山東平度人由進士弘治二年按淮才識通敏籌慮精審釐整風弊鹽法頓清嘗鑄盤鐵杜影射築海防婚配賞灶至千餘口立就船額驗引鹽之法

弘治間相臺崔銑爲張御史治路記云河東人曰河東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漕

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
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崖對立而中隘正德八
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稷山工百三十人苟城安邑夫六
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闊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
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隘剗峻既
月張店茅津　又平險者敘其直費者餘其力焉行
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
司宣平陸中知縣倫又詢于衆謀協而舉民故安均
力明禁毋敢買逐民故皆因勢而治之不與險爭功
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脩
汪鋐字焉資浙餘姚人由進士弘治六年按淮法曲
明肅
崇華字公實陝藍田人由進士弘治七年按淮時適
課太多乃請裒劉餘鹽以補之商灶賴焉又請令行
鹽地方以巡按御史兼理鹽法影射私販之弊遂息
鄒韶字禮方涿州人由進士弘治八年按淮為政務
持大體通下情嘗請開正統以來滯折鹽課三百餘
萬鹽利大興
史載德字公著新鄭人由進士弘治十二年按淮經
理有方可發其槩如指引目即木桶招延灶萬三千

曰建滷池灶房四千餘區建正韻書院暴廣其諸簡
社李保諸灶子弟咸知嚮趣一時風教為之聿興
劉鐸字以成山西代州人由進士正德五年按淮疏
鹽法五事曰處置未掣引鹽曰計處食鹽供應曰責
任地方官司曰禁革鹽徒源流曰斟酌該年引目雖
逆瑾索賄其清苦遷衛輝知府去
朱冠字仲鳴河南固始人由進士正德六年按淮疏
杜僥倖均撈派正行鹽地方明遵限引目四事尤切
時宜者均撈派也至于專職掌則特疏之其曰事權
歸一則所司不難于遵守蓋確論也嘗作警亭于儀
真批驗所自為記以訓于委官議者謂其得釐弊之
要云
鄭氣字浩然直隸靜海人由進士正德十五年按淮
嘗疏嚴退引均守支禁罰取革奏討皆時務切要而
分司住劉該場于亭戶尤便焉
張珩字佩玉山西石州人由進士嘉靖十二年按淮
始以州縣官同司佐監掣二所宿弊盡釐正之歲課
增至百二十万金戶部奏請旌賞又劾官豎王德干
撓鹽法　詔可其奏自是权倖無敢預鹽政者風采
聿著歷官兵部侍郎

戴金字純夫漢陽人由進士嘉靖五年按淮條陳鹽
法利弊無慮數十其最切要者凡十二爲曰通鹽法
以資民用曰處邊課以便商灶曰處鹽價以立定規
曰報清中以立限期曰節財用以厚國儲曰慎理財
以重使任曰立分司以專職守曰慎考察以昭公道
曰鑄鐵盤以資貧灶曰重夷刑以伸律意曰慎充軍
以申舊例曰懲積弊以清贓罰並見　俞允行之江
淮稱肅清云歷官兵部尚書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由進士嘉靖六年按淮
性峭直不喜側媚鹽政以飭司屬重教養爲首務其
禁私販必先約束官軍之倚法爲奸者及謀掣擊則
又親詢慎重必求所以利于官不病于商者始行之
蓋真竭心思以奉職者矣毀州縣淫祠無慮數百僧
尼道流惑衆饕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竟以勤勞
卒于官

李佶字子建四川金堂人由進士嘉靖七年按淮先
是當侍御撤諸淫祠不當祀者會以疾卒未幾郡邑
官復迎五司徒像于故廟中公繼其政追惟厥志乃
碎五銅像補鑄兩儒學祭器及榜五神不當祀之義
以覺民俗真克稱一時良風憲哉

朱廷立字子禮湖廣通山人由進士嘉靖八年按淮
志存經世多所建白嘗選諸衿之才者作鹽政志述
披藏籍博摭群言古今鹺務頗以可考歷官禮部侍
郎

徐九皋字遠卿姚江人由進士嘉靖十四年按淮首
疏定鹽價減餘鹽二事商灶德爲改繳復維揚書院
建仰高樓于甘泉山館拔庠士穎異者講學其中

吳悌字思誠江西金谿人由進士嘉靖十七年按淮
首議革灶民雜差濬諸運道塞淤時潮變溺男婦乃
疏留餘鹽銀五萬兩發儲穀三萬七千餘石賑之之
又與運司鄭漳議創避潮墩于各團灶業賴以復焉

焦璉字子重涿州人由進士嘉靖十九年按淮值潮變
初平後乃繼吳侍御上陳災異乞賑卹招撫逃移及
捜充民灶六百四十餘名娶灶婦二千三百餘口創
鹽課司十有一區築避潮墩二百二十餘座稱惠政
焉

陳其學字宗孟蓬萊人由進士嘉靖二十七年按淮
嘗疏減餘鹽禁私販商困遂舒是年夏苦雨行滌淨
淳猶躬歷諸場詢察灶隱不少懈云

黃國用字良弼豐城人由舉人嘉靖三十一年按淮

奏開工本塩每年三十五萬引以裕邊儲受議湖廣
江西河南行塩地方專敕該道僉事直隸府州專敕
巡按御史兼管塩法
徐爌字明宇太倉人由進士嘉靖四十一年按淮時
閔徵加餘銀每歲百萬商灶並困公減四十萬兩疏
議軌灶商灶感焉為立德碑
馬文煒字仲韜山東安丘人由進士隆慶二年按淮
奏議分司官久任催督塩課停止河塩令內商分撥
邊商引目酌定引價今遵行之
史學詩字子興河南安陽人由進士隆慶三年按淮
議復大塩罷官買餘塩議處淮揚食塩價直嚴革奸
商串通吏書提單越掣之弊通查淮南淮北在堆引
塩弔取勘合榜冰引目到院躬親查撿清截單次注
銷榜簿預給堂票以絕搀掙積弊至今遵之
王琢玉字文野山東莘縣人由進士萬曆元年按淮
奏停存積十萬餘引議開上江國積小塩司戶部提
解留買庫引銀五萬餘兩并未解銀共三十三萬餘
兩商人苦之即議奏准每季搭解三萬兩補足前數
官商甚便
許三省字思魯錢塘人由舉人萬曆二年按淮奏革

儀真駐劄通判省冗費請賑災灶及條陳五事曰實
填格冊截定食塩禁革買補查絕倉塩嚴定責成俱
可遵行
王璁字德華太原人由進士正德二年以僉都御史
條陳塩法五事曰禁越境以通商販行宜惠以蘇灶
困定勘合以一事體停開中以濟虛課準人情以行
法令又以塩引開中率多折色非所以令下也乃特
上重邊餉以防大患疏識者謂其窮本達変為經国之
遠圖云
李嗣字宗述廣東南海人由進士弘治元年以戶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首疏免追補以恤灶丁減勸借以
蘇商困黜奸頑以免擾害三事允行之
藍章即墨人由進士正德十年以刑部侍郎兼僉都
御史疏禁捏單定掣數黜商之越次生奸者禁不能
行至今守之
尚書雍公太嘗巡塩兩淮風度廉厲一切以節省約
束諸郡縣臨代檢羨課若千金封貯府庫適兩淮歲
飢疏移載道公即命所司糶穀行販民歡呼更生在
在尸祝是舉也信可為鹺使者之法見陸應陽樵史
許奇字文正貴州衛官籍嘉靖辛卯鄉舉授巨津知

縣巨津袤地故無署寄寓于滇寇擾交馳道路以次蕩平今鹽課無徵院議均攤于粮奇建白以為課主于井粮生于田齊民無業于井而使代鹽是甲瘠而乙之困也困大忤直指免官歸後以予貴封御史

說聽程某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廢數日莚無緒次方難其事有老翁来見曰欲獻愚計請屏左右從之乃曰井字洛言說趙出追之已去沉思適夕始悟曰畫地作井字今惟鹽九區高廣相等正稱其一而餘入者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湯若士答揚日南鹺使云以冰雪之心行米鹽之地足矣来教云何

搜劉晏輕重之法自陳少游加賦包信高祐與李錡皇甫鏄進羨之說壞之蓋廢王隨通商之利則又以趙瞻在河北章惇舒亶在湖南蹇周輔張士澄在江淮壞之若王安石任盧秉蔡京任魏伯芻則尤有甚焉者矣是生鹽之害又不可不于其人慎之也

古今鹺略補卷四

會計

班固食貨志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煑字

續漢書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時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杜氏通典云屬道陵綿等州十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註云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有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圖經云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陵井鹽賣水一日夜得四十五石半百姓貧利失業長安二

年停責水依舊税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有三十六
百二貫僞蜀時井蹇宗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
琏重開慧井一晝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
斤日獲三十斤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十八百一
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
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井歲産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
亞之隸總領所大寧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
分隸總領所淯井監四十餘萬斤歲取其贏五萬餘
緡為軍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
錢八十萬緡趙應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又進
絶之井許人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遂不可售紹
熙三年楊嗣勲總計撥閣助簡二千鹽由是頓易自
後井戶稍紓而民間食鹽念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昌州鹽歲收虚額十一萬八千
五百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梧歛以希課最
千歲額外別役部民煮鹽民甚以為苦轉運司以聞
詔悉除之
夔府舊志昔大寧鹽井隸監淳熙甲辰部使者楊公
輔更法歸之漕司監不便與熙寧中歲額四百餘萬
斤紹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閏年加十萬斤為
二百五十萬斤
宋知制誥沈括云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
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
四種一者末鹽海鹽也河北京東淮南兩浙江南東
西荆湖南北福建廣南東西十一路食之其次顆鹽
解州鹽澤及晋絳路澤所出京畿南京京西陝西河
東褒劔等處食之又次井鹽鑿井取之益梓利夔四
路食之又次崖鹽生于土崖之間階成鳳旱州食之
唯陝西路有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
盈虚不常大約歲入二千萬餘緡唯末鹽歲自抄三
百萬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經費而已緣邊糴
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
及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船運
斤一錢以此為率
研北志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
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萬一千定
在京飼馬之芻名鹽折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五月
預給京畿郡縣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納之每鹽二
斤草一束束重二斤歲用草八萬束折鹽四萬引

蘇黄門龍川略志云商賈入東南末監錢舊法屬搉
貨務以應副河北見錢鈔熙寧以來諸路苗役坊場
寬剩錢舊止在本路封樁非上供數元祐初苗役既
罷寬剩錢所在山積諸公擘畫計捆般入京師特置
元豐庫收貯以應副陝西糧草元豐大抵以此錢為
根本其他益微末矣議者以謂左藏之外特置此庫
與唐瓊林大盈何異後世啟人主侈心非良策也此
庫時隸為書予為右丞有三老吏稍諳事呼問之曰
末監錢其源無窮然辨河北軍糧所餘無幾矣所以
應副陝西者賴苗役封樁錢耳此錢今雖尚多然十
年後昭運告竭奈陝西何二吏曰未嘗議及此請條
思之久乃告曰此錢用盡則無繼矣然陝西糧草舊
三司亦不能供盡待内藏庫時有撥賜耳予曰我所
聞正如此乎徵仲議之徵仲惕然蓋初不慮此也予
曰内藏不撥賜久矣紬絹綵綿至積以損爛出賣每
疋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講後雖復矣徵仲以
元豐蓄聚為己功不樂予説後因陝西闕乏乞撥一
百萬貫朝廷應副其中及宣仁山陵事起舊例内藏
撥二万貫徵仲曰不必請之内藏只元豐可了予曰
雖然不若循例而更借元豐不得已見從

淳熙初魏国公陳俊卿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
福建路安撫使時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
公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
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千里食之者衆販之者
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溥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
為出鹽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
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且四州每歲舊額當運鹽
千三百萬斤而實運僅及九百餘万蓋運鹽之民有
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万
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餘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
十年以來州縣稍无科擾百姓安便此則官自
鬻鹽未不為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于他路且于
額外更責以增鬻取贏而又陰奪州縣歲計以充其
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鹽不行由私販之不
禁今若稍嚴必借其利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福
建民貧上四州尤甚性復獷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
多利私販百十為羣操持兵仗官不能禁託名壟鋪
量收税錢而已貪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
于為非官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
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税務常額而

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横斂農民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滞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户今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変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議或令建議之人以身任責必有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悞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

朱文公熹奏狀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比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群或用大船般載巡尉既不能訶州郡亦不能詰反与通同貨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温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廪費吏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鹽鋪抑勒民户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略瘠民以肥吏困農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之知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変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旧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于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日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寔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本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將本路地方遠近鹽價高低比附參考立為沿海四州鹽法其餘州軍自依旧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伏乞聖慈詳酌施行

朱晦菴集答陳漕論鹽法書季若云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于此及詢諸鄰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閩之崇安之人則此其旧貫略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閩之建陽之人則云千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乃倍其旧又須出錢買引盤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寔又不知他

邑何加爾熙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強弱均
數已寬下買應役之民便者陪費又凡種種弊僥皆
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
措畫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頓減郎
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
而今例輸者横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自良法意
美不可行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
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
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
舡之錢所以取以船運之貴計之也此計産輸錢之
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
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
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
興販則引價可減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
船可罷而計産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盡害之
根本使臺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
海倉而漳州以道賣合支産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
亦詳矣使其無害于今日所課之法猶將廢罷以蠲
積弊況可以增官鹽之價而享私鹽之利者皆在乎
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

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
止此數尚有乏絶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于
一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
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
若夫出于埕戶搭于綱舡漏于步檐而散于四郡之
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
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
正以海倉侵盗本錢措留割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
寧私為賤鬻以救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
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
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于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乞審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官
鹽盖快何憚而又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
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
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埕戶則無實利曷若使
埕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沿海逐縣專委令丞或簿尉）則客
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錢是以與舟
擇資徒來埕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于官
司名為二十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
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

為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
使客人經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
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
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
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户
則使徑就埕户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興販
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棄聞見思慮所及但議
者見使司自王侍郎以來三四正間代納上供其數
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
則願更減分數于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為久
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与稱回鹽法之利于吾民自
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
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
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
朱文公集与漕司劄子云政和縣有小路數條通羅
源寧德海鄉步行不過兩三程可到故私鹽每斤不
過四五十文而官鹽則必泝流運綱或半歲而後達
脚費不貲故官鹽立價不得不高每斤之直遂至不
下九十文所以從來民間只要私鹽而官鹽自非科
抑難銷而無售者蓋縣道空乏狼狽而州府漕司不
得此縣財賦之入者有年矣中間知縣袁采始為出
賣落草私鹽之術其還乃自買私鹽而分置數坊賣
之以給歲計自此以來縣道指吾可支而州府漕司亦獲
其助但民間本自不願買與官坊賣鹽而不買者又
有申舉追呼之擾故付之未久即以違法致訟而罷
于是本縣一歲但起兩綱盡數拆還州府版帳漕司
增鹽之屬本錢雖不易辨而官吏免得冒法賣鹽致
訟民間免得買與官坊貴鹽以致申舉追呼之擾比
之袁宰之術尤為穩便上下方以為安而漕使者陳
右司政內有司偶失救勘卻將本司積下諸州縣增
鹽用船裝載泝流般上政和勒令出賣每月責認解
錢五百貫文殊不知若使政和官鹽可賣則本縣必
須自般自賣以供公上而積其餘以為循環之本如
前不至為冒法陰販私之詭計後不至為逐綱撰
本盡以還州之拙謀矣正緣鹽不可賣是以不得已
而為此今乃不察而必使之抱賣他州外縣可賣不
賣之增鹽至于移貴就賤倒置頗擾則又未論于民
有無利害而善理財者似亦不肯如此自此之後本
縣遂復置坊出賣此鹽然實計每斤只賣得四十五
文其餘四十五文無所從出又官鹽在倉日久亦有

逮滷火折之數乃用袁寀之餘隸陰許管坊人潛販
私鹽以足其數後來越賣不上難已量減鹽價月額
然病根不除使官吏日想護責百姓須嚇賞鹽而漕
司一歲所得不過三四千貫而已于民有害于官無
利其理甚明竊恐高明未詳本末敢探民言以獻款
望台慈特下有司密行考究特賜任嶽百里幸甚
朱文公集答虜帥書中云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鹽
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産鹽故舊來只令百
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于官以食近歲上州客
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利病參半如前所
云其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
以為病也不知今廣西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
斤爲錢幾何鈔鹽一斤爲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
甚高則宜是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
思也向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患
于亦課力于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爲
討論中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恨之此
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
金代榷貨之目有十曰酒麯茶醋香礬丹錫鐵而鹽
爲最首貞元初蔡松年爲戶部尚書始復鈔引法設
官庫以造鈔引鈔合鹽司簿之符引会司縣批繳
之數七年一釐革之
金史山東滄寶坻鹽斤三百爲袋袋二十有五爲大
套或十或五爲小套觧鹽斤二百有五十爲一席席
五爲套西京鹽以石計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
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遼東大套之石十必鈔
引公據三者俱備然後聽鬻
滷露湧錄有云欲講獨之之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
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議每
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
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入于緣邊報中或令商人
于鹽場買補此則公私兼利商灶兩便私鹽不待禁
而自熄也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
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灶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
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損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
拘追是盡變私鹽爲官鹽亦可盡変鹽徒爲良民矣
古今理鹽稱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
字誰与禁哉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兵部侍郎張福臻一本爲
鹽法久失　祖制大累窮民謹陳目擊苦情仰懇

丞明勑部具覆以通商恤軍民事照得　國初每鹽
一引納粟二斗五升皆商人自墾边屯藝粟運納以
待開市故邊方粟價稽如而屯政亦興之並修　太
祖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朝廷一錢率此道也不意弘
治間户部尚書葉淇改銀四錢二分或見粟多而價
賤不如折銀之利不知粟少則價貴賫　商剝運之
害也雖然淇原令運司招商開市納銀觧部發邊充
餉軍不得粟亦得銀于窮民原無与也乃職任隴右
道時所過固原臨洮蘭州及甘肅五鎮則有大可嗟
者其集鎮某營該鹽引銀若干非不鑿然列也或問納
本色于粮廳以致倉收者准則家推户派即生負娶
婦不免也累數百家始完額數積數百全收束之高
閣尚未知真商為誰而觧之物色始有出　總收以
去價僅半償者是鹽商已坐得銀粮之半軍何嘗一
見商之面逮延　鎮更可嗟焉各營頭目執將官印
狀併撫院印批赴各鋪充貨給軍九成色銀青白布
舊衣服之類皆筭折焉各鋪有執印批以取令取挾
勘合雖視窮民若嘤而剝軍甚矣毎訪宣大各派士
商五六十家夫士商亦窮民之稍優者度去則毛存
一窮民耳惟審鎮鹽銀尚係部發不失葉淇故步耳

嗟嗟鹽銀之害若此誰為達　九閽之聽入當事之
耳宜乎生財者下而会議者反謂邊民有留　國及諸
商人納粟數年前得引數年後也然前後且鹽囲既
秦軍需日滋日靠京民二運觧運一遲脫巾立見豈
非淇為之作俑乎職前閱奏边定征制見萬暦初年
京運四五萬者後加至一二十萬此計部出浮于入
之切危許果從天降與恭遇　皇上念念法祖事事
宜民職因歎擬運以聞若核舊冊後　祖制以蘇吾
民利吾軍使商人不得恃三窟而　有足此望　皇
上之廉斷為至積引之銷奐滞私鹽之禁該臣謝秉
謙條晰已明該鹽臣奉行宜力職可無贅職又憶撫
延時官軍言二十年前倉庾充實城鋪露積米豆不
可勝食惟折色一改連年飢餓日甚可見　祖制之
盡善盡美而輕变此　之法不容誅也伏祈　皇上
勑部嚴查的確從頭具覆不獨為邊軍續命之膏亦
以為該省仰屋之嘆也
淮揚巡按御史高其謙論從來鹽課有正額有額外
如新舊割沒雜項等銀則倫正課起觧如找沒加罰
公罪等銀則倫各餉起觧餘則為額解助餉云云
崇禎十一年二月內簡討楊士聪為欲逢召对傳問

具陳一疏論鹽斤割没一事不知起於何時臣父先
朝叅攷詢久宦維揚臣同詳問之蓋當事者狃目前
之利而忘無窮之害漫溢至于今日而弊已極矣其
名割没者割其所餘之鹽而没入于官每包以二三
十斤為額僅乃納官銀二錢耳其所夾帶多至二三
百斤每一掣鹽則金錢橫行輕重無主其掣鹽之官
挨委以往凡聲望甲科多辭不赴或有武僚府佐謹
遷擢為皆厚資鑽營而得之至將掣之時惟憑積年
吏胥及清客山人朋相交易每一包除納銀二錢之
外出銀八分每掣鹽之官名為割堂又出銀四分與吏
胥及清客山人名為使用所出僅銀三錢二分而二
三百斤之私鹽闌出之而莫之或詰間有自愛甲科
奉文季掣已無所沾濡而南京津要竿牘彝集本地
鄉紳請謁橫至大率每包四銀六分為居間之例以
銀四分為使用之資所費更少于掣官之所自得而
二三百斤之私鹽又復闌出莫計每包以二三百斤
闌出則數百千萬之私鹽攙行于官鹽之中而莫之
或聽歲辦幾何而堪脱漏行鹽之鹽幾何而堪此壅
滯乎大利之所在鑽營勢所必至窟穴勢所必成商
人挾有厚貲尚悵無路可入官予之以割没之名是

明許其帶夾矣奚憚而不為耶今宜以鹽引之輕重
定銀課之多少其浮于引外者一一責令办納其隱
匿至三四十斤罪無赦掣官則簡委科甲居官清慎
者責令逐包秤兑而無差仍聽巡鹽御史間一抽驗
其有脱漏至百餘斤者罪無赦其津要鄉紳山人清
客敢有妄行關說私行過送者體訪得實以重法繩
之武戍或辟亦必罪無赦如是則每包所得鹽斤纖
毫皆歸額課法無可影借則鑽營者詘勢無憑依則
窟穴者窮又于掣清課溢者重加鼓屬榮以顯擢如是
則向來數百萬之私鹽皆変而成官鹽不必逐引加
派而利倍徃矣乃若鹽舟出日例有遶封皆以委官
給之小吏以重賄謀之委每封一條博銀一兩若以
帰之　朝廷令納銀給封不復委官則鹽舟數十每
歲可數千金是亦無損於商而利及于國者也敢因
割没事並及之
崇禎癸未秋總憲李邦華疏論豫章之境國小而險
人貧土瘠逃者鹽斤值銀五錢他物稱是翔貴
崇禎十六年十月内戸部尚書倪顯生節要議有漕
鹽一欵欲使諸商以米易鹽積米于鹽自淮起運循
舊制四倉逐節盤運北避長江數千里之險省費不

貫且往返不稽覺察不難而盜買自絶又京盐一歀
欽于都城開盐引十萬每引出遼例納價八錢以充
剩需仍行文兩浙盐法衙門派行每綱引十引帶京
引一引若無京引綱引不許過閘擒拿出示曉喻
赴部報名札行太倉上納可得引課二十萬亦一策
也
十七年六月内揚州紳士本有云淮揚歲輸一百六
十餘萬之盐課而田税不与焉
黄道周盐法議云考初制煎盐竈户以附近一産鹺
窶人充之免其雜泛差役分給鹵地以為刮煎分給
山蕩以為薪蒸每一引盐官給工本米一石又視米
價低昂聽鈔錢兼支所以優給竈户者至厚其時鹺
商課額既輕又無搭配之擾与守支之苦及改輸粟
之法商人出粟収引於邊而支盐于揚引到即交官
吏不得留難勢要不許占中商人寔獲其利故樂于
報中其後蠹弊日生灶户場蕩為總催者兼併又業
餘盐不得私賣官抑其價而収之每餘盐二百斤給
米或麥止一石吏有朘其米麥而徒征其餘盐者於
是灶户重困逃亡者比比及改運司納銀至于長蘆
兩浙兼配搭支一商而三路守候且有年頭火耗查

盤閘鎖蓋公費用買更不貲又分盐額而二之七分
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給引守支者
也存積者積盐在場遇用急缺許增價開中越次放
支于是奸商爭以此為捷徑而常股之盐益壅至有
祖孫相守而得支者又有夾帶之條即商人附引餘
盐而括魁進奉之經亦以夾帶例割沒之歲上割沒
課嘉靖末年多至百萬兩此皆明奪之商人者也又
有豪权勢宦遇閘中作盐之歲陰啚之鬻使者及撫
經頒定其支放之盐額在其處多回買窩商人至則
以其窩賣之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而不得者此輩
一旦坐而収其厚利矣是皆商人之苦也

古今鹺畧補卷五

改令

宋史太宗問曰荊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蘊蓄
御史李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為錢六十四民以三
數斗粟價方可買一斤乃詔斤減十錢從京西轉運
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舉取
幽州惟清以為兵食未豊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
入不報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
于鄉村與戶稅均物惟清奏詔往荊湖諸路詳定奏
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 卷五

宣和五年梅執禮以禮部侍郎出知滁州時賦鹽滁
患抑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粟數
民曷堪奏上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又作表豐廟于
豐山上豐山為滁望山禱祀之所必先周書曰明德
恤民執禮其有焉

宋孝宗給左藏會子收明秀等州浮鹽詔云詔左藏
南上庫給會子二十五萬收買臨安平江紹興明秀
州額外浮鹽其齎判鈔錢令榷貨務月終輸封樁庫
以備循環換易會子

金史大定二十五年十月上還自上京謂宰臣曰朕
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細
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令止散勿盡詢諸民從
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大定二十八年尚書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
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懷官鹽
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為私鹽
鹽司苟圖羨增雖知其誣亦必加刑宜令別設巡捕
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

大定閒張邦基言抵鹽課若每石收正課百五十
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
一歲貸支倚值以優灶戶

大定閒詔西北路招討司猛安所轄貴及富人奴婢
皆給食鹽羣臣言云鹽濼遠者所得不償道里之費
遂命計口給直富家奴婢二丁以上止

元世祖立鹽法瀕海州郡立場差官主治置鹽亭戶
丁煮鹽至十月結場住煮及額而止鹽商於各省府
運司買引就各處鹽場支鹽凌鹽積而不售均派戶
口收買令其入錢縣官收市其中貪富不等皆令入
錢吏胥並緣為奸民甚苦之歎然皆言其不便事尋
罷後令富商收市

崇禎十三年八月內戶部一本責粟宜講事奏
聖旨輸粟開中塩也合一意是濟邊良策蘇秾內商
皆因不便赴輸邊儲何賴還着各該督撫按講求設
法漸爲興舉以臻實效倉勘責成邊鎮餉司責運責
成運司務勘嚴精勒運勘等弊其定限察核考成之
法俱依議如有通商即行參究淮浙等處通着一例
行
是年十月內延綏巡撫某一本爲遵旨按李事奏
聖旨塩引之不在邊而在內商与運司說得是內商
不先給庫價是何緣故運司以使費私扣單需明開
即冊赴於何官何時着該部科嚴察擬覆具奏
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戶部題塩政更新祈之苦事奏
聖旨淮塩應祈應完的既經察明戊寅爭商已抑窜
餉等五款着將田祈解其帶祈積通倉塩折價二款
行塩法酌妥再奏新請陳餉淮帶盤二十斤祈銀一
錢其爭商未聽抑寓等甲戌倉塩餘設已抑舊倉塩
折價未完的俱准豁免以示恤灶寬商德意
崇禎十七年八月內戶科倪某一本塩銀邊中事奏
聖旨邊商例應先納塩糧仍給勘合果否什九俱係
虛出着巡塩御史酌察具奏其新引納價宜俱從長
議妥未說
又一本兵餉資塩事奏　聖旨塩課給當各鎮兵餉
即責成各鎮以兵護商大于塩鹺改有裨戶部會督
輔確議具奏
弘光元年三月十七日令各商癸甲乙三年正課已
引俱未納行且未截一年通行私塩本當追完姑今
助餉何得仍前求減其頭以抵塩銀者准以百斤一
兩筭其高泰二鎮之塩既已離場即應作數着該衙
稽察有煩票俑餉的應天府察收不許勒索耗羨兵
部仍即差官護行該部知道

利弊

班固云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

擇齋漫錄宋時漕運自荊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太宗嘗謂侍臣曰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度哉

宋張舜民畫墁錄范祥領制置解鹽始抄法初年課一百二十万末年一百六十五万以鐲抄鹽法止此可矣哉伈而多取之則法不弊是以一百六十五万不專為以抄請鹽兼為飛錢耳今以百年之多移敢池鹽以為重載易之為抄則數幅紙耳于是禁絕鹽法遂置折博務張官置吏買到錢充折斛斗糴客得錢不能置遠必來買抄是用邊糴不匱抄法通行建至熙寧邊事稍勤用抄日增元豐初年賑饑亦用自尔軍須國計無所不資商賈入京價折於金部歲出見錢三千万貫買抄以捲見錢不繼抄法賤削治鹽水冷解池遂失所利京天時人事符會如此良可嘆息

詩話總龜後集東坡詩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尔來三月食無鹽詩意言山中之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但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

太平府志鹽法序云宋初立法貯鹽于常平倉計民丁口而給之徵其錢以充官用熙寧之間官自賣鹽而民不得給乃以鹽錢定為常賦東坡所以有三月無鹽之譏歟哉　朝于前代弊法革除殆盡獨于鹽法猶煙采弊鹽不得食而錢課仍輸亦猶民勤常業猶納夫里之布也

宋史熙寧中罰鹽私販者眾禁不能止歎民實私井運解池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

对曰私井既容其樸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買之而
運解池鹽使一出于官售此亦省刑罰笼遺利之一
端然患為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寔難若列堠
切警恐所得不酬所費璩遂寢按括本傳云布易司
患蜀鹽不售歛冬寔私井而革解池鹽給之言者論
二事如織皆不省沈括侍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
知之帝曰何如对曰欸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
車不足以當之括曰古人所謂車者輕車也五御折
旋利于速今民間輜重車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
太平車但可施于无事之日爾帝以人言无及此者
遂問蜀鹽事对曰臣恐不得足價費帝領之明日二
事俱寢

紹興間泉州教授蔣雝入覲首言江東鹽課數淳熙
七年出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策者方以衍數增
秩上瞿然曰其人欺朕自訪本末雝口誦指畫應对
如響上曰卿林通練當以屬卿處卿為執政所沮

金大定中置山東滄宝坻言解北京西京七鹽司其
行鹽之界各視其地宜言之場涛洛場行言州臨洪
場行贛榆縣独木場行海州司候司山東海縣板浦
場行漣水沭陽縣信陽場行泉州之五場西由場行
萊州録事司及招遠縣衡村場行即墨萊陽之二場
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號本州縣鬻之寧海州五場皆
鬻零鹽不用引目黄縣場行黄縣巨風場行登州司
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栖縣
棲霞寧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

尚書令李愚奏忍欲杜絶私煮鹽販之弊莫若每斤
減為三十五文使公私價同則私將自已

登州司理潘滋曰李愚減課之奏是也課輕則正
鹽不壅課重則私鹽盛行其勢然也洪武間每
引納鈔八分永樂間輸鈔二十五升至是則九
錢五分矣如之何其不壅也

元統三年山東運司准臨沂沭水等縣申本縣十山
九水居民稀少原係食鹽地方後因改為行縣民間
逐食貴鹽公私下便如蒙依舊改為食鹽令居民驗
户口多寡以輸納課鈔則民俱便抑且可革私鹽之弊
運司移文分司并益都路及下滕峄等州從長講究
互言食鹽為便及准本司運司幸朝列牒亦所據零
鹽依擬登萊等處銓註局官給引置局散賣於民非
惟大課無虧官釋私鹽之憂民免刑配之罪户部議
山東運司所言於滕峄等處增置十局如登萊三十

三司之例于錢穀官內通行銓註司官散賣食鹽官
民俱便既涉有司講究宜從所議
潘潢曰國家設長蘆巡御史兼管山東鹽課于雲
奉牒校勘斉山巡司比簿親至其地荒烟彌望
黃沙斷港雖有巡司而鮮買客雖立比簿而無
鹽納于是署其業以請盡欲撤弛其禁亦無梳
之患云爾
元釜溪記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
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醎水言于秦王穿渠貫城中通
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謝九龍池有
九穴合于一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
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文濟二
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醎滷之病三公之惠也
今龍首九龍俱絶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宙載名言崔公銑言吾鄉張御史士隆正德末在河
東巡鹽書來與予言河東水道五日可至黃河欵紙
開之予以書亟止之議甚多大意謂今兩淮兩浙鹽
利多為權要所專以艫艘便耳惟河東鹽以驢騾駝
載權要不甚專今國家鹽利惟河東而已若舡艘便
將來河東鹽利亦不復為國家有張得書即止且刻石
後巡鹽官欲開水道者皆以予言而輟
徐文長遺稿云鹽使之署無論幾所而兩淮為特盛
當洪永以至于今改法者屢屢大約給邊費也召商
以中商鹽于邊募游手者耕邊田聚邊飲以輸於邊
募虜小入商之黨各拒虜毋煩官軍此工策也自洪
永以至于今改屢法出親規毋慮十百矣俱不得其
要領餘鹽正鹽存積長股以至抑銀與商今商買引
之弊極矣　皇明經濟錄諸疏若霍公韜某公某諸疏
可及也云云
玉堂叢話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
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銀價少而
且遠涉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又易办淇遂奏准兩淮
運司鹽課于運司開中納銀解太倉銀庫收貯分送
各邊鹽價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舊
法也盖洪永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
米豆商人欲求鹽利猶就邊關墾轉運本色以待故
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而阡陌林木交互森成胡馬
不得內侵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利多而土
地拋荒米豆騰湧鹽政亦并大壞二人誤國之罪不
可勝誅矣

玉堂叢話天下鹽額兆淮揚重歲賦六十餘万金應工供司農爲五十萬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出徑理肆爲蘇盜乃款以利孔說結 工心捜窟適及積羨得百萬金以聞遂定爲歲額額難不登而商漸困至有雉經者不則亦鳥獸匿徐公階輿知其弊俾御史龔之擬 旨仍舊額額亦登流徙悉復

鹽官錢太常嶶鹽法論云鹽爲法也藉足國也鹽爲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備粟積商之粟以實邊邊可足也然商猶昔也鹽猶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法之弊也法爲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变法其既也壞於權勢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之有法 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不改者也故商或貴粟赴各邊輸納或自墾邊壤之積粟此鹽之爲利而邊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長司農部事多其鄉人親故因奏更舊法專令輸銀于京分送各邊自糴折銀較舊爲價得引此粟甚易于是一遇凶歲邊粟如珠矣既而劉瑾并革送銀邊入更無糴本邊多餓死此商賈不通之始也正德時黠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乃群附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勢家分其利而商之得微矣間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于各場勢家先取之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之再也而操柄者又隨時規利恐商人夹帶羨鹽利歸其手建議公賣餘鹽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及壅此商賈不通之又再也況今各邊屯種之政廢而粟粒翔貴之運銀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下勢家且爲飲迹而商賈益病矣爲今之計莫今鹽引仍徵粟即商鬻邊商鬻邊而田之墾闢必多使邊方各屯種則本色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便不待司農出銀以糴而邊自可饒且引勿增餘鹽祇支正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自通又司農酌權宜変通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使其生理益民田或本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羨之禁也惟場灶既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難遂至于百爲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惟不爲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爲禍萌莫甚于此今爲兩利孰若使見丁徵銀隨地办課照之民賦而羨鹽任其他貿則戶與晝俱得上不廢官之取

下不壅民之資乃人請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夫
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則邊無藏粟而邊地病竈
戶徵其課禁其貿則逐有送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
數化為弊極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劝之耕而以
商積粟邊無廣儲矣通自買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
無乏課灶無匿奸矣令也綱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
囊金易引何若遠耕且下戶有挑尚恐向歟此其利
害絜若指掌故得縷指而窮較之
了凡袁黃云古者公利周礼有鹽官而無厲禁自管
仲始征鹽英桑弘羊修其法以佐軍与為利蓋濤禁
亦稱厲　國初設鹽運司召商入粟定塞下每司輸
粟二斗五升商賈相率墾藝以待開中故邊粟不騰
踊自叶支粟公變法輸銀金入左藏邊計告詘此人
所習聞而爭言者然謂此沮邊儲則可謂此坏鹽法
則似而非也何也鹽法沮坏別有本末不繫此耳舊
制灶戶各給草場鹵地樓之牢盘每盘晝夜六煎得
鹽千斤除八百斤為二引每引給鈔一貫外為餘鹽
亦聽官收買官自与商市盜售餘鹽者役　国初鈔
一貫值千錢故民獲厚利後鈔不行徵鹽如故灶戶
困弊逃亡相繼當事者若灼見利害以銀代鈔但指

百万餘金為之母可食其利至今不絶乃為一切權
宜之計变其法而為常股為存積常股者常行也商
納邊糧給引候支灶戶亦鹽甚艱商多老死不得始
設存積之法積鹽在場令倍納開中之數越次放支
此路一通常股愈壅久之灶不納鹽二法俱成畫餅
于是商自買鹽官每引徵銀先許給之皆令灶丁均
賠故灶益困憊　祖宗銀法蕩然尽矣于是餘鹽以
小票行侵於引目向之嚴禁者今反倚為利藪矣議
者欲罷解債復開邊停餘疏正引勢必不可何也東
勝失守河套大寧在浪遼陽相继淪没非復　國初
沃埜之舊矣嗚鏑屢警殺掠屢報役日重而不可已
戎帥侵削而无忌非復漠南空庭法令修明之日矣
國家以四海之力開田課耕出使者發之而事終不
集可責之賈人乎半邊引納粟今固不能尽罷而邊
賣買高及劝借来参耗費頗重人為疾首惟票行餘
鹽爭相輸納夫人情趨利如水赴壑邊鹽无利所以
掉臂難停餘鹽豈能強人趋所不便徒使私鹽盛而
　國家歲失利耳窃謂鹽法之弊當復舊制救其
本源補塞末流未見長便舊制給價收鹽今略藏告
匱豈能損數十万金以予灶然国文襄給米收鹽之

往憲可做也誠於北地業據之歲令京畿諸邑賦鹽
業以供饋餉曰改折漕米之半以抵北地銀差則耗
米水腳可餘七八萬石以此貯之維揚分給貧灶而
收其鹽召商官賣可得厚價鹽價并入選給灶戶遞
爲子母此漢不煩措置自然給足一路有效乃推之
他路徵而行之可復舊制也舊制已復則灶無賠累
之苦商無守候之煩公鹽通行私鹽自息國收倍利
民食賤鹽一舉而數利興矣其次莫如調停餘鹽管
子海王篇男丁女口吾子算料其食鹽多寡以爲鹽
循故法主而無弊今日指已數倍而引目不增小民
食鹽不給勢必他求故私販盛行惟多收小票最截
角禁夫帶商人得利必樂轉輸轉輸者衆灶無滯鹽
鹽無昂價則私鹽利輕害重人將辱戢　國家歲入
自學亦補直一策也

焦弱侯筆乘云唐食貨志穆宗命北河罷榷鹽戶部
侍郎張平叔議榷鹽弊請主糶法詔公卿議其可否
帝處學韓愈條詰之平叔詘服夫榷不能無弊而至
官爲糶鹽尤爲非体予瞻曰平叔者不知何人必小
人也殆非通論近日鹽法愈密商灶兩困而官亦未
得其利也友人袁漈議鄉欲盡弛旧法令民有力者煮
鹽聽人自爲貿易但於關津主官榷其稅關者於此
以爲易簡可行不知唐時原自推鹽矣

包公劉云袁坤儀先生論鹽改令民有力者煮鹽聽
人自爲貿易必于關津主官征其稅此即唐時榷鹽
之法雖未嘗不可行然法禁既弛奸豪靡所顧忌致
據百出刑罰必繁況關市閑逻兼稽鹽稅究未必盡
歸于國終非上下兩利之道

陳于陛意見云川中鹽井之法甚弊有井方有課因
舊井塌壞而上司不肯除其課致百姓受累即新井亦
不敢開宜立爲法凡舊井課悉與除之新井許其開
鑿開成之日報官先起三年課後方徵收則民困可
甦而利亦興矣

鍾伯敬與袁滄孺論楚中鹽貴書云讀所寄上朱公
祖辨論楚中鹽貴書可謂理明而事核慮深而心苦
矣某嘗謂塞下衆仰給鹽課也因所以使國家有患
不加民賦甚至卒有災眚常賦之內上有韜下有逋
而猶不告匱者特此法之不壞也今極壞而幾不可
爲矣已思得一人焉起而爲之去歲達觀部議十條
鑿鑿似以爲必可補救乃事內事外之人不論其意
之有爲無爲同聲而逞料之曰此萬萬屬之空言万

蒭屬之文悉属々無利於國其利於民而又且属々
不利于官其閙之氣塞填胸而無以奪其說信如此
國家之法當極坏不可為之時凡有一人焉欲起而
為之而無往非害言非文其無往能利國利民而又
無往不壞官也是必國家之法一々聽其極坏不可
為而後可我惟冀翁蒞任行事之後所謂疏理之效
不必遽覩其全但如醫之視病投藥使病者十分中
瘳得數分亦可以結浮議者之舌而佇立法任事者
之氣犹使人知國家之法雖當極壞之後尚有可為
之人可為之時可為之道耳然所謂病者得瘳之分數
數于何處驗之不過視商之輸課者不如往時之吝
非惟無所苦且見以為利之所在而趨之如是而已
及見所為綱冊一書分合輕重頭緒清楚要領路然
及行之未免而商之輸者果見以為利而趨之詢諸
道路其以疏理之法平恕使商者即向者事内事外
一輩人以為万不可行万不利于國于商于官者也其
始嘗其言之中法之行欣然為綱冊一序凡以紓主
法任事者之氣而堅其心一切利國裨民之事已雖
不能焉見人為之如已自為之是則屬々之懷也然
某寓遊寨居在外數年數年中楚之鹽價旦晚貴賤

奚所未知近乃聞楚之鄉紳有不便疏理之法者不
患其詳得所寄工公祖公書乃知為鹽貴之故耳蓋某
所見省兩淮鹽課之樂輸而楚之鄉紳所見者楚中
鹽價之翔騰也夫以楚之鄉紳為楚民求寬一分鹽
價司鹽者安能奪之况翁丈亦楚紳乎第亦楚人去
省城三百里自弟有知以來二十餘年所歷鹽價自
八九分起至一錢二三分正則歷年間有之然此自
去省城二百里者言也若如鄉紳所云省城鹽價自
一錢起脚則似亦不平矣翁書中所云今年一錢之
價乃去年疏理未至之鹽又云楚之鄉紳望疏理太
過恨不即復每包七分之初待十年壹參鹽法復故
則每包七分亦自有日是則然矣然自弟私評之貴
司鹽者今日遽復七分之初似為太速令食鹽者待
七分之價于十年之後我亦大多惟自今年以往属
疏理後者更煩翁苦心極慮調劑約束於所謂省城
每包一錢之價遞減遞平抑即弟所謂不必遽覩其
全第十分中減得數分即可謂楚民與楚之鄉紳矣
然其中尽心妙手全在翁與朱公祖耳決不可望于
久困趨利之商俟其病瘳飲飽之後利尽思義自為
減價者也弟事外之人責當事者以所其雖似為不

情亦欲前移此疏理之局成一國圖鹽法使臣子于
國家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國家于臣子祇得一利便
是一利耳若狀于鄉評物議以為手足終不能展布
而但以一官成敗去留狗之一官雖擲而疏理之局
仍不能終疏理之局不終而鹽法卒歸于壞鹽法壞
而後人尖不任其咎仍歸之于首議疏理之人是吾
所謂救杯之說真屬空言文其真不利于国与商与
宵之物也是豈通人所出哉弟于鹽法一事但欲始
中終之不覺婆心饒舌如此耳
鍾惺兩淮鹽法綱冊序中云国家塞下粟強半仰于
兩淮鹽課乃套搭之中苦于兩淮十餘年矣套搭諸
則積引沒積引沒則見引滯積見引積而遠商之新
鈔無所售新鈔无所售而洩舉商与國之困全以為
奸民利吾楚渝瑞袁吉作計大農為疏理十議大要
以正行見引附銷積引為主期十年套盡復鹽法之
故部覆其議報可特設鹽法憲臣疏理兩淮鹽法即
以君往往有日矣乃事中事外之人猶謂鹽法壞盡
矣如沉痾積歲醫者持藥囊逍遙口頭紙上鑿鑿必
可經驗有如舉手投劑共病者絲忝不相應則國手
亦高鬻其效尤矣彼奸民為利者亦樂有是說庶幾

中掩遠君不為李曰銷積引之說無所事疑也惟正
行見引蒸之人情樂于趨而或吝其多于是予之以
所樂而不禁其所苦尽為十綱歲以一綱行舊引以
九行新引各不相涉而交得所欲蓋向以四十八万
有可新引聚責于二十万舊引之商今使之散行于
二百餘万超掣之商不妨于其之中閒之以利妙于
利之中寄其寓而分合權之輕重布之令商其群情
豁然行之數日而輸者十四万數月而十倍之還套
搭二十四万補司庫六万遠商得新價四十万擱揚
呼暴不聞于達而淮若不知有鹽使者語曰民之趨
利如水之下非民之樂于輸利在輸不在通則舍通
而向輸者其勢也綱法之效如是

古今鹺畧補卷七

法律

洪皓松漠記聞金虜中有負犯者不責降只差監鹽場課額雖登出賣甚遲雖任滿去官非賣盡不得住至有十年不調者無屢勸之法每一任轉一官以二十五月為任將滿即改除並不待闕

金史西北路有犯官鹻禁者欵同鹽禁罪嘗遣謂若比私鹽則有不同請定制取鹻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罷止徒三年賞同私礬例

大定間博興民李（卷七）孜收日炙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鹻土二法以上上曰炙與刮非煎何以同私張仲愈曰以其侵官課一也遂斷按同刮鹻科罪

古今鹺畧補卷八

徵異

雲安軍圖經云漢扶嘉者其女出遊于溪畔恍惚有娠年餘生一物無手足眼目形像甚怒擊為九段投之溪中頃更化為九龍嘉異之禁雲安人不得于溪中取魚臨安終有記云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沒後其女示以井脉處所採聞遂得鹽水時民共祠加為井主宋初封為昭利廣濟王又錫九龍以王歸令為九井之神

大寧圖經云漢永（卷八）平七年嘗引此縣鹹泉至巫山用鐵牢盛之水化為血

拾遺錄郭奇字君珍居長書札以泥浸地即鹹借謂之鹹鄉昭帝表其邑曰孝感

續文獻通考潼川田元鹽井唐時一新羅僧至此指其地鑿之鹹泉湧出因置寺奉其遺骸

清畧姚寬東一里許昔裴氏時洞庭君愛女于此牧羊有殺餘上驅之不去探地遂得滷泉名曰白羊井人即其地立聖母祠及閣橋頭井得石笋云餘地之穢後歸祠中其井即白鹽井也

海錄碎事李嗣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

謝如禱天地俄而地生鹹泉煮鹽甚美復掘得石炭
晉王自將雕閣射莫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蓬溪志常鐵勉不知何許人天聖間為蓬溪赤城山縣
東五里有鹽井歲鹹水短少井民匄氏以告常曰此
一概煉作素基水眼耳即出似丈三拳煮之其水如
血昔累日鹹源復興後用其儀文禱井屢驗
海陵三仙傳崇寧四年八月賜勅書令發運司胡師
文礼遣沖和先生除守信赴劍既至會解池水溢詔
問之對曰業者為害唯天師可治召張繼先至投以
鐵符龍震死而鹽復

治宅稱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元
數十里朝廷降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
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聚財數里邑
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
觔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咒即以青木匣府遣曹官聞
都道正管押下縣縣建道場設醮投之海中通判靜
海縣曰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聞
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再毀初鹽
官自投符後稍稍沙漲爾此經制司差一武經郎路
升措置水利乃欲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杭

御翁彥國笑曰平生且不曾見人修海
廣志苞鹽色交時所遺瓶之有益性論
又綴大食國貢苞鹽一銀合
四川達州而穴魚長身細鱗其白如玉其味自鹹蓋
食鹽泉也
一統志百粵潯州桂平縣有群牛與蛇同穴牛嗜鹽
里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採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
文苑豹斑云熊食鹽少鹽則死豺而死胡孫亦然
閩經熊惡鹽食之則死其掌踏為食珍令人耐寒其
膜中肪謂之熊白冬眠輕身長年其膽陰乾愈痔驗
試取粟顆許滴水中一道若綫不散者為真

古今鹺畧補卷九

雜致

九經補韵礼記鹽音艷為宋伯亞著

越絶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

北京四夷館譯本女直稱鹽曰答卜孫日本稱鹽曰
又鹹曰乞抽琉球稱鹽曰移動鹹曰滅高昌稱鹽曰
危緑田〻稱鹽曰納黙克鹹曰朔児百夷稱鹽曰革鹹
曰桄

山海經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池也

文光豹斑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唐會要鹽池中小池曰女池

刑法志鹹鹵之地曰沈斥

鹽鑽梁也魏文帝賞以鹽鑽為御衛粒如桃子此以
鹽名梁者也

別録卑鹽麻黄也今草名卑相

戎均藻云民飲酒謳歌曲終句不盡者謂之族鹽

芥隱録載蓮孫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黄帝
鹽白鴿鹽神雀鹽珠勒滴座鹽歸國鹽唐詩有云嫋
嫋長娘唱是鹽又有云更奏新声刮骨鹽然則歌詩
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
黄帝鹽俗謂為黄帝炎長沙志從而為之蓋不考也

全唐詩話隋曲有突厥鹽唐曲有阿鵲鹽武
云閨中人謂好為鹽故有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
嫵媚呉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
杖声

加祐雜志梅聖俞説始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中得
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双調鹽角児令是也歐陽永
叔常制詞亦見碧鷄漫志

漢書貨殖傳猗頓用盬鹽起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
王者埒富

後漢書曰成泉聞成都羅裒訾至鉅万初賈京師隨
身數十百万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强力石氏訾次
如苴魏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万
裒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
莫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焉

呉書赤烏元年日武將軍嘉與僕乘禋李吏士男女
無不享慕人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十斛以周喪事

魏書姚彪在武昌沈介嘗守風江渚粮用不達人從
彪貸鹽百斛彪浮書不答勅左右倒鹽百斛著江水

中山明喜不悖之所典耳
南史王灵之年十三丧父二十年塩晡不入口
北史第五倫字伯魚久宦不違將家屬客佗東交姓
名自稱王伯齊載塩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
而去陷上号為道士観友故人莫知其處
詩話總龜後集東坡聞運塩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
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滞留愧淵明塩事星火急誰
能卹農畊薨薨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天雨助官政潑
然淋衣纓人如鴨与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四
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歸田雖賤辱豈
失泥中行寄語故山人豈勿嚴慕羨是時盧秉提挙
塩事擘畫開運塩河嗟大千餘人其於大雨中部役
其河只為般塩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
農事又其何中閘有涌沙數里意言閘得不便也
王遠蠡海集名曼卿以館職通判海州官滿日載私
塩而船至寿春托知州王子野貿之時禁綱殊潤曼
卿亦不為人所忌市中公然賣象士塩
北夢瑣言進士曷大通曳江遇暴風溧溺同濟五十
華無得免者獨曷大見老人以杖挾之凡哭云元是
塩裡人今非水中物曷大未及謝旋失所之同作詩

以記又歸成都話於所知終爰見塩裡人之衣後為
權臣要思議幕使判推塩院事之疾亦亡男女以屬
分粹塩百餘斤囊来時上属郡曾茲至是些裡之言
方驗
謝翱晞雨督鹺課甚迫云僕僕騶馳曾不安猥哉誰
恤買鹺官星臺閣住春来依西意翻成夜半哭可說
話人能覺華難佇嚴事吏多戲桃花一日都開了插
滿銅瓶亦修者
楊儀明良記　高皇既制官俸月俸仍有食塩其閑
支之時騎負有不勝者撒委棄于地帝偶見之問之
乃刑部人也帝回此元他以多厭棄耳命刑部食塩
遞減十斤
尾釜湧記李西涯墓在北京城外其家族姓漸微至
以墓前白石碑鸠妓与販塩者稱和以責呼可慨也
東覺鄧雲霄令咸兆竹枝詞洪女蓬鬢日亂塩榜頭
十指尚纖纖幾逢年少輕調笑連袂清歌望酒帘
邱報崇禎八年八月内東平州玖河珍地壩以南至
三娘嘴陡岸漬決九十餘丈濁水入鹽河八分
旺者僅二分
潛天賓貢篇有云攻玉以石洗金以塩注曰今之金
工煉金色者皆淬之于塩水為

徐充暖姝由筆記水處泄少美鹽而〻鎮江揚選拳
鎮守陝西得此法鎮江秀才試害〻 歉以燒酒塗
蒼敖以此法
物類相感志油汙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〻
洗白落又用鹽洗豬臟豬子則不臭
芽茶則得鹽不苦而甜橄欖與鹽同食則無苦又花
鯗煮而易爛若米醋得蓋取出以鹽淹之復為醋可
治瘡背
顧岕海槎餘錄寺椒欖無仁烏欖有仁狀而取美
枯竹乾放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欖醬二種俱
野生每四五月盛時市人俱力取四周丈一年不似
吾江南之甚珍貴也
也哲云云算適鹹薄收調羊
半相經云陽鹽欵詳廣
遼史有臻鹽處蓋處性嗜鹽
王逵以水味鹹水惟然也而海水獨善鹹蓋元極而
反之象也水極則反火乃為鹹〻然遇火而煎熬為
鹽則化鹹矣是藉火以制其太過也能復〻本性以
又云戎間海錯生鹹而其味〻有以 獲之〻醎侵〻
鹽其味即鹹矣其理何在荅曰生氣 之老〻常化氣

臨之者交生〻氣也死〻氣也坎海〻〻皆啓以
若剝淹鹽醃之即鹹生則氣血〻〻〻死則氣
血凝故味能入
王咲雯書曰地以海為腎故水鹹人以腎為海故汗
鹹
崇論古今地利盈縮不齊而貢揚州曰下〻今獨稱
富饒雍州田上〻今半為瀉壤執窮種全盛之承因
以倒凋殘窮困之山東人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
金三十零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〻皇
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濰沂毅
登萊自郡皆就乎拖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以
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〻又
不特鹽鐵為然而天下可知是在當事者加意致之
以權衡利藪哉
東海鹽官地柿林山隱玉水汪硐玉補于水肥軒蕭
蕭煙條下

古今鹺畧九卷鹺畧補九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汪砢玉撰 案明詩綜作珂玉字之譌也 砢玉字玉水徽州人寄籍嘉興崇禎中官山東鹽運使判官是書前後兩編卷首皆有自序鹺畧九卷凡分生息供用職掌會計政令利弊法律徵異雜考九門名曰古今鹺畧補亦按九門分類拾遺砢玉當明季匱乏之時欲復漢牢盆之制而用宋轉般之法 案般字今案牘皆書爲搬考李燾通鑑長編凡轉般皆作此般字砢玉蓋因其原文 其意雖善而於勢恐不可行其所徵引務爲浩博多蒐古典亦不切後世時勢至旁及遐荒尤無關於中國之鹽政矣

救荒事宜一卷

〔明〕張陛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救荒事宜一卷》提要

救荒事宜

明　山陰張　陛登子著

古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無庸奇策也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饘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糟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後世如中叔儀之庚癸乞鄰汲黯之矯制發粟俱可以救一方一時之急則是舍鑄幣發粟之外更無救荒奇策矣故云救荒無奇策也時至今日無山可鑄無海可煮天不雨粟地不穴金上無倉廩外無鄰國一旦水旱頻仍饑饉洊至有束手待斃而已雖古人鑄幣發粟極尋常極庸腐之策亦不能行而徒藉口于救荒之無奇策果待奇策而後飽耶抑一飽之外更有何奇策耶今歲庚辰霪雨不止水潦盛昌菽麥瓜蔬徧野漂没人情洶洶朝不保暮米價踊貴斗米值錢四百文居民日食一餐踞高望突多無烟諸上臺軫念黔黎萬方賑救而吾鄉薦紳先生聞風起議劉議助議賑擠奔走無虛日念臺劉先生主煮粥議楚畹金先生武貞余先生世培祁

先生主平糶議而金先生毅然首事捐貲平糶七百餘石民食其惠已三十餘日矣陛與友人私議諸先生之論偉矣第煮粥止可及乞人而不及寒士平糶止可及中戶而不及赤貧則飢餓不能出門戶者猶比閭是也陛欲捐貲糴米查什家版籍而櫛比之凡有故家寒士嫠婦孤兒老耄廢疾閉戶忍飢煢煢無告者廉得其實卽發粟賑之而不取其直與諸先生說竝行之則救荒殆無遺策矣陛請諸母氏母氏奉佛長齋生平布施如恆河沙等而常恐兒輩覺聞言

愀然曰爲之甚善若輩其如後飢何陛曰今日之饑荒兒飢也飢不可忍而儲粟以慮後日何爲者昔有人計家有一歲糧而尚缺七日于是先餓七日謂歲得終飽至六日而先爲餓殍矣兒飢莫甚于今日追恤其後乎兒有薄田二頃願鬻之以爲母作福母氏甚悅乃謀諸友人措金若干兩準其數可致米五百餘石偏告當道及薦紳先生皆慫慂贊嘆歡聲如雷陛思所儲擔石一郡計之涓滴耳然用之得當可使萬人有五日之糧倘僅好虛名而不務實濟則倉鼠耗之飢鷹攫之所餘有幾一勺與萬石棄之等瓦礫耳於是苦思熟慮條例其宜得十則焉視之平平耳無奇也然十日之內能使兩縣飢民舉火而炊者無一人不餐母氏之粟而母氏之粟無一粒不入飢者之口自山陰飢人飽而米價減十分之二則雖謂之救荒奇策亦不能過也

一聚米法

京城尙多米自昌言減價則米皆擁閉不出趙淸獻治越州遇旱蝗增米價而米商畢集自是良法而後黃公

震救撫州飢但大書八字閉糴者籍強糴者斬米價卽平米價之斷不可減是通商急著陛輸金輓粟有市儈言某鋪戶藏米多多許以官檄致之必得賤價陛謂旣行善事復苦一鋪戶于心何安遂誓眾曰但毋遏糴石米願義市價五分於是牙家輻轃集米計千有餘石賑事遂辦

一踏勘法

初謂查沿門冊則無遺屋查十家牌則無遺民孰知窮街僻巷屋不入冊架民不入保甲者如蜂房蟻垤焉故

曲巷之中雖二三破戶必步履親到三迴九轉櫛比而鱗次之蚌灰瀰髮從本至條穎穎見頂里總報冊什不得二三焉昔鄭公剛中親訪飢民與一押字錢詔毋拭去押字次日持錢至則悉賑之郡無遺貧令攜一印扎呼鄰里細訊之不能舉火者謂之赤貧稍能自食而蓄積不多及生齒繁盛者謂之次貧赤貧者以斗計次貧者以升計而書米數約期給米貧人持票有癡獃不信者有攜童稚羅拜者有含淚不能仰視者鵠面鳩形如看吳道子地獄變相安得鄭俠圖之以獻當宁

一優恤法

嘑蹴之與誠爲乞人不屑驕盈之氣尤使貧億難堪踏勘之時毋多攜僕從毋乘坐輿馬使鄉里睥睨貧人引避鮮衣怒馬毋論詬誶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即使身受其惠者一飯之恩未見而睚眦之怨已深終亦何益故凡至一里必邀其耆宿降心下氣逐戶查訊務得其情有故家寒士甯甘餓死不肯告人者偵得之不敢入冊另以禮饋使其可受凡爲飢戶至門者愉色和聲分給確嘗毋許僕從呵叱以避嗟來耆時至荒饉仁人君

子惻然哀憐全以憂憫篤摯之念使人人自飽天道禍盈以驕氣出之反成辜業矣戒之戒之

一分別法

散米之日勿雜僧道辨緇素也勿乞雜丐明貴賤也僧道受十方供養其齋糧易辦乞丐有粥廠足以糊口倘飢民完日另作方便布施然有數項決不入冊者娼優隸卒牙門胥役驅儈市驀游惰酒徒不孝不弟之輩有數項入冊加厚者皆際至情不無私意以酬年八十老母孀居胞兄雙瞽厚耄耋爲老親起見也厚鰥寡爲孀母起見也厚殘疾爲瞽兄起見也言之慘然泣數行下

一散米法

日惠而實不至者君子恥之凡米數升斗甯逾其額勿使短少米必簸揚潔白毋攙糠粃使貧人得受實惠凡散米之日午上下分定坊數人少地寬既無蹂躪之患貧戶一到驗票查簿照數給米先發婦人童稚次發老耄廢疾壯者少佇立以明長幼男女之禮領米者隨給隨散既無停留自少喧雜故際家千人履闕絕無蚊虻之聲達于戶外

一戮賣法

向來賑濟止博虛名蜂喧蠅擾團簇不開強有力者奔走攫奪去而復來老弱婦女徒嚥饞涎恐遭蹂躪門外望洋赤手空去極似觀風季考膳夫供給所利全在一亂持數升酸餲之飯誘秀才攘臂一搶則其米散不可復稽矣陛既設法稽查給散井井有條復請縣給官籌升斗戶口纖悉畢書散完城市則報城市總數散完鄉村則報鄉村總數冊籍有名既不敢指鹿爲馬多寡有數斷不敢以羊易牛陛自矢願天人鑒知若以虛名博人厚譽與積福不如免禍矣

一漸及法

惻瘝一體非不願洒雨空中使遐邇立徧力既有限勢亦不能諺云貪多嚼不碎誠哉言也今以次漸暨由家及族由族及鄰由鄰及里由里及城由城及坰由坰及鄉由本縣及鄰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止求實濟不貴遠成蠶繭繅絲吐盡則已無問廣狹不計遐邇也

一激勸法

一手障天所庇有幾止以一念悲憫破人慳貪惟願好義繼起連袂成帷揮汗成雨泰山瘖雲亦爲甘澍今議賑者以窮民搶擄爲言則意近于刦又以司道獎賞爲勸則意近于邀陞之末見謂不若勸以溺由已溺飢由已飢之念蘇子瞻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我爲之酣適專以自爲未嘗爲人則茲者黎民菜色一旦得飽仁人君子有不爲之捧腹大快乎古人祭酒豆間不忘所始自有金先生之平糶劉先生之煮粥遂有諸爲神先生之募賑遂有好義諸友輸金輓粟之鐲助遇事增革變本加厲倘嗣此以後有布大地之黃金竹恆河沙功德後之君子追敘厥績問誰作椎輪乃爲大輅之始則余小子不敢多讓矣

一平糶法

平糶之議所以舒民財也使與市糶之價僅減毫末猶市糶也烏在其謂舒民財也故平糶之價斷須以一錢二分爲準市價平則遞減之是爲定議今越中平糶之米計千石有餘矣飢民不得沾口者一苦冒名一苦定額冒名者爲牙行丐戶所欺騙一人分身爲數十人日去幾担止是一家之米定額者許以斗糶不許以升糶

則囊無一錢二分者有偃臥而已不敢過而問也故陛
謂平糶之米總稽米數分給各坊每坊以一二義友主
之止許一坊貧民糶一坊公米貧戶計其人口給一印
單以五日爲率日需幾升五日需幾斗頓糶者頓發之
零糶者零發之止許滿五日糧毋得多逾口數下戶有
口數未滿者許在日內陸續補之每坊設一總簿明書
某戶名下糶米幾次去米幾斗則米之出入纖悉可考
以杜侵漁單中口數一足則禁其重來以防欺騙則是
一坊之米自足供一方之用矣至若以一升二升到廠

請糶者尤是窮黎銀水等頭更須假借是在任事義友
臨時活變勿輕視此升斗一家之命係之矣陛之涓滴
有限不能偏及中戶故于平糶之說願佐芻蕘焉

一協力法

爲人療飢視爲他人之飢則勿急爲人施惠視爲他人
之惠則勿顧陛之姻友五六人皆實心任事飢任爲己
飢惠亦任爲己惠拯溺救焚時不容緩暴烈日如入清
涼見飢人如逢故舊聞臭穢如對栴檀陛所親歷者猶
恐有挂漏拾遺補缺至再至三日夜奔馳不知勞倦陛
體質羸弱稍露倦容必動色相戒昔人謂忠臣義士須
帶三分腐氣政諸友之謂也賑事始終贊成勸勉及効
奔走者爲王子孫荃章子錦胡子應遠應進沿門問訊
不辭勞瘁者爲朱子紹祖收掌簿書塡寫印票手腕幾
脫者爲姜子肇津吳子英敬誌其名以彰好義

賑饑呈子

為仰體德意捐貲賑饑懇恩立法稽查務求實濟事切見蔣羊肆虐石燕為災霪雨不止者半年鑫城不浸者三版桂薪玉粒日不聊生沈竈產蛙民不堪命蓋聞自萬歷十六歲大荒僅見兩年亦未有青蚨四百文斛米僅盈一斗人情洶洶衆口嗷嗷仰承上臺軫恤至情竊聽鄉紳救荒碩論煮糜之說止為乞人設法寒士不食嗟來乎糶之籌僅使中戶沾恩赤手未聞嘑與募賑者剜肉補孔書餅難充移粟者止渴望梅遠水莫救階母

董孀居奉佛立願濟人同為涸轍之魚自知沟沫何濟共此盈握之粟猶思嘵啄必呼甘露附郭田二頃而盡同輸賑船米五百有奇聊為鄉黨好義之倡願效鄰里周急之義但大病細流恩不敢自己出長風假草令必由于上行誠恐襍則易亂多必難徧愚者怖黠不滿鼯鼠侵漁弱者畏强難禁飢鷹攫奪乾民未沾實惠施主僅博虛名茲者僉議懇乞師臺選醫使能賜示給簿著各坊里總令逐戶挨查若果罌突不黔陶甓無貯孤兒寡婦戶外但可張羅寒畯窮儒竈上僅留塵甑計其家口入冊報名驗其荒涼書單給票予必當賜使匹夫有數日之糧施不望酬俾一家無八口之累家傳戶曉既無喧鬨襍沓之煩灼見親知更無遺漏冒支之弊飢時一口升合必到遺黎盤內三餐顆粒皆成實濟片時含鼓均屬化天一滴涓涘盡歸惠海矣不敢擅便謹據實

上呈

救荒事宜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張陛撰陛字登子山陰人崇禎庚辰歲大饑劉宗周及祁彪佳皆里居宗周倡議煮粥彪佳倡議平糶陛更出其家粟五百石佐二人所不及慮賑或未周賞或虛糜於是斟酌情形創爲十法一聚米二踏勘三優恤四分別五散米六核實七漸及八激勸九平糶十協力擘畫具有條理多所全活因疏其綱要爲此書